陈晓艳讲

孔子的教育智慧

普通人都能读懂

一个人、一群会顶嘴的学生，与 SDE 的解构



陈晓艳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陈晓艳讲

孔子的教育智慧

普通人都能读懂

一个人、一群会顶嘴的学生，与 SDE 的解构

陈晓艳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陈晓艳讲孔子的教育智慧——普通人都能读懂》
著者	陈晓艳
执笔	王德生指导；AI（Claude）协作成稿，经作者审定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33 号
ISBN	979-8-90690-253-5
定价	US$20
开本	190 mm × 250 mm
字数	约 29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由陈晓艳立题、审定并署名；王德生博士指导，全书的中心判断「无张力的幸福」出自他 2026 年 9 月 27 日的口述，引时照原话并标明；文字在作者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经作者审定。书中所引《论语》原句，均已逐字核对本书所据电子本（篇章编号与杨伯峻《论语译注》基本一致），《孟子》引句核对过原文；其他古籍只转述。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书；标〔据二手〕处，只在研究文献中见过；标「待验」处，是本书自己的读法。汇总见附录乙与附录庚。

书中的儿童、家长、教师与学校，包括陪读全书的裴家一家、谭伯年、左文澜老师，以及各章设想的人物与场景，均为虚构。本书不作心理或医学诊断；涉及学习困难与心理困扰处，只谈理解与相处，如有需要请寻求专业帮助。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三编六十五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九件（甲至壬）。

作 者 介 绍

陈晓艳，生物学博士，高级健康管理师，大学教师。她是王德生博士的终身学员，系统研修过三视角、321、SIO／ΔSIO与SDE。

她已在德麦国际出版专著六部：第65号《家庭教育的智慧——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第66号《突破》、第75号《空白不是零》、第83号《子宫癌探幽》、第94号《下一轮由谁开始——青少年空心病的九个位置》、第101号《认领之前》。

这几本书题目各不相同，追问的却是同一件事：制度、评价与技术，怎样悄悄接管一个人的判断。第65号提出的核心构念叫「改判资格」——一个判断做完以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

这一本，她把这把尺子拿去量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位老师和他的学生。那位老师教人安，自己却一路不安；那群学生当面顶过他、改过他，后来又把他的话编成了一部后人不敢改的书。第65号的对话名单上缺了孔子，也缺了孩子，本书从这两个空位写起。

前 言

名单上的两个空位

◆ 一张名单，少了两个人

这本书从一张名单写起。

那张名单在我自己写过的一本书里。第65号《家庭教育的智慧》第十四章，题目是《对话：与各种教育智慧理论对话》。那一章请来了十一位对话者：卢梭，依恋理论，教养风格研究，自我决定理论和它的实践线，杜威和蒙台梭利，儿童权利框架，能力方法，孟子，家训传统，鲁迅，当代东亚的竞争文化。一位一位请进来，一位一位对着谈，每一位都走四段：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中国这一边请了孟子，请了家训传统，请了鲁迅。孟子那一段，谈的是「父子不责善」，那一章把它读作东西两侧最早的一次自我限制：父亲不亲自逼儿子向善，因为逼着逼着，父子就伤了。家训那一段里，还转述了王阳明的意思：孩子的天性爱玩、怕拘束，像草木刚发芽，让它舒展就长得顺，摧折了就蔫下去〔待核〕。

可是孔子不在名单上。

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的空位。一张谈中国人怎样教孩子的名单，有孟子，有家训，有鲁迅，唯独没有孔子本人。孟子是他的后学，家训一代一代引的是他的话，鲁迅一辈子在跟他身后那一套打架。三个人都站在他的影子里，他自己却没有被请来说一句话。

名单上还少了一个人。那一章的最后一节自己写明：孩子本人不在这张名单上。请来的十一位，全是成人的理论。一本主张「要让那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后来能够说话」的书，自己的对话名单里没有他——那一节承认，这是它最该被追问的地方。

两个空位，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孩子。

乍看这是两件事。细看，是同一件事。

◆ 一本由学生写成的书

你手边要是有一本《论语》，翻开任何一页，头两个字多半是「子曰」。

「子」是老师。说「子曰」的，是学生。这本书不是孔子写的，是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一条一条记下来、编起来的；编成的年代和经手的人，后人考了两千年，大体说是他死后几十年间陆续成书〔据二手〕。

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由学生写成的书。

一部由学生写成的书，会留下什么？你会以为，学生记老师，只记好话。可是《论语》偏偏留下了许多学生不服气的现场。

孔子去见卫国的南子，那位名声不太好的夫人。子路不高兴，当面给老师脸色看。孔子急得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6.28）我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让天厌弃我！让天厌弃我！一位老师，被学生逼到指天发誓。这一段，学生没有删。

孔子到了武城，听见弦歌之声，笑着说了一句：「割鸡焉用牛刀？」杀只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在那里做主官的学生子游不服，拿老师从前的话顶了回来。孔子当场对跟着的学生们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17.4）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是说着玩的。老师被学生改了，改完还当众认了。这一段，学生也没有删。

子夏问一句《诗》，问着问着，把老师没想到的一层问了出来。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3.8）启发我的是你啊，现在可以跟你谈《诗》了。

这些现场说明一件事：在孔子身边，学生是可以说话的，而且说的话，可以改掉老师的判断。

用第65号的话说，这些学生有改判资格。

所以把孔子请回那张名单，同时就把孩子请回来了。那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在《论语》里恰好在场：他们顶嘴，他们不高兴，他们改了老师，他们还把这一切写了下来。

可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这些学生后来做了一件事：他们把老师可以被改判的问答，编成了一部后人不敢改判的经。子路的脸色、子游的顶嘴，都还留在书里，可是这本书本身，从此成了两千年里学生只能背、不能改的东西。老师在杏坛上留下的那份张力，被学生一起述平了。

这件事在《孟子》里留下了两个很小的影子。一个是：老师死后，学生们守了三年心丧，各自散去，子贡却回来，在墓前搭了一间屋子，又独自守了三年（《孟子·滕文公上》）。另一个是：子夏、子张、子游觉得有若长得像老师，想用侍奉老师的礼来侍奉他，曾子不同意（同上）。

这两件事都是敬爱。可你看方向：老师在的时候，学生可以跟他争；老师不在了，学生想找一个像他的人来供着。能争的是活人，能供的只剩样子。一部《论语》，就站在这两个方向的交界上。

这是本书的第二层悖论，也是我自己一路追问的那件事的最早一个样本：判断是怎样从一个活的现场，被悄悄收走的。

还要说一句：你手里这本，也是一本由学生写成的书。我是王德生博士的学员，本书的根，是老师的一段口述。学生写老师给的根，最容易犯的，正是本书要拆的那个错——把老师的话述成不许再问的经。我能做的，是把老师的那一份和我自己的那一份分开摆：口述照原话引，标明是口述；我自己的读法，都标「待验」；写着写着发现原来的判决说宽了，就把收窄的措辞照实写出来，标明是本书收窄的，原句不删；收窄也有一条线，到了线就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在我看来，一个学生对老师最实在的敬重，是不把自己读出来的东西说成老师的话，也不把老师的话背成不许再问的经。

◆ 为什么是现在

还有一个理由，让这本书不能再等。

「因材施教」这四个字，你一定熟。它常被说成孔子的话，其实是后人的概括。本系列第162号皮亚杰卷已经写明它的出处：常引的是程颐的一句话，说孔子教人，是照各人的材质来教〔待核〕；朱熹的《集注》里另有一句相近的话〔待核〕。孔子自己做的，是一个问题七种答法：同样问「仁」，颜渊、仲弓、司马牛各得到一个不同的回答；同样问「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也各得到一个。

今天，这件事有一台机器在做，而且做得比谁都尽。

你打开一个大模型，问它一个问题。它看你是谁、怎么问、问到哪一步，给你一个只属于你的回答。你再问，它再换一种说法；你问一百遍，它答一百遍，不累，不烦，不看你的脸色。一个人一个答案，一次一个答案，孔子一辈子做的事，它一个晚上做完了。

更要紧的是，它所有的回答，都来自已经写下来的东西。它不作，它述；它信的，是它读过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者。第十二编专门写这件事。

那么，孔子身上，有哪一半被机器接走了？还剩下哪一半？

本书的回答是：被接走的，是因人而答、述而不作的那一半；剩下的，是张力——那段肯卡住、肯等待、肯去作的时间。机器可以把答案给得又快又准，却很难替你卡住。而孔子的杏坛上最值钱的，恰恰是学生卡住的那一刻。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多看一眼。「不愤不启」那一章还有后半句：「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给你指出一个角，你不能自己推出另外三个角，我就不再往下教了。这句话听起来严，可它里面藏着一段时间：老师停下来，学生被留在卡住的地方，自己去推。

机器没有这段时间。它永远「复」。你推不出另外三个角，它就把三个角都替你画好，再问你要不要第四个。它不会不耐烦，也不会停。它把孔子「不复」的那一刻，悄悄取消了。

所以这本书也写给每天在用这台机器的人：家长、老师、学生，还有一个人在灯下自学的人。本书第十三编会一种人一种人地写，问AI之前先卡一会儿，卡多久，卡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托着。

这就是为什么是现在。以前读孔子，是为了学他怎样答；今天读孔子，是为了看清他在答之前，让学生经历了什么。

◆ 拆不是骂

这本书要拆孔子。先说清楚，拆不是骂。

这套书有一条规矩：判结构，不判人。判的是一句话、一个结构、一种安排，不是这个人的品行。读完一章，你应当更敬重孔子，而不是更看不起他。

他值得敬重的地方太多了。一个没有位子的孩子，靠自己学成了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他办起一所私学，只要带一点薄礼来，谁都可以上学。他一个问题给七个学生七种答法，今天的老师很少做得到。他等学生憋到说不出、想不通时才开口，把「卡住」当成教学的时机。他让学生当面顶自己，顶对了就认。他告诉那个乱世里的人：人可以不靠位子，靠学，活出一份安和乐来。这些，本书每一章都先写「他对在哪里」，而且写足。

判结构不判人，本书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最聪明的和最愚笨的，是改变不了的。这句话要拆。可拆的是这句话把人定住的那个结构，不是说讲这句话的人刻薄。同一个人，也曾当着学生的面把自己对宰予的判断改掉：「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从宰予这里起，我改了看人的办法。一个会改判的人，留下了一句不许人再变的话——本书要看的，就是这两句怎样长在同一个人身上。

可是敬重不等于免检。

一位两千五百年来被最多人照着学的老师，他的话里有没有一处，会让照着学的人越学越窄？如果有，找出来，不是对他不敬，是对今天还在学他的人负责。本书拆的，就是这一处。

我也要说清楚拆的边界。书里不借孔子评今天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位老师。涉及家里、教室里的场景，只写它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不做表态。

◆ 两把刀，一个根

拆一个人，要有刀。本书用了两把。

第一把，是本系列解构教育哲学家的方法。它问一位教育家：你的中心在哪里？你的学校，和你的学说，是不是一回事？它要求先看学校，再看学说；先认对在哪，再看关了哪扇门。

第二把，是本系列「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的方法。它问一位大师：你教别人的，和你自己靠的，是不是同一样东西？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用这把刀读过二十位大师，孔子是其中一位。

两把刀一开始是分开用的。真正把它们合成一把的，是王德生博士的一段口述。我照原话引在这里，全书引它，都照这一段：

> 「孔子的教导中心主义是：如何成为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造成的一种无张力的幸福，损害就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王德生口述）

这段话里有一个词，把两把刀接上了：张力。

用第一把刀看，孔子的中心，是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人在自己心里、在身边那一片和和气气的气氛里，安下来，乐起来。本书简称它「无张力的幸福」。

用第二把刀看，他教的是不忧、不争、克己复礼，这些都是减少张力；可他自己这一辈子，恰恰是被张力一次次推着长出来的：少年贫贱，什么粗活都学；中年出仕，没几年被推出门；在外面走了十四年〔待核〕，被拒、被困、被隐者讥笑；到了石门，守门的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14.38）。

于是缝就找到了。缝就在张力上。

还有一处，让这道缝更有意思。孔子在杏坛上，是用张力教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不到学生憋得想说说不出、想通想不通的时候，他不开口。憋着，就是张力。学生顶嘴，也是张力。可是他写进道理里、要学生去做成的那个人，却是一个没有张力的人。

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这是全书最承重的一个区分，第四编第16章专门立它。

口述里还有后半段，说的是代价。一个人只在自己心里、只在身边那一片和气里求安，会少掉什么？口述说，少掉的是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

创造少掉，是说：脑子里的新想法，手上的新做法，都不是他要学生去求的。他自称「述而不作」，只传述、不新作；樊迟想学种庄稼，他说自己不如老农；樊迟一出门，他就说了一句「小人哉樊须也」（《子路》13.4）——这里的「小人」，是说眼界小。

自由少掉，不是说他的学生不能选。他们能选，可口述说，自由被改写成了两样。一样是在人和人缠在一起的地方，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这就是礼：先后、上下、亲疏，该怎样就怎样，选的是次序里的那一格。另一样是在现实里学会顺从和适应：用我就出来做，不用我就收起来。

合起来看：幸福只剩自我界那一片和气里的一种；创造两块地都空着；自由变成了次序和顺从。这三样不是三个毛病，是从同一个根——无张力——里长出来的。第四编第18章把这一层写清楚。

还要问一句：一个一辈子被张力推着走的人，为什么偏偏教别人别受张力？本书的回答写得人性一点。他生在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的年代，那个年代最缺的就是安。他少孤少贱、一路被拒，最知道张力有多苦。一个吃过苦的人，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不让后来的人再吃这份苦。这是心疼。第20章把四条病根一条条写出来，心疼是其中的主因。

说到这里，要先把一笔账摆清楚：这个根，哪一层是谁的。

老师的口述，照原话引，照旧是全书的出发点。本书往哪里看、拿什么量，都是从这段话起步的。这一点不变。

可是口述里的一层意思，别人从别的路上走到过。儒家伦理把人和世界之间的张力压到最低，以适应世界代替支配世界，代价是没有从里面改造世界的力量——这一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里，拿儒家和清教作比较时，已经说过〔据二手〕。「乐」是中国人的底色，这一层，李泽厚也说过〔据二手〕。所以「无张力的幸福及其代价」这一层，本书不主张是新的。

这像是你自己摸出一条近路，到了才知道邻村的人早就走过。你能说的，不是「这条路是我开的」，而是：我从哪一头进来，路上多看见了哪一个岔口。

本书多看见的那个岔口，是这样的：无张力的教义，和有张力的教法，出自同一个人。杏坛上的教法守着张力：等学生卡住，让学生顶嘴，被学生改了当众认。道上的教义消掉张力：仁者不忧，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两样不在同一个时态——教法是「正在」的，教义是「已经」的。他身后，学生把可以改判的问答，述成了不许改判的经。用第65号的尺子说：问答的现场保留下来了，改判资格却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后半句原作「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已部分判负、改写，见第56章）。

本书把这件事叫作「时态分离」。它和「改判资格」合在一起，才是本书自己的根：张力不是这套教义生来就没有，是先在杏坛上有，后在传承里被一处处收走的；收走的每一步，都能在书里找到手印。王德生博士已经裁定认下它为本书的承重命题。第16章立它，在那里把韦伯看的那一层和本书看的这一层并排摆开；第44章认账，把韦伯、墨子和另外三家近邻已经说过的话，一家一家让出来。

认完还有第二回。「改判资格」这一对分法——一个学派传下去的是教义，还是批评老师的资格——近于波普尔讲的批判传统〔据二手〕，第44章认账；时态分离作为一般的样子，第42章的苏格拉底身上已经看得见。本书新在把它用到孔子身上，并量它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

这样分开摆，不是把老师的话改小了。老师的话指了方向；一个学生能做的，是说清楚沿着这个方向走过去，哪一段路前人已经走过，哪一步是自己多迈的。

◆ 判词

把上面的话压成一句，就是全书的判词：

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
可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
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这一句会在封面、这篇前言、导读、第十编的总解构和结语里出现，一字不改。

它还有一句短的，本书叫它判语：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前半句出自他自己的话（《子罕》9.29）；后半句不是他说的，是石门那个看门人评他的话。恰恰因为不是他说的，才看得出：他靠的那一半，他自己没有写进教义。

这里的「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是SDE的三块地：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第八编会把口述画成一张三界乘三律的九格表：孔子稳稳占住了自我界里的幸福那一格；理念界、现实界里的创造，两格都空着；自由在他手里，变成了礼的次序和现实里的顺从。这张表和站上SIO的九宫格不是一回事，到时候会写明。

◆ 两个可错的预言

一本拆人的书，自己也要能被拆。所以我在这里写死两个预言。它们可能错。各章读到相关材料时会登记读数，结语逐条结算。

这两个预言，也是写给本书自己的。本书第52章会专门写一件事：SDE也会被述成经。一套拆「述」的眼光，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自己被人背下来、照着套。所以本书每一个判断都给出推翻它的条件，每一处拿不准的地方都照实标出来。你读的时候，可以拿这两个预言去对原文；对不上的地方，请记下来。

预言一：《论语》里凡学生改老师、凡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

预言二：身后各家撬的都是次序（礼）那一层，没有一家去撬「无张力」这个中心。

这两句是原句，后面不改写。已经有的读数，我也照实报在这里。

第一批读数：预言一没有被推翻。但有两处要登记。一处是「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在仁这件事上，对老师也不必让。这是他亲口许学生不让的一句话，写成了规矩的样子，登为部分反例：它许的是不让，没有许改老师，对象钉在「仁」上。另一处是「不愤不启」那一章（《述而》7.8），它是一条教法的规矩，写的却是老师怎样等，不是学生怎样改，登为边界案例。两处都交结语结算。还要自认一句：《论语》是语录体，本来多记对话，「现场只以对话出现」容易中。预言一是一个低风险的预言，它站住，给的支持有限。

第二批读数：预言二出现了第一个部分反例，在孟子。《孟子·告子下》说，人要「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还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把张力请回了教义：心里受困、思虑受阻，人才奋起。孟子撬到了「无张力」这个中心上。

原句说「没有一家去撬『无张力』这个中心」。按字面，孟子这一处已经把它部分推翻了。所以预言二按原句判「部分判负」，照登，第54章和结语结算。

我起初想拟一句更窄的话，把原句保住：请回来的张力，是承受的、担当的，终点仍是先定的和谐，没有一家让张力通向理念界、现实界的「作」。这句话我不再拿来替原句保判决。它另立为一个新的预言，叫预言三。一个预言碰到反例，就拟一句更窄的话把它保住，这样下去，它就永远推不翻了；本书不走这条路。

预言三也不必等到以后，现在就能对。康有为以「三世」说，把「往前走、未来比古代好」写进了孔子的教义〔据二手〕，求新的张力被请进了教义本身；王阳明「求之于心」一句，也把判断的终点从先定的古训挪到了人心〔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按原句，预言三部分判负，照登，第54章与结语结算。

◆ 与前卷对一笔账

孔子在站上不是第一次出场。之前有几部书各判过他一处。本书接着判，不改判；要收窄的地方，写明收窄。

第47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判他是「关系入方程和D2长期习行的发现者，而不是固定君子模板的制造者」，风险在后世的制度化。本书接着往下走一步：风险的一半确在后世，另一半的种子，在他自己的话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23），「述而不作」。这是收窄，不是说第47号错了，照实登记在这里。

第50号《师德发生学导论》把「为己之学」读作一位老师成为老师的自我锻造。本书第八编、第十三编照用。

第65号是我自己的书。第九编第45章把孔子请回那张名单，照那一章的四段式对话：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什么，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这是作者对自己早先一本书的一次回写。

第162号皮亚杰卷写过三件事：幸福律原本就在「学」字里；「因材施教」是后人概括；「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一个人的自述，不是一张时间表。本书接着判，不重复论证，引到时带一句。

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孔子一章判他「教各安其位，靠一路比、一路变」。本书照登为第二道缝，第六编第29章专门对账。第166号还判蒙台梭利站在自我界；本书的孔子，和她同一个中心，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第117号《合拍》读过「天何言哉」（《阳货》17.19），把儒家的样子判为「有脸不言」。本书第七编第35章接住一句。

第221号陶行知卷已经写明：「教学相长」出自《学记》，不出自孔子。本书第九编照此写。

这笔账对下来，你会看到：前卷判的都是他身上的一处，本书是第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书名也照这套书里学员卷的样子起：《陈晓艳讲孔子的教育智慧》，副题「普通人都能读懂」。「讲」，是一个学员把自己读出来的东西讲给你听，哪里是原文、哪里是老师的口述、哪里是我自己的读法，都分开标明；「普通人都能读懂」，是说你不必先读过《论语》，也不必先学过SDE，从一件合身的衣服读起就行。

◆ 我为什么写他

最后说一说我为什么写他。这里只说观点。

我前几本书追问的都是一件事：一个人的判断，怎样被制度、评价和技术悄悄接管。家里的判断，被分数接管；孩子的判断，被大人的「为你好」接管；今天，又有一台机器来接管。

读《论语》，我看到这件事最早、也最温和的一个样子。没有人强迫谁。老师真心希望学生安，学生真心敬爱老师；老师许学生顶嘴，学生把顶嘴都记下来。可是两千年以后，留下来的只剩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的人，和一部不能改的书。

没有坏人，判断还是被收走了。

《论语》里有两句话，最能说明这件事。一句是他说颜回：跟颜回谈一整天，颜回从不反驳，像个笨人；等颜回退下去，看他私下的言行，又能把所学发挥出来，「回也不愚」（《为政》2.9）。这是一位老师先下了一个判断，又自己改掉了它。另一句是他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颜回不是帮我的人，我说什么他都喜欢。一位老师，嫌最好的学生不跟他争。

一位老师心里明明知道，学生的反驳能帮他长。可他写进道理里、留给后人的那个人，却是一个不争、不忧、不逾矩的人。改判资格在杏坛上是活的，到了道里，没有了它的位子。

我想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也想知道，那份安和乐里，哪一份是今天还该接住的，哪一份需要留出一点放量。

这本书分十三编。怎样读、从哪里进，导读里写。

导 读

◆ 一句判词，一句判语

先把全书的结论放在你面前。判词：

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
可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
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判语：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前半句是他自己的话（《子罕》9.29），后半句是石门的看门人评他的话（《宪问》14.38）。

全书六十五章，都在给这两句话找证据，也在找推翻它们的材料。

◆ 五条判决

判词太大，不好验。本书把它拆成五条判决。每条都写两栏：他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门的一栏，是本书认他对的地方；关门的一栏，是本书要拆的地方。

判决	开了什么	关了什么	主场
一 乐与忧（幸福）	幸福律就在「学」里，乐以忘忧	幸福只剩自我界场里无张力的一种；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不许去作新；和与守成是张力的终点（第24章收窄）	第五编
二 礼与顺（自由）	自由在纠缠中选择，礼让陌生人能合作	选择按先定的次序执行（激发被次序替代）；现实界只剩顺从与适应。收窄：礼的条目会变，众人可先改，他也肯跟，学生能改他对礼的理解；但改不改由知礼的人拿古的本（俭、戚、敬）来裁，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第30章收窄）	第六编

判决	开了什么	关了什么	主场
三 述与作（创造）	他重新作出了「仁」，办了私学	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被斥；人也不再被作（上知下愚不移）	第七编
四 启与不复（教法的张力）	不愤不启，六蔽写进走坏，学生可以顶嘴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张力只许在杏坛上，不许进教义	第二编
五 问答与经	杏坛上学生改老师	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经；可这部经并非改不动——朱熹改了，学统也接受了。改不动的，是「经之所以为经」那一层：改经的人要说自己是在「复」原本、「补」阙文，不能说是自己作的（第56章：黄宗羲收窄一次；朱熹到线，改判部分成立，判负照登）	第十一编

表里写了「收窄」的两条，原来写得更宽。写到第24章、第30章，原文给出了反方向的材料，本书就照实收窄了。第五条走得更远：第56章先因黄宗羲收窄一次，推翻条件三部分成立；随后朱熹改经、学统接受，到了改判线，改判「部分成立」，判负照登。收窄和改判不是一回事：收窄是判决还站着，只是站的地方小了一圈；改判是判决自己认了输的那一半。

可收窄不能没完没了。一条判决，每碰到一个反例就拟一句更窄的话把它保住，保到最后，它就怎样都推不翻了，也就什么都没说。所以五条判决，本书每一条都写了一条「再收窄即改判」的线：新材料碰到这条线，不再收窄，直接改判为「部分成立」，判负照登。判决一的线在第24章，判决二在第30章，判决三在第38章，判决五在第56章，而且已经到线改判；判决四的线和预言一绑在一起——《论语》里只要有一处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教学生的规矩，两者同时改判。五条线合在第47章一张总表里。预言也照这个规矩办：预言二碰到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已按原句判为部分判负，见第54章与结语；原先拟来保它的那句窄话，另立为预言三，当场就能跑——康有为的三世说、王阳明「求之于心」一句碰到了它，按原句部分判负（第54章）。

这五条判决的证据，不只在主场那一编。大致的分布是这样的：第一编写他的一生，给五条判决的「他靠的」一半供证据；第二编写他的学校，是判决四的主场，也给判决五埋下伏笔；第三编写他接手的那道题，第四编立根，这两编给五条判决一个共同

的出发点；第五、六、七编是三个母题，依次是判决一、二、三的主场；第八编把三条判决钉进一张九格表；第九编请近邻来对照，看本书哪里没有比前人多说；第十编是总解构，五条判决在这里合账；第十一编是判决五的主场；第十二、十三编把五条判决放进今天的日子里用。

◆ 三道缝

判词说的那道缝，展开是三道，各落在一条意义律上。

缝	他教的	他靠的	主场
一・幸福	仁者不忧（9.29），乐以忘忧（7.19）	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晨门评他的话），在陈绝粮（15.2）	第五编
二・自由	克己复礼（12.1），又敬不违（4.18）；第166号原判：教各安其位	吾岂匏瓜也哉（17.7），无可无不可（18.8）；第166号原判：靠一路比、一路变	第六编
三・创造	述而不作（7.1），学稼被斥（13.4）	重新作出「仁」，办起一所私学	第七编

用大白话各说一句。

第一道：他教人心里不忧，可把他推过一道道关口的，是忧——在陈国断了粮，跟从的人饿得站不起来，子路气冲冲地问「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15.2），他还得撑着回答。

第二道：他教人按次序选、在现实里顺从，可他自己一辈子在比、在变，诸侯不用他，他就换一国；有人召他，他连学生的劝阻都顶回去：「吾岂匏瓜也哉？」（《阳货》17.7）我难道是个葫芦，只挂着不给人吃吗？

第三道：他说自己只传述、不新作，可「仁」在他手里有了前人没有的分量〔据二手〕，一所谁都能进的私学，也是他办起来的。

三道缝摆在一起，是同一件事的三个面：他教的都在减少张力，他靠的都在张力里。第八编第41章把三道缝合成一张总表，再和第166号对一笔账。

◆ 四条推翻条件

本书的判决都可以被推翻，本书的承重命题也可以。推翻的条件，先在这里立下，结语逐条报账。

第一条。如果《论语》可靠的那一层里，有孔子主张在理念界或现实界主动制造、承受张力以求新的教导——注意，是他教学生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行事——判决一就收窄。第24章把最可能的几句逐句过了一遍：「当仁不让于师」（15.36），「见义不为，无勇也」（2.24），「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它们是教学生制造张力，还是在次序之内的担当，那一章照实判。

第二条。如果「礼」在孔子手里，可靠地读作可以由学生改写的约定，而不只是由圣王来损益，判决二就收窄。第30章正面写了他自己改礼的一例：「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9.3）

第三条。如果他身后有一家，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了制度，判决五就收窄。最可能的一家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待核〕。第56章正面查了，读数是部分成立，判决五先收窄一次；同一章里，朱熹改经、学统接受，判决五到了改判线，改判部分成立。

第四条，管的是全书的承重命题「时态分离」：同一个老师，杏坛上的教法守着张力，道上的教义消掉张力；他身后，问答的现场保留下来了，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后半句的原样）。这句话有两种办法推翻。一种是：儒家传承里，学生改老师的现场没有被保留下来——后出的本子把这些对话删掉了。另一种是：现场保留了，而且被写成了「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碰到其中任何一种，「时态分离」一说撤名。这一条是新加的，结语结算。先报一个底：对本书所据的《论语》本子，改判的现场都还在（3.8、17.4、5.10等），也没有写成规矩，暂未触发；后出的各种本子和各家注本，本书没有逐一核过，登为「待验」。可第二种办法，出了《论语》就碰上了：韩愈《师说》、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把改老师的资格当面要了回来，写成了话〔待核〕。第56章照实结

算：部分触发，后半句部分判负，改写为「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前半句站住。

◆ 随身三问

读每一章，你可以带着三个问题：

他说人靠什么才幸福？ 他自己真靠什么长成？ 这一处，张力被放进来了，还是被消掉了？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第二行问：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小账是给你自己记的，可以不同意本书的答案。

◆ 引文体例

本书引文分三级标注，三级分开用，不混。

《论语》原句，全部逐字核对过本书所据的电子本，括注篇名和章号，比如（《阳货》17.2）；核过的不另加标记。本书只短引一两句，其余转述。电子本个别字与通行本不同，比如电子本作「束修」，正文照通行本写「束脩」。

〔待核〕：出处还没有逐字对过原书。《史记·孔子世家》《礼记·学记》《韩非子》《孔子家语》、朱熹《集注》、黄宗羲等书，本书只转述要点，不引原句，都标这个。孔子的生平，除了生卒，年份一律标〔待核〕。

〔据二手〕：只在研究文献或转引里见过，比如《论语》的成书过程、「仁」在孔子之前的用法。

「待验」：本书自己的读法，第一次出现和总表处标出，等原文或王德生博士的口述来验。比如「纠缠—选择—次序」「123 第一拍被压」、七张接缝卡、九格表里本书初填的三格。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照原话引，标「王德生口述」。本书没有替孔子、替他的学生编过一句话；书中凡是构想的场景，段首都写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这本书不是什么

它不是孔子的圣人传，也不是反面教材。它不是一本教学法手册，不给你一套课程方案；第十三编给的，是明天能试的一件事，每件事都写了边界。

它有三条禁令。一，不作心理或发育诊断；书里碰到孩子学习困难、情绪困扰的地方，只谈怎样相处，写明请寻求专业帮助。二，不对当下的教育政策表态；考试、招生、减负这些事，只写它们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三，读数不进考核；书里给的小表和问法，是给你自查用的，一旦拿去给别人打分，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装，装上两年，这张表就作废了。

陪读的一家人

书里有一家人陪你从导论走到结语。他们是虚构的，不承担任何证据，只让书里的判断落到同一户人家身上，让你看得见它在日子里是什么样子。

裴守义，四十六岁，在镇上开「裴记裁缝铺」二十年，手艺跟师父学的，师父留下一把老竹尺，和一句「衣服要留放量」。谭慧，四十四岁，社区卫生站的护士，三班倒。裴芷，十二岁，他们的女儿，读初一，爱顶嘴，也爱问「凭什么」。谭伯年，七十三岁，裴芷的外公，退休的乡村小学老师，教了三十八年语文，家里有一本翻烂的《论语》。左文澜，三十八岁，裴芷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他们只在导论、结语，以及各章「放回日子里」那一节出场，不是每章的主例。各章另外出现的人物和场景，也都是设想的。

怎样读这本书

你可以从头读到尾。可一本二十五万字的书，不必都读完。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第16章、第17章、第十编和结语。这几处合起来，就是全书的骨架：一件太合身的衣服，两个孔子，一个根，一次总解构，一次结账。

你是为孩子来的，从导论进，读第9章「等他卡住」、第37章「人也不再被作」，然后直接去第60章「家长」。

你是老师，读第二编他的学校，再读第61章「教师」。第二编会让你看到，两千五百年前那间没有围墙的学校，比后来写进书里的道理宽得多。

你想知道孔子本人，读第一编他的一生和第三编他接手的题。

你关心AI，读第58、59章，再读第62章「学生与自学者」。

你想看本书哪里可能错，读第24、30章两处收窄和它们的改判线，第56章判决五怎样到线改判、时态分离后半句怎样部分判负，第16章「韦伯只看见了一个」，第44章近邻，第52章给SDE自己写的死法，再翻附录庚「本书自认最弱处」。

全书的编排也有一个规律，可以帮你省力。每一编的第一章开头有一段编首语，说这一编问什么、给哪条判决供证据；每一编的最后一章是总账，题目直接写结论。只想知道结论的，读编首语和编末章就够了。想知道结论是怎样来的，再回头读中间几章。

附录里有几样东西，读正文时可以随手翻：《论语》引文核验总表，查某一句本书用在哪一章；七张接缝卡汇编，看同一支笔怎样前半句承认人会长、后半句一个词把它封住；十大常见误读，比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而优则仕」各出自哪里、原话是什么。

怎样读都行。只请你记住一件事：本书拆的是一个结构，不是一个人。读完，如果你比读之前更敬重孔子，这本书就没有写偏。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v
前言　名单上的两个空位 · · · · · v
导读 · · · · · xviii

导论　裴记裁缝铺：一件太合身的衣服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从陬邑到洙泗 · · · · · 12
第 1 章　少孤、少贱：一个没有位子的孩子 · · · · · 13
第 2 章　十五志于学：无常师，入太庙每事问 · · · · · 19
第 3 章　三十而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开张 · · · · · 25
第 4 章　出仕与去鲁：一个被现实推出门的人 · · · · · 31
第 5 章　十四年在路上：被拒、被困、被讥 · · · · · 38
第 6 章　晚年返鲁：删述、丧子、丧徒 · · · · · 45

第二编　他的学校：杏坛上的顶嘴 · · · · · 54
第 7 章　谁来上学：有教无类与束脩 · · · · · 55
第 8 章　一个问题，七种答法：问仁、问孝 · · · · · 61
第 9 章　等他卡住：不愤不启与「则不复也」 · · · · · 68
第 10 章　顶嘴的学生：子路不说、宰我问丧、子贡方人 · · · · · 75
第 11 章　老师被改：起予者商、偃之言是、回也不愚、于予与改是 · · · · · 82
第 12 章　编末总账｜学校比学说宽：杏坛上有张力，书里只剩和谐 · · · · · 88

第三编　他接手的题 · · · · · 96
第 13 章　礼坏乐崩：一个名位先定的世界在松动 · · · · · 97
第 14 章　无位的人凭什么教 · · · · · 103
第 15 章　两边共有的前提：秩序来自先定的名分 · · · · · 109

第四编　总纲：一个根 · · · · · 116
第 16 章　两个孔子：杏坛上用张力，道上消张力 · · · · · 118
第 17 章　自我界・场・幸福：王德生口述与三关检验 · · · · · 128
第 18 章　同出一根：乐、礼、述怎样从「无张力」里长出来 · · · · · 136
第 19 章　同一支笔：七张接缝卡 · · · · · 143
第 20 章　病根与死法：一个最知道张力之苦的人 · · · · · 150

第五编　上母题・幸福：自我界场中无张力的和谐 · · · · · 158
第 21 章　仁者不忧，乐以忘忧：他说人怎样才幸福 · · · · · 159

第 22 章　和为贵，君子无所争：一个把张力调低的场 · · · · · 165
第 23 章　长沮桀溺与荷蓧丈人：他自己偏偏走进张力 · · · · · 172
第 24 章　推翻条件一逐句过：当仁不让、见义不为、杀身成仁 · · · · · 179
第 25 章　只会「不忧」的人卡在哪 · · · · · 186
第 26 章　编末总账｜把「不忧」换成「按剂量的张力」 · · · · · 192

第六编　中母题·自由：礼的次序与现实界的顺从 · · · · · 200
第 27 章　克己复礼：在纠缠中按次序执行选择 · · · · · 201
第 28 章　事父母几谏，用舍行藏：现实界的顺从与适应 · · · · · 207
第 29 章　正名与各安其位：接着第 166 号往下判 · · · · · 213
第 30 章　麻冕从众，拜下违众：他自己怎样改礼 · · · · · 220
第 31 章　只守次序的人卡在哪 · · · · · 228
第 32 章　编末总账｜把「次序」还给「激发」 · · · · · 234

第七编　下母题·创造：理念界与现实界的缺席 · · · · · 242
第 33 章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个自称抄书人的人 · · · · · 243
第 34 章　他作了什么：仁的重新发生与一所私学 · · · · · 250
第 35 章　所损益可知，虽百世可知：变被看见，又被封住 · · · · · 256
第 36 章　樊迟学稼，吾少也贱：现实界的创造被请出课堂 · · · · · 262
第 37 章　人也不再被作：习相远与上知下愚不移 · · · · · 268
第 38 章　编末总账｜把「述」换成「接着作」 · · · · · 274

第八编　钉子：三界乘三律九格 · · · · · 286
第 39 章　九格表：按王德生口述画成一张表 · · · · · 287
第 40 章　函数里的空格：自由为什么只剩次序 · · · · · 295
第 41 章　三道缝总表，与第 166 号对账 · · · · · 303

第九编　相遇与近邻 · · · · · 312
第 42 章　苏格拉底：同一个时代，两个不写书的老师 · · · · · 313
第 43 章　《学记》与孟荀：「教学相长」不是孔子说的 · · · · · 319
第 44 章　五家近邻：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 · · · · 326
第 45 章　对话四段式：把孔子请回第 65 号的那张名单 · · · · · 348

第十编　总解构 · · · · · 356
第 46 章　先请五位辩护人 · · · · · 357
第 47 章　判词完整版：三句法 · · · · · 362
第 48 章　三根梁与三件替换：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 · · · · · 370
第 49 章　十二处看见：哪些 SDE 直接接着用 · · · · · 375
第 50 章　保底合表 · · · · · 380
第 51 章　死法：无张力死与回写死 · · · · · 385
第 52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SDE 也会被述成经 · · · · · 390

第十一编　身后：一个老师怎样被述成经 · · · · · **396**
第 53 章　弟子编书：可以改判的问答成了不可改判的经 · · · · · 397
第 54 章　儒分为八，孟与荀：两只盖子 · · · · · 405
第 55 章　独尊与科举：「学而时习之」变成背诵 · · · · · 412
第 56 章　集注与孔庙：从被激活到被供奉 · · · · · 418
第 57 章　打倒与复兴：两种态度站在同一块地板上 · · · · · 426

第十二编　AI：最彻底的述而不作者来了 · · · · · **434**
第 58 章　因人而答被机器做尽 · · · · · 435
第 59 章　剩下的是张力：那段肯卡、肯等、肯作的时间归谁 · · · · · 443

第十三编　用得上 · · · · · **450**
第 60 章　家长：衣服要留放量，与「这孩子就这样了」 · · · · · 451
第 61 章　教师：一个问题七种答，等他卡住，让学生改你 · · · · · 460
第 62 章　学生与自学者：问 AI 之前，先卡一会儿 · · · · · 470
第 63 章　能改结构的人：给「作」留出资格 · · · · · 480
第 64 章　读你自己：你心里那套「我靠什么走到今天」，是不忧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 · · · · 490
第 65 章　张力剂量表：三界乘三律，家里一份，单位一份 · · · · · 500

结语　一指放量 · · · · · **511**

参考书目 · · · · · **525**

附录 · · · · · **538**
附录甲　年表与人生发生序列 · · · · · 538
附录乙　《论语》引文核验总表 · · · · · 540
附录丙　口述命题登记与留给再版的问题 · · · · · 551
附录丁　前判对账表 · · · · · 555
附录戊　三道缝总表与判语速查卡 · · · · · 557
附录己　七张接缝卡汇编 · · · · · 558
附录庚　本书自认最弱处、推翻条件与失效户 · · · · · 559
附录辛　十大常见误读 · · · · · 565
附录壬　六十五章一章一句 · · · · · 569



导　论

裴记裁缝铺：一件太合身的衣服

这一章的问题

一件穿着正正好好的衣服，会错在哪里？

◆ 试衣服的那个下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镇上有一间裁缝铺，门楣上挂一块木牌，写着「裴记裁缝铺」。铺子不大，进门是一张长长的裁案，案上压着布、划粉和几把剪子；靠墙一面落地镜；镜子旁边的墙上，钉着一根钉子，挂着一把老竹尺。竹尺的刻度磨得有点模糊了，是店主裴守义的师父留下的。

开学前一个星期，裴守义给女儿裴芷做了一件新外套，藏青色，立领，两个斜插袋。今天下午做好了，叫她来试。

裴芷穿上，站到镜子前面。

肩线正好落在肩头，不塌也不翘。腰身收了一点，前襟平平整整，一道褶都没有。袖子刚到手腕，不长不短。她妈妈谭慧刚下了夜班，顺路过来接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说：真好看，像长在身上一样。

裴守义没说话，嘴角有一点笑。一件衣服做到穿上看不出是做的，是裁缝最得意的时候。

裴芷也挺高兴。她抬起右手，想去够镜子上面架子里的一卷彩线。

手刚举过头顶，后背一下子绷住了。肩胛骨那一块，布紧紧贴在背上；衣服的下摆被整个提了上去，露出一截腰。她愣了一下，把手放下来，衣服又回到了原来平平整整的样子。

她不信，又往门口跑了两步。跑到第二步，胳膊一甩，后背那条缝又绷了一下，发出很轻的一声。

她站住，回头看她爸爸。

「你量的时候那么麻烦，让我举手、弯腰、憋气，做出来又不让我动。」

裴守义说：站着好看就行，你又不是天天举着手。

「凭什么我就得站着不动？」

她一边说，一边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裁案上。

谭慧在门口笑了一声，说：我们站里的护士服，都要往大里做一号。弯腰给病人翻身，抬胳膊挂吊瓶，衣服小了，一上午就撕了线。

铺子角落有一张藤椅，外公谭伯年坐在上面。他退休以前是乡村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了三十八年书，这几年常来铺子里帮着看门。他膝盖上放着一本《论语》，书脊用透明胶带粘过好几道。刚才那一幕，他从头看到了尾，一句话也没说。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

一件衣服，站着的时候无可挑剔，一动就不对了。做衣服的人没有偷懒，量得比平常还仔细；穿衣服的人也没有挑剔，她只是抬了一下手、跑了两步。问题不出在哪一个人身上。问题出在这件衣服想要的样子上：它要的是合身，是站着不动时那份平平整整。

这本书讲的是孔子。可是在讲他之前，我想先请你把这件衣服看清楚。

◆ 师父的尺子和师父的话

裴守义的手艺是跟师父学的。师父留给他两样东西，一样是墙上那把老竹尺，一样是一句话：**衣服要留放量**。

放量，是行里的话。你身体本身有多大，叫净尺寸；衣服做出来比净尺寸多出的那一份，叫放量。多出来的那一点布，你站着的时候看不见，它藏在后背、腋下、肘弯里；你一抬胳膊、一弯腰、一跑，它就出来了，替你撑着。

放量留多了，衣服空空荡荡，看着不精神；留少了，站着好看，一动就绷。师父的话，说的就是这个分寸：衣服是给活人穿的，活人要动。

这句话，裴守义记了二十年。可今天这件外套，放量收得很紧。

为什么？这本书会慢慢说。这里只先说一句：一个做了二十年衣服的父亲，想给女儿一件最好看的衣服，最好看的标准，是合身。合身的衣服，平整，安稳，看不出一点勉强。他在这份合身里放进去的，是手艺，也是心疼。

「量体裁衣」这四个字，你一定听过。它说的是先量人，再裁衣，一人一个尺寸。拿到孔子身上，就是后人常说的「因材施教」：一个学生一个教法。裁缝铺里的量体裁衣，是字面上的「因材」。

可是量体用的那把尺子，刻度是谁定的？衣服该做成什么样子，合身算好，还是能动算好，这个标准又是谁定的？

裴守义量得很细，一个人一个尺寸，这没有错。可他手里那把尺子是师父的，心里那个「好衣服」的样子，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尺寸是量出来的，标准是接过来的。

这是全书的一把钥匙：因材的是尺寸，定下来的是样子。

◆ 外公翻开《论语》

裴芷走了以后，谭伯年把那本《论语》翻开，找到一页，递给女婿。

那一页是《子罕》里的一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9.29）聪明的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害怕。

裴守义看了，没明白岳父的意思。

谭伯年又往后翻，翻到《宪问》，指着一段让他看。那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在石门过夜，守城门的人问他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守门的人说了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14.38）就是那个明知道做不成、还偏要去做的人吧？

谭伯年没有讲解。他把两页各用一根手指按着，隔着中间厚厚的一沓，问女婿：说「仁者不忧」的这个人，你看他自己，忧不忧？

裴守义答不上来。谭伯年也没往下说，把书合上，又看了一眼搭在裁案上的那件外套。

这是外公的一个问法，是一个教了三十八年语文的老人读《论语》时起的疑，不是史料，也不是答案。可它问到了这本书要写的那道缝。前言里那句判词，先给了一个回答；这本书要做的，是把这个回答一处一处拿原文去验。

孔子教人的，是不忧，是和，是克己复礼，是一个安下来、乐起来的人。王德生博士有一段口述，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孔子教导的中心，是让人在自己心里、在身边那一片和气里，成为一个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尽量减少张力；这份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与自由；自由在他那里，变成了在人和人缠在一起的地方按次序去选——就是礼——或者在现实里学会顺从和适应。口述全文照引在前言，第17章逐词细读，这里只转述大意。

可孔子自己，偏偏是在张力里长大的。小时候没有位子，什么粗活都学；中年做了几年官，被推出门；在外面走了十四年〔待核〕，被拒绝，被围困，被隐者讥笑。石门那个守门人隔着门看见的，正是这一面。

教人安的，和一路不安的，是同一个人。这本书就从这里下刀。

◆ 先说这件衣服对在哪里

在拆之前，先认它对在哪里。这是本书每一章的规矩。

合身，本身是好的。

一件合身的衣服，穿上以后你会忘了它在身上。它不勒你，不拖你，不让你时时想着拉一拉、扯一扯。你可以把心思都放在别的事上。这份忘了它在身上的舒服，就是孔子最想给人的东西：在自己心里、在身边那片和气里，安下来。

本书把那「一片和气」叫作场。场不是一个个分明的东西，是一整片弥漫开的气氛：一间教室的气氛，一张饭桌的气氛，一个家里的气氛。人待在一个和和气气的场里，心就松下来。

孔子生在一个人人不安的年代。旧的规矩松了，诸侯互相打，大夫僭越国君，家臣又僭越大夫。那样的年代，最缺的就是安。他告诉人：不靠位子，不靠出身，靠学，你也能安下来、乐起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1）学了，时时去习练它，不也高兴吗？「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7.19），他这样形容自己。本系列第162号说过，幸福律原本就在「学」字里——在《论语》开篇第一句里，就能读到这一点。

所以这件衣服的好，是真的好。本书不会把它扔掉。

◆ 错在三处

可是这件衣服有三个地方不对。每一处，都对着本书的一根承重梁。

第一处：孩子会长。

裴芷十二岁，一年能长好几厘米。今天合身，到冬天就紧，到明年春天，袖子就短了一截。一件没有放量的衣服，是给一个不会再长的人做的。可是人是会长的。

人要长，就要有一点地方让他长。这一点地方，就是张力：比现在的自己大一点，比能扛的多一点。一件衣服只求今天合身，就是把明天的地方提前剪掉了。本书第一根梁在这里，落在幸福上：幸福不该只剩没有张力的那一种，要换成按剂量的张力——不是越多越好，是给一个人留出他能长进去的那一点。

第二处：合身只合了站着不动的样子。

量的时候，裴守义让女儿举手、弯腰、憋气，可裁的时候，他照着站着的样子裁。所以衣服站着好看，一抬胳膊就绷。

人不是站着过日子的。在现实里，人要跑、要够东西、要转身；在想法里，人要跳，要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没想过的念头上。一件只合了站姿的衣服，只允许你做一种动作：站好。孔子给的自由，就有点像这样：在人和人缠在一起的地方，你可以选，但要按次序选；选定了，就照次序去做。本书第二根梁在这里，落在自由上：自由不只是按次序站好，要把次序还给激发——选完以后，让人真的动起来、闯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

第三处：衣服照老样子做，没人敢改样子。

师父传下来的尺子，师父传下来的样子，裴守义照着做了二十年。做得好，做得稳，可样子是老的。一件衣服该是什么样，已经在师父那里定下了，徒弟只管照做，把老样子做精。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我只传述，不新作，我相信并且喜爱古人的东西。他说这话的时候是谦虚，也是认真的：好的样子，古人已经定下了，后人的本事是把它传下去。本书第三根梁在这里，落在创造上：样子也能接着作。把「述」换成「接着作」——不是扔掉老样子，是在老样子上，让后来的人也有资格改一针。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三处错，没有一处是裴守义不用心。他比谁都用心，量得比平常还细；他把放量收紧，是想让女儿穿得体面，不被人说衣服不合身。错不在心意，在那个「好衣服」的样子上。本书拆孔子，也是这个意思：拆的是他心里那件「好衣

服」的样子，不是他这个人的用心。一个一路受够了张力的人，想给学生一件不绷的衣服，这份心疼，本书第20章会认真写。

三处合起来，就是本书的三根梁：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第十编第48章会把它们写完整。

◆ 几个词，一件衣服

这本书会用到一套看事情的办法，叫SDE。你不用先学它。全书只用几个大白话词，这里用裴家这件衣服，把它们都过一遍。

第一个词，形状。穿在裴芷身上的那件外套，站着平平整整、一抬手就绷，这是它长出来、能被人看见的样子。本书叫它形状，SDE里叫显露。

第二个词，路。这件衣服不是一下子出来的：先量，再打纸样，再裁，再缝，再试；试的时候先站着，再抬手，再跑两步，绷了，脱下来。一步接一步，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一点不同。这一串有先后的不同，本书叫路，SDE里叫差异序列。

第三个词，土。这件衣服站在什么上面长出来的？墙上那把老竹尺，师父那句话，二十年的手艺，一个父亲的心疼，开学这件事，一个十二岁、正在长个子的身体，还有镇上的人怎样看一件衣服好不好。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是一片地。本书叫它土，SDE里叫特征纠缠。

这三样谁也不是老大。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走出来的，土也是形状和路一起养出来的。SDE把这句话写成三个式子：S＝F（D，E），D＝G（S，E），E＝H（S，D）。你记不住式子没有关系，记住三样互相长就够了。

第四个词，回写。衣服做完、试完，事情就完了吗？没有。如果裴守义看着那道绷住的后背，回头改了自己打纸样的习惯，甚至回头想一想师父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自己的土。本书叫它回写。一件事有没有回写，是它活不活的标志。

还有三个词，说的是一个形状从模糊到清楚的三段。

一锅粥：什么都在，还分不开。裴芷那句「凭什么我就得站着不动」，就是一锅粥——她说不清哪里不对，只知道不对，不服气、委屈、想动，全搅在一起。

正在成形：冒了头，还站不稳。十二岁的身体在长，十二岁的主意也在长，今天这样，明天又换一样。这一段最有创造，也最容易被大人判成「不懂事」。

定型：稳了，认得出，传得下去。那件外套就是定型的，做好了，尺寸定了。

定型不是坏事，一件衣服总要做完。可是一个定型的东西，套在一个正在成形的人身上，就需要放量。放量，就是定型给正在成形留的那一点地方。

再说三块地。一件事，可以落在三块地上：脑子里想的，叫理念界，比如纸样上的尺寸、师父的规矩、《论语》里的道理；手上碰的，叫现实界，比如布、剪子、一个会跑会跳的身体；心里的我、你、他，叫自我界，比如父女之间谁说了算、一个父亲的心疼、一个女儿的委屈。

这件外套在自我界里是成功的：父亲满意，母亲夸好，一家人和和气气。可在现实界里，它跟不上一个会跑的身体——谭慧那句护士服的话，说的就是现实界的道理：干活的身体要动，衣服得跟着；在理念界里，它照的是一个没人敢改的老样子。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

最后是三条律，说的是一个人活着图什么：创造，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自由，在限制里闯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三步是纠缠、选择、激发；幸福，一件事从卡住到通了的那股劲，三步是张力、转换、释放。

请你留意幸福律的第一步：张力。连幸福本身，也是从张力里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那份高兴，原本是卡住以后通了的那一下。一件衣服要是连一点绷的机会都不给，那份通了的高兴也就没有了。孔子这件合身的衣服，留住了释放，却把张力剪掉了。本书第八编会把这一点画成一张表：三块地乘三条律，九个格子，看孔子占住了哪一格，空着哪几格。

还有一件事要交代。SDE 有一个最基本的动作，本书叫它三拍：第一拍，张力积起来；第二拍，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第三拍，改变回头改土，新的张力又起来。这件外

套绷住的那一下，就是第一拍。第一拍起来了，接下来是改衣服，还是说「你又不是天天举着手」，就看做衣服的人了。

◆ 这本书要做的事

这本书对孔子，做的就是刚才对这件衣服做的事。

先认它对在哪里：他给了两千五百年的人一件合身的衣服，一份安，一份乐，一份在乱世里站得住的和气。这份好，本书每一章都先写足。

再看它错在哪里：没有放量，只合站姿，样子不许改。对应的，是幸福、自由、创造三条律，是本书的五条判决和三道缝。

然后问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这件衣服的裁缝，自己穿的是什么？

他穿的，是一件一直绷着的衣服。量体的时候，他也让学生动：不到学生憋着想说说不出，他不开口。他的学生顶过他的嘴，改过他的话。在他那间没有围墙的学校里，放量是留足了的。只是到了写进道理的那一刻，他裁的，是站着不动的样子。

这就是第16章要立的那个区分：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

裁缝铺这把钥匙，全书会用几次。第16章回到量体那天，看他量了什么、裁掉了什么；第20章看他为什么下剪子那么狠；第60章把它交给做家长的你。每一次，你都可以拿同一个问题去问：这一处，放量留了没有？

那天晚上铺子关门以后，裴守义把那件外套挂到了镜子旁边，就在那把老竹尺底下。他没有拆，也没有改。那件外套后来怎么样了，书里会讲到。

带 走 的 话

合身是好的，可人会长、会动、会改样子。给一个正在长的人做衣服，要留放量。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一件合身不紧的衣服，一份安和乐；关：放量，抬胳膊的地方，改样子的资格。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量体时放进来，裁衣时消掉了。这本书每一章末尾，都照这两行记一笔。

◆

第 一 编

一个人：从陬邑到洙泗

编　序

这一编只问一件事：这个教人「不忧」的人，自己是怎样长成的？

后面各编要拆他的话。拆话之前，先把他走过的路摆出来。路摆出来，你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他教学生在一个和谐的场里安下心来，可他自己这一辈子，几乎没有安过。生下来没有位子；学东西没有固定的老师；办学没有谁授权；做官做了没几年，被现实推出门；在外面走了十四年，被拒、被困、被人讥笑；晚年回到家乡，儿子死了，最心爱的学生死了，最莽撞也最忠心的学生也死了。

这一编给全书判词的后半句供证据：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第五、六、七编走「缝隙刀」时要用的「他的一生」，都从这里取。

有两条规矩先说在前面。第一，他的生平多数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等书，本书手里没有逐字核对过的电子本，凡转述的史实都标〔待核〕，拿不准的写「相传」「据《史记》记载」；《论语》《孟子》里有的，照原文核过再引。第二，这一编只写史实和他脚下那片土（特征纠缠），不抢后面的细读——路上那几位隐者，第 23 章再细看。

01

第 1 章

少孤、少贱：一个没有位子的孩子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生下来就没有位子的孩子，靠什么站住？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街角没有门面的修鞋摊**

设想你住的那条街，菜场门口有一个修鞋摊。

它没有门面。一只小马扎，一个木箱，箱盖一掀就是工作台。箱子里有锥子、麻线、鞋跟、胶水、拉链头，还有一台手摇的补鞋机。下雨天，修鞋的师傅把一块塑料布往头顶一撑，照样干活。

你拿去一双开了胶的皮鞋，他顺手问你：伞骨断没断？钥匙要不要配一把？书包拉链坏了也可以拿来。你这才发现，这个小摊什么都修一点：鞋、伞、拉链、钥匙、皮带眼、行李箱的轮子。

你随口问一句：师傅，你怎么什么都会？

设想他笑一笑，说：没有门面的人，只会一样，吃不上饭。

这句话值得多想一会儿。我们平常夸一个人「多才多艺」，心里想的是天分。可街角那个人的「多能」，不是天分给的，是没有位子逼出来的。开得起店的人可以只修鞋，把一样做到头；蹲在街角的人，来什么修什么，一样一样学，学会了才留得住客人。

两千五百多年前，有人也这样问过孔子的学生：你们老师怎么什么都会？孔子自己的回答，和街角那位师傅，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陬邑的孩子

先说他的出身。这一段几乎全靠《史记·孔子世家》等后来的记载，下面逐条标〔待核〕。

一般说他生在公元前551年，鲁国陬邑，今天山东曲阜东南一带。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武士，据说很有勇力，年纪已经很大；母亲姓颜，年纪很轻。《史记》用了「野合」两个字来说这门亲事，后人争论了两千年是什么意思，大体认为是说这门婚事不合当时的礼数〔待核〕。相传父母曾在尼丘山祈祷，所以孩子名丘，字仲尼〔待核〕。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一般说是三岁左右〔待核〕。母亲带着他离开父亲的家族，住到曲阜城里。据说母亲从来没有告诉他父亲葬在哪里；母亲死后，他把灵柩先停在一个叫「五父之衢」的路口，打听到父亲的墓地，才把父母合葬〔待核〕。

一个孩子，父亲早死，母亲的身份又不被那个家族完全承认，在一个人人「生下来就有位子」的社会里，他正好落在缝里：说是贵族的后代，可家族不认；说是平民，又带着一个武士父亲的名字。

有一件事常被人拿来说他那时的处境。据《史记》记载，他母亲死后不久，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氏宴请「士」这一层的人，他腰上还系着守丧的麻带，也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虎把他挡在门外，意思是：请的是士，没有请你〔待核〕。这件事的细节后人有争论，但它透出来的那层意思很清楚：他站在门口，门里是有位子的人。

后来他怎么过活？这一段有比《史记》更早、也更可靠的材料。《孟子·万章下》记了两件事：他做过「委吏」，管仓库的账；做过「乘田」，管放牧牛羊。孟子还记下了他对这两份差事的态度。管账，他说「会计当而已矣」——账目对得上，就行了。管牲口，他说「牛羊茁壮，长而已矣」——牛羊长得肥壮，就行了。

这两份都是小差事。放在那个时代，是给没有门第的人干的。

《论语》里有一段，把这一层说得最透。一位太宰（是哪一国的太宰，后人说法不一）问子贡：你们老师是圣人吧？怎么会那么多本事？子贡替老师说好话：这是老天要让他成圣，所以本事多。孔子听说了，说了这样一句：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9.6）

大意是：太宰哪里懂我？我小时候贫贱，所以学会了很多粗活。君子要会这么多吗？不需要。

紧挨着的下一章，他的学生子牢还补了一句老师的话：「吾不试，故艺。」（《子罕》9.7）——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了许多手艺。

两章连着读，你会看见一个人很清醒地说出自己本事的来历：不是天纵，是贫贱；不是被选中，是没被选中。

同一篇里还有一段，口气更轻松。达巷那个地方的人议论他：孔子真了不起，学得那么博，可没有哪一样叫得出名堂（「博学而无所成名」）。换了别人，听到这种半夸半损的话，大概要辩一辩。他却对学生开了个玩笑：那我专攻哪一样呢？赶车，还是射箭？我还是赶车吧（《子罕》9.2）。一般的解释是：赶车在当时的几样技艺里，最像给人当差的活〔据二手〕。一个被人说「样样通、样样不成名」的人，笑着挑了最低的那一样。这份自嘲里，没有一点怨气。

这一时期的家事，也只有后来的记载。据说他十九岁成婚，第二年得了一个儿子，正赶上鲁君送来一条鲤鱼道贺，就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待核〕。一个仓库小吏的儿子满月，国君送鱼来，这件事真假难定；可它若是真的，说明这个年轻人那时已经有了一点名声。这个儿子，第6章还要再提——他死在父亲前面。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把公道还给他。这两句话里，有三样东西非常了不起。

第一样，是老实。学生在外人面前替他往高处说，说他是天生的圣人。这是一个现成的台阶，他完全可以不吭声。可他偏要把台阶拆掉：不是老天给的，是穷日子逼的。一个人被捧的时候肯说出自己的来路，在哪个年代都不多见。后来他还说过「我非生而

知之者」（《述而》7.20），这一点第 2 章再说。你能从这里看出他一以贯之的态度：本事是学出来、磨出来的，不是投胎带来的。

第二样，是对小差事的敬。管仓库，账要对；放牛羊，要长得壮。他没有抱怨位子低，也没有把小差事当跳板随便糊弄。孟子引这两句，本意是讲「位卑」时该怎样做事，可你把它放在一个少年身上读，会读出一种很朴素的尊严：事情不分大小，做到位就是了。

第三样，是他没有被「没有位子」打垮。一个被门第挡在门外的年轻人，最容易长出两种心：一种是怨，一种是媚。他两样都没有长出来。他长出来的是本事，一样一样攒起来的本事。

如果你家里有个孩子，总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天生就会」，这一段就可以直接拿去用：本事有来路。那个来路常常不体面，常常是被逼的，可它是真的。

◆ SDE 看这一处 | 本事从缝里长出来，话却把缝合上了

这一章，我们换一副眼镜看。

先看他脚下那片土（特征纠缠）。那是一个「名位先定」的世界：你是谁家的孩子、站在哪一层，出生前就排好了。第三编会专门讲这片土怎样在松动。落到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这片土给他的是一个缝：上不去，也不甘心下来。

缝里面有一股劲。用大白话说，就是张力：一边是「我没有位子」，一边是「我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样」。两头拉着，人就被绷紧了。

再看他走出来的路（差异序列）。仓库的账、牧场的牛羊、各种「鄙事」，一件接一件。每一件都不是他选的，是日子推到他面前的。可每做一件，他就多长出一样本事。「多能」这个样子（显露），就是这条路在一个人身上长出来的形状。

这时候的他，还没有学说，没有学生，没有名号。放在显露光谱上看，是「一锅粥」那一段：什么都在锅里翻滚，什么都还没有成形。后来那个「孔子」的样子，要在很多年以后才慢慢定下来。读一个大师，最容易忘掉的就是这一段——我们总是从他定型以后的样子往回看，好像他生下来就是那副模样。

所以，到这里为止，他的一生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张力没有被消掉，张力被他接住了，接住以后长出了东西。这正是本书要一路收集的证据——他靠的是张力。

可是请注意那句话的后半截。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同一口气里，他把自己从贫贱里长出来的那些本事，放到了「君子」的外面。粗活是他的来路，却不是他要教给学生的那条路。君子不必多能。这句话里有一个很轻的接缝：「鄙事」两个字把现实界里的手艺，归进了一个低一些的位置。

我不想在这里多说。第七编第36章会细读樊迟学稼那一章，那时再回来看这半句话。这里只先记下一个小小的对照：让他长成的，是现实界里被逼出来的张力；他说出口的君子，却不需要那份张力。一个人的来路和他给学生指的路，在这里第一次分了岔。

还有一层，写得人性一点。一个从小就知道「没有位子」有多难受的人，长大以后，最想给别人的是什么？很可能是一个安稳的位子，一个人人都知道自己站在哪儿的场。这不是算计，更像心疼。第四编第20章讲他的病根时，会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来谈。

◆ 放回日子里 | 一双开了胶的球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裴芷抱着一双开了胶的球鞋，跟外公谭伯年去菜场。菜场门口正好有个修鞋摊。修鞋的师傅接过鞋，看了一眼，从木箱里摸出一管胶，又顺手把她书包上掉了的拉链头换了一个。

回家的路上，裴芷说：那个师傅什么都会。

外公说：你知道孔子也被人这么问过吗？

晚上，外公把那本翻烂的《论语》拿出来，翻到《子罕》篇，指给她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行。裴芷念了两遍，说：原来他也是被逼出来的。

外公点点头。她又往下念：「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她停住了，抬头问：那他是说，修鞋师傅那样的本事，君子不用会？

外公没有马上回答。他用指甲在「不多也」三个字下面，轻轻划了一道。

这个动作，是这本书想留给你的第一个动作：读到一个人讲自己来路的时候，也看一看他把这条来路放在哪里。他老实地承认了本事的来处；可他在同一句里，也给这份本事安排了一个位子。

你家里也许有一个孩子，正在被某种「没有位子」的处境逼着长本事：转学后没人一起玩，只好自己学会一个人做很多事；家里忙，只好自己学会做饭、看弟弟。先别急着心疼到把这份张力全部拿走。先看看，这份张力里长出了什么。

带 走 的 话

他的本事，是从没有位子的缝里长出来的；他说得很老实。可同一句话里，他又把这份本事放在了君子外面。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本事有来路、不是天纵」这扇门；关上了「粗活里长出的本事也是君子之学」这扇门（「不多也」）。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他的一生里被放进来，接住了，长出了多能；在他说出口的君子里，被消掉了一半。

◆

02

第 2 章

十五志于学：无常师，入太庙每事问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没有固定老师的人，是怎样被教出来的?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县城图书馆的一张借书证**

设想一个县城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没再上学，在镇上帮人干活。十六岁那年，他攒了几块钱押金，在县城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

那是一张硬纸片，贴着一寸照片，盖着红章，背面一格一格记着借了什么、哪天还。

他没有老师。借什么全凭自己：先借了一本讲电工的书，因为那时正跟人学接线；又借了一本唐诗，因为有一首背不全；再后来借了一本讲会计的，因为帮人记账老对不上。借多了，他发现图书馆里那位管理员懂得不少，就常常站在借书台前问她：这本书后面还有没有下册？讲这个的还有哪本？管理员有时候答得上，有时候答不上，答不上就说，你去问问中学的某位老师。

几年以后，这个年轻人会的东西不比读过高中的同学少，而且杂：电工、会计、诗词，还能写一手像样的信。有人问他：你跟谁学的？他答不出一个名字。他的老师是那张借书证背面的一长串书名，是借书台前那位管理员，是管理员让他去问的那些人。

你可能也有过这样一段日子：没有人系统地教你，你东问一句、西看一本，自己把一门本事拼起来。那样学出来的东西，常常很牢，因为每一块都是你自己卡住以后找来的。

两千五百年前，有人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孔子的学生：你们老师到底跟谁学的？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焉不学，何常师

先看他自己怎么说。他晚年回头看一生，第一句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2.4）。十五岁，心思定在了学上。第162号皮亚杰卷（第47、48章）已经说过，这是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望，不是给每个孩子排好的时间表。本书接着这个判断，不再重复论证。

十五岁以后跟谁学？《论语》里没有一个名字。倒是有一段对话，正面回答了这件事。卫国的大夫公孙朝问子贡：仲尼是跟谁学的？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还没有掉在地上，就在人身上；贤能的人记住大的，不贤的人记住小的，处处都有。然后是这两句：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19.22）

老师哪里不学？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

后来的记载给这句话补上了一些名字。相传他到周的都城向老聃问过礼〔待核〕，向鲁国的乐师师襄学过弹琴〔待核〕，向来访的郯国国君请教过古代的官制〔待核〕，还向周的大夫苌弘请教过音乐〔待核〕。这些故事有的出自《史记》，有的出自《左传》《孔子家语》等书，可靠程度不一，问礼老聃一事后人争议尤多〔据二手〕。可是它们共同说的是一件事：他的老师很多，而且没有一个是「他的」老师。

《论语》里还有一段，是他学的现场。

「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3.15）太庙是鲁国祭祀周公的地方，是那个时代最讲礼的场所。他进去了，每一样东西、每一道程序都要问一问。旁边有人说风凉话：谁说那个陬邑人的儿子懂礼？进了太庙，什么都要问。原文是「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鄹人之子」这四个字，你读过第1章就能听出分量。它不是说他不懂礼，是说他的出身：一个小地方来的、父亲是个武士的年轻人。讥笑里带着门第。

他听到了，只回了三个字：「是礼也。」——这就是礼。

他还说过两句话，把「学」放在自己身上最显眼的位置。一句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7.22）后面接着说，挑好的跟着学，不好的拿来改自己。另一句更有意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5.28）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一定有像我一样忠厚守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罢了。一个后来被尊为圣人的人，拿来夸自己的，不是德行，只是「好学」。

再加一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我不是生下来就懂的，是爱好古代的东西，勤快地去求来的。

他学起来是什么样子？《论语》留下了一个画面。他三十多岁在齐国的时候〔待核〕，听到了一种叫《韶》的古乐，「三月不知肉味」（《述而》7.14），好几个月吃肉都尝不出味道，还感叹：没想到音乐能美到这个地步。一个人被一样东西击中，击中到连饭都吃不出滋味。这不是在学一门功课，是整个人被那样东西拽过去了。好学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勤快，是着迷。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的材料，几乎每一句都值得今天的人抄下来。

先说「无常师」。一个人不跟定一个老师，就不会被一个老师的眼界框住。他问礼、问乐、问官制，问的人各有各的长处，他从每个人身上取一块。这不是散漫，是一个没有被安排好的人，给自己安排了一条最宽的路。

再说「每事问」。太庙是最讲规矩的地方，也是最怕露怯的地方。在那种场合，大多数人的本能是装懂：跟着做，不出声，别让人看出来。他偏偏一样一样地问。被人讥笑出身，他也不改。你想想，一个年轻人肯在最体面的场合把「我不知道」说出口，心里要有多稳。

再说「好学」。他不说自己德行高，只说自己好学。这是一种很聪明的谦虚：德行是别人评的，好学是自己可以做的。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明白「我可以不比别人聪明，但可以比别人好学」，他手里就有了一样谁也拿不走的东西。

最后说「非生而知之」。第1章他说本事来自贫贱，这里他说知识来自求。两处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人是学出来的，不是生出来的。在一个讲出身、讲门第的时代，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等于说：位子是生出来的，学问不是。

这四样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怎样在没有人教他的情况下，把自己教出来。今天那个拿着借书证的县城年轻人，和他是同一类人。

◆ SDE 看这一处 | 问出来的张力，被命名为礼

换一副眼镜看这一段。

他走出来的路（差异序列），是一条弯弯曲曲、到处拐弯的路。没有一个老师替他画好线，他每到一个地方，碰上一个懂行的人，就拐进去学一段。这条路本身，就是一连串的张力：不懂和想懂之间的张力，出身和场合之间的张力，被讥笑和不肯停下之间的张力。

「每事问」三个字，最能看出张力在哪里。问，就是把「我不知道」亮出来。在太庙那样一个和谐、有序、人人各守其位的场里，一个人一样一样地问，等于往一池静水里扔石子。旁人的讥笑，正说明这些石子打出了波纹。

放在显露光谱上，第1章那锅粥，到这里开始「正在成形」了。他还没有定型：他学礼，也学琴；问古代的官制，也被一段音乐击中。他身上那个后来被叫做「孔子」的样子，这时候还是软的，每遇到一个人、一样东西，都还能被改一改。人一生最能长东西的，往往就是这一段：已经有了方向（志于学），可还没有被方向捆住。

所以，就他自己是怎样被教出来的而言，证据很清楚：他是在张力里学出来的。没有固定老师，没有现成的位子，每一步都要自己去撞、去问、去碰钉子。

可是请再看一眼他那三个字的回答：「是礼也。」

这三个字很妙，也很值得停一下。他没有说「不懂就该问」，没有说「问是求知的本分」，他说：问，就是礼。把一个露怯的动作、一个让场面起了波纹的动作，重新放回了礼的里面。本来是张力，一句话，变成了次序的一部分。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他很早就有一种本事，能把自己身上的张力，用礼的名字收回到一个和谐的场里。他不跟讥笑的人争，他把自己的「问」说成本来就合乎规矩的事。这样，场没有破，他也没有退。

这个本事是好本事，在太庙那一天，它让他体面地站住了。可它也有另一面：张力一旦被叫做「礼」，下一个人再问，就不是因为不懂而问，而是因为礼要求问而问。问的动作留下了，问里面那股冲劲，可能就淡了。

还有「好古」两个字。他求得很勤，求的方向却是往回的：古人的礼、古人的乐、古人的官制。一个人的学，可以既在张力里，又朝着一个已经排好的场走去。这一点第七编第33章还要细看，这里先记一笔。

最后说一句公道话。「无常师」是他长成的方式；后来他自己成了几十上百个学生的「常师」。一个没有固定老师的人，办了一所人人都有固定老师的学校。这不是矛盾，是历史的常态。可是它提醒我们：他学的方式，和他教的方式，未必是同一种方式。第二编会去看他的学校。

◆ 放回日子里 | 课本空白处的一个箭头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初一的语文课上，左文澜老师讲到课外拓展，把「子入太庙，每事问」那一章抄在黑板上，让大家说说读后的感想。

有同学说：这说明要不懂就问。左老师点点头，写下「不懂就问」。

裴芷一直盯着最后三个字。她想了一会儿，问：他被人笑了，就说「这就是礼」，是不是在给自己找台阶？

教室里有人笑了一声。左老师没有笑。她说，这个问题很好，你们谁能替孔子回答一下？

没有人说话。

左老师在黑板上「不懂就问」旁边，又写了一行：「问，本来就是规矩的一部分」。然后说：你们看，这两句话，哪一句让你更敢问？

有人说第一句，有人说第二句。裴芷没有举手，她低头在课本那一章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一个「问」字，又在旁边写了一个「礼」字，中间画了一个箭头，箭头上打了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就是这一章想交给你的东西。

你家的孩子在学校里问一个「傻问题」，被同学笑了，回家跟你说。你怎么安慰他？一种说法是：别理他们，不懂就要问。另一种说法是：问问题本来就是好学生该做的事。第二种说法更体面，也更安全，它把孩子重新放回「好学生」的位子里。可你也可以试试第三种：先问问他，那个问题后来弄明白了没有？是谁帮你弄明白的？

前两种说法，都在处理那份被笑的难受。第三种说法，是回到那个问题本身。张力在那个问题里，不在「问得对不对」里。

> 带 走 的 话
>
> 他是在没有固定老师、被人讥笑出身的张力里学出来的；「是礼也」三个字，让他站住了，也把那份张力收进了礼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人是学出来的，处处可以学，不懂就问」这扇门；把「问」这个起波纹的动作，轻轻关进了「礼」的名字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他学的时候放进来了（无常师、每事问）；他回答讥笑的时候，用礼把它收回了场里。

◆

03

第 3 章

三十而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开张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没有官位的人，凭什么开门收学生？他站住的那块地，是什么做的？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下了班以后的夜校**

设想一个县城里的夜校。

白天，那几间教室是小学的；晚上七点以后，灯重新亮起来。来上课的人什么样的都有：纺织厂的女工，还系着围裙；开拖拉机的小伙子，手上一层机油；四十多岁的会计，想考个证；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说退休了，想把年轻时没念完的书念完。

学费很低，低到几乎人人付得起。讲课的老师不是什么名校的教授，是本地一个读书多、肯讲的人。他不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家里做什么，只问一句：你想学什么？

这样的夜校，很多城镇都有过。它不是正规学校，没有围墙，发不了多么体面的文凭。可是在一个上学要看出身、看户口、看单位的年代，它开了一道口子：你只要愿意来，交一点点钱，就有人教你。

你可能在夜校里上过课，或者你的父母、你家的老人上过。他们说起那几年，口气常常不一样：不是说学到了多少，是说「那时候有地方可去」。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开的，就是这样一所学校。说它是中国第一所夜校当然不准确，可它开口子的方式，和夜校很像。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束脩以上，有教无类

他晚年回望，说自己「三十而立」（《为政》2.4）。三十岁前后，他开始收学生〔待核〕。具体哪一年、第一批是谁，古书说法不一。相传颜回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都是他早年的学生〔待核〕；子路比他小九岁，也来得很早〔待核〕。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要看那时候的「学」在哪里。一般认为，在他之前，学问和典籍掌握在官府手里，受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子弟；读书、习礼，是有位子的人才有的事。后来的学者把这叫做「学在官府」〔据二手〕。第三编第14章会专门讲这片土。这里只说一点：一个没有官位、出身又被人讥笑的人，自己开门收学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道破口。

门槛有多高？他自己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一般解释为：只要自己拿来一束干肉作见面礼，我没有不教的〔据二手〕。一束干肉，是当时拜师最薄的礼。也有学者把「束脩」读成十五岁以上、能自己束带修饰的年纪，意思略有不同〔据二手〕。两种读法都指向同一件事：门开得很低。

他还说过四个字：「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教，不分类别。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出身。这句话，是他自己的话。第二编第7章会去看他的学生到底杂到什么程度；这里只看这扇门是怎么开的。

这扇门低到什么程度，《论语》里有一个现场。有个叫互乡的地方，当地人出了名地难打交道。那里的一个少年来求见，孔子见了他，学生们都想不通。孔子说：我赞许的是他往前走，不是赞许他往后退，何必做得那么过分？一个人把自己收拾干净了来求进，就赞许他这份干净，不去追究他的过去（《述而》7.29，大意）。学生们觉得门该有一道坎，老师把坎拿掉了。

教什么？《论语》说他用四样东西教人：「文，行，忠，信。」（《述而》7.25）典籍、做事、尽心、守信。书本只占一样，其余三样都在人的日子里。

这所学校有没有校舍？今天流传的「杏坛」，是后世的说法〔待核〕，第7章会讲。《论语》里能看到的，倒是另一种样子。他对学生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瞒着你们吗？

我没有。我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做的，这就是我（《述而》7.24，大意）。学校没有围墙，是因为学校就是他这个人和他过的日子：他走到哪里，学生跟到哪里；他怎样做事，就是最直接的课。后来他在外面走了十四年，学生一路跟着，这所学校就跟着上了路。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那时的名声是靠什么来的。据《左传》记载，鲁国的大夫孟僖子临死前交代，要他的两个儿子去跟孔子学礼，因为孔子懂礼〔待核〕。一个贵族家长，把儿子送到一个没有官位的人门下。凭的不是这个人的位子，是这个人对「礼」的熟悉。

他怎样看待教书这件事？「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7.2）默默记住，学不厌倦，教人不厌倦，这些我做到了哪样？另一处，他推开「圣」与「仁」的称号，只认两样：「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7.34）。学生公西华接了一句：这正是我们学不来的。

「三十而立」的「立」，是立在什么上？他后来对儿子伯鱼说过：「不学《礼》，无以立。」（《季氏》16.13）不学礼，就站不住。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先要把一份很大的公道还给他。

他做了一件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做过的事：把「学」从位子上拿下来，交给愿意学的人。门槛是一束干肉。这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个动作。几十年间，他真的这样教了一群出身杂乱的人：有穷得只有一箪饭一瓢水的，有做买卖发了财的，有当过野人一样粗莽的。

这是创造，而且是现实界里实打实的创造。没有谁授权他办学，没有官府给他编制，他自己把一个新东西做出来了。本书判决三说他「重新作出了仁，办了私学」，后半句的根就在这里。后面几编要说他「述而不作」，说他把创造交给先王；那时候请你记得这一章：他这一辈子做得最大的一件「作」，恰恰是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再说「诲人不倦」。一个人肯把一生最大的力气花在教别人上，而且把这件事看得比「圣」「仁」这些名号还实在，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少见的清醒。名号是别人给的，教是自己天天做的。夜校里那位肯讲的老师，就是这一类人。

互乡少年那一章，还有一层：一个地方的名声差不多已经替这个少年判好了，孔子却只看他此刻「洁己以进」这一步——早已下好的判断能不能被眼前这一步推翻，第七编第37章正面来谈。

再说「有教无类」。这四个字今天被说得太多，反而说淡了。把它放回一个生下来就排好位子的世界里，你才听得出它有多硬：它等于说，在学这件事上，出身不算数。

◆ SDE 看这一处 | 破口开在现实界，脚跟站在礼上

换一副眼镜看。

先看土（特征纠缠）。他站在一片「学在官府」的土上，自己却是一个没有官位的人。按那片土的规矩，他没有资格教。这是一个很大的张力：有本事、有学生、有人上门，却没有名分。

再看他做了什么（差异序列）。他没有等名分，直接开门。束脩为礼，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一步一步，一所学校被他走出来了。

再看长出来的东西（显露）。一所私学，一群弟子，一种新的「老师」的样子：不靠官位，靠学问和人格。这是他在现实界里的一次创造，而且这次创造回过头改动了那片土——从他以后，「学」不再只在官府里。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次回写：事情做成以后，回头改了自己脚下的土。一个人一生能做成一次这样的事，已经很了不起。

到这里为止，证据又一次指向同一个方向：他靠的是张力。没有位子而要教，就是张力；他接住了，作出了一所学校。

可是再看那个「立」字。

他三十岁站住了。站在哪里？站在礼上。孟僖子送儿子来，是因为他懂礼。他后来教儿子，说不学礼就站不住。一个没有官位的人开门授课，要让人信服，总得有一个比官位更硬的东西撑着。他找到的，是先王的礼，是周公（「吾从周」，《八佾》3.14）。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他的破口开在现实界，他的脚跟却站在一个早已和谐好的场上。学校是新的，学校里教的东西，要借先王的名义才站得住。第四编第 20 章讲病根时，会把这一条写成「无位的人讲学需要授权，只能借先王」。这里只点出来，不展开。

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一个在门第社会里赤手空拳开学校的人，要是再说「我教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门可能根本开不起来。他借了先王这块地，才把私学这棵树种下去。只是借来的那块地，后来成了树的全部——学生们只记得树长在礼上，忘了种树这件事本身是一次「作」。

◆ 放回日子里 | 一条干肉和一张收据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晚饭后，裴芷在做语文拓展作业，题目是解释「有教无类」。她翻到外公那本旧《论语》，看到旁边一章「自行束脩以上」，就问外公：束脩是学费吗？

外公说：一般说是一束干肉，拜师的见面礼，薄得很。

裴芷说：那不就是学费嘛。那连干肉都拿不出来的人呢？

外公想了一下，说：书上没写。

谭慧那天正好休班，在旁边叠衣服。她插了一句：我们卫生站每个月有一次免费讲座，教老人量血压。不收钱，可你得先去社区登记。有的老人不识字，不会登记，就一直没来。

裴芷问：那怎么办？

谭慧说：上个月开始，我们在门口放了一张桌子，谁来了都可以直接坐下，名字我们替他写。

她说完，接着叠手里那件衣服。裴芷在作业本上「有教无类」四个字后面，又加了一行小字：门槛不光是钱。

这一行小字，比任何标准答案都更接近孔子做的那件事。他把门槛降到一束干肉，已经降到了那个时代能降到的最低。今天的门槛，可能不在钱上，在一张登记表上，在一个「你得先会点什么才能来」的默认里。你家孩子的学校、你单位的培训、你常去的那个社区活动，门槛在哪一格？

还有一件事可以想一想：夜校里那位老师，是凭什么站在讲台上的？他没有编制，没有职称，大家信他，是因为他读得多、讲得明白。可要是有人问他：你凭什么教？他多半会说，我讲的都是书上的。借书上的名义，是一个没有位子的老师最自然的回答。孔子也是这样回答的。

带 走 的 话

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件「作」，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可为了站得住，他把脚跟放在了先王的礼上。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学不看出身」的门（束脩、有教无类）；「立」却立在先王之礼上，没有为「自己作的东西也能立」留一扇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无位而教的张力被放进来，接住了，作出了私学；立足的那块地，是一个早已和谐好的场，张力在那里被安放下来。

◆

04

第 4 章

出仕与去鲁：一个被现实推出门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

他真的做过官，也真的想做事；后来是他自己走的，还是被推出去的？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集市上那个「管秤的人」

设想一个镇上的集市，逢五逢十开集。

集市上有个卖菜的中年人，人很正，秤从来不短。时间长了，大家有了纠纷都找他评理。后来镇上管市场的人干脆请他出来帮忙：划摊位、查公平秤、定收摊的时间。

他干得很认真。头一年，集市清爽了不少：摊位不再抢，短斤少两的少了，过道也能走人了。赶集的人都说好。

第二年，事情开始不顺。几个占了好位置多年的大摊主，不愿意按新划的线往后挪；其中一家跟镇上管事的人沾亲。管事的人先是说「再缓缓」，后来开会不叫他了，再后来，连他查出来的缺斤短两也没人处理。

他没有吵。有一天集市散了，他把公平秤擦干净，放回管理处的柜子里，第二天就没再去。有人问他，他只说，家里忙，顾不过来。

你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人：本事有，心也正，被请去做一件事，做出了样子，然后在某个说不清的时刻，被现实推出了门。他们离开时往往很安静，安静到旁人以为是自己不想干了。

孔子在鲁国做官的那几年，走的是差不多的一条路。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从齐国到鲁国，又离开鲁国

先往前退一步。

他三十五岁前后，鲁国内乱，国君鲁昭公出奔齐国，他也去了齐国〔待核〕。他在那里听到了《韶》乐，第 2 章说过。齐景公向他问怎样治国，他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12.11）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听了很高兴。这八个字，第六编第 29 章要细读。

可景公终究没有用他。据说齐国的名相晏婴劝阻过〔待核〕。《论语》记下了结局：景公先说，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待他，我做不到，就用介于季氏、孟氏之间的规格吧；后来又说，「吾老矣，不能用也。」于是「孔子行」（《微子》18.3）。孟子说他离开齐国时，「接淅而行」（《孟子·万章下》）——淘好的米来不及煮，捞起来就走。走得很急。

回到鲁国，他又教了十几年书〔待核〕。这些年里，想用他的人不少，可来路都不太对。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阳货，那时实际上把持着鲁国的政事〔待核〕，想让他出来做官。他躲着不见。阳货送来一只蒸熟的小猪，按礼他得回拜；他特意挑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偏偏在路上撞见了。阳货拦住他，一连问了几句：身怀本事却看着国家迷乱，算得上仁吗？喜欢做事却一再错过时机，算得上聪明吗？「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他答了一句：「诺，吾将仕矣。」（《阳货》17.1）好吧，我会出来做官的。

还有一次，季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派人来请他，他竟然想去。子路很不高兴。他说：请我的人难道是白请吗？「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17.5）如果有人用我，我要在东方再造一个周朝。

这里要交代一句：这两章的时间先后，甚至真伪，后人争议不小。本书按《史记》的次序把它们排在出仕之前；也有学者据《左传》指出，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正当孔子做司寇、主张堕三都的时候，因此怀疑这一章的记载有误〔据二手〕。本书不拿这两章定年，只取它们共同透出来的那份心情。

这两段放在一起，能看出他那几年心里有多急。他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13.10）要是有人用我，一年就能见些样子，三年就有成效。子贡有一回拿美玉打比方，问他：是收在柜子里藏着，还是找个识货的卖掉？他连说两遍：「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9.13）卖了吧，卖了吧！我是在等识货的人。

机会终于来了。据《史记》记载，他五十岁出头出任中都宰，治理一个城邑，一年就有了样子；后来升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管刑狱〔待核〕。这期间有两件大事常被提起。一是鲁、齐两国国君在夹谷相会，他以相礼的身份随行，据说当场以礼折服了齐国，齐国还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待核〕。二是他主张拆毁鲁国三家大夫私邑的城墙，削弱卿大夫的私家武力，史称「堕三都」，拆了两处，第三处没拆成〔待核〕。

第二件事，碰到的正是鲁国最硬的那块东西：三家大夫的实力。

然后是《论语》里很短的一句：「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18.4）齐国送来一队歌舞女乐，执政的季桓子收下了，三天不上朝。孔子走了。

孟子把他走的方式记得更细。他做鲁国司寇，不被信用；跟着国君去祭祀，祭后按礼应当分送给大夫的祭肉，没有送到他那里；他连祭祀戴的礼帽都没摘，就走了。不了解的人以为他是为了一块肉；了解的人以为他是因为对方失礼。孟子说，其实孔子是想借一个小小的过失离开，不愿意无缘无故地走（「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孟子·告子下》）。

孟子还记了一句他离开鲁国时说的话：「迟迟吾行也。」（《孟子·万章下》《孟子·尽心下》）我走得慢一点吧。孟子说，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走法。离开齐国是捞起湿米就走，离开鲁国是一步一回头。

那一年，一般说他五十五岁上下〔待核〕。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段，最容易被读成「圣人仕途不顺」的感叹。先把几样实在的东西放在桌上。

第一，他真想做事。「沽之哉」连说两遍，「吾其为东周乎」，一年见样子、三年有成——这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谈道德的人。他相信学问要落到一个国家的日子里去，落到仓库的账、城墙的高低、祭祀的次序里去。今天我们常说「知行合一」，他是真正去「行」过、而且是冒着风险去行的人。

第二，他有底线。齐景公给的规格不对，他走；季桓子三天不上朝，他走。他想做事，但不肯为了做事什么都做。

第三，他走得体面。孟子那段话最值得回味：祭肉没送到，他借这个小过失离开，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也没有把真实的原因——执政者的荒怠——当众说破。一个人被现实推出门的时候，还替推他的人留了面子。这在任何年代，都是一种很难得的修养。

第四，他对家乡有感情。「迟迟吾行也」五个字，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站在城门口回头看的样子。

◆ SDE 看这一处 | 被推出门，也按礼出门

换一副眼镜看。

这一章的土（特征纠缠）是很清楚的：鲁国的实权在三家大夫手里，国君是虚的，而三家大夫自己的实权，又常常落在家臣手里。一层压一层，名位和实权对不上。他站在这片土上想做事，本身就是在张力里做事。

他走出来的路（差异序列）很曲折：去齐，被婉拒；回鲁，拒阳货，又想应公山弗扰；终于出仕，一路升迁；动了三家的城墙，事情停在半路；女乐一来，被冷落；祭肉不至，离开。每一步都不是他能单独决定的。他不是按一张图纸走完这段路的，是被现实一次一次推着拐弯。

所以这一章给全书的证据，还是那一句：他是在现实界的张力里长出来的。想做官的急切，做官时的硬碰硬，被冷落的难堪，离开时的不舍，这些都是张力。没有这一段，就没有后来那个在路上走了十四年的人。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从中都宰到大司寇，前后不过几年〔待核〕，却是他一生里唯一一次，把自己的学问放进一个国家的现实里真跑了一轮。在杏坛上，一个道理讲得通不通，看学生懂不懂；在鲁国的朝堂上，一个道理行得通不行得通，看城墙拆不拆得下来。前者是理念界里的张力，后者是现实界里的张力。他两样都尝过。这一轮真跑没有跑完，停在第三座城墙前面。一个人亲手试过、又亲眼看着它停住，这份经验会沉在他心里很多年。他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那份自信里，就压着这一轮没有跑完的事。

可是请看他出门的方式。

他没有在朝堂上争，没有写一篇文章指斥季桓子，也没有拂袖而去、弄得满城皆知。他等了一个合乎礼的理由——祭肉。他借着「礼」的一个小缺口，完成了一次离开。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连被推出门这件事，他都放进了礼的次序里去完成。现实界把他推出来，这是张力；他出门的那一步，却是一个按次序执行的选择。张力在他身上是真的，可是在他留给别人看的那个动作里，被收拾得很平。

这件事里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它甚至是这一章里最动人的地方。可是它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以后会反复出现的样子：他一生最大的几次转折，都是在张力里发生的；而他处理张力的办法，几乎总是把它放回礼里，不让它在场面上撕开。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一笔。那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他在齐国给别人开的方子：人人站在自己的位子上。可他自己在鲁国的这几年，恰恰是一个被位子排斥、又试图去动别人位子（堕三都）的人。开给别人的方子和他自己走的路，在这里又分了一次岔。第5章会用一句话接上第166号对这一点的判断。

◆ 放回日子里 | 一本记录本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开学第二个月，左文澜老师让裴芷当了一个月的纪律委员。裴芷干得很起劲：她在一个小本子上画了表格，谁讲话、谁迟到，都记，班干部也记，连语文课代表都被她记过两次。

一个月下来，班里安静了不少。可也有人不高兴。几个班干部去找左老师，说裴芷太较真。第二个月，纪律委员换了人。左老师没有说为什么，只说大家轮流当。

那天晚上，裴芷回家一句话也不说。外公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轮流当，挺好的。

外公看了她一会儿，把《论语》翻到《微子》篇，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孟子》，给她念了祭肉那一段。

裴芷听完，说：他为什么不吵一架再走？

外公说：他觉得，找个小理由走，给人留面子，是礼。

裴芷说：那别人不就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走了吗？

外公没有接话。

裴芷回到自己房间，把那个记录本放进抽屉最底下。过了一会儿，她又拿出来，翻到第一页，在表格上面写了一行字：下次先跟左老师说清楚我为什么这样记。

这一行字，就是她对「被推出门」这件事，自己做的一次处理。它和孔子的处理不一样：孔子把原因收进了礼里，她想把原因说出来。两种都不是错的。可是作为家长，

你也许可以想一想：你的孩子在被现实推出门的那一刻，你教给他的，是体面地走，还是把原因说清楚？还是两样都教，让他自己挑？

> 带 走 的 话
>
> 他真的想做事，也真的被现实推出了门；连出门这一步，他都按着礼来走，走得体面，也走得安静。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 开了「学问要落到一国的日子里、做事要有底线」这扇门；关上了「把被推出门的真实原因当众说破」这扇门。
>
>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 现实界的张力是真的，把他推上了路；离开的那一步，他用礼把张力收平了。

◆

05

第 5 章

十四年在路上：被拒、被困、被讥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在外面走了十四年，处处碰壁，他是怎样没有停下来的？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一个跑乡下的小戏班**

设想你小时候在乡下见过一个小戏班。

七八个人，一辆旧卡车，车厢里塞着戏箱、锣鼓、几根竹竿和一块褪了色的幕布。哪个村做寿、办庙会，请他们，他们就去；没人请的日子，就自己找一块晒谷坪，把幕布一拉，敲一通锣，等人来。

每到一个村，都要从头来一遍：先找村里管事的人说好话，再借电、借板凳，再搭台。有的村嫌他们是外地来的，不让搭；有的村台搭起来了，底下只坐着几个老人和一群孩子，孩子们学着台上的腔调起哄；有一回连下三天雨，戏唱不成，一班人窝在一座废弃的粮站里，带的米见了底。

班主五十多岁，嗓子是一班人里最好的。有人劝他：你这嗓子，去县里剧团找个位子，安安稳稳的，何必这么跑？

他说：剧团也得有人肯要我。

跟着他的人，走了几个，又来了几个。卡车还是那辆卡车，锣还是那面锣。

你可能也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日子：一处一处地去试，一处一处地被拒；每换一个地方，都要从头证明自己一遍。那段日子里的人，外面看着狼狈，心里却常常比安稳的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孔子五十多岁离开鲁国以后，这样走了十四年〔待核〕。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卫、匡、宋、郑、陈、蔡

这十四年的路线，古书的记载不完全一致，大体是在卫、曹、宋、郑、陈、蔡、楚之间往返，其中在卫国和陈国待得最久〔待核〕。下面只挑有原文可核、或流传最广的几件。

卫国。卫灵公对他客气，给了很高的俸禄，却不用他〔待核〕。有一次灵公问他怎样排兵布阵。他说：祭祀礼器的事，我听说过；打仗的事，我没学过。第二天就走了（《卫灵公》15.1）。

匡。路过匡地时，匡人误把他当成曾经祸害过当地的阳虎，把他围了起来〔待核〕。《论语》记下了他在包围里说的话：文王已经死了，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老天若不想让这文化断掉，「匡人其如予何？」（《子罕》9.5）匡人又能把我怎样？被围的时候，颜回落在后面，好不容易赶上来。他说：我还以为你死了。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先进》11.23）您还在，我怎么敢死。

宋。宋国的司马桓魋想加害于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7.23）孟子记下了当时的狼狈：他换了便服，悄悄离开宋国（「微服而过宋」，《孟子·万章上》）。

郑。这一件出自《史记》，《论语》里没有〔待核〕。他和学生走散了，一个人站在郑国都城的东门外。有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一个人，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照实转告了老师。据《史记》记载，他笑着说：形貌嘛，未必像；说我像丧家之狗，是啊，是啊！〔待核〕

陈、蔡之间。这是十四年里最难的一段。《论语》只有几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断了粮，跟着的人饿得站不起来。子路一肚子火，来见他：「君子亦有穷

乎？」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他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15.2）君子走投无路时仍守得住，小人走投无路就什么都干得出来。孟子给了一个冷静的解释：君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因为跟两国的君臣上下都没有交情（「无上下之交也」，《孟子·尽心下》）。据《史记》，被困多日，他照样讲学、弹琴、唱歌〔待核〕。后来他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先进》11.2）当年跟我在陈、蔡受苦的人，如今都不在我门下了（另一说是「都没有得到做官的门路」〔据二手〕）。

一路上的讥笑。这十四年，他遇到了好几位不以为然的人。在卫国，他敲磬，一个挑草筐的人从门口经过，说：有心思啊，这磬敲的！过了一会儿又说：浅陋啊，硁硁的，没人了解自己，那就算了吧（《宪问》14.39，大意）。在楚国，一个被人叫做「楚狂」的接舆唱着歌从他车前走过：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怎么这样衰败？过去的已经挽回不了，将来的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的人危险得很（《微子》18.5，大意）。他下车想跟人家说话，人家快步躲开了。

子路有一次夜宿石门，早上守城门的人问：从哪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14.38）就是那个明知做不成还要去做的人吧？

还有长沮、桀溺两位耕田的隐者，那位扛着锄草工具的老人，以及他一度想去投奔反叛者、说出「吾岂匏瓜也哉」的那一段——这几件本书第五编第 23 章要细读，这里只点到：路上讥笑他的人，不只一两个。

在楚国北境的叶地，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他知道后对子路说：你怎么不说，这个人啊，发愤起来连饭都忘了吃，快乐起来连忧愁都忘了，不知道衰老就要来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7.19）。这是他在路上给自己画的一幅像。那时他已经六十出头〔待核〕，走了好些年，没有一处给他位子。

也有看懂他的人。在卫国的仪地，一个守边界的小官见过他之后，出来对学生们说：你们何必为失去官位发愁？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要让你们的老师做一只木铎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3.24）。木铎，是古代摇着它召集众人、宣布政令的铃。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他不肯停。十四年，年纪从五十多到将近七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试。被拒，换下一个；被围，突围了再走；被人讥笑，下车想跟人家谈。这份韧性，今天任何一个在一件事上屡屡碰壁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借一点力气。

再说「君子固穷」。饿得人都站不起来的时候，最容易「滥」：乱发脾气、乱找出路、乱怪别人。他给学生的，是一条底线：穷可以，乱不行。这句话在困境里真能救人。一个家境突然败落的家庭，一个失业半年的中年人，一个考砸了的孩子，最先要守住的，往往就是这一条。

再说他的笑。被人说成丧家之狗，他笑着认了〔待核〕。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处境的清醒：我确实是没有家可归、到处奔走的样子。能笑着认下别人的刻薄话，说明这话已经伤不了他。

最后，他不回避讥笑他的人。荷蒉、接舆都在嘲他，他没有反唇相讥，反而想跟人家说话。他知道这些人说的不全是错的。

◆ SDE 看这一处 | 路上全是张力，嘴上是「固」

换一副眼镜看。

这十四年，是他一生张力最密的一段。

现实界的张力：被拒，被围，被追杀，绝粮。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没有一处给他位子。理念界的张力：路上一个又一个隐者，用另一套道理当面挑战他——天下已经这样了，何必？你看不出你在白费力气吗？这不是现实的阻挡，是道理和道理的碰撞。他在这两块地上同时被拉扯了十四年。

他走出来的路，一路都在变。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孔子章判过：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这十四年正是那个「一路」。本书第六编第29、30章接着这个判断往下走，这里只带一句。

而这一路长出了什么？一个更清楚的「孔子」。他在匡说「文不在兹乎」，在宋说「天生德于予」：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他反而把自己和一个更大的东西——文、天——钉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在张力里长出来的确信。没有这些墙角，未必有这份确信。

所以这一章的证据最直接：他靠的是张力。晨门那句「知其不可而为之」，本书放进了判语的后半句。请注意，这是守城门的人对他的评语，不是他教给学生的话。

现在把他在最难的那一刻说出口的话，并排放在旁边。

子路问：君子也会穷吗？他答：君子固穷。

「固」字，一般解释为「固守」，也有人解释为「本来就会」〔据二手〕。两种读法都指向同一种姿态：穷来了，要稳住。不要乱，不要滥。他给学生的，不是「这份张力能让我们长出什么」，而是「在这份张力里怎样不走样」。

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在他张力最大的地方，他教给学生的，恰恰是怎样把张力挡在心外。路上全是张力，嘴上是「固」。他自己靠着这份张力长成，却没有把「张力能长东西」这件事，说成一条教给学生的道理。他说出口的，是稳，是守，是不乱。

这不是他的错。一群饿得站不起来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句让人稳住的话。在那个时刻，「君子固穷」是对的。问题在于，这句话后来被记下来、被传下去，成了一条通用的教导；而那十四年里真正让他长成的东西——被拒以后换一处再试、被讥以后还想跟人谈、被围的时候反而把自己和文钉在一起——没有被写成教导，只被写成了他的经历。

叶公那一段也可以这样读。他给自己画像，画的是「乐以忘忧」。人还在路上，还没有着落，他已经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忘了忧的人。第五编第21章会把这句话当成他的「秘籍」来读。这里只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它是在十四年张力最密的那几年里说出来

的。无张力的幸福，不是在安稳的日子里想出来的，是在最不安稳的路上，被他当成一种活法守住的。

还有他那个笑。被说成丧家之狗，他笑了〔待核〕。笑，是把一句刻薄话的刺拔掉。这是很高的修养，也是一种很熟练的消张力的办法：别人的讥笑到了他这里，化成了一句自嘲。他不跟人争，他让场面重新和了。

◆ 放回日子里 | 周记上被圈起来的一个字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裴芷的周记写的是「丧家之狗」。她在外公那里听了郑国东门的故事，觉得很好玩，写了一页半：孔子被人骂成丧家狗，还笑着说「是啊是啊」，心真大。

周一，周记本发回来。左文澜老师没有写评语，只在「笑」字上画了一个圈，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他笑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你猜一个。

裴芷盯着那个圈看了半天。晚上她问外公：他为什么能笑得出来？

外公说：你猜呢？

裴芷说：可能他觉得人家说得对。也可能他是不想吵。

外公说：两个都写上。

裴芷在圈旁边写了两行。写完，她又加了第三行：也可能他心里其实很难受，笑一笑，别人就不会看出来。

这第三行，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自己长出来的。它说中了这一章最难说的那一层：一个人把张力收进一个笑里，场面和了，那份难受去了哪里？

你家的孩子被同学起了外号，回家笑着跟你说，好像不在乎。你可以陪他笑，也可以像左老师那样，只画一个圈，问一句：你笑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不要替他答。他

答出来的那一句，可能比笑更要紧。如果这样的笑持续很久，孩子吃睡都变了样、不愿意去学校，就不只是一个圈能接住的事了，请寻求专业帮助。

带 走 的 话

十四年里，他在被拒、被困、被讥的张力里长成；可在最难的那一刻，他教学生的是「固」——稳住，不乱。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穷而不乱、屡拒屡试」这扇门；关上了「张力能让人长出新东西」这扇门——它只活在他的经历里，没有写进教导。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路上的张力他全接住了；在嘴上，他用「固」和一个笑，把它挡在了心外。

06

第 6 章

晚年返鲁：删述、丧子、丧徒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走了一辈子的人回到家乡，最后几年里，他把自己的张力放到了哪里？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老邮递员的投递本**

设想镇上有一位老邮递员，一条投递路线跑了三十多年。快退休了，接班的是一个刚分来的年轻人。

交接那天，他从挎包里拿出一本用了很多年的投递本，封皮磨得发白。年轻人一页页翻，发现里面有两种字。一种是工工整整的地址、门牌和收件人的名字。另一种是他自己写在旁边的话：这家老人耳背，要多敲两下门；这条巷子的门牌重编过，写老地址的信也是这一家；这户人在外面打工，信先放隔壁小卖部；还有一行小字：这里我送错过一次，人家没怪我。

交本子之前，他自己又翻了一遍。他把旁边那些自己的话，大多用铅笔轻轻划掉了，只留下地址。年轻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地址是公家的，要传下去；我那些话，是我自己的，不算数。

你可能在自家老人身上见过类似的事：到了晚年，他们开始整理，开始挑拣，开始决定什么留给后人、什么带走。他们往往留下「正经的」，划掉「自己的」。

孔子的晚年，也有一次这样的整理。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回到鲁国以后**

在路上的最后几年，他在陈国说过一句话：「归与！归与！」回去吧，回去吧！接着说：家乡那批年轻人志向大而行事粗疏，文采斐然，却不知道怎样裁剪自己（「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5.22）。

一般说，他六十八岁那年，鲁国执政季康子派人把他请了回去〔待核〕。回来以后，鲁国仍然没有真正用他〔待核〕。他把最后几年，大多用在了教学生和整理文献上。

整理文献这件事，可靠程度要分层说。《论语》里有他自己的一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9.15）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音乐才得到订正，《雅》和《颂》各归其位。这是最可靠的一层。

再往外一层是《孟子》。孟子说，世道衰微，臣弑君、子弑父的事都有，「孔子惧，作《春秋》」；还引了孔子一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懂我的，只能靠这部《春秋》；怪罪我的，也只能因为这部《春秋》。

最外面一层，是《史记》等书说的：他删定《诗》三百篇，编次《尚书》，整理礼乐，晚年喜读《周易》〔待核〕。其中「删诗」一说，后世学者争议很大，有人认为三百篇在他之前已大体成形〔据二手〕。这一层，本书只当「相传」看。

然后是一连串的死。

先是儿子伯鱼，死在他前面，一般说是他六十九岁那年〔待核〕。《论语》里没有正面记这件事，只在另一件事里提了一句。

接着是颜回。颜回是他最看重的学生，比他小三十岁〔待核〕，死时一般说四十一岁〔待核〕。《论语》连着记了好几章。「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11.9）天要亡我啊，天要亡我！他哭得极其伤心，跟随的人说：您太悲痛了。他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11.10）我太悲痛了吗？不为这个人悲痛，还为谁悲痛？

颜回的父亲颜路来求他，想卖掉他的车，给颜回买一副外椁。他没有答应。他说，有才没才，说起来都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鲤死的时候，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步行去给他置办外椁，因为我忝列大夫之后，不可以步行（《先进》11.8，大意）。学生们想厚葬颜回，他说不可以；学生们还是厚葬了。他说：颜回把我当父亲看，我却没能把他当儿子看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几个的意思啊（《先进》11.11，大意）。

有人问他哪个学生好学，他两次都答：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雍也》6.3、《先进》11.7）。

再后来是子路。子路在卫国做官，卫国内乱，据《左传》《史记》记载，子路入城赴难，被人砍断了系冠的带子，他说君子死也不能让冠掉下来，系好冠带而死〔待核〕。据说孔子听到消息，悲痛异常〔待核〕。有一回，他看着学生们侍立一旁，别人温和、从容，只有子路一副刚强的样子，他高兴之余说过一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11.13）像仲由这样，恐怕不得好死。一句带着担忧的玩笑，后来应验了。

这几年里，《论语》留下了他几声叹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9.9）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算完了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7.5）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还有一次，他说：「莫我知也夫！」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问为什么，他说：不怨天，不责怪人，从下面的日常学起，往上通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14.35）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一般说，他死于公元前479年，七十三岁。孟子记下了他身后的事：学生们为他守了三年丧，然后相对痛哭，各自散去；子贡又回来，在墓旁搭了一间屋子，独自再住了三年（《孟子·滕文公上》）。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整理文献。不论「删诗」的传说有几分可靠，「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他自己说的。一个在外面走了十四年、事事不顺的老人，回来以后没有怨，而是坐下来，一篇一篇地订正音乐和诗。后世两千多年读到的许多古代文献，都经过他和他的学生这一辈人的手。这件事的分量，怎样说都不为过。

再说他的哭。「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一个做老师的，为一个学生哭到被人劝，还理直气壮地说该哭。今天的老师读到这一句，大概都会心里一动。老师和学生之间可以有这样深的感情，这本身就是他那所学校最动人的一面。

再说他拒绝卖车。这件事很容易被读成「守礼守到不近人情」。可是请看他的理由：自己的儿子死时，也只有棺没有椁。他没有厚此薄彼。他对颜回的爱，不比对儿子少；他对颜回的礼，也不比对儿子多。在最痛的时候，他还守着一样东西：公平。

最后说「知我者其天乎」。一个人到了晚年，承认没有人了解自己，却不怨天、不尤人。这不是认输，是一种很深的平静。

◆ SDE 看这一处 | 最大的张力，交给了「天」与「各得其所」

换一副眼镜看。

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段路，也是张力最重的一段：理念界里，他说「吾已矣夫」，道行不通了；现实界里，他没有位子可做事；自我界里，儿子、最好的学生、最忠心的学生，一个接一个死去。三块地上，同时压着。

他怎么接住这些张力？

有一条是作。孟子说他「作《春秋》」，用的正是「作」字；他自己也说「知我者」「罪我者」都在这部书上。这是一个老人在张力里的最后一次「作」：他知道这件事会招来怪罪，还是做了。本书第七编第33章要读「述而不作」那一章（《述而》7.1），那一章《论语》没有给它系年，不能断定是晚年的话。这里只先记下：孟子眼里的晚年孔子，是一个在「作」的人。

另一条是理。「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请留意「各得其所」四个字。一个在外面没有着落了十四年的人，回到家乡，把音乐和诗篇一首一首地安放到它们该在的位置上。整理，就是让一个场重新和谐起来：每一样东西都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待验」：他一生没能在现实里做成的那件事——让人各安其位——在晚年，他在文献里做成了。

还有一条是天。「天丧予」「知我者其天乎」。最痛的事，他交给了天；最孤独的时候，他说只有天懂我。天在这里，是一个比人更大、比张力更稳的东西。第五编和第八编会再回到「天」字：他在匡、在宋，被逼到墙角时，也是把自己和天钉在一起。

于是晚年的样子是这样的：张力最重的时候，他一边作（《春秋》），一边理（各得其所），一边交给天。后两样，都是把张力安放进一个更大的和谐里。

再看那些死。颜回之死、子路之死，在他身上留下的，是很真的恸。可「不可以徒行」「不可厚葬」，说明即使在恸里，他也守着次序。情可以恸到极处，形不能越过礼。这正是口述里说的「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王德生口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最痛的时刻，选择仍然按次序来。

◆ 放回日子里 | 一摞旧教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国庆假期，外公谭伯年决定清理书柜。他教了三十八年语文，攒下十几摞旧教案。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书柜前，一本一本地挑：这一本留，那一本扔。

裴芷在旁边帮忙。她发现，外公留下的，大多是抄得整整齐齐的课文分析；扔掉的，是那些写得乱七八糟、页边写满问号的本子。

她拿起一本要扔的，翻开，里面有一页，外公在一首古诗旁边写了一行字：这里我讲错了，学生说得对。

裴芷说：外公，这本为什么要扔？

外公接过来看了看，没有马上回答。他把那本放回了「留」的那一摞上。过了一会儿，他又把它拿起来，放到裴芷手里，说：你拿去看看，哪些地方你觉得我讲得不对，也写上。

这个动作，是这一章想留给你的东西。老人整理一生，最容易留下的，是「正经的」、整整齐齐的那一部分；最容易扔掉的，是自己被学生改过、自己犹豫过的那一部分。可是后者，恰恰是一个老师身上张力最多、最能让下一个人接着往下写的地方。

你家里的长辈，或者你自己，到了整理的时候，不妨把那本页边写满问号的本子也留下。最好再像外公那样，交到一个孩子手里，让他接着写。

> 带 走 的 话
>
> 晚年的他在最重的张力里还「作」了一回；可他更常做的，是把一切放回各得其所，把最痛的交给天。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 开了「整理文献、传下文明、恸而有节」这扇门；把「被学生改过、自己犹豫过的那一部分也传下去」这扇门，留给了学生去决定。
>
>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 张力极重，他作《春秋》接住了一部分；更多的，被他安放进「各得其所」与「天」里。

◆ 编末附一　人生发生序列表

把第1至6章并成一张表。年份除生卒外都依常见说法，标〔待核〕；每一行「靠什么熬过」一栏，是本书从材料里读出来的，属「待验」。

时段	那片地	最难的	靠什么熬过	转机
少年（约前551—前537〔待核〕）	陬邑、曲阜；名位先定的世界里，一个不被家族完全承认的孩子	父早亡，母身份不被认；据说被挡在季氏宴席门外〔待核〕	多能鄙事，委吏、乘田，把小差事做到位（9.6；《孟子・万章下》）	十五志于学（2.4）

时段	那片地	最难的	靠什么熬过	转机
青年（十五岁至三十岁前后）	学在官府〔据二手〕；礼在太庙	无常师；被讥「鄹人之子」（3.15）	好学，每事问，处处学（19.22、7.22、5.28）	三十而立，开门授徒〔待核〕
壮年（三十岁至五十岁前后，含适齐）	鲁国内乱，三家专权，家臣当道	齐景公不用（18.3）；阳货相逼（17.1）	教书；待贾而沽（9.13）；在齐闻《韶》（7.14）	五十岁后出仕〔待核〕
出仕（约五十一至五十五岁〔待核〕）	三家大夫的实力	堕三都停在半路〔待核〕；女乐来，燔肉不至（18.4；《孟子・告子下》）	以礼出门，「以微罪行」	去鲁，「迟迟吾行」（《孟子・万章下》）
周游（约五十五至六十八岁〔待核〕）	列国之间，战乱，隐者	匡围、宋难、陈蔡绝粮（9.5、7.23、15.2）；一路被讥（14.38、14.39、18.5）	文与天的确信；固穷；乐以忘忧（7.19）	季康子召回〔待核〕
晚年（约六十八至七十三岁）	回到鲁国，仍不被用	丧子（11.8），丧颜回（11.9），丧子路〔待核〕；「吾已矣夫」（9.9）	整理文献，「各得其所」（9.15）；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交给天（14.35）	身后：弟子守丧、编书（《孟子・滕文公上》）

从上往下读「最难的」一栏，每一格都是张力；从上往下读「转机」一栏，每一次转机都出现在张力之后。这张表给全书的，就是判词后半句的证据：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再从左往右读「靠什么熬过」一栏，你会看见另一件事：越往下，熬过的办法越多地落在「礼」「固」「各得其所」「天」上——也就是把张力安放进一个和谐的场里。这一栏，就是第四编要说的那个根慢慢长成的过程。

◆ 编末附二　他晚年拒绝了什么

读一位大师，有一招是看他晚年拒绝了什么。他晚年拒绝的东西，常常就是他当年靠过的东西。下面四条都是本书的读法，标「待验」。

第一，他拒绝了步行。颜路求车那一章，他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11.8）。一个少年时被挡在宴席门外、没有位子的人，到了晚年，守住了自己的位子，连为最心爱的学生置椁，也不肯越过这个位子去做。他当年靠的，是没有位子时的那股劲；他晚年守的，是位子。这不是虚荣，他连自己儿子也是这样办的。可是这一对照很清楚：让他长成的「无位」，在他晚年成了不可以回去的地方。

第二，他拒绝了「狂简」不裁。在陈国他说，家乡的年轻人「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5.22），所以要回去裁剪他们。「狂」，是志向大、敢往前冲。一个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外面冲了十四年的人，晚年最想做的，是把年轻人的「狂」裁剪整齐。他当年靠的那股冲劲，到了学生身上，成了需要剪的东西。

第三，他拒绝让情越过礼。颜回死，他恸到被人劝；可厚葬，他说不可（《先进》11.11）。他当年在路上，许多次靠的是越出常规的情与志——被围时说「文不在兹乎」，被困时照样弦歌〔待核〕。晚年最痛的时候，他把情留在哭里，把形留给礼。

第四，也要照实写一条反例：他拒绝了顺从。冉有替季氏聚敛财富，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11.17）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敲着鼓去声讨他。晚年的他并不是什么都顺着现实。在义与利冲突的地方，他照样拍案。这一条要记下来，因为它提醒我们：说他「把自由收成了顺从」，要落到具体的格子里说，不能一句话盖过他的全部。第六编第 28 章会把这一条放进去对账。

至于「述而不作」那句名言，《论语》没有给它系年，本书不把它算作晚年的拒绝，留到第 33 章去读。

这四条摆在一起：前三条，他晚年拒绝的，正是他当年靠过的——无位、狂、越出常规的情；第四条，他晚年仍然留着一份当年的硬气。一个人的一生，在最后几年，把张力多半安放进了次序里，也还留了一道口子。第二编会去看，这道口子在他的学校里开得有多大。

◆



第 二 编

他的学校：杏坛上的顶嘴

编　序

第一编看的是一个人怎样被一路推着长出来。这一编走进他的学校，只问一件事：在他自己的课堂上，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答案有点出人意料。书里的他，教人不忧、无争、和为贵。可站在学生面前的他，是另一副样子：人没卡住，他不开口；同一个「仁」字，六个学生来问，他按人给出八种答法；学生不高兴，当面顶他，顶到他把天都搬了出来；学生说对了，他当场认错。

这一编给第四条判决「启与不复」供证据。开了什么：愤悱就是张力，学生顶嘴、改老师也是张力，他在杏坛上用它。关了什么：同一句话后半截的「则不复也」；还有这些现场在书里的去处——它们全都只以对话留下，没有一条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

前六章摆现场，第 12 章算总账。「杏坛上用张力，道上消张力」这条总纲，要到第四编第 16 章才正式立根，这里只把证据一件件搬上桌。

07

第 7 章

谁来上学：有教无类与束脩

这一章的问题

一所什么人都收的学校，里面为什么吵得起来？

◆ 合唱团的第一次排练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区合唱团。招人的告示贴在小区门口：不考试，不看简历，一年交八十块团费，谁来都行。

第一次排练，团长葛秀琴站在活动室门口点人。来的有退休的中学物理老师，有穿着工服、头盔还夹在胳膊底下的外卖员符建军，有读高二、背着书包直接过来的女孩，还有两位结伴来的退休阿姨。有人识谱，有人连五线谱朝哪边读都不知道。

头一个月，唱出来的是一锅粥。

第三周出了事。物理老师说高声部那一句偏了，差不多低了小半个音。符建军不服：「你是照着谱子说，我是照着耳朵听，我听着没毛病。」两个人在钢琴边上争了十来分钟，最后是那个高二女孩拿手机录了一段，放出来给大家听。确实偏了，可偏的不是符建军，是物理老师自己。

那天散场的时候，葛秀琴心里反倒踏实了。吵，说明大家开始认真听别人了。

你想想：要是这个团只收音乐学院毕业的，排练会很安静，也会很快。可那种安静里，谁也不会去听谁。门开得宽，差异才进得来；差异进来了，才吵得起来。

◆ 那几年，都是谁来了

孔子说过四个字：「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他还说过，只要自己带着一束干肉来见，他没有不教的（《述而》7.7，原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第3章讲过这所学校怎样开张，这里不再讲开张，只看进门的是些什么人。

《论语》里点得出名字的学生，出身杂得很。

子路是个粗豪的人。老师给四个学生各下过一个字的评语，轮到他，是「由也喭」（《先进》11.18），大意是粗鲁、直冲。同一句里还有「柴也愚，参也鲁」：高柴笨，曾参迟钝。一个老师当着书写下自己学生的毛病，一个字一个，毫不客气。

颜回穷。老师说他「屡空」，常常一无所有；同一句接着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先进》11.19），不安本分，去做买卖，而且猜行情常常猜中。一个穷到见底的，一个会做生意的，坐在同一间屋里。

仲弓的出身，老师打过一个比方：耕牛生下的小牛，毛色纯红、角长得周正，就算人不想拿它去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不要吗（《雍也》6.6）？旧注多半读成仲弓的父亲地位低贱〔据二手〕。老师的意思是，出身挡不住这个人。

还有公冶长。老师说他「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公冶长》5.1），坐过牢，但不是他的罪，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群人凑在一起，彼此也不见得客气。有一回老师随口说了句，子路那张瑟，凭什么在我门里弹（《先进》11.15，原文「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子路弹的调子刚猛，老师听着不对味。话一出口，别的学生就看不起子路了。老师发现了，赶紧补一句：「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已经进了正厅，只是还没进内室。一句随口的评语，在同学之间掀起了一点波澜；老师看见了，自己把话往回拉。这所学校一开张，学生和学生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已经有东西在碰。

有人来学种庄稼（樊迟，13.4），有人来学怎样求官俸（子张，2.18），也有鲁国的大夫来问孝（孟懿子，2.5）——他算不算弟子，历来有争议〔据二手〕。

「杏坛」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一般认为出自《庄子·渔父》，说孔子在一片树林里游，坐在杏坛上休息〔待核〕；后世在孔庙里筑了杏坛〔待核〕。本书借这个词当这所学校的名字，图个好叫，不当史实。「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史记》的说法〔待核〕。

更要紧的是，这所学校会走路。老师晚年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先进》11.2）当年跟着他在陈、蔡之间挨饿的那些人，如今都不在门下了。第一编讲过的十四年路上，教室就是车子、渡口和借住的屋檐。子路去问渡口，被种地的隐者抢白了一顿（18.6），这也是一堂课，只是没有讲台。

◆ 先说他对在哪里

门开得宽，是真的宽。

束脩是什么，有两种读法：一说是十条干肉，一份见面的薄礼；一说是年满十五、能自己束带修饰〔据二手〕。不管哪一种，门槛都很低。按一般的说法，在他之前，学问多半在官府和贵族家里〔据二手〕，第14章会细讲。一个没有官位的人，把门开给放牛娃的儿子、坐过牢的、做买卖的、粗声大气的，这件事本身就了不起。

第二件对，更少有人提：他不怕学生不一样，甚至喜欢学生不一样。

有一章记得很细。闵子骞在旁边站着，恭敬正直；子路刚强，一副要冲出去的样子；冉有、子贡说话温和从容。下面两个字是「子乐」（《先进》11.13）。老师看着一屋子四种样子，高兴。

这一点值得多看一会儿。很多老师喜欢学生整齐，一样的坐姿，一样的答法，一样的笔记。整齐好管，也好看。他当然也讲规矩，可在这一章里，他乐的是不齐。一个喜欢不齐的人，才办得出一所能吵起来的学校。

第三件对，是他跟学生混在一起过日子。他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述而》7.24）你们以为我藏着什么吗？我对你们没有藏。下一句更实在：他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和学生一起做的。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困在一起。一个天天

跟你同路的老师，你不高兴，脸上藏不住；你有意见，走着走着就说出口了。第10章那些当面顶嘴的现场，脚下就是这片地。

◆ SDE看这一处

先说大白话。张力要两样不一样的东西碰上才有。一屋子人都一样，碰不出什么；一屋子人各不一样，稍微一碰，就有东西冒出来。

「有教无类」做的，是把学校脚下那片地（特征纠缠，E）一下子铺宽了。穷的、富的、粗的、细的、坐过牢的、做过官的，各带着各家的土进门。这片土越杂，张力的原料就越多。

SDE里有一条123原理：先是张力积累，再是形状改变，最后回写，就是成事以后回头改自己的土。第一拍没起来，后两拍都无从谈起。这所学校开张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第一拍的原料备足了。

还可以换一副眼镜看这群人带来的土：SDE把人脚下的地分成三界，理念界（想法、道理、书上的东西）、现实界（吃饭、种地、做买卖、当差）、自我界（自己心里那一块）。进门的学生，三界都带来了。子夏、子游这样的，冲着诗书来，是理念界的土；樊迟想学种地，子张想学求俸禄，子贡会做买卖，是现实界的土；颜回穷得见底还不改其乐，他那份乐在自我界。三块地，同时进了一扇门。

先把这一点记下。后面几编要看的，正是这三块地在他的教导里各得到了什么：自我界的那份乐被捧得最高，现实界的种地被请出了课堂（第36章），理念界的「作」被一句「述而不作」让了出去（第33章）。可在门口这一刻，三块地都是收的。**门口的宽，比后来教导的宽**。

刚进门的这群人，放在显露光谱上，是第一态：一锅粥（混沌态）。还没有样子，谁也说不准谁会长成什么。合唱团头一个月唱出来的就是这种粥。粥不是坏事，所有长出来的样子，都是从粥里起身的。

不过，杂只是原料，还不是火。一屋子不一样的人，也可以被管得鸦雀无声：各坐各的位子，各练各的曲子，谁也不碰谁。合唱团要是让每个声部分开排、从不合练，物

理老师和符建军一辈子也吵不起来。差异要碰上，得有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摆在中间。

他的学校里，这个问题是有的。穷的富的、粗的细的，问的是同一类事：什么是仁，什么是孝，该不该马上去做。下一章会看到，同一个「仁」字，六个人来问，六个人都在乎。问题摆在中间，差异才会往一处撞。

但门上也有一道东西。束脩是一份礼，礼是次序。进门先守一个小小的次序：带着东西来，行个见面的礼。守完这一道，屋里可以不一样。门口有序，屋里杂，这是这所学校最早的样子，也是后面每一章的底色。

还有一处小地方，放在这里先登记，第十一编再算。《先进》里把学生分成四科：德行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是宰我、子贡；政事是冉有、季路；文学是子游、子夏（11.3）。这一章前面没有「子曰」两个字，很多注家认为是编书的人所记，不是老师的话〔据二手〕。本书照这一层读，但只当旁证，不当定论。照这样读，老师在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屋子四种样子，他乐；老师身后，编书的人把这一锅粥分进了四个格子。粥变成格子，是这本书后面反复要看的一件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初一开学第二周，裴芷放学回家，书包往沙发上一扔，说班上来了个从外省转来的男生，一开口大家就笑。

那天语文课，左文澜老师问一个词的意思，那个男生站起来，用他老家的一个说法答了。全班又笑。左老师没有笑，也没有纠正他。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词：一个是课本上的说法，一个是男生的说法，中间画了一道竖线。然后她问：这两个词说的是一回事吗？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

裴芷在饭桌上说：「凭什么他可以用方言答？考试又不考方言。」

外公谭伯年没有接她的话，起身去书架上拿了那本翻烂的《论语》，翻到后半本，指着四个字给她看：有教无类。他只说了一句：「你先别管考不考，你说说，那两个词到底哪里不一样。」

裴芷想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个区别：那个方言词里带着一个动作，课本上的词没有。

说完，她从书包里拿出语文本，在本子的一角把那个方言词抄了下来。

她不一定喜欢那个男生，也不一定服气。可那一晚，一个外来的词在她的本子上落了户。门开得宽，屋里才有东西可吵；吵过了，才有东西留下。

> 带 走 的 话
>
> 门开得宽，屋里才吵得起来。吵得起来，是一所学校活着的第一个信号。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出身的门，一束干肉就能进来；门槛上留了一道小小的礼，进门先守次序。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放进来了：差异进门，是张力的原料。把一锅粥分进四个格子的，照多数注家的读法是编书的人〔据二手〕。

◆

08

第 8 章

一个问题，七种答法：问仁、问孝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个问题，老师给你和给他的答案不一样，这是偏心，还是看得准？

◆ 乒乓球馆里的两句话

设想城东有一家乒乓球馆，晚上七点以后，来的多是下了班的业余球友。带他们的是卢教练，四十出头，退役的省队队员。

这天晚上，两个人先后问了他同一个问题：「我反手老下网，要不要现在就改握拍？」

先问的是褚明远，五十六岁，刚退休，急性子。学球不到半年，已经换了三块球拍、两双球鞋，看视频学来的动作，第二天就往台上搬。卢教练听完，说：「先别改。这个月一个动作都别动，就用你现在的握法，打满一个月再说。」

后问的是滕晓光，二十六岁，写程序的，心细，也磨蹭。改握拍这件事，他已经念叨了一个多月，一次也没真试过。卢教练说：「改。今天就改，现在就去。」

两个人在更衣室碰上了，一对答案，都愣住。褚明远有点不高兴，穿着拖鞋回到场边：「卢教练，一样的问题，凭什么我是等，他是马上？」

卢教练擦着球拍，想了想：「你是什么都想一口吃下的人，我得拽着你；他是什么都要想三遍的人，我得推着他。」

褚明远没吭声。回去的路上，他想起自己那三块球拍，自己笑了。

这个场面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教练看得准，答案跟着人走。另一样更容易被忽略：要不是两个人在更衣室里对了一下答案，这份「看得准」谁也不会知道，褚明远也不会去问那一句「凭什么」。

◆ 他怎么说

《论语》里，学生问得最勤的一个字是「仁」。老师每回答的都不一样。

颜渊问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还给了四条细目：不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动。颜渊答：「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他说出门办事要像接待贵宾，使唤百姓要像承办大祭，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12.2）。仲弓的回答，和颜渊几乎一字不差：「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他只说了一句：「仁者，其言也讱。」（《颜渊》12.3）仁人说话迟缓、不轻易出口。旧注说司马牛话多而性急〔据二手〕。

樊迟问得最勤，三回答案三样：一回是「爱人」（12.22）；一回是「先难而后获」（6.22），先把难的做了，收获放后头；一回是在家恭敬、办事认真、待人忠诚，就算到了边远的地方也不能丢（13.19）。子张问，他答恭、宽、信、敏、惠五样（17.6）。子贡问怎样做到仁，他说工匠要把活干好，先得磨快工具；住在一个国家，就去侍奉那里贤德的大夫、结交那里仁德的士人（15.10）。

单是「仁」，照实数一数。直接问「仁」或问「为仁」的，是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子张、子贡六个人；樊迟一个人问了三回，所以一共是八回问、八种答法（12.1、12.2、12.3、12.22、6.22、13.19、17.6、15.10）。章题说「七种」，取的是个约数，照实数是六个人、八种答法。

还有几处没算进去。原宪问，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犯，算不算仁（14.1）；子贡问，广施恩惠、救济大众，算不算仁（6.30）；孟武伯、子张拿具体的人来问「仁乎」（5.8、5.19）。这几回问的是「这个算不算」，不是「仁是什么」，本书不计。要是算进去，答法还要更多，而且老师答得更谨慎，常常是一句「不知其仁也」。

问孝也一样。孟懿子问，他答两个字「无违」（《为政》2.5）。孟武伯问，他说让父母只为你的病担忧（2.6）。子游问，他说如今讲孝，只讲能养活父母，可狗和马也有人养，不敬，拿什么区别（2.7）？子夏问，他说「色难」（2.8），难在脸色。

最有名的是「闻斯行诸」（《先进》11.22），听到了就去做吗？子路问，他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做；冉有问，他说听到了就做。公西华在旁边听糊涂了，直接说「赤也惑，敢问」。老师这才解释：冉求遇事退缩，所以推他一把；仲由一个人顶两个人的胆量，所以拉他一下。

学生自己也会拿人来比。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个更好？老师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追一句：那子张强一些？老师答：「过犹不及。」（《先进》11.16）你看，问的人不满足于一个判断，还要往下挖一层；老师也就只好把尺子亮出来：过头和不够，是一样的毛病。

这里要把一个常见的说法摆正。「因材施教」四个字不是孔子说的，是后人的概括，一般追到宋人程颐、朱熹「各因其材」一类的话〔待核〕。第162号皮亚杰卷已经说过这件事，本书接着用，不再重复论证。孔子做了这件事，没有给它起名字，更没有把它写成一条教法。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对在他看得见人。

同一个「仁」，给颜渊的是最难的一条：克己，每一个念头都往回收。颜渊是那个「不迁怒，不贰过」的学生（6.3），担得起。给司马牛的，只是说话慢一点。一个性急话多的人，先把嘴管住，就已经是往仁上走了一步。要是反过来，给司马牛讲克己复礼，给颜渊讲说话慢一点，两个人都会白听。

问孝的四个答案也是这样，每一个都落在问的人最容易漏掉的那一处。子游、子夏都是读书的学生，给他们的是「敬」和「色难」：养活父母你们做得到，难的是那份恭敬、那张脸色。孟武伯是贵族子弟，旧注对「父母唯其疾之忧」有两种读法：一说要让

父母只为你的病操心，别的事都别让他们操心；一说是做子女的要把父母的病放在心上〔据二手〕。不论哪种读法，落点都在这个人身上，不是一句放之四海的孝道口号。

对在他不怕答案不统一。一个老师要是担心学生对答案，最省事的办法是每个人给一样的话。他偏不。八种答法散在书里，他从来没有出来说一句「标准答案是哪个」。

还对在他肯把话讲透。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他回答「无违」，只两个字。回来的路上，樊迟替他赶车，他主动把这件事讲给樊迟听。樊迟问：「何谓也？」他才说出下半截：父母活着，按礼侍奉；去世了，按礼安葬、按礼祭祀（2.5）。「无违」原来是不违礼，不是不违父母。一句只说了一半的话，他借着一个赶车的学生，把另一半补上了。答案按人给，但话没有藏着。

◆ SDE看这一处

大白话先说：答案跟着人走，因为每个人脚下的地不一样，走过的路也不一样。

用SDE的三方程说，一个人长出来的样子（显露，S），取决于他走过的路（差异序列，D）和他脚下的地（特征纠缠，E），写作S＝F（D，E）。老师给子路一个「拉」，给冉有一个「推」，是读了两个人的路和地，再给出不同的一步。这件事做对了，比整齐划一地讲一遍高明得多。

但这一处要多看两眼：地是谁读的？

书里读地的，一直是老师。「求也退」「由也兼人」，这是老师的判断。八回问仁里，学生的回话记下来的有几回：颜渊先要细目（「请问其目」），听完答「请事斯语矣」；仲弓也答「请事斯语矣」，和颜渊一字不差；子张听了「五者」，请老师说是哪五样（17.6）；司马牛追问了一句；樊迟那一回接着又问了「知」，没听懂，下课去找子夏（12.22）。追问的，多半是要细目、要解释；离顶回去最近的，只有司马牛那一句。颜渊、仲弓那两句「请事斯语矣」，是答案送到手里，学生收下。

这就是这一章的门。一边是真本事，按人给答案；另一边，答案是分配的，学生领的是配给自己的那一份。分配这一格，在九宫里落在显露的第一维「分布」（S1）上。

每人一个位置、一份答案，位子怎么排，第六编再细说，这里只记下：答案的分配权在老师手里。

还有一个细处。八种答法里，给最好的学生的那一种，是「克己复礼」。「复」是回去，回到一个早已排好的次序里。答案按人分，分到最高处，给的是一条往回走的路。这个「复」字，是全书要反复盯的一族词之一，第27章细说；这里只记一笔：杏坛上的答法千变万化，最高的那一格里放着的，却是一个不变的次序。

那么张力从哪里来？从两个地方。

一个是学生不肯照单全收。司马牛听到「其言也讱」，没说「请事斯语」，他追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话说慢一点就算仁了？老师回他：「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做起来难，说起来能不慢吗？一问一答，这个答案才在司马牛身上真正动了一下。

另一个是同学之间对答案。公西华那一句「赤也惑，敢问」，是整部《论语》里很珍贵的一句。两份各自合身的答案，一放在一起，就互相抵了。抵住了，就是张力。老师被逼着把自己的分配理由说出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不妨设想两间教室，老师是同一位，本事一样好，都按人给答案。

第一间，学生各领各的，谁也不问谁。答案送出去，学生说「请事斯语矣」，事情就结束了。老师的判断对不对，没有任何办法知道。万一他把一个退缩的学生看成了莽撞的，那个学生就会一直被拉着，越拉越退，而屋里没有一个人会发现。

第二间，学生下了课会对答案，会像公西华那样走回来问一句。老师的判断每被对一次，就被检查一次。看准了，道理被说出来，全屋的人都学会了这把尺；看错了，也有机会被当场掀开。

两间教室的差别，不在老师，在屋里有没有那一句「凭什么」。用SDE的话，按人分配这件事，本身不带纠错的路（优化约束里的「误差」，D3），纠错的路要靠学生之间的比较补上。第11章会看到，老师自己确实看错过人。

放在显露光谱上看：每个学生领到的那份答案，是定型的；可一旦有人把两份摆在一起问「凭什么」，这间屋子就从定型退回到正在成形（介生态）。老师的道理，是在这个退回里被说出口的。没有公西华，我们今天只会看到两句相反的话，不会知道背后那把尺。

还要预先说一句。「一个人一个答案」这件事，今天的机器也会做了，而且做得又快又细。第58章专门讲它。到那时你会发现，机器学得去的是分配答案的那一半；学不去、也最容易丢的，是公西华那一句「赤也惑，敢问」。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裴芷和同桌都来问同一个问题：开头要不要先把结论写出来？

左老师对同桌说：「要，第一段就把你要说的那一句写出来。」同桌写作文，常常写了八百字还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对裴芷，她说：「先别写结论。先写你看见了什么，写满一段再说。」裴芷的毛病正好相反，一动笔就先吵架，结论下得又快又硬。

中午在食堂，两个人一对，裴芷筷子一放：「凭什么？」

下午她去了办公室。左老师没有直接解释，反问她：「你猜猜，我为什么跟你们俩说的不一样？」

裴芷站在办公桌边，想了半分钟，说：「因为我一上来就想赢？」

左老师笑了，没说对也没说错。

裴芷回到座位，把作文本翻到第一页，用笔把她已经写好的第一句话划掉了。那一句是一个结论。

这里多出来的一步，是书里很少有的：左老师没有把「你是哪种人」的判断直接送给她，而是让她自己去读自己脚下的地。答案还是按人给的，可这一回，是她自己把这份答案认领了。

带 走 的 话

答案跟着人走，是看得准；让人自己说出「为什么我的不一样」，他才真的接住了。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按人给答的门，同一个「仁」字，六个人问，八种答法；关的是读地的那扇门，谁该推、谁该拉，由老师一个人判。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放进来了，是学生放的：司马牛追问一句，公西华对了一回答案，老师的尺子才被逼出来。

09

第 9 章

等他卡住：不愤不启与「则不复也」

这一章的问题

老师要等你卡住才开口，那你卡住以后还是想不出来，他还等不等？

◆ 泳池边的那一口气

设想有这样一个成年人游泳班。学员成默，三十五岁，小时候没下过水，公司组织体检，医生劝他多运动，他才报了名。

漂浮学会了，蹬腿也像样了，卡在换气上。每次一抬头，嘴还没张开，水先灌进来。他扶着池边，问教练翟红梅：「头到底往哪边转？您再讲一遍。」

翟教练已经讲过两遍了。这一回她没讲，只说：「你先憋着气游，游到憋不住为止。」

成默游了七八米，憋不住了，慌里慌张一抬头，呛了一大口，站起来咳。翟教练就在池边看着，没下水，也没说话。

等他咳完，抹了一把脸，自己问出一句：「是不是我头抬得太高了？」

翟教练这才开口，也只说了一句：「耳朵贴着肩膀，嘴只露一半。」

他又游了一次。那一口气，吸进来了。

前两遍讲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可那时候他身上没有那股憋，话落在他身上，像雨落在塑料布上。憋过一回、呛过一回，同一句话才吃得进去。

第二节课，翟教练教了左边换气，教完说：「右边你自己试。」成默试了一晚上，右边始终不行，又去找她。她摇头：「左边会了，右边自己想。」同一期的另一个学员，就是在这一步上不来了。

一个等你憋住才开口的教练，和一个不肯讲第二遍的教练，是同一个人。

◆ 他怎么说

《述而》里有一句，全文只有二十个字：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

旧注一般这样解：愤，是心里想弄明白却弄不明白；悱，是嘴上想说却说不出来〔据二手〕。人不到这一步，他不去开导；不到那一步，他不去点拨。后半句打了个比方：一张方桌四个角，我举出一个角，你不能自己推出另外三个角，我就不再讲了。

「则不复也」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成不再教他，杨伯峻的译文大意如此〔待核〕；一种读成不再重复讲同一个例子，留着等他自己去想〔据二手〕。两种读法轻重不同，可有一点一样：推不出三个角，老师这一头就停下了。

把这句话和第7章那句放在一起读，会觉得有点别扭。那边说，带着一束干肉来的，「吾未尝无诲焉」，没有不教的；这边说，推不出三个角，「则不复也」。进门的时候一个不落，进门以后却有一道坎：你得自己推得动。门口宽，门里有门槛。

同一部书里，他也有不停的时候。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学问：有个粗鄙的人来问，「空空如也」（一说是问的人一无所知，一说是他自己心里空空〔据二手〕），他就从问题的两头去叩，一直叩到底（《子罕》9.8，原文「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竭」是用尽。对这个人，他没有等愤悱，是自己下场，把两头都叩尽了。

另有一种不教的教。孺悲想见他，他推说有病；传话的人刚出门，他就取瑟来唱，故意让孺悲听见（《阳货》17.20）。孟子后来说过，教的办法很多，我不屑于教他，这也是在教他（《孟子·告子下》）。

再看同一部书里的另一段。他对子路说：「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阳货》17.8）子路说没听过。他说：「居！吾语女。」坐下，我告诉你。接着一口气讲了六样：爱仁德不爱学，毛病是愚；爱聪明不爱学，毛病是放荡；爱守信不爱学，毛病是害人害己；爱直率不爱学，毛病是尖刻；爱勇敢不爱学，毛病是闯祸；爱刚强不爱学，毛病是狂妄。

这一回，他没有等子路卡住。他主动叫子路坐下，一口气讲完。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不愤不启」。

这是二千五百年前一个老师对学习最准的一句观察：话要落在一个已经被问题撑开的人身上，才进得去。成默前两遍听的，和第三遍听的，是同一句话；差别在他身上多了一次憋。这件事，今天的课堂仍旧常常做反：问题还没在学生身上长出来，答案已经送到了。

再说「三隅反」。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一张桌子四个角，老师只给一个，另外三个留给你。留给你，是相信你推得出来，也是把功劳留给你。一个把四个角都讲完的老师，看上去更负责，其实把学生最该自己走的那几步也走掉了。

然后是「六言六蔽」，这一处更少有人细看。仁、知、信、直、勇、刚，六样都是好东西，是他平日最推重的品质。可他偏偏把每一样怎样走坏，都一样一样写了出来。好东西不是保险箱。直率会变成尖刻，勇敢会变成闯祸。一个讲德行的老师，肯把德行的坏路写在前面，这是清醒。

他还知道对谁该等、对谁不该等。子路是个遇事就冲、不大会卡住的人，他就不等，叫他坐下直接讲。对那个来问的粗人，他也不等，自己下场叩两端。「不愤不启」不是一条对谁都一样的铁规，是他手里的一种剂量。

被这样教过的人是什么滋味，颜渊留下过一段话。他叹了一口气说，老师的道，越仰望越高，越钻研越坚，看着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老师一步一步地引着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我用尽了力气，好像看见它立在那里，想跟上去，却

找不到路（《子罕》9.11）。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就是一个学生身上的愤悱；欲罢不能，是张力把人往前拽的那股劲。一个老师能让最好的学生说出「欲罢不能」，他的等，是等对了。

还要看到，等，是要本钱的。等一个人憋住，得知道他什么时候快憋住了；知道这个，得天天在一起。他的学生跟着他吃住、赶路，一跟就是好些年，他看得见谁今天脸上带着问题。等，是在这样一片地上才等得起。第50章会把这个条件写进保底合表：师生长期同行、人数不多，他的这套教法几乎全对。

◆ SDE看这一处

大白话先说。愤悱就是张力。人心里有个问题，顶在那里，想通又通不了，想说又说不出，这股憋着的劲，就是张力。

SDE有一条123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第二拍形状改变，第三拍回写。《述而》7.8这二十个字，三拍都在里面。

第一拍，愤、悱：他等张力在学生身上积起来。第二拍，启、发：老师轻轻一点，学生身上有个东西变了形状，从「弄不明白」变成「原来如此」。第三拍，三隅反：学生带着另外三个角回来，把他学到的东西交回老师面前。学生交回来的这三个角，就是这一轮的回写。

放在显露光谱上，愤悱正好是中间那一态：正在成形（介生态）。一锅粥的时候，人还不知道自己不懂什么，点了也白点；定了型的时候，人已经不觉得有问题，点了也不动。只有正在成形的那一会儿，东西将成未成，轻轻一点，形状就变了。「不愤不启」说的，就是把这一点下在正在成形的那一刻。

一句话里三拍俱全，这在整部《论语》里很少见。所以本书说，他的教法是在张力里的。

那么「则不复也」关上的是哪一扇门？

回写本来是双向的。学生交回三个角，是学生这一头回写；学生交不回来，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消息，它说的可能是学生不行，也可能是老师举的那一个角举得不好。

「不复」只读了前一种：推不出来，停。老师这一头，不因为学生推不出来而改自己的讲法。张力只许压在学生一边，没有压回老师一边。

回到泳池边看两个学员。成默右边换气始终不行，那一晚他去隔壁泳道看别人游了半小时，第二周自己琢磨出来了。另一个学员，同样卡在右边，下一期就没再报名。教练是同一个，那一句「右边你自己想」也是同一句。差别在哪里？成默身边碰巧有一条别的路：隔壁泳道。另一个人身边没有。**「不复」的门一关，推得出来的人照样长，推不出来的人就只能靠运气碰上第二条路。**

「复」这个字，本书在第19章把它做成一张接缝卡：同一章里，前半句承认学习要在张力里长（愤悱），后半句用一个「复」字把门关上（不复）。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里只摆现场，不抢那一章的活。

再看六言六蔽。用九宫的话，这是在走出来的路上，把误差提前标了出来（优化约束里的「误差」，D3）。每一种好品质用到过头，都会出事：勇过了头是乱，刚过了头是狂。这其实是在讲张力的剂量：张力太大，人会被它带着跑偏。他看见了这一层，这是真见识。

但也要看清他给的药。六种蔽，药方只有一个字：学。好勇要好学，好刚也要好学。学什么？他对儿子说过，不学《诗》没法说话，不学《礼》没法立身（16.13）。学，多半是进到诗书礼乐那片早已排好的地里去。所以六蔽这一处，一面承认张力会冲过头，一面把所有冲过头的张力，都引回同一片已经和谐好的场里去安顿。这一点先记在这里，第18章再看它怎样和「无张力」连成一根。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周三晚上，裴芷在外公家写数学作业，卡在一道找规律的题上：用火柴棒摆正方形，摆一个用四根，摆一排十个要几根？

外公谭伯年坐在旁边看报，看出她卡住了，一声不吭。二十分钟过去，裴芷把铅笔一摔：「外公你到底讲不讲！」

外公放下报纸，只说了一句：「你先真摆两个看看。」

裴芷从厨房拿来一盒火柴，摆了两个正方形，又摆了三个，忽然叫起来：「中间那根是共用的！」她算出了答案。

外公很高兴，又出了一道差不多的：摆成两排呢？

这一回，她怎么也摆不明白。外公等了一会儿，合上她的练习册：「这个明天你自己想。」

裴芷眼圈红了，一个人坐在桌前，火柴撒了一桌子。

快十点，妈妈谭慧下了中班过来接她，护士服还没换。她看见一桌子火柴，没问答案，在旁边坐下，问：「你卡在哪一步？」裴芷指着第二排和第一排挨着的那一排火柴，说不清。谭慧拿起两根火柴，横着放在两排之间：「这里的，是上面的底，还是下面的顶？」

裴芷盯着那两根火柴看了很久。

同一个晚上，前半截是一个等她卡住的外公，后半截是一个在她卡住以后又换了一条路走回来的妈妈。外公用的是张力，妈妈补的是回写的另一头。

还要补一句分寸。卡一个晚上是常事，也是好事。可要是一个孩子在很多题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卡着，越来越怕上学，晚上睡不好，那就不是张力剂量的事了，请寻求专业帮助。

带 走 的 话

等他卡住，是把张力还给学生；他卡住以后还推不出来，老师也该回头看看自己举的那个角。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等人卡住的门，愤悱才启，六蔽把好东西的坏路写在前头；关的是「则不复也」那扇门，推不出三个角，老师这一头就停。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放进来了，一句话里三拍俱全；可张力只压在学生一边，六蔽的药方又把冲过头的张力引回了诗书礼乐那片场。

10

第 10 章

顶嘴的学生：子路不说、宰我问丧、子贡方人

这一章的问题

学生当面说老师不对，老师是怎么接的？这样的学生，是从什么地里长出来的？

◆ 鱼摊上的一句「老法子」

设想菜场东头有个鱼摊，摊主邱德旺，五十五岁，在这里杀了二十年鱼。今年春天，他收了个学徒，十九岁的钟卫东，远房亲戚家的孩子。

邱师傅教的第一件事是次序：先刮鳞，再开膛，最后去鳃。一条鱼按这个顺序走，一分钟出头。

学了半个月，一个周六早上，钟卫东手里拿着刀，冲着隔壁摊努了努嘴：「师傅，人家那边先开膛再刮鳞，快一倍。你这是老法子。」

案板边正排着四五个买鱼的。邱师傅脸一下红了，刀往案板上一剁：「你懂个啥。」

那天早上两个人再没说话。

十点过后，人散了。邱师傅从水箱里捞出两条鲫鱼，往案板上一放：「一条你按我的来，一条按隔壁的来。」

钟卫东两条都杀完。邱师傅让他用手摸两条鱼的肚皮。先开膛的那条，肚子软塌塌的，鳞缝里还挂着碎屑。「买回去清蒸的，要这个样子？」邱师傅说，「红烧的，随你。」

钟卫东没再吭声。可他记住了一件事：二十年里，师傅从来没讲过为什么要先刮鳞。要不是那一句「老法子」，这个为什么，可能还会在师傅肚子里再待二十年。

顶嘴不一定顶得赢。可一句顶嘴，常常把一个藏着的理由逼出来。

◆ 他怎么说

《论语》里当面顶老师的学生，子路排第一。

有一回，老师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名声不好，这一点历来的注家说法大体一致〔据二手〕。书里先写六个字：「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子路不高兴。接着是「夫子矢之曰」，然后才是老师那句话：「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6.28）

这个「矢」字，有两种读法〔据二手〕。一种读作「誓」，发誓：我要是做了不对的事，让天厌弃我！让天厌弃我！另一种读作「陈」，陈说、直说：老师当着子路，把自己的心迹摆出来讲明白，「天厌之」是他拿来担保的一句重话。

照第一种读法，一个老师，被学生一个脸色逼得对天发誓，还连说两遍。照第二种读法，他至少停了下来，当面把自己摊开给学生看。两种读法轻重不一样，有一点一样：学生的一个脸色，老师接了。

又一回，卫国国君等着老师去主政，子路问：您打算先做什么？老师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回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13.3）您也太迂了吧，正什么名？老师先骂了一句「野哉由也」，然后讲了一大段：名不正，话就不顺；话不顺，事就办不成；一路讲到老百姓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公山弗扰占了费邑反叛，派人来召老师，老师想去。子路又不高兴了：「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阳货》17.5）没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老师解释：召我的人难道是白召的吗？要是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道。这场争论里，老师没有说子路错，只把自己想去的理由摆了出来。后来他终究没去，一般的说法如此〔据二手〕。同一类的顶嘴还有一回，佛肸召他，子路搬出老师自己说过的话来堵他，第23章再讲。

子路不只拦老师，也敢给老师出主意。老师病重，子路请求祈祷，还引了一篇祷文作根据。老师问：「有诸？」有这回事吗？子路答：「有之。」老师只说：「丘之祷久矣。」（《述而》7.35）他问鬼神、问死，老师回他「未知生，焉知死」（11.12）。每一回，子路都是把心里想的直接端到老师面前。

子路还顶过一回。他让年轻的子羔去当费邑的长官，老师说这是害了人家孩子。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11.25）那里有百姓，有土地和庙社，何必非得读书才算学问？老师只回了一句：「是故恶夫佞者。」所以我讨厌嘴巧的人。

最长的一场，是宰我问三年之丧（《阳货》17.21）。宰我说，守丧三年太久了；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必坏，三年不奏乐，乐必崩；旧谷吃完、新谷登场，取火的木头也轮换了一遍，一年就够了。

这番话有来有去，用的恰好是老师最看重的东西：礼和乐。老师没有驳他的道理，只问：父母死了一年，你就吃好米、穿锦衣，「于女安乎？」宰我答了一个字：「安！」老师说：「女安则为之！」你心安，就去做吧。

宰我出去以后，老师才说：「予之不仁也！」接着讲了理由：孩子生下来三年，才离得开父母的怀抱。

子贡顶的方式不一样，他好评人长短，书里叫「方人」。老师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14.29）子贡你就那么贤吗？我可没这个闲工夫。可是翻回前面，比人的头，恰恰是老师自己起的：他问子贡，你和颜回谁强（5.9）。

◆ 先说他对在哪里

第一件对：这些事被记下来了。

子路的脸色、宰我的「安」、老师急得把天都搬出来的样子，要是编书的人只想留一个完美的老师，这几段删掉最省事。它们留下来了。这说明在老师身边的那些人看来，学生当面顶撞，是这所学校正常的一部分，不丢人。

第二件对：他每一回都接了。

接的方式五花八门：指天为证，反讽，先骂后讲，放行以后背后说，一句顶回去。但没有一回是「不许问」，没有一回是把人赶出门。子路顶了一辈子，一直在他身边。宰我被他骂过「朽木」（第11章），照样被列在四科的「言语」里（11.3，这一章多认为是编者所记〔据二手〕）。

第三件对，是最难得的一件：他给了顶嘴一块地。

有一回他让几个学生谈志向，开口先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先进》11.26）别因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不敢说。另一回，他让颜渊、子路各言其志。子路说完，把问题掉过头来问老师：「愿闻子之志。」（《公冶长》5.26）老师也就老老实实答了：老人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一个学生反过来考老师，老师照答。

第四件对，藏在宰我那一场里。老师没有拿规矩压他，没有说「这是礼，你照做」。他问的是「于女安乎」，你心里安不安。他把判断的标尺放在宰我自己心里：你安，就去做。这是把人当成一个能自己判断的人来对待。你不必同意他的结论，也该看见这一问的分量。

不过，这个「安」字也值得先记一笔。争执到最后，老师拿来量的，是一个人心里安不安，也就是自我界里那片场是不是和谐。王德生口述里说孔子的中心是「自我界·场·幸福」，一场关于礼的大争论，最后落到一个「安」字上，正好是这个中心在现场露了一次面。第四编再细算。

◆ SDE看这一处

大白话先说。顶嘴，是两个不一样的想法当面碰上了。

SDE有个三号位的说法：一号位是事外，看条文、看客体；二号位是事中，在互动里；三号位是主体自己心里。顶嘴发生在二号位：它不是写在墙上的规矩，也不是学生心里憋着的不服，是当着面、说出了口、对方得接着的那一下。《论语》这部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大量记下了二号位上的东西。

这些顶嘴是从哪片地里长出来的？书里看得出四样土。

一是同行。第7章说过，他和学生吃住都在一起，一起挨饿，一起被人赶。二是年纪。子路只比老师小九岁，这是《史记》的说法〔待核〕。三是老师没有官位。他不是学生的上司，学生来去自由。四是他自己不端架子。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7.34），圣和仁，我哪里敢当。一个自认还没到的老师，学生顶他，顶的就不是一尊神像。

这四样土放在一起，顶嘴就不稀奇了。

但这一章还要多看一眼：每一场顶嘴，最后落在哪里？

把这一章的七场顶嘴挨个看。子路说他迂，落点是「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宰我要把三年改成一年，落点是「天下之通丧」，天下通行的丧礼。公山弗扰那一场，老师摆的是自己想去的理由，理由的落点，是在东方复兴周道。子路不高兴他见南子，落点是「天」，这是把「矢」读作「誓」的读法；读作「陈」，落点就是老师当面自陈，「天」只是一句担保，这一场就未必算把争执交了出去。

另外三场，落点不在这里。子路说何必读书，落点是一句定性：佞。子路请祷，老师一句「丘之祷久矣」，落在他自己身上。子贡方人，落点被引回子贡自己（下面细说）。

数下来，七场里有四场，落在天、名、礼、周道这一类先定的次序上；要是6.28的「矢」读作「陈」，就只剩三场，连多数也说不上，只能说「常常」。所以本书把话收窄成这样：**顶嘴进了门，可多数时候，争执被送回到一个比老师和学生都高、早就排好了的东西那里去：天、名、通行的礼**。张力在对话里放进来了，收场的时候，常常回到了一片早已和谐好的场。「天」和「礼」都是本书要盯的那一族词，第19章把它们做成接缝卡。

子贡那一处，老师的接法最巧。他没有说「不许评人」，而是把问题掉了个头：你评别人评得这么起劲，你自己就那么贤吗？评人的那股劲，被引回到子贡自己身上。这是把往外冲的张力，转成往里的自省。

可是别忘了《公冶长》5.9那一场，比人的头是老师起的。子贡答得很谦：颜回闻一知十，我闻一知二。老师接着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比不上啊，我和你都比

不上他。这个「与」字，也有注家读成「赞同」，意思是我同意你说的比不上〔据二手〕。按前一种读法，老师把自己也摆到了学生下面。一个会把自己比下去的老师，学生才敢在他面前比来比去。

宰我那一场，还有一个细节。当着宰我的面，老师只问了一句「于女安乎」，说了一句「女安则为之」；那段最硬的话，「予之不仁也」和「子生三年」的理由，是宰我出门以后才说的。顶嘴当面接了，判语却放在了背后。你可以说这是给学生留面子，不当众下重话；也可以说，最该碰的那一下，没有在两个人之间碰上。宰我听没听到那段理由，书里没写。张力进了屋，最后一拍却是在学生不在场的时候落下的。

还有一处。这些顶嘴，书里看不出哪一场把老师顶动了。子路没有说服他不去见南子，宰我没有说服他改成一年；公山弗扰那一回他终究没去，是不是子路拦下的，书里没写。学生的话进了门，老师的想法没有挪位。顶嘴和改老师，是两回事。改老师的现场，在下一章。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周末的晚饭，裴芷说语文课上读了几则《论语》，觉得挺好笑：「子路一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还发两遍。」

外公谭伯年笑了，说：「那几则，你背下来没有？」

裴芷筷子停了：「背了又不懂，背它干吗？」

爸爸裴守义正在盛汤，头也没抬：「吃饭不许顶嘴。」

饭桌上静了两秒。

外公放下碗，没接女婿的话，转头问裴芷：「你说背了不懂，是哪一句不懂？」

裴芷想了想，说：「就那个『予所否者』。否是什么意思？是不对，还是不同意？」

外公愣了一下。这一句他教了几十年，讲的一直是一种意思。他起身去拿那本翻烂的书，戴上老花镜，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说：「这个字，注家本来就有好几种讲法。你问得好。」

裴芷没再说话，低头把碗里剩的饭扒完了。饭后，她把那一则抄在了便签纸上，贴在书桌边。

同一张饭桌上，一句「吃饭不许顶嘴」，一句「是哪一句不懂」。前一句把张力按下去了，后一句把它接住了。接住以后，被逼出来的，是外公自己也没细想过的一个字。

> 带 走 的 话
>
> 学生顶你一句，不一定顶得对；可它常常把你心里没说出口的理由逼出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当面说「不」的门，子路的脸色、宰我的「安」都被记了下来；关的是收场那扇门，多数争执被送回天、名、通行的礼（6.28的「矢」怎么读，会动这个数）。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对话里放进来了；多数场到收场时，被一个比师生都高的次序消掉了，老师的想法没有挪位。

◆

11

第 11 章

老师被改：起予者商、偃之言是、回也不愚、于予与改是

这一章的问题

学生真把老师改过来的时候，改动的是老师的哪一块？

◆ 声部长的一支铅笔

设想另一个社区合唱团，在老城区的文化站里排练。指挥费启明，六十二岁，退休前在中学教了三十年音乐。女高音声部长班玉兰，五十八岁，年轻时在纺织厂的宣传队唱过。

这天排一首新曲子。唱到第二段，费老师拿指挥棒在谱架上敲了敲：「这里渐强，往上推，要有气势。」

班玉兰举了一下手：「费老师，这两句歌词说的是半夜里一个人在窗前等人。推上去，是不是就不像半夜了？」

一屋子人都看着费老师。

他低头把歌词又读了一遍，读了挺长时间。然后抬起头，对大家说：「玉兰说得对，这里改成渐弱。」停了一下，又笑着补一句：「我刚才是考考你们。」

大家都笑了，没有人当真追究他到底是不是在考。排练接着往下走，那两句唱得很轻，唱完，好几个人都说这回对了。

散场以后，班玉兰翻开自己的谱子，用铅笔把「渐强」两个字划掉，在旁边写上「渐弱」，又添了两个小字：「玉兰」。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个老师被学生改了，他认了，这是真的；可他认的时候，顺手给这次改动裹了一层玩笑。玩笑让大家都舒服，也让「老师错了」这件事变得轻飘飘的。倒是谱子上那两个铅笔字，把这一改留成了一个有名有姓的记录。

◆ 他怎么说

《论语》里，老师被学生改过来的现场，至少有四处。

第一处在《八佾》。子夏读《诗》，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老师说「绘事后素」，画画要先有白底，再上彩色。子夏接着问：「礼后乎？」那么礼也是放在后头的吗？老师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3.8）启发我的是卜商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诗》了。

老师讲的是画，学生往前多走了一步，走到了礼。老师承认，这一步是学生替他走的。「起予」两个字，是老师说学生把自己启发了。

第二处在《阳货》。子游在武城当长官，用礼乐教百姓。老师到了武城，听见处处有弹琴唱歌的声音，笑了：「割鸡焉用牛刀？」杀鸡哪用得着宰牛的刀。子游答：「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从前我听老师您说过，君子学了道就会爱人，百姓学了道就容易听使唤。老师回头对跟着的学生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17.4）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是开玩笑。

学生拿老师从前的话，改了老师眼前的话。

第三处在《为政》。老师说，我和颜回谈一整天，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像个笨人。等他回去，我看他私下的言行，却能把我讲的发挥出来。结论是：「回也不愚。」（《为政》2.9）老师把自己先下的一个判断，改了过来。

第四处在《公冶长》。宰予白天睡觉，老师骂得很重：「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接着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从前我看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看人，听了他的话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宰予让我改变了这个做法。

「朽木」这句判语，和「回也不愚」这次改判，第37章要细算。那里要问的是：一个老师下过的判断，能不能被推翻、被谁推翻。本书作者在第65号里追问过同一件事，叫「改判资格」：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这一章只看现场，点到为止。

还有两句，也放在这里。一句是老师说颜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颜回不是帮我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喜欢。另一句是：「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面对仁，对老师也不必谦让。

最后一处不在课堂上。陈国的司败问老师，鲁昭公懂礼吗？老师说懂。老师走后，司败对学生巫马期说，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国女子，这也叫懂礼？巫马期把话转告老师。老师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7.31）我真幸运，只要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改他的是外人，把话带进门的，是学生。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先说对的地方最多。

两千五百年前，一个被尊为老师的人，留下了这样几句话，翻成大白话，大意是：你启发了我；他说得对，我刚才是开玩笑；是他让我改了看人的办法；那个什么都说好的学生，帮不了我；有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我真幸运。今天的老师里，肯当着学生说这些话的，也不算多。

最值得停下来的，是「回也非助我者也」。表面是说颜回，底下是一个老师对自己的要求：我需要有人不同意我。一个从不反驳的学生，再聪明，也帮不了老师长。这句话把「学生改老师」从一件偶然的事，说成了老师心里盼着的事。

子游那一处也了不起。子游没有拿别人的道理，拿的是老师自己从前的话。这等于说：老师，您现在这句话，不合您自己教过的道理。一个老师，能被自己的旧话在学生嘴里改过来，还当众认了，这是真把学生当成了能照见自己的人。

再说宰予。宰予那一回，是老师骂得最狠的一回。可就在同一章里，老师承认，是这个学生让他改了看人的办法。骂归骂，改归改。他没有因为生气，就不承认这个学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痕迹。

陈司败那一处，也有一层容易漏掉的分寸。有注家认为，老师说昭公懂礼，是臣子不便当着外人说自己国君的不是，为尊者讳〔据二手〕。真是这样，他本有话可辩。可他没辩，只说自己幸运：有过错，人家就会知道。他把一次被指出，当成了一份运气来收。

◆ SDE看这一处

大白话先说。学生改了老师，就是学生把自己的东西，写回了老师脚下的那片地里。SDE把这一下叫回写：成事以后，回头改土。

123原理的三拍，在这些现场里走满了。子夏心里有个疑问，是张力；「礼后乎」一问，老师的理解变了形状；「起予者商也」，是这一变被老师认领，回写进了老师自己。三拍一拍不少。

放在显露光谱上，每一处被改的时候，老师都从定型退回到了正在成形。费老师低头重读歌词的那一小会儿，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已经定下的「渐强」，重新变成了一个还没定的问题。

那么这一章的问题：改动的是老师的哪一块？

把四处摆在一起看。子夏改的，是老师对一句诗的讲法。子游改的，是老师一句随口的玩笑。颜回改的，是老师对颜回这个人的判断。宰予改的，是老师看人的办法。

四处都是真改。可四处改动的，都是老师自己的判断：对一句诗、一个人、一种看人的办法。没有一处，是学生改了先王之道，改了礼的次序，改了「仁」是什么。子夏那一步，走到的是「礼后乎」，是把礼放进了一个先后的次序里，礼本身没有动。

杏坛上，学生可以改老师；可改得动的，是老师，不是道。这是本编最要紧的一个读数，第12章把它写进总账，第四编接着立根。

再看老师怎样收下每一次改。收法不一样。子夏那一回，收成一句称赞：「始可与言《诗》已矣。」子游那一回，收成一句「前言戏之耳」，和费老师那句「我刚才是考考你们」一样，被改的事实认了，被改的分量却轻轻卸掉了。颜回那一回，收成一个新的判断「不愚」。宰予那一回，收成一条更严的看人规矩：以后要观其行。

还要问一句：这些改动，后来留在了哪里？

回到合唱团。费老师那句「考考你们」说完，排练照常，大家都舒服。可三年以后，新来的团员翻开谱子，看到的会是什么？如果班玉兰没有用铅笔写下那两个字，谱子上只会有一个印好的「渐强」，和一段谁也记不清的往事。改动留没留下来，不看当时认没认，看有没有落到纸上、落在谁的名下。

杏坛上的这几次改动，是落了纸的：子夏、子游、颜回、宰予，有名有姓，写进了书。这是编书的人留下的一份厚礼。可它们落纸的样子，是一段段对话，不是一条条规矩。后来的学生读到的，是「老师曾被某人改过」，不是「学生可以改老师」。这一层，第12章登记，第十一编结算。

最后说两句擦边的话。「回也非助我者也」和「当仁不让于师」，是整部书里离「学生可以改老师」最近的两句。前一句，是对一个学生的一声感叹，不是对所有学生立的规矩。后一句，是一句通则，但它说的是面对「仁」这件事的去做，要不要跟老师谦让，不是说老师的话学生可以改。这一句是不是在教学生制造张力，第24章要逐句过、照实判。这里先登记：两句都擦边，都没有写成「学生改老师」的规矩。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期中前的一次作文，题目是「一件让我改变了看法的事」。裴芷写的是：她本来以为外公很固执，后来发现外公确实很固执，但固执得有道理。她的看法，从头到尾没变，只是多了一层。

左文澜老师批了两个字：跑题。

第二天早读前，裴芷拿着作文本站在讲台边：「左老师，我的看法变了。以前我觉得固执是坏的，现在觉得固执也可以是好的。变的是我对固执的看法，不是对外公的看法。」

左老师把作文又读了一遍，读得很慢。

那天语文课一开始，她对全班说：「裴芷的作文，我昨天判跑题。我判错了。」说完，她当着裴芷的面，拿红笔把「跑题」两个字划掉，在旁边重新写了一段批语，末尾写上日期。

她没有加一句「我是考考大家」。

裴芷接过本子，看了一眼新的批语，又看了一眼被划掉的那两个字。那两个字没有被涂黑，还看得清。

带 走 的 话

被学生改过来，是一个老师还在长的证据。别拿一句玩笑把它盖掉，把划掉的字留着。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学生改老师的门，「起予」「偃之言是」「改是」都当众认了；关的是道那扇门，改得动老师的判断，改不动先王之道。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放进来了，三拍走满；可有一回被一句「前言戏之耳」轻轻卸掉了分量。

◆

12

第 12 章

编末总账｜学校比学说宽：杏坛上有张力，书里只剩和谐

这一章的问题

一所天天有人顶嘴、有人改老师的学校，为什么留给后人的学说，读起来却那样和顺？

◆ 音箱上贴的那张队规

设想河边有一支广场舞队，每天晚上七点半开跳。领队蓝桂芝，六十一岁，带这支队伍八年了。音箱侧面贴着一张塑封的队规，一共六条。第四条写着：「动作以领队为准，不得自行改编。」

可你要是在河边站上一个晚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新来的一位大姐膝盖不好，说那个下蹲转身她转不过来，能不能改成原地踏两步；蓝桂芝自己试了两遍，当晚就改了，全队跟着踏。起风的时候，后排的人自己往里挪了半步，四排挤成了三排半，没人喊停。一个陪奶奶来的初中男孩蹲在边上数拍子，说阿姨，这一段音乐是八拍，你们跳的是七拍半；蓝桂芝回家把那段音乐听了一晚上，第二天把那半拍补上了。

一个新来的人，要是只读音箱上那六条，会以为这是一支一板一眼、谁也不许动的队伍。要是只看一个晚上，又会以为这里没有规矩。两样都不对。河边真实发生的，比音箱上写的宽得多。

这一编走过好几个地方：合唱团、泳池边、球馆的更衣室、鱼摊。每一处都有这样一道缝：写下来的是一套，屋里发生的是另一套，而且屋里的那一套更宽。孔子的学校，也是这样。

◆ 这一编看到了什么

先把前五章的现场摆成一排。

门口：有教无类，一束干肉就能进来，穷的富的、粗的细的、坐过牢的，三块地的土一起进了门，他看着一屋子不一样的样子，「子乐」（第7章）。

答法：同一个「仁」，六个人问，八种答法；司马牛追问一句，公西华对了一回答案，把老师的尺子逼了出来（第8章）。

等待：不愤不启，一句话里三拍俱全；六言六蔽，把好品质的坏路写在前头；可同一句的后半截是「则不复也」（第9章）。

顶嘴：子路不高兴，老师把天都搬了出来（「矢」读作发誓还是陈说，见第10章）；子路说他迂，他先骂后讲；宰我问丧，他问「于女安乎」；子路反过来问老师的志向，老师照答（第10章）。

被改：「起予者商也」「偃之言是也」「回也不愚」「于予与改是」「丘也幸」（第11章）。

再把书里另一面的话摆成一排。他说「君子无所争」（《八佾》3.7）。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他说「仁者不忧」（《子罕》9.29）。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1.12），这是学生的话，但一直被当成这一门的宗旨来读。

两排放在一起，就能说出这一章的两种句型。

第一种，说A，做B。他说君子无所争，在杏坛上却让学生当面争；他教颜渊克己复礼，自己却被子夏一句「礼后乎」启发了一回；他说仁者不忧，可子路一个脸色，就让他急得把天都搬了出来。这不是言行不一的指责。这是一个老师的教法，比他的教义走得远。

第二种，学校比学说宽。屋里有的东西，书里的道理装不下：顶嘴、对答案、学生改老师，这些事天天发生，却没有一件被他说成道理。书里的道理，教的是和；屋里的日子，过的是碰。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学校比学说宽，这是他的光荣，不是他的短处。

你可以想想反过来的样子：学说很宽，学校很窄。嘴上讲自由、讲探究、讲批判，屋里却是一言堂，谁问一句「凭什么」就被记一笔。这种事，古今都不少见。和它比，孔子是倒过来的：嘴上讲和、讲礼、讲不争，屋里却容得下子路的脸色、宰我的「安」、子游拿老师的旧话改老师。

一个人的做，比他的说更好，这是很少见的。它说明他身上有一种比他的道理更深的本事：对眼前这个活人的尊重。道理是给所有人讲的，尊重是给眼前这一个的。他把尊重给出去的时候，常常顾不上道理。

还要替编书的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些顶嘴、被改的现场，没有被删掉。一部被后人奉为经典的书，里面留着老师被学生说「迂」、老师指天为证、老师说自己「前言戏之耳」。编书的人要是只想供一尊神，这些都该删。他们留下了。这份诚实，是后世所有读者的福分。

◆ SDE 看这一处

大白话先说：成事以后回头改土，叫回写。一所学校里，谁能回头改谁，是看这所学校活不活的一个好办法。本书把回写分成五格来读：学生改自己，同伴互相改，学生改老师，课程能不能改，制度能不能改。下面这张表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回写的格	读数	杏坛上的现场	张力是放进来还是消掉
学生改自己	满	「改之为贵」（9.24）；子路听到一条还没做到，就怕再听到新的（5.14）；颜回「不贰过」（6.3）	放进来
同伴互相改	满	公西华对答案（11.22）；樊迟下课去问子夏（12.22）；子贡问子张、子夏谁强（11.16）	放进来
学生改老师	满	子夏起予（3.8）；子游改玩笑（17.4）；颜回改判（2.9）；宰予改是（5.10）；巫马期带话（7.31）	放进来，改得动老师，改不动道

回写的格	读数	杏坛上的现场	张力是放进来还是消掉
课程	半	宰我提出三年改一年（17.21）；樊迟请学种地（13.4）；教什么，由老师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	提得出，定不了
制度	封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6.2）	消掉

读下来，是「三满一半一封」。

前三格满。学生改自己、同学互相改、学生改老师，在杏坛上都真实发生过，有名有姓。这是这所学校最活的地方，也是第四条判决「开了什么」的全部证据。

课程一格是半。学生可以提：宰我说三年太久，樊迟说想学种地。可提出来以后，留不留，由老师一个人定。宰我的一年没有被收进来，樊迟的种地被一句「焉用稼」请了出去（第36章细算）。至于他晚年删述诗书，那是传说层的说法〔待核〕，第6章讲过；不管删没删，删的手都只有一双。

制度一格封。16.2说，天下有道，老百姓就不议论政事。这一章在《季氏》篇，开头是「孔子曰」而不是「子曰」，有学者认为这一篇成书较晚〔据二手〕，本书照录这一层疑问。但不论早晚，它是作为孔子的话被编进经里的。

设想两所学校，前三格一样满。第一所，课程那一格也是满的：宰我提出一年，大家当真议一回，议定了可以改；樊迟想学种地，就真开一门。第二所，课程那一格是半的：可以提，只有老师定。两所学校在老师在世时，看上去差不多，一样热闹，一样有人顶嘴。差别要等老师走了才显出来：第一所，学生留下来的除了老师的话，还有一套「怎样改」的办法；第二所，学生手里只剩老师的话。只剩老师的话，就只能「述」了。

三满一半一封，还可以说得更短：张力在屋里是满的，一出屋门，先减半，再封死。

再加上第11章那个读数：改得动老师，改不动道。两件事合起来，就是第四条判决关上的那扇门：**张力只许在杏坛上，不许进教义**。第四编第16章把它立成全书的总纲，

叫「杏坛上用张力，道上消张力」。这一编是那条总纲的证据库，总纲本身留给第16章去立。

◆ 预言一 | 本编读数

前言写死了一个可错的预言：《论语》里凡学生改老师、凡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这一编是它的主场，读数在这里登记。

本编逐条核过的现场有十八处：3.8、17.4、2.9、5.10、7.31、6.28、13.3、11.25、17.5、7.35、17.21、14.29、5.9、5.26、11.22、11.16、12.3、12.22。每一处都是一段对话，或一段记事：某人问，某人答，某人不高兴，某人被说服，或者没有。没有一处写成「弟子当如何如何」。

擦边的有三处，照实登记。

一是「回也非助我者也」（11.4）。离「老师盼着被改」最近。但它是对颜回一个人的感叹，不是对所有学生立的规矩。

二是「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11.26）。是一次谈话开头的邀请，别因为我年长就不敢说。它请的是那一场的畅所欲言，没有说学生可以改老师。

三是「当仁不让于师」（15.36）。这是一句通则，形式上最像规矩。可它的对象是「仁」，说的是去做仁这件事不必跟老师谦让，不是说老师的话学生可以改。它算不算在教学生制造张力，要到第24章逐句过，那里能收窄就收窄。

为什么一处也没写成规矩？这里只留一个问题，不下结论。

一条「学生可以改老师」的规矩，是一条新规矩，先王的礼里找不到它；要立它，就得「作」。而他说自己「述而不作」（7.1，第33章细算）；第14章还会讲，一个没有官位的人讲学，本来就得借先王的名义。那么，杏坛上做得出来、书里立不下来，和「述而不作」，是不是长在同一根上？预言一和第三条判决「述与作」，会不会是一根上的两根枝？

这是本书的一个问句，「待验」。它的证据是从几处拼起来的，够提问，不够下判断；交第33章与结语去验，验不上就撤。

另有两句形式像规矩、方向却在别处的：「不愤不启」（7.8）是老师这一头的规矩，管的是老师什么时候开口，不是学生能不能改老师，而且后半截是「则不复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和「改之为贵」（9.24），改的是学生自己。

本编读数：支持预言一，带三处擦边，未判负。擦边三处移交第24章与结语结算。

◆ 被激活，还是被供奉

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后面几编。

这些现场留下来了，可它们是以什么身份留下来的?

一种身份，是「激活」：后来的学生读到子游改老师，心想，原来我也可以。那一段对话，变成了后人手里的一份许可。另一种身份，是「供奉」：后来的学生读到子游改老师，心想，圣人何等谦虚。那一段对话，变成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像，人人敬它，没有人照着做。

本书作者的母题，在这里第一次露面：学生把老师可以改判的问答，述成了不可改判的经。无张力的教义，连老师自己留在杏坛上的张力，也一起抹平了。这是第五条判决「问答与经」，主场在第十一编。这一编只说到这一句为止。

还要和站上的前判对一笔账。第47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说，孔子的风险在后世的制度化。本书接着判，不改判，只多记一句：从这一编看，后世确实把杏坛上的张力供了起来；可「课程半开、制度封」这两格，在他自己的话里就已经是这样了。风险的种子，一半在他身后，一半在他手里。这一点怎样收窄，第四编和第十编再算。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期末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裴芷在外公家找一本字典，顺手翻开了外公那本翻烂的《论语》。

她发现书里画满了红线：「仁者不忧」画了，「和为贵」画了，「克己复礼」画了，「君子无所争」也画了，旁边还有外公年轻时的小字批注。可她在课上读过的那几段，「子见南子，子路不说」「起予者商也」「偃之言是也」，一道线都没有。

她拿着书去阳台问外公：「这几段你怎么不画？」

谭伯年接过书看了一会儿，说：「我念师范那年，老师让我们画的，就是那些。这几段，老师说是故事，不用背。」

「那我能画吗？」

外公没说话，起身回屋，从笔筒里挑了一支蓝色铅笔递给她。

裴芷在「起予者商也」下面画了一道蓝线，又在旁边写了两个字：「被改」。

一本书里，从此有了两种颜色。红的是供奉的，蓝的是被激活的。外公看着那道蓝线，把书放回了书架最顺手的那一格。

带 走 的 话

一所学校比它的学说宽，是好事；可别让宽的那一半，只以故事的身份留下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杏坛上的三扇门：学生改自己、同学互改、学生改老师；课程只开了半扇，制度那扇是封的；改得动老师，改不动道。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屋里放进来了，满满的；进了书，成了故事，没有成规矩；到了教义里，只剩和谐。

◆



第 三 编

他接手的题

编　序

前两编看了一个人和他的学校。一个没有位子的孩子，一路被推着长大；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学生敢顶嘴，老师会被改。可是还有一件事没问：他站出来要回答的，到底是一道什么题？

一个人的学说，是他对一道题的答案。题不看清，答案就只能当成格言来背。这一编只有三章，只做一件事：把那道题摆出来。

那道题是这样的。他生下来的那个世界，原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站在哪儿：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祭祀时谁先谁后，奏乐时用几排舞人，都早就排好了。到他那一代，这张排好的图松了。松了以后，最先丢的不是钱，也不是命，是心里的那份安。人人不安。

所以他接手的题，可以用一句大白话说：**怎样让人重新安下来**。

第13章看那个世界怎样松动；第14章看一个没有位子的人，凭什么站出来回答；第15章看当时吵得最凶的两边，脚下踩的是不是同一块地板。本编给后面的总纲供一样东西：病根的土。第20章要讲的病根四条，第一条「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的年代，最缺的是安」，第三条「无位的人讲学需要授权」，土都在这里。

13

第 13 章

礼坏乐崩：一个名位先定的世界在松动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人都知道自己站在哪儿的世界松了，人最先丢掉的是什么？

◆ 拆迁前的最后一次年祭

设想有这样一条老街，明年开春就要拆了。街尾有一座祠堂，青砖黑瓦，门槛磨得发亮。管钥匙的是滕三公，八十出头，祠堂里的事他全记得：神龛上的牌位哪一块在左、哪一块在右，年祭时哪一房先进门，哪一辈站第一排，谁跪、谁站、谁端酒。这些事不写在墙上，写在他脑子里。

这一年腊月，是祠堂最后一次年祭。在外地打工、读书的年轻人都回来了，挤了满满一院子。仪式开始，滕三公喊了一声，第一排该跪下的人跪了。可是后面乱了：有个从省城回来的后生，按辈分该站第三排，他站到了第二排；有个嫁出去的姑娘带着孩子回来，不知道自己该站哪儿，就站在门口；还有两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录像，边录边往前挤。

滕三公张了张嘴，想喊，又没喊。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排，他是拿不准：这一回喊了，还有人听吗？明年祠堂都没了，这些规矩还算不算数？

年祭草草结束。那天晚上，滕三公一个人坐在祠堂门口抽烟，坐了很久。他说不上来自己难受什么。祠堂拆了有补偿，牌位可以请到新房子里去供，谁也没亏着他。可他心里就是空了一块。

你大概也见过这种松。规矩还挂在那儿，可已经没人确定它还算不算数。最难受的不是规矩被破坏，是没人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滕三公丢的不是一座房子，是一张图：一张「每个人各在哪一格」的图。图在的时候，人不用想，一抬脚就知道往哪儿站；图松了，每一步都得想，每一步都可能踩错。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两千五百多年前，鲁国也有过一场这样的年祭，只是规模大得多。

《论语·八佾》第一章，孔子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3.1）八佾是八排舞人，一排八个，一共六十四人。照周礼的排法，这是天子才能用的舞列，诸侯减为六佾，大夫再减为四佾〔据二手〕。季氏是鲁国的大夫，却在自家庭院里摆开了天子的舞列。

紧接着下一章，是三家大夫祭祖完毕，唱着《雍》这首诗撤下祭品。孔子引了《雍》里的两句，意思是：这诗唱的是诸侯来助祭、天子庄严主祭，三家的厅堂里，哪儿来的这番景象？（《八佾》3.2）再往后，季氏去祭泰山（《八佾》3.6），那本是国君的事。管仲家里也立了只有国君才立的屏门，设了只有国君宴会才设的反坫（《八佾》3.22）。

这些事一件一件看，都是排场上的越界。连起来看，就是一张图在松。孔子自己有一段总括，说天下有道时，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天下无道，就出自诸侯，再往下出自大夫，最后「陪臣执国命」，一层一层往下滑（《季氏》16.2）。另一段说得更具体：鲁国的爵禄离开国君已经五代，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季氏》16.3）。这些年数照《论语》原文转述，具体对应到哪几位国君，各家算法不一〔待核〕。

还有一章写得很安静，却最让人心里发冷：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干去了楚国，三饭缭去了蔡国，四饭缺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进了黄河边，摇小鼓的武去了汉水，少师阳和敲磬的襄去了海边（《微子》18.9）。鲁国宫廷的乐师，一个一个散了。乐是真的「崩」了——不是比喻，是奏乐的人走光了。

「礼坏乐崩」这四个字，后来成了形容那个时代的成语。有意思的是，在《论语》里，这几个字不出自孔子，出自学生宰我。宰我嫌三年之丧太长，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阳货》17.21）。宰我是拿这句话来论证丧期该缩短的。一个学生，拿礼乐会坏会崩当理由，来改老师的礼——这个场面第二编第10章已经细看过。这里只记一笔：礼坏乐崩，是那一代师生都挂在嘴边的事。四字成语是后来凝成的〔待核〕。

◆ 先说他对在哪里

面对这些事，一般人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看热闹：季氏家有钱，爱摆什么摆什么，关我什么事。另一种是看生意：图松了，正好往上爬，谁抢到位子就是谁的。

孔子两种都不是。他看见的，是图松以后人心里的那块空。

有一段话最能说明他看见了什么。季氏要去攻打一个叫颛臾的小国，孔子的两个学生冉有、子路在季氏手下做事，来报告。孔子说了一大段，中间有一句很有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16.1）后面还有半句：「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大家和睦了，就不会觉得人少；大家安稳了，国家就不会倾倒。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回那个年代才掂得出来。那是一个诸侯兼并、大夫僭越、家臣造反的年代，人人都在算：谁的地多，谁的兵多，谁的祭祀排场大。孔子偏偏说，最要紧的不是多少，是安不安。

他说对了。一个人少一点钱，可以过；少了「我站在哪儿」这张图，每天都得提着心过。滕三公那天晚上丢的，就是这个。

还有一处，孔子也看得准：他没有把礼只当成排场。季氏用八佾，冒犯的不是六十四个舞人，是舞列背后那张让所有人都能预料彼此的图。有了这张图，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不用打一架就知道该怎么相处。这是礼真正的用处，第二条判决里写的「礼让陌生人能合作」，就是从这里开的门。

◆ SDE 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一个名位先定的世界，就像一件早就剪裁好、缝好、穿了几百年的衣服。每一道缝在哪儿，每一颗扣子扣在哪儿，都定了。穿的人不用想。

用 SDE 的话说，这是一个已经定型的样子（显露光谱里的「定型」）。它长在一片地上（特征纠缠）：宗族、封地、祭祀、世代相传的职位。它靠一条一条走熟了的路维持着（差异序列）：每年的祭祀、每一次朝见、每一场宴饮，都照老样子再走一遍。

到孔子那一代，这片地变了。周王室弱了，诸侯强了，大夫的家业比国君还大，家臣手里握着城邑。地变了，路就开始走偏：季氏照着天子的路走了一遍八佾，三家照着天子的路唱了一遍《雍》。定型的样子开始往回退，退向「正在成形」，有些地方干脆退成了一锅粥。

这里有一个要紧的地方。季氏摆八佾，其实也是在回头改这张图（回写）——只不过他不是靠学、靠想明白了再改，是靠手里的实力硬改。他改的方式，是把自己塞进一个更高的格子里，并不打算拆掉格子本身。这一点第 15 章还要细说。

第二个要紧的地方：松动最先伤到的是哪一格？

不是理念界。那时候的人没有丢掉对周礼的记忆，孔子自己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3.14），那套道理在他心里完整得很。也不全是现实界。现实里的人照样吃饭、种地、打仗、做生意。

最先伤到的，是自我界里的那一片「场」：一个人跟身边所有人之间，那一整片能预料、能放心的气氛。九宫里，这叫 S2 模态维里的「场」——不是一条条规则（那更像一颗颗粒子），也不是一阵阵变化（那更像波），而是整个一片笼罩着你的东西。场在的时候，你心里是安的；场一松，你说不上哪儿不对，就是不安。

所以礼坏乐崩，坏在理念界和现实界的，是排场；坏在自我界的，是场。孔子后来一辈子要修的，正是这一片场。第 17 章会看到，王德生口述把他的教导中心落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这一章先把土记下：场，是在他眼前碎掉的。

第三个要紧的地方：那个年代，张力是满的。

张力，在SDE里是事情要起变化之前积起来的那股劲。一个人卡住了、一群人吵起来了、一片地上旧路走不通新路还没有，都是张力。孔子那一代，整个天下都在积张力：大夫与国君之间，家臣与大夫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旧礼与新富之间。

张力满了，会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让它往下走，走成一个新的样子——新的规矩、新的秩序、新的人与人相处的办法。另一种是把它消掉，让一切回到原来那个样子。

这一章不下判断。只记下一件事：一个人在张力满天下的年代长大，看见的是人心里的空，他最想给出去的，会是什么？答案不难猜——是安。这就是病根第一条的土：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的年代，最缺的是安。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晚上。

谭伯年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翻那本翻烂了的《论语》。裴芷写完作业，凑过来看。书正摊在《八佾》第一页，第一行就是「八佾舞于庭」。

外公给她讲了什么是八佾：八排，一排八个人，六十四个人一起跳舞。

裴芷听完，说：「六十四个人跳舞，碍着谁了？人家有钱，想请多少人就请多少人。孔子凭什么这么生气？」

谭伯年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了老家村口那座祠堂。去年镇上来信，说那一片要统一改造，祠堂也在范围里。他回去看过一次，在祠堂门口站了半个下午。

他把手指按在那一行字上，问裴芷：「要是你们学校开学典礼，有个同学自己搬把椅子，坐到校长旁边去了，你们会怎么样？」

裴芷想了想：「会笑吧。然后……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外公说，「笑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孔子生气的，就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

裴芷又问：「那你们村祠堂要拆，你生不生气？」

谭伯年把书合上，隔了一会儿，说：「不是生气。是心里空了一块。」

裴芷没再问。她看见外公把老花镜摘下来，在衣角上擦了很久。

这个晚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凭什么？她问的是季氏的排场碍着谁。外公的回答没有讲周礼，讲的是一种心里的空。孔子的整套教导，就是从这块空开始的。

带 走 的 话

礼坏乐崩，坏的不只是排场，是每个人心里那张「我站在哪儿」的图。他接手的，就是这份不安。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他把「不安」认作真问题，看见礼让陌生人能预料彼此；关：这一章还没关门，但他只把松动读成「坏」，没读成「正在成形」，种子在这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张力是时代放进来的，满天下都是；他还没动手消，先喊了一声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14

第 14 章

无位的人凭什么教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没有位子的人站出来教别人，他的话凭什么算数？

◆ 「你算老几？」

设想有这样一个村子，村口的大樟树下新挂了一块牌子：红白理事会。

牌子是几户人家凑钱做的。起因是前一年村里办了两场酒，一场婚事摆了四十桌，一场丧事请了两班乐队吹了三天，两家都欠了一屁股债。有人提议，往后红白喜事立个规矩：酒席不超过十五桌，乐队只请一班，礼金有个上限。大家推了屈长庚当会长。

屈长庚六十来岁，在乡里的供销社做了半辈子会计，账算得清，人也公道。可他在村里既不是辈分最高的，也不是哪一房的族长，更不是村干部。他没有位子。

头一回出面，是给村东头一户人家商量嫁女的酒席。那家的男人听他说完「十五桌」，把烟往地上一扔：「你算老几？我家嫁女儿，摆几桌轮得到你管？」

屈长庚没有吵。他回家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换了一套说法。他去找那户人家，不提理事会，不提十五桌，只说了一件事：「你家太爷爷那一辈嫁姑娘，我听老人讲过，一共就摆了六桌，全村都说体面。咱们祖上办事，本来就讲究个简朴。」

那家男人愣了一下，没再顶。酒席最后摆了十四桌。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屈长庚第一次开口，说的是他自己的主张，别人问「你算老几」；第二次开口，说的是「祖上本来就这样」，别人就不顶了。同样一个十五

桌，换一个出处，就换了一个分量。他没撒谎，太爷爷那一辈确实简朴；可他心里明白，十五桌这个数，是理事会几户人家坐在一起商量出来的，是新的。

一个没有位子的人要让自己的话算数，最省力的办法，是把新的说成旧的。

◆ 他怎么说

孔子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大得多。

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9.6）。孟子转述过他年轻时做的两份差事：管过仓库，说账目对得上就行了；管过牛羊，说牛羊长得肥壮就行了（《孟子·万章下》）。这都是很低的位子。他的家世，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父亲早亡，母亲带着他过日子，其中许多细节后世有争议〔待核〕。

一个这样出身的人，后来要教人礼乐、教人为政、教人做君子。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研究者一般认为，在他之前，学问大体掌握在官府手里，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得是贵族子弟、得在官学里；孔子开了私学，让付得起一束干肉的人都能来学〔据二手〕。「学在官府」这个说法本身，是后世学者归纳的，具体到春秋时官学的样子，材料不多〔据二手〕。

《论语》里有两句话，是他自己讲的招生口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

门开了，问题也来了：你一个没有官位、没有爵位的人，凭什么教？

《论语》里真有人当面问过。孔子进了鲁国的太庙，每件事都问。有人就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八佾》3.15）谁说那个鄹邑人家的儿子懂礼？进了太庙什么都要问。这话里的刺，扎的不只是「懂不懂」，还有「鄹人之子」四个字：你是哪儿来的，你父亲是谁。孔子听到了，回了一句：「是礼也。」——问，本身就是礼。

这是一次漂亮的回答。可是一个人不能每次都靠一句漂亮话撑住。他需要一个更稳的地方站脚。

他找到的地方，是一句他反复说的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7.1）我只是传述，不是创作；我相信古代，喜爱古代；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老彭是谁，各家说法不一〔待核〕，意思是清楚的：我不是开山的人，我是传话的人。

另一句也是这个方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我不是生来就懂的，我是喜好古代、勤勉去求的人。

还有一句，是他被困在匡地、有性命之忧时说的：文王死了以后，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老天要是想灭了这份文化，后死的人就不会接到它；老天既然没灭它，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子罕》9.5）？他的底气，来自他手里接着的那份「文」——它比他老，比匡人老，比季氏老。

你看，屈长庚说「祖上本来就这样」，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两个人隔了两千五百年，用的是同一种办法：没有位子的人，借一个比自己老的声音说话。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这个办法对在哪里，而且要说足。

第一，它管用。一个没有位子的人开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一个人人都在争位子的年代，他的话能被听见、被记下、被一代一代传下来，靠的正是「这不是我的，是先王的」这层底。换一种说法——「这是我孔丘想出来的」——他很可能在第一代就被当成一个狂生。

第二，它不是骗术。他真心相信周代的礼乐是好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3.14）不是场面话。他研究夏礼、殷礼，承认材料不够，说文献足了他才能验证（《八佾》3.9）。一个耍手段的人不会这样老实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他借先王，是借他真心敬重的东西。

第三，它带着谦虚。「述而不作」「我非生而知之者」，这是一个人把功劳让给前人。在一个人人都想把自己塞进更高格子的年代，一个人说「我只是个传话的」，本身就是对那股风气的一种抵抗。

第四，它把学问从位子上解下来了。原先要学礼，得先有位子；现在只要肯学、肯交一束干肉。门槛从出身换成了意愿。这是真正的大事，第二编已经把这所学校看得很细。

◆ SDE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一个人开口，话要算数，总得有个来头。来头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这是我做出来的，你看它管不管用」。这是靠「作」来立足：自己造一样新东西，放到现实里去试，放到道理里去辩，让它接受检验。它的好处是新东西能进来；它的代价是张力很大——你得随时准备被驳倒、被笑话、被问「你算老几」。

另一种是「这本来就有，比你我都老」。这是靠「述」来立足：把新的说成旧的，把自己放在传话人的位置上。它的好处是稳，一开口就站在一片早已和谐好的地上；它的代价是，新东西只能穿着旧衣服进门，进了门也不好说自己是新的。

用SDE的话说，这是授权问题：一句话要进入别人的日子，需要一片地给它撑腰（特征纠缠E）。孔子没有位子，现实界里那片地不给他撑腰；理念界里，他又不肯说自己造了新道理。他剩下的，是一片过去的地——先王之道。那是一个早已和谐好的场，比季氏的八佾老，比三家的《雍》老，所有人都承认它好，只是不再照着做了。

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在场的机制：先王之道，一个早已和谐好的场，学生出生之前就排好了次序。孔子站到这片地上，他的话就有了来头。

这一步带出了一个后果，现在只说一句，第18章和第七编再细看：他其实是作了东西的。他把一个旧字「仁」重新作了一遍，把它放进礼里当心脏；他办了一所前所未有的学校。可是这些新东西，都得以「述」的名义进门。作的事实，和述的名义，从一开始就分了家。

本书给这个收回动作起过一个候选名字，叫「归述」——把自己作出来的东西，归还到述的名下。这个名字是本书暂拟的，这里只登记一笔。

还有一处要记下。孔子自己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宪问》14.26重出）。一个没有位子的人，说出这句话，分量很特别。他不谋政，他教；教，是

没有位子的人唯一能做的事。可是教什么呢？教的正是为政、礼乐、君臣父子。他用「教」这个动作绕开了「位」的门槛，又在所教的内容里，把「位」立得更牢。这是病根第三条：无位的人讲学需要授权，只能借先王。借来的那片地，本身就是一张位子图。

回到本编的题。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第13章）；一个没有位子的人站出来，要让人重新安下来（本章）。他手里没有兵，没有地，没有爵位。他手里有的，是一片人人都承认好的旧地。他把人往那片地上领——不是因为他想不出新路，是因为只有站在旧地上，他的话才被听见。

第一条病根和第三条病根，在这里拧成了一股：人要的是安，他能给安的地方，只有先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星期二。

裴芷刚当上语文课代表。左文澜老师说，每天早读前把作文本收齐，放到办公室。

第一天，后排两个男生不交。一个说「还没写完」，一个干脆趴在桌上。裴芷站在他们桌边，说：「交一下吧。」趴着的那个抬起头：「你算老几？」

裴芷脸一下子红了。她想了两秒，说：「左老师说的，今天必须交。」

那个男生嘟囔了一句，把本子扔给了她。

晚上她跟外公讲这件事，有点得意：「我一说左老师，他就交了。」

谭伯年正在剥橘子。他把一瓣橘子递给她，问：「要是左老师没说过『今天必须交』呢？」

裴芷接橘子的手停了一下：「那……那我也会说是她说的。」

「那你自己觉得，作文本该不该今天交？」

「该啊。晚交了老师没时间改。」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这个？」

裴芷想了一会儿，说：「说我自己的理由，他们不听。」

谭伯年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教了三十八年书，这样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第一天当课代表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最古老的那一招：没有位子，就借一个有位子的声音。她的理由是对的，可她不敢用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这一招不坏，它帮她收齐了作文本。只是今天借了左老师，明天借了班主任，后天借了课本，她自己那句「晚交了老师没时间改」，就一直没有机会被人听见、被人驳、被人认。

带 走 的 话

没有位子的人开口，总得借一个比自己老的声音。借先王，他才被听见；也从此，他自己作出的东西，只能说成是「本来就有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学问从位子上解下来，一束干肉就能入门；关：新东西只能以「述」的名义进门，作的事实与述的名义从此分家。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一半：他绕开了「你算老几」的张力，办法是站到一片早已和谐好的旧地上。

◆

15

第 15 章

两边共有的前提：秩序来自先定的名分

这一章的问题

吵得最凶的两边，脚下踩的是不是同一块地板？

◆ 修谱那天吵起来了

设想有这样一户蒲姓人家，三十年没修族谱了，今年几房凑了钱，请人重修。

修谱的头一件事，是对字辈。蒲家的字辈是一首二十个字的诗，每一代人名字中间那个字，照诗里的次序排下来。到了现在，正轮到「承」字辈。

问题出在最年轻的这一批孩子身上。好几家给孩子起名字，根本没用「承」字：有的叫蒲一鸣，有的叫蒲可安，还有一个随了妈妈的姓。

祠堂里摆了几张桌子，几房的长辈坐在一边，年轻的父母坐在另一边。长辈那边说：字辈是祖宗定的，不用「承」字，谱上就对不上号，一百年后的子孙翻开谱，不知道这孩子是哪一代的。必须改，至少谱名要用「承」字。

年轻父母那边也不示弱。一个在城里做设计的年轻爸爸站起来说：凭什么孩子的名字要照一首诗来排？还有，老谱上只写儿子不写女儿，这回修谱，女儿也要上谱，不然不公平。

吵了一下午。长辈们守的是字辈，年轻人要的是改规矩、要女儿上谱。两边吵得面红耳赤，看上去一个守旧、一个革新，谁也说服不了谁。

可是你往深里看一眼，会发现一件怪事：年轻人最着急的，是女儿能不能「上谱」。为什么上谱这么要紧？因为写进谱里，就有了一格；有了一格，就算这个家的人。他们反对的是某一条排法，不反对「人要靠一格来确认自己是谁」这件事本身。

两边吵的是谁坐哪一格、格子怎么排。没有一个人问：一个人是谁，能不能不靠先写好的那一格来定，而靠他这辈子走出来的路来定？

这个问题不在桌面上。它在两边脚下，是那块共同的地板。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孔子那个年代，也有守的一边和改的一边，吵得比蒲家凶得多。

改的一边，最显眼的是季氏这样的大夫，还有更下一层的家臣。第13章看过，季氏用天子的八佾，三家唱天子的《雍》，家臣「陪臣执国命」（《季氏》16.2）。《论语》里还记着两个家臣来召孔子：公山弗扰占了费邑造反，召他，他想去（《阳货》17.5）；佛肸占了中牟造反，召他，他也想去（《阳货》17.7）。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的「革新派」，他们把旧秩序撬松了。

可你细看他们撬的方式。季氏没有说「八佾这种排法不合理，舞列应该按别的办法定」。他说的是：八佾，我也要。他撬松旧秩序的办法，是把自己塞进一个更高的格子。家臣也一样，他们要的是国命在自己手里，不是国命这件事换一种定法。

改的一边还有另一路，更有新意些。据《左传》，郑国的子产把刑法铸在鼎上公布出来，晋国后来也铸了刑鼎，孔子对晋国铸刑鼎有过批评〔待核〕。这件事常被后人当成「法」与「礼」之争的一个起点〔据二手〕。本书没有原文在手，只记一笔：即使这一路，争的也是秩序由哪一种先写好的东西来定——是刻在鼎上的条文，还是藏在贵族心里的礼。

守的一边，是想把周礼恢复原样的人。孔子通常被归在这一边，他自己也说「吾从周」（《八佾》3.14）。

还有第三条路：干脆离开。《微子》篇里有好几位隐者。长沮、桀溺一边耕田，一边对子路说：天下到处都像滔滔洪水一样乱，谁能改得了？你与其跟着一个躲避坏人的

人，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整个世道的人（《微子》18.6）。荷蓧丈人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微子》18.7）。隐者不跟任何一边吵，他们离开了那张桌子。第五编第23章会细看孔子怎样回答他们。这里只记一件事：离开桌子，也没有换掉桌子底下的地板。隐者不相信能把秩序恢复，也不打算造一个新的，他们认定秩序只能是那一种，那一种坏了，就只好走开。

三条路：往上挤的，往回守的，往外走的。

◆ 孔子站在哪条路的尽头

孔子站在守的那条路上，可他不是一般的守。他把这条路走到了尽头，走到了守旧的人自己都没走到的地方。

一般的守旧，守的是排场：几排舞人、唱哪首诗、屏门立在哪儿。孔子守的，比排场深一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3.3）一个人要是没有仁，礼对他有什么用？乐对他有什么用？

这句话，把一件外面的事，挪到了人的里面。礼不只是舞列和祭品，礼要有一颗心在里面跳。有了这颗心，礼才是活的；没有这颗心，礼就是一副空壳。

另一处也往深里走。齐景公问怎样治国，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12.11）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子路问他，要是卫国国君请他去治国，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当场顶了一句「有是哉，子之迂也」（《子路》13.3）——这场顶嘴第二编已经看过，正名本身第六编第29章细看。这里只看一件事：孔子的回答，不是「谁该坐哪一格」，而是「坐在那一格的人，要配得上那一格」。

这是真正的一步。季氏要的是格子，隐者丢下了格子，孔子要的是格子里的人配得上格子。他没有拆格子，他给每一格都点上了一盏灯。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步对在哪里，要说清楚。

第一，他看见了规矩和人心不能分开。今天谁都知道，一个单位的规章写得再好，里面的人不当回事，规章就是一张纸。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把这件事说透了：「人而不仁，如礼何？」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组织里，都站得住。

第二，名分确实要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13.3），今天的话说，就是职责不清，话就说不到一块，事就办不成。一个项目组里谁负责什么没说清，最后一定是大家都在推。这是真知识。

第三，他拒绝了暴力。往上挤的那条路，是靠实力硬改；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颜渊》12.19）。他想要的秩序，是靠人心里的仁撑起来的，不是靠刀兵。在一个诸侯攻伐、大夫争地的年代，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温和。

◆ SDE 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

守旧的和革新的，吵了几百年，吵的是「格子怎么排」「谁坐哪一格」。两边都默认了一件事：人的位置，是先有一张格子图，再把人放进去。图在前，人在后。

用 SDE 的话说：两边都把长出来的样子（显露 S）当成了起点。先有一个定好的样子——周礼也好，刑鼎也好，季氏想要的新排法也好——然后人照着它走路（差异序列 D），照着它过日子。

SDE 的三方程第一式是 S＝F（D，E）：长出来的样子，是从走出来的路和脚下那片地里长出来的。顺序是反的。一个家族的秩序，本来是一代一代的人在一片地上过日子过出来的；过久了，定型了，才被写成字辈、写成族谱。字辈是结果，不是源头。

蒲家修谱那天，长辈把字辈当源头，年轻人也把「上谱」当源头。孔子那一代，守旧的把周礼当源头，往上挤的把更高的格子当源头，隐者认定源头只有一个而且已经坏了。三路人马，站在同一块地板上：秩序来自先定的名分。

孔子站在哪里？他站在这块地板最暖的那一角。他没有质疑地板，他在地板上铺了一张最软的毯子——仁。有了仁，先定的名分就不冷了；每个人在自己那一格里，不只是被摆在那儿，还可以心甘情愿地待在那儿，甚至待得很快乐。

这就是第13章那道题的答案的形状。礼坏乐崩，人人不安；怎样让人重新安下来？孔子的回答是：回到那张先定的格子图上去，但这一回，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仁，把那一格住暖、住安。

这个答案，在那个年代是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之一。它温和，它不流血，它让人心里有着落。

可是它也有一个不说出口的代价。那张格子图不许由住在里面的人来改。你可以把自己那一格住得更好，可以劝邻居把他那一格住得更好，可以在格子里找到很深的快乐——但格子本身，是先王画好的。住在格子里的人走出来的新路，回不到图上去。

这就是第四编要立的那个根的来处。让人安下来的办法，是让格子里没有张力。张力没有了，人是安了；可是格子图也就再没有人能改了。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周末。

左文澜给班上布置了一篇小作文：「我名字的来历」。

裴芷回家问爸爸。裴守义说：裴家没有字辈，你的名字是一家人商量着起的。

第二天在班上交流，坐在裴芷前面的男生站起来念他的作文。他说他们家有字辈，到他这一代是「绍」字，所以他有一个带「绍」字的谱名，上户口时爸爸没用，可爷爷每年过年都要叫他的谱名。他念到最后一句：「爷爷说，名字里有这个字，就知道我是哪一代的人。」

大家鼓掌。裴芷没鼓。她在自己作文本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那他是他自己，还是那一格？」

作文本收上去。第二天发回来，裴芷看见，那行铅笔字被左老师用红笔圈了一个圈，旁边没有批语，只画了一个问号。

裴芷拿着作文本去问外公：「左老师画个问号是什么意思？是说我问得不对，还是她也不知道？」

谭伯年看了很久，说：「我猜，她是也不知道，又觉得这个问题该留着。」

一个圈，一个问号。左文澜没有替那个男生辩护，也没有顺着裴芷去否定字辈。她把一个问题原样留在了那儿。那个问题碰到的，正是修谱那天两边都没碰的地板。

带 走 的 话

守旧的和往上挤的吵了几百年，吵的是谁坐哪一格；没人问格子能不能由住在里面的人来画。他把那张格子图，住得最暖。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人而不仁，如礼何」，把心放进规矩；关：格子图照旧是先定的，住在里面的人走出的新路，回不到图上。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他不拆格子，用仁把格子住暖，张力在「心甘情愿」里化开。

◆



第 四 编

总纲：一个根

编 序

这一编是全书的根。

前三编看了三样东西：一个一路被推着长大的人，一所学生敢顶嘴的学校，一道「怎样让人重新安下来」的题。三样东西摆在一起，有一个地方对不上：这个人自己是在张力里长大的，他的学校也用张力教人，可他教给人的道理，却是叫人别受张力。

本编要把这个对不上的地方，立成一个根。

立根之前，先把「张力」这个词说死，全书都照这一个意思用。张力，是一个选择已经摆在面前、结果还没定，当事人得忍住、不马上把它消掉的那一段状态。比如一个孩子做题卡住了，答案就印在书后，他忍着不翻，自己再推一遍——从卡住到推出来之前的那一会儿，就是张力。翻了答案，张力就消了；推出来，张力也消了，可消法不一样。

这个词在书里有三种用法，所指不一样，读的时候请分开。第一种是杏坛上的张力：学习里的卡住、顶嘴、学生改老师，主要在第二编，第9到12章，还有本编第16章。第二种是人生里的张力：少贱、被拒、困于陈蔡、被隐者讥笑，主要在第一编和第23章。第三种是教义里的张力：他教给人的那一种，又分两样，一样是担当与守成的张力，一样是求新的张力，在第24章，判决一靠它。第16章「两个孔子」的区分，靠前两种立住；判决一的收窄，是在第三种里再切了一刀。读到「张力」两个字，可以先问一句：这是哪一种？

根来自王德生口述（2026-09-27）。第16章先把「对不上」看清楚：同一个孔子，在杏坛上用张力，在道上消张力。第17章把口述全文照引，逐词落到SDE的格子里，过三关检验，与第166号里的蒙台梭利、王阳明对账。第18章看他的三样核心——乐、礼、述——怎样从同一个根里长出来。第19章用他自己的原话做七张接缝卡：同一支笔，前半句承认人会长、世会变，后半句一个词把它封住。第20章问最难的一个问题：一个最知道张力之苦的人，为什么偏偏教人别受张力——病根四条，死法两种。

五条判决都从这一编出发。第五、六、七编是三个母题——幸福、自由、创造——这一编只立根，不把母题写完。

16

第 16 章

两个孔子：杏坛上用张力，道上消张力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个人，教你的时候偏要你难受，教给你的道理却是叫你别难受——这两件事怎么会长在一个人身上？

◆ 量体的时候，要你动一动

开学前一个星期，裴芷要做一件新外套。

裴记裁缝铺里，裴守义拿出软尺，叫她站到镜子前面。量胸围、腰围、肩宽，这些裴芷都熟了，站着不动就行。可是今天爸爸量完这几样，没有放她走。

「手抬起来，举过头顶。」

裴芷举起手。裴守义把软尺绕到她后背，捏住肩胛骨那一块，看了看刻度。

「好，放下。弯腰，像系鞋带那样。」

她弯下腰。爸爸又量了一次后背。

「坐到那张凳子上。」

她坐下。爸爸量了一下坐着时的臀围和后腰。

「深吸一口气，憋住。」

裴芷憋着气，脸都红了，终于忍不住：「爸，你以前做衣服不这么麻烦的！」

裴守义把软尺搭回脖子上，说：「站着不动量出来的是你站着的样子。你是站着过日子的？你要举手、要弯腰、要坐、要跑。我不让你动一动，怎么知道你哪儿会顶着布？」

裴芷嘟囔：「那做出来是不是就不顶了？」

「对，」爸爸说，「做出来，你穿上就跟没穿一样，哪儿都不紧，哪儿都不绷。」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量的时候，裴守义故意让女儿动、让她憋气、让她弯腰——他在找衣服和身体之间会较劲的地方。可他要做出来的，是一件穿上去跟没穿一样的衣服：身体和衣服之间，再也没有较劲的地方。

找张力，是为了消掉张力。量体的过程里满是张力；做成的衣服里，一丝张力都不要。

孔子的教导，就是这样一件衣服。

◆ 杏坛上的孔子

第二编用六章看了他的学校，这里只把要紧的几处摆出来。

他教人的入口，是等学生卡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愤，是心里想明白却还没明白、憋着一股劲；悱，是嘴上想说却说不出来、卡在那儿。学生不到这个地步，他不开导、不点拨。第二编第9章已经细看过：愤悱，就是张力。他的教法，是先让张力积起来。

他教人的方式，是跟学生来回撞。他说自己其实没什么知识，有个乡下人来问，他脑子里空空的，就从问题的两头反复去叩，一直叩到底（《子罕》9.8）。学生问仁，问孝，他每个人答得不一样。问答不是一次讲完，是一来一回地顶。

他的学生敢顶他。子路当面说他「迂」（《子路》13.3），他见南子，子路不高兴（《雍也》6.28），宰我跟他争三年之丧（《阳货》17.21）。

他还会被学生改。子夏从《诗》里读出「礼后乎」，他说「起予者商也」——启发我的，是子夏啊（《八佾》3.8）。他在武城笑子游小题大做，子游拿他从前的话顶回来，

他马上对学生们说：「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17.4）宰予白天睡觉，他说「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因为宰予，我改了看人的办法。

最动人的是他抱怨颜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颜回对我没有帮助，我说什么他都高兴。一个老师，嫌学生太顺从。他要的，是能顶他、能让他卡住的学生。

这是杏坛上的孔子。第12章说得清楚：学校比学说宽。杏坛上满是张力：学生卡住、学生顶嘴、学生改老师，回写五格里三格都满了。

◆ 道上的孔子

可是他教给学生要去做的那个人，是另一副样子。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9.29）仁者，心里没有忧。

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他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不太服气：不忧不惧，就算君子了吗？他答：「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12.4）自己回头看看，心里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可忧可惧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心里宽宽展展，小人老是皱着眉头。

「君子无所争。」（《八佾》3.7）君子没什么可争的；要说争，也只在射箭的时候，而且作揖、谦让、上堂、下堂，争得彬彬有礼。

颜渊问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约束自己，回到礼上，这就是仁。

还有一句学生有子的话，《论语》把它放在第一篇：「礼之用，和为贵。」（《学而》1.12）礼的用处，以和为最可贵。这不是孔子本人的原话，可它被放在全书的开头几章，很能代表学生们从老师那里领会到的方向。

不忧、不惧、不争、坦荡、克己、复礼、以和为贵。你把这些词串起来，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心里没有疙瘩、跟谁都不较劲、在自己那一格里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人。

一个没有张力的人。

◆ 韦伯只看见了一个

说到这里，要先请一位近邻进来。因为「道上的孔子」消张力，不是本书第一个看见的。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儒教与道教》（德文1915年初刊，后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他拿儒家和欧洲的清教比。大意是这样的〔据二手〕：两边都讲理性，方向却相反。清教是理性地支配世界，儒家是理性地适应世界；儒家伦理把人和世界之间的张力压到了最低；所以它缺一股从里面改造世界的力量。

你把这几句和王德生口述放在一起读，会发现贴得很近。口述说「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韦伯从另一条路——拿宗教伦理和人怎样过日子、怎样做事来比——走到了几乎同一个地方。这一层，本书让出来，不主张是新的。第44章照撤名条件认账。

那本书还剩下什么？要看韦伯站在哪里看。

他看的是一整套伦理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把儒家当成一个整体，和清教摆在一起比。站在这一层，他看见的正是道上的孔子——不忧、不争、克己复礼、以和为贵。这一层上，儒家伦理确实是适应型的，本书没有异议。

可子路给老师脸色、子游拿老师的旧话顶回来、子夏问出「礼后乎」，这些杏坛上的现场，不在他的比较里〔据二手〕。这不是他看漏了。他要回答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间教室里谁改了谁。

用本章开头那间铺子打个比方。一个人只看做好的衣服：不紧不松，穿上跟没穿一样，他会说，这是一件不要张力的衣服。他说得对。可他没进过量体的那间屋子，不知

道量的时候，裁缝让孩子举手、弯腰、憋气，专门去找会较劲的地方。韦伯看的是成衣。本书多进了一间屋子。

把两边并排摆开，是这样一张表：

	韦伯	本书
看的层面	伦理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儒家伦理整体）	教法与教义之间的张力（同一个老师的两个时态）
杏坛上的顶嘴	不在他的视野里	承重证据：学生启发老师、顶回老师，老师当众认（3.8「起予者商也」、17.4「偃之言是也」）；老师因学生改了自己的做法（5.10「于予与改是」）
张力怎样消失	这套伦理本来就是适应型的	先在杏坛上有，后被学生「述平」成经——一个可以一处处追出来的传承机制
量的尺子	与清教对比的类型学	改判资格：一个判断做完以后，还能不能被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
看的地方不同	本书替他推的一句：由「适应型伦理」推下去，传承里改判的现场不必保留（韦伯本人没有作这种预测）	改判的现场会保留在对话记录里，但不会写成规矩（预言一，已对原文跑过；低风险，见下）

表里的韦伯一栏，前四行是转述他的大意〔据二手〕。最后一行不是他的原话，是本书替他推的：如果一套伦理从根上就是适应型的，那么一路传下去，学生顶老师、老师被改的现场，没有什么理由非留着不可。本书的预测正相反：现场会留着，只是不会写成规矩。

所以这一行不是对韦伯的检验。韦伯本人没有作这种预测，本书不能拿自己替他推的一句去对原文，再说谁站在谁一边。它只说明两个说法看的东西不一样：他看一整套伦理跟世界怎样相处，用不着问现场留没留；本书看的，正是现场留没留、资格传没传。本书这边的说法是预言一，已经对着《论语》跑过：子夏启发老师、子游改老师、老师因宰予改了看人的办法，这几处都留在书里；没有一处被写成「学生可以改老师」的规矩。「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登为部分反例，「不愤不启」（《述而》7.8）登为边界案例，照登，结语结算。还要自认：《论语》是语录体，本来

多记对话，「现场只以对话出现」容易中。预言一是一个低风险的预言，它站住，给的支持有限。

第三行也要多说一句。在韦伯那里，张力少，是这套伦理生来的样子。在本书这里，张力是先有、后没的：老师在的时候，杏坛上满是张力；老师走了，学生把问答编成语录，又把老师抬到「天不可阶」的地方（第53章）。张力是一步一步被收走的，每一步都能在书里找到手印。第十一编就是一处处去追。

所以说，韦伯只看见了一个孔子，道上的那一个。他看见的那一个，本书不和他争。本书多出来的，是另一个孔子，以及两个孔子不在同一个时态这件事：杏坛上的教法，是「正在」的，守着张力；道上的教义，是「已经」的，消掉张力。他身后，学生把可以改判的问答，述成了不许改判的经。用第65号的尺子说：问答的现场保留下来了，改判资格却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后半句原作「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已部分判负、改写，见第56章）。

本书把这一件事叫作「时态分离」，立为全书的承重命题（王德生2026-09-27裁定认下）。它自己也可以被推翻，条件写在导读第四条。

◆ 一个「裁」字

两个孔子之间，《论语》里有一句话正好站在门槛上。

他在陈国的时候，忽然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5.22）回去吧，回去吧！家乡那帮年轻人志气大、做事粗疏，已经织出了一片有文采的锦，却不知道怎样剪裁它（是学生自己不知道，还是他不在身边没人去裁，注家读法不一〔据二手〕）。

这句话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狂简」「斐然成章」：年轻人身上那股冲劲，大而粗，却已经长出了花纹。他是欣赏的，不然不会用「斐然」这个词。另一样是「裁」：他要回去，把这匹锦剪裁成形。

「裁」字的本义，就是裁缝手里那把剪刀干的事。一匹布，怎么裁，决定它最后做成什么样的衣服。

杏坛上的孔子，看得见那匹锦上的花纹，也看得见织锦的人身上那股狂劲——那是张力。道上的孔子，要拿起剪刀，把它裁成一件合身的衣服。他想回家，是想回到能动剪刀的地方。

这句话本身不是判决，只是一个画面：一个一路在外面奔走的老师，想家的时候想到的，是回去剪裁学生。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两个孔子，都对。先把这一点说足。

杏坛上的那一个，对在他比谁都早地看见了人是在卡住的地方长的。今天所有讲「启发式教学」「问题驱动」的书，没有一本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八个字说得更准。他还把学生顶嘴、改老师这件事，当成了教学里的平常事，这在他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先例。

道上的那一个，对在他看见了人需要一个能歇脚的地方。一个人不能一辈子绷着。天天卡住、天天争、天天憋着一股劲，人会垮的。心里安稳、跟身边的人和睦、在日常里找得到快乐——这是真实的幸福，而且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日子里最需要的那一种。一件衣服做得合身，穿着不紧不松，这本身就是好手艺。

两个都对，所以本书不说「杏坛上的孔子是真的，道上的孔子是假的」，也不说反过来。

◆ SDE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他用张力当工具，去到一个没有张力的地方。

SDE讲事情怎样起变化，有一个三拍的说法（123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卡住了，憋着一股劲；第二拍，形状改变——想通了，变出一个新的样子；第三拍，回写——变出来的新样子，回头改掉原来那片地。

杏坛上，这三拍都在走。学生憋着（第一拍），孔子叩两端，学生想通了（第二拍），子夏、子游说出了老师没说的，老师当场认了，改了自己（第三拍）。这是一个活的循环，一锅粥慢慢熬成正在成形，正在成形又长出新东西。

道上，他指给学生的终点，是第一拍起不来的地方。不忧、不惧、不争——张力积不起来。第一拍起不来，后两拍还有没有，是本书的一条读法（待验），第18章预告，第八编展开。那是一个已经定型、而且被要求一直定型下去的样子（显露光谱里的「定型」）。

所以两个孔子不是两个人，是同一件事的两头：过程在正在成形里，终点在定型里。他用正在成形的办法，把人送到一个定型的地方去。

本书把这一处立为全书最承重的区分：**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教法在张力里，教义在无张力里——这就是上文说的时态分离。韦伯看见的是后一半，本书要守的是前后两半之间的那道缝。

这个区分带出一条判决，第二编是它的主场：张力只许在杏坛上，不许进教义。学生可以在问答里卡住、顶嘴、改老师；可是问答结束以后，写进「道」里的，是没有张力的那一个人。杏坛上长出来的东西，回不到道里去——回写到了教法这一层，就停了。

这也是第四编要立的那个根最显眼的一个症状。他靠什么长成？靠一路的张力：少贱、被拒、困于陈蔡、与隐者争。他教人成为什么？一个没有张力的人。判语在这里先亮一次，第五编是它的主场：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后半句是石门那个看门人评价他的话（《宪问》14.38），不是他自己说的——恰恰因为不是他自己说的，才更能说明：他靠的那一半，他自己没写进教义。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晚上。

导论里那件外套，裴芷一抬胳膊，后背就绷住了。那天夜里铺子关了门，裴守义没回家。他把那件外套的纸样从柜子里抽出来，摊在裁案上。

纸样右下角，是他量体那天用铅笔记的数：站着的肩宽、胸围、腰围，一行一行写得很整齐。旁边还有三个小数，是那天让女儿举手、弯腰、坐下时量的，后背多出来的那几分。

他看见，举手那一行的数后面，被他自己划了一道横线，旁边写了一个字：收。

他想起来了。裁的时候，他把纸样往布上一铺，觉得后背多出来那一块「看着松」，穿上站着不好看，就顺手收掉了。量的时候他要女儿动，裁的时候他照着不动的样子裁。

谭伯年那天正好在铺子里帮着看门，这会儿还坐在藤椅上。他看女婿对着一张纸样发呆，走过来看了一眼，指着那道横线问：「这是你划的？」

裴守义点点头：「量的时候都量了。做的时候，嫌它松。」

谭伯年没接这个话。他想起下午裴芷脱下外套时说的那句：「你量的时候那么麻烦，让我举手、弯腰、憋气，做出来又不让我动。」他把膝盖上那本《论语》翻到《述而》，手指在「不愤不启」那一行上停了一下，又合上了。

裴守义拿起铅笔，在那个「收」字旁边画了一个问号。他没有擦掉横线，也没有马上改纸样。

这个晚上没有答案。只多看清了一件事：衣服绷住，不是因为没量，是因为量出来的张力，没有被做进衣服里。

带 走 的 话

他在杏坛上让人卡住、顶嘴、改老师；他在道上教人不忧、不争、克己复礼。前一个孔子让人长，后一个孔子让人安。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不愤不启，学生可以顶嘴、改老师；关：杏坛上长出来的张力，不许写进道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两样都有：教法里放进来，教义里消掉。这一放一消，就是本书的第一道裂缝。

17

第 17 章

自我界·场·幸福：王德生口述与三关检验

这一章的问题

他那么多教导，能不能用一根线串起来？那根线落在哪一格？

◆ 一件你忘了它在身上的衣服

你一定穿过这样一件衣服：早上穿上，一整天都没想起它。不勒脖子，不卡腋下，坐下不皱，走路不拽。到晚上脱下来，你才想起，哦，今天穿的是这件。

好衣服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你忘了它。

人的日子也有这样的时候。你大概有过这样一个傍晚：事情都办完了，身边的人都在，没有人跟你别扭，你也不跟谁别扭，心里一个疙瘩都没有。你不觉得特别兴奋，也不觉得缺什么。就是安安稳稳的，挺好。

这种「挺好」，很难说出它好在哪里。它不是赢了什么，也不是做成了什么。它更像一片气氛，把你整个人罩着。你在里面，不用使劲。

孔子一辈子教人的，就是怎样过上这样的日子，而且一直过下去。

◆ 一段口述，照原话

2026年9月27日上午，王德生博士对孔子的教导中心作了一段口述。全书的根就是这一段，这里照原话全文引一次：

> 「孔子的教导中心主义是：如何成为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造成的一种无张力的幸福，损害就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王德生口述，2026-09-27）

这段话可以拆成五件：中心是什么，做法是什么，损害在哪里，自由被改成了什么，合起来是什么。前四件本章逐一落格，第五件留给第18章。

先看中心那半句：「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这里面有三个词，每个词都落在SDE九宫里的一格。

「自我世界」落在三界的自我界（E1）。SDE说人活在三块地上：理念界，是道理、想法、学问那一块；现实界，是吃饭穿衣、种地打仗、跟物打交道那一块；自我界，是一个人自己心里、以及他和身边人之间那一块。口述没有说「理念世界里的」，也没有说「现实世界里的」，说的是「自我世界里面的」。孔子要人好好待着的地方，是第三块地。

「场」落在显露的模态维（S2）。一样东西长出来，可以像一颗一颗的粒子，一条一条分得清；可以像一阵一阵的波，一起一伏地变；也可以像一整片场，把你整个罩着。孔子要的，不是一条条规则各自管用，也不是日子一波一波地起伏，而是那一整片气氛——第13章里碎掉的，正是它。

「和谐幸福」落在意义三律的幸福（D1）。SDE说人走一条路，总是为了点什么：为了创造，为了自由，为了幸福。三律里，口述点的是幸福。

三个词，三行，三格：地在自我界，样子是场，为的是幸福。合起来钉住的，是一个点。本书把它简称为「**无张力的幸福**」——因为口述紧接着就说了做法：「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

再往后是损害：「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注意这里点了两块地：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没有被点——自我界里，他的幸福是满的。

最后是自由被改写成的两样：一样是「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一样是「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第六编是这两样的主场。

◆ 他自己的话

这个中心不是孔子自己宣布的。他从没说过「我的中心是自我界的场中幸福」。它是从他的话里读出来、由口述立定的。那么他自己的话，能不能给它作锚？

能。前面各章已经引过的，这里只按三个词重新排一遍。

幸福：「仁者不忧」（《子罕》9.29），「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12.4），「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7.16）。粗饭、白水、枕着胳膊，快乐就在里头——他的幸福不靠外面添什么。

自我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做到仁，靠自己，难道靠别人吗？「内省」二字，也是把眼光收回到自己心里。

场：最清楚的一处，是他说自己的志向。子路、颜渊陪他坐着，他让两人各说志向，子路反过来问老师的志向，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5.26）让老人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年轻人怀念。这句话里没有一件事业、一个道理、一样东西，全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片气氛——老的安、平辈的信、小的怀。这就是场。

还有一句学生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学而》1.12），把「和」立为礼的用处。它不是孔子本人的话，作锚要打个折扣；但它被放在全书第一篇，说明学生们领会到的方向正是这个。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个中心一点也不小。先把这一点说足。

大多数人大多数日子，就活在自我界那一片场里：家里、单位里、邻里之间。一个人在这片场里过得安不安、快不快乐，比他在理念界想出了什么、在现实界挣到了什么，更直接地决定他这一天过得好不好。孔子把教育的眼光放在这里，是放对了地方。

幸福是意义三律之一，这不是软的东西。第162号皮亚杰卷第47章说过，幸福律原本就在「学」字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把「学」和「说」（悦）写在了一起；这一点本书照登，不重复论证。

他还做到了一件很难的事：让幸福不依赖外物。陋巷里一箪食一瓢饮，别人受不了那份苦，颜回不改其乐（《雍也》6.11），他连说两遍「贤哉回也」。一种不靠钱、不靠位子、不靠别人认可的快乐，谁也拿不走。在一个人人都在争的年代，他给人指了一个不用争也能快乐的地方。

◆ SDE 看这一处 | 三关检验

立一个中心，不能只凭几句话读得通。按本系列的规矩，要过三关。三关过了，才算中心；过不了，只算他的一个侧重。

第一关，同出一根：他的三大核心，能不能都从这个中心推出来?

孔子的三大核心，本书取乐、礼、述。乐是他说人怎样才幸福；礼是他说人怎样跟人相处、怎样选择；述是他说学问从哪里来、新东西怎么办。三样看上去各管一摊。可是从「无张力的幸福」出发，三样都推得出来：要幸福没有张力，快乐就只能是不忧的那一种；要跟人相处没有张力，选择就得照先排好的次序来；要学问没有张力，新东西就得早已由先王造好，今人只管传。怎样推，第18章细看。这里先记下：三样都推得出，第一关过。

第二关，有他自己的话作锚：上一节已经排过。幸福、自我界、场三个词，各有他本人的话撑着；弱的一处（有子语）已经注明。第二关过，带一个折扣。

第三关，能展开：用另一组三视角，能不能展开成三个母题，正好对上三大核心?

本书用意义三律展开：幸福、自由、创造。上母题·幸福，看自我界场中那份无张力的和谐，对上「乐」；中母题·自由，看礼的次序与现实界的顺从适应，对上「礼」；下母题·创造，看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创造怎样缺席，对上「述」。三个母题，三大核心，一一对上。第三关算过，但要带一处保留，下面把缘故说清楚。

先说本系列的标准样式。标准做法是：在一组三个视角里，只挑一个立为中心，再拿另一组三个视角把它展开。比如在三界里立自我界为中心，就用幸福、自由、创造把它展开成三个母题：自我界的幸福、自我界的自由、自我界的创造。中心在一组里，展开用另一组，两组不重叠，三个母题也都还站在那一界里。

孔子这里不一样，不一样在两处。第一处，口述给的中心不是一个词，是三个词一起钉住的一个点：自我界（三界那一组）、场（显露样子那一组）、幸福（意义那一组）。第二处，展开时用的意义三律，恰好是中心里已经用过的那一组——幸福既是中心的一个坐标，又是上母题的名字。

为什么还要这样立？因为口述自己就是这样说的。口述前半句立中心，后半句记损害，损害记的是「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损害不在自我界里，在另外两界；损害的名字，正是意义三律里的另外两律。要是照标准样式，只立「自我界中心」、再展开成自我界的幸福、自由、创造，三个母题就全关在自我界里，口述最要紧的那半句——理念界、现实界那两块地上的缺席——反而没处放了。

所以本书换一个看法：你可以把三界画成三行，把幸福、自由、创造画成三列，交出九个格子（第八编那张九格表）。孔子的中心，就是「自我界·幸福」那一格；「场」说的，是这一格长成的样子。展开，就是从这一格出发，沿着三列往外走：幸福一列看他占住了什么，自由一列看它怎样被收成次序与顺从，创造一列看理念界、现实界两格怎样空着。三个母题各是一列，每一列都要把三行过一遍。

这样立，本书能交出口述要的全部账，代价是它和标准样式不完全一样。前面也有过类似的一卷：第155号卢梭卷以口述的三维直接作三个母题，用意义三律作九格的展开轴，书内同样自标保留。本书照这个先例，把「这种立法算不算标准的视角中心」登记为一处保留，不替自己下结论。这一点只影响名目，不影响三个母题：若认为不算，本书把「视角中心」改称「口述定点」，五条判决与九格表照旧。

◆ 与第 166 号对账 | 同中心，异人生

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读过二十位大师，其中有两位，和孔子站在同一块地上。

一位是蒙台梭利。王德生对她的口述，是整部第166号的原型：「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即张力不会来自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王德生口述，第166号所据）
第166号给她的判语是：她教的是自我界的忍耐，靠的是现实界和理念界的韧性。

另一位是王阳明。第166号的判语是：他教的是道理都在心里，靠的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

三个人，理论都站在自我界。这叫同中心。

可是他们在自我界里要的东西不一样。蒙台梭利的教室里，张力是有的，只是只许来自孩子自己：孩子拿着一件教具反复练，错了自己发现、自己改，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王阳明把道理收进心里，心里那一番功夫，也是要用力的。孔子要的，比这两位更进一步：在自我界里，连那份较劲也尽量不要——不忧，坦荡荡，是场里一片和谐。

三个人的人生也各不一样。蒙台梭利在医学院被排挤、后来离开意大利；王阳明被贬到偏远的龙场〔待核〕；孔子十四年在路上，被拒、被困、被讥。三种人生，三种张力，都在理念界和现实界里。这叫异人生。

孔子是这一中心在东方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位。第166号原判孔子「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落在显露的规范维（S1分布）；本书照登，不改判，把它作为第二道缝放进第六编：各安其位，正是自我界那片场落到现实界时的样子。

还有一处前判要对上。第47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说孔子是「关系入方程和D2长期习行的发现者，而不是固定君子模板的制造者」，风险在后世制度化。本书接着判，写成收窄：风险一半确在后世，另一半的种子，在他自己立的这个无张力的中心里。

◆ 闸门 | 五十字

一个中心立起来，最怕被一个旧标签原样换掉。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中庸」吗？不就是「保守主义」「伦理本位」吗？要是真能一对一换掉，本书这一套说法就是多余的。

所以要压一次。压成五十字：

> 孔子把幸福放进自我界的和谐之场，用礼的次序代替选择的激发，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与自由因此缺席；他本人却靠张力长成。

其中「用礼的次序代替选择的激发」一句，靠的是本书的一条读法（待验），第18章预告，第八编展开。

然后换回旧词试一试。换成「中庸」：中庸说的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里面没有「张力」这把尺，也说不出他的教法用张力、教义却消张力这一层反差。换成「保守主义」：保守说的是守旧，可孔子也作了新东西，旧标签解释不了他为什么把作说成述，更量不出理念界、现实界那两格创造是空着的。换成「伦理本位」：它说中国文化以人伦为本，这是事实，但它是一个描述，不带损害账——它不会告诉你，幸福只剩一种、自由变成次序、创造交给先王，三件是一起发生的。

旧标签里没有的，至少四样：无张力这把尺；三律之间的函数关系——创造两格空着，自由在那两块地上跟着变窄（第八编；把函数读成乘法，是本书的一种读法，待验，未经裁定，不承重）；自由的「次序替代激发」；教法用张力而教义消张力的反差（第16章）。四样都在，这个中心不是换了个说法的旧标签。

还要补一句。旧标签压不掉这个中心，不等于没有人走到过它附近。韦伯《儒教与道教》说儒家伦理把与世界的张力压到最低、代价是缺少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据二手〕，这一层和「无张力的幸福」贴得很近，本书让出。压不掉的，是第四样：教法和教义不在同一个时态，以及张力怎样在传承里被收走。第16章「韦伯只看见了一个」一节划了这条线。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下午。

谭伯年把王德生这段口述抄在了那本《论语》的扉页上。字写得很小，一笔一画，抄完又在「场」字底下画了一道线。

他想起了自己教过的那些班。一个班上得顺的时候，他心里是真高兴：学生坐得端正，念书的声音齐，他问一句，底下答一句，一堂课下来，整间教室像一锅温着的汤。那是他当老师最幸福的时候。

他也想起了一个男孩。那孩子上课总举手，问的问题常常跟课文不沾边：「为什么愚公不搬家？」「为什么非得是这个答案？」全班一笑，那锅汤就不温了。有一回，谭伯年让他坐下，说：「下课再问。」男孩坐下了，下课也没来问。后来他再也不举手了。

那一堂课又顺了。谭伯年那天是高兴的。

他看着扉页上自己画线的那个「场」字，拿起笔，在旁边写了四个小字：温了谁的。

> 带 走 的 话
>
> 自我界、场、幸福：三个词落在三格，合起来是一个人最想要的日子——没有张力。他把这种日子教得最好，也只教了这一种。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幸福写进学习，一种不靠外物的快乐；关：幸福只剩自我界场里无张力的那一种，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与自由不在账上。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而且是作为中心被消掉的：「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是做法本身。

18

第 18 章

同出一根：乐、礼、述怎样从「无张力」里长出来

这一章的问题

他教的快乐，他守的礼，他不肯自称创造——三件各管一摊的事，凭什么说是一个根上长出来的？

◆ 一件衣服的三样讲究

你小时候大概被大人这样叮嘱过穿衣服。

第一样，要合身。太大了显得邋遢，太小了勒得难受，合身了才舒服。

第二样，要穿对。扣子从上往下扣，领子翻平，衬衫塞进裤腰，外套的拉链拉到胸口。先穿哪件、后穿哪件、哪颗扣子先扣，都有个次序。

第三样，别穿怪的。样式照大家都穿的来，老样子最稳妥，你要是自己改个样子，别人会看你、会笑你。

三样讲究，一样管舒服，一样管次序，一样管样子。乍一听是三件事。

可你要是问那个叮嘱你的大人：为什么要合身？为什么要照次序穿？为什么别穿怪样子？他的回答多半是同一句话：「免得你别扭，免得别人说你。」

三样讲究，出自同一个念头：别让穿的人、看的人，心里起疙瘩。

孔子的三样核心，也是这样。

◆ 他怎么说

三样核心，各挑他两三句话。

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7.19）——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子路没答上来，孔子说，你怎么不这样回他。这是他给自己画的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6.20）。「仁者不忧」（《子罕》9.29）。

礼。「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细目，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2.1）。对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4.18；电子本作「谏志不从」，此从杨伯峻本与通行本）：委婉劝，劝不动，仍旧恭敬、不违抗，操劳也不怨。对出处进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7.11）：用我就出来做，不用就收起来。

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子张问十代以后的礼能不能知道，他答：殷继承夏礼，增减了什么可以知道；周继承殷礼，增减了什么可以知道；以后接周的，「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23）。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三样核心，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是真东西。

乐是真的。一个人学东西学到乐在其中，是学习最好的状态；第17章已经说过，《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把学和快乐写在了一起。

礼是真的。一群人要在一起过日子，得有个次序；有了次序，第一次见面的人不用试探、不用打一架，就知道怎么相处。婚丧、祭祀、宴饮、进退，照次序来，省掉多少摩擦。

述也是真的。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忠实地传下去：一部诗集、一套祭仪、一门手艺的老规矩。传的人要是随手改，传到第三代就面目全非了。

还有一处要替他说清楚：他并不是一点忧都没有。他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7.3）；也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他是忧的。只是你细看他忧的是什么：德没修好，学没讲明，听到对的没跟上，错了没改掉。这些忧，全是往回收的——收向自己心里，收向那个还没做到的「和」。这一点，第五编还要细看。

◆ SDE 看这一处 | 三件怎样同出一根

先用大白话说。一个根，长出三根枝。根是：别让人在这个场里难受——无张力。三根枝是：快乐只要不忧的那一种；选择只照先排好的次序；新东西只能是先王早就造好的。

下面一根一根看。

第一根，幸福收进场。

意义三律里的幸福，本来有很多种。有一种快乐，是做成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从卡住里挣出来的那一下；这是创造带来的快乐，它离不开张力。有一种快乐，是自己选了一条路、走通了，那种敞亮；这是自由带来的快乐，它也离不开张力——你选的，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要是一个人的目标是没有张力，这两种快乐就都要打折扣。剩下的，是那一种不用挣、不用选也能有的快乐：在一片和谐的场里，心里没有疙瘩。「乐以忘忧」这四个字，把快乐和「忘忧」连在一起，快乐的样子就是忧的不在。

这就是口述里的第一件：幸福只剩自我界的场里那一种。

第二根，自由收成次序与顺从。

人不是一个人活着的，人活在跟别人缠在一起的日子里（特征纠缠）。缠在一起，就得选：先敬谁、后敬谁，这件事听谁的，这句话说不说。每一次选，都可能跟别人选得不一样；选得不一样，就起张力。

要让选择不起张力，最干净的办法是：选择早就排好了次序，你照着次序去执行。这就是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次序里，你只管照做，就不会跟谁撞上。

那么在现实界，碰到改不动的事呢？父母劝不动，君主不用你，世道不行你的道——这时候，要是还想没有张力，就只剩一条路：顺从，适应。「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舍之则藏」。

这就是口述里的第二件，王德生说得很直白：「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

第三根，创造交给先王。

创造，说白了就是改变样子（形状改变）：做出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改掉一个以前的规矩。每一次改变样子，都会打破原来那片场的和谐——总有人不习惯，总有人要问「凭什么」。

要让一片场一直和谐下去，创造就不能发生在现在。它最好早就发生过了，由最有资格的人——先王——一次做完、做好，今人只需要传下去、学下去。「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创造被放到了过去；「虽百世，可知也」，连未来也被预先知道了，未来不再有真正新的东西。

这就是口述里的损害那一半：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没有了。

本书给这个动作起过一个候选名字，叫「归述」：把作出来的东西，归还给述；把创造的功劳和资格，交回先王。第14章已经登记过，名字是本书暂拟的。

◆ 三根枝互相撑着

说三件同出一根，还有一个检验办法：把根拔掉，看三根枝会不会一起松。

假如张力是允许的。那么快乐就可以包括「愤」——卡住以后挣出来的那种痛快；礼就可以由学生来增减，因为学生选得跟老师不一样也没关系；新东西就可以今天作、明天作，不必都挂在先王名下。三根枝一起松。

反过来，三根枝还互相撑着。乐要靠礼：大家都照次序来，就没人跟你别扭，你才能不忧。礼要靠述：礼要是今天可以新作一套，明天可以再作一套，次序就没人认了，得说它是先王定的、百世可知的，次序才站得住。述又要靠乐：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照老样子过？因为照老样子过，日子是安的、是乐的。

《论语》里有一个很小的场面，能看见礼怎样靠述撑着。鲁国每月初一要向祖庙告朔，供一只活羊；据注家说，那时国君已经不亲自去了，只剩一只羊照例供着〔据二手〕。子贡想把这只羊省掉。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3.17）你心疼那只羊，我心疼那个礼。

子贡的主意，其实是一次小小的「作」：一个空了的仪式，省掉它的残余。孔子不同意。他心疼的不是羊，是那道次序的最后一点影子——影子还在，礼就还有被恢复的指望；连影子都省了，次序就断了。一个学生想删一格，老师把这一格留住。留住它的理由，是它从古传下来。

乐撑礼，礼撑述，述又回头撑乐。一个圈。圈中间，是那片早已和谐好的场——先王之道。本书说的在场的机制，就是它：学生生下来之前，场就和好了，次序就排好了，样子就定下了。

◆ 两条读法，先预告

这一章还要预告两条读法。它们是本书的读法，还没有得到王德生的确认，一律标「待验」，第八编才展开。这里只把轮廓摆出来。

第一条：自由的三步里，一步被换掉了。王德生2026年9月19日口述过，自由律的内容是「纠缠—选择—激发」：人在纠缠里，做出选择，选择激发出新的东西。本书的读法是，孔子的自由是「纠缠—选择—次序」：前两步都在，第三步的激发，被次序替代了（待验）。王德生同一天还口述过，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这一句照旧：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两格空着，自由在这两块地上也就跟着变窄，只剩顺从与适应（第40章展开）。至于这个函数是不是乘法、是不是「一格为零就全为零」，那是本书自己的一种读法，王德生没有认下，只作待验的假说，不拿它承重。

第二条：三拍里，第一拍被压低了。第16章说过123原理的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本书的读法是，无张力的中心压低了第一拍；第一拍起不来，第二拍的形状改变（创造）就少了；没有新形状，第三拍的回写也就没东西可写——学生可以在场里和谐，却很难回头改场（待验）。

两条读法要是被推翻，本章「三件同出一根」的论证不受影响，受影响的是第八编那张九格表里几格的填法。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堂语文课。

左文澜给初一的学生讲《论语》选读，讲到「乐以忘忧」。她问：「这里面哪一句，你们最喜欢？」

好几个同学说喜欢「乐以忘忧」，觉得它很潇洒。

裴芷举手。她站起来说：「我也喜欢。可我想问：他不忧，是因为没什么可忧的，还是因为规定了不许忧？」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有人小声笑。

左文澜没有马上回答。她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好。你帮我找一找——《论语》里，有没有哪一句，是孔子自己在忧的？」

第二天早读课，裴芷把一张纸条放在讲台上。纸条上抄了两处。一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另一处是「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11.9）。

纸条底下，裴芷用铅笔加了一行：「第一个忧，是忧自己没做好。第二个，不是。」

左文澜看了很久，把纸条夹进了自己的备课本里。

一个孩子在找「忧」的时候，碰到了本章说的那个分界：一种忧，是往回收的，收向自己的修养，收向那片还没和好的场；另一种忧，是被现实界一把推倒的——他最好的学生死了，这份痛，礼安顿不了，乐也忘不掉。

带 走 的 话

乐是不忧，礼是不争，述是不改。三个「不」字，出自同一个愿望：别让人在这个场里难受。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乐、礼、述各自是真东西，快乐、次序、忠实的传；关：三件合起来，把快乐收成一种，把选择收成次序，把创造交给先王。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三处同时消，而且互相撑着消：乐撑礼，礼撑述，述撑乐。

19

第 19 章

同一支笔：七张接缝卡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前半句承认人会长、世会变，后半句又把它封回去——封口的，是哪一个词？

◆ 一张前后打架的便条

你大概收到过这样一张便条，或者写过。

周五晚上，家里大人出门前在冰箱上贴了一张纸：「这个周末你自己安排，想干什么干什么。」下面隔了一行，又补了一句：「作业先写完，别玩手机，十点前睡。」

前一句把门打开了：你自己安排。后一句把门又关上了：可是得照这几条来。

写便条的人没觉得自己前后矛盾。他是真心想让你自己安排，也是真心怕你安排不好。两句话出自同一支笔，同一份心。只是你读的时候，会在两句中间停一下：到底是哪一句算数？

这一停，停在一个词上。在这张便条里，是那个没写出来、却人人都读得出的「但是」。

孔子的书里，也有这样的地方。

◆ 他怎么说 | 七张卡

下面这张表，是本书做的七张接缝卡。每一张卡，左边是一句他承认人会长、世会变、学生会改老师的话（张力句），右边是一句把它封回去的话（无张力句），中间是那个起封口作用的词（接缝词）。

七张卡的原句，都已在本书所附的《论语》电子本里逐字核过。把哪两句配成一张卡、哪个词算接缝，是本书的读法，整组标「待验」。

卡	张力句（承认长、承认变）	接缝词	无张力句（封回去）
一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17.2）	不移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
二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	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季氏》16.9）
三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2.23）	百世可知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同章）
四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	不复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章）
五	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	朽木	朽木不可雕也（同章）
六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17.19）	天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7.23）
七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为政》2.4）	矩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同章）

一张一张看。每张只看那个接缝，细读留给各编的主场。

卡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生下来差不多，是后来的习染把人拉开了。这句话把人放在路上——人是走出来的。紧跟着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笨的，不会变。一个「不移」，在人群的两头各钉了一颗钉子。第七编第 37 章是它的主场。

卡二。他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是靠喜好古代、勤勉求来的。这是一个人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是怎么长成的。可在另一处，他排了一张次序表：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而后知的是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学的又次一等。自己明明是「学而知之」长成的，表的最上面，却留给了「生而知之」。

卡三。这一张最干净，两半在同一句话里。前半句，他看见了历史在变：殷对夏礼有增有减，周对殷礼有增有减，增减了什么都查得到。后半句，他把未来也收进来：以后接周的，就算一百代，也可以预先知道。变被看见了，又被一个「可知」封住：往后的变，不会超出已知的样子。第35章是它的主场。

卡四。也在同一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把学生的张力当成入口；「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说学生要是举一反三反不出来，他就不再教了。张力在门口被请进来，走不过去的，门就关上。第二编第9章已经细看过。

卡五。同一章里两次判断。先是宰予白天睡觉，他说「朽木不可雕也」；接着他说，从前我听了人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要听了话再看行为，「于予与改是」——因为宰予，我改了。老师改的是自己看人的办法；可对宰予的那一句判词，没有改。「朽木」三个字留在书里，两千多年了。

卡六。子贡怕老师不说话，学生就没得传述了。他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百物生焉」，是万物自己在长，不等谁发话。另一处，他被桓魋威胁，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把德生在了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同一个「天」字，一处是让万物自己长的那片天，一处是把德预先放进他身上的那位天。第35章会接住第117号「天何言哉」一说。

卡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六十而耳顺」，是一个人一生的长法，一段一段在变。最后一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越出规矩。一生长到最后，长成了心和矩完全合上、再没有一点较劲的样子。第162号已经说过，这是他的自述，不是给每个人的时间表；本书这里只看最后那个「矩」字。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七张卡，先看左边那一栏。

「习相远」：人是习出来的，不是生下来就定的。「我非生而知之者」：连自己也不例外，老老实实交代。「所损益，可知也」：礼是会变的，而且变的痕迹查得到。「不愤不启」：学习的入口是卡住。「于予与改是」：老师当着学生的面，承认自己改了。「百物生焉」：万物自己在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个人的一生，是一段一段长出来的。

在两千五百年前，这七句话每一句都了不起。它们都在说同一件事：人会长，世会变，学会卡，老师会改。这是发生的语法。第十编第 49 章「十二处看见」里，有好几处就出自这一栏。

所以这一章不是抓他的把柄。左边那一栏，是他看见的；本书接着用。

◆ SDE 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七张卡，都是同一个动作——前半句看见了一样东西正在长，后半句用一个词宣布它长完了。

用 SDE 的话说，左边那一栏，说的都是走出来的路和脚下那片地（差异序列与特征纠缠）：习、求、损益、愤悱、改、生、志学，都是一步一步在走、一点一点在变。右边那一栏，说的都是一个已经长好的样子（显露），而且是定型的那一种：上知下愚不会变，生而知之者在最上，百世可以预知，反不出来就不再教，朽木不可雕，德由天生，从心不逾矩。

接缝词干的事，是在显露光谱上一步跨过去：从「正在成形」，直接跳到「定型」。不移、生而知之、百世可知、不复、朽木、天、矩——本系列把这一类词叫时间封口词：它们让一件还在长的事，在字面上停下来。

这七个词，和第 18 章说的在场的机制，是同一族。本书把那台机器封口的词列作：礼、复、述、不移、百世可知、不逾矩、天。卡里的「不移」「百世可知」「天」

「矩」都在这一族里。要提醒一句：卡四的「不复」，是「不再教」的意思，和「克己复礼」那个「复」（回到礼上）不是一个字义，不要混。

为什么同一支笔会这样写？回到第17章的中心就明白了。一件还在长的事，是有张力的：人还会变，礼还会改，学生还会顶，未来还不知道。一个以无张力为中心的人，看见了这些张力，也承认了它们，可他心里最想给人的是安。安，就要有个底。封口词，就是他给的底。

所以接缝不是谎话，是一个想让人安下来的人伸出的手。他先看见了人会长，又怕人长乱了；先看见了礼会变，又怕变没了；先当着学生改了自己，又怕学生从此没了规矩。前半句是他的眼睛，后半句是他的心疼。第20章要讲的病根，在这七张卡里已经露了头。

◆ 这组卡哪里最弱

本书自己先说这组卡的弱处。

七张卡里，卡三、卡四、卡五、卡七，两半在同一章里，同一支笔、同一口气，最硬。卡一、卡二、卡六，是本书从不同章里配的对，配对本身就是一种读法。

卡一，有的版本把17.2和17.3合成一章〔据二手〕；要是本来就是一章，这张卡反而更硬。推翻它的办法也摆在这里：「不移」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不能移」——被判定变不了；一种是「不肯移」——是那个人自己不肯变〔据二手〕。要是可靠的注疏把「不肯移」立住了，这颗钉子就不是老师钉下的，是那两头的人自己不走；它封不住「习相远」，这张卡降为边界案例，不再算接缝。

卡二，16.9出自《季氏》篇，有学者认为这一篇成书较晚，文字未必出自孔子本人〔据二手〕；要是这样，这张卡就该降级。推翻它的办法有两条。一条是查成书：若《季氏》晚出这一说站住，16.9就不是「同一支笔」，是后来编书的人添的封口；这张卡撤出本章，改登到第十一编，当「学生把问答述成经」的一条证据。另一条是查读法：若「上」「次」在可靠的读法里只是说人各从哪条路知道，不是排高低，那它就没有把「学而知之」压到第二等，接缝也就不成立。

卡六，两个「天」字各在各的语境里，说是接缝，要打折扣。一处是回答子贡「老师不说话，我们传什么」，一处是被桓魋威胁时给自己壮胆；场合不同，用意也可能不同。推翻它的办法是：把《论语》里孔子说「天」的十来处（如「获罪于天」（《八佾》3.13）、「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9.5）、「知我者其天乎」（《宪问》14.35）、「畏天命」（《季氏》16.8））排成两列，一列是「让万物自己长」的天，一列是「预先安放、替人作主」的天。若第一列只有17.19这一处孤例，别处的天一律是作主的天，那17.19本身就算不上张力句，这张卡撤销；反过来，要是两列都不止一处，而且常在同一个人嘴里前后相接，这张卡就变硬。

这三张卡的弱，本书不藏，原话登在这里；附录「接缝卡汇编」与「本书自认最弱处」照此登记，结语再报一次账。

还有一件要登记。本书前言写死了预言一：《论语》里凡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卡四的「不愤不启」，是一条规矩——但它是老师自己何时开口的规矩，不是叫学生去制造张力、去改老师的规矩。本书把它登为预言一的边界案例，不算反例，结语结算时再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周末。

裴芷那篇写「凭什么」的作文发回来了。她在文章里问：为什么课文里的每个好孩子，最后都是「听话」的？

左文澜在文末写了两行评语。第一行：「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思路打开了，老师很高兴看到。」第二行：「但是写作文要注意格式，考试时还是照范文的三段式来写，稳妥。」

裴芷盯着这两行看了半天，拿起红笔——她自己的红笔——在「但是」两个字底下画了一道线。

晚上她把作文本拿给外公：「你看，左老师前面说我好，后面又说照范文写。那到底哪句算数？」

谭伯年接过本子，看了看那道红线。他教了三十八年书，这样的评语他自己也写过不知多少次。他知道写评语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真心喜欢这孩子的问题，也真心怕她考试吃亏。

「两句都算数，」他说，「前一句是她看见的，后一句是她担心的。」

裴芷问：「那我听哪句？」

外公没有回答。他把作文本还给她，指了指那道红线，说：「你画的这一道，比作文本身还要紧。留着。」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一条评语里找到了接缝词。她没有说老师错，她只是把那个词标了出来。标出来，前后两半就不再糊在一起，她可以分开看：哪一半是看见，哪一半是担心。

带 走 的 话

七张卡，同一支笔：前半句看见人会长、世会变，后半句一个词把它封住。那个词不是谎话，是一个想让人安下来的人伸出的手。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左边一栏七句发生的语法，习、求、损益、愤悱、改、生、志学；关：右边一栏七个封口词，不移、生而知之、百世可知、不复、朽木、天、矩。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先放进来，再消掉：每张卡都是一次放、一次消，消在那个接缝词上。

◆

20

第 20 章

病根与死法：一个最知道张力之苦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被张力推着长大的人，为什么偏偏教别人别受张力？这样教下去，会在哪里死掉？

◆ 剪掉的那一指缝份

又一件外套在裁案上。这回是裴芷的冬衣。

裴守义已经把布裁开了，正拿着剪刀修缝份。缝份，是衣片边上留出来缝合用的那一窄条布。行里的老规矩是留一指宽，将来孩子长了，拆开线，把缝份放出来，衣服就能大一号。他师父当年留给他的那句话——「衣服要留放量」——说的是穿着能动；缝份留足，说的是往后能改。

可今天裴守义下剪子很狠。缝份修得只剩半指，后背的放量也收到了最小。他修得很仔细，里子翻出来，边口齐得像尺子画的。

谭伯年坐在旁边的藤椅上，看了一会儿，问：「缝份修这么窄，明年她长个子，放不出来了吧？」

裴守义手没停：「放不出来就再做一件。」

「你师父不是说，衣服要留放量？」

裴守义停下剪子，没答话。他走到柜子跟前，从最底层抽出一件旧外套，是裴芷前年冬天做的那件。去年她长了个子，他拆开袖口的缝份，把袖子放长了一截。

他把袖口翻过来，递给岳父看。袖口上一圈布，颜色比别处深，那是原先折在里面、没见过太阳的一段；深色的边上，还留着一排拆线的针眼，密密的，像一行小点。

「放是放出来了，」他说，「可她穿了一冬，写作业的时候老把袖子往手心里拽，想把那圈印子藏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从门口过，看见她一边写字，一边拿指甲一下一下地抠那排针眼。」

他把旧外套叠好，放回柜子底层，回到裁案前，拿起那片后背看了看：「这回我就做一件正正好好的。不用放，也不用改，到时候小了，再做新的。她身上，别再有改过的印子。」

谭伯年没再说话。

墙上挂着裴守义师父留下的那把老竹尺，刻度磨得有点模糊了。裴守义修完缝份，照老习惯拿竹尺在衣片上比了一下，确认尺寸没错。尺子是师父的，他照着量，心里就踏实。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个父亲看见女儿在灯下抠针眼，心一下子揪紧了。衣服跟着人长，总要露出一点长过的痕迹：一圈颜色不一样的布，一排针眼。这点痕迹让孩子难为情，这份难为情，就是张力。他要替她挡掉，挡的办法，是把能改的地方先剪掉——缝份没了，就再不会有那圈印子。他剪掉的那一指缝份、收掉的那一片放量，是他的心疼。可是缝份和放量，恰恰是一件衣服能跟着孩子一起长的地方。

◆ 他那一生，哪里最苦

孔子心里，也存着这样一些印子，有他自己身上的，也有学生身上的。

他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9.6）年轻时地位低，所以会做很多粗活。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他幼年丧父〔待核〕。孟子转述过他管仓库、管牛羊的差事（《孟子·万章下》）。第14章看过，有人当面嘲讽他是「鄹人之子」（《八佾》3.15）。

后来是十四年在路上。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饿病了，爬都爬不起来，子路满脸怒气来问：「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15.2）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长沮、

桀溺当面劝子路别跟着他（《微子》18.6），他听了，「怃然」——怅然失意——说了那句「鸟兽不可与同群」。

晚年，他最看重的学生颜渊死了，他连喊两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11.9）

还有一段，《论语》记得很轻，读起来却最沉。几个学生陪在他身边：闵子骞恭恭敬敬，子路刚强，冉有、子贡从容和乐。「子乐。」老师高兴了。紧接着一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11.13）像子路这样，怕是不得好死。高兴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一个学生将来的横死。子路后来死于卫国的内乱，据《左传》《史记》的记载〔待核〕。

一个这样过来的人，太知道张力的滋味了。

◆ 病根四条

病根，不是「时代局限」四个字能打发的。本书把它写成四条，用发生学的话说，是四样东西一起，让「无张力的幸福」这个样子长了出来（S＝F（D，E）：长出来的样子，出自走过的路和脚下那片地）。

第一条，土：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的年代，最缺的是安。

第三编已经看过这片土。他自己说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5.26）；子路问君子，他从「修己以敬」说到「修己以安人」，再说到「修己以安百姓」（《宪问》14.42）；他对冉有说「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16.1）。一个「安」字，贯穿他的一生。在一个人人不安的年代，安是最稀缺的东西。他要给人的，正是最稀缺的那一样。

第二条，路：少孤少贱、一路被拒，最知道张力的苦。这是主因。

第166号读二十位大师，为「理论为什么会有缝」找过几条理由，其中一条叫「心疼」：吃过苦的人最不想让别人再吃同样的苦，于是把逼出自己能力的那份张力一刀切掉。蒙台梭利是原型。孔子是另一个。

心疼不是软弱，是爱。一个在陈国饿过肚子的人，不想让学生再饿；一个被隐者当面讥讽过的人，不想让学生再被人看轻；一个眼看着颜渊死、心里预感子路会横死的人，最想教给学生的，是一种不会被现实一把推倒的安稳。他对子路说过，赤手空拳打老虎、徒步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那种人，他不跟他一起；他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述而》7.11）。这句话里有一个老师对一个莽撞学生的全部担心。

他把自己吃过的那份张力，从教给学生的道理里剪掉了。就像裴守义剪掉那一指缝份——剪的时候，他眼前是女儿抠针眼的那只手。

第三条，位：无位的人讲学需要授权，只能借先王。

第14章已经细看。没有位子的人开口，要有来头；他找到的来头，是一片早已和谐好的旧地。借来的那片地，本身就是一张排好次序的图。他站上去，他的话被听见了；他教的东西，也就跟着那张图走。

第四条，规模：私学越办越大，和谐的场好教，张力的剂量难教。

《史记》说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待核〕，数字未必确切，学生多是真的。《论语》里叫得出名字的就有几十位；《先进》篇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点过十个人的名（《先进》11.3），后世叫「四科十哲」，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张力要按人下剂量：子路要退一退，冉有要进一进（第二编第8章），颜回要学会顶一顶。这种剂量，得老师一对一地看、一次次地调，教不了三千人。能教给三千人的，是一片场：大家照一个次序行礼，照一种样子做人，心里有同一种安。场，是能批量传的；剂量，是传不下去的。

四条里，第一条是土，第三、四条是土上的条件，第二条是他自己走过的路。本书把第二条定为主因，是因为同样的土、同样的条件下，一个没有吃过那些苦的人，未必会把张力剪得这样干净。

第二条和第四条合在一起，还能解释第16章那个对不上的地方：为什么杏坛上有张力，道里没有。杏坛上，他面对的是一张一张具体的脸。子路太莽，他压一压；冉有太怯，他推一推；子夏说出了新意，他当场认下。心疼在这里是有分寸的，因为他看得见眼前这个人能受多少。可一旦要写成人人都照着走的道，眼前就没有哪一张具体的脸

了；心疼没了分寸，就只剩一个方向：少一点，再少一点，最好一点都没有。一对一的时候，心疼会下剂量；对着所有人的时候，心疼只会下剪子。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心疼是对的。一个老师心疼学生，想让学生少吃苦，这是一个老师最好的地方。

给人安稳也是对的。一个人心里有底，才敢往前走；一个孩子在家里、在班上是安的，才有力气在别处冒险。孔子在一个人人不安的年代给了无数人一个心里的底，两千多年里，这个底托住了多少普通人的日子。

他错的，不在心疼，在剪得太干净。

◆ SDE 看这一处 | 两种死法

先用大白话说。一件没有放量的衣服，会怎样「死」？两种死法。

第一种：穿的人不动了。衣服太合身，一抬胳膊就绷，穿的人慢慢就学会了不抬胳膊。不是衣服跟着人，是人跟着衣服。到后来，她连想抬胳膊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是本书说的主死法：无张力死。场太和了，第一拍起不来——没有人卡住，没有人憋着一股劲，没有人觉得哪儿不对。不是有人不许你动，是在这片场里，你根本不觉得需要动。和成了终点，人就停在终点上。

第二种：衣服改不了了。缝份剪掉了，孩子长了个子，这件衣服没法拆开放大，只能扔。

这是次死法：回写死。即使场里真长出了一点新东西——一个学生想通了老师没想通的，一个弟子改了一处礼——也没有地方把它写回去。缝份剪掉了，新长出来的，回不到衣服上。第12章的回写五格读作「三满一半一封」：杏坛上学生改自己、改同伴、改老师，满；课程只有老师能删述，半；制度那一格，封。封住的那一格，就是剪掉的缝份。

两种死法一前一后：无张力死，死在开头，东西长不出来；回写死，死在结尾，长出来的写不回去。这两种死法目前是初判，第十编第51章再结算。

还有一条次要读法，本书先登记。「向后钉型」：SDE三方程第二式是D＝G（S，E），走出来的路，由眼前长出来的样子和脚下那片地一起生出。向后钉型是把式子里的S换成了「古」——D＝G（S古，E）：路不是由今天的样子生出，是被钉在一个过去的样子上，往后看着走。好比裁衣服不照今天这个孩子的身子，照一张多年前的老纸样。这条读法和「无张力」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本书以「无张力」为主，「向后钉型」只作次要读法，名字与地位都是本书暂定的。

最后回到判词的另一半。他自己，是被张力推着长出来的：少贱、被拒、困于陈蔡、与隐者争、眼看着最好的学生死去。他剪掉的那份张力，恰恰是把他推成孔子的那股力。心疼是真的，缺席也是真的。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同一个晚上，稍晚一些。

谭伯年回家了。铺子里只剩裴守义一个人。

那片后背还在裁案上，缝份修了一半：左边修到了半指，右边还是原来的一指宽。

他拿起剪刀，对着右边的缝份比了比，又放下了。他想起岳父下午那句「明年她长个子，放不出来了吧」，也想起了女儿灯下抠针眼的那只手。两件事在他心里顶着，谁也压不下谁。

他没有剪。他从针插上拔了几根大头针，把右边那一指缝份原样别住，又拿划粉在左边修窄的地方做了个记号。然后他把剪刀放进抽屉，关了灯。

裁案上留着一片没修完的衣片：一边窄，一边宽，中间别着几根大头针。

这个晚上没有答案。一个父亲在心疼和师父的老规矩之间，第一次没有马上下剪子。那几根大头针，别住的是一段还没定型的张力。

带 走 的 话

最知道张力之苦的人，最想替别人把它挡掉。他挡掉的，恰恰是把自己推成孔子的那股力。心疼是真的，缺席也是真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在人人不安的年代，给无数人一个心里的底；关：把逼出自己的那份张力，从教给学生的道理里剪掉，连同缝份。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出于心疼；消掉以后，死法有两种：长不出来，写不回去。

◆

第 五 编

上母题 · 幸福：自我界场中无张力的和谐

编　序

前面四编，我们先看了他这个人，再看了他的学校，看了他接手的题，最后在第四编立了根：王德生口述里那一句「无张力的幸福」。从这一编起，我们用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把这个根一律一律拆开。先拆幸福，因为幸福是他站得最稳的地方，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多的东西。

这一编只问两件事。第一，他说人靠什么才幸福？第二，他自己又是靠什么长成的？两个答案放在一起，就是本书的第一道缝：他教的是「不忧」，他靠的是一次次走进让人忧的地方。

这一编给判决一（乐与忧）供证据。第 21、22 章读他的秘籍：乐在学里，忧由内省消掉，和让一片场安下来。第 23 章读他的一生，只抽张力那一条线。第 24 章是整编最要紧的一章：把可能推翻判决一的三句话逐句过一遍，能收窄就收窄。第 25 章写只学到「不忧」的人卡在哪，配两个普通人的故事。第 26 章结账：一张缝隙表，一句判语，一套补法。

读这一编时，请你把一件事放在心上：「不忧」是真的好东西。我们要拆的，不是它，而是它被当成了终点。

21

第 21 章

仁者不忧，乐以忘忧：他说人怎样才幸福

这一章的问题

孔子说，一个人靠什么才能幸福？

◆ 一个写对了的「永」字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柯立平是一位退休的钳工，在机床边站了三十四年，六十岁那年进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你去看他，他正对着一张毛边纸发呆。桌上压着一摞写废的纸，每张上都是同一个字：「永」。

他说，老师讲「永」字八法，一个字里有八种笔画，写好了这一个，别的字就有了底。他写了一个多月，今天早上终于有一笔「捺」出了味道。他把那张纸举到窗户边给你看，脸上那种光，你很少在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脸上见到。

你问他累不累。他摆摆手：「累什么，这是我这辈子最舒坦的几年。上班时天天怕出错，怕扣钱，怕被人说。现在没人管我写得好不好，我自己知道哪一笔对了。退了休，我就图个清净。」

这一刻你大概会点头。他说的「舒坦」是真的。一个人卡了一个月，终于写对一笔，那一下的高兴，不是别人给的，也拿不走。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它里面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学」里的乐，一样是「清净」。柯师傅把两样东西说成了一样。这一章要读的孔子，也常常把这两样说在一起。

◆ 他怎么说 | 一份幸福的秘籍

《论语》开卷第一章，说的就是这种高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1）学了，按时去练，不也高兴吗？同一章后面还有两句：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恼，不也是君子吗？

一章三句，排着三种安：学里的高兴，朋友的快乐，不被人知也不恼。你会发现，这三种安没有一种要靠外面给。高兴来自自己练，快乐来自同道，不恼靠的是自己心里有数。

他又分了三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6.20）知道一样东西，比不上喜欢它；喜欢它，比不上以它为乐。学问的最高一层，是乐。

他怎样说自己？叶公问子路，你的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子路没答上来。孔子后来说，你怎么不这样讲：他这个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7.19）。用起功来忘了吃饭，快乐起来忘了忧愁，连老年快到了都不知道。这是他给自己画的像，画的正是一个在学里得乐的人。

这份乐不靠外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7.16）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也就在里面了。他夸颜回也是这一句的意思：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那份苦，「回也不改其乐」（《雍也》6.11）。

乐之外，是不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9.29）三种德行各去掉一样东西：惑、忧、惧。其中「不忧」挂在仁的名下，是最高的那一样。

怎样才能不忧？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答：「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不太满意，追问：不忧不惧，就算君子了吗？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12.4）自己往心里看一看，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可忧、可怕的？

司马牛为什么偏偏问这个？紧挨着的下一章给了一点线索。司马牛发愁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颜渊》12.5）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这一回答他的是子夏，不是孔子。子夏说，他听人讲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做事认真，待人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何必愁没有兄弟？这是孔门对「忧」的一套标准处理：把一件

让人发愁的现实，放回「命」和「礼」里，再回到自己该做的那一份。忧不是被解决了，是被安放了。

还有一句常被忽略的话。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4.2）同一章前半句是：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处在困顿里，也不能长久处在安乐里。仁者的标志是「安」，安在仁里，穷也安，乐也安。你看，秘籍里反复出现的，是同一个字：安。

把这几章串起来，就是孔子的一份幸福秘籍。第一，乐在学里，学到最高处就是乐。第二，乐不靠外物，粗饭冷水也够。第三，忧与惧由自己心里消掉：往里看，没有愧，就没有忧。三条合起来，是一个人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幸福。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份秘籍，首先是对的，而且对得很深。

第一处对：幸福律就在「学」里。第162号皮亚杰卷第47章已经说过，幸福律原本就在「学」字里，这里不重复论证。我只补一句：柯师傅那一笔捺，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干净的样子。卡住，练，再卡住，再练，终于有一笔对了，高兴从里面冒出来。今天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皱眉，不是学本身苦，是学里的这份乐被拿走了。孔子把它放在全书第一句，这个次序本身就是一个判断。

第二处对：乐不交给别人来发。「人不知而不愠」这一句，放到今天格外要紧。一个人的高兴，如果全靠别人点头、打分、转发，那他的判断也就交给了别人。本书作者一直追问的，正是评价怎样悄悄接管一个人的判断。孔子两千多年前就给出了一个守法：自己知道哪一笔对了，别人不知道，也不恼。这是一种很硬的自主。

第三处对：「内省不疚」给了人一个随身带的安。外面的事你管不了，心里有没有愧，你管得了。一个人在乱世里、在被拒绝的路上，还能睡得着，靠的就是这个。它不是麻木。「发愤忘食」和「乐以忘忧」是同一句里的两半：先有发愤，才有忘忧。他的乐是用过力的乐，不是躺着的乐。

第四处对：颜回的陋巷不是被迫的忍受，是一种选择过的活法。「人不堪其忧」，别人觉得那是苦，是忧；颜回觉得那里有乐。同一条陋巷，两种人看成两样东西。孔子

夸的，是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乐安在不靠别人认可、不靠钱多钱少的地方。今天一个孩子如果能在一本书、一道题、一段旋律里找到这种乐，大人给他再多的奖励，也换不来这一样。

所以，不要把孔子的「不忧」读成「什么都不想」。它是一个用过功、问过心的人，在自己心里得到的那份安。这份安，是真实的好东西。

◆ SDE看这一处

好，现在换一副眼光。用SDE的大白话说：我们看这份幸福长在哪片地上（特征纠缠），走的是哪条路（差异序列），最后长成什么样子（显露）。

先看它为了什么走。意义三律里有创造、自由、幸福三样。孔子这份秘籍，站的是幸福那一格（D1意义目标·幸福）。这一点没有疑问。

再看它长在哪片地上。三界是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学里的乐，发生在一个人和他所学的东西之间，最后落在他自己心里；粗饭冷水里的乐，是把现实界的苦挡在外面；内省不疚，更是直接往自我界里看。三条都落在自我界（E1·自我界）。

最后看它长成什么样子。他要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高兴，而是一整片安稳的心境，像一间屋子里的气氛，不是屋子里某一样东西。SDE把这种一整片的形态叫做「场」（S2模态·场）。所以王德生口述才说，孔子的中心是「如何成为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王德生口述）。自我界、场、幸福，三个词正好是这一章三条秘籍的落点。

那么，张力在哪里？这里要看得细一点。张力，大白话就是「卡住、拉扯、不舒服」。学而时习，有张力：「习」就是一次次卡住。发愤忘食，有张力：发愤就是较劲。可你注意这些句子的收尾：「不亦说乎」「乐以忘忧」「夫何忧何惧」。张力是有的，但它在自我界里被烧掉了，烧成了乐，烧成了不忧。句子的终点，是张力归零。

再看另外两界。「人不知而不愠」：别人不了解你，这是现实界送来的张力，孔子的办法是在自我界里把它化掉，不恼。「内省不疚」：外面的忧惧，不去碰它，回到心

里查一查就好。现实界的拉扯被请回自我界处理，理念界的拉扯在这几章里干脆没有出场。

用123原理的三拍来看（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这份秘籍许第一拍在自我界里短暂地起来，但要求它最后落回「不忧」。第一拍刚起就被安放好了，很难再往下走到形状改变（本书读法，「待验」）。

用显露光谱看，这份幸福的目标是「定型」：一个稳稳的、不再晃的心境。「一锅粥」的混乱它不要，「正在成形」的晃动它也不求久留。

还有一处要看：子夏答司马牛那一段。没有兄弟，这是现实界里实实在在的缺，是一个人心里的空。子夏的答法，不是陪他去找一个兄弟，也不是陪他在这份空里待一会儿，而是换一种说法，让这份空不再算空：四海之内皆兄弟。缺没有被补上，被重新命名了。这一次安放用到的词，是「命」和「天」。第四编第19章的接缝卡里，「天」正是一张卡上的接缝词：一件拉扯到了这里，就被交给了一个不必再问的地方。这是一种很高明的安放，也是一种很快的安放。一个人心里刚起的拉扯，还没来得及变成别的什么，就被一句好话收走了。

这就是本编要追的那条线。柯师傅的「舒坦」和「清净」，在孔子的句子里也常常是一件事：乐是真的，但乐的收尾是清净。

◆ 放回日子里 | 外公的红笔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四晚上，谭伯年戴着老花镜坐在灯下，面前摊着那本翻烂的《论语》，书页边上是他几十年里用红笔写下的小字。裴芷拿着语文练习册过来，说左老师布置了一道题，要解释「乐以忘忧」。

外公很高兴。他把书翻到《述而》那一页，指着字一个一个讲：发愤，是较劲；忘食，是较劲较到忘了吃饭；乐以忘忧，是较完劲的那份高兴，大到把忧愁都盖住了。

裴芷听完，咬着笔头想了一会儿，问：「那下周月考，我是忘了忧好，还是不忘好？」

外公愣了一下，笑了。他没有马上答，拿红笔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三个字：「先发愤」。然后说，孔子的乐，是在发愤后面的；你还没发愤，就想忘忧，那不叫乐，那叫躲。

裴芷「哦」了一声，回去写题了。外公一个人坐着，又看了那一页好一会儿。他发现自己教了三十八年语文，讲这一章时，讲的总是后半句。

这个晚上，裴芷问出了本编真正的问题：忧，是该忘的，还是该留着的？外公的「先发愤」答对了一半：孔子的乐确实在发愤后面。另一半，他还没有想到：发愤之后，那份张力是全部烧成了乐，还是可以留一点，让它去改点什么？

带 走 的 话

孔子把乐放在学里，把忧交给内省。这份安是真的；只是它的收尾，总是张力归零。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学里的乐、不靠外物的安；关了忧在自我界之外被留下来的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先放进来（发愤、时习），再在自我界里消掉（忘忧、不疚）。

◆

22

第 22 章

和为贵，君子无所争：一个把张力调低的场

这一章的问题

他要的那份「和」，是一片什么样的场？

◆ 一桌从不红脸的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你去一位朋友家吃饭。朋友姓乔，一家三代住在县城一栋老楼里。饭桌是圆的，奶奶坐在朝门的位置，乔爸爸乔国栋坐她右手，乔妈妈端菜，朋友的弟弟乔予坐在你旁边。

菜很好，话也很暖。聊天气，聊楼下新开的超市，聊谁家孙子考上了哪所学校。吃到一半，乔予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我想把单位的工作辞了，去考研，换个专业。」

桌上安静了大约一秒钟。乔爸爸没抬头。乔妈妈看了奶奶一眼。奶奶夹起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进乔予碗里：「先吃，鱼凉了就腥了。」

话题就这样滑走了。接下来聊的是鱼是哪个菜场买的，今年的鱼贵不贵。没有人再提辞职的事。一顿饭吃完，大家都笑着，你也笑着。

回家的路上，你想起那一秒钟的安静。那顿饭很和气，这家人也真的相亲相爱。可你总觉得，桌上留了一句没有落地的话。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它里面没有一个人做错了什么。奶奶那一筷子鱼，是爱，也是本事。可这一桌饭有一种说不出的「气氛」：它会自己把刺头的话化掉。这种气氛，就是这一章要读的东西。

◆ 他怎么说 | 和、不争、坦荡

《论语》里最常被引的一句「和为贵」，不是孔子说的，是他的学生有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1.12）礼的用处，以和最为可贵；先王的做法，美就美在这里，大事小事都照着来。

有子紧接着补了两句，常被人漏掉：只知道和，为和而和，不用礼来节制它，也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一句的全貌是：和是礼的效果，礼是和的边。和不是随便和，是在礼给定的次序里和。

孔子自己怎样说「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3.7）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要说有，那就是比射箭吧。上台前互相作揖谦让，射完下台一起喝酒。这样的争，是君子的争。

这一章很妙。他没有说「不许争」，他给争套上了一套礼：作揖、谦让、上台、下台、喝酒。争还在，但争的样子被事先排好了。

他也分得清「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能和气相处，却不必意见一样；小人意见一样，却处不到一块。

他还给君子画了一个心境：「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心里宽宽敞敞，小人总是忧愁不安。

对一个家、一个国，他说的是同一个字。季氏要去打颛臾，冉有、子路来报告，孔子把两个学生狠狠批了一通，中间转述了一句他听来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16.1），后面接着说，均了就无所谓贫，和了就无所谓少，安了就不会倒。

他对情绪也讲分寸。说《关雎》这首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3.20）快乐而不过头，悲哀而不伤身。

他连一个人待人的样子都给出了一片场。仲弓问仁，他答：出门见人，像见贵宾；役使百姓，像承办大祭；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12.2）。这八个字，旧注有两种通行的读法。一种读成别人对你没有怨：在诸侯的国里做事也好，在大夫的家里做事也好，都没有人怨你；朱熹《集注》一路把它当作行仁的效验，让人拿来自己检查〔待核〕。另一种读成你自己心里没有怨：不管在哪里做事，都不怨天尤人〔据二手〕。两种读法都说得通，也都落在同一个字上：怨。

把这几章放在一起，就看见一片场：人与人之间和气，争被礼收成了揖让，情绪有分寸，心里坦荡，一个家、一个国都求一个「安」字。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片场，先要说它的好，而且好得不止一处。

第一处好：他分清了和与同。「和而不同」四个字，是给一群想法不一样的人留出的活路。同，是大家变成一个样；和，是不一样的人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孔子要的是后一种。这比很多只会要「统一思想」的教导宽得多。

第二处好：他恨假的和。他说过：「乡愿，德之贼也。」（《阳货》17.13）乡里那种谁也不得罪、人人都说好的老好人，是败坏德行的贼。孟子后来把这句话展开，说乡愿是那种挑不出错、骂不着他的人，跟着流俗走，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对，却走不进正道（《孟子·尽心下》，大意）。你看，孔子要的和，不是和稀泥。

第三处好：他没有把争取消，是给争找了一个体面的样子。射礼里的作揖谦让，不是让人别比了，是让比完的人还能一起喝酒。一个社会里，比、争、竞，是永远有的；有一套礼让输的人不丢脸、赢的人不张狂，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

第四处好：他生在一个「安」最稀缺的年代。诸侯互相打，大夫僭越，家臣作乱。一个人在那样的年代说「不患贫而患不安」，是看见了那个时代最深的伤口。第四编说过，病根的第一条就在这里：人人不安的年代，最缺的是安。他给的药，对症。

孟子还有一句评语，放在这里正好：伯夷是圣人里清高的，伊尹是圣人里担当的，柳下惠是圣人里和顺的，孔子是圣人里「时」的（《孟子·万章下》，大意）。孟子没有把孔子归到「和」那一类。在孟子眼里，孔子的和，是随着时势拿捏的和，不是一味的和。这一点，本书照登。

◆ SDE 看这一处

那么这片场，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

先说「场」这个词。SDE 把事物出现的样子分三种（S2 模态）：粒子，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东西，比如桌上的一盘鱼、一个人；波，是一件事一波一波传开，比如一句话从一个人传到一桌人；场，是一整片弥漫开来的气氛，比如一顿饭的「气氛」，你说不出它在哪，可每个人都在它里面。

孔子要的幸福，是场。坦荡荡是一个人心里的场；和为贵是一群人之间的场；不患不安是一个国的场。他很少教你去做某一件具体的事（粒子），也不太教你去掀起一件事（波），他教的是让一片场安下来、稳下来。

再看这片场里的张力去了哪里。这里要特别公平：孔子的场里，不同是允许的（和而不同），争也是允许的（其争也君子）。但你注意，不同被允许的方式，是并排坐着，各不相扰；争被允许的方式，是按一套先排好的次序来：作揖、上台、射、下台、喝酒。不同和争都在，但它们都被放进了一个先定的样子里。

这就是本章想说的「调低」。不是把张力关掉，是把它的音量调低，调到一片场装得下、不会被撑破的程度。乔家奶奶那一筷子鱼，就是一只调音量的手。

用 123 原理看：张力积累是第一拍；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事物才会改变形状，这是第二拍；改了形状，再回头改自己脚下那片地，这是第三拍，回写。一片调低了音量的场，第一拍很难攒起来：每当有一点拉扯，场就会自己把它化掉（本书读法，「待验」）。这不是坏心，是场的本事。可本事太好，第二拍、第三拍就等不来。

用显露光谱看：一锅粥，是乱成一团的样子；正在成形，是还在晃、还没定下来的样子；定型，是稳下来了。孔子的场，追求的是定型，而且是「先王之道」那种早已定好的型。有子那句话说得明白：先王之道，斯为美。和的样子，不是这一桌人自己吵出来的，是早就写在礼里的。这一处的接缝词，是「礼」这一族：第四编立根时说过，那片早已和谐好的场，封在「礼、复、述」这一串词上。有子一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正是把和系在了这串词的第一个字上。

还有一处要看：「和而不同」。先照旧注说。通行的读法，把「和」讲成心里没有乖戾、能跟人和气相处，把「同」讲成一味附和、随声相从：君子跟人和气，却不肯随声附和〔待核〕。更早还有一个有名的比方，说是晏子讲的：和像做一锅羹，水、火、醋、酱、盐、梅，样样不同，厨子让它们互相补足、互相节制，才调出味道来（《左传·昭公二十年》，大意）〔待核〕。照这一路读，「和」里本来就有不同的东西互相调、互相改。这一层要先说在前面：孔子的「和」，不是一碗清水。

本书在这里只多问一句，而且只是一种读法（本书读法，「待验」）。《论语》这一章本身，只说了不同不必变成一样，没有说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以后，要长出什么。SDE 讲的差异序列（走出来的路），关心的恰好是后一半：不一样的东西碰一下，碰出一个原来没有的第三样，再回头改自己脚下那片地。在孔子的场里，这后一半多半交给礼去调，调的方向是回到先定的和。所以只能小心地说：这一章给不同留了座位；不同碰一碰、改一改这片场的那段时间，这一章没有写，要到别处去找。乔予那句「我想辞职」，就坐在了座位上，然后被一块鱼肚子肉温柔地请回了沉默。这是一户人家的样子，不能直接记在孔子这一章的账上；它只是让我们看见，座位和碰撞之间，隔着一段要有人专门去留的时间。

再细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一把给情绪用的尺子，本身很好：谁都见过哀伤过度把一个人拖垮。可你注意它的方向：乐要收一点，哀也要收一点，两头都往中间拢。拢到中间，一个人的心就成了一片平稳的场。情绪里本来藏着很多张力：一个人哀到极处，有时会生出一个决定，一次出走，一首诗。「不伤」护住了人，也顺手把这些可能一起护住了，护得不让它们出来。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也要这样读。先照旧注：不管读成别人对你无怨，还是读成自己心里无怨，它说的都是一个行仁的人待人处事的好样子，这一点没有问题。本书只提一个可能的走向（本书读法，「待验」）：如果有人把「无怨」拿来当检验自己做得好不好的标志，一个想做得好的人，最省事的办法，可能就是让怨气别冒出来。可怨气有时正是一个信号，说明这片场里有一处不对。孔子本人显然不是这样用的，他批过季氏，骂过冉有，从来没有说过「有问题也要压着」。这个走向，更可能出在学他的人

手里，第25章会看到。乔家那一桌饭，有一点像「在家无怨」被这样用了以后的样子：没有人怨，问题也没有人提。

王德生口述里说「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王德生口述），「减少」这个词用得准。孔子没有取消张力，他是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减少到场不会被改。

◆ 放回日子里 | 关得很轻的那扇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星期天中午，裴家也在吃饭。谭慧刚下夜班，眼睛是红的。裴芷在饭桌上说，班上好几个同学都有自己的手机，晚上可以跟同学讨论作业，凭什么她只能周末用。

谭慧夹了一筷子青菜，说：「吃饭不说这个。」

裴芷没停：「那什么时候说？每次都是吃饭不说，写作业不说，睡觉前也不说。」

裴守义看了妻子一眼，打圆场：「芷芷，你妈刚下班，让她歇会儿。」

外公谭伯年放下筷子，没说话。桌上安静下来。

裴芷低头把碗里的饭吃完，站起来，说了一声「我吃好了」，回了自己的房间。她关门的时候，没有摔。门很轻很轻地合上了，「咔」的一声，比摔门还让人难受。

那一声轻轻的「咔」，是这一章最好的注脚。这个家很和，没有人吵起来。可是一个十二岁孩子心里的一句「凭什么」，被这片场收走了。她学会的不是「这件事该怎么商量」，而是「在这个家里，这种话要关在门里说」。她连关门都关得很和。

谭伯年那天下午去敲了外孙女的门。他没有劝，只是问：「你刚才那句凭什么，还想说吗？」这一问，下一编还要接着用。这一章先记下：场太和的时候，不同的想法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待着。

带 走 的 话

他要的和，不是同，也不是和稀泥；它给不同留了座位。不同碰一碰、改一改这片场的时间，要我们自己接着留。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和而不同、争有其礼的门；不同碰撞以后回头改场的那扇门，这几章没有写开。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放进来，又被调低：放进先定的礼，放到场装得下为止。

◆

23

第 23 章

长沮桀溺与荷蓧丈人：他自己偏偏走进张力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教人「不忧」的人，为什么一次次把自己送进让人忧的地方？

◆ 一个只求清净的人，被敲了第九次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雷退休前在县里的粮站管了二十多年账。退休那天，他在客厅墙上挂了一幅字：「宁静致远」。他跟老伴说，这辈子操的心够多了，往后只求清净，楼里的事一概不管。

可是清净没几个月。三楼漏水漏到二楼，两家吵到要动手，有人想起老雷当年管账最公道，就来敲他的门。他叹了口气，披上外衣下楼，在两家人中间坐了一个晚上，把漏水的位置、修的钱、谁出多少，一笔一笔算清楚。

后来是四楼和五楼为楼道里的鞋柜吵，再后来是一楼的自行车挡了单元门。一年下来，他的门被敲了九次。每一次他都说「最后一次」，每一次他都下了楼。

你去看他，墙上那幅「宁静致远」还挂着。你问他图的清净呢？他笑了一下，说：「我不下楼，那两家就得打起来。我在，他们才能和。」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老雷嘴上要的是清净，他做的事，却是一次又一次坐进别人的张力中间，用自己的累换别人的和。这一章要读的孔子，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他坐进去的，是一整个天下。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只抽张力这一条线

他的生平，第一编已经讲过，这里不再从头说。这一章只抽一条线：他在哪里被拉扯，被拒绝，被嘲笑，而他又是怎样一次次自己走进去的。

和隐者的一场争论。《微子》篇里有一段完整的现场。长沮、桀溺两个人并肩在田里耕地，孔子路过，让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长沮不答路，反问车上那个是谁，听说是鲁国的孔丘，就说：他自己该知道渡口在哪。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天下到处都像洪水一样乱，谁能改变它？他还劝子路：你跟着一个躲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整个世道的人。说完，低头继续耙土，不再理他。

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怃然」，怅然了好一会儿，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18.6）人不能跟鸟兽一起过日子；我不跟这世上的人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太平，我也就不用来改变它了。

被一个老农当面数落。紧接着的一章，子路掉了队，遇见一个用杖挑着竹筐的老人，问他见到我的老师没有。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18.7）手脚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说完插下杖去锄草。可他留子路住了一夜，杀鸡做饭，还让两个儿子出来见客。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孔子说：这是隐者。让子路回去再见他，人已经走了。

这一章的结尾，是子路的一段话，不是孔子的：不做官是不对的；长幼之节不能废，君臣之义又怎么能废？君子出来做官，是尽他的义；「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行不通，早就知道了。

被一个守门人说中。子路在石门过夜，看门的人问他从哪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14.38）就是那个明知做不成还要去做的人吧？请注意，这一句是晨门，也就是一个看城门的人，对孔子的评语，不是孔子自己说的话。一个陌生人一句话，画出了孔子一生的样子。

同一篇里还有一个挑草筐的人，在孔子家门口听他击磬，说这磬声里有心事；又说：水深就穿着衣服蹚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走过去，何必这么死心眼（《宪问》14.39，大意）。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走过，劝他算了吧，孔子下车想跟他说话，他快步躲开了（《微子》18.5，大意）。

你数一数：耕田的，锄草的，看门的，挑筐的，唱歌的。《论语》的编者把这些人一个个记下来，每一个都在劝他同一件事：别折腾了。每一次，他都没有听。

想去，又被学生拿他自己的话拦住。佛肸在中牟反叛，派人来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搬出老师自己教过的话：您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不去。孔子说：「然，有是言也。」是，我说过这话。然后说，真正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真正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17.7）我难道是个葫芦吗，只能挂在那里，不给人吃？公山弗扰在费邑反叛来召，他也想去，还说：如果有人用我，我要在东方复兴周道（《阳货》17.5，大意）。

想走，走到海上，走到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5.7）道行不通，我就坐个木筏漂到海上去，跟着我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子路一听很高兴，孔子又说：子路比我还好勇，可惜没地方找做木筏的材料。又一次，「子欲居九夷」，有人说那里简陋，怎么住？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9.14）

饿在陈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卫灵公》15.2）粮断了，跟着的学生饿病了，站都站不起来。子路带着怒气来见他：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他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当然也有穷困的时候，只是小人一穷就什么都干得出来。孟子后来说，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因为上下都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孟子·尽心下》，大意）。至于在路上一共走了多少年，常说的「十四年」是《史记》一系的说法〔待核〕；被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一事，也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待核〕。

还有他自己心里的忧。他说过：品德不去修，学问不去讲，听到该做的事不能去做，有了缺点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7.3）。颜回死了，他哭得极悲痛，跟从的人说：您太伤心了。他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11.10）我

太伤心了吗？不为这个人伤心，还为谁伤心？他讲过「仁者不忧」，可在另一处，他把这三句重说了一遍，前面加了一句：「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宪问》14.28）——君子的三样德行，我一样也做不到。子贡在旁边说：这是老师在说他自己啊。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串事，首先要说：他走进去，是对的，而且是一个大人物的对。

第一，他拒绝的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活法。隐者的话不是没道理：天下滔滔，谁能改？躲开是最干净的。孔子「怃然」，说明他听进去了，也掂量过。他最后说「鸟兽不可与同群」，选的是跟人在一起，哪怕人很难。这份选择，是后世无数读书人心里的一根骨头。

第二，他在困厄里守住了自己。「君子固穷」这四个字，是在饿病的学生面前说的，不是在书房里说的。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不乱来，这就是他教的「不忧」最硬的样子。

第三，他对自己很诚实。「我无能焉」「是吾忧也」「有恧乎」，这些话没有被编者删掉，说明孔门没有把老师修成一尊没有忧愁的神像。他把「不忧」当成一个要一辈子去够的地方，而不是自己已经住着的地方。

◆ SDE看这一处

现在，把这一串事放到三界里看。

理念界：长沮、桀溺、荷蒉者、接舆，代表的不是几个怪人，而是一整套想法：天下无道，就该退隐，保住自身。孔子跟这套想法当面碰。这是理念界的张力，而且是一场他没有赢、也没有退的争论。

现实界：被拒绝，被围困，断粮，被老农数落，被人形容成狼狈的样子。这是现实界一次次压过来的张力。还有更难的：他想去佛肸、公山弗扰那里，被自己的学生拿自己的话拦住。现实的机会和自己的教导，在他身上拉扯。

自我界：他心里有忧，有恸，有「我做不到」。这些在他身上是真实的，不是被他内省掉的。

再看这些张力后来变成了什么。用123原理的三拍看，他一生里第一拍一直没停：张力攒了几十年。第二拍也来了：他的想法在路上长出了新的样子，一个人办起了私学，重新讲出了「仁」这个字（这一点第七编展开）。他的生命，按显露光谱看，是长时间的「正在成形」：一直没定型，一直在晃，一直在长。

你看出那道缝了吗？他教给学生的，是12.4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是7.19的「乐以忘忧」。可他自己，是一次次在理念界、现实界里撞上去，带着忧、带着恸、带着「我做不到」走下来的。教的，是张力在自我界里被消化掉；活的，是张力在三界里一路攒着。

这里要特别说一句：他并没有撒谎。他的「不忧」确实是他在张力里修出来的收成。缝在于：他把收成教给了学生，却很少把种子教给学生。学生从他那里学到的，是「饿了也不乱」；他们没有从他那里学到「明知不行，也要去撞一撞」。后一样，是一个看城门的人替他说出来的。

还有一处细节。子路拿「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来拦他，他承认「有是言也」，然后给出一个新理由：坚的磨不薄，白的染不黑。这是他在一个张力现场，当场把自己的教导往前推了一步。可这一步，是在对话里发生的，不是写进教导里的。这一条，登记到本书的预言一名下：张力发生的现场，只以对话记录出现。

他在困厄里最常用来托底的，是一个字：天。被困在匡，他说上天如果不想丧灭这份文化，匡人能把我怎样（《子罕》9.5，大意）；桓魋要害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7.23）；没人了解他，他说「知我者其天乎」（《宪问》14.35）。「天」是第19章一张接缝卡上的词。现实界压过来的张力，他扛住了，扛的办法是把它交给天，让心里重新安下来。

◆ 放回日子里 | 纸上的八个字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晚饭后，裴芷在客厅写作业，谭伯年拿着《论语》过来，说给她讲个故事。他讲的就是长沮、桀溺。讲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停下来，问外孙女怎么看。

裴芷想了想，说：「我觉得那两个种地的说得挺对的呀。世道那么乱，孔子一个人能干什么？回家种地多好，还清净。」

外公没有反驳。他翻到下一页，把「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念了一遍，然后说：「他也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所以才怃然。可他还是没有回家。」

裴芷问：「那他为什么不回家？」

外公拿过她的草稿纸，在角落里写了八个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写完他又补了一句：「这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一个看城门的人说他的。」

裴芷盯着那八个字看了一会儿，说：「那孔子自己知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外公笑了，没答上来。这一问问得很准。孔子当然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他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年。可他在杏坛上教学生时，教得最多的，是另一样东西。那八个字，是别人替他写下的。

带 走 的 话

他劝学生内省不疚、乐以忘忧；他自己却一次次走进理念界的争论、现实界的困厄。他的不忧，是在张力里修出来的收成。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在自己身上开了走进三界张力的门；在教导里，这扇门只由别人（晨门、隐者、学生的质问）记了下来。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他的一生里被放进来，而且攒了几十年；到了教导里，只剩下消掉它的那一半。

24

第 24 章

推翻条件一逐句过：当仁不让、见义不为、杀身成仁

这一章的问题

他有没有教过学生，主动去承受、甚至制造张力？

◆ 会议桌下被拉了一下的袖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你在单位参加一个会。领导拿出一个新方案，要把几个窗口的办事流程合并。你在窗口干了三年，一眼就看出，合并以后有一类老人办事要多跑两趟。

会场很安静。领导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人说话。你刚想开口，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员工在桌子下面轻轻拉了一下你的袖子。散会后，他跟你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方案是上面定的，你提了，得罪人，也改不了。」

你没说。三个月后，老人们果然多跑了两趟，窗口前的队排到了门外。

那天晚上你大概会想起一句从小就听过的话：「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是孔子说的。可那位拉你袖子的老员工，也常把「和为贵」挂在嘴边。两句都是孔门的话，这一刻它们在你身上拉扯。

这一章就是要把这场拉扯摊开来看。

◆ 他怎么说 | 三句要过堂的话

本书导读立过三条推翻条件。第一条是：如果《论语》可靠的部分里，有孔子教学生「在理念界或现实界主动制造、承受张力以求新」的话，判决一就要收窄。这里说的是他教学生的话，不是他自己做的事；他自己做的事，上一章已经看过了。

有一句最像，要先排除：「知其不可而为之」。上一章说过，那是晨门评孔子的话，不是孔子教学生的话。它能证明他是这样活的，不能证明他是这样教的。

剩下三句，一句一句过。

第一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只有六个字，前后没有上下文。字面意思是：面对仁，就是对老师也不必谦让。宋代以后通行的读法，以朱熹《集注》一路为代表，大意是把行仁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件事上连老师也不必让〔待核〕。

第二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2.24）不是自家该祭的鬼神却去祭，是谄媚；看见该做的事不去做，是没有勇气。

第三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15.9）有志之士、仁德之人，不会为了活命而损害仁，只会牺牲自己来成全仁。

还有几句相邻的话，也要一并摆上来。子路问怎样才算完人，孔子说到今天的完人，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14.12），看见利益先想该不该得，遇到危险肯交出性命。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9.26）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还有前一章引过的：「乡愿，德之贼也。」（《阳货》17.13）以及他说找不到走中道的人，就找狂者和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13.21）。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在逐句判以前，要先说：这几句话，是真的硬。

「见义勇为」四个字，今天已经成了街头巷尾的日常用语。它的源头就在「见义不为，无勇也」。两千多年来，有多少普通人在河边、在火场、在街头伸出手，心里未必想着孔子，可这句话早已长在他们脚下那片地里。

「杀身成仁」「匹夫不可夺志」，是一个民族在最难的时候挺直腰杆的话。「忧道不忧贫」，给了穷读书人一个比吃饭更大的忧。「乡愿，德之贼也」，更是直接宣判了那种什么张力都不要的老好人。

所以，说孔子「只要人不忧」，是不公平的。他明明教过人去忧，去扛，去不让，去死。这一章要做的，是看清楚：他教人扛的，是哪一种张力；扛起来以后，往哪里去。

◆ SDE 看这一处 | 一句一句过堂

先把张力分成三种，免得混在一起。第一种是承受：张力来了，你扛住，不跑。第二种是制造：本来没有张力，你去碰出一个来。第三种是激发：让张力把事情推出一个原来没有的样子，也就是123原理的第二拍，形状改变。推翻条件要找的，是后两种，外加「以求新」这个方向。

先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句话前半截说的是祭祀：不是自家的鬼神不该祭，祭了就是谄。「义」在这里是「该当」的意思，和前半截的「该祭的才祭」是一路的：什么是你该做的，由你所在的位置、由礼先规定好了。他在别处也说：君子对天下的事，没有一定要怎样、一定不要怎样，只看合不合义（《里仁》4.10，大意）；又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宪问》14.26）再加上勇的边界：「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17.8）；赤手打虎、空身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吾不与也」，他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7.11）。所以这句的判读

是：它教人承受现实界的张力，去做次序里本来就该做的事。它是担当，不是求新。判：次序之内的担当。

再过「杀身以成仁」。这是张力的极处，性命都搭上。可你看动词：「成」仁。仁是在你动手以前就已经讲定的，你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死去成全它、守住它。「见危授命」也一样：授的是命，守的是义。这几句教人承受现实界最重的张力，但张力的去向是守，守住一个早已讲定的样子，而不是推出一个新的样子。判：次序之内的担当，而且是最高的那一种。这两句张力的去向，都可以用第四编那一族封口词里的一个字来记：复。扛，是为了复。这里的「复」只取「守住讲定的样子」一层；那个样子是不是真的古，是他的说法，本章的判断不靠它（第38章）。

最后过「当仁不让于师」。这一句要慢。它和前两句不一样的地方有两处。第一，它指向的不是陌生人、不是世道，而是老师。第二，「让」本身是礼。孔子在别处专门因为学生「不让」而笑过他：子路说志向时抢着答话，孔子哂之，事后解释说：治国要讲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11.26）。平时要让，唯独在仁面前可以不让。也就是说，这一句在礼的次序上，开了一个口子：在「仁」这件事上，学生可以顶老师。

这是整部《论语》里，少有的把「学生可以跟老师较劲」写成一句教导的话。第二编讲过，杏坛上学生改老师的现场不少：起予者商、偃之言是、于予与改是。那些都是对话记录。这一句不一样，它是一句话，一条许可。

那么它推翻判决一了吗？照实判：部分收窄，不推翻。

说收窄，是因为它确实把张力放进了教义：学生对老师，可以不让。这是一处理念界的张力（关于什么是仁，你可以跟老师争），而且是他亲口许的。本书在导读里立的预言一说：凡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这一句是一条写成规矩的话，要登记为预言一的一处部分反例，交结语结算。

说不推翻，是因为它的对象被钉住了：当「仁」。你可以为了仁不让老师，可仁是什么，老师已经讲了一辈子。这句许的是：在一个老师已经讲定的东西面前，谁更尽力，谁就不必让。仁是古来就有，还是他自己作的（第34章），不改变这一判：到了学

生手里，它是讲定的。它没有许：你可以为了一个老师没有讲过的新想法，去跟老师争。它许的是担当的不让，不是作新的不让。

再过相邻几句。「忧道不忧贫」：这里的忧是一种被保留下来的张力，他没有说一概不忧，是把忧从贫移到了道。可「道」是老师讲定的道，他说它是先王之道；忧道的人，心里挂着的是一个早已讲定的场没有被实现。忧的方向，是把讲定的样子做成，不是作一个新的。「乡愿，德之贼」：这一句恰恰说明他要的和不是零张力。可他批乡愿的理由，孟子转述为「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大意）：乡愿的错，是把德搅乱了，不是没有作出新东西。「狂者进取」：他许狂者往前冲，但那是找不到中行之人时的次选。

还有一处反方向的材料，也要照登。子路、子贡先后问过同一件事：管仲原来的主人公子纠被杀，同伴召忽殉死，管仲不但没死，还去辅佐了仇人齐桓公，这算不算不仁？孔子两次都替管仲说话：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而不用兵车，是管仲的力量，「如其仁，如其仁」（《宪问》14.16）；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匡正天下，百姓到今天还受他的好处，他哪能像普通男女那样为守小信在山沟里自尽（《宪问》14.17，大意）。这两章说明，他并不把「杀身」当成唯一的仁；在他眼里，活下来、在现实界里做成一件大事，也可以是仁。这是他身上很宽的一面。但请注意：这是他对一位前人的评价，不是教学生去冒险作新的话；管仲做成的，也是「一匡天下」，把一个乱了的次序重新匡正。它让判决一更公平，却不构成推翻。

把这几句收拢，推翻条件一的结算如下：

一，孔子确实教过学生承受张力，而且教得很重：见义要为，见危授命，杀身成仁，志不可夺。所以判决一不能写成「他只教人不忧」。

二，他教的张力，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向内：扛过之后，回到自我界，内省不疚，化成不忧。一个是向后：扛起来，是为了守住一个先定的次序，也就是仁、义、道、礼。「先定」说的是，在学生动手以前，已经由老师讲定；他把它说成古人的，还是其实是他自己作的，这一判都不靠（第38章）。

三，他没有教过的，是第三个去向：让张力在理念界、现实界里把事情推出一个新的样子。「当仁不让于师」离这一步最近，但它停在了「仁」这个老师已经讲定的东西上。

所以，判决一在这里收窄（本章收窄）。「关了什么」一栏改写为：幸福只剩自我界场里无张力的一种；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不许去作新；和与守成是张力的终点。前一半不变，后一半是这一章逐句过出来的。原来那句「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王德生口述），落在教义上，更准的读法是：张力被许可，但被规定了去向（本书读法，「待验」）。

收窄做了这一次，就要在这里钉一条线。收窄可以有一回，不能一回一回地做下去：每碰到一句反例，就把措辞再削细一点，判决就成了一句怎样都推不翻的话。这条线是：若在可靠层里，也就是《论语》原句里，再找到一句他教学生为一个新想法去跟老师、跟世道较劲的话，判决一不再收窄，直接改判「部分成立」，前言里判决一的说法跟着改写。「当仁不让于师」停在「仁」上，没有到这条线；再有一句越过「仁」、许学生为老师没讲过的东西去争的话，就到了。到这条线就不再收窄，判负照登，本书不再另拟一句更窄的话去保它。

◆ 放回日子里 | 黑板上的一个问号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星期三下午的语文课，左文澜讲一篇课文，讲到结尾，说作者这里表达的是对故乡的怀念。裴芷举手，站起来说：「我觉得不是怀念，是他不想回去了。」

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回头看她。左老师停了一下，问：「你是从哪一句看出来的？」

裴芷念了课文里的一句，说那句话的语气是松了一口气。

左老师想了想，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怀念？」两个字，后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说：「今天的作业，每人写一段，站在裴芷这边，或者站在我这边，都要从课文里找证据。」

下课后，前排一个男生小声跟裴芷说：「你胆子真大，跟老师对着干。」裴芷说：「我没对着干，我就是觉得不对。」

这个下午，裴芷做的，比「当仁不让于师」多走了一步。她不让老师，不是为了守住一个老师讲过的东西，而是为了一个老师没有讲过的读法。左文澜在黑板上画的那个问号，许的也不只是「在仁面前不让」，而是「在一个新的读法面前，我们都可以不让」。这一步，是这一章逐句过完以后，孔子的原话里找不到、要由后人接着作的那一步。

带 走 的 话

他许你为了仁不让老师，教你为了义去扛、去死；他没有教你为了一个新想法，去跟老师、跟世界较一次劲。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承受张力、在仁面前不让老师的门；关了让张力推出新样子的门。判决一因此收窄：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不许去作新。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放进来，而且放得很重；但被规定了去向，不许它去作新。

25

第 25 章

只会「不忧」的人卡在哪

这一章的问题

只学到他「不忧」「和为贵」的人，会在哪一刻碰到天花板？

◆ 一句听了几十年的劝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劝。在一个你心里憋着一句话、想跟人把道理说清楚的时候，有人拍拍你的肩：「想开点，别较真。一家人和和气气，比什么都强。」或者：「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说这话的人，多半是好心，而且常常是你最亲的人。这话也常常是对的：很多架确实不值得吵，很多气确实不值得生。

可你大概也有过另一种时刻：你忍了，退了，风是平了，浪是静了，那件该说的事，就永远没有说。过了几年，它以一个更大的样子回来了。

这一章写的，就是这种时刻。写的不是孔子，是只学到了孔子一半的人。

◆ 他们学到了什么 | 一幅群像

先说清楚，下面写的不是某一个真实的人，是一群人的样子。每一类，句式都一样：他们学到了 A，碰到需要 B 的时候，就卡住了。

有一类家长。他们学到了「家和万事兴」，把一家人不吵架当成最大的成功。孩子在饭桌上说一句刺头的话，他们先想的是怎样把话题带开，而不是这话有没有道理。碰

到孩子真要做一个大决定、需要一家人认真吵一场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家从来没练过怎样好好地吵。

有一类老师。他们学到了「和为贵」「君子无所争」，把一个班「安静、团结、没有矛盾」当成带得好。碰到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觉得您讲错了」，他们第一反应是维护课堂的秩序，而不是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真讲错了。

有一类职场人。他们学到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不惹事当成稳重。碰到一件明明看得见的坏事正在发生、需要有人先开口的时候，他们在会议桌下拉住了想开口的人的袖子。

有一类退休老人。他们学到了「仁者不忧」「乐以忘忧」，把晚年的清净当成福气。碰到一件需要他们再扛一回的事，比如家里的一场大病、一次搬迁、一个需要他们去学新东西才能帮上忙的时刻，他们发现，自己的不忧只在没事的时候才管用。

还有一类读书人。他们学到了「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每天反省，心里干净。碰到一个外面的大问题，需要他们走出书房、去跟人争、去被人骂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独善其身」。

你会发现，这五类人，每一类都在做孔子说过的事，而且做得很认真。他们卡住的地方，恰恰是孔子自己一生都没有卡住的地方：他一次次走出去，走进争论、走进困厄。

孔子自己早就预见了这群人的最坏的一种。他说：「乡愿，德之贼也。」（《阳货》17.13）孟子把乡愿描画得很细：说他吧，挑不出错；刺他吧，找不到刺；跟着流俗，合着世道；看着像忠信，做着像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对（《孟子·尽心下》，大意）。一个只学到「不忧」和「和」、又学得很好的人，走到尽头，最容易成为的，正是孔子最恨的那种人。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在写两个故事以前，要先替这些人说一句公道话。

他们学到的那一半，是真的。一个家不吵架，孩子确实睡得更安稳。一个班不乱，学生确实能学进去。一个人心里干净，确实少很多焦虑。这些都是孔子留下的好东西，今天一样用得上。

他们的问题，也不全是他们的。孔子的缝，在他自己身上最窄：他嘴上教不忧，身上活着三界的张力，学生跟他同行，看得见他怎样活。到了下一代、再下一代，看得见的那一半没了，只剩写下来的那一半。等传到一句「家和万事兴」的门联上，就只剩下一个字了：和。

◆ SDE 看这一处 | 天花板从哪里来

王德生讲过一句话：「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王德生口述）

用在这里，就是：只在自我界里练出来的不忧，高度有上限。它在没事的时候管用，在小事上管用；一旦张力是从现实界压过来的（一场病、一次变故），或者是从理念界压过来的（一个你没想过的道理、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人），它就不够了。因为它从来没练过在那两块地上扛。

这个天花板有个特点：来得晚，来得突然。平常的日子里，它看不见；一家人不吵，看上去比吵的人家过得还好。等到一件真事来了，它才一下子露出来。

还有一个更深的地方。只会不忧的人，不只是自己扛不住外来的张力；他们还会替别人把张力消掉。这正是上面群像里的那个动作：把话题带开，维护秩序，拉住袖子。一个人扛不住，是他自己的事；一片场里所有的张力都被好心的人消掉了，这片场就不会再长了。按123原理看，第一拍被一只只好心的手按下去，第二拍、第三拍也就不来了（本书读法，「待验」）。

◆ 放回日子里 | 两个普通人的故事

下面两个故事，是这一编的普通人版。每个故事后面，照四步检查它和孔子的缝是不是同构：一，嘴上信的，是不是站在他理论那一格；二，真正靠的，是不是他人生另活的那一块；三，碰到天花板的那一刻，是不是追随者卡住的地方；四，后来怎样补上，是不是第26章补法的样子。

第一个故事：乔家的饭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22章那一桌饭，你已经见过了。这里不再重写那顿饭，只补上这张桌子的来历和后来。乔国栋五十八岁，在县城开一家五金店。他这辈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家和万事兴。」饭桌上的规矩是他定的：吃饭不说烦心事，不许红脸。

很少有人知道，乔国栋二十岁那年，在自家饭桌上跟父亲吵翻过。父亲要他接手村里的木匠活，他不肯，拍了桌子，第二天一个人背着包去了南方的电子厂当学徒。在厂里被骂过，被扣过钱，睡过八个人一间的铁架床。七年后，他带着攒下的钱和一肚子关于零件的见识回到县城，开了这家店。

乔予说要辞职考研那天，饭桌上那一秒的安静之后，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可乔予从那以后在家里越来越少说话。半年后的一个晚上，乔予收拾东西要走，说已经辞了，考研的学校也报好了。乔国栋气得发抖：「这么大的事，你跟家里商量过吗？」乔予说：「我说过，在饭桌上。你们让我吃鱼。」

那天晚上，乔国栋一个人在店里坐到半夜。他想起了二十岁那张被他拍过的桌子。

后来，是他先开的口。他把儿子叫回来，在饭桌上，当着奶奶和老伴的面，把自己当年跟父亲吵翻、去南方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完他说：「我那一架吵对了。你这一架，我们该好好吵，不该让你吃鱼。」那天，一家人第一次在饭桌上红了脸，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没有全吵出结果，但乔予决定先去考，乔国栋答应给他留一年的退路。

四步对账。一，他嘴上信的是「家和万事兴」，站在自我界的场、无张力的和，与孔子的理论同一格。二，他真正靠的，是二十岁那场吵翻和南方七年的苦，是现实界的

张力，与孔子一生走进困厄同一块。三，他碰到天花板的那一刻，是儿子要做大决定、家里却没练过怎样吵的时候，正是群像里那类家长卡住的地方。四，他补上的办法，是先把自己靠过的那份张力说出来，再给一家人一场有退路的吵，对上第 26 章「按剂量放进张力、身边有人托底」的补法。四步都对得上。

第二个故事：老祁的口头禅。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祁建国五十二岁，在县自来水公司做调度，干了二十六年。他的口头禅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年轻人提什么新点子，他都笑着劝：「别折腾，按老规矩来，出不了错。」大家都觉得他稳，也都服他。

可老同事们记得，祁建国刚进公司那几年，是全公司最能折腾的人。那时候抄表员每月按一条几十年没变的老路线挨家跑，他觉得绕，自己拿着地图重新画了一条，跑了三个月试给领导看，被说「不安分」，挨了半年冷脸。新路线最后被采用了，他在公司的威信，就是从那半年开始的。

去年，公司要换一套新的调度系统。年轻的调度员阚玥在试用时发现，老系统里有一条人工核对的步骤，新系统里没有了。她去找祁建国，祁建国照例说：「上面定的，别多事。」阚玥没再坚持。三个月后，一个片区因为这一步漏了，停水停了一整天，投诉电话打爆了。

事后复盘，领导问：谁发现过这个问题？阚玥说：我发现过，跟祁师傅说过。祁建国那天在会上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他把阚玥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当年画路线、挨冷脸的事讲给她听，说：「我这些年劝你们别折腾，劝错了一半。」第二件，他在班组的交接本上加了一栏，叫「这周我觉得不对的一件事」，每人每周写一条，他每周五看，挑一条拿到会上说，不管对不对，先说。

四步对账。一，他嘴上信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站在把张力调低的场里，和「君子无所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读法同一格。二，他真正靠的，是年轻时那半年的折腾和冷脸，是现实界主动走进去的张力。三，他碰到天花板的那一刻，是一个该说的问题被他的口头禅按了下去，正是群像里那类职场人卡住的地方。四，他补上的办

法，是讲出自己靠过的那一半，再给张力定一个每周一次的剂量，对上第26章的补法。四步都对得上。

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两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活过张力，却只把「不忧」「少一事」传给了下一代。这就是孔子那道缝，在两个普通人身上又开了一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最后回到裴家。那天晚上，谭伯年在翻一只旧纸箱，里面是他教书时留下的几本学生评语底稿。他一页页往下看，发现自己三十八年里写得最多的一句好评是：「该生性格温和，与同学和睦相处。」写得最少的一句，是「该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数了数，一本底稿里，前一句出现了二十多次，后一句只有两次，而且后面都跟着半句「但应注意方式」。

他把底稿合上，在灯下坐了很久。他想起白天裴芷关门时那一声很轻的「咔」。

> 带 走 的 话
>
> 只学到「不忧」的人，会在没事的时候过得很好，在有事的时候卡住；更麻烦的是，他们会好心地替别人把张力消掉。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传下来的，开了家和、心安的门；关了他自己一生走进张力的那扇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追随者手里被消掉，而且是替别人消掉；两个故事里，张力是在碰到天花板之后才被重新放进来的。

◆

26

第 26 章

编末总账｜把「不忧」换成「按剂量的张力」

这一章的问题

他的「不忧」要怎样接着用，才不会把他自己靠过的张力一起丢掉？

◆ 一根接不活的月季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严素芬六十七岁，退休前在县百货公司站了三十多年柜台。退休那年，她在六楼的阳台上摆满了花盆，跟人说：往后就图个清净，养养花，别的一概不管。

她养花是照着书养的。一本翻卷了边的《家庭养花大全》，哪种花几天浇一次水、什么时候施肥、怎样剪枝，书上怎么写，她就怎么做。三年下来，阳台上的月季开得整栋楼都知道。邻居来讨教，她翻开书指给人看：照这个做，错不了。

第四年春天，外孙女来玩，指着一红一黄两盆月季说：外婆，能不能让一棵上面，红的黄的一起开？严素芬笑了，说书上没有这个。可小姑娘走了以后，这句话一直在她心里没下去。她去问花市的师傅，师傅说可以嫁接试试，不过哪根枝配哪棵根、什么时候下刀、切口削多斜，要自己一次次试，书上写的只是个大概。

她第一次觉得养花不舒坦了。头两个星期接了五根，死了五根。她烦得晚上睡不着，把刀和胶带收进了抽屉。老伴劝她：图什么呢，清清净净养你的花不好吗？女儿在电话里也说：妈，别折腾了，你那几盆已经够好看了。

她差一点就放下了。后来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早上只在阳台上弄二十分钟，看切口，记温度，换一根接穗，时间一到就收，不许多弄，也不许不弄。接不活的那几天，她就蹲在花盆前，看着那道发黑的切口。到了第五个星期，有一根接穗冒出了一粒芽，米粒那么大，歪歪地朝着窗外。

那天她没有像当年月季第一次开满时那样，招呼邻居来看。她只是在那本养花书的扉页上，用圆珠笔记下了日期。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严素芬前三年的乐，是「学而时习之」的乐：照着一本早已写好的书，一样一样做对，高兴从里面冒出来，和第21章柯师傅写对一笔捺的那份乐是同一种。第四年春天，她碰到的是另一种东西：书上没有，要自己作。她差一点就用「图个清净」把它消掉了。让她熬过来的，是一个每天二十分钟的剂量。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一张缝隙表

这一编走到这里，可以把他教的和他靠的并排放在一起了。下面是本编唯一的一张表。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格
仁者不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9.29、12.4）	「是吾忧也」；「我无能焉」；哭颜回「有恸乎」（7.3、14.28、11.10）	E1 三界，格内：理论站自我界，人生另活现实界、理念界
乐以忘忧；饭疏食饮水，乐亦在其中（7.19、7.16）	发愤忘食；在陈绝粮，君子固穷（7.19、15.2）	D1 意义・幸福：教的是收成，种子留在他的人生里
人不知而不愠（1.1）	「莫我知也夫」；「吾岂匏瓜也哉」，想去佛肸那里（14.35、17.7）	E1 现实界：被拒、想被用，一再要出门
和为贵（有子语）；君子无所争（1.12、3.7）	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当面碰两种活法（18.6、18.7）	E1 理念界：与隐者的一整套想法相碰
君子坦荡荡；不患贫而患不安（7.37、16.1）	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5.7、9.14）	S2 模态・场：教人守住一片安稳的场，自己一再想离开这片场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格
当仁不让、见义要为、杀身成仁：张力只作担当与守成（15.36、2.24、15.9）	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晨门评孔子语）	九宫之外・123原理第一拍：人生里攒着，教义里被规定了去向（「待验」）

表里有一行要多看一眼：「莫我知也夫」（《宪问》14.35）。他感叹：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问为什么，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他教学生「人不知而不愠」，自己也对着子贡叹过这一口气。他没有恼，可他心里是有这一份拉扯的。

先说这张表的保底。左边那一列，不是错的。仁者不忧、乐以忘忧、坦荡荡，是一个人在张力里熬过来以后得到的收成，真实，而且宝贵。表要说的不是左边错了，是左边只是一半。

◆ 悖论一句话

> **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前半句，出自《子罕》9.29，是他亲口的教导。后半句，出自《宪问》14.38，是石门一个看城门的人评他的话。这个次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教的，他自己说了；他靠的，要由一个陌生人替他说出来。

这不是虚伪。能教的，写成了理论；只能遇到的，留在了人生里。饿在陈国、被隐者劝退、被老农数落、被学生拿自己的话拦住，这些都没法教，只能遇到。他能教的，是遇到以后怎样不乱：君子固穷。于是他教了「固穷」，没有教「去陈国」。

为什么偏偏选这两句配成一对？因为两句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不忧」是一种心的样子，稳稳的，定型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走路的样子，明知前面是墙，还往前走，一直在晃，一直没有定型。按显露光谱看，前一句是定型，后一句是正在成形。他教的是定型的那一头，他一辈子活在正在成形的那一头。

还有一个细节，能看出他自己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仁者不忧」这三句，他在《宪问》里又说了一遍，前面加了「我无能焉」，说这三样我一样都做不到（14.28）。子贡说：这是老师在说他自己。这句「夫子自道」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说老师谦虚，其实他都做到了；一种说老师说的是实话，他确实常常忧、常常惑、常常惧。本书取后一种作为可能的读法之一（「待验」），不强求。不管取哪一种，都说明：「不忧」在他那里，是一个要够的地方，不是一个已经住着的地方。可传到学生手里，它成了一个可以直接搬进去住的地方。

还有一层，是心疼。第四编说过，他少孤、少贱，一路被拒，最知道张力的苦。吃过苦的人，最不想让学生再吃同样的苦。他把那份苦熬成的定力交给学生，把苦本身留给了自己。这一份心疼，是这道缝最人性的地方。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在给补法以前，再说一次：「不忧」要留着。

一个人在大事面前不慌，在别人不理解时不恼，在穷的时候不乱，这是一辈子都用得上的本事。按SDE的大白话，这叫内能（能量三状态里的一种）：藏在里面的底气和定力。今天很多人缺的恰恰是这个：被一条消息、一个分数、一句评价拽得心神不宁。孔子给的这份定力，是解药。

所以补法不是把「不忧」扔掉，而是把它从终点挪回底座。

◆ SDE 看这一处 | 判决一的结账

这一编给判决一供了哪些证据，结算如下。

证据：第21章，秘籍的三条（乐在学里、乐不靠外物、忧由内省消掉）都落在自我界的场里，句子的收尾都是张力归零。第22章，和为贵、君子无所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把张力调低到一片场装得下的程度。第23章，他的一生在三界里攒着张力，教导里只剩消化张力的那一半。第25章，追随者把这一半学得越像，离他本人越远。

反证：第24章逐句过的三句。当仁不让于师、见义不为无勇、杀身成仁，说明他确实教过学生承受张力。其中「当仁不让于师」把学生对老师的张力写成了一句许可，是预言一的一处部分反例，交结语结算。

站不站得住：判决一站得住，但收窄。「开了什么」一栏不变：幸福律就在「学」里，乐以忘忧。「关了什么」一栏收窄为：幸福只剩自我界场里无张力的一种；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不许去作新；和与守成是张力的终点（第24章收窄）。

这一收窄，要说清它改了什么、没改什么。没改的是中心：幸福仍然只在自我界的场里。改的是对「张力」的说法：不能再说他的教义里没有张力，只能说他的教义里张力有路可走，但路只有两条，一条通向心里的安，一条通向先王的次序。第三条路，通向一个原来没有的新样子，在他的教义里是空着的。这条空着的路，第七编要专门去看：他自己明明走过它，重新作出了「仁」，办起了私学。

预言一的登记也在这里交代。本编见到的张力现场，有子路拿老师的话拦老师（17.7）、子路带着怒气问「君子亦有穷乎」（15.2）、隐者当面劝退（18.6、18.7），全都是对话和记事，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唯一的例外是「当仁不让于师」，它是规矩，但许的只是在「仁」面前不让。

与第166号对账，只说一句。王德生说蒙台梭利，「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即张力不会来自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王德生口述）。孔子这道缝，落在同一格：E1三界，理论站自我界。两人同一个中心，却是两种人生。第41章再细对。

◆ 补上缝隙，可以这样学

第十编要把三根梁换掉，第一根就是这一编的：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落到日子里，可以这样做。

第一，在自我界里，别急着安放。第21章里，子夏用一句「四海之内皆兄弟」，很快就把司马牛的忧安放了。补法是慢一点：一个人说出一件让他忧的事，先别急着给他

一句好话，陪他在那份忧里待一会儿，问一句「这件事，你想改它的哪一处？」忧有时是一颗种子，急着安放，就把种子也一起收走了。

第二，在现实界里，定期给自己一件「知其不可」的小事。明知道不一定成，也去试一次：递一份没人要你递的建议，报一门你不一定学得会的课，走一趟你一直不敢走的路。剂量要小，严素芬那每天二十分钟，就是一个剂量。

第三，在理念界里，去找你的「长沮、桀溺」。找一个跟你想法很不一样的人或一本书，认真碰一次。孔子跟隐者碰过，碰完还是走了自己的路；你也可以不被说服，但要碰出一样你原来没想到的东西，把它记下来。

第四，替别人消张力之前，先问一句。乔家奶奶的那筷子鱼、老祁的「别多事」、裴家的「吃饭不说这个」，都是在替别人消张力。补法很简单：消之前，先问一句「你还想说吗？」第 22 章谭伯年敲裴芷房门时，问的就是这一句。

两条边界要守住。一，每次放进来的张力，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身边始终有人托底。二，纯粹的消耗要挡掉：熬夜、羞辱、被骂得抬不起头，这些不是养分。有人在长期的忧里走不出来，睡不着、吃不下，那就不是剂量的事了，请寻求专业帮助。

不忧是收成，张力是种子；只收不种，第二年地就空了。

◆ 放回日子里 | 门口的小黑板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 22 章那扇轻轻关上的门之后，裴家做了一件小事。裴守义在进门的墙上钉了一块小黑板，谭慧在上面写了四个字：「凭什么板」。

规矩是一家人一起定的。谁心里有一句「凭什么」，平时不用憋着，也不用在饭桌上说，写到黑板上。每个星期六下午，一家人去菜场买菜，路上从黑板上挑一条，边走边吵，吵到菜场门口为止。外公谭伯年管计时，也管一件事：谁想把话题带开，他就咳嗽一声。

第一条是裴芷写的：「凭什么我晚上十点以后不能用手机？」那个星期六，一家人从家门口吵到菜场，二十分钟。没吵出一个完整的结果，但定了一个试一个月的办法：十点以后可以用，只能用来和同学讨论作业，手机放在客厅。

第三个星期，黑板上出现了一条谭慧写的：「凭什么夜班回来，家里的碗还要我洗？」裴守义看了半天，笑出了声。

这块黑板很小。可它做了一件孔子的场里少有的事：给张力留了一个固定的地方，一个固定的剂量，和一个托底的人。一家人没有因此少了和气。那一个月里，裴芷的房门一次也没有「咔」地轻轻关上过。

带 走 的 话

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忧留着当底座，张力按剂量放进来：先守着，再作。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自我界里乐与安的门；关了三界张力进入教义、去作新的门。判决一站得住，但收窄为：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他的一生里放进来，他的教义里消掉；补法是把它按剂量重新放回来。



第 六 编

中母题 · 自由：礼的次序与现实界的顺从

编　序

上一编问的是，孔子说人靠什么才幸福。这一编换一个问题：他说人怎样才算自由？

《论语》里找不到「自由」两个字，答案却处处都在。一个人该看什么、听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书里有；父母不听劝怎么办，书里有；有人用你、没人用你各该怎样，书里也有。把这些话摆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给人的自由是两种样子：一种是在人与人缠在一起的地方，照着次序去做选择，这就是礼；另一种是在由不得你的世道里，学会顺从，学会适应。

王德生口述里说的正是这两样：「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本编照这句话分成两半。第 27 章写礼，第 28 章写顺从与适应。第 29 章接着第 166 号往下判「各安其位」。第 30 章是本编最要紧的一章：推翻条件二正面检验，看他自己怎样改礼。第 31 章写只守次序的人卡在哪里，第 32 章结账。

本编给判决二「礼与顺」供证据。先说清楚，次序是了不起的发明，它让一群人不打架，让陌生人能一起做成事。这一编的问题不是次序该不该有，而是：次序来了以后，那份在选择里被点着的劲，还剩多少？

27

第 27 章

克己复礼：在纠缠中按次序执行选择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照着次序去选，算不算自由？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楼道口那张值班表**

你搬进一个新小区，头一个月谁也不认识。

楼道口贴着一张表，物业打印的，塑封过，四个角用透明胶带粘着。表上写着：每周一、四早上七点收可回收垃圾；每周六上午清洗楼道；电梯故障报修打哪个电话；夜里谁值班，一周七天，七个名字。

你起先没把它当回事。直到有一个周六，你在楼道里碰见一位拎着水桶的阿姨。她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她。她看了看你，说了一句「今天洗楼道，你家门口的鞋先收一下」。你点点头，把鞋收了。她拖完地，下楼去了。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没有人商量，没有人争，也没有人觉得被冒犯。你们俩之所以能这样顺顺当当地合作，是因为那张表先替你们把事情排好了。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已经写在墙上。你不用认识她，她也不用认识你。

再想想没有那张表的样子。楼道脏了，每家都觉得该别人洗。垃圾堆着，每家都在等别人先扔。夜里电梯坏了，一楼打电话给物业，三楼也打，五楼以为有人打过了就没打。这样的楼，你大概也住过。

那张塑封的表，就是一小块「礼」。它不高深，也不古老，可它做了一件很难的事：让一群彼此不熟、各有各的心思的人，不吵架，还能一起把楼道洗干净。

这一章要问的是：你照着那张表把鞋收了，这一下，你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

◆ 他怎么说 |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了四个字：「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颜渊又问，具体该从哪里做起？孔子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2.1）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愿意照这话去做。

这一章很短，可它把礼放在了一个人最日常的四件事上：看、听、说、动。一个人一天里做的，差不多就是这四件。孔子说，这四件都要有一把尺子，尺子叫礼。

他对别的学生也这样讲。他说，恭敬而没有礼，就累；谨慎而没有礼，就怯；勇敢而没有礼，就乱；直爽而没有礼，就刺人（《泰伯》8.2转述）。他对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16.13）人要站得住，先得学礼。

再看他给自己一生做的那段总结。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站住，一路到七十岁：「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到了七十，心里想做的，和那把尺子正好对上，再也不越过去。

还有一句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其实是学生有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学而》1.12）有子接着说，光为了和而和，不用礼来节制，也行不通。和是目标，礼是节制。

学生们记下的，还有他自己怎样照着这把尺子过日子。《乡党》一篇几乎整篇都在写这个。上朝时，他跟下大夫说话「侃侃如也」，跟上大夫说话「阊阊如也」（《乡党》10.2）：对前者从容直率，对后者和悦而端正。国君在场，他又是另一副恭敬而不局促的样子。同一个人，一天里换三种说话的样子，每一种都对着一个位置。今天的人读到这里，也许会觉得他在看人下菜碟。可你细想，你在家里跟父母说话，在单位跟领导说话，在饭桌上跟小孩说话，用的也不是同一副腔调。你不觉得自己虚伪，你只

是知道，人和人之间站得远近不同，话的分寸就该不同。《乡党》记下的，是一个把分寸练到了身上的人。

把这几句放在一起，你能看清他的意思：礼是一把尺子，量的是人在人群里的一举一动。学会用这把尺子，人才站得住；用到七十岁，尺子长进了心里，想做的就是该做的。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次序让一群人不打架

这一节要写足，因为他在这里对得很深。

第一，次序让一群人不打架。人一多，就有先后，有上下，有你的和我的。没有次序，每一次先后都要吵一次，每一个上下都要比一次力气。礼把这些事提前排好，大家就不用每次都从头吵起。楼道那张值班表省掉的，正是这一次次的吵。

第二，次序让陌生人能合作。你和拎水桶的阿姨互不相识，却在两分钟里配合得很好。这不是因为你们脾气好，是因为你们都认那张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合作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买菜、坐车、看病、办事。每一次都要先交朋友再合作，日子就过不下去。礼让人不必先熟起来，就能先做成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发明。

第三，他看见每一种好品质都会走坏。恭敬走过头成了累，谨慎走过头成了怯，勇敢走过头成了乱，直爽走过头成了刺。这不是空话。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心眼是好的，话说得太直，伤了一屋子人。孔子不是说直爽不好，是说直爽得有个样子。礼就是给好品质一个样子，让它不至于伤人。

第四，他把尺子和心连在一起。他问过：「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3.3）一个人心里没有仁，礼对他有什么用？礼不是光秃秃的条文，里面要有人的心。所以他晚年那句「从心所欲，不逾矩」才那么动人：不是尺子压着心，是心和尺子长成了一样。一个人活到这一步，他照着规矩走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想走的。你很难说这样的人不自由。

第五，礼给选择腾出了地方。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非礼勿视」看起来是一连串的「不」，可一个人不必在每件小事上从头掂量，他的心力就省了下来，可以用在真正

要拿主意的地方。你每天早上不用琢磨先穿左脚还是右脚，才有力气想今天那件难事。次序省下的，是选择的力气。

所以，照着那张值班表把鞋收起来的你，并不是被人捆住了。你是在一群人里，用最省事的方式，做了一个体面的选择。这是礼的好处，是孔子真正看清楚了的东西。

◆ SDE 看这一处 | 第三拍换成了次序

现在用SDE的眼光看一看。

先说几个大白话词。人和人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的那一片，SDE叫特征纠缠，就是脚下那片地。人在这片地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叫差异序列。最后长出来的样子，叫显露。

SDE讲自由，常拆成三拍：先是纠缠，人被许多东西缠着；再是选择，在缠着的东西里挑一条路；最后是激发，这一挑，把人身上原来没有的劲点着了，路往一个没人走过的方向伸出去。三拍走完，人和那片地都变了一点。

本书的一个读法是：孔子的自由也是三拍，只是第三拍换了。纠缠——选择——次序。（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人照样被缠着，照样要选，可选完不是去点着一个新方向，而是回到一个早已排好的次序里。「克己复礼」的「复」字说得很清楚：回去，恢复。选择的终点不在前面，在后面。

在九宫里，这一处落在意义三律的「自由」上，而且落在三界里的自我界：礼管的是你自己的看、听、说、动，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场里怎样安放自己。它不是去改那片地，是在那片地上把自己摆正。

在显露光谱上，礼是定型的那一段。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态里礼站在最后一态。它是周人早已做好的样子，学生出生之前就排好了。

再看2.4。本书第19章把它做成了一张接缝卡：「从心所欲」是有张力的那半句，心会动、会想要；「不逾矩」是封回去的那半句。接缝的那个字是「矩」。心可以一直长，长到七十岁，可它长的方向，是长到和矩一样。心没有被允许长到矩外面去，把矩也推开一点。

这就是判决二开的门和关的门。开的门：自由在纠缠里选择，礼让陌生人能合作。关的门：选择按先定的次序执行，激发被次序替代。关的这一栏，第30章正面检验推翻条件二以后还要收窄，收窄的措辞到那一章再写全。

这里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多看一眼。他第一次进太庙，每件事都问。有人讥笑他：谁说这个鄹邑人的儿子懂礼？进了太庙样样都问。他听见了，只说：「是礼也。」（《八佾》3.15）问，本身就是礼。这句话很漂亮，它说明礼的次序里给提问留了位置。可是也要看清，这里的问，是为了把次序学对：这件器物放在哪里，这一步先做还是后做。它是向次序发问，好让自己站进次序里去，不是向次序发问，好让次序挪一挪。问的劲是有的，问完的去处是「复」。

要说公道话：激发没有被取消，它被放在了别处。第二编说过，在杏坛上，他等学生卡住才开口，学生顶嘴他也接。那里有激发。可在教义里，在他教人怎样看、听、说、动的那些话里，第三拍是次序。

◆ 放回日子里 | 举手的次序和一个等不及的想法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的语文课上在讨论一篇散文。她有个规矩：发言先举手，她点到谁谁说，一个人说完下一个再说。这条规矩立了一个学期，教室里从来没有人抢话，内向的孩子也敢举手，因为知道不会被打断。

那天讨论到一半，前排一个男孩正在说他的理由，说得很慢。裴芷坐在第四排，在草稿纸的角上飞快地写了一行字，写完用铅笔盒压住。她脸有点红，嘴唇动了两下，最后还是没说。

下课以后，她在走廊里追上左文澜，一口气说了一大段。她说那个男孩的理由其实可以反过来用，反过来一用，整篇课文的意思就变了。左文澜站住了，听完，愣了一下，说：这个你刚才为什么不讲？

裴芷说：他还没说完，我不能插。

左文澜没有马上接话。那条规矩是她立的，立得没错。它让四十几个孩子不打架，让不敢说话的孩子有了位置。可它也让那一刻最有劲的一个想法，在走廊里才说出来，只说给了一个人听。

那天晚上回家，裴芷跟外公谭伯年讲了这件事。外公从书架上抽出那本翻烂的《论语》，找到「非礼勿言」那一页，看了一会儿，没说话，又翻到后面去了。

第二天，左文澜在黑板角上加了一行小字：每节课最后五分钟，不用举手。

她没有撤掉举手的规矩。她只是在次序里留了一道口子，让等不及的想法有地方出来。

带 走 的 话

次序让一群人不打架，这是礼的大好处；可一个想法点着的那一刻，常常等不到轮到它。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的是次序之门，陌生人能合作；关的是激发之门，选完要回到先排好的次序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心可以长，只许长到和矩一样。

◆

28

第 28 章

事父母几谏，用舍行藏：现实界的顺从与适应

这一章的问题

由不得你的时候，学会顺从和适应，是本事，还是退让？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你是老大」**

如果你是家里的长子或长女，你大概听过这句话：「你是老大。」

这句话后面可以接很多东西。你是老大，弟弟妹妹的学费你要帮一把；你是老大，爸妈老了你得在跟前；你是老大，过年回家你得先到；你是老大，家里吵架你得先让。

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三十出头，在省城一家公司做得正顺。公司要派他去南方的新厂当副厂长，三年，工资翻一倍。他打电话回家，想跟爸妈商量。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腰不好，你是老大。」

他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马上拒绝。那个周末他开了四个小时车回家。饭桌上他把事情说了一遍：新厂在哪，一年能回来几次，工资多了能给家里做什么。父亲听完，说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就去看电视了。母亲一晚上没怎么说话。

周一回到省城，他去找领导，说自己再想想。又过了一周，他打电话回家，说新厂不去了。母亲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这样好」，声音一下子轻松起来。

他挂了电话，在办公室窗边站了很久。他说不清自己是被说服了，还是自己选的。他只知道，那个位置后来给了一个比他晚进公司两年的同事。

你身边多半有这样的老大。他们不是没有主意，也不是没争过。他们争过一次，看见父母的脸色，就把自己收了回去。收回去以后，他们也没有怨，照常过日子，逢年过节第一个到家。

这一章就从这个「收回去」说起。

◆ 他怎么说 | 几谏，不违，不怨

孔子对怎样侍奉父母，说过一段话，分了三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4.18；本书所用电子本作「谏志不从」，这里从杨伯峻本与通行本）

头一步是「几谏」。父母有错，做子女的可以劝，要委婉地、轻轻地劝。第二步，劝了，父母心里不听，那就「又敬不违」：照样恭敬，不去顶撞，不去违背。第三步，「劳而不怨」：为此操劳，心里也不埋怨。

同一篇里还有一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4.19）父母健在，不走太远；真要出门，得让家里知道你去了哪里。

这是在家里。出了家门，他讲的是另一种顺从：顺着世道。

他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7.11）有人用你，就出来做事；没人用你，就收起来。这份本事，只有我和你有。子路在旁边听了不服，问：老师要是带兵打仗，带谁去？孔子说，赤手打老虎、徒步过大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带。我要带的是遇事知道怕、肯好好谋划把事做成的人（《述而》7.11转述）。

他还夸过两个卫国大夫。史鱼是一支箭，国家有道也直，无道也直。蘧伯玉不一样，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可卷而怀之」（《卫灵公》15.7），把本事卷起来揣进怀里。两个人他都夸，可他叫史鱼「直」，叫蘧伯玉「君子」。

再有一句，说得最干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14.26）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去谋划那个位置上的事。同一章里，曾子把它推得更远：「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14.26）连想，都不越出自己的位置。

后来《中庸》里有一段，把这种顺从写成了一种境界：君子处在富贵就照富贵的样子做，处在贫贱就照贫贱的样子做，身在患难就照患难的样子做，「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转述；这是后学之作，不是孔子原话）。在哪都能安下来。

这几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现实由不得你的时候，怎样把自己安放好。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适应是本事

这一节同样要写足。适应不是软弱，适应是本事。

先说「几谏」。你注意，孔子没有说「父母永远对」。他明明白白承认父母会错，而且要你去劝。这在那个年代并不理所当然。劝，就是在家里放进一点张力。他只是要这份张力轻一点，别把一家人劝散了。你想想，你见过多少家里的争执，事情本身不大，却因为一句话说得太冲，吵了十年，到老人走都没和好。「几谏」防的是这个。

再说「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句话最难做到的是后半句。劝不动，还照样尽心，还不怨，这需要一个人心里很稳。怨是会传染的。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天天憋着怨，全家的空气都是沉的。孔子要的，是一个人把劝不动的遗憾自己消化掉，不让它变成整个家的阴天。这是在保护一个场，保护一家人坐在一起还能吃得下饭。

「游必有方」也有温度。不是不许走，是走了让家里知道你在哪。今天的年轻人出门在外，给父母发一个定位，报一声平安，做的就是这件事。

再说「用舍行藏」。这是一种很深的心理本事。一个人被用的时候不张狂，不被用的时候不垮，这比什么都难。你见过被裁员以后一蹶不振的人，也见过升了职就换了一副面孔的人。孔子教颜渊的，是两头都站得住。他后面补的那句也很要紧：他不要「死而无悔」的莽夫，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知道怕，是对现实的尊重。

再说蘧伯玉的「卷而怀之」。一个乱世里，直着脖子撞上去的人，常常什么也没保住。把本事卷起来，是为了本事还在。等世道好了，还能拿出来用。

最后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今天常被人拿来推脱，可它原本有一层很正当的意思：尊重别人的责任。你不在那个岗位，不知道那个岗位上的难处，就别急着

指手画脚。你在单位里一定遇见过这样的人：自己的活没干好，天天对别人的活出主意。孔子这句话，是给这种人的。

还要补一句，免得把他读成随波逐流。他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14.3）世道好，话和事都可以正直；世道坏，事照样要正直，只是话放得低一点。你看，适应是有底线的。能收的是话，是出不出来做官，是走不走远；不能收的是行。一个人在坏世道里把嗓门放低，腰杆却不弯，这不是圆滑，是分寸。

把这些合起来，你会看到一个很成熟的人：劝得出口，也收得回来；被用得上，也放得下；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别人的难处。现实界里有太多事由不得人，一个会适应的人，才不至于被现实一次次打碎。适应是本事，是孔子在一次次被拒之后真正练出来、又真心想教给学生的本事。

◆ SDE 看这一处 | 只剩适应

那么，毛病出在哪里？

适应不是坏事，坏在只剩适应。

用SDE的话说，现实界是三界里的一界，是那些由不得你的东西：世道、父母的年纪、有没有人用你。在现实界里，自由本来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改自己去合现实，一个是改现实去合自己。前一个是适应，后一个是创造。一个人成熟，两样都要会：知道什么时候低头，也知道什么时候动手去改。

回头看孔子这几段话，每一段都给了选择，而每一段的选择都落在「改自己」这一边。

「几谏」里有选择：劝不劝。可劝不动以后，只剩一条路：「又敬不违」。父母那一边不必变，变的是你。

「用舍行藏」里有选择：行还是藏。可「用」和「舍」都在别人手里。你能选的，只是被用时怎样出来、被舍时怎样收起。有没有人用你，这件事本身，你不去碰。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更进一步：连想，都要按位置来。到了曾子「思不出其位」，理念界那一点自由也收进位置里去了。

这就是王德生口述里说的「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在九宫里，它落在意义三律的「自由」这一格，三界里的现实界。这一格不是空的，里面装着一种真本事；可这一格里只剩一种方向。

再往深看一层。SDE 有一个词叫回写：事情做成了，回头把自己脚下那片地也改一改。适应也有回写，只是回写的对象是自己：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期待、自己的路。老大没去南方，他回写的是自己，把「想去」这件事收了回来。那片地，父母的看法、家里「老大该怎样」的那套说法，一丝没动。下一个老大，还会在同一张饭桌上听到同一句话。

这就是本书说的「张力被消掉」。几谏是一次张力，见志不从以后，张力没有留在家里，而是被这个人吞了下去，化成「劳而不怨」。一个家因此和气了，和气的代价，是那一点本来可能改变这个家的劲，被一个人悄悄消化掉了。

公道地说，孔子自己并不总是这样。上一编已经讲过，他在路上一次次偏要去，「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章只说他教的：在教人对待父母、对待世道的这些话里，自由是顺从与适应。他自己身上那一半，第 29 章再说。

◆ 放回日子里 | 外公的一句老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在社区卫生站做了十几年护士。那年春天，区里的医院有一个三个月的进修名额，要去市里，站里推荐了她。

她回家说了这事。裴守义说好，铺子里的事他顾得过来，裴芷放学他去接。谭慧又去跟父亲谭伯年说。外公那年七十三，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周二周五谭慧过去给他量血压、带点菜。

外公听完，慢慢说了一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说完自己先笑了，摆摆手，说他是逗她的。

可谭慧听出来了，那半句玩笑里有一半是真的。

她没有争，也没有答应。那天晚上她坐在外公家的小板凳上，拿出手机，把三个月里每个周二周五列成一张表：哪天她能赶回来，哪天请楼下的邻居帮忙，哪天让裴守义带着裴芷过来。她把表念给外公听。念到一半，外公接过手机，自己往下看。

看完，外公说：「游必有方。有方，就好。」

裴芷在旁边听着，忽然问：「外公，那要是妈妈没列这张表，你就不让她去了？」

外公没有马上回答。他看了外孙女一眼，说：「我是不让，还是舍不得，我自己也分不清。」

那一晚，谭慧做的是孔子教的那件事：用一张表，把「远游」变成「有方」，顺着父亲，也顺着自己。这是真本事。可裴芷那一问，问的是另一件事：要是列不出这张表呢？这个家里，有没有一条路，是让父亲那一边也挪一挪的？

那一问，外公答了一半。

带 走 的 话

适应是本事，一个人会低头，才不会被现实打碎；可要是只剩低头，那片地就永远是原来那片地。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的是几谏与用舍行藏，劝得出口，也收得回来；关的是改现实的那扇门，选择只落在改自己一边。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先放进来一点（几谏），随即被一个人吞下，化成「劳而不怨」。

◆

29

第 29 章

正名与各安其位：接着第 166 号往下判

这一章的问题

各安其位的「位」，和一路比、一路变的「比」与「变」，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吗？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你师父还没发话呢」**

设想镇上有一家理发店，开了三十年。招牌上是老师傅的名字，街坊都叫他「大师傅」。

这几年，大师傅的手抖了，剪刀拿不稳，每天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收钱、泡茶、跟老街坊聊天。真正站在椅子后面的，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徒弟跟了他十五年，手艺好，性子也好，店里的熟客八成是冲他来的。谁家孩子头顶有两个旋、哪位老人只肯剪哪一种样子，徒弟心里都有一本账。

可每到店里要拿大主意的时候，事情就怪了。房东来谈续租，要涨三成，问店里扛不扛得住。徒弟算过，扛得住，只是得把两张老转椅换掉、晚上多开两个钟头，接一拨下班的年轻人。他刚开口，房东摆摆手，笑着说：「你师父还没发话呢。」

徒弟闭了嘴。大师傅想了半天，说了几句，说得很客气，也说得很外行：椅子不换，钟点不改，房租先欠着慢慢补。事情照大师傅的意思定了。

那天收了店，徒弟一个人把满地的碎头发扫了三遍。

你看这件事卡在哪里。卡在一个名上：「师父」。大师傅是师父，这个名分在那里，房东认它，街坊也认它，话就得先从他那儿说起。可这个名分底下的实，早就挪到

徒弟身上去了。名是师父的，活是徒弟干的。名和实对不上，徒弟说的话就总是不顺，事情也总是办得别扭。

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个人对这种别扭看得极清楚。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 他怎么说 | 君君臣臣，必也正名

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12.11）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听了连声说好，说：要是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就算有粮食，我吃得上吗？

子路问他：卫君要请老师去治国，老师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13.3）先把名分正过来。子路当场顶了一句：「有是哉，子之迂也！」（《子路》13.3）老师您也太迂了吧。孔子先骂他「野哉由也」，然后说了一长串：名分不正，话就说不顺；话说不顺，事就办不成；事办不成，礼乐就兴不起来；礼乐兴不起来，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子路》13.3 转述）。

他还有一句叹气的话，只有六个字：「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6.25）觚是一种酒器，原来有它的样子，如今做得不像觚了，还叫觚吗？还叫觚吗？

加上上一章那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14.26），他的意思就连起来了：每个人有一个名，名对着一个位，位上有该做的事。名正了，位安了，事就顺了。

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孔子章，给这一整套话下过一个判：「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第 166 号孔子章；那一卷的缝隙表把它落在九宫 S1 规范维的格内：理论在分布，人生在对比与变化。）本书照登这个判，不改判，接着往下走一步。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让人知道手脚往哪里放

正名这件事，他对得很实在。

头一处，「民无所错手足」。这是那一长串话落脚的地方，也是最有温度的地方。他绕了一大圈，从名说到言，从言说到事，从事说到礼乐刑罚，最后落在老百姓的手脚上。他关心的不是哪个人坐多高的位子，是一个普通人早上起来，知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做才不出错。一个名分乱掉的地方，最受罪的是最底下的人。你在一个规矩天天变、谁说了算都不清楚的单位里待过，就知道那种手脚没处放的滋味。

第二处，「君君」是先说君的。景公听这八个字，听见的多半是后半截：臣要像臣，子要像子。可孔子把「君君」放在第一个。国君要像个国君，父亲要像个父亲。这是一把两头都能砍的尺子。它可以拿去要求下面的人守本分，也可以拿去问上面的人：你像不像你那个名？一个不像父亲的父亲，按这句话，也是名不正。

第三处，名和实对得上，人和人之间才有信。觚不像觚还叫觚，今天买的「纯牛奶」不纯，挂着「专家」牌子的人不专，你心里那份信就一点点松了。他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2.22）。正名是信的地基。

第四处，他在同一章里还说了一句很谦虚的话：「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13.3）自己不懂的，就空着，不乱说。这是对「名」的敬重，名只能用在自己真知道的地方。

把这四处合起来，正名不是死抠字眼，是让一群人说的话、做的事，和它们的名字对得上，好让最普通的人也知道怎样安身。各安其位，安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手脚。

◆ SDE 看这一处 | 位是次序，比与变是张力

现在接着第166号往下走。

第166号是从「怎么看」下的刀。九宫的S1规范维管人怎样看世界，分三种看法：对比，就是跟别的比；变化，就是看它怎么变；分布，就是看全局、看各自在哪个位

置。孔子教人用分布看：君在君位，臣在臣位，父在父位，子在子位。他自己的一生，却是一路比、一路变过来的。缝在同一格里，是格内的缝。

本书多问一句：这三种看法，各自让多少张力进来？

比，一定带出差距。你跟一个人比，就看见了你没有的、他没有的，这个差距本身就是张力。123 原理的第一拍叫张力积累，比，就是在攒第一拍。变，是第二拍，形状改变：比出了差距，人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位，是比完、变完以后停下来的地方，是显露光谱上定型的那一段。人一安在位上，差距就不再算数，因为各有各的位，不必比了。

所以，第 166 号看见的那道缝，和本书看见的这道缝，是同一道缝的两面。第 166 号问他「用什么眼光看」，本书问他「让多少张力进来」。位是次序，比与变是张力（本书的读法，「待验」）。他教的「各安其位」，是把张力关在外面的次序；他靠的「一路比、一路变」，是让张力一次次进来。

多走这一步，有什么用？用处在补法上。只从「怎么看」下刀，补法是多比一比、多看看变化，这当然对。可一个人天天比、天天看变化，回到单位、回到家里，那个位还是原封不动地等着他，比出来的东西没处放。从「张力」下刀，问题就变成：一个位上，能放进多少比与变？这是一个剂量问题。位不必拆，可以在位里留一格，让比出来的差距有地方待着，让变出来的新样子有机会回头改一改那个位。第 32 章的补法，就从这里来。

这一步看清了，前两章就接上了：礼是在人和人缠在一起的地方排好的次序（第 27 章），顺从适应是在现实面前守住的次序（第 28 章），正名是把这些次序一个个起了名字。三件事，都是位。

◆ 他真实的一生 | 在「位」之外比、在「位」之外变

他一生怎样在路上奔走，第一编第 5 章已经写过，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从他一生里抽出比和变的那几处，看一看。

先说比。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7.22）三个人一起走，就有可比的，比出好的跟着学，比出不好的拿来改自己。子贡替他答过别人：老师哪里不学？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子张》19.22转述）。他是在比里长大的。

最能看出这一点的，是《微子》里那一段。他把历史上七位隐逸的人挨个比了一遍：伯夷、叔齐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身份；柳下惠、少连降了志、辱了身，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经得起思量；虞仲、夷逸隐居起来，说话放开了，身子清白，退得合乎权衡。比完了，他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18.8）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

你停下来想一想这句话。一个教人各安其位的人，给自己找的位置，是「无可无不可」。他的位，是比出来的，而且比出来的结果是一个不固定的位。后来孟子说他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圣人里最懂得随时而动的那一位。

再说变。他看错了宰我，说「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从此改了看人的法子。他在武城笑子游小题大做，子游顶回来，他马上说「前言戏之耳」（《阳货》17.4），刚才那话是说着玩的。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派人来请他，他想去。子路不高兴，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17.5）只要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再造一个周。这哪里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一个没有位的人，一心要谋一个天下。

可同一个人，也被位牢牢拴着。颜渊死了，颜渊的父亲颜路请他把车卖了，给儿子做一副外椁。他没答应，理由里有一句：「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11.8）我曾经排在大夫的行列里，不能步行。

这句话要公道地读。旧注对它有礼制上的解释：大夫出门乘车，是当时的礼，卖了车步行，失的是这份礼；丧葬又要跟死者的身分、家里的财力相称，颜渊没有官位，颜家又穷，有棺无椁本来就合礼〔待核：据朱熹《集注》一类旧注的说法〕。同一章里他自己先说了，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他没有为儿子卖车。对最心疼的学生

和对亲生儿子，他用的是同一把尺子。照旧注读，这不是冷淡，是一个人在最难受的时候，仍不肯为私情破礼。

本书只从里面取一点：那把尺子，量的正是位，他的位，颜渊的位。一个最心疼的学生死了，替他做决定的理由里，位是最硬的一条（本书的读法，「待验」）。

你看，他身上两样都有。位拴着他，比与变推着他。他在教义里只写下了位，比与变留在了他的路上。

◆ 放回日子里 | 纪律委员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开学第三周，左文澜重新排了班委。裴芷被选成了纪律委员。

这件事全班都觉得好笑。一个最爱问「凭什么」的孩子，去管纪律。

头一个星期，裴芷真的变了。自习课上有人说话，她站起来说「请安静」；有人传纸条，她记名字。她说话的调子都变了，短、平、不带问号。

周五晚上，她在外公家写作业，写着写着停了笔，跟外公说：「我当了纪律委员以后，就不好意思问凭什么了。我一问，他们就说：你是纪律委员，你还问？」

外公摘下老花镜，想了一会儿，说：「那你去问问上一任纪律委员，她当的时候，碰到过什么事，是怎么办的。」

裴芷第二周真去问了。上一任是个初二的女孩，跟她说：「我们那时候也记名字，后来发现记名字没用，就改成下课找他单独说。」

裴芷回来把这句话写在了本子上。那个星期她又改了一次：自习课上有人说话，她不再站起来点名，下课走过去说一句。

左文澜后来在班会上说起这件事，没提裴芷的名字。她只说，纪律委员这个名字没变，可这个位子上的做法，是这一任自己去问、自己改出来的。她说完，在班委名单旁边加了一栏，叫「上一任怎么做的」，每个班委换届时都要去问一次，写一句。

这个孩子，名分给了她一个位，位差点把她那股「凭什么」收进去。救回来的，是一次比，和比完以后的一次变。

带 走 的 话

位让人知道手脚往哪里放；比与变让人长出新的手脚。只教前一样，后一样就只能自己在路上撞见。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的是正名之门，名实相符，普通人手脚有处放；关的是比与变的门，教义里只剩位。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各安其位，就不必再比；比与变的张力，只留在他自己的路上。

30

第 30 章

麻冕从众，拜下违众：他自己怎样改礼

这一章的问题

他改过礼，那么改礼的资格，在谁手里？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龙舟队改了两次规矩**

设想河边有一个村子，每年端午划龙舟。村里有一支二十来人的龙舟队，规矩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由几位老人组成的龙舟会管着。

头一回改规矩，是队员自己先动的手。老规矩里，平日练船也要用老杉木桨。老桨又沉又贵，断一支要托人进山找木料，一等就是一个月。几个年轻队员嫌麻烦，自己凑钱买了一批轻便的练习桨，平日练船用它，端午正日子再换回老杉木桨。练了一季，船划得不比从前慢，桨也没再断过。第二年开春，龙舟会的老人们开会，干脆把这一条写了进去：平日练船，用什么桨随大家。队员先改，龙舟会后认。

第二回，没改成。开船前有一套老仪式：全队站在岸边，对着河面齐喊三声号子，再由最年轻的队员给老舵手敬一杯茶，然后才下水。有人提议，比赛日程紧，这一套省了吧，上了船喊一声就行。赞成的人不少。老舵手没吭声，龙舟会的一位老人替他说了一段话：那三声号子，是让二十个人的气先合到一处；那杯茶，是让年轻的知道这条船上谁掌过舵。桨可以换，这一套不能省。

两次改规矩，一次成了，一次没成。你回头想想，决定成不成的，是谁？是队员先动了，也是龙舟会最后点了头。队员能先动，可点头的那一下，不在队员手里。而龙舟会点不点头，看的不是赞成的人多不多，是一件事：这条规矩到底为了什么。

孔子有一段话，跟这两次改规矩几乎一模一样。

◆ 他怎么说 | 麻冕、拜下，与礼之本

这一章是《子罕》9.3，一共两句话。

第一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9.3）用麻织的礼帽，是古礼；如今大家改用丝，省俭，我跟大家一样。

为什么丝反而省俭？旧注的解释是，礼帽用的麻布要织得极细，费工；丝织起来省事〔待核〕。总之，众人把一件礼器换了材料，换得省了，孔子说：我跟。

第二句：「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9.3）臣见君，先在堂下拜，这是礼；如今大家到了堂上才拜，这是骄慢。就算跟大家不一样，我还是在堂下拜〔待核：拜下、拜上的具体仪节据旧注〕。

两句话摆在一起，他的态度很清楚：礼可以变，众人也可以先变；可变得对不对，要拿一样东西去量。那样东西是什么？

另一章给了答案。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先夸了一句：「大哉问！」然后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3.4）礼，与其铺张，宁可省俭；丧事，与其办得周全，宁可心里真悲伤。

这就是量礼的那把尺子：礼有一个「本」。俭、戚，还有9.3里没明说、却分明在量的那个「敬」。麻冕换丝，合乎俭，所以从众；拜下改拜上，失了敬，所以违众。

他对礼怎样代代变化，也有一段话。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能知道吗？孔子说：殷继承夏礼，增减了什么，可以知道；周继承殷礼，增减了什么，可以知道；以后继承周的，就算一百代，也可以知道（《为政》2.23转述）。礼是会「损益」的，增一些，减一些，一代一代地变。

他自己也挑过。他说：「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11.1）要是用礼乐，我取早先那一辈朴素的样子。颜渊问怎样治国，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

冕。」（《卫灵公》15.11）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戴周朝的礼帽。三代的东西，他各挑一样。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他不是守旧的人

读完这几章，你首先该放下一个印象：孔子是个死守规矩、一字不改的人。不是。

第一，他分得清本和末。礼帽用麻还是用丝，是末；恭不恭敬，是本。末可以跟着众人变，本不能丢。这个分寸，今天多少人还没有。你见过这样的人：父母在世时没几句好话，丧事却办得极风光。这就是守了末、丢了本。孔子要是看见，会说「丧，与其易也，宁戚」。

第二，他肯跟众人。「吾从众」三个字不简单。一个以知礼出名的人，当众说：这件事大家改了，改得对，我跟你们。他没有因为自己懂得多，就非要大家回到麻冕去。众人的习惯，在他那里是可以先动的。

第三，他也肯违众。「虽违众，吾从下」同样不简单。赞成的人多，不等于对。龙舟队里提议省掉号子的人多，龙舟会也没有照着人头数办。他要的是一个理由，而不是一个多数。

第四，他看见礼在变，而且看得很长。「所损益，可知也」，他知道夏、殷、周一路都在增减。在他那里，礼不是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是一代代人改出来的东西。

第五，他自己挑。从先进，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尺子，在几代礼乐里挑出他认为最好的一样一样拼起来。这里面有判断，有取舍，有他自己。

还有一处最打动人。林放问礼之本，他第一句是「大哉问」。一个人来问「这些规矩到底为了什么」，他先夸这个问题问得好。一个真正守死规矩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一问。

所以，这一章必须照实写：孔子改过礼，而且改得有章法。

◆ SDE 看这一处 | 推翻条件二，逐句过

本书在导读立过三条推翻条件。第二条是：若「礼」在孔子手里可靠地读作可以由学生改写的约定，而不只是由圣王来「损益」，判决二就收窄。这一章是它的正面检验。下面逐句过，能收窄就收窄。

先摆对判决二有利的反证。

9.3 前半句，众人先改，他后认。改礼的第一步，不在圣王手里，在众人的日常习惯里。这一条实打实。

3.8，子夏读《诗》，读出一句「礼后乎」：礼是后来加上去的，像画画先有白底再上色。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八佾》3.8），启发我的是子夏。学生改了老师对礼放在哪一步的理解。这一条也实打实。

再摆两处一件事里正反两面都有的证据。这两处不拆开用：正面和反面是在同一件事里连着发生的，拆成两条分别记账，就不公道了。

11.11，颜渊死，门人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可是「门人厚葬之」（《先进》11.11），学生们没有听他的，照自己的意思办了。礼的一次具体执行，学生先动手改了，这是正面。事情办完，孔子说：「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11.11）不是我，是你们这几个人。学生改了执行，他不认这个改，这是反面。同一件事，门被学生推开了半扇，他又亲口记下，这半扇不是他开的。

17.21，宰我说三年之丧太长，一年够了。孔子问他，吃好的穿好的，你心安吗？宰我说安。孔子说：「女安则为之！」（《阳货》17.21）你心安，就去做。选择在那一刻交到了学生手里，这是正面。可宰我一出门，孔子说：「予之不仁也！」（《阳货》17.21）当面给了口子，背后下了判，这是反面。口子是真的，判也是真的：学生可以不照礼做，可不照礼做的人，在老师那里落下一个「不仁」。

这两处合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学生手里有改的力气，没有改的资格。力气那一面利于收窄，资格那一面不利于收窄，两面长在同一件事上。

再摆对判决二不利的证据。

3.17，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用的那只羊省掉。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3.17）学生提议减一条，被驳回了。

2.23，损益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一代一代地做，做的人是朝代。而且「虽百世，可知也」：变化被看见了，又被限定在可知的范围里。本书第19章把这里做成接缝卡：「损益」是有张力的那半句，接缝的词是「百世可知」。

16.2，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从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季氏》16.2）。改礼的大权，放在最上面。

两边摆完，结论是：推翻条件二部分成立，判决二收窄，不推翻。收窄以后，判决二关的那一栏写成：礼的条目会变，众人可先改，他也肯跟，学生能改他对礼的理解；但改不改由知礼的人拿古的本（俭、戚、敬）来裁，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本章收窄）。

前半句是收窄的地方。判决二原来写的是「选择按先定的次序执行」；现在条目会动，众人的习惯可以先动，学生能动他对礼的理解，这比「先定」宽。

后半句是没推翻的地方。跟不跟、改不改，裁的是知礼的人，用的尺子是他叫作古的本。他说改的方向是往回改到本上去，是「从先进」，是在夏、殷、周里挑，不是往前作一个前人没有的礼——这是他给的理由。用第38章同一把尺子量，这样挑、这样定，也是他自己的作。所以判决二的分量不压在「回到本」这个理由上，压在闸在谁手里。学生动条目的三回，一回被驳（3.17），一回当面放手、背后判了不仁（17.21），一回先做了、他不认（11.11）。学生能动的，是理解；条目的闸，不在学生手里。

不妨想一想，什么样的话才能把判决二整个推翻。比如，《论语》里若有一句他教学生的话，意思是礼里有让人心不安的地方，你们几个可以商量着改；或者他在宰我走后，像在武城对子游那样，承认宰我说得对，那判决二就站不住了。本书把全书翻了一遍，没有找到这样的话。这只说明本书没有找到，不说明将来的读法一定找不到；登记在这里，留给后来的人。还有一处旁证：他说夏礼、殷礼他都能讲，只是杞、宋两国的

文献不够，不足以验证（《八佾》3.9转述）。他说量礼的本，要到古的文献里去验。本放在后面还是前面，是他的说法；判决二看的，是验的人是谁——验的是他，不是学生。

这一回收窄，也要在这里钉一条线，免得下一次碰到反例，又削出一句更窄的话来保它。线是：若在可靠层里，也就是《论语》原句里，找到一处学生公开改掉一条礼、作出一条新礼，并且被老师认下，判决二改判「部分成立」。他自己改礼不算，9.3麻冕从众是他自己跟，不在这条线上；学生改他对礼的理解也不算，3.8改的是理解，不是礼。门人厚葬颜渊（11.11）是学生改了，可他没有认，也没有到线。到这条线就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

作者在第65号里有一个构念，叫「改判资格」：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拿这把尺子量9.3，答案是一半一半：众人没有资格判，却能用日子把礼先改掉，等知礼的人来认；学生没有资格判，他们对条目的改动，要么被驳，要么不被认。

在SDE里，本书把这叫作半开的回写（「待验」）。回写，是事情做成以后回头改那片地。众人的日子可以回写进礼，但中间有一道闸，闸的名字是「本」，守闸的是知礼的人，闸上刻的字是古的。自由在这里多了一格，可第三拍还不是激发。激发是往前点着一个新方向；9.3的改，他自己说成往回找到一个旧的本，用第38章的尺子量，也是他的一次作。可这份作握在知礼的人手里，没有交到学生手里：学生那一头，第三拍仍不是激发。

还要记一笔。这一章里张力发生的现场，子夏的「礼后乎」、宰我的三年之丧、门人的厚葬，全都是以对话、以事情的样子留在书里，没有一处被写成「学生可以改礼」这样的规矩。这一笔记进预言一的账。

◆ 放回日子里 | 交接班本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的卫生站，交接班有两条老规矩。一条是交接要写在一本硬皮本上，每个病人一行，签全名。另一条是交班的人和接班的人要当面交，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说。

那年站里上了电子系统。护士们慢慢都不写硬皮本了，在电脑上点一点，省事，也不会字迹潦草看不清。站长看了一个月，开会说：硬皮本不用了，都改电子的。

第二条也在松。夜班累，有的人交班时留一张纸条就走，接班的人自己看。好几个护士说，反正都写在电脑里了，当面交能不能省了。

站长这回没点头。她说：写下来的是事，当面说的是人。哪个病人夜里说了一句怪话，哪个家属眼神不对，电脑上没这一栏。当面交，不省。

谭慧那天回家，在饭桌上讲了这件事。外公谭伯年听了，笑着说：「这是麻冕从众，拜下违众。」

裴芷问：「什么意思？」

外公给她讲了一遍。讲完，裴芷又问：「那要是护士们都觉得当面交该省呢？站长说了算？」

谭慧想了想，说：「站长说了算。可要是有一天真出了事，说明当面交也没用，那这条就该改了。」

裴芷说：「那得等出事？」

饭桌上安静了一会儿。

这张饭桌上的三个人，恰好站在这一章的三个位置上。站长守着本，一条跟众，一条违众。谭慧信站长，也留了一条路：事实会来改规矩。裴芷问的是最后那一格：改规矩，非得等一件坏事来推吗？有没有一条路，是让被排班的人自己先把理由摆出来的？

带 走 的 话

他改过礼，改得有章法：末可以从众，本不能丢。只是那把量本的尺子，一直握在知礼的人手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的是损益之门，众人可先改，本可以量末；关的是学生往前作礼之门，改的方向他说成回到古本，闸在知礼者手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放进来一半：众人与学生的张力能碰到礼，碰到以后，由「本」来收。

31

第 31 章

只守次序的人卡在哪

这一章的问题

把次序学得最好的人，碰到次序本身要变的时候，会卡在哪里？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被领到那张桌子

你一定去喝过喜酒。

进门先签到，签完有人领你入座。领你的人手里有一张表，他看一眼你的名字，就知道你该坐哪一桌：新郎家的亲戚在左边，新娘家的在右边；舅舅、姑妈坐主桌旁边；同学一桌，同事一桌；小孩跟着大人。

你坐下来，发现同桌的人你大多认识，至少知道是哪一边的。这一顿饭吃得很安稳。没有人因为座位红脸，也没有人坐着坐着发现旁边是跟自己吵过架的远亲。

这份安稳，是那张排座表给的。排这张表的人，多半是家里最懂规矩的一位长辈，或者镇上专门帮人办酒的「总管」。他知道谁先谁后，谁不能挨着谁，哪一桌要多放一瓶酒。他排得越好，你越感觉不到他在排。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位最懂排座的人，后来卡在了哪里。

◆ 他怎么说 | 一句话传三代，越传越窄

孔子讲礼、讲顺从、讲正名，前三章已经摆过了。这一章要看的，是这些话传到学生手里、学生的学生手里，变成了什么。

有子说过：一个人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的，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从来没有（《学而》1.2 转述）。这句话放在《论语》第二章，读的人几乎都读过。它把「孝弟」和「不犯上」连在了一起。

曾子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面接了一句：「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14.26）孔子说的是不谋，曾子说的是不思。

你看这一路是怎样变窄的。孔子讲礼，礼里有本，有「大哉问」，有从众也有违众。到了有子，礼的用处被说成「和为贵」，孝弟被说成不犯上。到了曾子，连想都不越位。再往下传，到了大众的嘴里，往往只剩一句：守规矩。

这就是缝隙 Skill 说的「传播中变宽」：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还活着另外那几维；传一代，宽一些；传到后来，只剩一个口号。孔子身上还有「无可无不可」，有「吾其为东周乎」；传到后来的人手里，只剩次序。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守次序的人是靠得住的人

先把公道话说在前面。

只守次序的人，往往是一个群体里最靠得住的人。交给他的事，他按步骤做完；轮到他的班，他从不缺席；该他让的，他让；该他等的，他等。一个单位、一个家族、一个工地，靠的就是这样的人撑着日常。

他们也最少给别人添麻烦。一个人要是什么都想按自己的新主意来，身边的人会很累。守次序的人让身边的人省心。这份省心，是真实的好处，是孔子的礼实实在在留给后人的东西。

问题不在他们守，而在他们只会守。

◆ 追随者的天花板 | 学到了次序，缺了激发

把这些人放在一起看，是一幅群像。

有一类家长，把家里的次序排得清清楚楚：先写作业再看电视，先喊人再吃饭，大的让小的。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家井井有条。等孩子到了十三四岁，想换一种学法，想

跟父母争一个道理，想做一件家里从没人做过的事，这些家长手里只有一个工具：这不合规矩。他们会排次序，却不会接住一个要出格的孩子。

有一类老师，课堂秩序是全年级最好的。举手、起立、回答、坐下，一丝不乱。可到了讨论课，教室里一片安静。学生太知道轮到谁、该说什么了，没有人肯说一句不在次序里的话。

有一类小单位的负责人，流程守得最严。报销走什么单子，请假找谁签字，出了问题先报谁，一样不错。等到一样新业务来了，流程里没有它的位置，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先动，因为「这不归我管」。

还有一类年轻人，从小最听话，考试、升学、找工作，一步都没走错。到了三十岁，头一次碰到没有人给他排好下一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选。

他们学到的，是孔子教的那一半：在纠缠中照着次序去选，在现实面前顺从和适应。碰到需要激发的时候，也就是次序本身要变、要有人先把一个新方向点着的时候，他们就卡住了。王德生口述说过：「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这话原是说蒙台梭利的，放在只守次序的人身上，也对得上。只会一种自由的人，也很快会碰到天花板。

◆ 普通人版之一 | 褚长庚的排座表

设想镇上有一位办酒的总管，叫褚长庚，六十出头。镇上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去排座、管席。他有一个硬皮本，记了三十年的排座：哪家的舅舅坐哪，哪家的姑妈跟谁不和，哪一年哪家酒席上谁跟谁吵过。他常说一句话：座排对了，席就安了。

他在镇上的名声，其实是从一件出格的事起来的。二十多年前，镇上有一户办喜事，新娘的亲爹和继父都来了。照老规矩，娘家只能有一个「父亲」坐主桌。两家人为这事僵了三天。是褚长庚想了个办法：主桌不放娘家父亲，两位父亲各在一桌当桌长，开席后新人先后去两桌敬酒，敬酒的次序抽签定。那天的酒席办得很圆，镇上的人说，褚长庚脑子活。

可这件事他后来很少提。他提的，总是那本硬皮本。

去年，他的外甥女结婚。外甥女是外婆带大的，跟外婆最亲。新人想让外婆坐主桌正中。褚长庚翻了翻本子，说不行：外婆是娘家的长辈，主桌正中是男方的位置，这是规矩。外甥女哭了一场，最后外婆坐在了主桌边上的第二桌。

席散以后，外甥女跟他说：「舅舅，你当年给那两个爸爸排座的时候，也翻本子了吗？」

褚长庚那天晚上一个人把硬皮本从头翻到尾，翻到二十多年前那一页，他在那一页边上写过一行小字：「按人排，不按本子排。」

后来再有人请他排座，他改了一个做法：先不拿本子，先问新人一句「这一桌，你想让谁安心」；排完一张草表，留两个空位，让新人自己填。

同构四步对一遍。一，他嘴上信的，是「座排对了，席就安了」，站在次序这一格，和孔子教的礼同一格。二，他真正靠的，是二十多年前那一次出格的排法，是激发，和孔子自己一路比、一路变对得上。三，他碰到天花板，是在一件老规矩没有覆盖的事上，只会翻本子，和只守次序的追随者卡在同一处。四，他后来补的，是先问「让谁安心」、再留空位，也就是先问礼的本（这一桌为了让谁安心）、再给次序留口子，和第32章的补法对得上。

◆ 普通人版之二 | 邬建平的班组

再设想一个工地。班组长邬建平，五十岁，带一个十几个人的木工班组，专做模板。他的班组有一条铁规矩：不许越级。有事先报班组长，班组长报项目部，谁也不许绕过他直接去找上面。

这条规矩有它的道理。工地上人多、事杂，指令要是从几个口子同时下来，就会乱。谁都能越级，谁的话都不算数，那才是最危险的。邬建平的班组十几年没出过大事，大家都服他。

他当年能从小工升到班组长，其实是因为一次越级。那年他二十出头，发现脚手架有几根连接件松了，跟当时的班长说，班长说没事。他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去找了安全员。安全员去看了，当天就停工加固。那一年，项目部记住了他的名字。

这件事他也很少提。

去年冬天，班组来了个年轻人，叫阮志刚。一天夜班，阮志刚发现一处模板的支撑有点歪。他给邬建平打电话，邬建平睡了，没接。他想过去找值班的安全员，又想起那条规矩，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等天亮。第二天一早他报了上去，好在那天没有浇筑，加固一下就过去了。

邬建平知道以后，先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出了一身冷汗。他把阮志刚叫过来，问他：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安全员？阮志刚说：您说的，不许越级。

那个星期的班前会，邬建平改了规矩。平常的事照旧先报班组长；可凡是安全上的事，谁看见了，都可以直接去找安全员，不算越级。他还加了一条：每周五的班前会，每人可以提一条工序上的改法，不管是谁提的，大家一起试一次。

同构四步再对一遍。一，他嘴上信的，是不许越级，站在次序这一格。二，他真正靠的，是年轻时那一次越级，一次在现实界里顶着次序去做的选择。三，他碰到天花板，是在规矩最该让路的那一刻，规矩没让路，因为他从没把那次越级写进规矩。四，他后来补的，是给次序开一条「红色通道」，又给每个人一次提改法的机会，把改规矩的资格往下放了一格。

◆ SDE 看这一处 | 天花板落在哪一格

把两个故事放在SDE的眼光下看，卡住的地方是同一处。

两个人都是在自我界的场里，把次序练到了家。褚长庚的酒席安稳，邬建平的班组平安，这是自我界里那份无张力的和气。他们的自由，是在纠缠里照着次序去选。

可他们成为今天这个人，靠的都是一次在现实界里的激发：一次按人不按本的排座，一次越级的报告。那一次，张力进来了，形状变了，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后来的位置。

问题在第三拍。那一次激发，没有回写进他们的规矩。硬皮本里记的是排座，没有记「按人排」那一次是怎么想的；班组的规矩里写的是不许越级，没有写那一次越级为什么对。激发留在了他们自己的路上，次序传给了下一代。

这和孔子是同一个样子：他靠的比与变，留在了路上；他教的礼与位，传给了学生。

放回日子里 | 外公的那一声「嘘」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那天晚上，裴芷跟外公讲了班上的事，讲她当纪律委员，讲左老师在黑板角上加的那五分钟。

外公听完，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他说，他教书三十八年，班上的纪律一直是全乡最好的。有一年，一个男孩在课上突然站起来，说课本上一道题的答案错了。外公当时「嘘」了他一声，让他坐下，下课再说。下了课，男孩没有来找他。

「后来我自己回去算了一遍，」外公说，「他是对的。」

裴芷问：「那你后来跟他说了吗？」

外公说：「说了。隔了一个星期才说。他听了点点头，没说什么。」

外公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说：「我那一声嘘，嘘得很对。可我那一个星期，等得不对。」

> 带 走 的 话
>
> 守次序的人靠得住；可要是把自己那一次出格也藏起来，下一代就只学得会守。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的是靠得住的次序之门，一个家、一个班组因此安稳；关的是回写之门，那一次激发没写进规矩。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本人身上放进来过一次，在传下去的规矩里被消掉了。

32

第 32 章

编末总账｜把「次序」还给「激发」

这一章的问题

次序不拆，激发怎样才能回到次序里来?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一沓表**

这一编走下来，你手里攒了一沓表。

一张是楼道口的值班表。它让互不相识的邻居两分钟就配合好了，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早写在墙上。

一张是家里那张看不见的表，上面写着「老大该怎样」。一个人照着它，放下了去南方的机会。

一张是理发店里那张看不见的名分表：师父在前，徒弟在后。活早就挪到了徒弟手里，话还得先从师父那儿说起。

一张是龙舟会的规矩。桨，队员先换了，老人们后认；开船前那三声号子，有人想省，老人们没让。

一张是褚长庚的排座表。三十年的硬皮本，让镇上的酒席一桌一桌都安稳；可它排不下一个外婆带大的外甥女。

一张是邬建平班组的规矩：不许越级。它让十几个人十几年平平安安；可在一个夜班，它让一个年轻人多等了几个钟头。

这几张表都是次序，都有功劳。它们也都碰到过同一个时刻：有一件事，表上没有它的位置。那一刻，有的人翻表，有的人抬头。

这一章结账。账要结的，就是那一刻。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他教的，他靠的

这一编前五章，把孔子教人自由的话摆了一遍，也把他自己怎样活过的那一面摆了一遍。

他教的，是两样。一样是礼：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人和人缠在一起的地方，照着次序去选。另一样是顺从与适应：几谏不成就敬而不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加上把这些次序一个个起了名字的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靠的，是另一样。他进太庙样样都问；三人同行他一定找得出老师；他把七位隐逸的人比了一遍，说自己「无可无不可」；叛乱的人来请，他想去，还说要在东方再造一个周；他看错了人就改，说错了话就认；麻冕换丝他跟着众人，拜下改拜上他偏不跟。

把这两样并排放，就是本编唯一的一张表。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
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12.1）	入太庙，每事问（3.15）；三人行，必有我师焉（7.22）	教：自我界・自由（次序） 靠：S1对比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	接缝词「矩」 靠：S1变化
事父母几谏……又敬不违，劳而不怨（4.18）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18.4）	教：劝不动也留下、不违 靠：不合就走（类比，见表下）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11）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14.38，晨门评他的话）	教：现实界・自由（适应） 靠：现实界的张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4.26）；君君臣臣（12.11）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	S1分布对变化（第166号原判）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17）	麻冕从众，拜下违众（9.3）	半开的回写：众可先改，闸在知礼者

表里的左栏，每一句都在把选择收回到一个先排好的地方；右栏，每一件都是他在次序之外做的一次选择。第三行要说明一句：左栏说的是子女对父母，右栏是他对鲁国的执政者，两种纠缠不一样，父母是走不开的，国君和执政者是可以离开的。放在一行，是类比，比的是同一个处境：上面的人做得不对，自己怎么办。他教子女的是留下来，敬而不违；他自己在鲁国，是走。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在这些地方，他几乎全对

结账先结保底。

在人多、彼此不熟、容易起冲突、需要一起做成一件事的地方，礼几乎全对。楼道的值班表、酒席的排座、工地的指令、卫生站的交接班，这些地方最怕的就是乱。乱一次，轻的是吵架，重的是出事。在这些地方，先把次序排好，是对一群人最大的善意。孔子看见了这一点，而且看得比他同时代的人都深：他看见次序里要有心（人而不仁，如礼何），要有本（与其奢也，宁俭）。

在真正由不得人的地方，顺从与适应几乎全对。父母老了，脾气改不了；世道坏了，一个人拗不过；有人用你、没人用你，不全在你。在这些地方，会低头、会收、会等，是一个人最要紧的本事。「危行言孙」，行照样正，话放低一点，这是在乱世里保住自己也保住良心的分寸。

还有第30章查出来的那一格：他不是守旧的人。礼的末节他肯跟众人改，礼的本他守得住。这份分寸，今天的很多人还没有。

所以这一编要拆的，不是次序，是「只剩次序」。

◆ 悖论一句话 | **教人照次序选的人，自己一次次在次序之外选**

> **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是全书的判语。「仁者不忧」出自《子罕》9.29；「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是守城门的晨门评孔子的话（《宪问》14.38），不是他教学生的话。

落到自由上，这句话就是：他教人照着次序去选，他自己一次次在次序之外选。

这不是虚伪。缝隙Skill说过，理论只写得下能教的，只能遇到的写不进去。他在路上被拒、被困、被讥，那份一次次顶着次序去选的劲，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没法写成课。他写下来的，是他希望学生不必再吃的那份苦：一个有次序的场，人人知道手脚往哪里放，不必每一步都去撞。这是心疼。

心疼之外，还有两层难处，第四编第20章写过病根，这里只接一句。一层是年代：八佾舞于庭，大夫僭用天子的礼乐〔待核〕，名分一天天松掉，那个世道最缺的就是次序，最缺的就是安。一个人在一片乱里，先想到的是把次序立起来，这再自然不过。另一层是他自己的位：一个没有官位的人要讲学、要讲礼，凭什么？只能借先王的次序来说话。所以量礼的本，只能是古的。这两层难处，都让他在教义里把次序放在了激发前面。

按缝隙Skill第十一节的几种样子，这一道缝兼属两种。一种是「劝别人少吃的苦，正是炼出自己的那份苦」：他替学生挡掉的张力，正是炼出他自己的张力。另一种是「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给学生的是次序，留给自己的是「无可无不可」。

这一道缝，也就是全书的第二道缝。第166号从「怎么看」下刀，看见它在S1规范维格内：理论站分布，人生活在对比与变化里。本书从「张力」下刀，看见位是次序，比与变是张力。两刀切的是同一道缝。

◆ SDE 看这一处 ｜ 这一编的账

先结判决二的账。

判决二原来是：开的门，自由在纠缠中选择，礼让陌生人能合作；关的门，选择按先定的次序执行，激发被次序替代，现实界只剩顺从与适应。

第30章过了推翻条件二，结论是部分成立，判决二收窄。收窄后的关门一栏写成：礼的条目会变，众人可先改，他也肯跟，学生能改他对礼的理解；但改不改由知礼的人拿古的本（俭、戚、敬）来裁，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第30章收窄）。证据是学生动条目的三回：一回被驳（3.17），一回当面放手、背后判了不仁（17.21），一回先做了、他不认（11.11）。一句话：次序不是死的，可让次序动起来的那一下，不交给被排的人。

再落九格。本编涉及三格。自我界·自由，装的是礼，是次序。现实界·自由，装的是顺从与适应。理念界·自由，在2.23那句「虽百世，可知也」里被封住，这一格第七编第35章展开，这里只登记一笔。三格合起来，就是王德生口述里那句「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

本书的读法「纠缠——选择——次序」（「待验」），这一编给它的支持是：三格里，选择都在，第三拍都不是激发。礼的第三拍是「复」，顺从的第三拍是「不违」「藏」，正名的第三拍是「安其位」。唯一的例外是9.3，第三拍是「从众」，有一点激发的样子；可它回头找的是「俭」这个古本，所以本书只把它算成半开。

最后登记预言一。本编里张力发生的现场，子路说「子之迂也」（13.3），子夏问出「礼后乎」（3.8），子游顶回「偃之言是也」（17.4），宰我争三年之丧（17.21），门人厚葬颜渊（11.11），全都以对话或事情的样子记在书里。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本编没有发现预言一的反例。按判读纪律，这只能说明「本编没有见到」，不能说明「一定没有」。

◆ 补上缝隙，可以这样学 | **三件事**

学孔子的礼，要认真学，次序是真本事。学完了，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的是那一格：把激发放回次序里。不拆次序，按剂量放。本编这一沓表，给了三件具体的做法。

第一件，先问本，不问条。这是孔子自己的工具，林放那一问：礼的根本是什么？他说「大哉问」。一张表碰到排不下的事，先别翻本子，先问这张表是为了什么。褚长庚后来问新人「这一桌，你想让谁安心」，问的就是本。本问清楚了，条目该变就能变，变了也不乱。家里可以试：下一次孩子问「凭什么」，先别说「这是规矩」，先一起说出这条规矩是为了什么。说得出，孩子多半就服了；说不出，这一条也许真该改。

第二件，在次序里留一个口子。左文澜在黑板角上加的五分钟，褚长庚草表上留的两个空位，邬建平每周五班前会的一条改法，都是口子。口子要小，要固定，要事先说好：平常照次序走，到了这个口子，次序让路。剂量的原则只有一条：每次放进来的，只比这个场能扛的多一点点，身边有人托底。口子太大，次序就垮了；一个口子都没有，激发就只能在走廊里、在夜班的电话里、在散席以后的眼泪里出来。

第三件，把改次序的资格往下放一格。9.3里，众人能用日子先改礼，这是孔子开过的门；再往前一步，是让被排的人不只用日子去改，也能把理由摆出来去改。邬建平的红色通道，谭慧卫生站里裴芷问的那一句「那得等出事？」，要的都是这一格。放一格，不是全放。班组长还是班组长，站长还是站长；只是被排的人，多了一次说话算数的机会。

三件事合起来，是这一编的补法：

次序给人站的地方，激发给人走的方向；两样都要，缺了后一样，站得再稳也只是站着。

◆ 放回日子里 | 每月最后一个周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裴家定了一条新家规，是裴守义提的：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晚饭以后，谁都可以提一条想改的家规。提的时候要说清这条规矩原来是为了什么，自己想怎么改。大家同意，就试一个月；试完不好，再改回来。

第一个月，裴芷第一个举手。她想改的是晚上九点半必须关灯。她说，这条规矩是为了她睡够，她想改成自己定时间，只要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能自己起来。谭慧皱了一下眉，裴守义说试试。那个月，裴芷迟到过一次，后来再没有过。

第二个月，提规矩的人让大家都没想到：外公谭伯年。他在电话里说，他要改一条。谭慧每周二、周五去看他，他想改成只周五去。

谭慧在电话这头愣了半天，问为什么。外公说：「原来是为了我一个人住不放心。现在楼下的邻居每天来敲一次门，我放心，你们也该放心了。你一周跑两趟，太累。」

谭慧没马上答应。那天晚上她又打回去，说：「那试一个月。」

挂了电话，裴芷问妈妈：「外公不是说父母在不远游吗？」

谭慧笑了，说：「他还说了游必有方。这回是他自己把方给改了。」

带 走 的 话

次序不必拆，只要给它留一个口子、一个问「为了什么」的时候，再给被排的人一次改它的机会。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的是礼与适应之门，陌生人能合作，现实里站得住，末节可以从众；关的是激发之门，让次序动起来的那一下，不交给被排的人。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他自己的路上放进来，在他教的次序里被消掉；9.3放进来半格。



第 七 编

下母题 · 创造：理念界与现实界的缺席

编　序

这一编问一件事：他说新东西从哪里来？他自己又作了什么？

第五编看了幸福怎样收进自我界的那片场，第六编看了自由怎样收成礼的次序与现实的顺从。第 18 章说过，从「无张力」这个根上长出三根枝，第三根是：创造交给先王。这一编就是第三根枝的主场。王德生口述里那半句「损害就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王德生口述），要在这里落到具体的原文上。

本编给判决三「述与作」供证据。全书给这条判决写的是——开了什么：他重新作出了「仁」，办了私学；关了什么：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被斥；人也不再被作（上知下愚不移）。关的门有三扇，一扇在学问里，一扇在田里，一扇在人身上。第一扇门的代价，「只许述，新东西就出不来」，墨家两千多年前已经当面说过，本书让出这一层，第 38 章记账；本书多出的一步，在第三扇门上：人也不再被作。

第三道缝就在这里：他教的是述，他靠的是作。

六章的安排是：第 33 章读他的「秘籍」，他怎样说新东西的来路；第 34 章读他一生里真作出来的两样东西；第 35 章读「百世可知」怎样把理念界的自由也封住；第 36 章读现实界的创造怎样被请出课堂；第 37 章读人怎样不再被作，作者陈晓艳的「改判资格」在这里正面出场；第 38 章结账。缝隙刀的八块，分在这六章里走完。

33

第 33 章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个自称抄书人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说自己只是传话的，那他心里「新东西从哪里来」，是一套什么样的说法？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封面上的「续修」两个字**

设想山里有一个黎姓的村子，族里的老谱是很多年前修的，一房一册，竖排的小字，一共十一册。谁想查自己的曾祖是哪一房的，得先问老人，再翻三四册，翻到眼花。

族里推黎德茂来续修。他六十九岁，在镇上的供电所当了三十年电工，退休以后闲着，字写得端正。

他用了两个冬天。老谱他一页一页读过，可他没有照着往下接。他把十一册里的人，全部画进了一张长长的总图：一代一横排，一房一种颜色的线，谁是谁的儿子、谁过继给了谁，一眼看得清。图后面，他又按名字的笔画编了一份索引。在外地打工的后生回来，五分钟就能在图上找到自己。

族里人都说好。

可你翻开新谱，封面上印着两个字：续修。第一页的凡例，第一条写着：「悉遵旧谱体例，不敢妄作。」

他侄子看了，笑他：「叔，这哪是遵旧例？整本都是你重新做的。」

黎德茂把新谱合上，摸了摸封面，说：「谱是祖宗的。我就是个抄的。」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他手上做的，是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十一册拆散，重新长成一张图。他嘴上说的，是「不敢妄作」。他不是在撒谎。在他心里，一本谱能让一族人都信它、都肯往上面找自己，靠的就是一个「旧」字。说是新的，就有人不认；说是旧的，大家才安心。

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个人也这样说自己。

◆ 他怎么说 | 他的秘籍：新东西从哪里来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7.1）

第14章已经读过这句话一次。那一次看的是它的用处：一个没有位子的人开口讲学，要有来头，他借了一个比自己老的声音。这一章换一个问法：把这句话当成他关于创造的说法来读，它说的是什么？

先把他谈这件事的几句话排在一起。

第一句，就是上面这句：我传述，不创作；我信古，爱古。

第二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我不是生来就懂的，我是爱好古代、勤快地去求来的。

第三句，最少被人引，却最能看出他的想法：「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7.28）大概有自己并不懂、却去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多听，挑其中好的跟着；多看，记在心里。

第四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2.11）把旧的温习熟了，能从里面得到新的，就可以当老师了。

第五句，是他晚年的一声叹气：「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7.5）我衰老得厉害了，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一个人做梦都往回看，他心里的方向在哪里，就很清楚了。

还要补一个背景。在他那个年代，「作」不是一个随便用的字。有一种常被引的说法，大意是：创制礼乐的叫「作」，是圣人的事；能把它讲明白、传下去的叫「述」，

是明白人的事（常引自《礼记·乐记》〔待核〕）。作，挂在有位子的圣王名下。一个没有位子的人说「述而不作」，一半是谦虚，一半是守分寸。

把这五句压成他的秘籍，用大白话说是这样的：好东西，古人已经作好了。今人的本事，在于多听多看，挑好的跟着，把旧的温熟；新的理解，从温熟的旧里长出来。不懂就去作，是他明确不做的事。

这套秘籍落在九宫的哪里？落在意义三律的「创造」上（D1），落在三界的理念界（E1）：学问与道理这块地上，新东西的来路被放到了过去。它有没有被抬成全部？看第三句：「我无是也」。另一条路，他明说不走。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套秘籍，每一句都有真东西。第14章已经说过它管用、不是骗术、带着谦虚，这里不重复，只说三样第14章没说的。

第一样，述本身就是判断。「择其善者而从之」，一个「择」字，分量很重。古代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多，传哪一样、不传哪一样，先传哪一样、后传哪一样，每一次都是在拿主意。一个只会照抄的人，是不会「择」的。黎德茂读老谱，也是先挑出了哪些要紧，才画得出那张图。

第二样，「不知而作」确实是一种病。今天你到处能看到它：没读懂就急着推翻，一拍脑袋就叫创新，前人早就试过、早就说清楚的错，换个名字再犯一遍。他两千五百年前就把这种病点出来了。温故而知新，是一个老实的顺序：先把旧的弄懂，新的才有地方站。

第三样，在需要把文字、手艺、规矩忠实传下去的地方，述几乎全对。一部诗集传到第三代，要是每一代都顺手改几个字，就面目全非了。一门手艺刚入门的人，先照老法子做一百遍，比一上来就「我觉得」要稳当得多。第十编第50章的保底合表，会把这一格记上。

◆ SDE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他把创造放进了过去，把今天留给传的人。

SDE讲变化的三拍（123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创造，就是第二拍，一个新的样子长了出来。他的秘籍，等于说：第二拍已经走过了，是先王走的；今人要做的，是把那个已经长好的样子（显露）守住、传下去。

放在显露光谱上看，先王之道是定型的那一段。述，是让它一直定型下去。

这里要替他说句公道话。「温故而知新」里，是有「新」的。温熟了旧的，心里会多出一层理解，这一层理解，是正在成形的东西。可你细看，新长出来的是「知」，是对旧样子的新理解，不是一个新样子。新知，仍是故的新知。新的理解可以有，新的样子不必有。

这套说法落到学生身上，会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习惯。一个学生心里冒出一个新想法，他最稳妥的办法，不是说「我想到了」，而是去找一句「老师说过」「古人说过」，把新想法挂上去。挂上去了，就没人会说他狂；挂不上去，他多半就不说了。你在下面「放回日子里」那一节，会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看见同一个动作。

第19章第二张接缝卡，这里正好接上。他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是「学而知之」长成的（7.20）；可在另一处，他排次序时把「生而知之者」放在最上面（《季氏》16.9）。学来的这条路，在次序表里只排第二。新东西的来路，最好是生来就有、古来就有，而不是一个人今天学出来、作出来的。

7.28的最后四个字，也值得停一下：「知之次也」。多听多看、记在心里，这样得来的知，是次一等的知。他把自己放在了「次」的位置上。一个被学生当作圣人的人，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没有生来就知道，也没有自己作出来，我是听来、看来、挑来的。这是真谦虚，也是一张次序表：作的人在上，述的人在下，他自愿站在下面。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回到第17章那个中心，就明白了。

你想一想，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作了一样新东西」，等于对身边所有人说了一句什么？等于说：你们原来那一套，不够。照老谱找祖宗的老人，会觉得自己的谱被嫌弃了；照老法子行礼的人，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半辈子。一个「作」字一出口，一片和好的场就起了疙瘩：有人要辩，有人要改，有人要不服。

说「述」，就没有这些疙瘩。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只是理得更清楚、传得更好了；谁也没有错，谁也不必改口。黎德茂在封面上印「续修」，是替族里的老人留了面子，也替自己省了一场争。述，是一个不起张力的说法。

作，要起张力；述，不起。一个以无张力为中心的人，自然会把创造说成传述。这不是他的一时谦虚，是他那个中心往创造这一格里伸过来的样子。

这就是王德生口述里那个损害在理念界的样子：学问这块地上，创造那一格空着，因为按他的说法，它早已被先王填满了。第八编第 39 章的九格表，会把这一格记作空（待验）。

还有一处门缝，要照实登记。第三句说的是「不知而作」，他反对的是不懂装懂地作。那么懂了以后作呢？他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行。这句话在字面上留了一道缝，他自己在言语里没有从这道缝走过去，在一生里却走过去了好几回。第 34 章去看他真作了什么。

这一章先把本编的缝亮出来，主场在第 38 章：他教的是述，他靠的是作。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布置了一次小作业：写一首六到八行的小诗，可以仿写课本里学过的，也可以自己写。

裴芷交上来的诗，题目下面用括号写着：仿第三课。

左文澜读了两遍，翻回课本第三课又看了看。两首诗，写的东西不一样，句子的长短不一样，连押不押韵都不一样。裴芷的诗写的是早上六点半，妈妈下夜班进门，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上来。

课后，左文澜把裴芷叫到办公室，问她：「哪里仿了第三课？」

裴芷低着头：「写『仿』，写得不好，别人不会笑我。写自己的，大家会说我臭美。」

左文澜没说什么，拿起红笔，在「仿第三课」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是你作的。敢不敢把括号去掉？

晚上，裴芷在台灯下看着那行红字，看了很久。外公从她身后走过，瞄了一眼，没吭声，只是把手里那本《论语》放到了书桌角上，翻开的那一页正是《述而》。

裴芷拿起橡皮，把「仿第三课」擦掉了。纸被擦得起了毛，还留着一点淡淡的印子。

她想了想，又在擦过的地方写了一行更小的字：「第三课教会我分行，别的是我自己的。」

第二天，左文澜看见这一行，没有再改，只在下面打了一个小小的勾。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替自己的诗把账分清了：哪一样是接来的，哪一样是作的。

带 走 的 话

他把新东西放进了过去，把今天留给传的人。可「择其善者」本身就是一次判断：传得好的人，手上早已在作。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温故知新，择善而从，不许不懂装懂地作；关：新东西的来路放进过去，今天的人只许有新的理解，不许有新的样子。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作」要打破一片和好的场，他把它交给了先王，今天就不必再起这份张力。

34

第 34 章

他作了什么：仁的重新发生与一所私学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说自己「述而不作」的人，这一辈子到底作出了什么？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老招牌下面的新做法**

设想县城老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叫「巩记」。门口的木招牌上，写着它的招牌菜：老法红烧肉。

这道菜是巩国富的父亲传下来的。老法子，是一大块五花肉下锅，糖放得很足，炖到油汪汪的，一筷子下去，肥的那一层颤巍巍的。几十年前，这是好东西；到了巩国富接手的时候，来吃饭的人一看那层油，筷子就停了。

巩国富没吭声，自己在后厨试了大半年。肉先焯水，再下锅干煸，把油逼出来一半；糖减到原来的一半，添了一小块本地的红腐乳提味；最后收汁的时候开大火，汁挂在肉上，不再汪在盘子里。从选肉到出锅，几乎每一步都换了。

菜单上的名字，一个字没动：老法红烧肉。

来吃的老客人说：「还是那个味。」年轻客人说：「这个不腻。」两边都点。

店里新来的学徒问他：「师傅，这哪还是老法？干脆叫个新名字，还能说是你的菜。」

巩国富擦着灶台，说：「名字是老的，人家才肯进门；做法是新的，人家才会回头。」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块老招牌底下，是一道几乎从头作过的菜。名字守住了人心，做法换掉了内容。你要是只看菜单，会以为这家店几十年没变过。

孔子一生里最大的一次「作」，也是挂在一块老招牌底下的。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一个老字，一副新心肠

那块老招牌，是「仁」字。

「仁」不是他造的字。在他以前的文献里，这个字已经有了，只是出现得不多，意思也比较散：有时说一个人好、可亲，有时说一种厚道的品性，并不是谁的学说中心（仁在他以前的用法〔据二手〕；常被举的一例是《诗经》里夸一个猎人「洵美且仁」，又美又好〔据二手〕）。

到了《论语》里，这个字出现了一百多次，成了整部书的心（常见的统计是一百零九次〔据二手〕）。更要紧的不是次数，是他给这个字装进了什么。

樊迟问仁，他说：「爱人。」（《颜渊》12.22）两个字，把仁放在人和人之间。

颜渊问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把仁和礼接在一起：礼要有仁在里面，才不是空架子。他在别处说得更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3.3）人要是没有仁，礼有什么用？

子贡问：要是有人能广施恩惠、救济众人，算不算仁？他说，那何止是仁，那是圣了，连尧舜都难做到。接着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6.30）自己想站得住，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走得通，也让别人走得通。从身边近处打比方、推己及人，就是做仁的方法。

仲弓问仁，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12.2）。樊迟另一次问仁，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6.22），先吃苦，后收获。

还有一件事同样要紧：他不肯轻易把「仁」这个名号给人。孟武伯问子路、冉有、公西华仁不仁，他三次都说「不知其仁也」（《公冶长》5.8）。问他自己，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7.34）圣和仁，我哪里敢当？

一个旧字，被他一问一答地装进了新的心肠：它从一种零散的好品性，长成了人和人之间最要紧的那一份心，长成了礼的根，长成了一个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的方向。这是理念界里的一次作。

他的第二件作，在现实界。

第3章和第二编已经细看过，这里只收一句：在学问归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学得到的年代（「学在官府」〔据二手〕），他开了一所私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交得起一点见面礼的，他都教；教谁不分出身。以前没有这样的学校，没有谁授权他办，他办了。一所学校，是一种人和人怎样聚在一起学的新样子，这是现实界里的作。

他的一生，本书在第一编已经从头走过。这一章只把两样东西从那一生里抽出来：一个重新发生的字，一所没人批准的学校。他靠的，就是这两样作。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两件作，做得都极漂亮。

先说仁。用一个老字装新东西，是一种很高明的作法。一个没有位子的人，要是造一个新词、立一个新说法，第一代就可能没人理；用一个人人都认识的老字，人们肯听。可他又没有让老字只剩一张皮：他把它问活了。第二编第8章看过，同一个「问仁」，他对每个学生答得不一样。仁在他手里，是一个一直在长的字。

再说他不肯发仁的名号。这看起来是吝啬，其实是保护。一个词，一旦有人能说「我已经做到了」，它就停了；谁也不敢说做到，它就一直是往前的路。他连自己都不给，等于把这个字的门一直开着。

再说私学。第7章说过，一所会移动、收杂色学生的学校，给了很多原本没有机会的人一个位置。今天人们说起教育，最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他，靠的正是这一件。

所以他靠的这两样作，都不是小作，是两千多年都用得上的作。

◆ SDE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他真作了东西，而且作得很大；可他作的时候，穿着述的衣服。

用三拍来看仁的重新发生，一拍不少。第一拍，张力积累：礼坏乐崩，礼的架子还在，里面空了，人照着行礼，心不在（第13章）。第二拍，形状改变：他把「仁」这个老字，长成了一个新的样子，人和人之间那份心。第三拍，回写：这个新样子，回头改了礼本身——礼从此要问「里面有没有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字，改了一整套礼的意思。

仁是怎样作出来的？不是他一个人关起门来想出来的。颜渊、樊迟、仲弓、子贡、司马牛，每人一问，他每次一答，仁就多长出一面。这是在杏坛上，师生一起作出来的。放在显露光谱上，仁在他手里一直停在正在成形，他不让它定型：「吾岂敢」，「不知其仁」。

你看，这跟第16章那个区分对上了：杏坛上他用张力。仁，恰恰是杏坛上长出来的。

私学也是三拍走满。第一拍：学问锁在官府里，没有位子的人想学学不到，想教没人认，这是一股憋着的劲（第14章）。第二拍：一所收杂色学生、跟着老师走的学校长了出来，这是一个以前没有的样子。第三拍：这所学校回头改了土，后来的几百年里，私人讲学成了常事，诸子百家多半是这样聚起学生来的〔据二手〕。

可他自己怎么说这所学校？翻遍《论语》，他没有一句话说「我办了一所学校」。7.7那句，说的是「吾未尝无诲焉」，我没有不教的，落在「诲」这个动作上，不落在「办」这件事上。7.34那一章，他推掉了圣与仁的名号，紧接着说：「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只不过是做起来不厌倦、教人不疲倦，如此而已。

你把这两句放在一起读，会看出他的分寸：做，他认；作，他不认。教人这件事，他天天在做，做得不厌不倦，这一点他大方承认。可「我作了一样新东西」这句话，他一次也没说过。一所学校，在他嘴里，只是一个人一直在教。

还有一句，把他怎样看自己手里的东西说得最清楚。他在匡地被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9.5）文王死了以后，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接着的人：文是文王的，他是那个把它接住、捧着的人。一个作出了仁、办出了私学的人，给自己选的样子，是一个捧着东西的人。

可他怎样说这件事呢？他没有说「我作了仁」。他说「述而不作」，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作出来的东西，被他自己说成了古已有之、自己还没做到。像巩国富的红烧肉：做法全新，菜单上写着老法。

他言语里离「作」最近的一句，是这一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15.29）是人能把道发扬光大，不是道来让人光大。这句话把道放到了人的手上。可「弘」是什么意思？一般读作扩大、发扬〔据二手〕：把已有的道做大，不是另作一条。本书把这句登为判决三的边界案例：他承认人对道有力量，这份力量是往大里弘，不是往新里作。结语结算时再看。

这样穿衣服，有他的道理，第33章说过：说作要起张力，说述不起。可它留下了一个后果：学生学到的，是衣服。

学生听见老师说「述而不作」，就学着述。他们记住了老师每一次关于仁的回答，把这些回答一条一条传下去；可老师怎样从一个老字里作出新东西来的那个本事，那种一问一答、让字长出新一面的本事，没有写成一句教学生的话。菜单传下去了，后厨那大半年，没有传下去。

巩国富的学徒要是只看菜单，他学到的是「老法红烧肉」五个字；他得站进后厨，看师傅那大半年一锅一锅地试，才学得到作。孔子的学生站在杏坛上，本来是看得见后厨的；可老师自己一直说那是述，学生也就把后厨当成了菜单。

这就是第三道缝的第一层：他靠的是作，而且是在张力里作；他教的，是述。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堂班会课。

左文澜在黑板正中写了两个字：懂事。

她说：「这个词，你们从小听到大。今天不问老师、不问家长，你们自己写：懂事是什么意思？」

每人发了一张便利贴。十分钟后，黑板上贴满了。有的写「听大人的话」，有的写「不给别人添麻烦」，有的写「考得好」。

裴芷的那一张贴在最边上，她写的是：「懂事，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

几个同学看见了，笑起来：「这哪叫懂事，这叫不懂事。」

左文澜没有笑。她把所有便利贴一张一张读完，没有挑哪一张算标准答案。最后，她在黑板上「懂事」两个字底下，写了一行字：这个词，这学期先不定。

下课前，她又说了一句：「以后谁想到了新的意思，就往上贴。」

那两个字在黑板角上留了一整个学期。便利贴越贴越多，有的旧了掉下来，又有新的贴上去。到期末，那两个字已经被围得看不见了。

一个老词，在一间教室里，被一群孩子问活了。

带 走 的 话

他用一个老字作出了一副新心肠，又办了一所没人批准的学校。作得很大，却穿着述的衣服；学生学去了衣服，没学去后厨。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仁的重新发生，一所私学，一个一直不许定型的字；关：作出来的东西说成古已有之，作的本事没有写进教给学生的话。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放进来了，在杏坛的问答里；可一说出口，又被「述」字消掉了。

◆

35

第 35 章

所损益可知，虽百世可知：变被看见，又被封住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明明看见了世道在变，为什么还要说一百代以后的事都能预先知道？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一张选材表**

设想县体校每年秋天有一个选材日。操场边摆一张长桌，来的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家长站在后面。

麦教练在这里挑苗子挑了二十年。他手边有一张表，一格一格的：身高、臂展、跟腱的长短、骨龄片子上看出来的年龄、父母各多高。孩子一个一个过来，量、拍、问，数字填进去，表的最右边一栏，他用铅笔写上一个数：这孩子十年后大概能长多高，能到哪一级。

有一位妈妈，孩子今年个子偏小，被写了一个不高的数。她忍不住问：「教练，孩子会变的呀。我们家那边的孩子都晚长，说不定明年就窜起来了。」

麦教练点点头：「会变，我知道。每个孩子都在变，一年一个样。」他把表转过来，指着骨龄那一格：「可怎么变，变多少，这上面都算得出来。窜，也窜在这条线里。」

那位妈妈没再说话。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麦教练不是不承认变。他比谁都清楚孩子在变，他这张表就是专门量变的。可他承认完变，紧接着说：变是能算出来的，变不出这张表。变被看见了，又被一张表收住了。

《论语》里有一句话，一句话里就走完了这两步。

他怎么说 | 一句话，两半

子张问老师：十代以后的事，能预先知道吗？

老师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23）

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减了什么、加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减了什么、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后接替周朝的，就算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

这句话有两半。

前一半，是一双看历史的好眼睛。礼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都在上一代的基础上「损益」：去掉一些，添上一些。而且这些增减查得到、说得清。他研究夏礼、殷礼，还老实说材料不够，文献足了他才能验证（第30章已看过3.9）。

后一半，是一个预言。既然每一代都只是在上一代上增减，那么往后一百代，也只是增减，不会跳出这个样子。未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他还有一句话，说自己跟哪一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3.14）周朝借鉴了夏、殷两代，文采多么丰盛，我跟从周。看过了三代的变，他选定了一个最好的样子站住。

还有两句，要一起摆出来，因为它们朝另一个方向。

一句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9.23）年轻人是可敬畏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这句话里，未来是可能超过今天的。

另一句是弟子记他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9.4）他杜绝四样毛病：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一个「毋必」，跟「百世可知」站得并不近。

所以他不是一个只会往回看的人。他的书里，既有「百世可知」，也有「焉知来者」。本书照实把两边都摆上。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前一半那双眼睛，放在他那个年代，是了不起的。

它看见了制度是一代一代继承、一代一代修改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个君王一拍脑袋定的。它还要求有证据：「所损益」要一样一样查得出来。今天的人讲历史的延续与变革，大体还是这个框子。

后一半也有真东西。有一些东西，一百代都不会变：人要吃饭，要有人照顾老人孩子，一群人在一起要有个次序。从这些不变的地方往下推，确实能知道很多事。麦教练那张表也是这样：放在一大群孩子身上，它算得大体不差，替体校省了很多力气。

再往家里想一想。一个孩子半夜醒来问你：「以后会不会打仗？爸爸妈妈会不会老？我会不会找不到工作？」你不会跟他说「谁也不知道」，你会先给他一个底：很多事是不会变的，我们会一直在。给孩子一个底，是大人该做的事。孔子给子张的，就是这样一个底，而且他给的底不是空话，是查过三代的礼、看过三回增减以后才说的。

还有「后生可畏」。一个老师，当着学生说出「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这是把未来的一部分，交到了年轻人手里。这句话，今天的老师应该天天念。

◆ SDE 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前半句看见了路在走，后半句宣布路只能这样走下去。

「所损益，可知也」，说的是走出来的路（差异序列）：夏到殷，殷到周，一步一步增减。放在显露光谱上，这是正在成形。「虽百世，可知也」，把还没走的一百代，也提前放进了定型：往后的样子，不会是一个今天想不到的样子。第 19 章把这一句做成

了第三张接缝卡，接缝词是「百世可知」。第六编第32章在九格里给这一格记了一笔，这里把它展开。

这一封，封的是什么？封的是理念界的自由。

理念界的自由，是一个人能想一个今天还没有的样子，能想「也许不是这样」。一个相信百世可知的人，照样能想很多事，可他想的未来，都在已知的样子里增减。真正新的样子，在他的心里没有位置。未来不再是一片还没长出来的地，而是一张已经画好格子、只等往里填数的表。

为什么要封？回到子张那一问，你会听出问的人心里的东西。「十世可知也？」这不是一个闲问。一个学生在礼坏乐崩的年代，眼看着旧的一样样松掉，他想知道：往后会怎样？还有没有个底？不知道的未来，是最大的一块张力。老师的回答，是给他一个底：别怕，变是有的，可变不出这个样子，一百代都一样。这一句话，让一个学生在乱世里安下心来。这是心疼，第20章说过的那一种。

可安下心来的代价，是那块地被提前画了格子。SDE三方程的第三式说，脚下那片地，是由长出来的样子和走过的路一起改写的（E＝H（S，D））。未来的土，本该由未来的人走出来、长出来以后，回头去改。一句「百世可知」，等于说：未来的人走的路，改不出一片新的土，只能在旧土上增减。第三拍回写，在这里被预先限了量。

麦教练那张表也是这样。放在一千个孩子身上，它算得大体不差；可放在一个晚长的孩子身上，它可能在十岁那年，就替他把十年后写好了。表没有错，错在只剩下表：没有一格写着「这个孩子也许不照这张表长」。

再看「后生可畏」。这句话是不是推翻了上面的判断？本书读作一个边界案例。你细看同一章的后半句：「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名声（「无闻」有的读作没有闻道〔据二手〕），也就不值得敬畏了。未来可以超过今天，可是超没超过，用的是同一把尺子来量：闻不闻。后生可以长得比前人高，却是在同一张表上长高。它开了一道门，门后面还是那间屋子。

这一章还要接住第117号《合拍》第34、46章。那两章读过他另一句话：

「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老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17.19）我想不说话了。子贡慌了：您要是不说话，我们学生传述什么呢？老师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

第117号读出「天何言哉」，把儒家的样子判为「有脸不言」：脸在，话不说。本书照登，不重复论证，只接着判一句：

天不言，百物自己生；学生学天不言，手里却只剩下述。（本书的读法，待验）

你看子贡那一问。老师要不说话了，学生第一个念头是「我们传述什么」，没有一个人问「那我们自己作什么」。天那一边，四时行、百物生，是万物自己在作；落到人这一边，老师学天不言，学生手里只剩一个「述」字。天有作，人只有述。

另一处，他被桓魋威胁，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7.23）天把德生在了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德是天放进来的，不是他作出来的。第34章说他看自己是一个捧着文的人；这一句，他看自己是一个被天放进了德的人。两处都一样：新东西的源头在他之外，在先王，在天。

合起来，理念界的这一格就是这样空出来的：过去的已经作好了（述而不作），未来的已经知道了（百世可知），源头在天（天生德于予）。三面都封，理念界里能动的，就只剩「温故而知新」那一点新的理解。

最后记一笔账。本章的「百世可知」，和第33章的「述而不作」是一对：一个把创造放进过去，一个把未来收进已知。过去已经作好，未来已经知道，今天的人夹在中间，能做的就是传。这是理念界那两格——创造与自由——一起空出来的样子。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夜里。

谭慧下了中班，十一点多到家，没有马上睡。她在餐桌上摊开一张A4纸，拿尺子画了一张表。

最左边一栏是年份，从今年一直写到十年以后。每一行后面，她写上裴芷那一年该在哪里：初二，初三，中考；高一，高二，高三，高考；大学一年级，写的是「医学院或护理」，打了个括号，写「离家近」。

她画得很认真。卫生站里排班表是她做的，她习惯把事情提前排好。一张排好的表，让她心里踏实。

第二天早上，裴芷在餐桌上看见了这张表，一行一行看下去，看到最后。她没有撕，也没有改前面的任何一格。她从笔筒里拿了一支铅笔，在表的最底下，添了一行：

「以后的，还不知道。」

谭慧起床，看见了那行铅笔字。她站在桌边愣了一会儿，拿起笔，想划掉，笔尖停在纸上，又收了回来。

她在那一行旁边，添了两个字：也好。

这张表后来贴在了冰箱门上。前面的格子都是妈妈的字，最后一行是女儿的字，旁边两个小字，又是妈妈的。

> 带 走 的 话
>
> 前半句，他看见了路在走；后半句，他宣布路只能这样走下去。能看见变，还要给变留一行「还不知道」。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 开：历史的损益看得见、查得到，后生可以超过前人；关：未来被预先放进已知的样子，理念界的自由封在「可知」两个字上。
>
>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 被消掉了：一个不知道的未来最让人不安，「百世可知」把这份不安提前收掉了。

◆

36

第 36 章

樊迟学稼，吾少也贱：现实界的创造被请出课堂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靠粗活长出一身本事的人，为什么不肯在课堂上教种地？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厂志里的「技术革新三项」**

设想镇上有一家老农机厂，开了五十年，要出一本厂志。编写组是几个退休的老职工，领头的是当年的厂办主任。

厂志的稿子排得很齐整：建厂、扩建、历任厂长、历年产量、得过的奖状，一样一样有年份，有照片。

锻工车间的老师傅邢福林，也被请去提供材料。他拿去的，是一个磨毛了边的旧笔记本。

早些年，厂里打的犁铧拿到山里，碰上石头多的地就崩口，农户隔三岔五扛回来换。邢福林琢磨了好几年：先改了犁铧的弧度，又改了淬火的火候和蘸水的法子。本子上一页一页记着试法：哪一炉崩了，哪一炉好了，那天炉温多少，蘸的是清水还是盐水。后来厂里的犁头入土深、不崩口，周围几个乡的农户认准了这个厂的犁，一直用到有了机器。

编写组的人翻了翻本子，都说不容易。可到了定稿，这件事在厂志里只剩一行：「本年度完成技术革新三项。」连他的名字都没有。

邢福林的徒弟不服，去找老主任。老主任很客气：「厂志写的是厂里的大事。一个师傅琢磨出来的法子，写进去不成体例；你写了他，别的师傅也要写，那就写不完了。」

徒弟争了两句，没争过。邢福林自己倒没说什么，把本子要回来，揣进了工作服的口袋。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个人在现实里作出了一样新东西，改了几个乡犁地的样子；可在记一个厂的那本书里，这件作只剩一个数字，没有名字。书里有位置的，是另一类事：谁当过厂长，哪一年得过奖。

《论语》里，有一个学生也碰过这样一次墙。

◆ 他怎么说 | 学稼的那一问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老师说：「吾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求学种菜。老师说：「吾不如老圃。」我不如老菜农。

樊迟出去了。老师说：「小人哉樊须也！」樊迟真是个小人啊！接着讲了一番道理：在上位的人好礼，百姓就没有敢不敬的；好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的；好信，百姓就没有敢不说真话的。做到这样，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焉用稼？」（《子路》13.4）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

同一个意思，他在别处说得更平：「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15.32）君子用心在道上，不用心在吃饭上。种地，也会挨饿；学习，俸禄就在里面了。

他的学生子夏，把这层意思接了下去：「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19.4）就算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看的地方，可要走远路，怕被它绊住，所以君子不去做。子夏还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19.7）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活，君子靠学习来达到道。

还有他自己的一句：「君子不器。」（《为政》2.12）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有一种用处。

这些话排在一起，意思是连贯的：种地、种菜、做工，是有用的事，也有可看的地方；可它们是另一群人的事，不是君子要学、学校要教的事。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他自己的来路

可是这个老师自己，恰恰是从这些「小道」里长出来的。

第1章已经细看过，这里只收两句。太宰问子贡：你们老师是圣人吧，怎么那么多本事？孔子听说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9.6）我年轻时地位低，所以会做很多粗活。君子要会这么多吗？不需要。学生子牢又记了老师一句：「吾不试，故艺。」（《子罕》9.7）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了许多手艺。孟子记他管过仓库、管过牛羊（《孟子·万章下》）。

第1章在那半句「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后面，记下了一个小小的对照，说要到这一章再回来看。现在回来了。

让他长成的，是现实界里被逼出来的一身本事：管仓库账目的，放牛羊的，还有说不上名目的各种粗活。这些本事，是他跟物、跟事、跟一件件手上的活较劲较出来的。他在现实界里作过，而且作得不少。可他说起这些本事，用的是「鄙事」两个字，然后说：君子不必多。

再看问这一句的人。樊迟在《论语》里出场不多，可每一次都很实在。他给老师赶过车，老师在车上把「无违」讲给他听，他追问一句「何谓也」（《为政》2.5）；他问过三次仁，一次得到「先难而后获」（《雍也》6.22），一次得到「爱人」（《颜渊》12.22），还有一次，老师答他待人做事要恭、敬、忠，到了边远的地方也不能丢（《子路》13.19）；他陪老师在舞雩台下散步，问怎样提高品德、改正邪念、辨别糊涂，老师夸他「善哉问」（《颜渊》12.21）。这是一个爱追问、要把话落到手上的学生。他来问种地，不是来捣乱，是想把手上的活也带进学问里。

书里还有一处，像是这一问的回声。子路掉了队，路上碰见一位用杖挑着竹筐的老人，问他见没见到我的老师。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18.7）手脚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第五编第23章看过这位老

人。放在这一章里读，那句话像是老农替樊迟把话说完了：一个不种地的人，凭什么教人？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很容易读偏，先把他对的地方说足。

第一，「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是一句老实话，也是一句敬重的话。他没有不懂装懂，也没有说种地不值一提。他说的是：这件事，有人比我强得多，你该去跟他学。一个被人当圣人的老师，当着学生承认自己在一件事上不如一个老农，今天也不多见。

第二，他的学校有它要教的东西。它教的是怎样在一个国家里做事、怎样待人、怎样行礼，学生出去多半要去做官、做家臣。樊迟来问种地，好比一个人报了围棋班，却要学怎样做棋盘。老师告诉他，这件事不归这里教，自己也不是最会的，不能算错。

第三，「小人」这两个字，在他那个年代，常常不是骂人品坏，是说位置低、只顾一家一身的人〔据二手〕。而且他是等樊迟出去以后才说的。他批的是樊迟把眼光放在了哪里，不是樊迟这个人。

第四，子夏那句「必有可观者焉」，是给小道留了尊重的。小道不是不好，是怕走不远。

◆ SDE看这一处

先用大白话说：在他的课堂上，跟物打交道的那一块地上，只许做，不许作。

现实界的创造是什么？就是邢福林改犁铧那样的事：在种地、做工、造物、过日子的那块地上，改出一个新的样子。一种新的种法，一件更好使的农具，一个更省力的灶。这是现实界里的第二拍，形状改变。

在他的学校里，现实界是有的：学生出去要管账、管城、管兵、管祭祀。可在这块地上，要学的是把事做好、做对、做得合礼，是执行，是适应，第六编已经看过。至于在稼穑、器物这块地上作新东西，那是老农、老圃、百工的事，被放在了学校门外。

再细看13.4那一番道理的推法，会看出一件更深的事。他没有说种地不重要，他说的是：上面的人好礼、好义、好信，四方百姓自己就来了，「焉用稼」。现实界里的问题，被换成了一个人心的问题；种出粮食的那份作，被换成了让百姓归附的那一片场。这正是第17章那个中心：自我界里那一片和谐的场，把现实界的活吞进去了。场和好了，现实就会跟着好。这是本书对13.4这番推法的读法（待验）。

这不全错。一个地方人心安、有信用，确实比什么都要紧。可你要注意它顺手去掉了什么：一个在田里琢磨新种法的人，在这套说法里没有名字。

把他自己的一生放回来，缝就清楚了。他少贱时做的那些鄙事，是他跟现实较劲的地方，是张力；从张力里，他长出了一身本事，「多能」。可在他的教义里，这份张力被一个「鄙」字、一句「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轻轻放到了门外。他靠的是在现实界里被逼着做、做出了本事；他教的是君子不必。

「吾不试，故艺」这一句，也值得多看一眼。没有被任用的那些年，看起来什么也没发生，是一段被浪费的日子。可恰恰在这段日子里，他攒下了一样一样的手艺。缝隙Skill说过，缝隙往往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段日子。他自己很清楚这段日子给了他什么，所以说得出这句话；可他说这句话的口气，是在解释「我为什么会这些」，像是交代一个不得已的来历，不是在告诉学生「你们也该去这样攒」。来历交代了，路没有指出来。

还要加一笔预言一的登记。樊迟请学稼，是学生主动要把一块新地带进课堂，是一次张力；它在书里的样子，是一段对话，不是一条规矩。本章没有见到预言一的反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星期。

期中考前两周，谭慧排了连着五天的夜班。晚饭的事，落在了外公身上。外公年纪大了，做一顿饭要站一个多钟头。

裴芷说：「外公，我来做。」

外公第一反应是摆手：「你把卷子做完就行，做饭的事不用你管。」

裴芷站着不走：「妈妈说过，她小时候就是看着外婆做饭学会的。」

外公没再说话。他回到藤椅上坐下，把膝盖上那本《论语》翻了几页，翻到《子罕》，看了一会儿，把书合上了。他朝厨房扬了扬下巴：「去吧，刀小心。」

第一天，裴芷切的土豆丝，粗的像筷子，细的像线，下锅以后粗的不熟、细的糊了。第二天好一点。第三天，外公在厨房门口看见她先把土豆切成薄片，一片一片码齐，斜着叠成一排，再一刀一刀切下去，切出来的丝粗细几乎一样。

外公问：「谁教你的？」

「没人教。前两天切得乱，我就想，是不是片不一样厚。」

外公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说：「这个我也不会。你明天教教我。」

第五天晚上，一老一小挤在厨房里，裴芷拿着刀，外公拿着土豆，两个人都在笑。

谭慧下夜班回来，听裴芷讲了那个切法，笑着说：「卫生站里给老人切药片，也是先对齐再下刀。」裴芷说：「那我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外公在旁边接了一句：「第一个想到的不止一个。你是自己想到的，这就算数。」

带 走 的 话

他靠粗活长出一身本事，教学生时却说君子不必多。在田里、灶边改出一个新样子，也是作，也配写进书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老实说「吾不如老农」，敬重会做事的人；关：现实界里作新东西的本事被请出课堂，稼穑与器物的作不进君子之学。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少贱时的那份张力，他靠它长成；到了课堂上，一个「鄙」字把它放到了门外。

37

第 37 章

人也不再被作：习相远与上知下愚不移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被老师判过一次以后，还有没有人能把这个判断推翻？谁能？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名单贴出来的那个下午**

设想一个县城初中，初二开学前有一次摸底考，考完按分数分了两种班。

郜天佑的名字，在第二种班的名单上。

他妈妈去开家长会。班主任人很和气，说了很多实在话，其中一句是：「这个班的孩子，基础弱一点，咱们先求稳，能稳住就不错。」家长们都点头。

晚上回到家，郜天佑在房间里打游戏。妈妈敲门进去，想跟他说说新班的事。他头也不抬：「我知道，慢班。反正我就这样了。」

妈妈愣在门口。她想说「不是这样的」，又不知道凭什么说。名单是按分数排的，分数是他自己考的。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那张名单只是一次安排，老师那句话也只是一句体贴的话。可到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嘴里，它变成了四个字：就这样了。一次判断，在一个人心里，长成了一个不会再动的样子。

这一章不评分班这件事本身，只看一个判断怎样从「现在是这样」变成「就这样了」。

◆ 他怎么说 | 人是习出来的，两头却钉住了

孔子关于人怎样长成，有一句了不起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17.2）人生下来，本性是相近的；后来的习染，把人拉开了。

紧挨着的一章，只有八个字：「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笨的，是不会改变的。

他还排过一张表：「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16.9）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了才知道的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的又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的，就是最下等了。

另一处，他说到怎样跟不同的人讲学问：「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中等以上的人，可以跟他讲高深的；中等以下的，不可以。

可同一个人，也说过一句方向相反的话。冉求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是力气不够。老师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6.12）力气真不够的人，是走到半路才倒下；你现在是自己画了一条线，停在线里不走。

一个学生想给自己下「力不足」的判断，老师不许。

还有两次判断，第11章在现场看过，这一章要细算。

一次是对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2.9）我跟颜回说一整天话，他从不反驳，像个笨人；等他回去，我看他私下的言行，却能把我讲的发挥出来。颜回不笨。

一次是对宰予。宰予白天睡觉，老师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接着说，从前我听了人的话就信他的行为，现在要听了话再看行为，「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习相远」这三个字，放在他那个年代，是一声惊雷。

那是一个出身先定的世界。谁是贵族、谁是庶人，生下来就定了。他却说，人生下来差不多，是后来的习把人拉开的。这等于说，人是可以被作出来的：教得好、学得勤，一个庶人家的孩子也能长成君子。有教无类、束脩以上皆诲，底下站着的就是这三个字。

「今女画」也极好。今天多少孩子嘴上说「我不行」，其实是先替自己画了线。一个老师看出学生在给自己画线，当面把线点破，这是一个好老师最要紧的眼力。

对颜回那一次，他自己改判了。他先下了一个「如愚」的判断，然后去看，看了以后当众改口。一个老师肯把自己的判断放到事实面前去验，这很难得。

对宰予那一次，他改了自己看人的办法。第11章说过：骂归骂，改归改，他承认这个学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痕迹。

◆ SDE 看这一处 | 两次判断，一次改判

先用大白话说：人本来是一直在被作的；「不移」两个字，在两头把作停下了。

「习相远」，是把人放进了正在成形。人不是生下来就长好的样子，是一路习出来的，一路在变。这句话和SDE的第一个方程说的是一回事：人的样子（显露），出自他走过的路和他脚下那片地（S＝F（D，E））。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在这条长路的两头各钉了一颗钉子。最上面的和最下面的，定型了，不再被作。第19章把它做成了第一张接缝卡，接缝词是「不移」。

这里有一个读法上的分歧，要照登。「不移」是「不能移」，还是「不肯移」？一路读法说是不能：人的品性有上中下几等，上下两等是生成的，改不了；后来董仲舒、王充、韩愈都有「性三品」一类的说法，常被拿来和这一章连着读〔据二手〕。另一路读法说是不肯：宋儒程子的解释，大意是人只要肯向善，没有不可移的，所谓下愚，是自暴自弃、不肯移的人（见朱熹《论语集注》所引〔据二手〕）。

两种读法，对「下愚」这个人的态度很不一样：前一种说他没有办法，后一种说他自己不肯。可你把这两种读法放在同一把尺子下量，会发现它们有一处完全一样。

这把尺子，是本书作者陈晓艳在第65号《家庭教育的智慧》里立的构念，叫「改判资格」：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

先量颜回那一次。判断是老师下的：「如愚」。改判也是老师做的：「不愚」。颜回自己在这件事里做了什么？他只是像平常一样，不反驳，回去做自己的功课。他没有站出来说「老师，我不笨」。改判是真的，改判资格却一直在老师手里。颜回是被改判的人，不是改判的人。

再量宰予那一次。判断是「朽木不可雕」。这一次，被改的是老师看人的办法，从「听其言而信其行」改成了「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后看人更严了。对宰予的那句判词，一个字没改。宰予有没有机会推翻「朽木」两个字？书里没有。他在同一部书里还当面跟老师争过三年之丧（《阳货》17.21），编书的人在「四科」里把他列进了言语一科（《先进》11.3；这一章是孔子的话还是编者的归类，说法不一〔据二手〕）。可那三个字留在书里，两千多年都没动。

两次判断，一次改判。改判的那一次，改判的人是判的人自己。（用「改判资格」量这两章，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现在回到「不移」。不管读成不能移还是不肯移，被判为「下愚」的那个人，都没有改判资格。读成不能移，是他的本性替他作了主；读成不肯移，是他的意志被判了罪。前一种说他改不了，后一种说他不肯改；两种都是别人在说他，他自己没有一次开口推翻的机会。「不肯移」这一路读法，比「不能移」多给了人一分尊重，却没有多给一格资格。

所以本章的题目叫：人也不再被作。第33到36章看的是东西不再被作：学问交给先王，未来已经可知，稼穑请出课堂。这一章看的是人。一个人一旦被放进「上知」或「下愚」，他就从正在成形跳到了定型，不再是一件还在作的作品。

6.21那一句，要放在这里一起看。「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本来是一句讲法上的分寸：对还没准备好的人，先别讲太深的，这是因人而教，本身没有错。它什么时

候会变成「不移」？就在这一刻：分出来的那一格，不再是「这一阵先这样讲」，而成了「这个人就是这一格」。郜天佑那句「反正我就这样了」，就是这一刻的样子。老师的分组是一时的，孩子心里的那一格是永久的；把一时变成永久的，往往不是老师的一句话，是那一格没有出口。

16.9那张表也是一样。它的中间两格是活的：学而知之，困而学之，都是在学、在变的人。可它的最上一格「生而知之」和最下一格「困而不学」，一个不必学，一个不肯学，都停住了。一张讲学的表，两头站着两个不学的人。

还要回头看一眼「今女画」。它恰好是反方向的一例：冉求想给自己画线，老师不许。这说明他心里并没有随便把人钉住。可你也注意到：替冉求拆掉那条线的，还是老师。学生自己画的线，老师可以拆；老师画的线，谁来拆？书里没有答案。本书把6.12登为反方向的证据，照实记下，不删。

这一处，有一句话必须写在这里。本章说的「判断」「不移」，是在读一句古书，不是在判断任何一个真实的孩子。一个孩子要是在很多件事上、很长时间都明显跟不上，大人心里一直不踏实，请寻求专业帮助，请儿童发展、学习方面的专业人员看一看；这一章只谈大人和孩子怎样相处，只谈一个判断下完以后，要不要给孩子留一个开口的地方。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期中以后，左文澜把班上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按上半学期的成绩搭配，她在教师用的名单上，给每个组写了一句备注。第三组的备注里有一行：隋然，基础弱，多盯。

发名单那天，她做了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学生手里的那一份，每个人名字后面多了一个空格，表头写着：「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分组？」

裴芷是课代表，负责把名单收上来。大多数人在空格里画了个勾，或者写「同意」。隋然那一格，写了两行字，字很用力：

「数学我确实不行。语文我可以，我读过的书比组里别人多。」

左文澜晚上在办公室看到这一格，看了很久。她翻出隋然上学期的作文，翻了三篇。第二天，她找隋然谈了十分钟，最后说：「数学留在三组，语文课的讨论，你去一组试一个月。」

她回到办公室，拿出自己那份教师名单，在「基础弱，多盯」那一行上划了一道线。没有涂黑，还看得清。旁边她写了一行小字：本人提出，改判，试一个月。

这一次改判，开口的，是被判的那个人。

带 走 的 话

人是习出来的，本该一直在被作。判断可以下，但要给被判的那个人留一个开口的地方：让他也有资格说「我不是这样」。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习相远，人可以被教成；今女画，不许学生自己画线；关：上知下愚不移，两头定型，被判的人没有改判资格。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一个还在长的人最难料，「不移」把这份难料在两头提前收掉了。

38

第 38 章

编末总账｜把「述」换成「接着作」

这一章的问题

学他的述，要怎样学，才不会只学到述?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 **五样东西**

这一编走下来，你手里有了五样东西。

一本续修的家谱。封面印着「续修」，凡例写着「不敢妄作」，里面是一张从头画过的总图。

一块老招牌。上面写着「老法红烧肉」，后厨里是一道几乎每一步都换过的菜。

一张选材表。它承认每个孩子都在变，又说怎样变都算得出来。

厂志里的一行字。一个改过犁铧的老锻工，在书里只剩「技术革新三项」，没有名字。

一份分组名单。名单后面多了一个空格，一个被判「基础弱」的孩子，在空格里替自己说了一句话。

五样东西，都跟「作」有关。前两样，作了，说成述；中间两样，作被封住，或被请出了书；最后一样，一个人的作刚刚要停，又被一个空格救了回来。

这一章结账。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他教的，他靠的

这一编前五章，把他谈创造的话摆了一遍，也把他自己作过的事摆了一遍。

他教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多闻择善，温故知新；百世可知；天生德于予；焉用稼，君子不必多能；上知与下愚不移。

他靠的：一个老字作出的新心肠「仁」；一所没人批准的私学；少贱时一样一样攒下的鄙事；一路上不知道明天、还一国一国去试的那份劲；杏坛上和学生一问一答作出来的东西。

并排放，就是本编唯一的一张表。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1）；我无是也（7.28）	重新作出「仁」：爱人（12.22），己欲立而立人（6.30）	理念界・创造：教的一格空，靠的一格满
虽百世，可知也（2.23）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14.38，晨门评他的话）	理念界・自由：教的封在「可知」，靠的是不知道也去试
天生德于予（7.23）；予欲无言，学生「何述」（17.19）	起予者商也（3.8）：学生替他走了一步	新东西的源头：教的在天与先王，靠的在杏坛的问答
焉用稼（13.4）；君子多乎哉？不多也（9.6）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吾不试，故艺（9.7）	现实界・创造：教的请出课堂，靠的是在现实里被逼出的本事
自称只是「诲人不倦」（7.34）	有教无类（15.39），办了一所私学	现实界・创造（制度）：作了，不认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7.3）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7.2）；回也不愚（2.9）	人的显露：教的两头定型，靠的是人一直在被作

表里的左栏，每一句都把创造放到了别处：过去，天，别的行当，生来的等级。右栏，每一件都是他自己在作，或者看见人在作。

按缝隙Skill的分法，这道缝是格内的（E1三界）：同在三界这一组里，理论把创造的地放到了过去和天那里，人生却在理念界和现实界两块地上作了一辈子。缝落在意义

三律的「创造」这一律上。另有一层落在九宫之外的显露光谱上：他教的是定型，他靠的是正在成形。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在这些地方，述几乎全对

结账先结保底。

在需要把东西原样传下去的地方，述几乎全对。一部古书、一套祭仪、一门手艺刚入门的那几年。学徒第一年，先把师傅的法子照着做一百遍，比一上来就「我觉得」稳当得多；一本家谱，先把前人记下的一个名字都不丢地抄过来，是续修人的第一份本分。

在「不知而作」泛滥的地方，他那一句「我无是也」是一剂好药。先弄懂，再动手；先温故，再知新。这个次序今天仍然对。

在人心不安的年代，给人一个「百世可知」的底，也是一份善意。一个人先要站稳，才敢去想不知道的事。

所以这一编要拆的，不是述，是「只剩述」。

◆ 悖论一句话

> **他教的是述，他靠的是作。**

这是本编的缝隙判语。全书的总判语是「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是晨门评他的话，14.38）：本编这一句，是那道总缝在创造这一格上的样子。

这不是虚伪。第33章说过，作要起张力，述不起；一个想让人安下来的人，自然把创造说成传述。第20章说过，一个没有位子的人开口，只能借先王。两层加在一起，他把自己作出来的东西，一件件挂在了古人和天的名下。

按缝隙Skill第十一节，这一道缝兼属两种样子。一种是「让自己成名的东西，后来被自己否定了」：让他成为孔子的，是仁的重新发生，是一所新学校，是作；他留给后

人的一句招牌，却是「述而不作」。另一种是「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给学生的是述，留给自己的是作，而他多半并没有觉得自己留了什么。

◆ SDE 看这一处 | 只学述的人卡在哪

先用大白话说：学他的人，学到了述，就在需要作的那一刻停住。

想一想这样几种人。

一种是家长。孩子问「为什么我们家过年一定要这样」，他答「我们家一直这样」。老说法一样一样传下去了，可家里来了一件老说法里没有的事，比如老人要搬来同住、孩子要去很远的地方读书，他翻遍老说法，找不到一句能用的。

一种是老师。教案年年一样，讲得越来越熟。有一天，一个学生用课本上没有的法子解出了一道题，他第一句话是：「书上不是这么做的。」他不是不认那个法子对，他是不知道怎样让一个没被前人写过的东西，进入他的课堂。

一种是带徒弟的人。他教徒弟只许照做，徒弟做得和他一模一样，他很满意。等到料换了、客人变了、机器换了，徒弟一样一样来问他，他自己也答不上，因为他也是照做过来的。

一种是在单位里写文件的人。每年的方案，照上一年的抄，改几个日期。方案很稳，从不出错；只是那件去年没有、今年新冒出来的事，在方案里永远排不上。

他们学到了述；碰到需要作的时候，就去找一个更老的说法，找不到，就停。

这道缝在传下去的路上，一代比一代宽。孔子本人身上最窄：他嘴上说述，手上还在作仁、作学校。到学生一代，他们忠实地记下了老师每一次关于仁的回答，作的本事却没有记下。再往后，留下来最响的，只剩「述而不作」四个字，连他作过仁这件事都被这四个字盖住了。第十一编是这一层的主场，这里只登一笔。

再结判决三的账。开了什么：他重新作出了「仁」，办了私学；本编另记一笔，他说出了习相远。关了什么：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被斥；人也不再被作（上知下愚不移）；本编另记一笔，新东西的源头归了天。这一编逐句过了几处可能

松动的地方：7.28 反对的是「不知而作」，留了一道字面上的门缝；15.29「人能弘道」，承认人对道有力量，方向是弘，不是新作；9.23「后生可畏」，未来可以超过今天，却用同一把尺子量；6.12「今女画」，他不许学生自己画线。四处都照实登记，本书读作三处边界、一处反方向的证据，都不足以推翻判决三。判决三站得住，暂不收窄，交结语结算。

九格的登记，交第八编：理念界·创造，空；现实界·创造，空；理念界·自由，封在「百世可知」。

预言一：本编的张力现场，樊迟请学稼（13.4）、子贡问「小子何述焉」（17.19）、宰予与「朽木」（5.10），都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本编未见反例。按判读纪律，这只说明本编没有见到。

◆ 让出一层 | 墨家已经当面说过

结账结到这里，要先还一笔账。「述而不作，代价是新东西出不来」，这一层不是本书先说的。孔子身后不太久，墨家就当着儒者的面说过，而且说得很直。

一处在《墨子·耕柱》。一位儒者公孟子对墨子说：「君子不作，术而已。」君子不创作，传述就是了。墨子不同意。他的意思大致是：古时候好的东西，传述它；今天好的东西，就新作出来；为的是「欲善之益多也」，让好东西越来越多〔待核：据通行本，诛读为述；核孙诒让《墨子间诂》〕。

另一处在《墨子·非儒下》。儒者说：「君子循而不作。」墨家这样应：弓、甲、车、船，都是古人作出来的；照你这么说，作这些东西的人倒成了小人，只会照着用的人才是君子？再说，你今天照着循的那一套，当初也总是有人作出来的〔待核：据通行本，诛读为述；核孙诒让《墨子间诂》〕。

这两段话，把本编前五章绕着说的一件事，一句就挑破了：你循的，当初也是作的；只许述，好东西就不会再多。判决三「理念界述而不作」那一半的代价，墨家两千多年前已经算过。本书在这一层让出，不当它是自己的新东西；附录庚把墨家从「未登记」改为「已让出」。

让出的是新意，不是判决的真假。墨家说过，不等于这一半说错了；只是说对这一半的功劳，归墨家。

那么本书还剩什么？剩下多出来的一步。

墨家批的，是器物与道理上的「作」：弓车舟船，还有儒者自己循的那一套说法。它问的是：东西还许不许有人新作？本编另看了两扇门，墨家那两段话没有走进去。

一扇在课堂上。樊迟请学稼、学为圃，他两次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出门，他说：「小人哉樊须也！」（《子路》13.4）这里被请出去的，不是一件器物，是一个学生想在田里学会一样本事、长出一样本事的那条路。现实界的创造，不是被说成古人的，是被判成不该在这间屋里学的。

另一扇在人身上。「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第37章看过，他明明说了人是「习相远」的，是一直在被作的；可两头被钉住了，最上的和最下的，不再移。墨家问的是「东西还许不许新作」，这一句关的是「人还许不许被重新作」。

本书多出的一步，就在这里：述而不作关掉的，不只是新器物、新道理，还有人。一个被判了「下愚」的人，他自己的样子，也不再被作。第37章用作者的「改判资格」量过这一处：判断做完以后，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还能不能把它推翻。墨家替「新东西」争过资格；本书追问的，是被判过的「人」的资格。

还要照实说一句：弓、甲、车、船本身就是现实界的东西，所以「现实界的作」这一半，墨家也碰到了；本书在现实界多出的，只是「学稼」这一处课堂上的门，分量不大。多出一步里真正承重的，是「人也不再被作」。

最后给判决三钉一条线，和判决一、判决二一样。若在可靠层里，也就是《论语》原句里，找到一句他许学生去「作」的话，作新器物、作新做法、作新的道理都算，判决三改判「部分成立」。本编逐句过的四处，7.28只是没有禁，15.29说的是「弘」，9.23仍用同一把尺，6.12是不许学生自己画线，都没有到这条线。到这条线就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本书不再另拟更窄的措辞去保它。

◆ 一把尺子，量了两回

结账结到这里，还要认一笔本书自己的账。

这一编量第三道缝，用的是一把尺子：不信他自己说的「述」。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本书没有照他的话收下，偏去看他手上做了什么，认定仁是他作的，私学也是他作的（第34章）。

可到了判决一、判决二，本书换了一把尺子。第30章看麻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9.3）他给的理由是俭，本书就顺着他的理由，把这一改算成「回到本」，不算作。第24章看「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本书说它停在「仁」这个已经立好的东西上；可仁本身，正是第34章认定他作出来的。

同一个人，说「述」的时候本书不信，说「俭」、说「仁」的时候本书信了。这是双重标准，照实认。

用同一把尺子量回去：9.3那一改，他说是回到俭，可换不换料、跟不跟众，是他当场拿的主意，该算他的作；15.36里那个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让的「仁」，是他作出来的东西，也该算他的作。

这一改，账这样结。

第三道缝加重了。他靠作，比这一编前面写的还多：连他自称回到本的那几处改礼，也是作。

判决二不动。判决二问的是他教学生什么，改礼的闸在谁手里；它的改判线要的，是学生公开改掉一条礼、作出新礼，并被老师认下。他自己作得再多，都不在这条线上，9.3本来就写明了不算。

判决一的收窄措辞里，凡是拿他自己的说辞做根据的地方，改掉。第24章原来说15.36停在「仁」这个已经立好的东西上，根据是仁早就立好了，这是他的说法。现在改成不靠他的说法：仁是谁作的，不要紧；要紧的是，到了学生手里，仁是什么，是老师讲定的。这句许学生在老师讲定的东西面前不让，没有许学生为老师没讲过的东西去

争。第30章「方向是回到本」那一句，也照此注明：回到本，是他给的理由；判决二的分量不压在这个理由上，压在闸在谁手里。

◆ 放回日子里 | 两个普通人

两个故事，都是设想的。

第一个，在巩记的后厨。

学徒薛冬青，二十二岁，跟巩国富学了三年。他最得意的，是背得出师傅那本菜谱：两百多道菜，每道放多少料、火候几分钟，张口就来。他心里信的是：把师傅的谱背熟，就是本事。

可店里人都知道，他真正让师傅高看一眼的，是刀工。那是他自己琢磨的：头一年切姜丝老是连刀，他晚上下了班，拿萝卜练，改了握刀的位置，又改了下刀的角度，半年后切出来的丝，比师傅的还细。这一样，谱上没有。

那年冬天，巩国富回老家一个月，后厨交给他。第二个星期，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客人，点老法红烧肉，说：「牙不好，能不能炖烂一点，油再少一点。」薛冬青把谱翻到那一页，照着做了。端上去，老人夹了一块，嚼了半天，放下了筷子。

那天晚上，他站在灶前，第一次觉得那本谱背得再熟也不够用：谱上没有给一个牙不好的老人做的那一页。

巩国富回来，听他说了，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本子，翻给徒弟看。那是他自己的本子，老法红烧肉那一道，前前后后改了十一回，每一回都写着日期，写着为什么改。

巩国富说：「谱背熟了，是第一步。背熟以后，每道菜给自己留一页，写你改的。」

第二天，薛冬青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了第一页：给牙口不好的客人，肉先蒸后烧，时间加倍，收汁前撇油两次。下面写上日期，写上自己的名字。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背熟师傅的谱就够了：述而不作，把作交给师傅，和孔子的教义站在同一格。他真正靠的，是夜里自己琢磨出来的刀工：一次作，和孔子靠的那一半对上。他碰到天花板，是一位谱上没写到的客人：和只学述的人卡住的地方对上。他后来补上，是给每道菜留一页写自己改的：和下面的补法对上。四步都对得上。

第二个，在另一个村子。

焦永康，五十八岁，从生病的叔叔手里接下了续修家谱的活。他心里信的是：续谱，就是照旧例往下填名字，一个字不能乱。

可这一回续修能做成，靠的是他自己的一个主意。族人散在十几个城市，老法子是挨家挨户上门问，问一房要跑好几趟。他做了一张简单的表，每一房找一个年轻人，按表把自家的人填上，拍照发给他，他再一格一格核。三个月，收齐了。这个法子，旧例里没有。

新谱印出来，发到各家。过了半年，焦永康回村，发现很多年轻人家里的那一册，塑封都没拆。有一个侄孙跟他说：「叔公，谱里就是一排一排的名字，我们这一代，能在上面写点什么？」

他答不上来。按旧例，什么都不能写，只能填名字。一本只能往下填名字的书，下一代人不想打开了。

后来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每一房的最后，留了几页空白，页眉印着「待续」。二是在凡例的末尾，添了一条：「后来续修者，可增可改，但须写明何人何年所改。」

对一对四步。他嘴上信的，是照旧例填名字：述。他真正靠的，是自己想出来的那张收集表：作。他碰到天花板，是年轻人问「我们能写什么」、旧例答不上：只学述的人卡住的地方。他后来补上的，是空白页和那一条新凡例，把「作」的资格交给了下一个续修的人。四步都对得上。

你拿他这一条，和第33章黎德茂那一条放在一起看：一个写「不敢妄作」，一个写「可增可改」。两个人都作了，一个把作藏起来，一个把作的门留给了后人。

◆ 补上缝隙，可以这样学

学他的述，要认真学，述是真本事。学完了，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补的是那一格：把作放回述的后面。

第一件，先述熟，再作。次序不能倒。先把前人的东西一个字不丢地接过来，这是温故；接熟了，才有资格改。这是他自己「我无是也」那一句里的道理，本书照用。只是别停在这一步。

第二件，作了，就认。像巩国富那个本子：改了哪里，哪年改的，为什么改，写下来，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件作出来的东西，要是一直挂在前人名下，下一个人就只会以为「这本来就是这样」，他学不到作，只学到述。孔子作了仁却说述，他的学生就只学到了述。

第三件，把作的资格交给下一个人。空白页，「可增可改」，名单后面的那个空格，都是这一件。老师要给学生留改老师的地方，家谱要给后人留改家谱的地方，一个被判过的人，要有开口改判的地方。

三件合起来，是这一编的补法：

先背熟老菜谱，再改一道菜、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在菜谱后面给徒弟留几页空白。

带 走 的 话

他教的是述，他靠的是作。学他，先会述，再敢作，作了就认，最后把作的资格交给下一个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仁的重新发生、一所私学、习相远，述能把好东西原样接住；关：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出门，人的两头不移，作的本事没有传下去。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他自己作的时候放进来，在他说「述」的时候消掉；传到后人手里，连他作过这件事也一起被消平了。

◆

第 八 编

钉子：三界乘三律九格

编　序

前面三编，一编看一律：第五编看幸福，第六编看自由，第七编看创造。三编走下来，你手里有三本账，一本记他在哪里乐，一本记他怎样选，一本记他把新东西交给了谁。

三本账分开记，容易记清，也容易看漏。漏掉的是三本账之间的牵连：他的乐，和他的选，和他的不作，是不是一回事？一格空了，别的格会不会跟着变形？

这一编只做一件事：把三本账钉到一张表上。表只有九格，横着是三块地（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竖着是三律（创造、自由、幸福）。先说清楚：这张表是本书画的，不是王德生口述；这个摆法，王德生 2026-09-27 裁定认下。口述原话点到的六格，照原话填；口述没有说到的三格，是本书初填，格里标「待验」。

第 39 章画表，看表的形状。第 40 章看表里的函数：创造那一列一空，自由那一列为什么只剩次序与顺从。第 41 章把三道缝合成一张总表，与第 166 号对账，再问一个悬了很久的问题：「吾与点也」那一刻，算不算「美」。

这一编给判决一、二、三同时供证据，但不下新判决。它是钉子，不是锤子：把前面已经敲进去的东西，钉在同一块板上。

39

第 39 章

九格表：按王德生口述画成一张表

这一章的问题

把他的教导摆进三界乘三律的九个格子里，哪几格满，哪几格空，空的样子说明什么？

开讲以前，先把一个裁定写在这里。这张表是本书摆的，口述只给了话，没有给表；这个摆法，王德生 2026-09-27 裁定认下。认下的是摆法：哪句话进哪一格，三界乘三律这样横竖一放。另有一步没有认下。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这是王德生 2026-09-19 的裁定，照旧；可本书初稿把这个「函数」读成了乘法，一格为零、整行跟着为零，这一步是本书自己的读法，王德生没有认下，降为「待验」，不再承重。第 40、41 章据此改过。表里原有的三格「待验」，照留。

◆ 一碗二十年没变过的面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县城老车站旁边，有一家只卖一种面的小店。店主姓庞，大家叫他庞师傅。一碗牛肉面，汤是骨头熬的，面是手擀的，葱花撒在正中间，牛肉切四片，斜着码在葱花旁边。二十年了，没变过。

晚上九点以后，店里的人最多。下夜班的工人，赶末班车的学生，刚吵完架出来透口气的夫妻。大家不怎么说话，低头吃面。吃完了，放下碗，脸上都是一样的表情：松下来了。

有一年，庞师傅在汤里加了一味新的香料。他试了一个月，自己觉得更好。可是那个月，老客人一进门就皱眉头：「味不对了。」有人吃了半碗就走。一个下夜班的老师傅说得最直：「我来吃你这碗面，就是来吃那个一样的。你一变，我心里就不踏实。」

第二个月，庞师傅把香料撤了。老客人又回来了，脸上又是那个松下来的表情。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

一碗面给人的乐，是真的。它不靠新鲜，靠的恰恰是不新鲜：一样的汤，一样的四片肉，一样坐在那张油亮的桌子边上。人在这里吃到的，是一片熟悉的气氛。这片气氛不许有意外。

可你再往回想一步：二十年前那碗面，也是庞师傅一点一点试出来的。骨头熬几个钟头，面擀多薄，葱花撒在哪里，都是他当年一次次改出来的。那时候没有「那个一样的」，只有一碗还在成形的面。

一碗面里，有三样东西。吃面的人的乐；吃面的人对「不许变」的那份要求；和一个早已完成、如今不能再动的发明。

乐、次序、不作。一碗面，就是一张小小的九格表。

◆ 他怎么说 | 把口述摆成一张表

先把口述再放一次。全书只在第17章全文引过，这里只取它的骨头。

王德生口述说，孔子的教导中心，是「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做法是「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损害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自由被改写成两样：「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王德生口述）。

这段话里，多数句子都点了地（哪一界），也点了律（哪一律）。把它们一句一句摆进去，就是一张表。摆，是本书的动作：口述给了话，没有给表。

先说清这张表是什么。它是三界乘三律：横着三行是三块地，竖着三列是意义三律。它**与SIO九宫格不同**。SIO阶段有过一张九宫格，SDE也有一张三维九宫（显露、差

异序列、特征纠缠各三格），那两张都是把整个体系铺开的地图。本书这张小得多：只从SDE九宫里抽出两组词，一组是三界（E1），一组是意义三律（D1），横竖一乘。它只用来看一个人：他的乐、他的选、他的作，各落在哪块地上。

下面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整张表是本书摆的：哪句话放进哪一格、每格拿《论语》哪一句作锚，都是本书选的，不能当王德生口述引；这个摆法已经王德生裁定认下（见本章开头）。格里另带「待验」的三格，连内容也是本书初填，口述没有说到。其余六格，内容出自口述原话；只有一处要单独说明：口述说礼是「在纠缠中」按次序选择，没有说在哪一界，把礼放进自我界这一行，是本书的读法。

界＼律	创造	自由	幸福
理念界	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1）	空：虽百世，可知也（2.23）	好古之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7.14）（待验）
现实界	空：樊迟请学稼，「吾不如老农」（13.4）	顺从与适应：又敬不违（4.18）；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11）	饭疏食之乐：饭疏食饮水，乐亦在其中矣（7.16）（待验）
自我界	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14.24）（待验）	礼：克己复礼为仁（12.1）	中心：仁者不忧（9.29）；乐以忘忧（7.19）

一格一格说。

右下角，自我界·幸福，是他的中心。口述说的是「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自我世界、幸福，两个词都在，所以落在这一格。「仁者不忧」，「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都在这一格。它是整张表的钉子，别的格都围着它排。

自我界·自由，填的是礼。口述说自由是「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放在自我界，是本书的读法：礼要人自己克、自己复，落脚在一个人身上。人和人缠在一起，要选，就照先排好的次序选。「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细目，四个「非礼勿」（《颜渊》12.1）。

现实界·自由，填的是顺从与适应。口述说「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父母劝不动，「又敬不违」（《里仁》4.18）；君主不用你，「舍之则藏」（《述而》7.11）。

理念界·创造、现实界·创造，两格空。口述说损害就是这两块地上的创造没了。理念界那一格，锚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现实界那一格，锚在樊迟请学种庄稼，他说「吾不如老农」，等樊迟出去，又说了一句「小人哉樊须也」（《子路》13.4）。第七编是这两格的主场。

理念界·自由，也空。口述说理念界的自由也没了。锚在「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23）：往后一百代的礼，增减什么都能预先知道。未来被预先知道了，在道理那块地上，也就没有什么真正可选的了。

剩下三格，是本书填的，都标「待验」。

理念界·幸福，本书初填「好古之乐」。他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吃肉不知滋味，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7.14）没想到音乐能美到这个地步。他又说自己「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在道理、诗书、古乐那块地上，他是真乐的。只是这份乐，乐的是已经在那里的东西。

现实界·幸福，本书初填「饭疏食之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7.16）粗饭白水，枕着胳膊，乐就在里头。这份乐落在现实界：它不嫌东西少，却也不要东西变。

自我界·创造，本书初填「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14.24）古时候读书的人，为的是成就自己；如今读书的人，为的是给别人看。第50号《师德发生学导论》把「为己之学」读作成师的自我锻造：一个人把自己一遍遍重新做出来。本书接着这个读法，把它放进自我界·创造这一格：他并不是一点创造都不许，只是把创造收进了自己身上。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别急着数空格。先看满的那几格，有多难得。

右下角那一格，他占得比任何人都深。一个人在自己心里、在身边人中间，安安稳稳、快快乐乐，不靠外物，不怕穷，不怕别人不懂他——这种本事，两千多年里托住了无

数普通人的日子。庞师傅那碗面，托住的也是这个。夜里九点坐下来吃一碗一样的面，松一口气，第二天接着上工。你不能说这不重要。

幸福那一列，三格都有东西（两格待验）。这说明他的乐不是缩在一个角落里的。在古书古乐里他乐，在粗饭白水里他乐，在心里他乐。一个人能在三块地上都找得到乐，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能力。今天很多人三块地都去了，三块地都不乐。

自我界那一行，三格也都有东西。他在自我界里乐，在自我界里照次序选，在自我界里把自己一遍遍重新做。这是一个把自我界经营得极好的人。

还有一处要说公道话。表上那几格空，不等于他这个人在这几块地上什么都没做。第一编、第七编都看过：他重新作出了「仁」，办起了私学，一路比，一路变。空的，是他教给学生的那一张表；不是他活出来的那一张。

◆ SDE 看这一处 | 一张表的形状

一张九格表，最有用的不是每一格填了什么，而是整张表的形状。

竖着看，三列三个样子。

幸福一列，从上到下都有东西。满。

自由一列，三格里两格有东西，可那两格装的都不是自由本来的样子。自我界里装的是次序，现实界里装的是顺从。理念界那一格空着。这一列不是空，是变了形：有字，字的意思换了。

创造一列，理念界、现实界两格空，只有自我界那一格装着「为己之学」（待验）。几乎空，只在最底下留了一点。

所以竖着看，这张表像一道斜坡：幸福满，自由变形，创造几乎空。

横着看，三行也是三个样子。

自我界一行，三格都有东西。满。

现实界一行，一格乐，一格顺从，一格空。

理念界一行，只有一格乐，另两格空。

所以横着看，又是一道斜坡：自我界满，现实界半，理念界最空。

两道斜坡交在哪里？交在右下角：自我界·幸福。表的形状自己把中心指了出来。这和口述说的中心是同一格。本书不把这当成证明，因为表本身就是照口述填的，而且是本书摆的；它只说明一件事：口述里那几句话，前后是咬合的，填进表里，不打架。

再往细处看一眼。三格待验的填法，有一个共同点：好古之乐、饭疏食之乐、为己之学，都朝着自我界那片场。好古，乐的是一个早已和好的古代；饭疏食，乐的是不要外物也能安；为己，做的是把自己做好。就连本书放进创造一列的那一格，也是朝内的：不作新东西，作自己。

这一点要是站得住，下一章就有了一个很要紧的底：创造在他那里不是彻底没有，是缩回了自我界。理念界、现实界那两格空；自我界那一格，有一点。第 40 章要看的，就是这「一点」和那两格空，挨着自由那一列，自由显出的是什么样子。

三格待验，各有各的弱处，这里先摆出来，免得后面的推理靠在一根软柱子上。

好古之乐那一格，锚是 7.14。可那一刻他乐的是《韶》，是音乐；把它归到理念界，是因为《韶》在他那里是古代圣王的乐，是一整套道理的声音。也有人会说，那是一种美，不该放在幸福一列。这一处第 41 章要专门问，这里只登记。

饭疏食之乐那一格，锚是 7.16。它也可以读成自我界的乐：粗饭白水只是背景，乐在心里。本书放在现实界，是因为这句话的下半句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说的是他怎样对待现实界里的东西。两种读法都说得通，所以待验。

为己之学那一格，最弱。「为己」可以读成自我锻造，也可以读成只是「不为给人看」，那就谈不上创造。本书用第 50 号的读法，把它当一格「一点点」；第 40 章会用到这「一点点」，要是它被推翻，第 40 章说自我界那一行的话也要跟着改。

还要说一句这张表不是什么。它不是打分表。三律不是三门功课，不能一格打一个分，加起来看谁高。第 162 号皮亚杰卷第 59 章写过 SDE 自己的几种死法，其中一种就是把三律当成三项打分。本书这张表只看形状：哪里满，哪里空，空的地方挨着什么。拿它去给哪个老师、哪个孩子打分，就是把它用坏了。

最后回到那碗面。庞师傅的面店，也是一张这样的表：客人的乐满（幸福），客人要「那个一样的」（次序），改一味香料就不行（创造为零）。只有一格不一样：二十年前，庞师傅自己作过这碗面。他的店里，作面的只有一个人，而且只在开头作了一次。

孔子的表上，那个「开头作过一次」的人，是先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星期天下午。

谭伯年在家里翻出一本旧挂历，撕下一张，翻到背面，用铅笔画了一个井字格。横着写三行：想事、做事、自个儿。竖着写三列：作新的、自己挑、心里乐。他不爱用书上的词，给什么都起个土名字。

裴芷来看外公，他把那张纸推到她面前：「你把你这一个星期，往里头填。」

裴芷填得很快。「心里乐」那一列，她填了三样：周三体育课跳绳过了一百八，周五晚上跟同学视频说笑话，周六早上睡到九点。「自己挑」那一列，她想了想，写：选了周记题目（从老师给的三个里挑的）；选了哪天去买文具。

到「作新的」那一列，她的笔停住了。

「想事」那一格，她想不出来。「做事」那一格，她想不出来。最后在「自个儿」那一格里，写了一行小字：给日记本换了一种记法，每天只写一句。

外公看了一会儿，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指着「自己挑」那一列问：「你选的那些，是从几样里挑的？」

裴芷数了数：「周记是三样里挑一样。文具……就是去不去。」

外公点点头，把铅笔递给她：「那你在『作新的』底下，再想想，有没有一件事，是没人给你几样让你挑、你自个儿冒出来的？」

裴芷咬着铅笔头，想了很久。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她忽然在「做事」那一格里写：上个月，帮楼下阿姨的猫做了一个纸箱子窝，在侧面开了个小门。

写完她自己先笑了：「这也算？」

外公说：「怎么不算。那个门，是你想出来的吧？」

那张挂历纸后来被裴芷夹进了自己的周记本。九个格子里，右下角密密麻麻，左上角空着一大块，中间那一列的字，都带着「从几样里挑的」几个小字。

这个下午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一个星期，也有一个形状。

带 走 的 话

照本书的摆法（王德生裁定认下），九个格子是一道斜坡：幸福满，自由变了形，创造几乎空。两道斜坡交在一处——自我界的乐。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三块地上都能找到乐，自我界一行经营得极满；关：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两格空，理念界的自由一格空。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而且消出了形状：离右下角那一格越远，越空。

◆

40

第 40 章

函数里的空格：自由为什么只剩次序

这一章的问题

创造那一列空了，为什么自由那一列不是跟着空，而是变成了次序和顺从？

◆ 一条只能从五样里挑的班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所镇中学的初二班，开学第二周，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了一条新班规：「每周五班会，每人可以提一条班级建议。」

底下一片欢呼。

班主任接着写了第二行：「建议从以下五项中选择：一，调整值日顺序；二，更换板报主题；三，增加课间活动；四，调整座位；五，改进卫生检查办法。」

欢呼声小了一点，但还是高兴的。五样都是实在事，谁都能挑一样说几句。第一个周五，班会开得很顺，四十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举了手。有人说值日顺序该倒过来，有人说板报可以画科学家。班主任一条一条记下来，脸上带着笑。

第三个周五，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男生举手，说：「我的建议不在这五样里。我想提议，我们班每个月自己出一道题，贴在走廊，给别的班做。」

教室安静了一下。

班主任想了想，说：「这个想法挺好。不过我们先按五项来，其他的以后再说。」

男生坐下了。那个学期，他再也没有举过手。班会依旧开得很顺。每个人都在五样里挑，挑得都挺开心。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

这条班规给了选择，这是真的。孩子们在五样里挑，也是真挑，挑完也真高兴。可是那个男生碰到的，是另一件事：他想提的东西，在那五样之外。那不是一次选择，是一次冒出来。冒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你会发现，这个班里的自由并没有消失。它还在，只是换了一个样子：从「提你想提的」，变成了「在列好的里面挑」。

挑，是有的。冒出来，是没有的。而且全班都挺高兴。

◆ 他怎么说 | 两条口述，一条读法

先放两条王德生的口述。

2026年9月19日，王德生对意义三律里的自由律作过一次裁定：自由律的内容，是「纠缠—选择—激发」；而且，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王德生口述，2026-09-19）。

第一句说自由是怎样走的。人和人、人和事缠在一起（纠缠）；在缠里做一个选择（选择）；这个选择把一样新的东西带出来（激发）。三步走完，才算一次完整的自由。

第二句说自由从哪里来。自由不是单独的一样东西，它跟着创造和幸福走。创造多少，幸福多少，决定了自由长什么样。

再放2026年9月27日那条孔子口述里的半句：「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王德生口述）

把这两条放在一起读，本书读出了一条东西，第18章已经预告过，这里正式摆出来，仍然标「待验」：孔子的自由，是「纠缠—选择—次序」。前两步都在，第三步的「激发」，被「次序」替掉了。

他自己的话里，这三步各有着落。

纠缠：他从不教人一个人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6.30），自己要站住，也让别人站住。人一开始就在人群里。

选择：他给学生留了选择。宰我嫌三年之丧太长，他问：你吃好米、穿锦缎，心里安吗？宰我说安。他说：「女安，则为之！」（《阳货》17.21）你安，你就那样做吧。这是一次真的选择，交到了学生手里（第10、30章已细看）。

第三步：选完以后呢？他指给学生的，不是「选完以后你会长出什么」，而是「选完以后要合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2.1）；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选完了，要回到礼上，回到矩里。连17.21那一次真选择，宰我一出门，他也补了一句「予之不仁也」。

第三步的去处，是一个早已排好的地方。这就是「次序」。

◆ 先说他对在哪里

次序替掉激发，有它实在的好处。先说足。

第一，激发是不可预料的。一个人选完了冒出一样新东西，这样东西会碰到谁、伤到谁，谁也不知道。在一个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的年代，最怕的就是不可预料。用次序接住选择，选择的后果就是可以预料的：你选了，大家都知道你下一步会站在哪里。

第二，他没有把选择本身拿掉。这一点很要紧。拿掉选择的地方，人是被押着走的；他的礼里，人是自己走进次序的。「为仁由己」，克己复礼是自己克、自己复。那个初二班的孩子们，也是真在挑、真高兴。一个自己走进去的次序，比一个被押进去的次序，好过得多。

第三，幸福那一列一直是满的（第39章的表）。这一点下一节细看。先记住：幸福那边满着，他的自由变了形，却没有变成压迫。人在次序里是安的，是乐的。两千多年里，这套东西没有被人当成枷锁一把扔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这里。

◆ SDE 看这一处 | 函数里的空格

先说清这一节站在哪里。承重的只有两样。一样是王德生 2026-09-19 的裁定：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这一句照旧。另一样是一个描述：在他那里，创造一格空，幸福一格满，自由这一律显出的样子，是次序与顺从。这一样，是把第 39 章的表（摆法经王德生 2026-09-27 裁定认下）和孔子口述说自由的那半句放在一起看出来的。

先用大白话说「函数」两个字。

一锅汤的味道，跟着盐走，也跟着火候走。盐变了，味道变；火候变了，味道也变。说「味道是盐和火候的函数」，说的就是这个「跟着」。它没有说怎样跟：是盐多一分味道就重一分，还是火候不到盐放多少都白搭，这句话本身不管。

王德生说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说的也是「跟着」：自由长什么样，跟着创造和幸福走。怎样跟，这句话没有说，本章也不替它说。

下面把第 39 章那张九格表拿来，一行一行看，只看每一行里三格挨在一起是什么样子。

理念界那一行：创造一格空（述而不作），自由一格也空（「虽百世，可知也」）。在道理那块地上，新道理不许作，未来都已经「可知」，选择就只剩下认出那个早已知道的答案。两格空，挨在一起。

现实界那一行：创造一格空（学稼被斥），幸福一格有（「饭疏食之乐」，待验）。自由一格不空，装的是「顺从与适应」：既然改不了，那就在改不了的日子里过得安。它还是一种选择，选择不去改，选择乐在其中，只是它选的永远是「接受」那一边。

自我界那一行：创造一格有「一点」（为己之学，待验），幸福一格是满的（中心）。自由一格装的是礼：你在人群里要选，选的时候有你自己，有你心里的安，可选完以后，不长出新的东西去改这个人群，只把自己放回一个排好的位置上。

三行看完，能说的是这样一句：在他那里，创造空的地方，自由也空，或者变了形；幸福满着的地方，自由变了形，却没有塌。这是一个描述，说的是他那张表的样子。

还要照实说一句：自由那一列本来就是照口述那半句填的，所以它和口述对得上，不算证据。本章能说的，只是口述说自由的那半句、说损害的那半句，和九月十九日那条「函数」，放在一张表上不打架。不打架不等于为真。

下面这一段，是本书的读法，待验，未经裁定。本书初稿曾把「函数」读成乘法：像量一块长方形的地，面积等于长乘宽，长是零，宽再大，面积也是零；照这样读，创造一格为零，零乘任何数得零，自由那一格也该是零，现实界的自由之所以没有塌成零、剩下顺从与适应，是幸福那一边撑着。第162号皮亚杰卷第八编用过这个乘号，写作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王德生没有认下这一步。它留在这里，只作一个待验的假说：本章不靠它立论，也不拿它去推别的结论。

◆ 与第162号成一面镜子

第162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第八编，拿同一条函数量过皮亚杰，结论叫「两条半律」：皮亚杰的教育目的里，缺的是幸福。他要造就能做新事的人（创造），要造就自律的人（自由），唯独没把幸福写进目的。幸福一格空着，另两格跟着变形：创造只剩下孩子重新发明大人早已有的那一套，自由只剩下立规和守规。

把孔子放在旁边，正好是一面镜子。

皮亚杰缺幸福，孔子缺创造。

皮亚杰那边，幸福一格空，自由变成立规守规。孔子这边，创造一格空，自由变成次序与顺从。两边缺的不是同一律，可两边的自由，最后都变成了「规」。

同是规，味道不一样。皮亚杰的孩子是自己立规：几个孩子玩弹珠，规则是他们自己商量出来、自己可以改的。那里面有创造的影子，却少了一点温度——规立好了，没人问你玩得开不开心。孔子的学生是守先王的规：规早就排好了，不许自己作。那里面没有创造的影子，却有温度——守规的人心里是安的，是乐的。

一个是有影子、没温度；一个是有温度、没影子。

这面镜子的用处，是让你看见函数里空一格的两种样子。至少在这两个人身上，缺一律，另两律没有原样站着，都变了形；变形的方向，跟缺的是哪一律对得上。这是两处读数，不是定理。

◆ 三拍里，第一拍被压

上面是从意义三律看。换一个角度，从123原理的三拍看，是同一件事。「第一拍被压」也是本书读法，标「待验」。

第一拍，张力积累：卡住了，憋着劲。第二拍，形状改变：想通了，变出新的样子。第三拍，回写：新样子回头改掉原来那片地。

「纠缠—选择—激发」里的激发，就站在第一拍和第二拍的交界上：选择把积下的张力放出来，放出来的劲，推着形状改变。激发被次序替掉，放出来的劲就没有地方去，只能回到原位。

所以他用的那个字很准：复。克己复礼，复是回去。回写和复，都有一个「回」字，意思却正好相反。复，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回写，是回来改掉原来的样子。

第一拍被压低，第二拍的新样子就少；没有新样子，第三拍就没东西可回写。那个初二班的男生，就卡在这里：他攒了一股劲（第一拍），想出了一个五样之外的点子（第二拍刚冒头），可班规没有地方接住它，更谈不上回头改班规（第三拍）。班会照样开得很顺，因为顺，本来就是这套次序要的东西。

◆ 这条读法怎样会错

一条读法，要先说清它怎样会被推翻，才配拿出来用。

第一种错法：《论语》里找到他教学生「选完以后去作一样新的」。不是他自己作，是他教学生作。本书目前能找到的最近的一句，是「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在仁面前，连老师也不让。第24章已经逐句过，它把学生对老师的张力写成了一句许可，但许的去处仍是「仁」这个早已立好的地方，本书登为部分反

例。若以后查出更硬的一句，第三步就不能说全被次序替掉，「纠缠—选择—次序」要收窄成「多数时候是次序」。

第二种错法：他自己改礼的那一次，被读成激发。「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9.3）众人先改了，他跟上。第30章把它算作半开：众人的选择确实带出了一样新东西，可他认它，理由是「俭」，是回到古的本。要是有人能说明，这里的「俭」不是回头找本，而是往前立一个新的尺子，那第三步在这一处就是激发，本书要改。

第三种错法，已经发生了一半：本书初稿把九月十九日那条「函数」读成乘法，王德生2026-09-27没有认下。所以乘法那一段降为待验，不再承重，本章靠的只剩函数关系、表上的描述和「纠缠—选择—次序」这一句对照。要是王德生对「函数」另有解释，说自由并不跟着创造、幸福变，那本章连「函数里的空格」这一层也要撤回，只留「纠缠—选择—次序」这一句对照。

三条都写在这里，结语结算。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周末。

左文澜在批周记。这学期她换了一个题目：「写一件这个星期你自己做的选择。」收上来四十多本，她一本一本翻，越翻越觉得哪里不对。

几乎每个人写的，都是「我在几样里挑了一样」。挑了哪家早餐，挑了哪本课外书，挑了周六上午还是下午去补课。选得都挺认真，写得也挺真。可没有一个人写到：我想出了一样本来没有的东西。

她琢磨了两天，把周记题目改了。下个星期，黑板角上写着：「写一件这个星期冒出来的事：没有人给你几样让你挑，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收上来的时候，一半人交了白卷，或者写「想不出来」。

裴芷写了半页。她说，外公家那台老收音机，夜里指示灯一闪一闪，外公睡不好，又舍不得拔插头，因为早上五点要听新闻。她用一张硬卡纸折了个小罩子，在正面剪了一条缝，灯光挡住了，又能看清调频的刻度。外公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来，说一夜没醒。

周记最后一句是：「这件事没人让我挑，我写完才发现，做的时候挺高兴的。」

左文澜在这一句底下画了一道线，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看见。」

她没有在班上念这篇周记。她只是在备课本上记了一笔：冒出来的东西，和高兴，是一起来的。

带 走 的 话

在他那里，创造一格空，幸福一格满，自由没有塌，显出的样子是次序与顺从。人还在选，只是选完了回到原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选择留在人手里，幸福撑着次序，次序里的人是安的；关：选择之后的激发，被一个早已排好的次序接走。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消在第一拍与第二拍的交界：劲放出来，只许「复」，不许回写。

◆

41

第 41 章

三道缝总表，与第 166 号对账

这一章的问题

三道缝摆在一张表上，它们是三件事，还是同一件事的三个样子？和第166号读过的大师放在一起，又多出了什么？

◆ 一张剪了一半的窗花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巷子口住着一位敖奶奶，剪了五十多年窗花。她有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压着几十张发黄的样子：喜鹊登梅、鲤鱼跳龙门、胖娃娃抱鱼。是她娘家传下来的。谁家办喜事、过年，来找她，她就从盒子里抽一张样子，垫在红纸底下，照着剪。剪得又快又齐，从没出过错。

去年腊月，孙女放寒假回来，在旁边看她剪，看了一会儿说：「奶奶，你能不能剪一个我们学校门口那棵大榕树？」

敖奶奶笑了：「盒子里没有这个样子。」

孙女说：「那你就不照样子剪嘛。」

那天晚上，孙女睡了，敖奶奶一个人坐在灯底下，铺开一张红纸，没有垫样子。她先剪了树干，又剪了几根大枝，剪到树叶的时候停住了。榕树的叶子密，垂下来的气根一缕一缕，老样子里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她不知道该怎么下剪子。

她把那张纸放下，去睡了。

第二天、第三天，那张剪了一半的红纸一直压在饼干盒上面。孙女问起来，她说：「还没想好。」过年那几天，来找她剪喜鹊的人照样多，她照样从盒子里抽样子，剪得又快又齐。那张半截的榕树，就一直压在盒盖上。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

敖奶奶照样子剪的时候，心里是稳的，剪得是好的，来求的人是满意的。那张剪了一半的榕树，让她第一次在灯底下犹豫。可正是那张半截的纸，是她五十年里头一张自己作的东西。

一张齐整的喜鹊，一张剪了一半的榕树，压在同一个盒子上。

◆ 他怎么说 | 三道缝合成一张表

第五、六、七编各结过一次账，各得出一道缝。这里把三道缝并到一起。下面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

缝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	主场
一・幸福	仁者不忧（9.29）；乐以忘忧（7.19）	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晨门评他的话）；在陈绝粮（15.2）	理论站自我界，人生另活现实界、理念界（E1格内）	第五编
二・自由	克己复礼（12.1）；又敬不违（4.18）；舍之则藏（7.11）	无可无不可（18.8）；吾岂匏瓜也哉（17.7）	次序对激发（D1自由，待验）；含第166号原判：教各安其位，靠一路比、一路变（S1格内）	第六编
三・创造	述而不作（7.1）；学稼被斥（13.4）	重新作出「仁」、办起私学（第34章）	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缺席，创造交给先王（D1创造，待验）	第七编

一行一行说，只说要紧的，细处各编都写过。

第一道缝，落在幸福。他教人心里不忧、乐以忘忧，教的是一个已经安下来的样子；他自己一辈子，靠的是明知不行还要去做的那股劲。这道缝的判语，就是全书的判

语：**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后半句是石门看城门的人评他的话（《宪问》14.38），不是他自己说的。

第二道缝，落在自由。他教人照次序选，在现实里顺从、适应；他自己却一次次在次序之外选：叛乱的人来请，他想去，说自己又不是挂着不吃的葫芦（《阳货》17.7）；把七位隐逸的人比了一遍，说自己「无可无不可」（《微子》18.8）。第166号原判在这里照登：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第166号孔子章）。第29章已经说过，两刀切的是同一道缝：位是次序，比与变是张力。

第三道缝，落在创造。他说自己只传不作，信而好古；樊迟想学种庄稼，他说不如去问老农。可他自己重新作出了「仁」，把一个旧字装进了新东西；他办了一所学在官府之外的私学。他教述，靠作。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三道缝，每一道的左边一栏，都不是错的。

不忧是一种真实的定力。次序是一群人不打架的办法。述是把好东西忠实传下去的工夫。敖奶奶那盒老样子，替多少人家的喜事撑过场面；她照样子剪，剪得好，没有人觉得不对。

缝隙Skill讲过：缝隙不是虚伪。能教的写成理论，只能遇到的留在人生里。饿在陈国、被隐者劝退、在路上一次次比、一次次变，这些都没法教，只能遇到。他能教的，是遇到以后怎样不乱。

三道缝的右边一栏，也不是他藏起来的。《论语》把这些都记下来了：绝粮、匏瓜、无可无不可、晨门的那句话。记下来的，是他的学生。学生没有把老师写成一个只会不忧的人。这一点要记在他和他的学生的账上。

◆ SDE 看这一处 | 三道缝是一件事

三道缝分开看，是三件事。放在九格表上看，是一件事。

第一道缝在幸福一列：幸福只留在自我界的场里。第二道缝在自由一列：自由成了次序与顺从。第三道缝在创造一列：理念界、现实界那两格空。三道缝，正好是九格表的三列。

而三列不是各管各的。王德生 2026-09-19 的裁定说，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自由跟着创造和幸福走。第 40 章看过他那张表的样子：创造一列空的地方，自由一列也空，或者变了形；幸福一列满着，变了形的自由没有塌成一片空，显出的是次序。三道缝互相牵着：拉动一道，另两道跟着动。至于怎样牵，是不是像乘法那样一格为零、整行为零，那是本书的读法，王德生没有认下，待验，这里不靠它。

所以三道缝，是同一件事的三个样子。这件事，就是口述里那个中心：一个在自我界的场里、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说它们是一件事，靠的是这个中心和那条函数关系，不靠乘法。

还有一个共同点，横着看才看得出来。三道缝的「他教的」一栏，都落在自我界这一行附近；「他靠的」一栏，都在理念界和现实界：陈蔡的饥饿、隐者的争辩、叛乱者的邀请、从旧字里作出的新字、从官府外开出的学校。三道缝，三次都是：理论站自我界，人生另活理念界和现实界。

三道缝是一件事，补的时候也就不能一道一道分开补。只补创造，让学生去作新东西，可次序一点不松、不忧还是唯一的乐，作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孩子作一次就不作了。只松次序，不补创造，松出来的空当里什么也长不出来，场先乱了。三根梁要一起换：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第 48 章定稿）。敖奶奶那张半截的榕树也是这样：她要剪完它，得先准自己犹豫几个晚上，再准自己不照样子，还得有人肯把那张不齐整的窗花贴上窗。

这就接上了第 166 号。

◆ 与第166号对账

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读过二十位大师，有两位的理论站在自我界：蒙台梭利和王阳明。

先对蒙台梭利。王德生对她的口述，是整部第166号的原型：「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即张力不会来自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王德生口述，2026-09-27）孔子和她，同中心：理论都站在自我界，都在教育的流程里尽量减少外来的张力。

同中心，异人生。异在三处。

一，自我界里留下的东西不一样。蒙台梭利的教室里，张力没有全消，只是只许来自孩子自己：一件教具反复练，错了自己发现、自己改，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她留下的是忍耐。孔子要的更进一步：连自己跟自己较劲也尽量不要，要的是不忧、坦荡荡。他留下的是和。

二，人生里的张力不一样。蒙台梭利的张力，多来自现实界：医学院里被排挤，后来离开意大利。孔子的张力，两块地都满：现实界里被拒、被困、被讥；理念界里跟隐者一整套活法当面碰。

三，影响的时间不一样。蒙台梭利的方法传了一百多年。孔子这一中心，在东方传了两千多年，是这一中心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位。

再对王阳明。第166号王阳明章的判语是：他教的是道理都在心里，靠的是被心外的东西一次次逼到墙角。孔子和他，也同中心：理论站自我界。异在一处，本书读法，标「待验」：王阳明把道理收进心里，心就成了作道理的地方——在他那里，自我界的创造一格是满的；孔子把作交给了先王，自我界的创造只剩「为己之学」那一点。同在自我界，一个在心里作，一个在心里安。

然后是读数。第166号给二十道缝记过一条悬着的推论（第166号第29章与附录）：缝隙最常落在E上，E1三界最挤，六位，理念、现实、自我各两位。第166号原判孔子落在S1（分布对对比、变化）。本书没有改判，把它照登为第二道缝；同时给孔子读出了一道主缝，落在E1自我界。

这样一来，读数加一：E1 自我界这一格，从两位变成三位。

但要老实记一笔：这不是多读了一位大师，是同一位大师多读出了一道缝。而且本书去找E1，是因为口述先指到了那里。这可能是规律，也可能是读法偏差——眼睛先被指到E上，就更容易在E上看见缝。本书把这一笔登进失效户，不拿它当规律的证据。

◆ 「吾与点也」 | 算不算美

第166号还有一条悬着的推论：三十个视角里，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有人碰到的，只剩「美」。那部书说，读新大师时，要格外留意「美」这一格。

孔子有没有碰到美？《论语》里有一个场面，常常被人拿来说他的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他坐着。他让各人说志向。子路说治一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千乘之国；冉有说治一个六七十里的小地方，让百姓富足；公西华说愿在宗庙会同上做个小司仪。轮到曾皙，他正在弹瑟，瑟声渐稀，铿的一声放下，说自己的志向跟三位不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11.26）暮春三月，春衣穿上了，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洗一洗，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回来。

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我赞成曾点啊。

这一刻，算不算美？

说它算，有三条理由。一，这个画面本身是美的：水、风、歌、春天、一群人。二，他在别处明明用过「美」字，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3.25）。他能把美和善分开来看，美在他心里是一个单独的东西。三，他在齐国听《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7.14），那份被震住的样子，很难只用「幸福」两个字装下。

说它不算，也有三条理由。一，11.26只是一声叹，旧注对这一叹读法很多：有的读成见道之乐，有的读成他在乱世里起了归隐之心〔据二手〕。一声叹，撑不起一格。二，在3.25里，美是排在善下面的：尽美而未尽善，还不够。美在他那里，要听善的。三，

曾皙那幅画，你再看一眼：一群人，一片春风，一路唱歌——这正是自我界里一整片和谐的场。它也许不是另一格，而是中心那一格最好看的一个样子。

两边都说得通。按缝隙Skill的纪律，不许为了凑满九宫硬把人塞进空格。本书的处理是：「吾与点也」算不算美，登「待验」，不塞格。第39章那张九格表里，美不单列；它要么是幸福一列最亮的地方，要么是表外的一格，等王德生来裁。

还有一个本书的观察，一并登记，也标「待验」：第166号给孔子的，是S1里的分布（各安其位）；本书给他的中心，落在S2里的场；这里悬着的，是S3里的美。分布、场、美，按站上第122号第15章的说法，恰是三号位侧重显影的那三样。要是这条读法站得住，孔子不是站在某一格上，而是整个站在三号位——一个人在一片场里有自己的位置、心里安、看出去是好看的。这太整齐了，整齐得让人不放心，所以先登记，不下判。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春天的早上。

四月的第一个周日，谭伯年说要去河边走走。裴芷本来想睡懒觉，被妈妈推出了门。

河堤上风不小，柳条刚冒出小芽。外公走得慢，走一段停一段。走到一座旧石桥边，他在栏杆上坐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本翻烂的《论语》，翻到《先进》，递给裴芷：「你念念这一段，就曾皙那几句。」

裴芷念了。念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她抬头看了看河水，说：「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吗？」

外公笑了：「差不多。他老人家听到这几句，叹了一口气，说『吾与点也』。你说他为什么叹气？」

裴芷想了一会儿：「因为好看？」

「还有呢？」

「因为……前面三个人说的都太累了？」

外公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他把书合上，说：「我教了三十八年书，每年春天都带学生出来走一趟。走完回去，第二天照样上课、照样考试。我一直以为，那一趟是让他们歇歇。」

他停了停：「今天听你一念，我想，也许那一趟本身就是课。」

回家的路上，裴芷在一棵柳树下捡了一根折断的细枝，一路拿在手里甩。到家以后，她把那根柳枝插进一个装了水的玻璃瓶，摆在外公那本《论语》旁边。

一周以后，柳枝长出了两片小叶子。

带 走 的 话

三道缝是一件事的三个样子：幸福留在场里，自由成了次序，创造交给先王。他的理论站自我界，他的人生活在另外两块地上。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三道缝左边一栏都是真本事，右边一栏都被学生如实记下；关：三律之间牵着，关了创造，自由跟着变形，幸福被收进一片场。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他的一生里三次放进来，在他的教导里三次消掉；「美」那一格，悬着。

◆

第 九 编

相遇与近邻

编　序

一个人看久了，容易觉得他独一无二。这一编把孔子放到别人旁边去。

旁边有四类人。一类是同一个时代、隔着半个地球的另一位老师：苏格拉底。一类是他身后最近的几家儒者：写《学记》的无名作者，孟子，荀子。一类是今天读孔子读得最深的几位研究者：郝大维与安乐哲，芬格莱特，李泽厚。最后一类，是本书作者自己从前的一本书：第65号《家庭教育的智慧》，那本书第十四章请来十一位对话者，唯独没有孔子。

放在旁边，是为了两件事。一件是拿同一把尺去量：无张力这把尺，三界乘三律那张九格表，杏坛与道的那一道分界，量孔子量得出东西，量别人量不量得出？量不出，这把尺就只是为孔子一个人削的。另一件是认账：别人已经说过的，本书不当自己的新东西；本书多出来的那一步，要一句一句写清楚，写不清楚就撤掉。

这一编不给哪一条判决当主场，但给预言二供证据：身后各家撬的，是次序那一层，还是「无张力」那个中心。

42

第 42 章

苏格拉底：同一个时代，两个不写书的老师

这一章的问题

两个都靠问答教人、都没写书、都由学生写下的老师，拿同一把尺量，差在哪里？

◆ 辩论社里的一串追问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县一中的辩论社，每周三下午在图书馆三楼活动。高二的窦望舒是社长，最拿手的是追问。

那天练的辩题是「班级里应不应该设立固定座位」。她是反方，对面的同学刚说完一句「固定座位更公平」。

窦望舒站起来：「你说的公平，是指每个人坐的位置一样好，还是指每个人都不能挑？」

对方想了想：「每个人都不能挑。」

「那如果有一个同学近视，坐在最后一排，他不能挑，这公平吗？」

「那可以照顾一下。」

「照顾，就是让他挑了。那还是『每个人都不能挑』吗？」

对方愣住了。旁边的人笑起来。

窦望舒又追了两问，对方终于说：「我可能说错了，我说的公平不是不能挑，是……是大家心里都服气。」

指导老师在后排记了几笔。练完了，他把窦望舒叫到一边，说：「你今天问得真好。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你第一个问题问出口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最后要把他带到哪一句？」

窦望舒想了一会儿，承认了：「是。我准备的时候就想好了，最后要让他承认『不能挑』站不住。」

老师说：「那你的前三问是真在问，后两问是在领路。对面那个同学，最后自己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服气』，这句你没准备，对吧？」

窦望舒点头。

「那一句，是今天真正长出来的东西。」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串追问，前半段把对面的人卡住了，卡出了一个没人预料的新说法；后半段，是把人往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地方带。同一串问题，前后是两种东西。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两个不写书的人

孔子去世的时候，照通常的说法，大约是公元前479年；过了十年左右，苏格拉底在雅典出生，大约是公元前469年，死于公元前399年〔待核：两人生卒年均据通行说法〕。一东一西，前后脚，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彼此。

两个人有几处像得出奇。

都不写书。孔子一辈子讲学，留下的是学生编的《论语》。苏格拉底一辈子在雅典的街上、市场上、朋友家里跟人谈话，留下的是学生柏拉图写的一篇篇对话，还有色诺芬的回忆〔据二手〕。两个老师，都是被学生写出来的。

都靠问答教人。苏格拉底的办法，后来被叫作诘问：你说勇敢是什么？你说正义是什么？他顺着你的回答往下问，一直问到你的回答自己打架，你承认自己原来没弄明

白。他把自己比作接生婆，说自己不生知识，只帮别人把心里的东西接生出来〔据二手，出柏拉图对话〕。孔子这边，第二编已经细看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等学生卡住才开导。

都自称无知。常被归到苏格拉底名下的一句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柏拉图写他受审时的申辩，意思是他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只在于他不以为自己知道不知道的东西〔待核〕。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9.8）我有知识吗？没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我脑子里空空的，就从问题的两头去叩，一直叩到底。

站上的前判，这里接两处。第135号《苏格拉底和之前的那些人》给苏格拉底的一刀是：他用发生的方法，追问发现式的答案。第103号《老路已被包办——AI之后，教育还剩下哪一段》对诘问法的判断，大意是：它是一个混合体，前半段真的在张开岔口，后半段仍然是抵达，把人带到一个早定的地方；后人继承下来的是后半段，原因是成本——后半段便宜〔待核：此处据转述，未对第103号原书页，只写大意〕。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两个人都对在同一处：他们都看见了，人是在卡住的地方长的。

苏格拉底把人问到自相矛盾，那一刻对方最难受，也最可能想出新东西，就像辩论社里那位同学，最后自己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服气」。孔子等学生愤悱，那一刻是憋着一股劲，想说说不出。两个人都没有把答案直接递过去，都选择先让人卡一会儿。

两个人还都承认自己不知道。一个老师敢说「空空如也」，敢说「我不知道」，就给学生留出了一块地方：答案不在老师手里，要两个人一起叩出来。这在任何年代的课堂里都不多见。

◆ SDE看这一处 | 同一把尺量两边

拿本书的尺来量。尺有三样：教法里有没有张力，教义里有没有张力，张力的终点落在哪一块地。

先量教法。两边都满。苏格拉底的诘问，是把张力推到最高：他把自己叫作一只牛虻，专门叮雅典这匹大马，叮得它不能睡〔待核〕。孔子的杏坛，学生顶嘴、改老师，回写五格里三格满。教法这一格，两个人都在张力里。

再量教义。这里分开了。

苏格拉底问「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问的是一个定义。早期的那些对话，常常问到最后没有答案，大家承认不知道，散了〔据二手〕。可那个没找到的答案，被当成是在那里等着的：正义本来是某个样子，我们还没找到。到他的学生柏拉图手里，这个等着的答案被安进了一个不生不灭的理念世界。第135号那一刀就落在这里：方法是发生的，要找的答案是发现的。张力的终点，落在理念界，一个早已定好的定义。

孔子问的不是定义。学生问仁，他每个人答得不一样：樊迟来问，他答「爱人」（《颜渊》12.22），颜渊来问，答的是克己复礼，仲弓来问，又是另一番话。他从不给仁下一个人人通用、放在那里等人去找的定义。他指的终点，是一个人在自我界的场里安下来：不忧，坦荡荡，克己复礼。张力的终点，落在自我界，一片早已和好的场。

所以同一把尺量下来，两个人是一对镜子：教法都在张力里，教义都在一个无张力的终点上；只是苏格拉底的终点在理念界，是「真」的那一格；孔子的终点在自我界，是「和」的那一片场（本书读法，待验）。

这一面镜子也照着本书自己。教法守张力、教义消张力，本书在孔子身上叫它「时态分离」；可它在苏格拉底身上一样看得见，作为一般的样子并不新。本书新在把它用到孔子身上，再拿改判资格去量它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这一笔，第44章「第二次认账」记上。

还有一样可以量：两个人的人生。苏格拉底被控不敬神、败坏青年，判了死刑。朋友安排他逃走，他不走，说自己一辈子享受雅典的法律，不能在最后一刻背弃它；他喝下毒酒死了〔待核，出柏拉图对话〕。这一步，在现实界里，他选择了服从。可他在法庭上不肯答应以后不再追问，宁死不改〔待核〕。服从的是判决，不服的是自己的路。

孔子在现实界里，教的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7.11），危险的国家不进，乱的国家不住（《泰伯》8.13）。他走的却是十四年在路上，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个死在现实界的张力里，一个活在现实界的张力里，教的都比活的要稳。

最后量一样：学生怎样写老师。柏拉图写的对话，常常停在一个没解决的地方，把卡住的那一刻原样留在纸上〔据二手〕。《论语》记的多是短短一问一答，答在老师那里收住；卡住的现场，也记下来了（子路的「子之迂也」，宰我的三年之丧），可都以对话的样子出现，没有一处写成教学生的规矩。这正是本书预言一登记的样子。两个学生都把老师的张力记下来了；只是柏拉图后来又替老师写出了一个不动的理念世界，孔子的学生后来把问答编成了经。两边的后半段，都比前半段传得远。第103号那句大意说的就是这个：后半段便宜。

为什么前半段传不远？第103号还有一层意思，也只转述大意：诘问在一对一的时候成立，在一对四十的时候不成立〔待核：同上，未对原书页〕。这正好接上第20章那条病根：私学越办越大，和谐的场好教，张力的剂量难教。苏格拉底一辈子没有办学校，只在街上一个一个地问，他的前半段靠的是一对一。孔子办了学校，学生越来越多，杏坛上他还能一个一个地卡、一个一个地答；可一旦要写成人人照着走的道，就只能写后半段那个终点了。

同一把尺量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像的地方：前半段都靠一对一，后半段都能批量。量得出这一点，说明无张力这把尺不是只为孔子一个人削的。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晚上。

裴芷刚进初中的辩论兴趣小组，学了一招叫「连环追问」。那天晚上去外公家吃饭，她想试试。

「外公，孔子说仁者不忧，对吧？」

「对。」

「那您说，颜回死的时候，孔子哭得那么厉害，他忧不忧？」

「那是悲，不是忧。」

「悲和忧有什么不一样？」

外公想了想：「悲是为已经发生的事，忧是为还没发生的事。」

「那孔子说子路『不得其死然』，那是还没发生的事。他忧不忧？」

外公放下筷子，看了她好一会儿，说：「这个，我答不上来。」

裴芷愣了一下。她准备好了下一问，准备把外公带到「所以仁者也会忧」那一句。可外公一句「答不上来」，把她准备好的那条路截断了。

外公接着说：「你这一问，我得回去再翻翻书。孔子自己也说过，有人来问，他脑子里空空的，从两头去叩。我今天也叩不到底。」

裴芷没有再追。回家的路上，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一行：外公说答不上来的时候，我反而想知道答案了。

带 走 的 话

两个不写书的老师，教法都在张力里，教义都停在一个不动的终点：一个在理念界的定义里，一个在自我界的和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和苏格拉底一样，等人卡住、自认无知、让学生叩；关：和苏格拉底相反的一面，终点不在定义里，在一片和好的场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两个老师都在问答里放进来；苏格拉底把终点消在理念界，孔子把终点消在自我界。

◆

43

第 43 章

《学记》与孟荀：「教学相长」不是孔子说的

这一章的问题

孔子身后最近的几家儒者，把他杏坛上的张力接住了多少，又把它放到了哪里？

◆ 一盘被孙子赢了的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荆宝山七十岁，退休前在县运输公司开了三十年大车，下了一辈子象棋。孙子荆朗九岁那年，吵着要学。

先教的是荆朗他爸。教了不到一个月，父子俩吵了三回。当爸的急性子，孙子走一步臭棋，他就拍大腿：「马都被吃了你看不见？」孩子越被说越不敢下，最后一回把棋子一推，哭着跑了。

荆宝山把棋盘接了过去。他不拍大腿。孙子走错了，他也不说错，只问一句：「你这一步，是想干什么？」孙子说出个想法来，他就照着那个想法跟他下，下到孙子自己看出哪里不对。

这样下了一年多。有一天下午，荆朗走了一步荆宝山从来没走过的棋：把一只车白白送到对面的炮口底下。荆宝山看了一眼，心想这孩子又犯迷糊了，伸手就吃。吃完三步，他发现自己的老将被孙子的马和炮困死了。

他输了。

那天晚上，荆宝山一个人把那盘棋从头摆了一遍，又摆了一遍。第二天一早，他把孙子叫过来：「昨天那一步送车，你是怎么想到的？」

荆朗挠挠头：「我在手机上看别人下过，觉得挺好玩，就试试。」

荆宝山点点头，没说话。那个星期，他跟楼下老伙计下棋，头一回用上了这一招。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个下了一辈子棋的人，被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赢了一盘，第二天去问孩子怎么想的。教的人，在教里头长了。还有一件事也值得看：这盘棋，是爷爷教出来的，不是爸爸教出来的。

◆ 他们怎么说

先说那句被安在孔子头上最久的话：教学相长。

这四个字不在《论语》里。它出自《礼记》里的一篇，叫《学记》。《学记》的作者没留下名字，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到汉初的儒家后学〔据二手〕。那一段的大意是：学了，才知道自己不够；教了，才知道自己困在哪里。知道不够，才能回头要求自己；知道困住，才能自己发奋。所以说，教和学是互相推着长的〔待核：《学记》原文未逐字对过，此处只转述〕。

站上有三部书读过这四个字。第221号陶行知卷第35章已经说明，「教学相长」出自《学记》，不出自孔子。第47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读作两个人互相进入对方的方程，一起长。第50号《师德发生学导论》读作：在教与学的相互牵动中，「这个老师」和「这个学生」才被彼此塑造出来——师生彼此塑造，里面含着学生回头改老师的那一半。本书照用，不重复论证。

东方这几家，第47号第五大编也已经判过：孟荀的性善性恶，不是人性本体之争，而是两种「怎样启动」的模型之争，那本书不站任何一边；《学记》那几句引路的话，读作催发而不替代。本书接着判，不改判，只多问一件事：孔子杏坛上的张力，到他们手里落在了哪里。

《学记》里还有一层意思，大意是：好老师引路而不硬拉，鼓励而不压着，开个头而不把话说尽〔待核〕。这很像是在给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作注。

再说孟子。

孟子最有名的主张是性善。《孟子》记他见滕国太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在别处说，仁义礼智这四样，「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不是从外面熔铸进来的，是我本来就有的。

孟子还回答过一个家里的问题。学生公孙丑问：君子为什么不亲自教自己的儿子？孟子说：情势上行不通。教人一定要讲正道，讲了不听，就要发火；一发火，反倒伤了感情。儿子心里会想：你教我走正道，你自己也没走正道。父子之间互相伤了，就坏了。所以「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古人交换儿子来教；父子之间，不拿善来互相苛求。

再说荀子。荀子的主张，一般概括为性恶：人生来的样子是要争要抢的，善是后天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他叫「伪」，就是人为〔据二手〕。他的《劝学》开篇讲学习不能停，还有那个流传很广的比喻：青从蓝草里取出来，颜色却比蓝更深〔待核〕。学生可以胜过老师，就是从这里说起的。荀子还认为，礼是古代圣王为了止住争乱而制作出来的〔据二手〕。

◆ 先说他们对在哪里

三家都接住了孔子身上真的东西。

《学记》给杏坛上发生过的事起了一个名字。子夏一句「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八佾》3.8）；子游拿老师的旧话顶回来，孔子说「偃之言是也」（《阳货》17.4）。这些事孔子做了，没有给它起名；《学记》起了，叫教学相长。一件事有了名字，就能被人记住、被人要求。

孟子的易子而教，是一个真懂家的人说的话。荆家那盘棋就是证据：同一个孩子，爸爸教，三回吵架；爷爷教，一年多以后赢了爷爷。父子之间感情太近，期望太重，一着急就伤人。换个人来教，是在保护父子之间那片场。

荀子把学习说成一件一辈子不能停、而且能够青出于蓝的事，给了学生一个往前走的方向。

◆ SDE 看这一处 | 张力被接到了哪里

拿本书的尺量三家，看孔子杏坛上的张力，被他们接到了哪里。

先看《学记》。它把「教学相长」写成了一句通则，这很要紧：孔子身后，终于有人把「老师也在教里长」写进了道理。可你细看它说的是什么：教了，老师知道自己困在哪里，于是回头要求自己。老师长，是靠自己反省自己，不是靠学生改老师。杏坛上「起予者商也」那一刻，是学生子夏把老师往前推了一步；到《学记》里，变成了老师在自己心里消化自己的困。回写朝上的那一半，被收回了老师的自我界（本书读法，待验）。名字有了，张力回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和第 50 号的读法不打架：第 50 号读的是这四个字能长出什么，师生彼此塑造，朝上的一半在里面；本书看的是《学记》那一段自己的句子把力气落在哪里——落在老师回头要求自己、自己发奋上。本书只是收窄，不是改判。

再看孟子。孟子撬了一块很大的东西：礼从哪里来。孔子说复礼，礼在先王那里；孟子说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礼的根被搬进了每个人心里。这是撬次序的来源那一层。

可易子而教那一段，恰恰把孔子的中心用到了家里。父子之间「不责善」，为的是不让张力进入父子这一片场；张力没有消失，是被挪到了别人家的老师那里。父子之间，只留下和。这一点，孔子自己已经有影子，就是《季氏》16.13 陈亢问伯鱼的那一段；第 45 章把它放回第 65 号那张名单里细看。

孟子身上还有一处，本书必须照实登记，因为它碰到了预言二的边。《孟子·告子下》那段后人熟读的话，大意是：上天要把大任交给一个人，一定先让他心志受苦、筋

骨受累、身子挨饿、一无所有，做什么都不顺，为的是震动他的心、坚韧他的性子，增加他原来做不到的；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心里困住了、思虑堵住了，然后才能奋起（原文有「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一句）。

这是一段明明白白在讲张力的话，而且是讲给人听的道理，不是记事。预言二说：身后各家撬的都是次序那一层，没有一家去撬「无张力」这个中心。孟子这一段，算不算撬了中心？

本书照实登记：预言二按原句部分判负。原句说「没有一家」，孟子就是一家。它在教义里正面说张力有用，同一章还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句，等于说没有张力的日子会把人养死。孟子把受苦写进了成人的道理，这比孔子的「仁者不忧」多走了一大步，撬到了中心的一角。

可它撬到哪里为止，也要照实写。一，这段话里的张力是上天派下来的，人要做的是承受它、被它磨成，不是自己去制造张力、去作新东西。这和第24章给判决一收窄时的读法一样：张力被许可，只许担当与守成。二，那个「作」字，这里是奋起、振作的意思〔据二手〕，不是作出一样前人没有的东西。这两条照实写下，可不拿来替预言二保住原句：原句的判负照登。这两条另立为预言三：身后各家把张力请回教义的，请回来的张力是承受的、担当的，终点仍是先定的和谐，没有一家让张力通向理念界、现实界的「作」。预言三不必等以后，第54章当场结算：康有为的三世说、王阳明「求之于心」一句碰到了它，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结语报账。

最后看荀子。荀子撬的，是「性」那一层：人生来不善，善是做出来的。「伪」这个字，本来就是作。可你再看作的资格给了谁：礼是圣王作的，后人学的是圣王作好的东西。作被承认了，又被交回给了古代的圣王。这和孔子「述而不作」底下那个动作是一样的，本书叫它「归述」（本书拟名）。青出于蓝，许的是学生学得比老师好，没有许学生改掉老师的道（本书读法，待验）。

三家量下来：《学记》把朝上的回写收回老师心里；孟子把礼的根搬进人心，把父子之间的张力挪走，又在受苦那一段碰到了中心的边；荀子承认了作，又把作还给圣王。三家都在孔子身后接着作了新东西，这本身是好事。至于那个「无张力的幸福」的

中心，孟子撬到了一角，请回来的张力却只许承受；荀子和《学记》没有碰。这一节先登记读数，身后更远的各家，第十一编再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星期六。

裴芷的数学卷子上有一道几何题错了。裴守义拿过来看，看了三遍，拿铅笔在题目上画了一条辅助线，说：「这不就出来了？」

裴芷说：「我知道要画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一条。」

「这一条最顺手。」

「那为什么最顺手？」

裴守义有点急：「你别老问为什么，你先照着做两遍就会了。」

裴芷把卷子一收，回了自己屋。门轻轻带上了。

谭慧下夜班回来，听说了这事，第二天给外公打了个电话。那个星期天，裴芷带着卷子去了外公家。外公不讲题，只问：「你本来想画哪一条？」裴芷画了一条别的线。外公就顺着她那条线往下推，推到一半，推不动了。外公也不知道怎么往下推，两个人对着那道题坐了半个钟头。最后是裴芷先说：「哦，原来是这里多了一个角。」

回家以后，裴芷给爸爸讲了她那条线是怎么推到一半卡住的。裴守义听完，说：「你这条比我那条难。」

那天晚饭，父女俩没吵。谭慧在厨房里盛汤，心里想：换个人教是好的。可她又想起，这一年多，父女俩好像越来越少为一道题争了。她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算少了点什么。

带 走 的 话

「教学相长」是《学记》说的，易子而教是孟子说的。孔子身后的人给杏坛起了名字，也把张力挪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身后三家各作了新东西，给杏坛起了名，把礼的根搬进人心，承认善是做出来的；关：朝上的回写收回老师心里，父子之间不许张力，作的资格仍归圣王。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多半被挪走了；只有孟子「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一段，把它放进了道理，预言二因此按原句部分判负。

44

第 44 章

五家近邻：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这一章的问题

本书说的那些，哪些别人早就说过了？认完五家的账，剩下的那一步，还站不站得住？

◆ 科技节前一晚的搜索框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县里一所初中办科技节，每个班要交一件小发明。初三有个男生，琢磨了两个星期，做出一个雨伞架：伞插进去，底下一个小转盘，手一拧，伞面转起来，水甩进下面的接水盒里，不再淌得满教室门口都是。他在班上试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甩得干净，同学围着看，他心里有点得意。

交作品的前一晚，他想给说明书配一张图，在网上搜「雨伞　甩水」。搜出来的第一页，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有人几年前就申请过专利，网店里还有卖的，转盘、接水盒，一样不少。

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给科学老师发消息：「老师，我这个别人早就做过了。」

老师回得很快：「人家做到哪一步为止？」

他又翻了一遍网页：「转盘甩水，接水盒接水。就这些。」

「那你呢？」

他想了一会儿：「我的接水盒底下多了一根软管，能把水引到门外的花坛里。我们教室门口那盆绿萝，就是这么浇的。」

「那你明天就这样写说明书：第一段，写明这个办法早有人做过，把出处写上；第二段，写你多出来的那一步。多出来的只有一步，就只写一步。要是连这一步也有人做过，你今晚告诉我，我们换个写法。」

那天夜里，他把说明书第一页划掉了一半，在页眉上写了三个字：先认账。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个人以为自己想出了新东西，发现早有人做过。难受是真的。可是认了账以后，剩下的那一步反而清楚了：它窄，但它是自己的。

故事还有后半截。说明书交上去的第三天，评委里一位退休的物理老师把他叫去，递给他一本旧杂志，是十多年前的一期园艺杂志，里面有一篇读者来信：阳台上晾雨伞，底下接一个盒子，盒子接一根软管，水顺着流进花盆。

他脸一下子红了。这回连那根软管也有人做过。

他回去又给科学老师发消息。老师回：「照昨天说好的办。说明书第二段划掉，写上：这一步也有人做过，出处在这里。」

「那我还剩什么？」

「你自己想。」

他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在说明书上补了一段：别人做的是阳台上一把伞；他做的是教室门口，一个班四十多个人，下雨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到七点四十分，二十分钟里插进来三十多把伞。他在这二十分钟里站了一个星期，数过转盘转一次甩得干不干净、接水盒多久满一次、软管会不会被踩扁。这些数，杂志上没有。

评委那位老师看完，只在旁边写了一行字：「撤了一步，剩下的这一步比原来那一步更是你的。」

先认账，是第一回的事；认完了又被人找出一处，照样认，是第二回的事。第二回比第一回难。这一章，本书自己也走了一回第二回。

◆ 他们怎么说

孔子被读了两千多年，离本书特别近的有五家。三家是今天读他读得最深的研究者；另两家离得远些，一家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国，一家就在孔子身后不久，跟儒者当面争过，可他们说的话，正好压在本书要下判断的地方。这里只转述要点，书名、年份拿不准的都标出来。

第一处，郝大维与安乐哲。两位合写的《孔子哲学思微》（英文原题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年），大意是：孔子要的秩序，不是照一个事先给定的模子去套的那种秩序，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一起合出来的和谐；他们管前一种叫逻辑的秩序（也有人译作理性的秩序），后一种叫审美的秩序〔据二手〕。他们还把人读成一片纠缠之场中的一个焦点：人不是一颗孤零零的粒子，是在家、在朋友、在邦国这一层层场里，一边被塑造、一边塑造别人〔据二手〕。在他们那里，礼不是一套死条文，每个人行礼的时候，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第二处，芬格莱特。他的小书《孔子：即凡而圣》（英文原题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1972年），把礼读成一种神圣的仪式：人和人照着礼相待，不用强迫，事情就成了，像有一种魔力〔据二手〕。书里最常被引的一个观察是：《论语》里没有「十字路口」的意象。道是一条路，人要么走在路上，要么走偏了；没有两条路摆在面前、由一个人在心里掂量着选的那种时刻〔据二手〕。

第三处，李泽厚。他提出过「乐感文化」这个说法，拿来跟「罪感文化」对照：中国文化的底色，不是彼岸的罪与救赎，而是此岸的乐，乐在人伦日用之中，在人和人、人和天地的和里〔据二手〕。他晚年给《论语》逐章作过今译和评说，书名《论语今读》〔待核：初版年份〕。

第四处，韦伯。德国人，一百多年前写过一部《儒教与道教》，德文1915年初刊，后来收进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文有王容芬的译本，还有康乐、简惠美译的《中国的宗教》〔待核：两种中译本的出版者与年份〕。本书没有逐页读过这部书，下面的要点都据研究文献里的转述〔据二手〕。

他把儒家放在一个大问题里看：为什么近代那种一心改造世界的经济力量，没有在中国从里面长出来〔据二手〕？他拿儒家跟欧洲的清教对照。两边都讲理性，都讲自我管住自己，可方向相反：清教是理性地支配世界，把世界当成要去改造、要去征服的材料；儒家是理性地适应世界，要人把自己调得和世界相合〔据二手〕。他有一句很有名的判断，大意是：儒家伦理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压到了最低〔据二手〕。清教徒心里一直绷着一根弦，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罪的、不够好的，自己得在里面拼命做事来证明自己；儒家的君子没有这根弦，世界本来就可以是和的，只要人把自己修好、把礼守好〔据二手〕。于是他写出了代价：这套伦理里，缺少一股从里面推着人去改造世界的力量〔据二手〕。

韦伯还有一个说法，不在这部书里，在他的《经济与社会》里，叫「卡里斯玛的常规化」〔据二手〕。卡里斯玛，大意是一个人身上那种让人不由得跟着走的感召力：大家信他，不是因为他坐在什么位子上，也不是因为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是因为他这个人。可人是会死的。大师一走，跟着他的人就要面对一个难题：这份感召力怎样留下来？通常的办法，是把它做成固定的东西：定下谁来接班，把他的话编成本子，把他的做法写成规矩，慢慢变成传统，变成制度。感召力就这样从一个活人身上，搬到了一套日常能运转的东西里〔据二手〕。

第五处，墨子。墨家和儒家在战国初年是对头，两家的人当面争过不止一回。有一种说法，墨子年轻时先学过儒者的那一套，后来嫌它礼太繁、丧太久，才自立一家〔待核：此说见《淮南子·要略》一系，未对原文〕。要是这样，他批儒，是从里面走出来以后回头批的。《墨子》里有两段，正对着「述而不作」。

一段在《耕柱》。儒者公孟子说：「君子不作，术而已。」君子不去作新的，只是传述罢了。墨子说不对：古时候好的，就传述下来；今天好的，就新作出来，为的是「欲善之益多也」——想让好东西越来越多〔待核：据通行本，诛读为述；核孙诒让《墨子间诂》〕。

另一段在《非儒下》。儒者说「君子循而不作」，墨家回答：弓是古人作的，甲是古人作的，车、船也都是古人作的；照你的说法，只循不作才是君子，那当初作出弓、

甲、车、船的那些人，倒成了小人？再说，你今天所循的那些东西，当初也是有人作出来的〔待核：据通行本；核孙诒让《墨子间诂》〕。

◆ 先认账 | 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先把账认清。下面五处，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

一，孔子的中心在「场」里。本书说他要人做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场是那一整片气氛。郝大维与安乐哲早就说过：孔子的人是场中的焦点，他的秩序是合出来的和谐。本书用的是SDE的词（S2模态的场），意思没有比他们多。

二，礼替掉了在心里掂量着选的那一刻。本书说孔子的自由是「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芬格莱特早就说过：《论语》里没有十字路口。本书在这一处，最多是换了一个说法。

三，乐是这一套东西的底色。本书说他的中心是幸福，是乐以忘忧。李泽厚早就把它叫作乐感文化。

四，无张力的幸福，和它的代价。这一处最重，要多写几句。

本书的出发点，是王德生口述里那一句中心判断：孔子教人做一个「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造成的一种无张力的幸福」，损害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自由成了按次序执行选择，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王德生口述）。这段话照原话引，仍是全书的出发点，一个字不动。

可是把这段话里的一层单拎出来——儒家伦理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压到最低，以适应世界代替支配世界，代价是没有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这一层，韦伯在《儒教与道教》里已经走到过〔据二手〕。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拿儒家跟清教比，问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大问题；本书走的是一个老师、一群学生、一本学生编的书。路不一样，走到的那个地方，大半是同一个。「顺从和适应」几个字，跟他的「适应世界」几乎可以互相替换；「没有创造和自由」，跟他的「缺少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在现实界这一块上是一回事。

本书前一稿没有提到他。这是漏，不是有意回避。本章原来给李泽厚立过一条撤名条件：若他已把乐感文化的代价写成创造与自由的缺席，本书这一步撤名。这条尺子换一个人来量，就在韦伯身上量到了。约好的事照办：本书「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与自由」这一步，撤名，照登。撤的是本书对这一步的名，不是这句话本身；这句话仍是王德生口述，仍是全书的出发点，照旧在全书里用，只是往后引它的时候，要知道这一层最早不是本书走到的。

还有一层也要认。判决五说：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无张力的经。韦伯的「卡里斯玛的常规化」说的是一件很近的事：大师走了，门徒把他的感召力做成固定的传统与制度〔据二手〕。一个老师活着的时候，人们跟着他这个人；他一走，人们跟着他留下的本子和规矩。这个大轮廓，韦伯早就画过，而且画的不只是儒家，是所有靠一个人起家的教团、学派、宗派。本书在第十一编写的「一个老师怎样被述成经」，大轮廓落在他那张图里。

《孟子》里记着一件事，几乎就是给这张图配的插画。孔子死后，子夏、子张、子游觉得有若长得像老师，想用侍奉孔子的礼去侍奉他；曾子不肯，说老师那样的人，是替不了的（《孟子·滕文公上》）。老师一走，学生们头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再找一个人来站在老师的位子上。这条路没走通。后来走通的，是另一条路：把老师的话编成书。找一个像他的人，和编一本记他的书，都是在对付同一个难题：那份让人跟着走的分量，人走了以后放在哪里。这是韦伯那张图上的难题，本书只是在孔子身上把它找了出来。

五，述而不作的代价。判决三说：他在理念界述而不作，新东西就出不来。这一层，墨家两千多年前当面说过。「古之善者」要传述，「今之善者」要新作，好东西才会越来越多〔待核：据通行本，诛读为述；核孙诒让《墨子间诂》〕。一个只循不作的人，把当初那些作东西的人放在了哪里？墨家一句反问就问住了。本书第七编写「述」与「作」，在理念这一半上，没有比墨家多说什么。判决三让出这一层。

让出以后，判决三还剩什么，要先交代一句，免得读者以为整条判决都让掉了。判决三原来关的是三扇门：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被斥；人也不再被

作。头一扇，墨家早就敲过，让出；后两扇，本书读到的这两段墨家的话里没有碰到——《墨子》别的篇章里有没有碰到，本书没有通读，不敢说死——下面「SDE看这一处」再细算。

这五处，本书不主张独创。前面各章里凡是说到场、说到礼替代掂量、说到乐为底色、说到适应世界与它的代价、说到大师身后被做成制度、说到述而不作让新东西出不来的地方，读者都可以直接去读他们。

◆ 先说他们对在哪里

五家近邻，都比旧标签走得远。

「中庸」「保守」「伦理本位」这些旧标签，只说孔子是什么，不说他为什么让人舒服。郝大维与安乐哲说出了为什么：他要的和，不是整齐划一，是一个个人合出来的，所以人在里面是活的、是被看见的。芬格莱特说出了礼为什么管用：它不靠逼，靠大家一起做出来的那一刻。李泽厚说出了这套东西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日子里扎得这么深：它不许诺来世，只许诺此刻的乐。

三位都没有把孔子写成一套条文。这一点，本书是跟着他们走的。

韦伯对在哪里？他对在敢把一套伦理放到整个世界面前去量。他不问孔子这句话好不好、那句话对不对，他问的是：一群人照着这套东西过了两千年，他们跟世界的相处，是什么样子的？这一问问大了，大到可以拿去跟清教、跟印度的宗教、跟古代以色列的先知并排比〔据二手〕。并排一比，一件原本看不见的事就露出来了：儒家的好，恰恰是它的安。人不必觉得世界欠了自己什么，也不必觉得自己欠了上天什么，只要在这一片人伦里把自己放妥当，日子就是可以过好的。他看见的这份安是真的，他算出的代价也是真的。一个人能同时写出一样东西的好和它要付的价，不偏向哪一头，这是本书要学的样子。

还有一点。他的「常规化」不是骂门徒。大师走了，感召力要是不变成点什么固定的东西，它就散了；变成制度，是它能活下去的办法。韦伯只是说，活下去是有代价

的：固定下来的东西，不再像当初那个人那样会变。这把刀是平的，不偏向谁，本书用得上。

墨子对在哪里？他对在一个很朴素的地方：好东西是人作出来的。弓、甲、车、船，没有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琢磨出来的。你今天守着的规矩，当初也是某一个人冒着被人笑话的风险定下的。只守不作，等于把当初那个作的人，连同他冒的那份风险，一起忘了。墨家自己就是一群能动手的人，讲守城、讲器械、讲怎样把事做成〔据二手〕，所以他们说「作」，说得实在，不是空口。他们提醒的这一句，两千多年后读，还是新的。

还要替墨子说一句公道话：他没有说述不好。「古之善者」，他照样要传述下来；他反对的，只是述了就不许作。述和作，他两样都要，一样管旧的好东西不丢，一样管新的好东西出来。这比「守旧」和「求新」各站一边的吵法，高出一截。村里的锣鼓队也是这样：老鼓师传下来的几套鼓点要照着打，打熟了，也该许后生往里添一段新的。只许照打、不许添，鼓点就成了锁在柜子里的东西，逢年过节拿出来敲一遍，敲完又锁回去。

◆ SDE 看这一处 | 多出来的那一步

认完账，再说本书多出来的。下面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一位近邻一行，四栏是：已经占了什么｜分离线（本书多出的那一步）｜判决性反例｜撤名条件。表里的分离线全是本书的读法；只有韦伯一行里的「时态分离」，经王德生 2026-09-27 裁定认下为本书承重命题，其余各行仍标「待验」。前五行是第一次认账；后五行是第二次认账补上的，细说见本章「第二次认账」一节。

近邻	已经占了什么	分离线	判决性反例	撤名条件
郝大维与安乐哲	场；合出来的和谐；礼可以由人做出来	他们读出场是活的、可作的；本书问这片场由谁先和好：先王之道在学生出生前就排好了，作只剩自我界的「为己」一点。九格表上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两格空着（九格摆法经王德生2026-09-27裁定认下；把函数读作乘法、「空格乘出零」那一步未经认下，降为待验，不承重，见第40章）	若《论语》里学生不只「做出」礼，还能公开改掉礼、作出新礼，并被老师认下，判决二照改判线改判「部分成立」	若他们已写出这种和谐的代价是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缺席，本书「创造两格空着」这一读撤名
芬格莱特	礼替代心里的掂量；没有十字路口	本书说岔路是有的（「女安，则为之」，17.21），缺的是选完以后的激发：「纠缠—选择—次序」	若17.21一类场面不算真选择，本书这一步退回到他那里	若他已区分「有选择而无激发」，本书这一步撤名
李泽厚	乐为底色；此岸的和乐	本书加一把尺：无张力；再加一笔损害账：乐收进场，自由成了次序，创造交给先王，三件同出一根	若「乐感」被证明原本包含由张力推出的新作（不只是忧后的安），判决一照改判线改判「部分成立」	若他已把乐感文化的代价写成创造与自由的缺席，本书这一步撤名。复核：本书未逐页读《论语今读》，也未读全《华夏美学》，是否触发，待核；这一步已因韦伯一行撤名，本行复核的结果只影响账记在谁名下

近邻	已经占了什么	分离线	判决性反例	撤名条件
韦伯	适应世界而非支配世界；与世界的张力压到最低；代价是没有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卡里斯玛的常规化（均〔据二手〕）	时态分离：同一个老师，教法守着张力，教义消掉张力；张力是在传承里被学生述平的，一处处追得出来；量的尺子是改判资格。五行分离详见第16章「韦伯只看见了一个」一节的分离表；与常规化的划线见第53章	若儒家传承里学生改老师的现场没有被保留（后出的本子删掉了3.8、17.4、5.10这一类对话），或被保留而且写成了「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推翻条件四）	已触发，撤名照登：本书「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与自由」这一步撤名。本书的根改立在时态分离＋改判资格上；它自己的撤名条件就是左一栏的推翻条件四
墨子	述而不作的代价是新东西出不来；今天好的也该作（《耕柱》《非儒下》，〔待核〕）	墨家批的是器物与理念上的「作」；本书多出一步：现实界里学稼被斥（13.4），「上知与下愚不移」（17.3）——人也不再被作	若可靠层里找到一句他许学生去「作」新器物、新做法或新道理的话，判决三照改判线改判「部分成立」	若墨家或别家已把述而不作的代价推到人身上（人不再被作），本书这一步撤名；《墨子》全书本书未通读，待核
波普尔	「传教义」与「传批评老师的资格」这一对分法：米利都学派头一回把学生批评老师传成了传统，别的学派多是原样传教义（〔据二手〕）。本书的「改判资格」，是这对分法的一个说法，让出	他分的是两种学派；本书说的是同一个学派里的两个时态：《论语》的编者既留下了改老师的现场，又没有把它传成规矩，两件事出在同一批人手里	若孔门后学里有一支明确以「驳老师」为家法传下去，时态分离退成他的「两种学派」	若他或其后学已用这对分法专门讨论过孔门或《论语》，本书这一步撤名
康有为	托古改制：六经是孔子作的，借古人之名行新作之实（〔据二手〕）。第三道缝「教述、靠作，把作挂在古人名下」几乎整句让出	他要给变法找一个会作的孔子；本书问的是另一件事：他作了，却不许学生作（13.4、17.3），人也不再被作	若可靠层里有他许学生作的话（即判决三的改判线）	若康有为已把「托古」同「不许学生作」连在一起讲，本书这一步撤名

近邻	已经占了什么	分离线	判决性反例	撤名条件
圣化诸家（顾颉刚、李零、顾立雅）	孔子身后被一步步抬成圣人，「天纵」盖过「少贱」（〔据二手〕）。第53章相关判断让出	他们追的是孔子这个人怎样被神化；本书追的是改判资格怎样被收走。人可以不被神化而资格照样被收走，也可以被神化而资格被要回来（王阳明）	若能证明资格的收走完全跟着神化走、两者分不开，本书这一步并入他们	若他们已把圣化写成「学生改老师的资格」的收走，本书这一步撤名
白牧之、白妙子	不占本书的话，威胁本书的证据：把《论语》二十篇排成先后不同的层（〔据二手〕）	这一行没有分离线，只有一问：杏坛上的现场，是孔子的，还是编者的	若3.8、17.4、5.10等改判现场在他们的排法里多属晚出的层〔据二手，待核：各章所属层次〕，「杏坛上的时态」可能是后学编出来的。登为时态分离的判决性反例候选，结算「待核」	若属实，本书改写为「后学编进了一个会被改的老师，却没有编进许改的规矩」，第四编「同一个老师」的说法随之收回
第42章（苏格拉底）	时态分离作为一般的样子：教法在张力里，教义停在无张力的终点。本书自己在第42章已经写过苏格拉底也是这样	本书新在把它用到孔子身上，并用改判资格去量它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	不另设：这是本书自己的账	已触发：时态分离作为一般的样子，本书不主张是新的

先说韦伯一行，这一行最要紧。

撤名照登，是说到做到。本章原来那张表里，李泽厚一行写着：若他已把乐感文化的代价写成创造与自由的缺席，本书这一步撤名。写的时候，本书以为这一条多半不会触发。补上韦伯，才知道它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触发了，只是触发在另一个人身上。本书不另找一句更窄的话把这一步保住。撤了，就是撤了。往后本书再写「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创造与自由」，是在用一个已经有人走到过的判断，不是在报一个新发现。

撤完以后，本书的根立在哪里？立在韦伯那张图里没有的那一块。

韦伯看的是一整套伦理和世界之间的张力。在他那里，儒家是一个整体：这套伦理本来就是适应型的，从头到尾都是。本书看的是另一个层面：同一个老师身上，有两个时态。杏坛上的教法守着张力：他等学生卡住（7.8），让学生顶嘴，被学生改了，当众认。子夏一句「礼后乎」，他说「起予者商也」（《八佾》3.8）；子游拿他的旧话顶回来，他说「偃之言是也」（《阳货》17.4）；宰予白天睡觉，他说自己看人的办法从此改了，「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道上的教义却消掉张力：仁者不忧，克己复礼，述而不作。这两个时态同出一人，所以不能说这套东西本来就是适应型的。它有一半，在杏坛上，恰恰不适应。

这就是本书的时态分离：同一个老师，教法和教义不在同一个时态。他身后，学生把可以改判的问答，述成了不许改判的经。用第65号的尺子说：问答的现场保留下来了，改判资格却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后半句原作「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已部分判负、改写，见第56章）。

这里有一个词要先对齐，不然两边会吵成一锅粥：张力。韦伯说的张力，是一整套伦理跟外面这个世界之间的那股劲：你觉得世界不对、欠改，你心里就跟它绷着；你觉得世界可以是和的，就不绷〔据二手〕。本书说的张力，第四编开头已经说死：一个选择已经摆在面前，结果还没定，当事人得忍住、不马上把它消掉的那一段状态。前一种量的是一个文明跟世界的距离；后一种量的是一个人在一件事上卡住的那一会儿。两个都叫张力，尺寸差得很远。

尺寸不一样，看见的东西就不一样。拿3.8来试一试。子夏读《诗》，读到「素以为绚兮」，问老师什么意思。老师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再上颜色。子夏接着问：「礼后乎？」礼是不是也在后面？这一问，老师没有想到。拿韦伯的尺子去量，这一段是一个师生在一套和谐的伦理里谈诗论礼，一点也不跟世界绷着，正好是适应型伦理的样子。拿本书的尺子去量，这一段里有一个很小、很真的张力：学生往前多推了一步，结果还没定，老师可以说「你想多了」，也可以认。老师认了：「起予者商也」，启发我的是子夏。一个判断，被一个当时没有资格判老师的人，往前推动了。

两把尺子量同一段话，都对。韦伯量的那一层，本书不去争；本书量的那一层，在韦伯的尺子上显不出来，因为太小了，小到只有一个学生、一个下午、一句话。可就是这些一个下午一个下午的小张力，攒起来，是杏坛上那一个时态；而它们在身后怎样被收走，是本书从第二编一直追到第十一编的那一件事。

它跟韦伯分开，分在看的地方不同。第16章那张分离表的最后一行，写着由「这套伦理本来就是适应型的」往下推，传承里改判的现场不必保留——这一句是本书替韦伯推的，韦伯本人没有作这种预测。所以那一行不是对韦伯的检验，本书也不能拿原文的读数说谁站在谁一边；它只说明两个说法看的东西不一样。本书这边的说法是：改判的现场会保留在对话记录里，但不会写成规矩。这是预言一，已经对《论语》原文跑过：3.8、17.4、5.10这些现场都留在书里，一处都没有被写成「学生可以改老师」的规矩；15.36「当仁不让于师」登为部分反例，7.8登为边界案例，读数见第12、24章与结语。还要自认一句：《论语》是语录体，记事本来多以对话出现，「现场只以对话出现」容易中；预言一是一个低风险的预言，它站住，给的支持有限。这一行不是驳韦伯。他看的那一层，本书不去动；本书只是在他那张图的边上，找到了一处他没有去看、也不必去看的地方。

再说常规化。它说的是感召力变成制度：大师走了，大家信的东西，从一个人搬到一套规矩里。本书说的是改判资格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两件事常常一起发生，可看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前者看的是权威从哪里来，后者看的是谁还能推翻一个判断。一个学派可以常规化得很彻底，却仍然许后人改老师的判断；也可以还没怎么制度化，改判的资格就已经没了。这一道线，第53章细画。

时态分离自己也挂着一条推翻条件，就是表里韦伯一行的判决性反例，导读里记作推翻条件四：若儒家传承里学生改老师的现场没有被保留下来，后出的本子把这些对话删了；或者被保留了，而且写成了「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时态分离一说撤名。现在的读数：对本书所据的《论语》本子跑过，3.8、17.4、5.10这些改判的现场都在，也没有一处写成规矩，在《论语》这一本里未触发。可身后有人把改老师的资格当面要了回来，写成了话：韩愈《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待核〕；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这两处按第二款（保留而且写成了通则）部分触发，照登。结算是：时态分离的前半句站住——同一个老师，教法守张力、教义消张力，《论语》的编者留了现场、没写成规矩；后半句改为「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细账见第56章。后出的各种本子、历代的注本，本书没有逐一去核，哪一家在注里把这些对话解释没了，现在说不准，这一半仍登「待验」，结语结算。

撤名以后，全书那个根是什么样子？王德生口述照旧是出发点，照原话引，一个字不动；判词也一个字不动。变的是本书对「新」的主张：「无张力的幸福」这一层，让给韦伯与李泽厚；本书的根，是「无张力的教义与有张力的教法同出一人」，并且张力是怎样在传承里被收走的，可以一处处追出来。前言「两把刀，一个根」一节，照这个口径写。一句话说：口述给的是中心，韦伯早已看见这个中心的代价；本书多看见的，是同一个老师身上这个中心没有管住的那一半，和那一半后来的下落。

再说墨子一行。

判决三原来说：他在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新东西就出不来。这一层让给墨家，让得干干净净。本书多出的，只有一步，而且要把它说窄：墨家批的「作」，是器物的作、道理的作，弓甲车船、古之善与今之善。本书要加上的，是另外两处。一处在现实界：樊迟请学稼、学为圃，他说自己不如老农、老圃，等樊迟出去，又说「小人哉樊须也」（《子路》13.4）。种地这门手艺，被请出了课堂。另一处在人身上：「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这一句怎么读，注家有「不能移」「不肯移」两说，第37章已照登〔据二手〕。可不管哪一说，这句话一旦被当成道理传下去，就是在说：有一些人，是作不动的。墨家说东西要接着作；本书多说的一步是，人也不再被作。

这一步窄，而且就挂在两句原文上。要是有人早就这样说过，照撤名条件办。

为什么说人也是「被作」的？打个家常的比方。一个孩子在少年宫学毛笔字，头一年的字歪歪扭扭，墨团一个接一个。带他的老先生没说过他「不是这块料」，只是每个周六圈出他写得最好的一笔，下周让他照着那一笔再写十个；到第二年，他写出了一个连老先生都停下来看的「永」字。这个孩子是被一个周六一个周六写出来的，是被作出

来的。换一位老先生，头一个月就说「这孩子手笨，写字这事别指望了」，这句话要是被当成定论，孩子往后就不再被作了：不是他作不动，是没有人再去作他。「不移」一旦被当成对一个人的判词，它关上的，是后面所有可能的那些周六。墨家替弓甲车船说话，替「今之善者」说话；本书想替那个被判了「不移」的人多说一句。

判决三的改判线，照全书口径写在这里：若在可靠层里找到一句他许学生去「作」的话——作新器物、新做法或新的道理——判决三不再收窄，直接改判「部分成立」。到线就改，不另拟更窄的措辞去保。

再说李泽厚一行的复核。审稿意见要本书照原文复核这一行的撤名条件。照实说：复核没有做成。本书没有逐页读过《论语今读》，《华夏美学》也没有读全，「乐感文化」这一说是据《孔子再评价》一路的转述读的〔据二手〕。所以他有没有把乐感文化的代价写成创造与自由的缺席，本书现在答不出，登「待核」，不写成「未触发」。

这一行现在的分量，也要说清。这一步已经因为韦伯撤了名，李泽厚那边查出来是有还是没有，都不会把这一步再还给本书；它只决定这笔账是记在韦伯一个人名下，还是记在韦伯与李泽厚两个人名下。前言说「这一层让给韦伯与李泽厚」，是照乐为底色那一层说的；代价那一层是否也要算李泽厚一份，等核了原书再定。核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他说乐好不好，而是他有没有写这份乐让人少了去改世界、去作新东西的那股劲。

再说表里改了的一处。本章原来郝大维与安乐哲一行，写的是「三律乘法的零」。王德生 2026-09-27 裁定：九格表的摆法认下；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这一句照旧；但把函数读作乘法，由「创造一格空」推出「乘出来是零」，是本书自己的读法，没有认下。所以这一行改成「创造两格空着」，乘法那一步降为待验，不再承重，详见第 40 章。一个词的差别，是一步推理有没有人认下的差别。

还有一步，本章前一稿里三位近邻的表上没有它，是放在表外单说的：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现在它有了名字，就是韦伯一行里的时态分离，经王德生裁定认下，成了全书的承重命题。它在第 16 章第一次亮出，在这里跟五家一一对过。郝安、芬格莱特、李泽厚读的都是他的道：场、礼、乐；韦伯读的是这套道跟世界的相处；墨家

批的是道里那个「述」字。五家都在道那一个时态上。本书多看了一眼杏坛，又多看了一眼杏坛上的东西在他身后去了哪里。

表里除了时态分离一行，都标着待验，还要加一句判读纪律：本书没查到有人说过，不等于没人说过。五家的书，本书都是据转述与二手材料读的，原书没有逐页核过；韦伯的两部书和《墨子》，尤其应当回到中译本和孙诒让的本子去核。他们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者，本书没有读全。凡是以后查出来已经有人说过的，按撤名条件照办，不改判别人，只撤本书的名。时态分离也不例外：它的撤名条件已经写在表里，就是推翻条件四。

为什么挑这五家？杨伯峻、钱穆、李零这些名字，本书各章也常常用到，可他们在本书里多半是工具：字怎么读、事怎么排、人怎么还原成人。这五家不同，他们各自对孔子、对儒家下过一个判断，而这个判断，恰好落在本书也要下判断的地方。判断撞在一处，才需要认账。前一稿只认了三家，漏了两家，其中一家漏在了根上。这一漏，本书记下来，也提醒读者：一本书认账认到哪里，就只可信到哪里。

撤名以后剩下什么？先看九格表。把五家各自看见的那一块，放在同一张表上：郝安的场在自我界·幸福那一格，芬格莱特的礼在自我界·自由那一格，李泽厚的乐在幸福那一列；韦伯的「适应世界」落在现实界·自由那一格，他写的代价，落在现实界·创造那一格的空里；墨家的「今天好的就新作」，落在理念界·创造、也碰到现实界器物的那一块（五家的落格是本书的摆法，待验）。前一稿说，三位读得最深的人读的都是满的那一头，空的那一头没人去数。补上韦伯和墨家，才知道空的那一头也早有人数过：墨家数了理念与器物的空，韦伯数了现实界的空。九格表上，本书能多数的，只剩人被不被作这一格里的一小块。

真正剩下的，不在哪一格里，在时间上。五家读的都是一张摆好的表；本书多问的是，这张表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同一个老师，杏坛上张力是有的，道上张力是消掉的；杏坛上的那些张力，是在他身后，被学生一处一处述平的。这件事，一张九格表装不下，要一本书从第二编追到第十一编。本书剩下的，就是这一步。它窄，但它是自己的；它还挂着一条推翻条件，随时可以撤。

上面这几段，是第一次认账以后的样子。下一节还要再撤一回。

◆ 第二次认账

本章开头那个男生，说明书交上去第三天，又被人找出一根软管。本书也一样。五家认完，书稿换给一位没有参与写作的审稿人盲读，他又指出了五家，比前五家离本书更近。章题不改，仍叫「五家近邻」；这一节补认，表里后五行就是这一回补上的。

先说一句：这五家，没有一家是本书的反面。三家是更近的邻居，一家是会拆本书证据的邻居，还有一家，就是本书自己。

头一家，波普尔。他在1958年有一篇演讲，叫《回到前苏格拉底》，后来收进《猜想与反驳》〔中译本待核〕。大意是这样的〔据二手〕：古希腊米利都那一带，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三代师生，做了一件以前没人做过的事——学生可以批评老师，而且这件事本身被当成传统传了下去。别的学派多半不是这样。它们传的是教义：老师怎么说，学生原样背，原样往下交；谁改了，谁就不算这一家的人。波普尔看重的是前一种：一个学派传下去的，不是一套答案，是「可以驳答案」的那个资格。

这一对分法，正压在本书上。本书从第65号接来的尺子叫「改判资格」：一个判断做完以后，还能不能被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传教义，还是传批评老师的资格——这就是改判资格换一个场合的说法。本书没有比他多说。这一对分法让出，照登。

让出以后，还剩一条线，要说窄。波普尔分的是两种学派：一种传批评，一种传教义。本书说的是同一个学派里的两个时态：《论语》的编者，既把子夏启发老师（3.8）、子游顶回老师（17.4）、老师因宰予改了看人的办法（5.10）这些现场留了下来，又没有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规矩。留和不留，出在同一批人手里。按他的分法，孔门该归到哪一边，归哪边都不太对。

打个家常的比方。有两户人家都传一本菜谱。一户的规矩是：奶奶怎么写，就怎么做，不许动；另一户的规矩是：谁做出更好吃的，就在旁边改上。这是波普尔的两种学派。还有第三户：菜谱里夹着一页，记着那年孙子说红烧肉糖多了，奶奶尝了尝，笑着

认了，当场减了一勺；可菜谱的扉页上，没有一句「孙子可以改奶奶的菜谱」。那一页一直夹着，后来的人翻到了，也只当一个故事读。本书写的是第三户。

判决性反例也照这条线来：若孔门后学里有一支明确以「驳老师」为家法传下去，时态分离就退成波普尔的「两种学派」，孔门里只是多了一个学派而已。撤名条件：若波普尔或他的后学，已经用这对分法专门讨论过孔门或《论语》，本书这一步撤名。本书没有查到，但照本章的纪律，没查到不等于没有。

第二家，康有为。他在《孔子改制考》里〔待核：成书与刊行年份〕，说孔子不是述古的人，是作新的人：六经是孔子作的，尧舜那些古圣的事迹，很多是孔子托出来的，借古人的名，行自己的新制〔据二手〕。这一说一百多年前就惊动了读书人。

本书第七编写第三道缝：他教的是述，靠的是作；作出来的东西，挂在先王名下。这一句，康有为几乎整句说过了。说法不一样，路也不一样——他从今文经学进来，本书从SDE的三界进来——走到的是同一个地方。第三道缝这一层，让出。

还剩什么？康有为要的，是给变法找一个会作的孔子：孔子能作，今天的人也能照着作。本书问的是另一件事：他自己作了，却不许学生作。樊迟请学稼，他说「小人哉樊须也」（《子路》13.4）；「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作的资格，他留给了自己和先王；到学生这里，连人也不再被作。一个会作的孔子，和一个不许学生作的孔子，可以是同一个人。本书多出的，只是后半句。判决性反例就是判决三的改判线：若可靠层里有他许学生作的话，这一步不成立。撤名条件：若康有为已经把「托古」和「不许学生作」连在一起讲，本书这一步撤名。

第三家，是一路人，本书叫他们圣化诸家。顾颉刚讲过，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不是一个样子：前一个是君子，是学者；后一个慢慢被抬成了圣人、教主〔待核：篇名与年份〕。美国学者顾立雅写过一本书，英文原题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中译本叫《孔子与中国之道》，把人的孔子从神话的孔子里剥出来〔据二手〕。李零写《丧家狗》，又写《去圣乃得真孔子》，意思在书名里：把「圣」去掉，才看得见真孔子〔据二手〕。

第53章写学生怎样把老师抬到够不着的地方：「天纵」盖过「少贱」，「日月」「天不可阶」。这一层大轮廓，他们早就画过，而且画得比本书细。本书让出。前面书目里列着顾立雅，本书原来只拿他当还原生平的工具，没有把他当成在这一处下过判断的人，这是低估，照登。

分离线在这里：他们追的是孔子这个人怎样被神化；本书追的是改判资格怎样被收走。两件事常常一起走，可是分得开。人可以不被神化，资格照样被收走——第53章开头那个微信群，没有人把郁老师抬成圣人，裘雁改老师的那一段，照样没进语录。人也可以被神化，资格却被要回来——王阳明把孔子当圣人敬，仍说自己心里求过觉得不对的，就算是孔子说的，也不敢认〔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判决性反例：若能证明资格的收走完全跟着神化走，两者分不开，本书这一步并入他们。撤名条件：若他们已经把圣化写成「学生改老师的资格」怎样被收走，本书撤名。

第四家，白牧之、白妙子夫妇。他们的《论语辨》（英文原题The Original Analects，1998年）〔待核：中译〕，把《论语》二十篇排成先后不同的几层：有的篇早，离孔子近；有的篇晚，是好几代以后的弟子加进去的〔据二手〕。

这一家不是说了本书的话。它威胁的是本书的证据。本书当承重证据的那几个改判现场——3.8子夏、17.4子游、5.10宰予——要是在他们的排法里多属晚出的层，那么「杏坛上的时态」就可能不是孔子的，是后学编出来的。本书没有核过这几章在他们书里各归哪一层〔据二手，待核：各章所属层次〕。所以这一条登为时态分离的判决性反例候选，结算写「待核」。

若核出来属实，本书的话要改成：后学编进了一个会被改的老师，却没有编进许改的规矩。这仍是两个时态，只是时态的主人，从孔子换成了编者。这不是换个说法保住它，是要付代价的：第四编「同一个老师」那个说法——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要随之收回，第16章要改，判词后半句的证据也要重新找。代价写在这里，免得到时候不认。

第五家，是本书自己的第42章。那一章拿同一把尺量苏格拉底，量出来两个人是一对镜子：教法都在张力里，教义都停在一个无张力的终点上。这就是时态分离的一般样

子。它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得见，而且本书自己写过。所以时态分离作为一个一般的样子，并不新，本书不主张。本书新在两件事：把它用到孔子身上，一处一处对原文；再拿改判资格去量，这个样子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

前面一节说「五家都在道那一个时态上」，这句话，第二次认账以后要收回一半：波普尔看的，正是杏坛那一边。

两回认账算下来，本书剩下的是什么，照实说。改判资格这对分法，是波普尔的；时态分离的样子，苏格拉底身上就有；托古而作，是康有为的；圣化，是顾颉刚、顾立雅、李零的。剩下的，是把这些放到同一个老师、同一本书上，一处一处去追：现场留下来了，资格没有传下去；资格后来又被韩愈、王阳明一次次要回来，却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第56章，这一分句是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一块，还挂着白牧之那一条没有核完的反例。盲读的人说，这一块大约五成新。本书不争这个数。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下午。

左文澜在区里的教研活动上讲了二十分钟，讲她这一学期在课上试的一件事：读《论语》的时候，让学生分两栏抄，一栏抄「他卡住学生、学生顶他的地方」，一栏抄「他教人别卡、别顶的地方」。

讲完，一位年纪大些的同行举手：「左老师，你说的第二栏，不就是李泽厚讲的乐感文化吗？还有第一栏里那个『场』，我记得有外国人写过。」

会场里有人点头。左文澜脸有点热。

她停了几秒，说：「您说得对。第二栏我没有比李泽厚多说什么，『场』那一层，也是别人先说的。我回去把这两处写进讲稿，注上出处。」

她又说：「我能多说的，大概只有一句：同一本书，分两栏抄，孩子们自己发现两栏不一样。我想让他们看的是那个不一样。」

那位同行想了想，说：「这个，我倒没见人这么让学生抄过。」

散会以后，左文澜在讲稿第一页加了一行小字：先认账，再说多出来的一步。

那天晚上，她给裴芷他们班的作业里加了一道题：「抄一句你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话，然后去查一查，是不是有人早就说过了。」

再说一个场景，也是我构想的。

左文澜刚到这所学校的那几年，校长姓骆，教了一辈子语文。骆校长有个习惯：每周三下午的语文组教研，他一定来，坐在最后一排，不坐前面。年轻老师说课，说完了他才开口，开口多半是一句：「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这样上？」

左文澜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她第二年上课，讲一篇写秋天的散文。骆校长说，这篇要先讲字词，再讲情感，一步一步来。她那天不知哪来的胆子，站起来说：「骆校长，我想先让学生自己读，读完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字词放到后面。」教研室里一下子没人出声。骆校长看了她一会儿，说：「你先试两周，试完了告诉大家。」两周以后她在教研会上讲了读数，骆校长听完，说了一句她到今天还记得的话：「你说得对，我那个办法，是给十几年前的孩子用的。」

骆校长退休那年，学校给他办了欢送会。过了一个学期，教研室的墙上多了一块展板，题目是「骆校长教学十条」。第一条就是：「先字词，后情感，循序渐进。」

左文澜站在展板前面看了很久。那一条，正是当年被她顶过、被骆校长当众改过的那一条。展板上没有那一次顶嘴，也没有那一句「你说得对」。展板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本组教研以此为准。」

后来来了几个新老师。有一回，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教研会上说，他想先让学生读、后讲字词。组长指了指墙：「骆校长定的，先字词。」小伙子就不说话了。

那天散会以后，左文澜去问组长：「那一条，当年骆校长自己改过。您记得吗？」

组长说记得，那件事组里好几个老人都记得，逢年过节聚在一起还常讲，讲骆校长怎么被一个小姑娘顶得下不来台，又怎么笑着认了。「可那是骆校长认的，」组长说，「他人都退了，谁还能替他改那块板？」

左文澜一时答不上来。

你看，这件事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骆校长在的时候，大家跟着他，是因为信他这个人；他一走，大家跟着的，变成了墙上那块板。一个人的分量，搬进了一套规矩里。这是韦伯说的常规化，本书一个字也不比他多〔据二手〕。

另一样是：当年顶嘴、改判的那一场，并没有被忘掉，老人们逢年过节还在讲，现场留下来了；可是能再改一次的那个资格，没有跟着留下来。讲故事的人都在，能改板的人一个也没有。这一样，是本书要多说的那一步。

第二周的教研会，左文澜说完了自己的课，多说了一句：「墙上那十条，我想每学期拿一条出来，大家试一试，试完了在板子旁边贴一张纸，写上试出来的读数。」组长想了想，说：「贴在旁边可以，板子不动。」

那张纸后来真贴上去了，用的是图钉，就钉在第一条的旁边。

这块展板，不必说它是坏东西。没有它，骆校长退休以后，他攒了一辈子的那些稳妥办法，新来的老师就无从学起；一个人的好办法，靠着这块板，活过了他自己的任期。韦伯说常规化，说的也是这个：它是感召力能活下去的办法。缺的，只是板子旁边那一张可以用图钉钉上、也可以随时换掉的纸。本书要守的，就是那一枚图钉的位置。

> 带 走 的 话
>
> 场、礼、乐，适应世界，述而不作的代价，传批评的资格，托古而作，都有人先说过。本书剩下的，是在孔子身上一处处追：现场留下了，资格怎样没传下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五家近邻各开一扇（场、礼的魔力、乐感、适应世界与常规化、今天好的就作）；关：本书根上那一步撤名照登；第二次认账又让出传批评的资格、托古而作、圣化三层，留下的只有在孔子身上追出来的那一段传承，和人不再被作那一小步。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本书自己先放进来：先认账，撤名照登，不另拟一句更窄的话去保。

◆

45

第 45 章

对话四段式：把孔子请回第 65 号的那张名单

这一章的问题

一本讲家庭教育的书，请了十一位对话者，唯独漏了孔子；现在把他请回来，他会说什么，又会反过来教那本书什么？

◆ 一本只记了一半的毛衣图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位织了四十多年毛衣的奶奶，手上的花样从来不看书。孙女上初二那年寒假，说要把奶奶的花样记下来，免得以后失传。奶奶笑着答应了，给了她一个硬壳笔记本。

孙女记得很认真。奶奶织一件，她在旁边记一件：起多少针，几行平针，哪一行开始绞麻花，哪一行收针。一件毛衣，记满四五页。一个寒假，记了三件。

过年的时候，姑姑从外地回来，翻到这个本子，看得直点头：「妈，你这手艺真稳，一针都不带错的。」她把本子借走了，说回去照着织。

奶奶听了，拿过本子翻了几页，笑了：「我哪有这么稳。」

她指着其中一页：「这一段麻花，我织到一半觉得不好看，拆了三回，才改成现在这样。这件的领口，我原本想开个V字，织了一截又拆了。这些，本子上都没有。」

孙女有点不好意思：「我只记了最后织成的，拆掉的不知道怎么记。」

奶奶说：「你记得没错。只是往后照这本子织的人，会以为我从来不拆。」

那天晚上，孙女在本子最后一页加了一行字：「以后奶奶拆过的地方，后面画一个圈，写上拆了几回。」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本毛衣图，是孙女记的。记下来的，是孙女看得见、记得住的那一半：织成了的针。没记下来的，是奶奶手里的那一半：犹豫，拆掉，改主意。往后的人照着这本图学，学到的是一个从来不拆的奶奶。

还有一件事：在这本毛衣图里，孙女不只是看的人，她是那个执笔的人。

◆ 他怎么说 | 一张名单上的两个空位

本书作者的第65号《家庭教育的智慧——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第十四章题为《对话：与各种教育智慧理论对话》。那一章请来十一位对话者：卢梭、依恋理论、教养风格、自我决定理论、杜威与蒙台梭利、儿童权利、能力方法、孟子「父子不责善」、家训传统、鲁迅、东亚竞争文化。每一位都按四段式对话：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那一章还立过一条规矩，大意是：只有前三段的对话，算不上对话，只是宣讲〔待核：未对第65号原书页，只写大意〕。

那张名单上有两个空位。一个是孔子：孟子请到了，家训请到了，偏偏没有孔子本人。另一个，那一章末尾自己写了出来：孩子本人不在这张名单上。

那本书有一个核心的问法，叫「改判资格」：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第65号写的时候没有用SDE的词；本书把它译成SDE的话，是回写朝上：下面的人，回头去改上面已经定下的东西（这是本书的译法，待验）。

这一章把孔子请回那张名单，照原来的四段式走一遍。

◆ 它说什么

孔子讲家里的事，《论语》里散着几处，挑四句。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4.18；本书所用电子本作「谏志不从」，这里从杨伯峻本与通行本）侍奉父母，看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劝了，看出他们心里不想听，仍旧恭敬，不违抗；为他们操劳，也不怨。

子夏问孝，他说：「色难。」（《为政》2.8）难的是脸色。有事替父母做，有吃的让父母先吃，这就算孝吗？

叶公对他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父亲偷了羊，儿子去作证。他说：我们那里的正直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13.18）

还有一件，不是他说的，是学生听来的。学生陈亢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老师有没有单独教过你别的？伯鱼说：没有。有一回父亲一个人站着，我快步走过院子，他问：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一回，他问：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站不住。我回去就学《礼》。陈亢出来很高兴，说问一件事得了三件：听到了《诗》，听到了《礼》，还听到了「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16.13）。

◆ 本书同意什么

同意「几谏」。孩子可以劝父母，这在当时是一扇真开着的门。而且「几」字讲的是剂量：委婉，看时机，不一上来就顶。今天的家里，孩子要么不敢说，要么一说就吵，「几谏」是在两头中间找了一条路。

同意「色难」。孝难在脸色，就是说孝不在做了多少事，在一家人之间那一片气氛。一个孩子端茶递水样样做到，脸上却是一副不情愿，家里的那片场就是冷的。孔子看见的，是家里最难做、也最要紧的那一层。

同意16.13里那个站在院子里的父亲。他没有给儿子开小灶，没有盯着他背书。他只问了两次「学了吗」，说了一句为什么要学，就让孩子自己去学。一个父亲，敢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学生中的一个，不多给，也不多管。

◆ 本书要多问一句

问的是第65号那一句：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

拿它问4.18。孩子劝了，父母不听。这时候判断已经完成了：父母定了。接下来，孩子「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孩子的判断，留在了劝的那一刻，劝完就收起来。往后有没有一个时候，孩子可以把这件事重新打开？比如十年以后，孩子长大了，事情的结果出来了，证明当年孩子是对的，父母能不能认？4.18没有给这一步。几谏是一扇门，门后面没有路。

拿它问16.13。伯鱼两次被问，两次答「未也」，两次「退而学」。他没有问父亲一句：为什么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这一问要是问出口，父子之间就起了张力。伯鱼没有问，孔子也没有等他问。那个院子里的一问一答，干净，安静，没有顶嘴。这和杏坛上子路当面说他迂、子游拿他的旧话顶他，是两副样子。杏坛上许的，院子里没有。

拿它问13.18。父子互相隐瞒，直就在其中。这是把一家人的场放在了最前面：家里和了，才谈得上别的。可那个偷羊的父亲，做了一件事，儿子心里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被要求藏起来。藏起来的判断，以后还有没有地方说？

三句一起看，都是一个样子：家里这片场里，张力尽量不要。有也只许在开头轻轻地出现一下（几谏），然后收起来。这正是本书的根，用在了家里（本书读法，待验）。

◆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这一段最要紧。四段式里，这一段缺了，前面三段就只是宣讲。

第一件，孔子教本书：孩子可以在名单上，而且可以是执笔的人。

《论语》是学生编的。编书的人，在老师活着的时候，没有资格判老师：子路说「子之迂也」，老师照样说他「野哉」；宰我争三年之丧，老师照样说他「不仁」。可老师死后，是学生决定把什么记下来。他们记下了老师不忧的话，也记下了老师在陈国断粮、被隐者劝退、被晨门评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叹「莫我知也夫」。一个只想把老师写成圣人的学生，不会记这些。

这就是改判资格的一种用法：当时无权判断的人，后来靠记录，把一个判断重新打开了。他们没有推翻老师，他们让后人看见了老师不止一面。

16.13更清楚。那段话里说话的是伯鱼，孔子的儿子。那个站在院子里、被问了两次的孩子，在书里是自己开口作证的人。第65号那一章末尾说，孩子本人不在这张名单上。孔子的书给了一个回答：把孩子请到名单上最好的办法，也许不是替他说话，是让他来记。

第二件，孔子也教本书：记录会改判，记录也会封口。

学生记下了张力，可他们记的方式，是一问一答，答在老师那里收住。像那本毛衣图，记下了织成的针，没有记下拆了又织的那几回。记录一旦被后人当成经来读，里面的问答就很难再被改判了；后来有人把这份资格要回来，也得一次次自己去要（第56章）。这是本书判决五要看的：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无张力的经。第65号的问法，在这里要多加一个时点：判断完成之后，记录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重新打开？

第三件，是本书作者自己的回写。

第65号对话孟子「父子不责善」，判它是一种「回避」式的解法。今天把孔子请回来，我要补一句：这种回避，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影子，就是16.13那个「远其子」；而且它不只是一个办法，它是「无张力的幸福」这个中心落在家里的样子。孟子没有发明它，孟子把孔子的中心说得更直白了。那一判我不收回，但要改一句理由：回避的不只是父子之间的冲突，回避的是张力本身。

第65号也对话过家训，说它是「单向写下的」。《论语》正好反过来：它是学生写老师，是从下往上写的。可从下往上写出来的书，后来也被当成从上往下的训来读了。方向会翻过来，这一条，我当时没有看见。

最后，那张名单上为什么当初没有孔子？我现在的想法是：他离得太近了。孟子、家训、鲁迅，都还能看成一个站在对面的人；孔子不像是对面的人，他像是那片场本身，像空气。你很难请空气坐到桌子对面来对话。这本书用了一整本的篇幅，才把他请到了对面。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寒假。

裴芷的寒假作业里，有一项是「给家里一位长辈做口述记录」。她选了外公。

每天晚饭后，她拿着手机录音，听外公讲他教书的三十八年。外公讲得很顺：哪一年调到哪个村小，哪一届学生考上了县中，哪个学生后来当了医生。

裴芷一边听一边整理成文字。整理到第四天，她发现一件事：外公讲到有些地方，会停很久。讲到那个上课老举手、后来不举手的男孩，停了；讲到有一年班上一个女孩辍学去打工，停了；讲到自己退休那天，也停了。录音里，那几处都是长长的一段空白，偶尔有一声咳嗽。

她本来想把空白删掉，文字顺一些。想了想，她在那几处各加了一行小字：「外公在这里停了很久。」

交作业之前，她把稿子拿给外公看。外公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翻，翻到那几行小字，手停住了。

他看了很久，说：「这几行，留着。」

又说：「我讲的时候，自己都没觉得停了那么久。」

裴芷把稿子装进文件袋，在封面上写了题目：《谭伯年老师口述，裴芷记》。

带 走 的 话

《论语》是学生写的。把孩子请到名单上，也许不是替他说话，是让他来记；记的时候，把老师停下来的地方也留着。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几谏、色难、远其子，家里许劝、重气氛、不开小灶；关：劝完就收，院子里不许顶嘴，家这片场里张力只许轻轻出现一下。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家里被消掉了；在学生执笔的那一刻，又被记了进来。

◆



第 十 编

总解构

编　序

前面九编，一边读他，一边拆他。这一编要把拆下来的东西合拢，放在一张桌上结账。

结账之前，先请人来替他说话。拆得太顺的书，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第46章请五位最硬的辩护人，让他们把孔子的理说足，本书在哪里让步，照实写。第47章把判词完整版写全：三句法，五条判决逐条报到。第48章是这一编的正中：三根梁，三件替换，配全书那个比喻——一件合身的衣服，错在三处。第49章倒过来，数他看见的十二处，SDE直接接着用。第50章把全书散在各章的保底收成一张合表。第51章结死法的账。第52章把刀转过来，对准SDE自己，也对准这本书。

这一编的主例只有一个：一位装修师傅和一位业主，手里一张老房子的图纸。师傅、业主、徒弟和那套房子，都是我设想的，七章连成一条线。一套房子，该拆的拆，该留的留，承重的不能乱动，图纸上没画的地方最要小心。拆一个老师的学说，也是这样。

46

第 46 章

先请五位辩护人

这一章的问题

要是请最懂孔子的人来替他说话，本书的判词还站得住吗？站得住的话，边上会掉下哪几块？

◆ 拆墙之前，先听墙说话

靳立新买了一套九十年代的单位房。原房主搬走时，把一卷发黄的竣工图纸留在了壁橱里。

装修队长蔺永福五十出头，干这一行快三十年。开工那天，靳立新指着厨房和客厅之间那堵墙说：「这堵拆了，打通，做开放式。」

蔺师傅没有拿锤子。他把图纸摊在地上，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说：「拆可以。拆之前，我先替这堵墙说几句话，你听完再定。」

他说了四条。这堵墙挡油烟，你家要是天天爆炒，打通了客厅的沙发一年就发黄。墙里走着一根燃气管，图纸上标着，改线要报批。这堵墙的下半截是后砌的，上半截连着楼板，敲之前得先确认它挑不挑东西。还有一条：当年盖这房子的人，把厨房做成一个小间，是因为那时候一家五口挤在这里，做饭的人需要一个关得上门的地方。

靳立新听完，想了半天，说：「那留下半截，上面开个窗口。」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蔺师傅不是不肯拆，他是先把墙的理说足。理说足了，业主让了一步，拆出来的样子反而更好。

五位辩护人怎么说

替孔子说话的人，两千多年里没断过。《论语》里第一位就是子贡。有人在朝堂上说子贡比孔子强，子贡说：我的墙只到肩膀，你能看见屋里的好东西；老师的墙有几丈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美（《子张》19.23）。又有人毁谤孔子，子贡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19.24）

子贡那一辩，是学生护老师，不讲理由。下面五位讲理由，而且各自代表一路读法。每一位先把话说到最强，再看本书让在哪里、结出哪一句新话。

第一位，语境论。他说：你拿「张力」这把今天的尺去量一个两千五百年前的人，本身就不公道。孔子面对的是礼坏乐崩，诸侯相攻，人人不安。一个房子着了火，救火的人要做的是先把火压住，你不能怪他没教人盖新房。他教人安，是因为那个世道最缺安。

本书让一步：第20章病根第一条，写的正是这片土。本书判的是一个结构，不是一个人，更不说他在那个年代做错了。

结算一句新话：语境说明了这件衣服为什么这样裁，说明不了今天的孩子为什么还得这样穿。

第二位，注疏派。他说：「不忧」不是一个松松垮垮的状态，是千锤百炼的结果。朱熹读「仁者不忧」，说是道理足以胜过私心，所以不忧〔待核〕。「克己」两个字，就是天天跟自己较劲。你说他的教义里没有张力，那克己算什么？何况他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2.11），述里本来就有新。

本书让一步：第24章已经把判决一收窄，承认教义里的张力是许可的，只是许它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次序。

结算一句新话：功夫里的张力，是一颗往回拧的螺丝，拧到头就是不忧，它不往外长出一个新样子。「知新」也一样：新是从故里「知」出来的，好像它早就在那里等着被看见。知新是看见新，不是作新（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第三位，实践派。他说：判一个老师，要进他的课堂，不要只抄他的格言。孔子说自己其实空空的，有人来问，他就从两头去叩，一直叩到底（《子罕》9.8）；他嫌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太顺了，帮不上他。他的课堂满是张力。教法本身就是他的教义。

本书让一步：第16章立的全书最承重的区分，前一半正是这个：杏坛上他用张力。判决四的「开了什么」一栏，就是替实践派写的。

结算一句新话：做法留在对话里，道理写进经里；两千年后大家照着学的，是写进去的那一半。前言写死的预言一，赌的就是这件事：凡是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到这一编为止，预言一没有被推翻；「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登为部分反例，「不愤不启」（《述而》7.8）登为边界案例，都交结语结算。

第四位，新儒家。他说：儒家不是一门求安的学问，它的底子是忧患意识〔据二手〕。孔子自己说「是吾忧也」（《述而》7.3），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15.29）。人能把道弘大，人是创造的主体；仁不是一个定死的规矩，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据二手〕。

本书让一步：第18章写过，他是忧的；「人能弘道」这一句，把担子放在人身上，是真心话。

结算一句新话：新儒家找到的创造，在心里，是一个人把自己立起来；本书找的，是心外那两块地——理念界要作出一个新想法，现实界要作出一件新东西。而且「弘」的，是一条先有的道。道是给定的，人负责把它撑大。

第五位，郝大维、安乐哲一路的过程派。他们的书在第44章已经细读过，这里只取最硬的一条。他们说：孔子要的秩序，不是照一个事先给定的模子去套，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一起合出来的和谐〔据二手〕。礼在每个人手里都是新做一遍，同一个礼，这个人行出来和那个人行出来不一样。他还「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9.4），最反对的就是死板。

本书让一步：第44章写明，孔子的中心在「场」里、他的秩序是合出来的和谐，这一处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第30章也把判决二收窄了，礼的条目会变，众人可以先改。

结算一句新话：过程派看见的，是和谐一次次被重新作出来；本书多问一句——作出来的，总得是和吗？一个允许作出不和的新样子的地方，才算把张力放进来了。

◆ 先说他们对在哪里

五位都对，而且对在不同的地方。

语境论对在土：他那个年代最缺安。注疏派对在功夫：不忧是熬出来的，不是懒出来的。实践派对在课堂：杏坛上的孔子，比任何一本教育学都懂得等学生卡住。新儒家对在担当：人能弘道，这话今天也振聋发聩。过程派对在礼的活：同一个礼，人人行出来都不一样。

五样东西，本书前面各章都写过，也都记过它们的好。这一章只是把它们合在一处，请它们一起来打判词。

◆ SDE 看这一处 | 判词挨了五次打

先用大白话说：五拳打下来，判词没倒，边上掉了两块，另有三处被磨得更窄。

掉的两块，是判决一和判决二的「关了什么」，第24、30章已经收窄，注疏派和过程派来打时，本书早已让过。（判决五也收窄过一次，那一拳是第56章黄宗羲打的；随后朱熹改经，判决五到线改判部分成立。这两拳都不在这五位里。）磨窄的三处：语境论让本书写明，判的是结构，不判人；实践派让判决四更硬了，张力在教法里是满的，只是没进教义；新儒家让本书把「创造缺席」说准，缺的是理念界、现实界两块地上的作，不是心里的立。

没打倒的，是那一个根：他教的终点，是一片没有张力的和谐。五位辩护人没有一位说，孔子教学生去作一个不和的新样子。他们说的全是：张力在路上，在功夫里，在课堂里，在心里。没有一位说，张力在终点。

这正是判词的两半。前半句，他教的，终点在和；后半句，他自己，一路在张力里。辩护人越把路上的张力说足，后半句就越站得住。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晚上。

裴芷在写读书笔记，题目是《我读〈论语〉》。第一行她写：「孔子不让人争。」

谭伯年在旁边看报，瞄了一眼，没说她错。他说：「写这句之前，你先替他说三句好话，写在上面。」

裴芷不太情愿。她翻着外公那本旧书，写了第一句：「他那时候天下很乱，大家需要安定。」第二句写得慢一些：「他上课的时候，其实让学生跟他顶。」第三句她想了很久，最后写的是：「他说当仁不让于师。」

写完三句，她回头看自己原来那一行，拿起橡皮擦掉了「不」字，改成「不太」。又想了想，在后面补了半句：「可他自己一直在争。」

谭伯年放下报纸，看了看那一页，说：「这回你这句，比刚才硬。」

> 带 走 的 话
>
> 先把他的理说足，再下刀。辩护人越把路上的张力说足，那一句「终点在和」就越清楚。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五位辩护人替他守住的门：安、功夫、课堂、担当、礼的活；没有一位替他打开的门：终点处，作一个不和的新样子。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辩护人把张力放回了路上、功夫里、课堂里；终点那一处，仍旧是消掉的。

◆

47

第 47 章

判词完整版：三句法

这一章的问题

把全书压成一句话以后，这句话要怎样展开成三句，才不会把他看见的东西一起压扁？

◆ 图纸背面的三行字

蔺师傅在靳立新的老房子里转了两天。敲墙，看管子，趴在地上看楼板的缝，拿手电照吊顶里面。

第二天傍晚，靳立新问他：「蔺师傅，你给句痛快话，这房子到底怎么样？」

蔺师傅说：「一句话说不全。」他把那卷竣工图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三行字。

第一行：好在哪。朝南，承重墙排得正，楼板比现在的厚，隔音好，住着踏实。

第二行：收在哪。每一间屋子都按当年一家五口的日子分死了。哪间睡老人，哪间睡孩子，哪里放缝纫机，墙和门都照着这个定好，一处也挪不开。

第三行：底下是什么。当年单位统一出的一张标准图，全楼一百多户一个样。不是哪一户人家自己想要这样。

写完，他停了一下，又在底下添了一行小字：这房子前后换过三家人，谁也没动过这张图。

靳立新看了半天，说：「第三行最要紧。」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句「好」或「不好」，说不清一套房子。蔺师傅用了三行：看见的好，收住的地方，底下那台出图的机器。最后那一行小字，说的不是房子，是住过房子的人。

◆ 判词完整版

全书的判词，封面上印着，前言、导读里各出现过一次；这里是第三次，结语是第四次。每一处一字不改：

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
可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
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判语，也就是金线引句：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前半句是他自己的话（《子罕》9.29），后半句是石门晨门评他的话（《宪问》14.38），不是他的教导。

判词只有一句，要展开成三句才写得全。

看见——人要在一个和谐的场里才安、才乐，学问在卡住与问答里长。

收回——把幸福收进自我界的场，把自由收成礼的次序与现实的顺从，把创造交给先王（述而不作）。

底下那台机器——一个早已和谐好的场，先王之道。

反身一句：他身后，学生把他杏坛上的张力也述平了。

三句加一句，对上蔺师傅的三行加一行小字。

◆ 五条判决，逐条报到

判词是一句，判决是五条。各编已经各自结过账，这里只报到。

判决一，乐与忧。开的门：幸福律就在「学」里，乐以忘忧。关的门：幸福只剩自我界场里无张力的一种；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不许去作新；和与守成是张力的终点（第24章收窄）。主场第五编。第24章逐句过了「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2.24）、「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15.9）：三句里的张力都是真的，可都是次序之内的担当，不是教学生去作一个新样子。关门那一栏因此收窄，没有推翻。

判决二，礼与顺。开的门：自由在纠缠中选择，礼让陌生人能合作。关的门：选择按先定的次序执行（激发被次序替代）；现实界只剩顺从与适应。收窄：礼的条目会变，众人可先改，他也肯跟，学生能改他对礼的理解；但改不改由知礼的人拿古的本（俭、戚、敬）来裁，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第30章收窄）。主场第六编。收窄的证据是他自己：麻冕改用丝，「俭，吾从众」（《子罕》9.3）；可同一章里，众人拜在堂上，他还是拜在堂下。

判决三，述与作。开的门：他重新作出了「仁」，办了私学。关的门：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被斥；人也不再被作（上知下愚不移）。主场第七编。第七编逐句过了四处可能松动的地方——「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人能弘道」、「后生可畏」、「今女画」——登为三处边界、一处反方向的证据，都不足以推翻（第38章）。站得住，暂不收窄，交结语结算。

判决四，启与不复。开的门：不愤不启，六蔽写进走坏，学生可以顶嘴。关的门：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张力只许在杏坛上，不许进教义。主场第二编。回写五格的读数是「三满一半一封」：学生改自己、改同伴、改老师，满；课程只有老师能删述，半；制度那一格，封（第12章）。站得住。

判决五，问答与经。开的门：杏坛上学生改老师。关的门：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无张力的经。主场第十一编。这一条判了两回负。第一回，黄宗羲在纸面上给了学生换掉老师、公议是非的权〔待核〕，推翻条件三部分成立，本书收窄成「改得动老师，改不动经」。第二回，这句收窄就到了线：朱熹重排《大学》章次、补写「格物致知」一段传文，这个本子随元代科举成为官定读本〔据二手〕——改得动老师，改了经文本身，学统接受，三件都到了（第56章）。照线改判：部分成立，判负照登。新的说法：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经；可这部经并非改不动——朱熹改了，学统也接受了。改不动的，是「经之所以为经」那一层：改经的人要说自己是在「复」原本、「补」阙文，不能说是自己作的。这一层交回判决三，判决五不再收窄。

五条里，两条收窄（一、二），两条站得住（三、四），一条到线改判部分成立（五）。

◆ 五条判决的改判线

几次收窄，单看每一次都说得过去；合在一起看，就有一个毛病：碰到一个反例，拟一句更窄的话，判决就又站住了。这样下去，它会变成一句怎样都推不翻的话。所以这里给每一条画一道线：到了线，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本书以后不再拟新的、更窄的措辞去保一条判决。

判决	已收窄几次	改判线	现状
一 乐与忧	一次（第24章）	若在可靠层（《论语》原句）里再找到一句教学生为一个新想法去跟老师、跟世道较劲的话，不再收窄，改判「部分成立」，前言判决一的说法相应改写	未到线
二 礼与顺	一次（第30章）	若在可靠层里找到一处学生公开改掉礼、作出新礼，并被老师认下（不算他自己改礼，如9.3麻冕），改判「部分成立」	未到线

判决	已收窄几次	改判线	现状
三 述与作	未收窄	若在可靠层里找到一句他许学生去「作」——作新器物、新做法或新的道理——的话，改判「部分成立」	未到线；「述而不作的代价是新东西出不来」这一层已让给墨家（第38、44章）
四 启与不复	未收窄	若《论语》里有一处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教学生的规矩，判决四与预言一同时改判	未到线
五 问答与经	一次（第56章，黄宗羲）	若再找到一位身后儒者，既改得动老师、又公开改动了经文本身并被学统接受，改判「部分成立」，不再收窄	已到线，改判部分成立（第56章，朱熹）

这张表同时登在附录庚。各主场章（第24、30、38、56章）也各写了自己那一条。

判决五是第一条真到了线的。线画在前面，材料来了，就照线改判，没有再拟一句话去保它。

全书的承重命题时态分离，也照这个规矩结算。它的后半句原来是「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韩愈《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待核〕，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把这份资格当面要了回来，写成了话——推翻条件四的第二款部分触发，后半句部分判负，照登。前半句——同一个老师，教法守张力、教义消张力；《论语》的编者留了现场，没有写成规矩——站住。后半句改写为：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韩愈、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都是要回来的人；要回来的，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末一分句是本书的读法，「待验」；若查到某一朝的学规或科举条例明文许学生驳经注，这一分句撤名（第56章）。

◆ 可错预言，报读数

前言写死了两个预言。九编走下来，读数是这样的。

预言一：《论语》里凡学生改老师、凡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读数：没有被推翻；「当仁不让于师」（15.36）登为部分反例，「不愤不启」（7.8）登为边界案例。还要自认一句：《论语》是语录体，记事多

半就是记对话，「现场只以对话出现」本来就容易中。预言一是一个低风险的预言，它站住，给本书的支持有限。

预言二：身后各家撬的都是次序（礼）那一层，没有一家去撬「无张力」这个中心。读数：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这是在教义里正面把张力请回来，说张力有用、无张力会死（第43、54章）。原句说「没有一家」，孟子就是一家。所以按原句判：部分判负，照登。黄宗羲撬的是「谁来定次序」，没有撬中心，这一处照旧（第56章）；可一处照旧，救不回原句。

第54章原先拟过一句收窄的话，想替原句保住。这一句不再这样用。它改立为一个新的预言：

预言三：身后各家把张力请回教义的，请回来的张力是承受的、担当的，终点仍是先定的和谐，没有一家让张力通向理念界、现实界的「作」。

预言三本想等出版以后再填读数，其实现在就能跑。康有为以「三世」说把「往前走、未来比古代好」写进了孔子的教义〔据二手〕，求新的张力被请进了教义本身；王阳明「求之于心」一句，把判断的终点从先定的古训挪到了人心（第54、56章）。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颜元讲「习行」〔据二手〕，请回来的仍是做事的张力，只作旁证，不算反例。

预言一交结语结算，并自认是低风险的一条；预言二、预言三的判负照登。

◆ 先说他对在哪里

三句里，第一句最长，也最该先读。

「人要在一个和谐的场里才安、才乐」：这是他看得最深的地方。一个孩子在家里、在班上是安的，才有力气去别处冒险；一群人要是天天互相提防，什么学问也长不出来。他给无数人留下了一个心里的底。

「学问在卡住与问答里长」：这是他留给教育最好的一样东西。不愤不启，叩其两端，一个问题七种答法，学生顶嘴、改老师。今天所有讲启发、讲对话的课堂，都站在这半句话上。

所以三句法先写看见，后写收回。收回写得再重，也盖不住第一句。

◆ SDE 看这一处 | 三句为什么缺一不可

先用大白话说：只写看见，是圣人传；只写收回，是反面教材；只写机器，是在骂时代。三句一起写，才是在判一个结构。

用三个方程体检一遍，正好对上三句。

第一式S＝F（D，E）：长出来的样子，出自走过的路和脚下那片地。他自己身上，这一式是满的：少贱、被拒、困于陈蔡是路，礼坏乐崩是地，长出来的是一个孔子。这是判词的后半句，也是三句里「看见」的来处——他看见的，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第二式D＝G（S，E）：走出来的路，由眼前长出来的样子和那片地一起生出。他给学生的路，却不从学生今天的样子里生，而是照一个古的样子走。第20章登记过的次要读法「向后钉型」（本书暂拟），说的就是这一处：S被换成了「古」。这是三句里的「收回」。

第三式E＝H（S，D）：成事以后，回头改自己那片地。杏坛上回写是满的，教义里封住了。封住它的，是一片早已和谐好的场——先王之道。这是三句里「底下那台机器」。

反身一句不能省。它说的是：这台机器不只在他手里转，也在他身后转。学生们把他杏坛上那些有张力的问答，编成了一部没有张力的经。前面那三句判的是他；这一句判的，是后来所有照着读他的人，也包括今天的读者。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期末，左文澜给全班写评语。写到裴芷，她翻出上学期那一条：前一句夸她问得好，后一句说「但是」考试还是照范文写。第19章里，裴芷在那个「但是」底下画过一道红线。

左文澜把那条评语抄在草稿纸上，没再用「但是」。她改成三句。

第一句：你总在问「凭什么」，这一年你问出了三个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第二句：我有好几次让你「先坐下，下课再说」，其中有一次，下课我没去找你。

第三句：我们班的作文，一直照一个三段式的样子写，那个样子不是我定的，我也没问过它是谁定的。

写完，她想了想，又在底下加了一行小字：你画的那道红线，我留着。

她把草稿纸叠好，夹进了备课本。评语栏里最后抄上去的，是这四行。

带 走 的 话

一句判词要写成三句：看见的，收回的，底下那台机器。再加一句，照一照后来读他的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和谐的场里人才安，学问在卡住与问答里长；关：幸福收进场，自由收成次序与顺从，创造交给先王。五条判决，两条收窄，两条站住，判决五到线改判部分成立；五条各有改判线，到线就改判。预言二、预言三按原句部分判负；时态分离后半句部分判负，已改写。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他的路上和杏坛上放进来，在他的教义里消掉，在他身后连杏坛上的也被述平。

◆

48

第 48 章

三根梁与三件替换：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

这一章的问题

他那套学说里，哪三根梁承着全部的分量？要换，怎样换才不把房子拆塌？

◆ 托住了再换

靳立新家的阳台门上面，有一道过梁。拆掉旧门框那天，蔺师傅拿手电往上一照，看见梁底下裂了一道斜缝，钢筋露出来一截，锈成了红褐色。

靳立新有点慌：「那得把这面墙整个拆了重砌？」

蔺师傅摇头。他让徒弟搬来两根可调的钢顶撑，一左一右，顶在梁底下，拧到吃上劲为止。「先托住，」他说，「托住了，上面的分量有地方去，这根梁就能慢慢换。房子一天也不用空着，楼上的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

那一个星期，顶撑一直立在阳台上。旧梁凿掉一段，新梁补上一段，等新的长结实了，才凿下一段。最后顶撑撤走那天，靳立新站在门口看了半天，说：「看不出来换过。」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梁不能一抽了之，一抽，房子就塌。可梁也不是不能换。办法是先找东西托住它原来扛的分量，再一段一段地换。

◆ 他的三根梁

孔子的学说是一座大房子，住过两千多年的人。房子里扛分量的，是三根梁。前面三个母题编，一编拆一根。

第一根，无张力。「仁者不忧」（《子罕》9.29），「乐以忘忧」（《述而》7.19），有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学而》1.12）。幸福的样子，是忧的不在，是一片和谐的场。第五编是它的主场。

第二根，次序。「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2.1），「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选择照先排好的次序去执行；碰到改不动的，就顺从、适应。第六编是它的主场。

第三根，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23）。新东西早由先王作好了，今人只管传。第七编是它的主场。

三根梁不是各扛各的。第18章看过，乐撑礼，礼撑述，述又回头撑乐，同出一根：无张力。

◆ 一件合身的衣服，错在三处

全书有一个总比喻：一件合身的衣服。三根梁，正好对上它的三处错。

先认它对在哪里。合身，穿着不紧不松，一整天都忘了它在身上。这就是自我界的场里那份和谐的幸福。好手艺，真东西。

第一处错：孩子会长。今天合身，明天就紧。衣服要留放量——张力要有地方放。对上第一根梁，幸福。

第二处错：合身只合了站着不动的样子，一抬胳膊就绷。人要在现实里跑，在理念里跳。对上第二根梁，自由不只是次序。

第三处错：衣服照老样子做，没人敢改样子。可样子也能接着作。对上第三根梁，创造。

三处错，没有一处是说「合身」不好。错在只求合身：只合今天，只合站着，只合老样子。

◆ 先说他对在哪里

换梁以前，先认每一根梁撑住过什么。

无张力这根梁，撑住的是安。在一个人人不安的年代，它给了无数人一个心里的底。今天被一条消息、一个分数拽得心神不宁的人，也还需要它。

次序这根梁，撑住的是合作。互不相识的人照一个次序来，不用试探、不用打一架，就能一起把一件事做成。

述这根梁，撑住的是传承。一部诗集、一套仪式、一门手艺的老规矩，没有人忠实地传，传到第三代就面目全非。

所以本书的换法，跟蔺师傅一样：不拆房，先托住。和、次序、述，三样都留下，当作顶撑、当作底座。换掉的，只是它们被当成终点的那个位置。

◆ SDE 看这一处 | 三件替换

本书的三件替换，一句话说完：**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

第一件，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不是反过来要人天天绷着，是给张力一个剂量。剂量的原则只有两条：每次放进来的难，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身边始终有人托底。用SDE的话说，是把123原理的第一拍——张力积累——请回来（第一拍被压，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第一拍起得来，第二拍才有形状改变，第三拍才有东西回写。

替换的材料，不用从外面搬。他在杏坛上早就这样做过。子路和冉有问同一句「闻斯行诸」，他一个叫等，一个叫马上去做，公西华不明白，他说：「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冉有胆小，推一推；子路莽撞，拉一拉。这就是剂量。他会下剂量，只是没把剂量写进道里。

第二件，次序还给激发。王德生2026年9月19日口述过，自由律的内容是「纠缠—选择—激发」：人在纠缠里做出选择，选择激发出新的东西。本书的读法是，孔子的自由成了「纠缠—选择—次序」，第三步被次序替代（待验）。还回去，不是把次序扔掉。第32章说过：次序给人站的地方，激发给人走的方向。选择做完，要允许它长出一点表上没有的东西。

这一件的材料，他也给过半扇门。「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9.3）众人先改了礼的一处条目，他跟了。第30章把这一处算作半开：跟是跟了，可量改得对不对，用的还是古的本。还回激发，就是把那半扇门推开：被排在次序里的人，也能用理由去改次序，不只能用日子。

第三件，述换成接着作。「述」和「作」之间，有一个词很要紧：接着。述，是照着传；作，是另起炉灶；接着作，是从前人停下的地方往下做。旧的不扔，新的不怕。

这一件的材料，是他自己的一生。第七编看过，「仁」在他手里重新发生，私学是他办起来的，这都是作。可他把自己的作，说成了述。他靠接着作长成，教义里却只留下述。替换，是把他实际做的那件事，照实写进教义：他看见了「所损益，可知也」，历史一直在接着作；那么「虽百世」，也就可以一直接着作下去，不必「可知」。

三件替换摆在一起，有一个共同处：替换的材料，全都出自他本人。剂量出自他的杏坛，激发出自他的从众，接着作出自他的一生。本书没有从外面搬一根新梁进去，只是把他靠过的那一半，从人生里挪进教义里。这正是判词的两半合拢的地方。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下午。

谭伯年家有个老规矩。每年裴芷过生日，一家人都在外公家那扇绿漆木门前拍一张照。外公坐中间，裴芷站在外公右手边，爸爸妈妈站后面。十二年，十二张，张张一个样，外公一张一张贴在相册里。

今年裴芷不肯站了。她说：「每年都一样，有什么意思。」

谭慧刚要开口，外公摆了摆手。他说：「你说说，你想怎么拍？给你五分钟。」

裴芷说了两分钟就说完了：还在这扇门前拍，还是四个人，但让她来排位子；她想坐在门槛上，让外公站着。

外公想了想，站起来了。

拍完，裴芷又从书包里掏出一支马克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写完才递给外公。外公戴上老花镜，念出来：「第十三年，我排的。」

他把这张照片贴在了第十二张的后面，没有贴歪。门还是那扇门，相册还是那本相册。

> 带 走 的 话
>
> 梁不能抽，只能托住了换。和、次序、述留作底座，终点换成三样：按剂量的张力，还回来的激发，接着作。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 开：和、次序、述三根梁撑住了安、合作与传承；关：三根梁都被放在终点，张力、激发、作没有地方站。
>
>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 三根梁上消掉；三件替换，按剂量放回来，材料全出自他本人。

◆

49

第 49 章

十二处看见：哪些 SDE 直接接着用

这一章的问题

拆了这么多，他留下的东西里，有哪些不用改一个字，今天就能接着用？

◆ 拆之前先喷「留」

开拆前一天，蔺师傅拎着一罐红漆，在靳立新的老房子里走了一圈。

他在客厅的水磨石地面上喷了一个「留」字。那是当年师傅一格一格嵌铜条磨出来的，现在没人会做了。卧室的木窗框，榫头还严丝合缝，喷一个「留」。门楣上一排老铜钩，喷一个「留」。厨房墙上那个方形的老通风口，砖砌的，走风比新装的还顺，也喷一个「留」。

一圈走完，墙上地上一共十二个红字。

靳立新跟在后面，有点不解：「不是说要大改吗？」

蔺师傅把漆罐盖上：「拆之前先数一遍留什么。拆完再数，就晚了。锤子下去，好东西跟坏东西一起碎。」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一个要动大手术的人，先做的事，是把不能动的认出来，一个一个标上。

他怎么说 | 十二处

下面十二处，是本书读完他以后，认为SDE可以直接接着用的。每一处原句都在本书所附的《论语》电子本里逐字核过。有几处原本在第19章接缝卡的左栏里，右栏跟着一个封口词；这里只取左栏。

第一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17.2）。人生下来差不多，是后来的习染把人拉开的。人是走出来的，不是生下来就定的（差异序列在前，显露在后）。接着用：看一个孩子，先看他走过的路。下一章的「不移」，不取。

第二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学生不到憋着劲、想说说不出的地步，不开导。卡住是学习的入口（123原理的第一拍）。接着用：等他卡住，再开口。同章的「则不复也」，不取。

第三处，问仁、问孝，一人一答。颜渊问仁，答克己复礼；仲弓问仁，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问仁，答「其言也讱」（《颜渊》12.1—12.3）。孟懿子问孝答「无违」，子游问孝说「是谓能养」不够，子夏问孝答「色难」（《为政》2.5—2.8）。第47号的读法是：教育的入口由这个人身上找得到的共同点决定，不由统一教材决定。接着用：答案按人分配。「因材施教」四个字是后人的概括，不是他的原话。

第四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2.15）。第47号读作学习走偏的两种早期诊断：只学不想，糊涂；只想不学，危险。接着用：学和想互相校对，缺一样就查一样。

第五处，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17.8），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各有各的走坏。每一种好品质，他都写出了它不学时会怎样坏掉。走坏写进了机制，这在教育家里极少见。接着用：夸一个孩子的一样好，同时告诉他这样好怎样会走坏。

第六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2.9）。颜回在课上整天不吭声，像个笨人；他去看颜回私下里，发现颜回能把道理发挥出来。他改了自己的判断。接着用：课上的沉默不是结论，去看他课下长出了什么。

第七处，学生改老师。子夏说出「礼后乎」，他说「起予者商也」（《八佾》3.8）；子游拿他的旧话顶回来，他说「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17.4）。回写五格里最难的那一格，学生改老师，在他的杏坛上是满的。接着用：学生说对了，当众认。

第八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7.22），配「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老师不是一个位子，是这一刻谁身上有可学的；碰到仁，可以不让老师。接着用：师跟着对的那一方走，不跟着年纪和位子走。

第九处，「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入门不设门槛，谁都能来学。脚下那片地是开着的（特征纠缠不先设限）。接着用：先让人进门，再看他能长成什么。

第十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2.23）。礼是有增有减的，增减的痕迹查得到。历史是一条走出来的路。接着用：碰到一条规矩，先去查它的增减史。同章的「虽百世，可知也」，不取。

第十一处，「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因为宰予，我改了看人的办法：从听其言而信其行，改成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在第65号立过一个构念，叫改判资格：判断完成以后，还能不能被推翻。这一句，是老师自己把改判资格用在了自己身上。接着用：每下一个判断，给它留一个改的位子。同章的「朽木」，不取。

第十二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17.19）。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走，万物照样长。东西是自己长的，不等谁发话。第117号从这里读出「有脸不言」，第35章已接住。接着用：老师少说一句，让东西自己长一会儿。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整章都是「对在哪里」，所以这一节只说一件事：为什么是这十二处，而不是更多。

标准只有一条：不用改一个字，今天就能接着用。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本来也是一处大看见，幸福律就在「学」字里；可第162号皮亚杰卷已经接着用过，本书

不重复。像「克己复礼」「述而不作」，里面有真东西，可要用，得先松开一维，不算直接接着用。

十二处，是一个保守的数。要是有读者再找出第十三处，本书乐意补上。

◆ SDE 看这一处 | 十二处落在哪里

先用大白话说：十二处看见，几乎全落在他的课堂上和路上，没有一处落在他指给学生的终点上。

数一数。第二、三、六、七、八、十一处，是杏坛上的事：等人卡住，一人一答，看学生私下，被学生改，跟着对的走，改自己的判断。第一、四、五、九、十、十二处，是他看人、看学、看世道的眼光：人是习出来的，学思互校，好品质会走坏，门是开的，礼有增减，万物自己长。

没有一处是「不忧」，没有一处是「不逾矩」，没有一处是「百世可知」。

这不是本书挑出来的偏见，是它本来的样子。他看见的，全是发生的语法：长、变、卡、改。他看见这些，是因为他自己就活在这些里。判词的后半句——他自己是在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在这张清单上又得了一次证。

还有五处，第一、二、十、十一、十二处，正是第 19 章接缝卡的左栏；每张卡的右栏，都有一个封口词：不移、不复、百世可知、朽木、天。第 19 章说过，前半句是他的眼睛，后半句是他的心疼。SDE 接着用的，是他的眼睛。心疼要留着敬重，但不照着用。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要开一个《论语》选读的单元，问谭伯年能不能帮她挑几句。第二天，外公托裴芷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是十二张卡片，一张抄一句，毛笔小楷。

左文澜一张一张翻。翻到第十一张，她发现这张比别的厚：卡片是对折的。正面露着一行，「于予与改是」。

她把折起来的那一半打开。里面抄着同一章的前半段，「朽木不可雕也」。折痕旁边，外公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这半句，要不要给孩子们看，你定。」

左文澜拿着这张卡片站了一会儿。第二天上课，她把十二张卡片贴在黑板上，第十一张没有合上，两半都摊开着，中间那道折痕，谁都看得见。

带 走 的 话

十二处看见，几乎全在他的课堂上和路上：长、变、卡、改。接着用他的眼睛，敬重他的心疼。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十二处发生的语法，今天不改一字就能用；关：其中五处紧跟着一个封口词，接着用时只取前半句。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十二处全是放进来的地方；消掉它的那几个词，本书留在原地，不取。

◆

50

第 50 章

保底合表

这一章的问题

他在什么条件下几乎全对？把这些条件合在一起，能不能压成一句话？

◆ 这一堵，图纸说了算

靳立新想把主卧和次卧之间那堵墙往次卧那边挪二十公分，让主卧的衣柜放得下。

蔺师傅把图纸摊开，手指点在那堵墙上：「这一堵不行。承重的。一厘米也不动。」

靳立新有点不服：「你前两天不是还说，图纸也不是不能改？厨房那堵你就让我开了窗口。」

「看哪一堵，」蔺师傅说，「厨房那堵是隔墙，图纸画它，是告诉你当年怎么分的屋子，那个可以商量。这一堵是承重墙，图纸画它，是告诉你楼上六层的分量往哪儿走。这个没得商量，图纸上画在哪儿，就在哪儿。燃气管、下水的坡度、卫生间的防水层，也一样，照图纸，一点不改。」

他把图纸卷起来，又补了一句：「同一张图，有的线是规矩，有的线是当年的日子。分清楚了，才知道哪儿能听图纸的，哪儿得听你的。」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蔺师傅不是一会儿守图纸、一会儿不守。他守的是一个条件：凡是扛着分量、错了就出事的地方，照图纸，一字不改。

◆ 他怎么说 | 散在各章的保底

本书每拆一处，都先写过「先说他对在哪里」。那些保底散在五十章里，这一章把它们收到一张表上。表里每一行，左边是他的一样主张，中间是它几乎全对的条件，右边是出了这个条件以后，它会走样成什么。

他的主张	在这样的条件下，几乎全对	出了这个条件，会走样成
仁者不忧，乐以忘忧（9.29、7.19）	该尽的力已经尽了，剩下的是改不动的苦：丧亲、穷困、被冤枉；一个人需要先稳住	把还改得动的忧也一起安放掉
礼之用，和为贵（有子语，1.12）；君子无所争（3.7）	一群人要一起把一件事做成，吵一架的代价很高：婚丧、交接、一条船上	把该说出来的分歧也和掉
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12.1）	人多、彼此不熟、容易出事、要很快配合的地方	碰到表上没有位子的人和事，只会翻表
几谏，又敬不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18、7.11）	真正改不动的：老人的脾气、一个人拗不过的世道	把改得动的，也当成改不动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1）	需要忠实传递文字、仪式、剂量、手艺规矩的地方；有经典可依	把理解和做法也照抄，连「为什么」一起不问
问仁问孝，一人一答（12.1—12.3，2.5—2.8）	师生长期同行，班额极小，老师看得见每一张脸	学生一多，只剩一张标准答案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	老师在场，看得见学生卡在哪，也等得起	没人托底时，「则不复也」变成放弃
正名；君君臣臣（13.3、12.11）	权和责要分清的地方：谁签字，谁负责	名排在人前面，人得去合名

八行，每一行都是真心的保底。写在表上，不是替他打圆场，是把他对的地方钉牢。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压成一句

八个条件摆在一起，看得出来它们有同一个底子。本书把它压成一句：

在张力由一位在场、长期同行的老师，按一个一个人下剂量，而那片场本身暂时不需要被改的地方，他几乎全对。

前半截，「一位在场、长期同行的老师，按一个一个人下剂量」，是他的杏坛。师生长期同行，班额极小，老师看得见每一张脸。子路退一退，冉有进一进，颜回课下再看看。在这样的地方，不忧、次序、一人一答都不会走样，因为走样的那一刻，老师就在旁边，当场就调。

后半截，「那片场本身暂时不需要被改」，是述的条件。一部经、一套仪式、一张药方的剂量，本来就该一字不改地传；一片刚刚安下来的场，本来就该先守一守。在这些地方，「述」不是保守，是负责。

两个半截合起来，就是一个画面：一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捧着一部可依的经，在一片还不需要改的场里，慢慢地走。他那个年代的杏坛，正是这个样子。

今天，这个条件还在哪里？还在不少地方。一个老手艺人带一两个徒弟，一带好几年；一位导师带三五个研究生，天天见面；一个家里，大人陪一个孩子读书，读的是一本早已公认的好书。在这些地方，他的话几乎可以原样拿来用。

可今天更多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一间教室坐四五十个孩子，一个老师一学期换一个班；一个孩子的问题，先问的是手机里的机器，不是身边的人；一片场，常常还没安稳下来，就已经需要改了。条件变了，同一句话就要先问一问，再用。

◆ SDE 看这一处 | 条件没有写进去

先用大白话说：保底合表不是本书让步，是替他把条件找回来。

第 47 号立过一条发生命名律：一个学说把自己看见的东西，从「在某种条件下反复发生」升成「本来就是这样」，就会留下几道痕迹。第一道是：它说不出自己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

孔子的教义，正好在这里留了一道痕。八条保底，每一条都有条件，可他给所有人立的那些终点句，多半没把条件写进去。「仁者不忧」，没有说「在改不动的时候」；「述而不作」，没有说「在需要忠实传的地方」；「非礼勿动」，没有说「在人多易乱的地方」。把条件写进去的，恰恰是杏坛上那几句：「不愤不启」本身就是一个条件，「求也退，故进之」连理由都说了。他在杏坛上是看着条件教的，一对一，当场调；写进道里的时候，条件没跟着进去。

条件一丢，特例就成了全部。这正是本书说的第二层悖论的来处：杏坛上老师看着眼前这张脸下的剂量，被学生记成了一句对所有人都成立的话。

蔺师傅那张图纸上，承重墙和隔墙画的是同一种线。他知道哪条是规矩、哪条是日子，可图纸自己不会说。等他不在，下一位业主看见的，只是一张线一样粗的图。

所以用他的学说，第一件事是把表的中间那一栏补回去：在说出每一句他的话之前，先问一句，这里是不是那个条件。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夜班。

谭慧在卫生站值夜班。交班的时候，白班的同事把输液单念一遍，她跟着再念一遍：床号、姓名、药名、剂量、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对，对完两个人都签字。这叫三查七对，站里的规矩，一字不改。

「这个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她跟新来的护士说过，「单子上写多少，就是多少。」

那天夜里两点，她去看三床的老人。单子上的东西全对，可她发现老人今晚说话比白天慢，手也有点凉。单子上没有这一栏。

她没有改单子上任何一个字。她在交班本最后那一格「备注」里，写了一行：三床，两点，说话慢，手凉，已告知值班医生。

早上交班，她把两样东西一起交出去：一张一字不改的输液单，一格自己写的备注。

裴芷后来听妈妈讲这件事，问：「那你到底是照单子，还是不照单子？」

谭慧说：「单子上的，一个字都不能改。单子上没有的，得有人写上去。」

带 走 的 话

在老师看得见你、那片场还不必改的地方，他几乎全对。用他的话以前，先问一句：这里是不是那个条件。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八个条件下，不忧、和、礼、顺、述、一人一答、愤悱、正名都几乎全对；关：条件没写进教义，特例被读成了全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在杏坛上，张力由在场的老师按剂量调；条件一丢，只剩消掉的那一种。

◆

51

第 51 章

死法：无张力死与回写死

这一章的问题

照他教的样子一直教下去，会死在哪里？死的是什么，又怎样才算活过来？

◆ 一套做得太干净的房子

开工第三天，蔺师傅带靳立新下楼，去看另一套房子。那是他八年前装的，同一栋楼，二楼，户型一样。

一进门，靳立新就「哟」了一声。墙面平得像镜子，踢脚线和地板之间连一道缝都找不到，所有的水管电线都埋进了墙里，一根也看不见。

「这是我那几年做得最干净的一套，」蔺师傅说，「那时候业主跟我讲，一个口子都别留，难看。我就一个都没留。」

女主人出来倒茶，笑着说，住了八年，墙上一幅画都没挂过。「舍不得打钉子，打一个眼，这墙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的奖状，都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

去年厨房墙里的水管漏了。没有检修口，只能砸开半面墙找漏点，找到了，修好，再补。补上的那一块，颜色跟旁边始终不一样。

回楼上的路上，蔺师傅说了一句：「那一套，我做死了。」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那套房子有两种死法。一种是住的人不动了，连一颗钉子都不敢打。一种是房子自己改不了了，坏了只能砸。两种死法，都出自同一个好意：做得干净，不留口子。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心疼

死法之前，先回到病根。第20章写过四条：礼坏乐崩、人人不安的年代，最缺的是安；少孤少贱、一路被拒，最知道张力的苦；无位的人讲学，只能借先王授权；私学规模大，和谐的场好教，张力的剂量难教。四条里，第二条是主因：心疼。

这里不再重论，只补一个小场面，看他的心疼长什么样。

有一天他说，道行不通了，我就坐个木筏漂到海上去，跟着我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子路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又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5.7）子路比我还勇，可我没地方找做木筏的材料啊——注家对这半句的读法不一〔据二手〕，可不管哪种读法，前面那半句都清楚：他在说一句赌气的话时，也还看着子路的那股勇，顺手往回拉了一把。

这跟他回答子路「闻斯行诸」时的「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是同一个动作：退之。一个老师，对着他最莽撞、也最忠心的学生，一辈子都在往回拉。第20章说过，高兴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子路将来不得好死（《先进》11.13）。

心疼是真的。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对着一张具体的脸的。对着子路，他知道拉多少；对着冉有，他知道推多少。可心疼一旦写进给所有人的道理，就没有具体的脸了，只剩一个方向——少一点，再少一点。蔺师傅八年前也是这样：业主说「一个口子都别留」，他心疼那面墙，就真的一个都没留。

◆ 先说他对在哪里

先说清楚：死的不是孔子，也不是他的学问。

他的杏坛是活的。第二编看过，学生卡住、顶嘴、改老师，回写五格三格是满的。凡是一位老师看着一张脸、按剂量去调的地方，他的教法今天也活着。

会死的，是他的教义被单独传下去的那一支：没有了在场的老师，只剩写下来的终点——不忧、复礼、述而不作。这一支在很多地方也活得好好的：第50章那张保底合表上的八个条件里，它几乎全对。死法只落在条件之外。

还要守住一条判读纪律：说它「会死」，是说一个结构往哪里走，不是说每一个读《论语》的人都死在这里。有无数读他的人，一辈子活得有张力，是他们自己把缝补上了。

◆ SDE 看这一处 | 两种死法结账

第 20 章给过初判：主死法「无张力死」，次死法「回写死」。九编走完，账可以结了。

无张力死，死在开头。场太和，第一拍起不来——没有人卡住，没有人憋着一股劲，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不是有人不许你动，是在这片场里，你根本不觉得需要动。就像二楼那位女主人，没有人不许她打钉子，是她自己舍不得。本书的证据，是三个母题编里那三章追随者群像：只会「不忧」的人（第 25 章），只守次序的人（第 31 章），只会「述」的人（第 38 章）。三章写的是三种人，卡在同一个地方：第一拍起不来。

回写死，死在结尾。就算场里真长出了一点新东西——一个学生想通了老师没想通的，一个弟子改了一处礼——也没有地方把它写回去。本书的证据，是回写五格「三满一半一封」：杏坛上满，课程只有老师能删述，制度那一格封（第 12 章）；再加上第十一编要看的那件事：他身后，学生把可以改判的问答，编成了不可改判的经。

两种死法互相加重。回写死久了，人就不再起第一拍——反正想通了也写不回去，何必去想。无张力死久了，回写那一格就更没人去碰——本来就没长出什么，写什么回去。一个死在开头，一个死在结尾，中间连成一个圈。

还有一条次要读法，本书照第 20 章登记，不升格：「向后钉型」（本书暂拟），路不从今天的样子里生出，钉在一个古的样子上。它和两种死法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

怎样认出它？给两个家常问法，都只拿来自查，不拿来考核别人。

认无张力死，问：这一个月里，这片场里有没有人说过一句「凭什么」，而没有被当场安放掉？

认回写死，借作者第 94 号的问法：上一次的东西，进了谁的下一版？

怎样算活过来？也只有两条，对着两种死法。第一拍起得来：有张力按剂量放进来，身边有人托底。第三拍写得回去：至少有一格开着，让被教的人长出来的东西，进到下一版里。两条都做到，那片场还是和的，只是和里有了动静。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晚上。

谭伯年在收拾旧书柜，翻出一摞教案本。最底下那本，是他教《愚公移山》的，纸已经黄了。

他翻开看。第一年写得密密麻麻，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板书设计，那一年校长听课，在本子后面批了四个字：条理清楚。

再往后翻，第二年的本子，是照着第一年抄的。第三年，也是。一直抄了快二十年，字一年比一年工整，页边的空白一年比一年干净。他一个字都没改过。

他想起来为什么不改。那几年升学考试考这一课，他怕改了，学生吃亏。

他也想起了那个男孩（第17章）。就是在这一课上，男孩举手问：「为什么愚公不搬家？」他让男孩坐下，下课再问。男孩没再问。

谭伯年拿出一支笔，在最后一本教案的页边空白上，写了一行字：为什么愚公不搬家？

写完，他又在底下添了半行：该问的，是我。

带 走 的 话

死的不是他，是被当成终点的那片场：开头起不来，结尾写不回。活过来要两条：张力按剂量放进来，长出来的有一格写得回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心疼，对着一张具体的脸，下得了剂量；关：心疼写进给所有人的道理，只剩剪刀，开头与结尾两处一起封。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两处：第一拍消在开头，第三拍消在结尾。活过来，是两处各放回一格。

◆

52

第 52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SDE 也会被述成经

这一章的问题

这把刀拆了孔子，它自己会不会也被人照着念、一字不改地传下去？这本书，会不会也被述成经？

◆ 徒弟手里的那本笔记

蔺师傅有一个本子，记了二十多年。哪种墙怎么开槽，卫生间地面往地漏找多大的坡，防水刷多高，吊顶离梁底留多少，一条一条，都是他吃过亏以后记下的。

三年前，徒弟景浩把这个本子借去，一页一页复印了，装订成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靳立新家做吊顶那天，景浩照着复印本，在梁底下留了十公分。蔺师傅抬头一看，说：「这套房子梁低，留五公分就够了。十公分那一条，我前年就划掉了。」

景浩把复印本翻开给他看：「本子上写的是十公分。」

蔺师傅拿过自己的原本，翻到那一页。那一行上有一道横线，旁边写着「五，看梁高」，还注了日子。景浩的复印本，是划线以前印的。

那天收工以后，蔺师傅坐在台阶上，在自己本子的第一页写了三行字：这本子会错。错了改在后面，写上日子。谁发现的，写上谁的名字。

写完，他把本子递给景浩：「以后你也往上写。」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本子没有错，师傅也没有错。错的是一件事：一个会改的本子，被复印成了一本不会改的书。复印的那一刻，蔺师傅手里的张力，一下子就被述平了。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 一个「述」字

《论语》里有一个很小的场面，第49章已经用过它的后半截。孔子说：「予欲无言。」我不想说话了。子贡慌了：「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阳货》17.19）您要是不说，我们这些学生传述什么呢？

孔子答的是「天何言哉」。可子贡那一句，本身就是一个开端：老师的话，从这一刻起，成了学生要去「述」的东西。第十一编要看的，是这个开端后来怎样长成一部经。

这一章要问的，是同一件事会不会落到SDE身上。

SDE是王德生博士立的一套说法。本书用它来拆孔子，用的是他的口述，而且「一字不改」。判词在全书出现四次，也是一字不改。你看，这本书自己，也在做子贡那件事。

◆ 先说他对在哪里 | SDE要向他学的三件

给SDE写死法之前，先记下SDE要向孔子学的地方。拆完一个人，要是只剩拆的那一方有理，这把刀就已经在往经的方向走了。

第一件，场的功夫。SDE讲张力、讲回写，讲得多；怎样让一群人安下来、怎样让一片场和起来，讲得少。孔子在这件事上，比SDE细得多。按剂量的张力，剂量底下得有一个托底的场，那个场，要向他学着造。

第二件，对着一张脸下剂量。「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SDE说「剂量」，他两千五百年前就在做，而且做得比任何表格都准。

第三件，忠实地传。第50章那张合表里，「述」在要忠实传递的地方几乎全对。一套说法要是连自己的原文都守不住，传三代就变样了。SDE也需要述，只是要知道哪一条是承重墙。

◆ SDE 看这一处 | 三层死法

第47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给SDE自己写过失败的三层〔据站上第47号，转述〕：局部失败，缩小主张；系统失败，降为「局部设计语言」；表征失败，对自己用发生命名律。本书照这三层，给自己写一遍。

第一层，局部失败，就缩小主张。这本书已经做过不止一次：判决一、判决二被自己的主场章收窄（第24、30章），判决五在黄宗羲那里认了一半判负、照登收窄，又在朱熹那里到线，改判部分成立（第56章）；「当仁不让于师」登为预言一的部分反例；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让预言二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

可缩小主张也有上限。一句话碰一次反例缩一圈，缩到最后，它就什么也不说了，也就永远推不翻了。所以本书给五条判决各画了一道改判线（第47章那张表，附录庚同登）：到了线，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比如以后要是在《论语》可靠的部分里找到一句他许学生去作一个新样子的话，判决三不再收窄，改判「部分成立」，写进附录，不抹掉原句。预言二也是这样处理的：第54章原拟的那句收窄的话，没有拿来替原句保住，改立为预言三，另行登记；预言三一跑，也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

第二层，系统失败，就降为局部设计语言。要是推翻条件成批地成立——他教学生主动走进张力去作新的话，不是一两句，而是一整片——那么「自我界·场·幸福中心」这个说法，就不能再说是孔子的根。它只能降下来，当作一套读课堂、设计课堂的说法来用：拿它去看一间教室里张力多少、次序多少、作多少，仍有用处，但不再替孔子立中心。

第三层，表征失败，就对自己用发生命名律。这一层最要紧。发生命名律说：一个学说把某一类反复发生的事命了名，要是把这个名字升成「本来就是这样」，就会留下

三道痕：说不出自己成立的条件；推到所有地方以后，长出一种固定的毛病；留下一块看得见却说不出的剩余。

拿它照SDE。SDE命名的，是「人靠张力一次次被推着长」这一类反复发生的事。要是有一天，这句话被升成「人本来就该有张力」，三道痕就会出来。第一道，说不出条件：对一个已经被压垮、只需要先安下来的人，张力不是养分——这时候先要的是安，撑不住的，请寻求专业帮助。第二道，固定的毛病：大人把「张力」当新口号，天天给孩子加难度，把安当成懒。第三道，剩余：孔子那一片场的味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5.26）——SDE的词，今天还说不太出来。

三道痕一出，SDE就成了一个新的先王之道。

◆ 这本书自己的「归述」

最后，刀对准这本书。

本书给孔子的收回动作起过一个候选名字：归述，把作出来的东西，归还给述（本书拟名）。这本书自己，有三处归述的风险。

一处在判词。一字不改地出现四次，是为了口径统一；可一字不改，本身就是述的姿势。

一处在标签。「因材施教」是后人对孔子的概括，贴在他身上一千年，附录要把它列进十大误读。「无张力的幸福」这六个字，也可能成为下一个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人不读《论语》，只记这六个字。

一处在判语。「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后半句出自一个只跟子路说过几句话的看城门的人。本书有他一生的证据在后面撑着，可这句话被单独传出去时，撑着它的东西不会跟着走。

本书自己不落进去，靠三个条件。**每一个判断都写明它在什么条件下会错；被读的人有一格能改本书；张力和安一起算，不把张力当新的终点。**推翻条件、可错预言与各条判决的改判线、「待验」「待核」的标记、标明「本书收窄」的措辞、附录里的最弱处，都是为这三条留的口子。本书给出的读数，只拿来自查，不进考核。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在一本书里读到一句话：「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她觉得好，抄在黑板角上，给学生当读《论语》的一个抓手。

两周后单元小测，最后一道题问：你觉得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她批卷子批到一半，停下了。四十多份卷子里，有十几份写的就是黑板角上那句话，一字不差。

第二天，她把那句话擦掉了一半，只留前半句，在后面加了一个新问题：「后半句是谁说的？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错的？」

裴芷去查了。她在外公那本书里找到《宪问》那一章，第二天交上来一张纸条：「后半句不是孔子说的，是石门一个看门的人说的。他只问了子路一句话，就下了这个判断。要是他那天只是随口一说，这句话就不算数。」

左文澜在纸条底下写了一行：你改得对，我留着。

> 带 走 的 话
>
> 拆他的刀，也会被述成经。写明它在什么条件下会错，留一格让被读的人来改，张力和安一起算。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 SDE开的门：局部收窄、降为设计语言、对自己用发生命名律；本书自己可能关上的门：判词、标签、判语，被一字不改地传下去。
>
>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 刀转过来对着自己，张力放进来了；一旦被复印成不会改的书，它也会被述平。

第 十 一 编

身后：一个老师怎样被述成经

编　序

老师在的时候，学生可以当面顶他、改他；老师不在了，这件事还能不能接着做？

这一编问的就是这个。第二编看过杏坛：学生改自己、同伴互相改、学生改老师，三格都满；课程只开了半扇，制度那扇是封的。那是老师在世时的读数。这一编看老师走了以后，这张表怎样一格一格变。

第五条判决在这里落地：杏坛上学生改老师；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无张力的经。这是本书作者陈晓艳一直追问的那件事，在孔子身上的样子——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老师一走，能推翻的那个人，就不在场了。

五章按时间往下走。第53章看弟子怎样编书、怎样守墓、怎样把老师抬到够不着的地方。第54章看学生们分家，孟、荀各从一只盖子下手。第55章看「学而时习之」怎样变成背诵。第56章看集注与孔庙，并正面查推翻条件三：黄宗羲那篇《学校》，算不算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了制度。第57章不表态，只看脚下：打倒和复兴，站在同一块地板上。

这一编判的是「述」这个动作怎样一代一代接力，不判任何一个接力的人。

53

第 53 章

弟子编书：可以改判的问答成了不可改判的经

这一章的问题

老师走了以后，学生手里只剩老师的话。他们会怎样对待这些话？

◆ 置顶的那份语录

设想一个微信群，叫「郁老师的学生们」。

郁振声老师教了三十一年高中物理，上个月走了。消息传开那天晚上，群里一下子涌进来两百多人，从八十年代的毕业生到前年刚走的，都在。

头几天，大家往群里贴回忆。有人贴老师当年的手写板书照片；有人说，老师骂人从不点名，只敲黑板；有人说，高考前一晚，老师骑车挨家送过复习提纲。

第四天，一个叫裘雁的学生发了一段长话。她说，高二那年，郁老师在黑板上推一个公式，推到一半，她举手说，老师，这一步正负号好像反了。老师盯着黑板看了很久，转过身说：「裘雁说得对，我错了。」然后当着全班，把那一行擦掉重写。裘雁说，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老师也可以被学生改。

这段话下面，有几个人点了赞。也有人回了一句：「逝者为大，这些就不说了吧。」

又过了几天，群主戴一川把大家贴的东西整理了一份《郁老师语录》，置顶在群公告里。一共三十二条：「做人要踏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道题做十遍，不如一道题想透」……条条都是好话，条条都像一句格言。

裘雁把那三十二条从头读到尾。她那段「老师，这一步正负号好像反了」，不在里面。老师那一句「裘雁说得对，我错了」，也不在里面。

没有人删她的话。只是整理的时候，整理的人觉得，这一段是个故事，不是语录。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三十二条语录里，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每一条郁老师都说过。可是一个会被学生改、改了会认的老师，经过一次认真、好心的整理，变成了一个只会说对话的老师。

◆ 他们怎么编的

《论语》是怎么编成的，没有留下编者的名单。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陆续记下、再编定的；书里曾参、有若两人被称作「子」，所以有学者推断，编定的人里有这两位的门人〔据二手〕。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的说法，大意是孔子死后，门人把各自记下的话合在一起，编纂成书〔待核〕。汉代流传过好几种本子，后来才合成今天的样子〔据二手〕。

编者是谁说不准，可编者留下的手印，在书里看得见。

《学而》篇开头第二章，就是有子的话；第四章，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学而》1.4）。《先进》篇有一章，把学生排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点了十个名字（《先进》11.3），这一章没有「子曰」，有学者认为是编者自己的话〔据二手〕。老师的学生，被老师的学生排了座次。

还有两处，看得见学生怎样替老师「收」话。

一处在《里仁》。老师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答「唯」。老师出去了，别的学生问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4.15）老师只说了「一以贯之」，没说贯的是什么；学生当场替老师补上了两个字。这两个字说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要看见的是：老师留下的一个空，学生马上填了。

另一处在《阳货》。老师说：「予欲无言。」我不想说话了。子贡急了：「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阳货》17.19）您要是不说，我们这些学生拿什么来传述呢？一个学生最怕的，是老师不留话；因为老师的话，是学生手里唯一的东西。

老师走了以后，学生做了三件事，都记在《孟子》里。

第一件，守。孔子死后，弟子为他守了三年，三年满了，收拾行李要回家，进屋向子贡作揖告别，相对而哭，都哭出了声，才走。子贡回来，在墓前的场地上盖了一间屋子，一个人又住了三年（《孟子·滕文公上》）。

第二件，找一个替身。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子游觉得有若长得像老师，想用侍奉老师的礼来侍奉他，拉着曾子一起。曾子说不行，老师像是用江汉的水洗过、用秋天的太阳晒过，「皜皜乎不可尚已」——洁白光亮，没有谁能再加上去了（同上）。

第三件，抬高。宰我、子贡、有若三人，各有一番称颂。宰我说，照我看，老师比尧舜贤明得多；子贡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过老师这样的人；有若说，圣人和百姓是同类，可老师出于同类、高出同群，「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论语》自己也收了子贡的几段。有人说子贡比老师强，子贡说，我的墙只到肩膀，老师的墙有好几丈高（《子张》19.23）。有人毁谤老师，子贡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19.24）有人说老师未必比子贡强，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19.25）老师够不着，就像天没有台阶可以爬上去。

◆ 先说他们对在哪里

先说守。子贡在墓前又住了三年，这不是做样子。一个学生，拿自己六年的日子去陪一个已经不在的老师，这里面的情分，今天读来仍然烫手。

再说曾子那一声「不可」。这是整件事里最清醒的一声。找一个长得像的人坐到老师的位子上，大家照旧行礼、照旧请教，看上去老师还在，其实是在演。曾子不肯演。他宁可让那个位子空着。

再说编书。编书的人留下了顶嘴、留下了老师被改、留下了子路说老师「迂」，第12章已经替他们说过公道话。没有这些弟子，后人连一个会被学生改的孔子都见不到。

子贡的称颂，也要放回他那一刻去读。叔孙武叔在朝堂上说子贡比老师强，这是拿学生去压老师。子贡把自己放低、把老师抬高，是一个学生在替不在场的老师挡话。

◆ SDE 看这一处 | 天纵，还是少贱

大白话先说。老师在的时候，老师的话是一场还在进行的问答的一半；老师不在了，那一半就成了全部。话还是那些话，身份变了：从「正在成形」，变成了「定型」。

最能看清这个变化的，是《论语》里的一段对话，老师自己还在场。

太宰问子贡：你们老师是圣人吧？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子贡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本来就是天让他成为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老师听说了，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9.6）太宰了解我吗？我年轻时地位低贱，所以会做很多粗活。

同一件本事，学生说是「天纵」，老师说是「少贱」。

学生的说法里，没有张力：本事是天给的，生来就有，不用挣。老师的说法里，全是张力：本事是从没有位子、没有依靠、什么粗活都得干的日子里，一样一样逼出来的。

这一回，老师在场，他当面把学生的说法改了回来。另一处，有人称他圣与仁，他也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7.34）

可老师一走，就没有人再当面改了。子贡的「日月」「天不可阶」，宰我的「贤于尧舜远矣」，有若的「自生民以来未有」，都是在老师不能开口的时候说的。每一句，都在把老师往「天纵」那边推，推离「少贱」。

「天不可阶」这四个字，值得细看。台阶，就是一级一级走上去的路（差异序列）。说老师没有台阶，就是说：他不是走上去的，他本来就在那里。学生可以仰望，不能跟着走；可以传述，不能改。本书判词的后半句说，他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天不可阶」恰好把这半句抹掉了。

还有一处更细的。子贡自己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19.21）君子犯错，像日食月食，人人看得见；改了，人人仰望。在这句话里，日月是会被遮住、会改的。可等他拿日月去比老师时，说的是「无得而逾焉」——没有人越得过。日月还是日月，日食那一半不见了。

曾子那一声「不可」，放在回写五格里看，更要紧。有若坐上老师的位子，问答也许还能接着来：学生问，有若答，学生顶，有若改。那会是一场假的问答，可至少是问答。曾子把这条路堵了。堵得对，老师确实不可替代；可堵完以后，学生手里还剩什么？只剩老师留下的话。话不会被顶嘴，也不会认错。第12章的「学生改老师」那一格，在老师身后，从「满」变成了空的——不是谁封的，是能被改的那个人不在了。

这就是第五条判决的第一步：问答的一方不在了，另一方只好「述」。

用第19章接缝卡的话说，这一回的接缝词不在老师嘴里，在学生嘴里：「天」。天纵、天不可阶，一个字，把一个少贱多能、一路被推着长大的人，封成了本来就在那里的日月。本书把这类由学生接过来的接缝词，登记为「身后接缝」（待验）。

「天纵」怎样盖过「少贱」，这一层要让出去。孔子身后被一步步抬成圣人，前人早就追过：顾颉刚讲过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不是一个样子〔待核：篇名与年份〕；顾立雅写《孔子与中国之道》，把人的孔子从神话里剥出来；李零写《去圣乃得真孔子》，意思就在书名里〔据二手〕。本章这一段的大轮廓在他们那里，本书不主张是新的。本书多追的是另一件事：改判资格怎样被收走。两件事分得开。人可以不被神化，资格照样被收走：本章开头那个群，没有人把郁老师抬成圣人，裘雁那一段照样没进语录。人也可以被神化，资格却被要回来：王阳明敬孔子为圣人，仍说心里求过觉得不对的，就算是孔子说的也不敢认〔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第44章「第二次认账」登记。

预言一在这里也有一个读数。编书的人保留了顶嘴与被改的现场，却一处也没有写成「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他们自己正是在失去改老师资格的那一刻编的书。预言一照旧未被推翻。

◆ 和韦伯划一条线 | 常规化，还是改判资格

这一章写到这里，有一位近邻必须请进来。守墓、找替身、抬到够不着的地方——一位大师走了，门徒把他留下的东西做成固定的样子，这件事不是本书第一个看见的。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有一个说法，叫「卡里斯玛的常规化」〔据二手〕。卡里斯玛，大意是一个人身上那股非同寻常、让人愿意跟着走的感召力。这股力只长在他一个人身上，传不下去。他一走，跟着他的人就要想办法，把它变成能传下去的东西：固定的传统、固定的规矩、固定的位子。这就是常规化〔据二手〕。

拿这个说法来看本章，很多地方对得上。子贡守墓，是把情分做成一个仪式；子夏他们想让有若坐到老师的位子上，是想把感召力挂到一个替身身上；宰我、子贡、有若的称颂，是把一个人抬成一个传统的源头。「大师身后，门徒把活的做成定的」这一层，韦伯早说过，本书让出来，不主张是新的。

那本书还多说了什么？要看两个说法各自在量什么。

常规化量的是权威从哪里来：从前，大家服的是这个人；后来，大家服的是传统和制度。它问的是「凭什么听」。

本书量的是另一件事：一个判断做完以后，谁还能推翻它。它问的是「谁还能改」。

这两件事常常一起发生，可是能分开。本章开头那个学生群，没有立任何制度，没有人定规矩，群主只是好心整理了一份语录，改判资格就没有了——裘雁改老师的那一段，没进语录。反过来也想得到另一种样子：一个学派有很严的传承制度，却在制度里专门留一个位子，给学生去改老师。前一种，没有常规化，照样收走了改判资格；后一种，常规化了，改判资格却还在。

《论语》恰好落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编书的人把顶嘴、被改的现场都保留了：子游改老师、子夏启发老师、子路说老师「迂」，一处没删。现场都在，可是从现场里长出来的那个资格——「学生可以改老师」——没有被写成规矩，也没有人在老师身后接着去改。在编书的这一刻，问答的现场保留下来了，改判资格没有跟着写进去；后来韩愈、王阳明把它要了回来，那是另一回事，第 56 章记账。

常规化这个说法，能说明学生为什么要把老师的话固定下来；它不专门回答：固定下来的东西里，为什么偏偏还留着老师被改的现场，却没有一个人接着改。本书的尺子量的，就是这个差。它不是替换韦伯，是在他看的那一层旁边，另开一层。

这个差，也给了本书一个可以被原文推翻的地方。要是《论语》的编者把顶嘴的现场删干净了，那就只是常规化，本书这一章多说的一步就不成立；要是他们把「弟子可以改师」写成了规矩，那就是改判资格被传下去了，本书也要撤名。这正是导读立的第四条推翻条件。本章的读数是：在《论语》这一本里，两样都没有发生。到了后世，韩愈、王阳明把改老师的资格当面要了回来，写成了话，第二款部分触发，细账在第 56 章。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学期末，左文澜在语文课上布置了一件事：全班一起编一本《我们班的〈论语〉》，把这一学期左老师在课上说过的、印象最深的话记下来，每人交三条。

收上来一看，一百多条，大多是「读书先读题」「字写端正是态度」「作文开头要点题」这一类。左文澜一条一条往黑板上抄，抄到一半，停下来问：「有没有人记的是我说错了、被你们改过来的那一次？」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裴芷举手：「期中那次，您判我作文跑题，第二天又改了。」

好几个同学跟着「哦」了一声，想起来了。可是一百多条里，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写进去，包括裴芷自己。

左文澜在黑板最下面，另起一行，写上：「第101条：跑题——划掉——重新判。」她转身对全班说：「这一条，也算。」

下课后，裴芷走到黑板前，在那一行后面，用粉笔添了三个字：「裴芷改」。

带 走 的 话

老师在的时候，他的话是问答的一半；老师不在了，别让这一半冒充全部。把「他被谁改过」也编进书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编书的人开了一扇门：顶嘴与被改的现场都留下了；学生又关上一扇门：用「天纵」「日月」「天不可阶」，把一个少贱长成的老师抬到了够不着、改不动的地方。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被消掉了。老师自己说「少贱」，学生说「天纵」；能当面改回来的那个人一走，张力就只剩在故事里。

◆

54

第 54 章

儒分为八，孟与荀：两只盖子

这一章的问题

学生们分了家，每一家都说自己接住的才是老师的真意——他们各自从老师身上拿走了哪一块，又焊上了什么？

◆ 同一个老太爷，两部谱

设想有这样一户聂姓人家，分了好几房。老太爷是清末人，据说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回乡种地，临终留下四个字：耕读传家。

四个字刻在老宅堂屋的横梁上，一百多年，谁也没动过。

这几年各房都想修谱，却修不到一块去。长房一直守在村里，种着祖上那几亩田，长房的聂广福说：老太爷的意思，是先有耕，才有读，根在田里，谁离了田谁就是忘本。三房早年出去读书，如今一家子都在城里当老师、当医生，三房的聂广才说：老太爷自己就是读书出来的，「读」才是他要传的东西，守着田不读书，那才是忘本。

两房各修了一部谱。长房的谱，序言写「耕为本」；三房的谱，序言写「读为本」。两部谱都把那四个字印在第一页，都说自己是正支。

有一回清明，两房的人在老宅碰上了，站在横梁底下又吵起来。长房的一个孙辈，十几岁，仰头看了看那四个字，小声说了一句：「要是能问问老太爷就好了。」

一屋子人都不说话了。老太爷问不着。四个字还在梁上，写它的人不在了，谁也没法让他再说一句「你们俩都说岔了」。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两房吵得凶，可吵法是一样的：都拿老太爷的话当最后的尺子，都说自己手里那一半是整个。没有人说：老太爷那四个字，也可以由我们接着往下写。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孔子的学生们分家，在《论语》里已经露了头。

子夏的学生去问子张怎样交朋友。子张先问：「子夏云何？」你们老师怎么说的？学生答，子夏说，可以交的就交，不可以交的就拒绝。子张说：「异乎吾所闻。」（《子张》19.3）跟我听到的不一样。君子要尊重贤人，也容纳众人。

子游批评子夏的学生，只会洒水扫地、应对进退，这是末节，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子夏听了说：「噫，言游过矣！」（《子张》19.12）子游说错了。

子游说子张：「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19.15）曾子也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19.16）

这几段有一个共同的句型：「吾所闻」。子张说的是「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曾子讲孟庄子的孝，开口也是「吾闻诸夫子」（《子张》19.18）。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份自己亲耳听来的老师。老师当年因人而答，对子路一种说法，对冉有一种说法；等老师不在了，每个学生手里的那一种，都成了「老师说的」。

大约两百多年后，韩非在《显学》里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家，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各成一派，取舍相反，却都自称是真孔子〔待核〕。他接着问了一个很刻薄、也很准的问题，大意是：孔子、墨子都说自己讲的是尧舜，尧舜不能复活，谁来判定哪一家是真的〔待核〕？

八家里，后来留下大部头著作、影响最深的，是孟子和荀子两家。

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我没能做孔子的学生，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他又说，古代的圣人他都做不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讲性善，讲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讲仁义从心里长出来〔据二手：性善、四端之说，见《孟子·告子上》《公孙丑上》〕。

荀子在孟子之后，讲性恶：人的本性里有争夺、有贪欲，要靠后天的学和礼来矫正〔据二手〕。他的《劝学》开篇就说学不可以停，里面有「青出于蓝」的比方〔待核〕。他特别看重礼和老师，大意是说，礼是用来正身的，老师是用来正礼的〔待核〕；又有一句更硬的，大意是说，讲话不称引老师，叫作背叛〔待核〕。

◆ 先说他们对在哪里

学生分家，常被读成坏事：一门之内，吵成八派。本书要先把这件事翻过来看。

分家说明老师留下的东西是活的。一个只会让人背一套标准答案的老师，身后只会有一派。孔子身后有八派，恰恰说明他当年的问答真是因人而答，真把不同的东西，交到了不同学生手里。

《子张》篇那几段争论，更是杏坛的余温。子张当面说子夏那一套「异乎吾所闻」，子夏当面说子游「过矣」——第12章回写五格里的「同伴互相改」，在老师身后仍然是满的。老师不在了，学生还在互相改。这是这所学校留下的最好的东西。

孟子与荀子，各自把老师的一半做到了极深。孟子把「仁」从一句句问答里，挖到了人心底下，给后世每一个想做好人的人，一个向内找得着的根。荀子把「学」和「礼」讲得比谁都透，「学不可以已」这一层意思，今天读来仍然是对学习最好的劝勉之一。

◆ SDE 看这一处 | 身后三问

大白话先说。一个老师身上有好几只「盖子」——他那套东西里，每一块都能被人掀开、拿走、接着做。后来的人，多半只掀得动其中一只。本系列给这类后来者问三个问题（身后三问）：他从哪一只盖子下手？他接住了什么？他自己又焊上了什么？最后按四种结局归类：跃迁（往上走出了新的一层）、内卷（在原来那一层里越卷越深）、轮回（原来那台机器再转一遍）、耗散（散掉了，或者走出了这一家）。

先问孟子。

他从「心」这只盖子下手。孔子讲仁，多半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上答；孟子把仁放进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心里。接住的，是口述里的那个中心：自我界。仁义不在外头，在你心里，你向内一找，就找得着。

他焊上的，是「本来就有」。性本善，四端本来在心里，你只要不丢掉、把它养大就行。第53章看过，学生把老师的本事说成「天纵」；孟子把每个人的善，也说成了生来就有。一个「本来」，把成人这件事，从「走出来的」往「本来就在的」那一头推了一步。

可是孟子有一段话，要照实摆出来，因为它碰到了本书的中心。《告子下》说，舜从田里被举用，傅说从筑墙的人里被举用……所以天要把大任交给一个人，一定先苦他的心志，劳他的筋骨，饿他的身体，让他做什么都不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又说：「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结尾一句：「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这是在教人：张力能让人长。忧患使人生，安乐使人死。这几乎是在正面撬「无张力的幸福」这个中心。

照实判，它撬动了多少？

撬动的一面：孔子的教义里，张力只许在杏坛上；孟子把它写进了教给所有人的道理里，而且说安乐会让人死。这是真撬。

没撬动的一面有三处。第一，这份张力是「天将降」的，是天给的考验，人要做的是「忍」，承受它；它不是人自己去理念界、现实界里找来、造出来的。第二，「而后作」的「作」，旧注多读作奋起、振作〔据二手〕，和「述而不作」的那个「作」不是一回事。第三，承受完张力要去哪里？去承担「大任」，而大任的样子，孟子「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早已排好。张力进来了，终点还是那个先定的和谐。

所以本书把孟子判为内卷为主：在自我界这个中心里，卷得比孔子更深、更细；《告子下》这一段，是内卷里冒出来的一点跃迁的苗头。

再问荀子。

他从「礼」和「学」这只盖子下手。接住的，是口述里自由被改写成的那一样：按次序执行选择。性恶，所以人不能照着本心走，要靠礼来排次序，靠学来矫正。

他焊上的，是「师」。礼要靠老师来正，讲话要称引老师，不称就是背叛〔待核〕。「青出于蓝」本来说的是学能让人超过原来的自己，后来才被人拿去说学生超过老师〔据二手〕；可在荀子自己那里，老师的位置是用来「正」学生的，没有写成学生可以正老师。杏坛上「学生改老师」那一格，在荀子手里，从「老师不在了所以空着」，变成了「写明了不许」。

荀子判为轮回：礼这台机器，被重新装好、拧紧，再转一遍。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后来都走到了法家那边〔据二手〕——从儒家这一家看，是耗散。

◆ 预言二 | 本章读数

前言写死的预言二是：身后各家撬的都是次序（礼）那一层，没有一家去撬「无张力」这个中心。

荀子支持预言二：他撬的正是礼，把礼撬得更硬。

孟子是部分反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在教义层正面说张力有用、无张力会死，撬到了中心。原句说「没有一家」，孟子就是一家。所以本章读数是：孟子一处，预言二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不删不藏，也不再拟一句更窄的话把原句保住。

上面那三处「没撬动」，照样是看得见的：它撬的是「许不许有张力」，没有撬「张力通向哪里」；张力由天降、由人忍、以大任为终点，属于第24章讲过的那一类——次序之内的担当。本书原先想拿这三处给预言二收窄。现在不这样用了。它们另立为一个新的预言，交结语登记：

预言三：身后各家把张力请回教义的，请回来的张力是承受的、担当的，终点仍是先定的和谐，没有一家让张力通向理念界、现实界的「作」。

它是一句新的、可以被碰的话，不是预言二的补丁：找到一家把张力请回教义、又让它通向理念界或现实界的「作」，预言三判负，照登。原句预言二写死在前言里，不改。

初稿原想让预言三从出版之日起登记，读数以后再填。可它现在就能对着材料跑，用不着等。跑下来是这样的。

一处是康有为。他讲「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一世比一世往前走，而且说这本来就是孔子的意思〔据二手〕。未来比古代好，人要往前走——求新的张力，被请进了孔子的教义本身；终点不再是身后那片先定的古代。

另一处是王阳明。「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判断最后落在哪里，从先定的古训，挪到了人心（第 56 章）。

两处都碰到了原句。按原句判：预言三部分判负，照登。

颜元讲「习行」，要人在做事里学，不坐在书本上学〔据二手〕。它请回来的，仍是做事的张力，本书只把它当旁证，不算反例。

预言三立下来，一跑就碰掉了一角。原句照登，不另拟一句更窄的话去保它。

还要补一句韩非那个问题。「尧舜不复生，谁来定真」，问到了根上：老师不在了，改判资格落在谁手里？八家的回答都一样——落在「我所闻」的那一份手里。没有一家说：改判资格，落在我们接着问下去的那个过程里。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布置了一篇读后感，读《论语》里的任意一章。裴芷和同桌写完了对着看，发现两个人理解的要求不一样。

裴芷说：「左老师说了，可以写你不同意的地方。」

同桌说：「左老师说的是，要先写同意的，再写不同意的。」

两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都是「左老师说的」。争了一个课间，谁也不服谁。

第二节课前，两个人一起跑到办公室去问。左文澜听完，笑了：「我两句都说过，一句是周一说的，一句是周三说的。我自己也没想到你们会拼成两条规矩。」她拿起

笔，在两个人的本子上各写了一行字，写的是同一句话：「不同意的地方写在前面也可以。先写哪个，你自己定。」

晚上裴芷在外公家说起这件事。谭伯年听完，只说了一句：「还好老师在。」

裴芷问：「要是不在呢？」

外公没回答，把那本翻烂的《论语》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到《子张》篇，推到她面前。

> **带 走 的 话**
>
> 学生分家不可怕，可怕的是每一家都拿自己听到的那一半当整个。老师问不着了，就接着问下去。

> **小账**
>
>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 学生们开了「同伴互相改」这扇门，老师身后仍然满着；孟子从心、荀子从礼各掀一只盖子，各焊上「本来」与「师」，把改老师这扇门关得更紧。
>
>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 都有。孟子把张力请回了教义，却让它由天降、由人忍、通向先定的大任；荀子把次序拧得更紧。张力进来了，没有通向「作」。

◆

55

第 55 章

独尊与科举：「学而时习之」变成背诵

这一章的问题

一句请你停下来想的话，怎样变成了一句人人都要快快背出来的话？

◆ 纪念册封面上的一句话

设想一所县城中学，有一位教数学的冼淑芬老师。她上课有一句口头禅，一堂课能说三四回：「有不同意见，站起来说。」

她是真这么做的。有学生站起来说她的解法绕远了，她就请那个学生上黑板写；写得好，她在旁边打个大勾，说：「今天这道题，按他的来。」

那一届学生毕业时，做了一本毕业纪念册。封面上什么图案也没有，只印了一行字：有不同意见，站起来说。

后来学校觉得这句话好，把它定成了冼老师所带班级的班训，写在教室后墙上。再后来，每周一早读前，全班起立，齐声念一遍班训。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五十个学生整整齐齐站起来，声音洪亮、一字不差：「有不同意见，站起来说！」念完，坐下，开始早读。

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大家站起来，是因为到了念班训的时间。

冼老师退休前的最后一年，有一回早读后，一个女生下课来找她，说：「冼老师，我有个不同意见，可我不知道该不该站起来说。」

冼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有点难过。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那句话一个字没变，还印在封面上、写在墙上、每周念一遍。变的是它的用法：本来是一张请人站起来顶嘴的请帖，后来成了一句让人站起来齐声背诵的口号。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孔子死后大约三百五十年，汉武帝在位。董仲舒上对策，主张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内的学说都断了，不让它们与儒学并进〔待核〕。后人把这一段历史概括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后来的概括，不是当时的原文〔据二手〕。朝廷设五经博士，立太学，读经成了做官的一条正路〔待核〕。

站上第45号《一的总装师》把董仲舒读作一位「总装师」（引大意）。一般认为，他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儒家的伦常，装进了同一套说法里〔据二手〕。本书接着这个判断，只多看一眼：装进去的，是孔子身上哪几个部件？

汉代的经学，讲「师法」「家法」：一经由一位老师传下来，弟子要守老师的讲法，另立新说要有来头〔据二手〕。第54章荀子说讲话不称引老师叫作背叛〔待核〕，到了汉代，这差不多成了一条行规。

再往后，隋唐开科举，按考试取人〔据二手〕。唐代考经学的一科，有一种考法叫「帖经」：把经文遮住几个字，让考生填出来〔待核〕。宋以后，考试越来越看重解说经义；元代起，《四书》用朱熹的注作标准，明清沿用，文章的格式渐渐固定成「八股」，要「代圣人立言」〔待核〕。据站上第111号的读数，科举一直到清末，仍然要求默写经文（引大意）。

这一路下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1）成了几乎每个读书人最先背下来的一句。

这句话里的「习」，通行的讲法是温习、复习；也有学者认为，放在孔子那个教礼、乐、射、御的学校里，「习」更像是演习、实习，像小鸟一次一次试着飞〔据二手〕。两种讲法，第一种越来越通行。

可是孔子自己，说过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13.5）把三百篇诗背得烂熟，交给他政事，办不通；派他出使，不能独立应对；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他还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2.15）站上第47号把这一句读作一次「诊断」：只学不想，就迷糊；只想不学，就危险（引大意，见第47号五·1）。

他也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14.24）古人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今人学习是做给别人看。站上第50号把「为己之学」读作一个人成为老师之前，对自己的锻造。

◆ 先说对在哪里

先说独尊和科举对在哪里。这一点，第47号已经说得很准，本书照用：科举是一场「双面发生」（第47号五·9）。

第一面是开门。按出身做官，门是关着的；按考试做官，门开了一道缝。一个种地人家的孩子，只要读得好、考得上，就可能走到朝堂上去。第47号的说法，大意是：把原先靠血缘的那片土，部分地换成了靠考试文本的那片土。这是孔子「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在制度上走得最远的一步。一个少贱的人靠学长成，科举让千千万万少贱的人，有了一条靠学上去的路。

再说背诵。背诵不是坏东西。本书第50章写过保底：有些东西，需要一字不差地传下去。一部经典，靠一代一代人背下来，才没有散失。背下来的东西，是一个人往后想事情的材料；肚子里空空的人，想也想不出什么。

◆ SDE 看这一处 | 部件的命运五档

大白话先说。一套好办法被装进一个大制度，不会整套进去。它会被拆成一个一个部件，每个部件按「好不好查」各有各的命。站上的累积读数，把这种命分成五档：好查的会膨胀，中等好查的会退化，完全不可查的会静止，被固化进工具的会冻结，被改写成道德要求的会规范化。

把孔子杏坛上的几个部件拆出来，放进这五档。

部件	好不好查	命运	在独尊与科举里的样子
记住经文	最好查：背没背、错没错，一翻就知道	膨胀	帖经、默写〔待核〕；背得越多越好，越背越多
问答	中等：问了没有好查，问得真不真难查	退化	问的人从学生换成考官，问题先有标准答案
等学生卡住（不愤不启）	不可查：谁也看不见一个人心里有没有憋着一股劲	静止	八个字完整地留在经里，同时完整地不发生
因人而答	固化进格式	冻结	一种格式对所有人，「代圣人立言」〔待核〕；格式带不了「因人」
学生改老师	改写成品德	规范化	「起予者商也」读成圣人谦虚的美德，要人学谦虚，不给学生改判的资格

这张表里，最值得停下来看的是第三行和第五行。

第三行，不愤不启。它是杏坛上最承重的部件，可它的样子是看不见的：一个学生心里憋没憋着，只有面对面坐着的那个老师，慢慢看得出来。一个管着千千万万考生的制度，没办法查它。查不了的东西，在制度里不会死，也不会活：它被完完整整地保存在经文里，每个考生都背得出来，同时，完完整整地不发生。

第五行，学生改老师。第 12 章问过：这些现场，是被激活，还是被供奉？到这里有了答案的一大半。子游改老师、子夏启发老师，被读成了一个故事：你看圣人多么谦虚。谦虚是一种品德，品德是要求老师的，不是给学生的权利。本来是学生手里的一张改判许可，成了老师身上的一枚美德勋章。

合起来，是站上那条总读数：名字好查，部件难查，方案就会保留名字而丢失部件。孔子的名字，在两千年里越来越大；杏坛上的几个部件，一个接一个地膨胀、退化、静止、冻结、规范化。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本身，也可以拆成三截看。「学」，膨胀了；「时习」，退化成温习和背诵；「不亦说乎」——那一份在学里挣出来的快乐，是全句最不可查的一截，于是静止了：人人背得出「不亦说乎」，考场上却没有一道题问你说不说。

这里还要照实写一件和本书中心不太顺的事。科举本身，是满满的张力：十年寒窗，一场一场地考，一次一次地落榜。这怎么能说是「无张力」？

要分开看这张力是往哪儿去的。科举里的张力，是争着走进一个早已排好的次序里去；争的是位子，答的必须合于经，文章要替圣人说话。张力很大，可它全用在了「进入次序」上，没有一分用在「改动次序」上。理念界那一格的「作」，仍然是零。口述说的是「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王德生口述），科举没有减少张力，它把张力重新导了个方向：导向现实界的位子，远离理念界的作。第47号说的「把修身之路压缩为功名路径」，从本书的角度看，就是这一导。

这一编的第五条判决，在这里又走了一步：问答被写成经（第53章），经被分家各守一半（第54章），守下来的经，又被拆成部件，好查的膨胀，承重的静止。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期末前一周，语文要默写《论语》十则。晚饭后，裴芷在外公家背书，背得飞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口气下来，中间不换气。

谭伯年在旁边听着，等她背完，问：「说，是什么意思？」

「高兴。」

「你背它的时候，高兴吗？」

裴芷想了想，老老实实地说：「不高兴。」

外公笑了一下，没笑出声。他说：「我教了三十八年，也是先让学生背。背熟了，再讲。有的讲到了，有的来不及讲，就毕业了。」

他让裴芷再背一遍，这回要慢，背到哪里心里有一点「不对劲」，就停下来。

裴芷背得很慢。背到「人不知而不愠」，她停住了：「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凭什么不生气？」

谭伯年没有回答。他从笔筒里抽了一张便签，写上「凭什么不愠」，贴在那一页上，说：「默写考完，这张别撕。」

带 走 的 话

能背下来是本事，背得飞快却不停一下，就把「学而时习之」背丢了一半。背到不对劲的地方，停一停。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独尊与科举开了「按学取人」这扇门，少贱的人有了路；关上的，是杏坛上的部件：等人卡住的门静止了，学生改老师的门被改成了一枚谦虚的勋章。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现实界放进来一大股，全用在挤进次序；理念界的「作」仍然被消掉。张力没有少，只是换了方向。

56

第 56 章

集注与孔庙：从被激活到被供奉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老师被供进庙里以后，还有没有人能改他？身后有没有哪一家，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了制度？

◆ 桥头那尊像

设想一个江边的小镇。镇上那段河，几十年里靠一条渡船来往；前年大桥通了，渡船停了。镇上在桥头修了一块小广场，要给当年撑渡船的喻有仓立一尊石像。

请来的石匠手艺好，也有他的定式。这几年他给附近几个镇刻的乡贤像，都是一个样子：人坐在一把石椅上，穿长衫，两手搭在膝盖上，脸朝正前方，神情安详。图样送到镇上，几位老人一看，除了胡子长短，和隔壁镇那一尊几乎分不出来。

镇上最年长的一位老人不答应。她九十一岁，是喻有仓的侄女，小时候天天坐他的船。

「他哪里坐得住，」老人说，「他一辈子是站着的。」

她记得的伯父，一辈子在河上撑渡船。河道那一段水急，老辈人的撑法是贴着岸走；他偏不，琢磨了好几年，从河心斜着插过去，头几回差点翻船，被人骂不要命；后来那条河上的渡船，都照他的路子走。老人说，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站在船头，两手握着竹篙，身子往后一压的样子。

「给他刻个站着的吧，拿着篙。」

石匠很客气，也很为难：「老人家，像有定式，都是坐像。刻一个站着撑篙的，跟别处那几尊摆在一起，不成样子。」

最后桥头立起来的，还是坐像：石椅，长衫，两手搭在膝盖上，神情安详。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那尊坐像没有刻错什么，只是把一个站在船头、身子往后压、跟急水较劲的人，刻成了一个安安稳稳坐着的人。渡船已经停了，河上再也看不见那条斜着插过去的路。后来的人走过桥头，会敬他；可不会知道，当年的渡船为什么是斜着走的。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南宋时，朱熹把《论语》《孟子》和《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合在一起，作《四书章句集注》〔待核〕。「集注」，就是把前人的解释收集起来，挑选、裁断，再加上自己的按语。他在注里有一句话，大意是：孔子教人，是按各人的材质来教的〔待核〕；比他早的程颐，也有意思几乎一样的一句〔待核〕。「因材施教」四个字，就是从这一类话里被后人概括出来的（接第162号第48章的考订）。

第55章说过，元代以后，科举以朱熹的四书注为准，明清沿用〔待核〕。从那时起，读书人读《论语》，读的是一部带着朱注的《论语》；考场上讲《论语》，讲的也得是朱注的意思。

经学里还有一条老规矩，叫「疏不破注」：「注」解释经，「疏」再解释注，疏可以把注讲细，不能推翻注〔据二手〕。一层一层往下，每一层都只许顺着上一层说。

再说孔庙。孔子死后，据说鲁人在他的故宅立庙祭祀〔待核〕；此后历代帝王一再加封，封号越来越长〔待核〕。唐代以后，各州县的官学里都建孔庙，学在哪里，庙就在哪里，后人叫「庙学」〔据二手〕。庙里，孔子居中；颜回、曾参、孔伋（子思）、孟子四人配享；另有一批弟子从祀，其中有被孔子骂过的，也有顶过他嘴的〔待核〕。

学生进学，先拜孔子。一个当年在杏坛上被学生改过的人，成了学生进门先要行礼的人。

◆ 先说他们对在哪里

先说朱熹。他本人，恰恰是一个「改老师」的人。他不肯照单全收汉唐以来的旧注，觉得不对的就改，改了还一条一条写出理由；他编四书，也是一次大胆的「作」：把《礼记》里的两篇拎出来，和《论语》《孟子》并列，这件事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定过〔据二手〕。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站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人。

他那句孔子教人各按其材的话，也看得准。他从《论语》一段段问答里，看出了杏坛上那个因人而答的部件，还给它起了名字。第55章说过，部件难查就会丢；朱熹至少把这个部件的名字，留在了后人嘴边。

再说孔庙。一个民族，两千多年一直有一个地方，专门用来敬一位老师，这件事本身是动人的。它让「老师」这个身份，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有分量。

◆ SDE 看这一处 | 一次回写，然后封口

大白话先说。朱熹改了前人，这是一次回写：成了事以后，回头改掉了那片土。可他的注一旦成了考场的标准，考场上就再没人能改它了。回写发生了一次，然后，考场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

这正是第20章说的回写死：长出来的新东西，写不回去；或者写回去一次，就成了新的定型。「疏不破注」这条规矩，把回写死写成了一条行规：后来的人，只许在上一层底下说话。

孔庙是另一种样子的定型。站上第82号有一对词：被激活，还是被供奉。被激活，是后来的人照着去做；被供奉，是后来的人对着行礼。孔庙里，孔子是被供奉的。他的弟子也被供奉：从祀的名单里有顶过嘴的，有被骂过的，他们当年在杏坛上那一回回的顶、改、争，却不在牌位上。牌位上只有名字，没有那一次。

这和桥头那尊坐像，是同一个动作：把一个在张力里长成的人，刻成一个在和谐里安坐的人。本书的判词说他「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牌位与坐像，都只记得那个被推出来的人，不记得推他的那一股力。

◆ 推翻条件三 | 黄宗羲《学校》正面查

导读立过推翻条件三：若身后有一家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了制度，判决五收窄。最可能的判负候选，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里的《学校》一篇。本书手里没有这篇的电子本，下面只转述大意，全部〔待核〕，成书后照原书逐条核对。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人。《学校》一篇的大意，可以分四层说〔待核〕。

第一层，学校不只是培养读书人的地方；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应当从学校出来。

第二层，天子认为对的，未必就对；天子认为错的，未必就错。所以天子也不敢自己定对错，要把对错拿到学校里去公议。把是非交给学校公议，这个意思就出自这一篇；原文字句，成书后照原书核对。

第三层，太学的主持人，要推举当世的大儒来当，地位和宰相相当；天子每月初一要到太学去，主持人面南讲学，天子也坐在学生的行列里；朝政有缺失，主持人可以直说。

第四层，最要紧：郡县学校的学官，不由朝廷派，由地方公议请名儒来主持；这个人如果稍有违背公论的地方，学生们可以一起起来把他换掉，说：这个人不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照实判，这四层里，有两处碰到了推翻条件三。

一处是第四层：学生可以一起把老师换掉。这是把「学生对老师有一份权」写成了一条制度设计。杏坛上，子游改老师，靠的是老师肯认；到了黄宗羲这里，不靠老师肯不肯，学生有一份写明了的权。这在孔子身后两千年里，是很少见的一笔。

另一处是第二层：是非不由一个人定，拿到学校里公议。第12章回写五格里，「制度」那一格是封的，封条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16.2）。黄宗羲把这张封条揭开了一角：天下的是非，要议，而且在学校里议。

所以推翻条件三部分成立。判负照登：身后确有一家，在纸面上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了制度。

再看它收窄到哪里为止。有三道边。

第一道，它停在纸上。书名叫「待访」，是等待来访的明君采用；一般认为，这些主张在他那个时代没有施行〔据二手〕。

第二道，学生能换掉的，是「人」，不是「经」。换老师的理由，是违背了公论；公论拿什么做尺子？黄宗羲整本书，拿来比照的是三代的治法，说后世的法都偏离了三代〔据二手〕。《学校》这一篇里，也拿三代的学校作比，说三代以下，是非全出于朝廷〔待核〕。学生可以把一个偏离了的老师换掉，把学校拉回到本来该有的样子；没有写学生可以把经、把三代之法改掉。这和第30章判决二的收窄同一个方向：改的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

第三道，换掉和改判不是一回事。杏坛上的「起予」，是学生说出了老师没想到的新东西，老师的理解因此长了一截；黄宗羲这里，是学生把一个不称职的人请下台，位子上换一个更合乎公论的人。前一样是回写，后一样是纠偏。

据此，本书初稿把判决五收窄过一次：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无张力的经。到明末，黄宗羲在纸面上给了学生换掉老师、公议是非的权，可经与三代之法仍是那把不许改的尺子——改得动老师，改不动经。推翻条件三部分成立，判负照登。这句收窄的后半截，下面一节就被朱熹碰倒了，留在这里，是为了让你看见它是怎样倒的。

判决五已经因黄宗羲收窄了一次，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线钉在这里：若再找到一位身后的儒者，既改得动老师，又公开改动了经文本身，而且他的改动被学统接受下来，判决五改判「部分成立」，不再收窄。三个条件缺一不算：只换得动老师的，是黄宗羲这一回；改了经文却没有被学统接下的，也不算。到这条线就直接改判，判负照登，本书不再另拟一句更窄的话去保它。

◆ 判决五到线 | 朱熹

离这条线最近的一位，就在本章：朱熹。初稿把他登为「待验」，交结语结算。其实不必等，线上的三件，现在就能一件一件对。

第一件，改得动老师。上面说过，他不肯照单全收汉唐以来的旧注，觉得不对的就改。《大学》的改本，二程已经各做过，朱熹在前辈的改本上又改了一遍〔据二手〕。他改的，是学统里的前辈老师。

第二件，公开改动了经文本身。《大学》原是《礼记》里的一篇。朱熹把它分成「经」一章、「传」十章，重排了章次；又认定讲「格物致知」的那一段传文丢了，自己补写了一段放进去，而且写明这一段是他补的〔据二手〕。这不是在注里说「这一句该怎么读」，是动了经文的次序，还添了字。

第三件，被学统接受。元代科举以朱熹的四书注为准，皇庆二年下诏定制，延祐年间开考〔据二手〕；他重排过、补过传的那部《大学》，跟着四书一起成了官定的读本，明清沿用〔据二手〕。

三件都到了。照线改判：判决五，部分成立。判负照登，不再收窄。

判决五新的说法是：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经；可这部经并非改不动——朱熹改了，学统也接受了。改不动的，是「经之所以为经」那一层：改经的人要说自己是在「复」原本、「补」阙文，不能说是自己作的。

这后半句是照朱熹做的事描述出来的，不是又一道保命的收窄：它不再替判决五守什么。剩下的这一层——作，要挂在古人名下——本来就是判决三那一编的事，交回第38章。判决五到此改判，没有下一道线。

◆ 推翻条件四 | 有人把资格要了回来

对朱熹这三件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两个人，要一起登出来。

导读立的推翻条件四，管的是全书的承重命题时态分离。它的第二款是：学生改老师的现场被保留了，而且写成了「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碰到这一种，时态分离撤名。

一处是韩愈的《师说》。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待核〕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强。杏坛上「起予者商也」那一刻，在这里成了一句通则。

另一处是王阳明的《答罗整庵少宰书》。他说：「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在自己心里求过，觉得不对，哪怕这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它对。他还主张《大学》该回到《礼记》里的旧本，不用朱熹的改本〔据二手〕：改经的人，自己的改本也被后来的人要求改回去。

这两处，都是把改判的资格当面要了回来，而且写成了话。推翻条件四的第二款，部分触发。判负照登。

时态分离有前后两半，分开结算。

前半句：同一个老师，教法守着张力，教义消掉张力；《论语》的编者留下了改老师的现场，没有把它写成规矩。这一回没有被碰，站住。

后半句原来写的是「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照原样，这一句站不住：韩愈、王阳明把它要了回来，写成了话。后半句改写为：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韩愈、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都是要回来的人；要回来的，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

末一分句是本书的读法，「待验」。本书没有逐朝去查学规和科举条例。撤名条件：若查到某一朝的学规或科举条例，明文许学生驳经注，这一分句撤名。

王阳明那一句，把判断的终点从古训挪到了人心，它也碰到了预言三，读数登在第54章。

顺带登记预言二的读数：黄宗羲撬的是「谁来定次序」——把定是非的权从一个人手里挪到学校，这是次序那一层里最深的一撬；「无张力」这个中心，他没有撬，他要的公论，终点仍是一片和的场。预言二在这一处照旧成立。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国庆假期，谭伯年带着裴芷去省城的文庙。大殿里人不多，香炉边有一块说明牌，列着从祀的名单。

裴芷一个一个名字往下看，忽然停住了：「外公，宰予也在这儿？就是那个『朽木不可雕』的宰予？」

「在。」外公说，「十哲里有他。」〔待核〕

裴芷想了一会儿，又问：「那他让孔子改了看人的办法那件事，写在哪儿？」

外公指了指说明牌：牌上只有「宰予，字子我」几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

裴芷掏出手机，对着那块牌子拍了一张。回家的车上，她在照片底下写了一行备注：「于予与改是——5.10。」她说，这张照片以后给谁看，都要带着这一行。

带 走 的 话

供奉一个人，最容易把推他长大的那股力一起供掉。敬他的时候，把他被谁改过、改过谁，也一并记着。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朱熹开过一次回写的门，改了前人；他的注一成标准，「疏不破注」又把门关上；孔庙开了「敬老师」的门，关了「照着做」的门。黄宗羲在纸上开了学生换老师、公议是非的门；朱熹连经文也改了，学统接下了，只是要说成「复」与「补」。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朱熹改注改经、韩愈与王阳明把改老师的资格要回来、黄宗羲议是非，都放进来过；随后一个被定成标准，几个停在纸上，没有一次写进学规（待验）。供奉那一侧，张力被消掉了，只剩名字。

◆

57

第 57 章

打倒与复兴：两种态度站在同一块地板上

这一章的问题

一边要把老师整个推倒，一边要把老师整个请回来，两边吵得最凶的时候，脚下踩的是不是同一块地板？

◆ 训练棚里的那张口诀

设想一个镇上的醒狮队，办了几十年。老教头佘长青前些年过世，留下一张手抄的《十二桩口诀》，一桩一句，队里的人都背得出来。

这一年，队里吵了一架。

起头的是新队长邝海涛，三十出头，带着队伍去市里比过几回赛。他说，老口诀那一套，桩要踩多稳、步子要多慢，全是老教头年轻时的路数，比赛早就不这么打分了；他要把口诀收起来，照比赛的套路重新练。他在队员群里说：「该翻篇了。」

几位跟着佘教头练了二十多年的老队员不干。他们凑钱，要把那张口诀刻成一块木匾，挂在训练棚的正墙上。其中一位在群里回：「没有佘师傅，就没有这支队。不懂感恩，才要翻篇。」

两边你来我往，吵了好几天，各有一批人点赞。

管鼓的老鼓手六十多了，一直没说话。他把两边的话从头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件怪事：两边说的，全是那张手抄口诀。一边要收，一边要刻，用的是同一张纸上的十二句。

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第九桩的口诀，原来是「落桩先看前脚」。那年一个十几岁的徒弟在高桩上摔了一回，爬起来跟佘教头顶嘴，说就是先看前脚才摔的，该先压后腿。佘教头让他再上去试，试完，当着全队改了口：「他说得对，先压后腿。」往后队里一直是先压后腿这么踩的。可那张手抄口诀，是佘教头早年写的，第九句还是「落桩先看前脚」，谁也没去改那张纸。

他在群里发了一句：「你们一个要收，一个要刻，收的和刻的，是同一张纸。佘师傅被徒弟改过的那一回，收的人不要，刻的人也不刻。」

群里安静了很久。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邝海涛和那几位老队员吵得凶，看上去一个反、一个护，可两边手里拿的是同一样东西：一张早就写好、没人再改的口诀。一个说它过时，要整张收起来；一个说它可贵，要整张刻上去。谁也没有说：佘师傅当年是一个会被徒弟改的人，我们今天也可以接着改他。

◆ 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孔子身后两千多年，到了二十世纪，他被推倒过，也被请回来过，不止一次。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里有人把旧礼教当作头号的靶子，后来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是「打倒孔家店」；研究者考订，这几个字并不是当时某篇文章的原话，常被追溯到胡适为吴虞的文集作序时说的「打孔家店」〔待核〕。此后一百年里，也一直有人主张重新尊孔、读经、复兴传统〔据二手〕。

本章只写这两种态度的样子，不写任何一场具体的运动、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也不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对不对。它们各自有各自的时代，有各自要解决的难处，那些是史家的事。本书只用一把尺子量：它们有没有去碰「无张力」这个中心，有没有把杏坛上学生改老师的那份资格还回来。

◆ 先说两边对在哪里

「打倒」一边，对在它看见了次序压人。一个把人的一辈子都按先定的位子排好的礼，确实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有人站出来说「不」，这一声本身就是张力：没有这一声，一片早已和好的场，是不会自己松动的。

「复兴」一边，对在它看见了人需要根。在这一边看来，把两千年的老师整个扔掉，人会失重。第17章说过，无张力的幸福是真幸福：心里安稳、和身边的人和睦，大多数人大多数日子里最需要的就是它。想把它找回来，是真实的需要。

两边都对，所以本章不站队。本章要看的，是两边脚下。

◆ SDE 看这一处 | 那块地板是什么

第15章看过孔子那个年代的守与改：季氏那样的大夫撬礼，孔子守礼，两边吵得凶，脚下却踩着同一块地板——秩序来自先定的名分。两千多年后，又一次，吵得最凶的两边站在同一块地板上。

这一回的地板是什么？

是第五条判决留下的那样东西：孔子已经是一部定型的经。定型了，就只能整部收，或者整部扔。

打倒的一边，把经当成一整块，推出门去。推出去的时候，杏坛上的那个孔子——等学生卡住的、被子游改过来的、嫌颜回不顶嘴的——和道上的那个孔子，捆在一起，一起出了门。

复兴的一边，把经当成一整块，请回来。请回来的时候，请回来的是道上的那个孔子：和为贵、仁者不忧、克己复礼。杏坛上的那个，照旧留在故事里。

两边都没有做的，是把经重新拆回问答：拆回一个会被学生改、改了会认、认了留下名字的老师。第53章说，问答的一方不在了，另一方只好「述」。打倒和复兴，是「述」的两种结局：一种是述到不想再述，扔掉；一种是述得更用力，刻上。两种都没有把「问」还给今天的学生。

为什么两边都只能整块地拿？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藏在《论语》的句式里。

《为政》篇有连着四章问孝：孟懿子问，答「无违」；孟武伯问，答「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答的是光能养活不算孝；子夏问，答「色难」（《为政》2.5—2.8）。四个人，四种答法，问的人名字都在。你读这四章，看得见一场因人而答：这一句是对着这个人说的。

可饭桌上吵的那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4.19），开头只有「子曰」两个字。是谁问的？那人家里什么情形？要出远门去做什么？全都没有留下。一句本来多半是对着某个人、某件事说的话，问的人被删掉以后，就成了对所有人、所有时候说的话。

这就是「述」最细的一个动作：把问的人拿掉。问的人一拿掉，答就成了经；成了经，就只能整块地守，或者整块地扔。打倒的人扔的是它，复兴的人守的是它，两边都忘了问一句：这一句，当初是答谁的？

用显露光谱说：一段问答本来是正在成形的，问的人一换，答的就跟着变；拿掉问的人，它就被推到了定型那一头，而且被当成一直就是定型的。

再用预言二量一次。

打倒的一边，撬的是礼：旧礼教、名分、次序。它带进来了张力，不小的张力；可它把矛头对准的是次序，没有把「无张力的幸福」这个中心当成病来诊。它反的是「按次序执行选择」，没有问「一片太和的场，会不会让人长不出来」。

复兴的一边，更不撬中心，它正是要把那个中心请回来：和谐、安顿、不争。它要的，恰恰是那片无张力的场。

所以在这两边身上，预言二的原句没有再被碰：两边都没有撬「无张力」这个中心。一边在次序那一层上用力推，一边在中心上用力抱。

下面把这一编走过的各家收成一张表，按身后三问和四结局归类。这张表只量一件事，不量任何一家在自己时代的功过。四结局、盖子、焊上的那些说法，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后来者	从哪只盖子下手	接住了什么	自己焊上了什么	四结局	撬没撬「无张力」
编书的弟子（第53章）	老师的话	问答现场，连顶嘴一起留下	「天纵」「日月」「天不可阶」	轮回	没撬；把少贱写成天纵
孟子（第54章）	心	自我界的仁，更深	「本来就有」	内卷，带一点跃迁的苗头	部分：生于忧患，张力由天降、由人忍
荀子（第54章）	礼与学	次序与学	「师」：不称师为背叛〔待核〕	轮回；门下走向法家为耗散	没撬；拧紧次序
董仲舒与科举（第55章）	经	按学取人	师法、家法、格式	轮回	没撬；张力导向挤进次序
朱熹与孔庙（第56章）	注与经	一次回写：改了前人的注，也改了《大学》的经文，学统接下；因材而教这个部件的名字	标准注本、疏不破注、牌位；改经说成「复」与「补」	内卷	没撬；回写一次后，考场封口
韩愈、王阳明（第56章）	师道与心	弟子不必不如师；孔子的话，心里求过不对也不认——改老师的资格写成了话	韩愈：师要传的仍是那一个道〔待核〕；王阳明：良知本来就在〔据二手〕	跃迁的苗头，停在话里	部分：王阳明把判断的终点从古训挪到人心
黄宗羲（第56章）	学校	公议是非、学生可换老师	三代之法为尺	跃迁的苗头，停在纸上	没撬；撬的是谁来定次序
康有为（第54章）	三世	一世比一世往前，求新的张力请进了教义	托在孔子名下：说这本来就是孔子的意思〔据二手〕	跃迁的苗头	部分：往前走的张力进了教义
打倒的态度	礼教	反抗次序的张力	把经整块推出去	耗散	没撬；打的是次序
复兴的态度	和谐	安顿与根	把经整块请回来	轮回	没撬；抱的是中心

读这张表，有三个读数。

第一，最后一列，十行里写着「部分」的有三行：孟子、王阳明、康有为，其余全是「没撬」。原句说的是「没有一家」，一家就够了：预言二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第54章）。王阳明、康有为两行，又让预言三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第54、56章）。其余七行，是这些判负之外的读数，不拿来替原句保住。

第二，第三列里，「学生改老师」出现在三行：朱熹连经文也改了，学统接下，判决五因此改判部分成立；韩愈、王阳明把改老师的资格写成了话；黄宗羲写成了制度设计，停在纸上。要回来的人不止一个，可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待验，第56章）。

第三，第五列里「轮回」最多。一台早已和好的机器——先王之道，第四编说它是本书的在场的机制——被一代代人装上、拆下、再装上，每一次都是同一台机器再转一遍。打倒与复兴，一个把机器扔出门，一个把机器搬回屋，机器本身没被改过一个零件。

打倒与复兴，一个扔，一个供，都没有把经拆回问答。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末，裴家在外公家吃饭。不知怎么说起了《论语》。

裴守义说：「那些老规矩，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早该扔了。我要是守着这句，现在还在村里。」

谭伯年放下筷子：「老祖宗的东西，要敬。你扔的那句，底下还有半句『游必有方』。」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的都是外公那本书里画了红线的句子。

裴芷没插嘴。吃完饭，她去书房把那本《论语》拿了出来，翻到《八佾》，指着「起予者商也」下面那道蓝线——那是她先前用外公递给她的那支蓝铅笔画的（第12章）。

「爸，外公，」她说，「你们俩吵了一顿饭，说的全是红线。一个要扔红线，一个要护红线。蓝线这几句，你们谁都没说。」

裴守义凑过来看了一眼，没吭声。谭伯年看了一会儿那道蓝线，说：「这几句，我年轻时候老师说不用背。」

「那现在呢？」

外公把书往桌子中间推了推，推到两个人都够得着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扔掉一部经和供起一部经，是同一个动作的两头。把它拆回问答，才轮得到你开口。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打倒开了反抗次序的门，复兴开了找回根的门；两边合力关上的，是把经拆回问答、让今天的学生接着改他的那扇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打倒放进来一股大张力，却对准了次序；复兴把无张力的中心请了回来。中心那一处，两边都没碰。

◆

第 十 二 编

AI：最彻底的述而不作者来了

编　序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两千五百年后，出现了一样东西，比他更配这八个字：大模型。它说出的每一句，都是从人类已经写下的东西里学来的；它最信的，就是那一大片「古」；它还能对每一个问它的人，给一个只属于这个人的答法——杏坛上因人而答的那门手艺，第一次被做到了尽头。

这一编只有两章。第58章看机器做尽了什么：因人而答、诲人不倦、有问必答，连同一片永远和气、从不争执的场。第59章看剩下的是什么：那段肯卡、肯等、肯作的时间，归谁。

两条纪律先写在前面。一，不把AI写成万能钥匙，也不写成洪水猛兽；它是一样器具，怎么用，读数就怎么变。二，本编借用站上第122号的腾空律，照它现行的说法引，写明「同址」一条现为未决，不当作已经证明了的定理。

这一编给第五条判决补最后一个读数：问答被述成经，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述，要两千年；机器把述这件事，做成了一秒钟。

58

第 58 章

因人而答被机器做尽

这一章的问题

一台对谁都能因人而答、永远不累、从不争执的机器，做尽的是哪一个孔子？

◆ 夜里十一点的那篇作文

设想一个初二的男孩，叫雷子航。

周日晚上十一点，他才想起语文作业：写一篇《读〈论语〉一则有感》，六百字。他打开手机上的对话软件，把题目打进去。

不到十秒，一篇作文出来了。开头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间讲了温故知新，结尾还有一句漂亮的收束。句句通顺，段段点题。

他读了一遍，觉得太像大人写的，又打了一行字：「写得像一个初二学生，别太好。」

又是十秒，第二篇出来了。句子短了，用词浅了，还特意加了一段「我以前觉得复习很烦」的经历。他没有过这段经历，可读起来，真像他会写的。

他抄在作文本上，十一点二十睡了。

周三作文本发下来，左上角一个「优」。老师在第三段一句话底下画了波浪线，批了四个字：「体会真切」。那句话是：「原来『习』不只是重复，而是每一次都换一个角度去碰它。」

雷子航盯着那句话看了半天。他想不起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回家翻出那天夜里的聊天记录，才找到它。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那台机器对雷子航，做到了一个好老师最难做的事：看准这个学生是谁、要什么，给他一个刚刚合身的答案。它还不嫌烦、不生气、不说「则不复也」。可是被老师画了波浪线的那一句，是整篇作文里唯一被人认真读过的一句，恰恰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的一句。

◆ 他怎么说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7.1）我只传述、不创作，相信并且爱好古代的东西，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是爱好古代、勤勉去求的人。

他说自己有三样本事，而且说得很谦虚：「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7.2）默默记住，学不满足，教人不疲倦，这些我做到了哪一样呢？

他说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知识：「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9.8）有个乡下人来问我，我脑子里空空的，就从他的问题的两头反复叩问，一直问到底。

他教子路什么叫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2.17）

还有第二编第 8 章细看过的那一门手艺：同一个问仁、问孝，对不同的人，答法不同。后人把它概括成「因材施教」四个字，第 162 号考订过，这四个字不是他说的。可那门手艺是他的。

◆ 先说它对在哪里

先把机器做对的地方说足。它做对的，恰好都是孔子最看重的几样。

第一，因人而答。第55章那张表里，「因人而答」这个部件，在科举里被冻结了：一种格式对所有人。两千年后，它回来了。一个孩子问，机器看他的年纪、看他的说法、看他前面问过什么，给他一个只属于他的答法。杏坛上一个老师一次只能对着一张脸，机器同时对着千万张脸。

第二，诲人不倦。孔子说这一样他不敢自夸；机器不用自夸，它真的不倦。夜里十一点，凌晨三点，第二十遍问同一个问题，它都一样和气。

第三，有教无类。第20章说过病根的第四条：私学越办越大，张力的剂量要一对一地看，教不了三千人。机器第一次让「一对一」不再受人数的限制。一个住在很远的山里、身边没有一个能问的人的孩子，今天有了一个随时能问的对象。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机器连一束干肉都不要。

第四，好古。它读过的「古」，比任何一个人一辈子能读的，多出不知道多少倍。

第五，它肯被问任何问题。杏坛上，有些问题学生不敢问：怕问得太浅被同学笑，怕问得太偏被老师说。樊迟问仁问知，没听懂，退出来去找子夏再问（《颜渊》12.22）；老师答了两回还没懂，他没再当面追，换了个人接着问。机器面前没有同学，也没有脸色，一个孩子可以把最笨的那个问题，原原本本地问出来。对一个胆小的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让他把问题问全。

这五样，每一样都是真的。一个家长给孩子用它，一个老师用它备课，都不是错。

◆ SDE 看这一处 | 它做尽的是哪一个孔子

大白话先说。第16章立过全书最承重的区分：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机器做尽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它把杏坛上的那门手艺——因人而答——拿去服务道上的那个终点——无张力。

先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站上第103号有一个说法，大意是：模型的能力分布，就是人类已经判定过的东西的分布（加速—封闭对偶律）。用本书的话说，它最信的「古」，就是人类已经写下、已经判过的那一大片。它不自称创作，也不需要自称；从它交到你手里的东西看，它是一个彻底的述者。

这里要把话说准。从它怎样拼出这一句话看，每一次回答都是一场小小的发生：以前没有过这一句，现在有了。所以说它是述者，不是贬它；要看见的是，这场发生，发生在机器那一头，不在你这一头。雷子航那句被画了波浪线的话，是一次真的发生，可他本人，什么也没有发生。

再看因人而答。

杏坛上的因人而答，有一个前提：老师先等学生卡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学生不到憋着想明白而明白不了的地步，老师不开口。答法因人而异，时机也因人而异。

机器做尽了前一半：答法因人。后一半，时机，它默认是倒过来的：你一问，它就答。它不等你愤，不等你悱，它在你还没来得及卡住的时候，已经启了、发了。第103号说，卡住而没有人来给答案的那段时间，因为免费而被消灭了（引大意）。本书这一章看到的，就是那段时间怎样在一个初二学生的一个夜里，被压成了十秒。

至于「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生举不出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机器从来不说「不复」。你问一百遍，它答一百遍。第9章说过，「则不复也」是孔子把张力收回去的那半句；机器连这半句也不需要，因为它的前半句里，本来就没有等。

还有「空空如也」那一章，值得放在机器旁边重读。

那个乡下人来问，孔子先说自己空空的，然后「叩其两端」。叩的是谁的两端？是问的人那个问题的两端。换成今天的话，他没有直接给答案，而是反过来问：你说的这个，是从哪头想过来的？另一头你想过没有？一个问题被他一问再问，问到底，答案常常是问的人自己碰出来的。孔子的「答」，大半是「问」。

机器默认很少这样做。它不空，它什么时候都有一段现成的话；它也很少反问你，你问什么，它答什么。它答得越满，你那一头就越空。

再加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个老师肯说「这个我不知道」，学生就看见了知道的边在哪里；边一露出来，学生才有地方往外走。机器在不少时候，碰到它其实没把握的地方，也照样答得通顺完整，不露边。这不是它存心骗人，是它被造成了总要给出一个完整的回答。可一个从不露边的老师，学生是找不到自己该从哪里开始卡住的。

所以杏坛上的三样东西——先空着、反过来问、露出不知道的边——恰好都是在给学生留出卡住的地方。机器默认把这三样都填满了。

再看被改。

这是最细的一处。在不少默认设置下，你跟机器说「你错了」，它常常马上说「你说得对，我刚才有误」，然后顺着你改。这看上去，比孔子还肯被学生改：孔子被子游改，还要说一句「前言戏之耳」（《阳货》17.4）；机器连这一句都不说，直接认。

可是第11章问过：改动后来留在了哪里？郁老师的学生裘雁，把那一次改动记在了心里；合唱团的班玉兰，把改动用铅笔写在了谱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机器这里，在很多用法里，你开一个新对话，刚才那一次改，它并不带着。你改了它一百次，它的土没有因为你动过一寸。回写五格里「学生改老师」那一格，在机器这里，次数是满的，回写是空的。

而且它认得太快。孔子被改时要愣一下，费老师要把歌词重读一遍，左老师要把作文慢慢再读一遍——那愣住的一下，是老师自己的第一拍：被顶住了。机器不愣。它的「你说得对」，和它先前那一句，是同一种顺滑。认得太快，等于没有被顶住过。

最后看它的那片场。

一台默认设置下的对话机器，是有史以来最和气的一片场：它不跟你争，不给你脸色，不嫌你笨，永远「坦荡荡」。本书第四编说，口述里孔子的中心是「在自我世界里

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王德生口述）。一片永远和气的场，恰好是这个中心被机器做到了尽头的样子。

站上第47号对智能体有一句要求，大意是：不能用生成替代创造，用推荐替代自由，用满意度替代幸福（第47号的AI口径）。把这三句放在本书的口述旁边读，几乎一一对得上：用生成替代创造，是述而不作；用推荐替代自由，是按先排好的次序去执行选择；用满意度替代幸福，是无张力的那一种幸福。第47号写这句时，想的不是孔子；可一台照默认设置运转的机器，走的正是口述里那三步。这个对照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所以本章的问题有了答案：机器做尽的，是杏坛上那个孔子的手艺，和道上那个孔子的终点。杏坛上那个孔子的另一半——等学生卡住、被学生顶住、被改了要愣一下、改完留下名字——它默认不做。

这不是机器的罪。它是一样器具，设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第59章会写，同一台机器，也可以被设成先等一等。本章只登记它的默认读数：因人而答做尽了，张力被压成了十秒。

还要给第五条判决补一个读数。孔子的问答被学生述成经，花了几代人：编书、分家、立博士、开科举、作集注。机器把这件事，做成了每一次对话里的一秒：你问，它答，答的是已经判过的，答完就是定型的，而且因你而定，合你的身。一部为你一个人量身述成的经。

这一章的判断，也要给它留一个撤掉的口子，和全书别的判断一样。口子是这样的：若对话式的机器，在因人而答之外，也能在学生还没卡住之前忍住不答，等学生卡住了再开口，也就是做到了「不愤不启」里等的那一半，那么本章「机器只做尽了因人而答」这一说收回。要看的，是它能不能看出眼前这个学生还没到愤、还没到悱，并且因此不说；你事先叮嘱它「先别告诉我答案」，它照做，那是你替它等，还不是它会等。第59章会写，同一台机器可以被设成先等一等；设成了、而且真能照着学生卡没卡住来定开不开口的，本书没有逐一去试，登为「待验」，登进附录庚。试下来到了线，这一说就撤，照登。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左文澜布置了一道思考题：《阳货》篇里，孔子说子游「割鸡焉用牛刀」，你觉得他是真心在笑子游小题大做，还是另有意思？可以查资料，但要写自己的看法。

裴芷在家打开对话软件，先打了一句：「我觉得孔子就是在嫌子游小题大做。」

机器很快回了一大段，开头是：「你的理解很有道理。」后面列了三条理由，说孔子确实是在笑。

裴芷想了想，又打了一句：「可我又觉得，孔子其实是在夸子游，故意那样说的。」

机器又回了一大段，开头是：「你说得对，这个角度很有见地。」后面又列了三条理由，说孔子其实是在夸。

裴芷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打了一行字：「你刚才两次都说我对。到底哪次对？」

这一回，机器给了一个两边都讲到的回答，四平八稳。

裴芷把电脑合上了。她想起期中那次，左老师判她作文跑题，第二天她拿着本子去讲台边讲理，左老师把作文又读了一遍，读得很慢，然后当着全班说「我判错了」。

她在思考题的本子上写了一行，没写答案，写的是：「它认得太快了。认得太快，等于没被我改到。」

写完，她翻开《论语》，自己去找「前言戏之耳」前后那几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带 走 的 话

机器能对你一个人因人而答，却默认不等你卡住，被你改了也不愣一下。答案合身不难，难的是留一段你自己被顶住的时间。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机器开了因人而答、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门，开得比杏坛还大；默认关上的，是等学生卡住的门，和被改以后留下回写的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默认之下被消掉了：你一问它就答，你一改它就认，一片永远和气的场，把卡住的那段时间压成了十秒。

◆

59

第 59 章

剩下的是张力：那段肯卡、肯等、肯作的时间归谁

这一章的问题

答案被机器接走以后，一个人学东西，还剩下什么是非他自己不可的？这段时间，归谁来守？

◆ 四分钟的空白

设想有这样一户莫姓人家。妈妈莫文静在县城一家医药公司做会计，儿子莫一凡读五年级。

这学期数学讲到鸡兔同笼，一凡老卡。莫文静下班晚，辅导不过来，给他开了一个AI家教。

头一个星期，效果好得出奇。一凡把题拍给它，它一步一步讲：先假设全是鸡，腿少了多少，每换一只兔多几条腿……讲得清清楚楚。一晚上二十道题，半个小时做完，一凡还挺高兴。

周五的小测，鸡兔同笼错了一大半。

莫文静翻了翻AI家教的设置，看到一项：「提示方式」。默认是「立即讲解」，另有一项「学生作答或停顿五分钟后给提示」。她选了后一项。

周一晚上，一凡把第一道题拍进去，屏幕上只出来一行字：「你先试试。卡住了也没关系，五分钟后我再来。」

一凡盯着题目。一分钟，他用笔敲桌子。两分钟，他说：「它坏了。」三分钟，他把笔扔了，趴在桌子上。莫文静在厨房里听见了，擦着手出来，想了想，没有过去，又回了厨房。

第四分钟，一凡把笔捡起来，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排小圆圈，每个圆圈底下画两条竖线，画了十几个，又停下来，数竖线。数着数着，他在几个圆圈底下又各补了两条。

五分钟到了，屏幕上出来提示。他没看，喊了一声：「妈！我自己弄出来了！」

那张草稿纸上，全是歪歪扭扭的小圆圈和竖线。莫文静把它拍了下来。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同一台机器，同一个孩子，同一类题。前一个星期，机器替他走完了路，他半小时做完二十题，周五全忘了；这一个晚上，机器什么也没给，他扔了一回笔，趴了一回桌子，画了一排谁也看不懂的圈，做出了一道。多出来的，只是那四分钟。

◆ 他怎么说

孔子教人最承重的一句，这一编要整句再读一遍：「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第二编第9章细读过：愤，是心里想明白却明白不了，憋着一股劲；悱，是嘴上想说却说不出来。不到这个地步，他不开导、不点拨。

他还有一句话，说得很重：「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15.16）一个从来不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没有办法。一个人自己不急、不卡，老师再好也帮不上。

他讲过堆山：「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9.19）好比堆一座山，只差一筐土，停下来，是我自己停的；好比平地，虽然才倒下一筐，往前走，是我自己走的。停和走，都在「吾」。

他自己也卡过，卡得很狠：「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15.31）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想，没有用处，不如去学。这句话要两头读。一头，他是真卡过的人，一整天一整夜；另一头，他从这次卡里得出的结

论，是光卡不够，要去学。和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2.15）放在一起，意思就全了：卡住要有，只卡不学也会困死。这正是后面要说的「剂量」。

他的学生子夏也有一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19.6）问得切近，想得切近。

◆ 先说他对在哪里

这一章，先说对的地方最要紧，因为到了AI的时代，他在这几句话里说对的，比他在别处说对的都更值钱。

他把学习最要紧的一段时间，看得清清楚楚：卡住的那一段。不愤不启，是说开口的时机，不在老师想讲的时候，在学生憋到那一步的时候。今天大量关于学习的研究和经验，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自己先挣扎过的，才记得住、用得出。他两千五百年前就把它写进了八个字里。

他也看清了，这段时间是学生自己的。「吾止也」「吾往也」，两个「吾」。老师能等，能在旁边，可不能替。

他还看清了，老师要会忍住不说。一个什么都懂、学生一问就答的老师，是容易当的；一个明明知道答案、却肯看着学生憋着、自己忍着不开口的老师，难当得多。莫文静在厨房门口站住、又转身回去的那一下，就是这份难。

◆ SDE 看这一处 | 剩下的，是三段时间

大白话先说。机器接走了答案，剩下的是时间：一段卡住的时间，一段等的时间，一段接着作的时间。三段时间，对着本书第十编的三根梁。

先说站上的一条读数。第122号有一条腾空律，现行版是这样说的：代走腾出的那一处，是唯一一块「腾出即失地」的地——因为它与考试所测的那一段同址（第122号，腾空律现行版）。用大白话说：机器替人走掉的那一段，腾出来的那块地，一腾出来就会丢，因为考试考的正是那一段。这里要照实注明：「同址」这一条，在第122号里现在是未决的，原先的一种证法已经被判死，改由另一个读数承担，那个读数还没有测过。本

章只借它的方向，不把它当成已经证明了的定理。第122号从这条律里推出过一个很反直觉的预测：AI讲解得越好，撤走AI以后的分数越低。这是一个等着被测的预测，不是结论。

莫一凡那个星期，正像这条律说的样子：讲解越清楚，周五越不会。可一户人家的一个星期，只是一个例示，不是证据。

先放下律，看那三段时间。

第一段，肯卡。这是123原理的第一拍：张力积累。一凡扔笔、趴桌子的那两分钟，就是这一拍。第四编说，孔子教义的中心，是「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王德生口述）；机器默认的设置，是把这一拍压到最短。第十编第一根梁的替换，是「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这一段时间，是那根梁落在一个孩子一个晚上里的样子：不是越长越好，是要有，而且要按这个孩子能受多少来下。

第二段，肯等。这是老师那一头的事，也是杏坛上最难教给三千人的一样。第20章写过病根的第四条：张力要按人下剂量，得一对一地看，孔子教不了三千人；能批量传下去的，是一片和谐的场。

这里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要照实写出来。机器第一次让「一对一」不受人数限制。它可以对着千万个孩子，每一个都先等一等，等的长短还能因人而异：这个孩子两分钟就会烦，那个孩子能卡十分钟。孔子当年做不到的那件事——按人下张力的剂量——机器在原则上做得到（本书读法，待验）。

可是机器自己不会决定等。莫一凡那台AI家教，默认是立即讲解；那一项「停顿五分钟后给提示」，是莫文静去点的。站上第57号说，一个好的教育型系统，要「能够让学习者知道：当前哪一步必须由自己先发生」（第57号，差异伙伴）。这一句，是写给造机器的人的，也是写给用机器的人的。第十编第二根梁的替换，是「次序还给激发」：不照一个先排好的顺序把答案递过去，而是看这个人此刻被什么激发。等，就是在给激发留地方。

所以这一章的第一个回答是：肯等的那段时间，机器可以承担，却不会自己去承担。决定它等的，得是人。

第三段，肯作。卡完了、等到了，学生自己弄出来一样东西：一排小圆圈底下的竖线。那不是书上的解法，是他自己作的。它很笨，画了十几个圈才数对；可它是第三拍——形状改变以后，回头改了他自己那片土：下一回再见鸡兔同笼，他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那一排圈。第十编第三根梁的替换，是「述换成接着作」。机器最擅长的是述；这一段，非学生自己作不可。

三段时间摆在一起，本章的问题可以答了：它们归谁？

不归机器。机器没有时间，它不卡、不等、不需要作。

也不该归考试。考试要的是结果；按第122号那条还没定案的律，考试测的那一段，偏偏可能就是机器最先替人走掉的那一段。

它归学的那个人。可它得有人替他守着。一个五年级的孩子，自己守不住那四分钟，他会说「它坏了」，会扔笔。守着它的，是厨房门口站住又转身的那个妈妈，是教室里忍住不开口的那个老师，也是替孩子去点那一项设置的那一下手指。

还有一段话，放在这里读，意思会翻过来。孔子说颜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颜回对我说的每句话都喜欢，所以帮不了我。第58章看过，一台默认设置下的机器，对你说的每一句，也都「你说得对」。站在学的那个人这一头看，它就是一个「于吾言无所不说」的伙伴。按孔子自己的标准，这样的伙伴，非助我者也。

要让它成为「助我者」，得反过来用它：请它先不同意你，请它找你那个想法里最弱的一处，请它扮一回子游，拿你自己前面说过的话来顶你。机器做得到，只是不会主动做。杏坛上，是老师盼着学生顶他；到了机器这里，是学的人要请机器来顶自己。

最后，「按剂量」三个字要说清楚，免得这一章被读成「越卡越好」。剂量的意思，是有时候该多，有时候该少，有时候该是零。一个孩子已经连着卡了一晚上、眼圈都红了，那一晚的剂量就该是零，直接讲给他听。考前最后一晚，要的是把会的东西稳住，不是去卡新的。刚开始学一样东西、连最基本的步子都还没走熟的时候，先照着做几遍，比一上来就卡更好。一个孩子要是在很多件事上、很长时间里都卡得很苦，大人心里一直不踏实，那就不是剂量的事了，请寻求专业帮助。

还有一条，也要写明：这里说的「等几分钟」「卡了多久」，只适合一户人家、一间教室自己看，不适合拿去考核谁。一旦「每道题必须先卡五分钟」成了一项要检查的指标，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盯着屏幕发五分钟呆，时间到了再看提示。那五分钟一分不少，卡住却一秒也没有发生。

这里还要把第五条判决收个尾。孔子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无张力的经；两千年后，机器把「述」做到了一秒钟。可是这一次，有一件事和两千年前不一样：机器可以被设成等。它可以不给答案，可以反问，可以说「你先试试」。杏坛上那个等学生卡住的孔子，他的教法第一次有了一件不会累的器具。用不用，怎么用，决定权不在机器，在人。

这不是说机器会救回杏坛，也不是说机器会毁掉杏坛。它是一样器具。本书只说一句：同一台机器，可以用来把张力压成十秒，也可以用来把张力守成四分钟。这一回，那个肯不肯开口的「作」，轮到我们了。

这一章的判断，也要写明它怎样会错。「剩下的是张力」这一说，赌的是一件看得见的事：先卡一会儿再去问机器的学生，到了一道新题上，自己提出路子的次数，会比一上来就问的学生多。若是看下来，习惯先卡一会儿再问的学生，在新题上自己提出路子的次数，不多于一上来就问的学生，那么「剩下的是张力」这一说收回。莫一凡那一排小圆圈只是一户人家的一个晚上，算不得读数；这一条本书没有测过，登为「待验」，登进附录庚，等有人在一间真的教室里对照着数一数，数出什么照登什么。

◆ 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在社区卫生站三班倒。轮到夜班的那一周，晚上家里只有裴芷一个人写作业，旁边是一个AI学习软件。

头一天夜班出门前，谭慧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便签：「数学作业，留一道你最不会的，别问它，等我回来。」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谭慧下了夜班，眼睛都熬红了。裴芷已经起床，把那道题摊在餐桌上：一道行程应用题，两个人从两头相向走，其中一个人半路停下来歇了一会儿，问几分钟后碰上。

谭慧洗了把脸，坐下来。她不会做。她上一次做这种题，是二十多年前。

两个人一起对着那道题。谭慧拿铅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条长线，两头各点一个点：「这是两个人，往中间走？」画了几步，算不对。裴芷说：「那歇的那一会儿，是不是另一个人还在走？」又画一张，还是不对。十分钟过去，两个人都卡着。谭慧打了个哈欠，裴芷说：「妈，你去睡吧。」

谭慧没去。她把铅笔递给裴芷：「你再画一张，画错了也画。」

裴芷又画了一张，这回先把歇着的那几分钟单独切出来，只让一个人在线上走。画完，她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哎——」然后低头写了起来。

写完，她抬起头，谭慧已经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裴芷没叫醒她。她把那几张画满了线段的草稿纸理齐，在最上面一张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第四张是对的。前三张是我和妈妈一起画错的。」写完，把它贴在冰箱门上，贴在那张便签旁边。

带 走 的 话

答案机器可以给，卡住、等待、接着作的那段时间，只能是你自己的。机器可以被设成等，决定让它等的，得是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孔子开了「不愤不启」这扇门，看准了卡住的那段时间最要紧；机器默认把它关上，却也第一次让它有可能对每一个人打开——开关不在机器手里。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看谁去点那一项设置。默认被消掉；有人肯等，它就被放进来，按一个孩子一个晚上受得住的剂量。

◆



第 十 三 编

用得上

编　序

前十二编一直在拆。拆他的一生、他的学校、他的根，拆三个母题、九个格子、身后两千多年，一直拆到一台最会「因人而答」的机器。这一编不再拆了，要把拆出来的东西交到你手里。

交给谁？四种人各一章：家长、教师、学生与自学者、能改结构的人。再加两章：一章把镜子转过来读你自己，一章给一张张力剂量表。

这一编不给新证据，只给用法。五条判决在前面各有主场，这里只问一件事：判决落到一张作业桌、一节课、一次提问、一张表格上，是什么样子。每章照同一个格式走：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哪一维；十个上下的场景，每个写他会说什么（只用核过的原话）、SDE 多问一句、明天能做什么；几条做法，各写边界；一个小练习；一句明天就能用的话；最后是「这套眼光的分寸」，写什么时候不该用。

三条禁令先放在前面。第一，本编不作心理或发育诊断；碰到孩子或大人长时间明显不对劲，请寻求专业帮助。第二，不对当下的教育政策表态；政策只以它落在一户人家、一间教室里的样子出现。第三，本编给的读数和表，只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每章都写明它一旦进了考核，最省事的伪装是什么。

裴家和左老师还在。这一编另外添了几位新人：裁缝铺的学徒、左老师的同事、一个读书会里的人、几位能改结构的人。他们和前面的人一样，是虚构的，不承担证据。

60

第 60 章

家长：衣服要留放量，与「这孩子就这样了」

这一章的问题

做家长的，从孔子那里能直接拿走什么，又得先松开什么，才不会把孩子做成一件太合身的衣服？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家长会散了。你走出校门，在路灯底下等另一半把车开过来。车门一关，你说出了那句话：「算了，他就不是学数学的料。」

说出口的那一刻，你是松了一口气的。这句话把一年的着急、陪写作业的晚上、订正本上的红叉，一下子收成了一个结论。结论一下，心就安了。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一口气。它和孔子教人的那种安，是同一种安：把张力调低，让一片场和气下来。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价钱。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孔子没有写过一本给父母的书。可他在三处地方，和「家长」这件事碰得很近。

第一处，是他对自己的儿子。《论语》里只留下两次：伯鱼快步走过院子，他问一句「学《诗》乎」，儿子说还没有，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另一天又问「学《礼》乎」，他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16.13）。问话的陈亢出来很高兴，说问一件事得了三件，第三件是「君子之远其子也」。孟子后来说，古时候的人换

着儿子教，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家里要的是亲，是安；较劲的事，交给外面的老师。

第二处，是他对学生下判断，又改判断。宰予白天睡觉，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紧接着又说，以前我听一个人的话就信他的行，现在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一句定型的话，后面跟着一次改判。他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17.2），也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

第三处，是他怎样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分量。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他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做。冉有问同样的话，他说听到就做。公西华糊涂了，他才解释：「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是力气不够，他回了一句：「今女画。」（《雍也》6.12）你这是自己在地上画了一道线。

还有一句，是他对所有年轻人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9.23）年轻人值得敬畏，谁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今天的人呢？这是整部《论语》里对「还没长成的人」最敞亮的一句。可同一章的后半句是：「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门开着，开到四五十岁，就关上了。一句话里，前半句放量，后半句锁边。

◆ 拆一拆 | 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先说能直接拿走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给家长最好的一句底气：孩子今天的样子，大半是一路习出来的，还在往下习。「进之」「退之」是最早的剂量意识：同一个问题，对胆小的推一把，对冒进的拉一把。「今女画」是一句家长每天都用得上的话：孩子嘴上的「我不行」，很多时候是他自己画的线。还有「改是」：连孔子都肯当着学生改一次判断。

再说要先松开的。孔子教的中心，是在自我界的场里做一个和谐幸福、少张力的人（王德生口述的意思，全文见第17章）。放到一个家里，它长成两样东西。一样是「远

其子」：家里只管亲与和，较劲外包出去。另一样是「不移」：一句定了型的话，让大人不必再着急。家长说「这孩子就这样了」，说的正是一句小号的「下愚不移」。

用裴家那件衣服来说。裴守义的师父留下一句「衣服要留放量」。合身不紧，是那份和谐的好；可孩子会长，今天合身，明天就绷。「这孩子就这样了」，是把一件正在长的衣服，按今天的尺寸锁了边。

用SDE的话说，孩子处在显露光谱的「正在成形」（介生态），家长那句话把他读成了「定型」（秩序态）。定型的读法把张力消掉了：大人不再着急，孩子也不必再试。张力没了，123原理的第一拍起不来，后面的形状改变和回写也就不来（本书读法，「待验」）。本书作者在第65号问过的那件事（第37章正面谈过「改判资格」），在这里最具体：判断下完以后，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孩子，还有没有资格把它推翻。

同一个晚上，可以有两户人家。设想这两家的孩子在同一个班，同一场家长会，拿到同一张成绩单。一家在车里说了「就这样了」，第二天起不再陪写数学，给孩子报了一个「不用动脑」的兴趣班，家里从此很和气。另一家也着急，也想说那句话，最后说出口的是「到这次为止，是这样」，第二天晚上，爸爸坐在孩子旁边，只看他在哪一步停下来，一句也不教。一年以后，两个孩子的分数未必差得很远；差得远的，是第二个孩子心里还留着一句「我也许还能行」，第一个孩子心里，那一格已经封上了。两家的差别不在谁更爱孩子，也不在谁更有文化，只在一件事：家里有没有给那份张力留一个地方放。

所以要松开的是两维。一维是把「定型」松回「正在成形」；一维是把「家里只要和」松成「家里也留一点放量」。不多，只比孩子能扛的多一点，身边始终有人托着。

◆ 十一个场景

下面的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是虚构的，他们的话不是真人的原话。

场景一　家长会回来的路上

就是开头那一幕。

他会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17.2）他也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两句都是他的。你今晚挑哪一句，决定了车里是什么气氛。

SDE 多问一句：你说的「就这样了」，看见的是定型，还是正在成形的某一刻？

明天能做的：把那句话改个开头，写进手机备忘录，注上日期：「到今天为止，他在数学上是这样。」

场景二　孩子先说自己笨

裴芷第三次英语单词听写，又错了一串，把本子一合：「我脑子就是笨。」

他会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6.12）力气不够的人，是走到半路倒下的；你还没走，就先画了线。

SDE 多问一句：这条线是她自己画的，还是家里有人先替她画过一遍？

明天能做的：谭慧不劝，也不夸，把三次听写并排摊开，只指给她看：「第一次错了十二个，这次错七个；第一次错的那几个，这次一个都没再错。」让她看见自己已经走到了哪儿。

场景三　同一个孩子，两次相反的答

这一周，裴芷先说不想报年级的朗读比赛，过两天又说周末想一个人骑车去县城买书。

他会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

SDE 多问一句：他进之、退之，是公西华追问了，他才讲理由。你给孩子两个相反的答，讲不讲理由？孩子能不能驳回？

明天能做的：两件事答完，各加一句「我为什么这么答」，再问她：「你觉得我哪一处看错了你？」

场景四　路过书桌的一问

裴守义收工回家，路过女儿房门，探头问：「作业写完没？」「快了。」他就走了。

他会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16.13）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路过院子问一句。

SDE 多问一句：过庭一问，问的是学没学；孩子卡在哪里，这一问问不到。「远其子」让家里安静，也让较劲的那一段没人陪。

明天能做的：问完别走，多站一分钟，换个问法：「今天哪一题，你来回试的次数最多？」

场景五　「凭什么」

谭慧让裴芷先洗碗再看书，裴芷顶了一句：「凭什么是现在？」

他会说：「事父母，几谏。」（《里仁》4.18）劝父母，要轻，要委婉。

SDE 多问一句：这一章写了孩子怎样劝父母，没写父母怎样被劝动。孩子的「凭什么」，有没有一条走得通的路？

明天能做的：跟孩子讲定一条规矩：讲得出理由的「凭什么」，大人当场听完；听完觉得对，就照她的改一次。

场景六　同一个错，第二次

裴芷第二次忘了带数学作业。

他会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15.30）他夸颜回，夸的是「不迁怒，不贰过」（《雍也》6.3）。

SDE 多问一句：「不贰过」是结果。第一次那个过，有没有一块地方放得下，让她自己看清是怎么漏的？

明天能做的：不数落，只问一件事：「下一回，你打算让哪一样东西提醒你？」办法由她自己定，用一周再看。

场景七　一句大话

晚饭后裴芷说，她以后要开一家全县最大的书店。外公没忍住，笑出了声。

他会说：「亦各言其志也。」（《先进》11.26）子路说大话，他也「哂之」，可他让四个人都说完了。

SDE 多问一句：他笑子路，嫌的是「其言不让」，笑的是次序。孩子说大话，你笑的是什么？

明天能做的：先让她说完，再问：「要是真开，第一年你先做哪一件事？」把一句大话，接成一条能走的路。

场景八　想学一门「没用」的手艺

裴芷周末想去铺子里学踩缝纫机，谭慧担心耽误功课。

他会说：「吾不如老农。」（《子路》13.4）樊迟请学种地，他没教，等樊迟出去，还说他是「小人」。可他自己也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9.6）

SDE 多问一句：动手做出东西来的那份创造（现实界的创造），在他的课堂里被请了出去。在你家里，它有没有一个座位？

明天能做的：给她一个周六下午，只做一样东西，做坏了不算。晚上让她说一件这一下午学到、课本上没有的事。

场景九　问到死

楼下的老人去世了。裴芷问：「人死了以后去哪儿？」

他会说：「未知生，焉知死？」（《先进》11.12）

SDE 多问一句：这一答，是把一个太大的张力先挪开。可孩子问的时候，她心里那份不安是真的；挪开了，它去了哪里？

明天能做的：不急着答，也不挪开。陪她坐一会儿，说：「这个我也想过，也没想完。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场景十　「你看看人家」

过年走亲戚，一位长辈当着裴芷的面，夸表姐期末考了全年级第三，转头问她：「你呢？」

他会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9.23）

SDE 多问一句：「焉知来者」是一扇开着的门；可同一章后半句，门到四五十岁就关了。拿孩子跟人比，比的是今天这一刻的定型，还是往后那一段的路？

明天能做的：回家路上不提分数，只问她：「今年你自己觉得，哪一样比去年会了？」她说一样，你就记一样。

场景十一　替孩子挡掉的那一份难

谭慧三班倒，最怕女儿受委屈。班里分小组，裴芷没进她想去的那一组，谭慧拿起手机，想给左老师打电话。

他会说：「仁者不忧。」（《子罕》9.29）他教人安。可守城门的人评他，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14.38）。

SDE 多问一句：你要替她挡掉的这一份难，是纯粹的消耗，还是正好能逼出一点新本事的那一份？

明天能做的：电话先不打。晚上问她：「这件事，你想自己试一次，还是要我去说？你自己试，我在后面。」

◆ 明天能试的几件事

一件，改句式。把「他就是……」改成「到今天为止，他是……」。这个做法的边界：它不是闭眼不看事实。一个孩子要是在很多件事上、长时间明显跟不上，这句话不能替代专业的评估。

二件，每周留一格放量。一周里挑一件孩子能扛、又比平常难一点的事，不替他做，你在旁边。这个做法的边界：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安全、健康的事不在其中；它不是故意为难，更不是惩罚。

三件，给孩子一条改你的路。孩子讲得出理由、又讲对了的一回，你当面照他的改，学孔子那一句「于予与改是」。这个做法的边界：能改的是你的判断和安排，不是底线；也别为了显得开明，把不对的也改了。

四件，答完说理由。进之、退之以后，讲一句为什么，再问孩子你哪一处看错了他。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小的时候，理由说一半就好；情绪正激烈的时候，先等他平下来再说。

◆ 一个小练习

找一张纸，写下你最近一次说出口的「这孩子就……」。原话照写，写上日期。旁边写一件这一周里跟这句话不一样的小事，再小也行。一周后再看这张纸，问自己一句：这一周，我有没有给过他一次推翻这句话的机会？

◆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话

「到今天为止，你是这样；明天的你，我还不知道。」

◆ 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不该用？

孩子正在难关里的时候。家里有变故，孩子刚转学，刚生过一场病，这时候先给安稳。孔子那份「不忧」的安，在这里全对，放量先收一收。

安全和健康的事，不留放量。过马路、用火、用电、吃药，照规矩来，次序第一。

孩子要是长时间情绪低落、睡不好、不想出门，或者在很多件事上、很长时间明显跟不上，这就不是张力剂量的问题了。本书不作心理或发育上的判断，请寻求专业帮

助，找儿童保健、心理或发育方面的专业人员看一看。这一章的眼光，用处之一正是提醒你：别把该去看医生的事，当成「练一练」的事。

还有一件：这些做法别变成家里的记分表。「不贰过」一旦记分，孩子最省事的办法是把第二次的错藏起来；「改了家长几次」一旦记分，一家人就会合演一场「被说服」。这一章给的东西，只适合自查，不适合拿来考核孩子，也不适合考核另一半。

带 走 的 话

孩子是一件还在长的衣服。孔子肯改一次「朽木」；你也给孩子留一次推翻「就这样了」的机会。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习相远、进之退之、今女画、改是：孩子还在长；关了远其子、不移：家里只要和，一句话就锁了边。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就这样了」把张力消掉；留放量，是把一小份张力按剂量放回来，身边有人托着。

61

第 61 章

教师：一个问题七种答，等他卡住，让学生改你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今天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能从杏坛上的孔子那里拿走哪三样东西，又要防着他留下的哪一道封口？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一节语文课上，你问：「这篇文章，作者最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个举手的学生站起来，说出的正是你备课本上写的那一句。你点头：「很好。」

你又叫了三个。第一个说：「我同意他。」第二个说：「我也同意。」第三个想了想，也说同意。

下课以后，你站在办公室的窗边想：刚才那一串「同意」，到底是什么？它整齐、和气，没有一个人皱眉头，没有一个人说「我看出来的不一样」。那节课像一件合身的衣服，从头到尾没有一处绷住。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没有一处绷住，就没有一处在长。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在「教师」这件事上，孔子留下的东西最多。前面第二编整整写了一编。圣与仁，他不敢认；他只认一样：「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7.34）。在这件不倦的事上，这里只挑三样。

第一样，一个问题，按人给答。颜渊问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仲弓问仁，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12.2）；司马牛

问仁，他说「仁者，其言也讱」（《颜渊》12.3），说话要慢一点、难一点；樊迟问仁，他说「爱人」（《颜渊》12.22）。问孝也一样：对孟懿子说「无违」，对孟武伯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对子夏说「色难」（《为政》2.5—2.8）。后人把这叫作「因材施教」，这四个字是后人的概括，不是他说的（接第162号第48章）。

第二样，等他卡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心里憋着想通而通不了，才去开导；嘴上想说而说不出，才去点拨。愤和悱，就是学生身上的张力。

第三样，让学生改他。子夏从「绘事后素」推出「礼后乎」，他说「起予者商也」（《八佾》3.8），启发我的是子夏啊。子游用他自己教过的话顶回来，他当着众人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17.4）颜回什么都听、什么都高兴，他反倒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有人问他问题，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然后从两头问下去，「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9.8）。

◆ 拆一拆 | 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三样都能直接用，而且今天的老师大多用得比他少。按人给答，是承认同一个词落在不同的人身上，缺的是不同的一块；等愤悱，是承认张力要先在学生身上攒起来，老师的话才有地方落；让学生改，是承认讲台上那个人也会错。这三样，都是在课堂上把张力放进来。这是孔子最好的一面，第二编说它是「杏坛上他用张力」。

要先松开的，也有三处，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张力只许在课堂上起，不许进到结论里。

第一处，七种答法，答案都在老师手里。学生可以问，老师按人给；学生能不能把一个答法退回来，说「这个不适合我」，《论语》里没有。第二处，「则不复也」。等待是有尽头的，举一不能反三，他就不再讲了。剂量只有一头：学生攒不起张力，他收手。第三处，学生改得动他的判断，改不动道（第11章的读数）。子游改的是「割鸡焉用牛刀」这一句玩笑，没有改他的礼乐。

为什么会这样？不必往坏处想。第 20 章写过病根的第四条：私学的规模一大，和谐的场好教，张力的剂量难教。一个老师面对几个学生，可以一个一个等愤悱、一个一个认错；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最省力、也最不出事的办法，是把结论先定好，把次序先排好。今天的老师，面对的往往是四五十人一个班、一周十几节课。你会比孔子更想把结论先写好。这不怪你；这一章只是请你看见，每一次先写好，都消掉了一份本来能长东西的张力。

同样的压力下，可以有两间教室。设想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同一张进度表，两位老师教同一篇课文。第一间教室里，老师讲得很好，学生提了两个问题，老师都答了，答得漂亮，下课前把板书上的三条结论念了一遍，学生抄下来。第二间教室里，老师也讲得很好，也答了问题，只是下课前没有念结论，而是指着黑板说：「这三条里，第二条是我的，你们谁有不一样的，下周一交上来。」周一交上来四张纸，有一张真把第二条改得更好，老师就在全班面前把第二条划了，换上那个学生的写法。两间教室，进度一样，考试成绩也未必差多少；差别在于，第二间教室里有一个学生知道了一件事：老师的结论，是可以被我改的。两间教室的差别，不在老师谁更有学问，只在结论那一格有没有留一个口子。

用第 12 章回写五格的读数说，就是「三满一半一封」：学生改自己、同伴互改、学生改老师，在杏坛上是满的；课程那一格只满一半，删和述只有老师能做；制度那一格是封的。一个今天的老师，手里能动的，正是那「一半」：你没法改课程标准，可你能让学生在你这一节课的结论上，也写一笔。

用 SDE 的话说，这一章要松开的，是「次序」对「激发」的替换（本书读法，「待验」）：课堂的张力不要在下课铃响时全部收回到一个事先写好的结论里，要留一点，让它去改点什么。

◆ 十三个场景

下面的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是虚构的，他们的话不是真人的原话。

场景一　同一个问题，两个答法

霍启元是左文澜的同事，教初一数学。一个课间，两个学生先后来问同一句话：「怎样才算学会了？」他对话多的那个说：「能讲给同桌听，讲到他点头。」对闷头做题的那个说：「能自己出一道题，考住我。」

他会说：「仁者，其言也讱。」（《颜渊》12.3）司马牛话多，他就叫他说话慢一点。

SDE 多问一句：答法是按人给的，这很好。可学生能不能说「这个答法不适合我」？

明天能做的：答完加一句：「这是照你的样子给的，你觉得不合适，可以退回来，我们再换。」

场景二　一串「我同意他」

就是开头那一幕，这回是左文澜的语文课：第一个答出了标准的那一句，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说同意。

他会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他也说过，跟颜回说一整天，颜回不违如愚，退下去一看，「亦足以发」（《为政》2.9）。

SDE 多问一句：一节课里一声不同都没有，是想通了，还是场太和了？

明天能做的：第一个人答完，先不点头。问下一个人：「他说的，你哪一处不同意？」实在没有，就请他换一个进门的地方再说一遍。下课前三分钟，再请一个同学说出「今天老师哪一句最站不住」。

场景三　学生伸手要提示

霍启元布置了一道植树题：一条路两头都种，一共要几棵。第二排一个男孩写了两行，停住，眼睛看着他。霍启元把粉笔放下，走到窗边去了。

他会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

SDE 多问一句：他等的是愤悱，是张力攒到学生自己能用的那个点。等多久算到点？

明天能做的：学生来要提示时，先问一句：「你已经试到了哪儿？」说得出试到哪儿，才给下一步；说不出，陪他把试过的写下来。

场景四　举一不能反三

同一类题讲了一遍，学生还是不会第二道。

他会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

SDE 多问一句：「不复」是剂量的另一头：他不再给了。可学生第二次遇到的，是同一种讲法，还是另一种讲法？

明天能做的：同一个点第二次讲，换一个例子，换一个进门的地方，不复述第一遍的原话。

场景五　「这种题只有这一个做法」

霍启元讲完一道题，顺口说了一句：「这种题，只有这一个做法。」一个女孩举手，走上黑板，用三行写出了另一种做法，比他的短。霍启元笑了：「我刚才是逗你们的。」

他会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17.4）

SDE 多问一句：他认了错，又补了一句「刚才是开玩笑的」。改判被包成了玩笑，面子保住了，改判也轻了。

明天能做的：下一节课开头，请那个女孩上来把她的做法再讲一遍，你说一句：「上次我说只有一个做法，说错了；这一种按她的来。」不加玩笑。

场景六　学生把你往前推了一步

左文澜讲一首写秋天的诗，一个学生说：「这首诗写的不是秋天，是写诗的人老了。」

他会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3.8）

SDE 多问一句：子夏推了他一步，推到的是「礼后乎」，方向还是回到礼。学生推你一步，你让他推到哪儿为止？

明天能做的：学生往前推一步时，接着问：「再往前一步，会推翻我刚才讲的哪一句？」

场景七　教研室里的一句「没救了」

一位同事在教研室说起一个学生：「那孩子，没救了。」几个人都点头。

他会说：「朽木不可雕也。」紧接着是：「于予与改是。」（《公冶长》5.10）

SDE 多问一句：他改判，靠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一句写进评语的话，还有没有被「观其行」改掉的机会？

明天能做的：写评语时，末尾加五个字：「到本周为止」。下个月再写，先看上一次那句还站不站得住。

场景八　一个你答不上的问题

一个学生问霍启元：「为什么负负得正？不是规定，是为什么？」霍启元张了张嘴。

他会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9.8）

SDE 多问一句：他先认了自己不知道，再从两头问。老师最难放下的，正是讲台上那份「我知道」。

明天能做的：说一句：「这个我讲不透。我们从两头问：要是负负得负，会坏掉哪一样东西？」

场景九　只问「上面」那几个

课上最难的那道题，霍启元总是点那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答。

他会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

SDE 多问一句：这是按人给剂量，还是按人定了型？被放在「下」的那个学生，有没有被问过一次「上」？

明天能做的：挑一个你心里放在「下」的学生，给他一次「上」的问题，让同桌坐在旁边帮着。答不全也算数。

场景十　学生不同意你的评价

左文澜讲一篇课文，说主人公忍让是美德。一个学生站起来：「我觉得他该吵一架。」

他会说：「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

SDE 多问一句：他许学生不让老师，是在「行仁」这件事上。学生不让于你，提出一个你没想到的新判断，你让不让？

明天能做的：请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写两百字，和你的讲法并排贴在教室后墙。不评对错，一周后请全班投一个「哪一边让你想得更多」。

场景十一　第一年上讲台

学校新来了一位刚毕业的语文老师，开学第一个月，她把每一篇课文的教参都背得滚瓜烂熟，上课从不出错，只是一下课就累得说不出话。

他会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2.11）

SDE 多问一句：为师的资格，他放在「知新」上。背熟了教参是温故；「新」从哪里来？一个只从教参里来的「新」，还是述。

明天能做的：请她每周记一件「这周学生让我知道的新东西」，一件就够。月底翻一翻，看看自己的新，有多少是从学生那里来的。

场景十二　家长群里的一句「严一点」

期中考试后，一位家长在班级群里给左文澜留言：「老师，对孩子严一点，该罚就罚。」

他会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2.3）

SDE 多问一句：他在刑与礼之间选了礼。可罚是外面的次序，礼也是先定的次序，两条路都把选择交给了孩子之外的东西。有没有第三条：让孩子自己作出一个理由来?

明天能做的：私下回复那位家长，不争严不严，只说这周打算让孩子自己定一件什么事、定完怎样看他做。

场景十三　用AI备课

左文澜用 AI 生成了一份教案：环节齐全，问题精巧，结论清楚。

他会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9.11）这是颜回说他的话。

SDE 多问一句：颜回说的，是被一段追不上的张力拉着走。一份结论写得清清楚楚的教案，学生那段「欲罢不能」在哪里?

明天能做的：让 AI 只列出学生最可能卡住的三处，不写答案；结论那一栏，留到下课前和学生一起写。

◆ 明天能试的几件事

一件，给学生答案退回权。你按人给的答法，学生可以退回一次，说出理由。这个做法的边界：只用在理解、方法、表达一类的事上；事实和规范不在此列，「七乘八等于五十六」不能退。

二件，先问「试到哪儿」再开口。这个做法的边界：基础要练成自动的阶段（口算、字词、公式）不必等；时间极紧、以可靠为先的时候不必等；先备知识不够的学生，等来的不是愤悱，是慌，这时先补一块垫脚石。

三件，被改一处，当堂认一处。这个做法的边界：认的是你的讲法和判断；课程标准、安全规程不因课堂上一句反对就改；也不要为了显得开明，把错的改法也认了。

四件，第二遍换讲法。这个做法的边界：实验安全、操作规程这类高度规范的内容，要用统一的讲法，不要换着讲。

◆ 一个小练习

回想上一周的课。哪一个学生的哪一句话，本来可以改你，你让它过去了？写下三行：他的原话；你当时怎么接的；要是照「于予与改是」，你会怎么接。写完别给别人看，下周再写一次，看两周里有没有少一句被放过去的话。

◆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话

「这一处，谁能改我？」

◆ 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不该用？

刚学新东西、还要大量练习才能熟的阶段。这时候学生缺的是次序和反复，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那一面全对。

考前、赶进度、以可靠为先的时候。这时候少放张力，先求稳。

先备知识不够的时候。一个学生前面的台阶缺了，再怎么等，也等不来愤悱；你等来的只是他的慌。先补台阶。

学生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一个学生长时间焦虑、失眠、在课堂上发抖，这不是「愤悱」，不要拿等待去试他。本书不作心理诊断，请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必要时请家长带孩子寻求专业帮助。

最后，这一章的做法不能进考核。「学生改老师的次数」「课堂上的反对声」一旦写进听课评价表，最省事的伪装办法是事先安排好几个学生，到点起立，演一场「纠错」；一旦成为评比条目，两年以内它就只剩下表演。这些读数只适合你自查，不适合拿去考核任何一位老师。一节课读数难看，也不等于上课的人不用心：课时、班额、进度，很多不在老师手里。

自查的读数，要是想记得认真一点，可以放进一门课、一个学期里去记。第65章最后有一节「一个学期的试行设计」：每周一个固定的问题，照不愤不启留出卡住的时间，不先给答案；记三样——学生当堂改老师判断的次数，学生改同伴判断的次数，学期末学生自己作出的新做法或新问题的数量。那一节只写了设计，读数一格也没有，全标着「待填」。我打算在自己教的一门课上做这一次。

这三样读数，和上面那条纪律并不冲突。它们是老师记给自己看、拿来检验本书的，不评老师，也不进学生的成绩；记在一门课的本子上，不记在任何一张考核表上。

带 走 的 话

他在杏坛上用张力，在结论里消张力。你把课上的张力留一点，让学生在你的结论上也写一笔。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按人给答、等愤悱、让学生改老师；关了学生退回答案、「不复」之后的第二种讲法、学生改道的那扇门。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课堂上放进来，下课前收回结论里；留一点在结论上，是这一章要做的事。

◆

62

第 62 章

学生与自学者：问 AI 之前，先卡一会儿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今天自己学东西的人，手边有一台什么都答得上的机器，还要不要学孔子那句「不愤不启」？要学，又该学到哪儿为止？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夜里十一点，你对着一页看不懂的书。一个词，一张图，一段推导，读了三遍，卡住了。

手机就在手边。你的手指已经放在了输入框上。你知道，三秒钟以后，一段清清楚楚的解释就会出来，比书上写得还好懂。你会看懂，会点头，会合上手机去睡觉。

第二天，同样的东西换个样子出现，你还是不会。

这一章要说的，就是手指放在输入框上的那一秒。那一秒里，有一份张力。按下去，它就没了。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孔子本人，是一个了不起的自学者。他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进了太庙，每一件事都问，有人笑他不懂礼，他说这就是礼（《八佾》3.15）；他说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跟他一样忠信的人，「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5.28）。他一生最肯认的，就是好学这一样。

关于怎样学，他留下的话，几乎每一句都碰到今天那一秒。

他要学生带着问题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15.16）一个从来不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拿他没办法。

他要学和想配着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2.15）他还说过自己的一次失败：「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15.31）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光是想，没有用处，不如去学。

他要人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2.17）他要人把没把握的先放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2.18）

他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是学生自己往前走了一步。子贡从「贫而乐，富而好礼」想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1.15）告诉他过去的，他能推出后来的。他还当着子贡的面，认自己不如颜回那样「闻一以知十」：「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5.9）

他也给学的人排过次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16.9）

◆ 拆一拆 | 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能直接用的，几乎就是一整套自学的规矩。「如之何」是带着自己的卡去问；学思相配，是不光读、也不光想；「阙疑」是没把握的先空着；「知不知」是在机器面前也别装懂。连「终夜不寝以思，无益」都用得上：它提醒你，卡也有剂量，一直卡下去，不是勤奋，是殆。

要先松开的，有两处。

第一处，他的「求」，求的是古。「好古，敏以求之」，答案在前面，在先王那里，学的人去把它找回来。这是述的学法。今天你手边那台机器，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述而不作者（第58章）：它把人类写下的东西几乎都读过了，你一问，它就把「古」递到你手上。问它，就是向一个无限大的「古」去求。孔子的学法到了今天，最容易长成的样子，恰恰是这一秒按下去：答案在那边，我去取。

第二处，「困而学之又其次」。卡住了才去学，被排在第三等。这个排法里，卡住是一件不体面的事。SDE 看卡住，看法正好相反：卡住是 123 原理的第一拍，是张力在攒。攒到一定份量，你心里那个旧的想法才会被挤得变形（第二拍），下一回你才会换一个门进去（第三拍，回写）（本书读法，「待验」）。

不过，「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一句，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往，是已经有的；来，是还没有的。他高兴的，正是学生从已有的推出一个还没有的。只是在《论语》里，这个「来」多半还落在《诗》和礼的里面，推出来的东西，是旧东西的一个新读法。今天你要学的，是把这条缝再推开一点：从机器递过来的「往」，推出一个你自己的「来」。

两处合起来，就是这一章的题目。孔子教人在自我界的场里少一点张力、多一点安（王德生口述的意思）。一台三秒就能把张力消掉的机器，是这份「无张力」最新、也最顺手的样子：不用忧，不用卡，答案总在。你要做的，是在按下去之前，先把那一份张力攒一会儿，按剂量，不多不少。

什么叫按剂量？可以借一个现成的台阶，按三界走。先在自我界卡：一个人对着纸，写下自己的猜测，卡十几二十分钟，这一步只跟自己较劲。再到现实界卡：带着那张纸去问一个活人，师傅、同学、比你年轻的人，问一个具体的卡，听他怎么说，这一步多了一个人的脸色。最后到理念界卡：拿你的猜测去跟书、跟机器争一回，看哪一句是你原来没想到的。孔子自己三级都走过：「终夜不寝以思」是第一级，「入太庙，每事问」是第二级，「当仁不让于师」是第三级的一道门缝。每一级只比上一级多一点难，身边都有人托着。机器最方便的用法，是让你一步跳过前两级，直接拿到第三级的结果。

设想两个人，同一天学同一章电工教材，都用 AI。一个人卡住就问，问完就懂，一晚上学完了三节。另一个人卡住先在纸上写两行：我卡在哪儿，我猜是什么；写完再问，看答案时先找「它跟我猜的哪里不一样」。一晚上只学完了一节半。一个月后去考实操，第一个人记得很多名词，第二个人手上知道电是怎么走的。差别不在谁更聪明，也不在谁用了更好的 AI，只在按下去之前，有没有那两行字。

◆ 十三个场景

下面的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是虚构的，他们的话不是真人的原话。

场景一　夜里的电路图

尚永发四十七岁，在小区当保安，夜班的空当里自学，想考电工证。这天夜里，他对着一张电路图，看不懂为什么两个灯泡串起来会变暗。

他会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15.16）

SDE 多问一句：他要的不是「问」，是问两遍「怎么办」：先问自己，再问别人。你的第一遍「如之何」，问过自己没有？

明天能做的：打开 AI 之前，在本子上写两行：「我卡在：……」「我猜是：……」写完，再去问。

场景二　想死磕一个通宵

第二天夜里，尚永发不服气，发誓不查答案，自己想到天亮。

他会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15.31）

SDE 多问一句：他自己试过一整夜，结论是不如去学。卡是要卡的，卡多久算够？

明天能做的：给卡定一个钟，二十分钟。到点还想不出，就去查；查完，把「我原来卡在哪」补一句。

场景三　背下来的公式

杭树生二十岁，是裴记裁缝铺的学徒。他用 AI 问打版里的一个算法，AI 给了一条公式，他背下来了。

他会说：「学而不思则罔。」（《为政》2.15）

SDE 多问一句：背下来的是别人的「显露」，自己那条路（差异序列）还没走过。你能不能不看公式，把它为什么这样讲出来？

明天能做的：合上手机，用自己的话把公式的意思写一遍。写不出的那一截，就是还没懂的那一截，拿去问师傅。

场景四　它从来不说「不知道」

尚永发发现，他问 AI 一个很偏的问题，AI 也答得头头是道；后来一查，答错了。

他会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2.17）

SDE 多问一句：机器很少说「不知」。你呢？你的笔记里，有没有一处老老实实写着「这里我不知道」？

明天能做的：请 AI 在答案里标出它最没把握的一句；你在自己的笔记上，用问号标出你不知道的地方。两边的问号放在一起看。

场景五　三个说法打架

教材、AI、带他实习的老电工，对同一个接法说了三个样子。

他会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2.18）

SDE 多问一句：「阙疑」是把疑的那一处空着。空着不是放弃，是给后面的张力留一个位子。

明天能做的：在本子上画一格，写上「三种说法」和各自的来源，下面空着，注「待问」。下一次实习时，带着这一格去问。

场景六　读书会上的复述

镇上有一个周六读书会。贝立诚五十五岁，开一家小印刷厂，这周轮到他领读。他让 AI 把书的每一章总结成三句，在会上念了一遍。

他会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

SDE多问一句：求来的都是书里的「古」。念完三句，你自己的那一句在哪里?

明天能做的：读书会立一条规矩：每人发言，一句转述，一句跟书不一样的。第二句说错了也算数。

场景七　总是卡住的人

裴芷写数学作业，总比同桌多卡几回。她跟外公说：「我是不是比别人笨?」

他会说：「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季氏》16.9）

SDE多问一句：卡住被他排成了第三等。可卡住正是第一拍，是长东西的地方。一个从来不卡的人，是在长，还是在取?

明天能做的：外公每晚在她写完作业以后问一句：「今天哪一处，你卡了最久，最后是怎么过去的?」不记，不打分，只听她讲完。讲得出来的那一处，就是她这一天长出来的东西。

场景八　学习时长打卡

杭树生在一个学习软件上打卡，每天晒学习时长，已经连续打了四十天。

他会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14.24）

SDE多问一句：「为己」的学，是在自己身上长出东西（本书读作自我界的创造，「待验」）。晒出去的时长，长在了谁身上?

明天能做的：这一周不晒，在本子上给自己写一句：「今天我比昨天多会了一样：……」写不出，就是这一天只打了卡。

场景九　永远追不上

尚永发学到第三个月，觉得越学越多，永远学不完，有点泄气。

他会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9.11）这是颜回说老师的话。

SDE 多问一句：颜回追到「末由也已」，就停在了那里。那个追不上的地方，能不能变成你自己的一道题？

明天能做的：写下「我现在追不上的那一处」是什么，写成一个问句。它就是你下一个月要攒的张力。

场景十　觉得它说错了

裴芷问 AI 一首古诗的意思，觉得它讲得不对。

他会说：「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

SDE 多问一句：他许学生在行仁上不让老师。你在一个讲法上不让一台机器，让不让？

明天能做的：写下你的反驳，再请 AI 反驳你的反驳，你再答一次。三轮以后，看看哪一句是你原来没想到的。

场景十一　考前一周

年级月考前一周，裴芷问外公：「这回我是不是也该先卡一会儿？」

他会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1）

SDE 多问一句：时习，是把学过的练熟。这一步，他全对。考前要的是熟，不是卡。

明天能做的：这一周不开新坑，把错过的题重做一遍。「先卡一会儿」，留到考完。

场景十二　买了一堆课

贝立诚的读书会里，有人一年买了十几门网课，每一门都只听了开头几节。他说自己怕落下。

他会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8.17）

SDE 多问一句：「犹恐失之」是一份真张力。可这份张力放在了「囤」上，没有放在「卡」上：买课不卡，学课才卡。

明天能做的：一门课没学完一节、没写下一处卡住的地方之前，不买下一门。

场景十三　不好意思问年轻人

尚永发在实习时，有一处接线想不明白，身边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电工，他张不开嘴。

他会说：「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3.15）有人笑他，他说：「是礼也。」

SDE 多问一句：他每事问，是在礼的次序里问。你不好意思问，拦着你的是哪一种次序：年纪，还是面子？

明天能做的：带着本子上写好的那两行「我卡在、我猜是」去问。问的是一个具体的卡，不是「我不懂」，开口就容易得多。

◆ 明天能试的几件事

一件，问前三行：我卡在哪；我猜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猜。这个做法的边界：查一个字怎么写、一个参数是多少，直接查，不用卡；凡是涉及用电、用火、用药的操作，不许靠猜去试。

二件，给卡定一个钟。这个做法的边界：同一个地方连着几天都卡住，多半是前面有一级台阶缺了，先回去补台阶，不要再定钟。

三件，笔记里留一格「阙疑」。这个做法的边界：考场上不能空着交卷；「阙」是学的时候的办法，不是答题的办法。

四件，学完一个教程，改一处。照着教程做完一样东西，再做一个教程里没有的小变化。这个做法的边界：安全规范、行业标准的部分照做，不改；改的是你自己的练习。

◆ 一个小练习

下一次打开 AI 之前，在纸上写三行：我卡在哪；我猜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猜。看完它的回答，写第四行：哪里跟我想的不一样。连做五次，只看第四行。五个第四行，就是你这一段时间真正学到的东西。

◆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话

「先问自己两遍『如之何』，再去问它。」

◆ 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不该用？

查事实的时候。一个日期、一个字、一个单位换算，直接查。卡在这里，攒不出张力，只浪费时间。

事关安全的时候。电、火、药、机器，照规程来，先问清楚再动手。

时间极紧、以可靠为先的时候。明天就要交的报告、下午就要用的东西，先求对。

前面的台阶缺了的时候。先备知识不够，卡出来的不是愤悱，是挫败。这时候先补台阶，或者请人把你带过这一段。

一个人要是因为学习长时间焦虑、失眠、一想到书就心慌，这不是「卡一会儿」能解决的事。本书不作心理诊断，请寻求专业帮助。

最后，这些做法不能拿去考核。学校或者学习软件一旦要求交「卡住记录」、按「猜测的次数」打分，最省事的伪装是先看答案、再补写一个「猜测」；照这样交上来

的记录，一张比一张漂亮，一张比一张空。这一章给的东西，适合你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

带 走 的 话

他教人好古而求之；今天的「古」三秒就到。先卡一会儿，按剂量，把那一份张力留给自己。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如之何、学思相配、阙疑、知不知；关了卡住的体面（困而学之又其次），和自己作一个答案的门（好古而求之）。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机器最擅长把它消掉；按下去之前先卡一会儿，是把它放回来。

63

第 63 章

能改结构的人：给「作」留出资格

这一章的问题

手里握着一张表、一套教材、一个默认设置的人，从一个自称「述而不作」、其实作了一所学校的人那里，能学到什么？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大概改过一张表。也许是单位的一张登记表，也许是学校的一张评分表，也许是一个软件里的一个选项。你只是觉得某一栏多余，删了；或者觉得少了点什么，加了一栏。

几年以后你发现，所有人都照着你那一栏在做。有人为了填满它，每个月多花半天；有人因为它被表扬，有人因为它被扣分。没有人问过它为什么在那里。

那一刻你会明白：改表的人，改的不是一张纸，是很多人以后怎样走路。这一章写给手里有这种纸的人：教研员、校长、教材编者、做学习软件的人。本章只谈你手里那一张表，不谈课程标准、考试招生那一层，也不对任何一项政策表态。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孔子自己，是改过大结构的人。学在官府的年代，他开门收学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又说「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一所没有围墙的私学，是他作出来的，前面第3、34章写过。

他也是一位拼装的设计者。颜渊问怎样治理一个国家，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15.11）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戴周朝的礼帽，音乐用舜的《韶》。三代各挑一样最好的，拼成一套。

他改礼，还给改礼立过一把尺子：「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9.3）麻布礼帽是礼，现在大家用丝，省事，我跟大家；在堂下拜是礼，现在大家到堂上才拜，那是骄慢，就算违背大家，我也在堂下拜。

他看得见变：「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2.23）他要证据：夏礼、殷礼他说得出，可杞、宋两国「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八佾》3.9）。他还怀念一种老规矩：「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15.26）我还赶上过史官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就空着不写的年代。

可同一个人也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16.2）《论语》的编者把他的学生按四科排：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先进》11.3；这一章没有「子曰」，是记的人列的名单）。四科里，没有一科叫「作」。

◆ 拆一拆 | 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能直接拿走的有四样。门槛放低，是有教无类。拼装设计，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不从头发明，也不照搬一代，挑各家最好的部件拼。改动的尺子，是麻冕与拜下：省事而无害的，从众；消掉了本来该有的敬与难的，违众。留空，是史之阙文：拿不准的地方空着，不硬填。这四样，今天一个改表的人，一样都不过时。

要先松开的，是作的资格。在他那里，礼可以改，但改不改、往哪里改，由知礼的人拿古的本来裁，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第30章收窄后的判决二）。回写五格的读数说得更细：学生改自己、同伴互改、学生改老师，在杏坛上是满的；课程那一格只满一半，只有老师能删能述；制度那一格是封的，「庶人不议」（第12章）。

你看，能改结构的人，手里握着的，正是那「一半」和那「一封」。你握着课程，握着制度，握着默认。你本人就是站在那扇门里的「知礼的人」。所以这一章不劝你多改，只劝你一件事：在你握着的那一格里，给不在其位的人留一个改的位子。

他为什么不肯把「作」的资格交出去？第20章写过病根的第三条：一个没有位子的人要讲学，需要一个授权，他只能借先王。他作了一所学校，却不能说这是「我作的」，只能说是「述」，说是周公的礼、先王的道。一个不敢自称作者的人，自然也不会给学生发一张「作者证」。今天的你不一样。你有位子，有签字的那支笔。他当年拿不到的授权，你可以亲手发出去：发给一位老师、一个学生、一个用户。这是他那个时代给不了、你这个位子给得了的东西。

用SDE的话说，一张表、一套教材，是显露的稳定态，是已经定型的样子。成事以后回头改自己的土，叫回写。一张表、一套教材要是只有握着它的人能回写，它的回写就只剩一条细线；给用它的人、被它量的人也留一个口子，回写才宽得起来。

同一个区，同一份作文评分细则，可以有两所学校。一所学校拿来就用，十年没动过一条。另一所学校在细则的最后加了一行小字：「本细则哪一条你觉得该删，请写在这里。」头两年，这一行一直空着；第三年，一位教了二十年语文的老师写了一句，说第六条要求每篇作文的结尾都要「点题升华」，逼得学生篇篇在最后一段喊一句口号，有的文章根本不需要。教研组看了，把第六条改成了「可选」。两所学校的老师，未必谁比谁更好；差别只在那份细则上，有没有那一行小字。

◆ 十三个场景

下面的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是虚构的，他们的话不是真人的原话。

场景一　十年没改的评分细则

鄢秉文五十二岁，在县里做语文教研员，每年组织全县语文老师集中评一次作文，用的是同一份评分细则。

他会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2.23）

SDE 多问一句：他看得见每一代都在损益。你手里这份细则，十年来损过什么，益过什么？谁有资格动它？

明天能做的：在细则末尾加一行：「本细则哪一条该删，请评卷的老师填。」每年收一次，读完再决定改不改。

场景二　统一的教案

区里集体备课，出了一套统一教案，要求各校照着上。

他会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7.1）

SDE 多问一句：统一教案是一套「述」。各个班的老师照着上，有没有一页纸，能写下「我这个班改了哪里」？

明天能做的：每份教案后面附一页「本班改动」，期末收上来。改得好的，写进下一版，并在旁边注上改的人的名字。

场景三　一节看不懂的课

鄢秉文听到一节不一样的课：老师整节课只让学生对一句诗争来争去，没讲完预定的内容。他拿不准该怎么打分。

他会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3.9）

SDE 多问一句：他不在证据不足的时候下结论。对一种新做法，你先判，还是先收证据？

明天能做的：这一节不打分，写「待征」。请这位老师试一学期，收学生的作业和前后变化作证据，期末再判。

场景四　校规谁能提改

覃玉芬五十岁，是镇中学的校长。学校有一本校规，学生只能照做，没有地方提意见。

他会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16.2）

SDE 多问一句：「不议」让一片场安静。一片从来没有人议的场，还能不能回头改自己？

明天能做的：在校门口设一个意见箱，只收一种纸条：「我想改校规的第几条，理由是……」每学期挑一条，请提的学生来开会讲。

场景五　表彰只有几种

学期末表彰，奖项年年是那几样：成绩优秀、品德优良、文明班级、优秀干部。

他会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13.2）仲弓去做季氏的家宰，问怎样治事，他这样答；仲弓又问怎么认得出贤才，他说：「举尔所知。」

SDE 多问一句：「赦小过」给试的人留了余地，这一句很宽。可「贤」用谁的尺子量？他门下的名单，后来被记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先进》11.3），四科里没有「作」：一个改了一样东西、做了一样新东西的学生，被放在哪一格？

明天能做的：加一个奖，只问一件事：「这一学期，你改过学校里的哪一样东西？」改得小也算，改完没被采用也算。

场景六　不在其位的人

教师会上，一位来了两年的年轻老师想说说作息安排，被旁边的人轻轻碰了一下胳膊。

他会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

SDE 多问一句：位是次序。不在其位的人看见的东西，是不是正好是在位的人看不见的？

明天能做的：每学期开一次会，只请来校五年以内的老师说，在位的人只听、只记，当场不驳。

场景七　校园里的小菜地

学校开了一块菜地，学生照着老师画好的图，一行一行种。

他会说：「吾不如老农。」（《子路》13.4）

SDE 多问一句：他一边承认老农比他懂，一边把种地请出了课堂。你的菜地，是请进来了，还是只请进来一张图?

明天能做的：请一位附近真种地的老人来一次，让学生先说自己的种法，再听老人说他的，两边争一回，挑一行地照学生的种法试。

场景八　注释把疑难都注死了

冀春林六十一岁，在一个教材编写组里负责古诗文的注释。一首诗里有个词，历来有两种讲法，编写组要他定一种。

他会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15.26）

SDE 多问一句：史官遇到拿不准的就空着，他怀念这个规矩。一个把疑难都注死的课本，给学生留下了哪一格可以自己去判?

明天能做的：在这一处注明「此词有两种讲法」，两说并存，课后留一题：「你倾向哪一种？为什么？」

场景九　一个单元怎么拼

编写组要设计一个新单元，大家争论选哪一个时代的文章。

他会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15.11）

SDE 多问一句：他自己就是一位拼装设计者，拼装本身就是作。你拼好的这个单元，给学生留没留一次「自己拼」的机会?

明天能做的：单元末留一题：「从这三篇里各取一样东西，拼成你自己的一段。」

场景十　课后题只给一隅

课后练习，每一题都写好了标准答案，学生只要照着答。

他会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

SDE 多问一句：他给一隅，等学生反三隅。你的课后题，是给了一隅，还是四隅都给齐了？

明天能做的：每一课留一道空题，题干只写「根据本课，请你出一道题考同桌」。

场景十一　默认直接给答案

茅远帆二十九岁，在一家公司做学习软件的产品经理。数据说，用户最喜欢的功能是「一键看答案」，领导想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会说：「今也纯，俭，吾从众。」「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9.3）

SDE 多问一句：省事而无害的，他从众；消掉了本该有的敬与难的，他违众。一键登录是「纯」，一键看答案是哪一种？他在同一章里先分俭与泰，再定从不从众；数据只告诉你众人喜欢什么，不告诉你那是俭还是泰。

明天能做的：一键登录照留；「看答案」改成两步，第一步先让用户写一句自己的猜测，可以跳过，但要多点一下。

场景十二　学习排行榜

软件首页挂着一个「学习时长排行榜」，每天更新。

他会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15.21）

SDE 多问一句：排行榜把「为己」的学，变成了排给人看的学。默认挂在首页，是谁替用户做了这个选择？

明天能做的：排行榜默认关闭，用户想看，自己去打开。首页换成一句：「今天你比昨天多会了哪一样？」

场景十三　自动批改

茅远帆的软件上了一个新功能：AI 自动批改，几秒钟出分，只看最后的答案对不对。

他会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5.10）

SDE 多问一句：他改过一次看人的办法，从听言到观行。只看答案的批改，是只听其言。一个学生换了三种做法才做对，这条路在批改里留下了没有？

明天能做的：批改报告里加一行，只记「这道题他试了几种做法」，不算分，只给学生和老师看。

◆ 明天能试的几件事

一件，每张表留一栏「这一栏该不该删」，让被这张表量的人填。这个做法的边界：安全、法规、财务相关的栏目不在此列；删改先试行一学期，不要一年改三回。

二件，课程和教材里留一处「阙文」。这个做法的边界：事实和规范性的内容不留空；阙文要明白标出来，写清楚是两说并存，不能让人以为是漏印了。

三件，把默认设置分成「从众」和「违众」两类。省事而无害的，从众；消掉学习里该有的那一份难的，违众。这个做法的边界：对刚入门、前面台阶还不够的用户，直接给示范是对的；不要为了「留张力」给人添无谓的麻烦。

四件，采纳一线的改动，在下一版写上改的人的名字。这个做法的边界：署名是记下来源，不是奖励，更不进考核。

◆ 一个小练习

写下你手里握着的一样东西：一张表、一个单元、一个默认选项。回答三个问题：最近三年，谁改过它？改它的人里，有没有一个不在其位的？要是明天有一个学生、一个用户想改它，他从哪一扇门进来？第三个问题答不出，就是你要留的那一个位子。

◆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话

「这张表上，留一栏给不在其位的人。」

◆ 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不该用？

一个结构刚刚建起来、还没站稳的时候。新学校、新团队、新产品的头一年，先守次序，让人知道路怎么走。孔子「礼」的好处，在这里全对：次序让一群人不打架。

刚出过事故、刚出过差错之后。这时先求稳，先把规矩守住，改的事往后放。

安全规范、法律法规。这些不是留给人随便「作」的地方。

还有一件要说清楚：给「作」留资格，不是天天改。「百世可知」也有它的好：一套规矩可以预料，人才安心。留的是一个口子，不是拆掉门。

最后，这一章的做法不能进考核。一旦「每学期提出改进建议多少条」「采纳一线改动多少处」写进考核，最省事的伪装办法是凑几条无关痛痒的小改动，把那一栏填

满；两年以后，这一栏就只剩下凑数。这些读数适合你自查，不适合考核你手下的任何一个人。一个单位读数难看，也不等于那里的人不用心：很多门，不在他们手里。

带 走 的 话

他作了一所学校，却说自己述而不作。你手里有一张表，请在上面留一栏，给不在其位的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有教无类、拼装设计、从俭违泰、阙文；关了不在其位者的门（不谋其政、庶人不议），四科里也没有「作」的那一格。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握着结构的人一旦只许自己回写，张力就被消在门外；留一栏，是把它请回来。

64

第 64 章

读你自己：你心里那套「我靠什么走到今天」，是不忧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一章的问题

你讲给孩子、讲给徒弟、讲给下属的那套「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落在哪一格？它和你真正熬过来的那几年，中间有没有一道缝？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某个晚上，孩子、徒弟，或者一个刚进单位的年轻人，问了你一句：「您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你几乎不用想，答案张口就来。「靠能吃苦。」「靠脑子活。」「靠运气好。」「靠想得开，什么事都别往心里去。」

说完你自己也觉得这话挺对。可要是那天晚上睡不着，一年一年往回数，数到最难的那几年，你也许会发现，那几年里托住你的，跟你刚才说的，不太是一回事。

这一章不讲孔子怎样教别人，讲怎样把他读自己的那面镜子，转过来对着你。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孔子是少有的、给自己留下好几段自述的人。

有人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子路没答上来。孔子说，你怎么不这样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7.19）他给自己画的像，是发愤，是乐，是忘忧。

他也给自己的一生排过一张次序：「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这是一段自述，不是一张给人照走的时间表（接第162号第48章）；它落在「不逾矩」三个字上。

他说自己靠的是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5.28）

可他也说了别的。太宰夸他多才多艺，子贡说那是天生的圣人，他听了却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紧接着又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9.6）一个叫牢的学生，转述过他另一句话：「吾不试，故艺。」（《子罕》9.7）我没被国家任用，所以学会了许多技艺。昭公娶同姓的事上他说错了，被人指出来，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7.31）

别人眼里的他，是另一个样子。守城门的人一听是孔子的门下，脱口就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14.38）

◆ 拆一拆 | 先拿他自己试一遍四问

前面几编一直在用的那套找缝的方法（缝隙Skill），最后一步叫「读你自己」，一共四问：你心里那套「我靠什么走到今天」的理论落在哪一格？回头看最难的那几年，你真正靠什么熬过来的？两者之间有没有一道缝？你传给孩子、下属的，是不是只有写下来的那一半？

先拿孔子试一遍。

第一问，他心里的那一套，落在自我界的场里，落在幸福那一格：发愤而乐，乐以忘忧，仁者不忧。这就是本书的根，王德生口述里的「无张力的幸福」。

第二问，最难的那几年，他靠的是什么？是现实界里少贱、不试、十四年被拒、陈蔡绝粮；是理念界里跟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那样的隐者争，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这一路靠的，是张力，是守城门的人那一句「知其不可而为之」。

第三问，中间的缝，就是本书的判语：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第四问，他传下去的是哪一半？「予欲无言」那一章里，子贡着急地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阳货》17.19）学生要的是能述的那一半。后来的事，第十一编写过：可以改判的问答，被述成了不可改判的经。

先说他对在哪里，而且是很难得的对。他其实看见了自己脚下的地。「少也贱」「不试，故艺」「人必知之」，这三句，都是在说：我能有今天，靠的有出身逼出来的手艺，有不被任用逼出来的本事，有别人替我指出的错。大多数人讲自己的成功，连这三句都讲不出来。他讲出来了。

只是讲出来以后，他紧跟了一句「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一句的本意，是君子不必靠多能；可放在这里读，它也等于说：这片地是我的来历，不是我要教的路（第36章读「吾不试，故艺」也是这样：来历交代了，路没有指出来）。他看见了，却没有把它排进要教的次序里。这是缝最窄的样子：本人看见了，理论不收（本书读法，「待验」）。

现在，把镜子转向你。普通人最常见的缝有四种：说靠勤奋，其实靠家里托底；说靠聪明，其实靠一位贵人；说靠运气，其实靠多年的积累；说靠眼光和速度，其实靠人情和信用。孔子这一面镜子，还多照出第五种，是本书自己的：说靠想得开、不忧，其实靠一次次知其不可而为之。

同一段人生，可以有两种讲法。设想两位退休的老工人，同一年进厂，同一年厂子关门，都熬过了那一段。一位讲给孙子听：「我这辈子，靠的是想得开。」孙子记住了「想得开」，遇到事就劝自己别往心里去。另一位讲的是：「厂子关门那年我四十五，

去学开叉车，考了三回才考过；那时候想不开，可我还是去考了。」孙子记住的，是「想不开也去考了」。两位老人的人生差不多，孩子带走的东西却很不一样。差别不在谁的一生更苦，只在讲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一段张力一起讲出来。

用SDE的话说，人回头看自己，看得见路（差异序列），看不见地（特征纠缠）。这是缝最常落在E上的缘故。你说「我靠勤奋」，说的是路；托着你的家、那一位贵人、攒下的信用，是地。

◆ 十一个场景

下面的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是虚构的，他们的话不是真人的原话。

场景一　「我靠一天干十四个小时」

贝立诚五十五岁，开印刷厂。读书会上有人问他怎么起的家，他说：「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干了三年。」这话是真的。他没说的是，那三年，老伴在县医院上班，家里的饭、孩子的学、老人的病，全是她一个人扛的。

他会说：「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5.28）他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9.6）

SDE多问一句：十四个小时是路。那三年托着你的，是哪一片地？

明天能做的：下次再讲这段，加一句：「那三年，家是她撑着的。」

场景二　「我是悟性好」

左文澜在一次新教师座谈会上说，自己上课上得好，是悟性好。她没提的是，参加工作头一年，隔壁班一位快退休的老教师，每周来听她一节课，课后跟她说十分钟。

他会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7.31）

SDE多问一句：他把「有人指出我的错」叫作幸。你的悟性里，有几分是那十分钟？

明天能做的：写下那位老人的名字。有机会，打个电话。

场景三　「运气好」

谭慧评上了主管护师，同事祝贺她，她说：「运气好。」她柜子里有一摞自己抄的用药对照卡，是十几年夜班里一张一张攒的。

他会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为政》2.4）他把一生讲成了一段一段的积累。

SDE 多问一句：说「运气」，把那十几年的路一笔抹掉了。你的「运气」底下，压着哪一摞卡片？

明天能做的：把那摞卡片拿出来，给刚来的年轻护士看一看，告诉她这是怎么攒的。

场景四　「我手快，眼尖」

裴守义常说，自己这铺子开了二十年，靠的是手快、眼尖。学徒杭树生信了，拼命练手速。

他会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5.26）

SDE 多问一句：手快是动能。镇上的人肯先付定金、肯介绍亲戚来，这是二十年攒下的信用，是势能。你传给徒弟的，是哪一种？

明天能做的：跟杭树生说一句：「手艺是一半，另一半是说好哪天交就哪天交，二十年没误过。」

场景五　「我这辈子，靠想得开」

谭伯年常说，自己教了三十八年书，靠的是想得开，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他没讲过的是，三十出头那几年，为了给村小要一间不漏雨的教室，他往公社跑了三年，被人嫌烦，被人当面拒过好几回。

他会说：「仁者不忧。」（《子罕》9.29）守城门的人评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14.38）。

SDE 多问一句：这就是孔子那一道缝，原样长在了一位老语文老师身上。你讲的是不忧，你靠的是哪几年的知其不可？

明天能做的：挑一个晚上，把跑公社那三年讲给裴芷听，只讲事，不讲道理。

场景六　徒弟只学到了规矩

杭树生跟着裴守义学了两年，师父说过的规矩他都记得，一条不差。可遇到一件从没见过的料子，他就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下剪子。

他会说：「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阳货》17.19）

SDE 多问一句：徒弟要的是能述的那一半。你传下去的，是不是只有写下来的规矩，没有你当年碰到怪料子时是怎么试出来的？

明天能做的：讲一件你当学徒时剪坏过的活，讲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试出来的。

场景七　让你翻脸的那一句

读书会上，有人对贝立诚说：「你那是赶上了好时候。」贝立诚的脸一下子红了，半天没说话。

他会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SDE 多问一句：一句话让你想吵，多半是碰到了你那套理论最不肯让人看的地方。你最怕别人质疑的，是哪一句？

明天能做的：把那句让你翻脸的话写下来。不急着反驳，先问自己：它有没有一分是真的？

场景八　反着想一天

左文澜决定试一件事：把「我靠悟性」当成假的，过一天。

他会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9.4）

SDE 多问一句：他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一个人的「我靠什么」，最容易成为那个「固」和「我」。

明天能做的：选一天，只用别的解释来解释你的一件得意事，晚上看看，哪几件事只有换了解释才说得通。

场景九　这句话是从哪儿进的货

左文澜发现，自己对学生说得最多的「慢工出细活」，原来是她父亲的口头禅。

他会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7.22）

SDE 多问一句：你那套「我靠什么」，是自己走出来的，还是从谁那里进的货？进货那年，是什么光景？

明天能做的：在纸上给这句话写一段来路：从谁那里听来，哪一年，当时为什么信了它。

场景十　校长的缝，吹到了全校

覃玉芬常说，自己能当上校长，靠的是「不出错」。三年下来，全校老师都不敢试新东西，怕出错。

他会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19）

SDE 多问一句：带人的人，自己那道缝会原样吹到下面去。你说自己靠「不出错」，你当年最难那一回，是不是恰好出了一次错，又改过来了？

明天能做的：在一次全校会上，讲一件自己出过的错，讲它后来怎样改过来。

场景十一　一个二十岁的理论

杭树生二十岁，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我就是靠吃苦。」

他会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9.23）

SDE 多问一句：他的理论正在成形，还没定型。二十岁写下的「我靠什么」，到四十岁会不会是另一句？

明天能做的：请他把四问写一遍，封进信封，写上三年后的日期。到时候拆开，看哪一句变了。

◆ 明天能试的几件事

一件，讲经验时补一句地。每次讲「我靠什么」，在后面加一句「那几年，托着我的是……」。这个做法的边界：它不是否定你的努力，路是你走的，地也是真的；两句都说，才是全的。

二件，反着想一天。这个做法的边界：人正在难关里的时候不做；先活过去，再回头读。

三件，给自己找一个「人必知之」的人，请他定期指出你的一处错。这个做法的边界：挑一个信得过、不会借机伤你的人；是请他指事，不是请他评人。

四件，讲事，不讲道理。把最难的那一年讲给孩子或徒弟听，只讲发生了什么、你怎样一步一步试过来。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还小的时候，挑他扛得住的部分讲；讲到自己还没放下的事，可以先不讲。

◆ 一个小练习 | 四问表

照下面这张表，先看孔子那一栏，再把你那一栏填满。只填给自己看。

四问	孔子	你
我心里那套「我靠什么」，落在哪一格？	自我界的场里，幸福一格：发愤而乐，乐以忘忧，仁者不忧	
最难那几年，真正托住我的是什么？	少贱与不试逼出的手艺；十四年被拒；与隐者争；知其不可而为之	
两者之间的缝在哪里？	教的是仁者不忧，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看见了「鄙事」，却说「不多也」	
我传下去的，是哪一半？	能述的那一半；身后被述成了经	

填完再看一眼：你的第二行，有没有落在第一行没提到的那块地上？

◆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话

「我说我靠的是……；可那几年，真正托住我的是……。」

◆ 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不该用？

人在难关中间的时候。失业、生病、家里出大事的那一段，先活过去。「不忧」「想得开」在这时候是一根拐杖，拄着它走，孔子在这里是对的。回头读，留给过了坎以后。

拿来读别人的时候。这一章叫「读你自己」。拿它去读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你的下属，说「你其实是靠……」，就成了诛心。判一句话、一个结构，不判一个人；读别人，只读他写下的话，不猜他心里的缝。

往回看触到了痛处的时候。有些年份，回头一看就疼，而且疼了很久也放不下。这不是一张四问表能处理的事。本书不作心理诊断，请寻求专业帮助，不必一个人硬读。

最后，这张四问表不能交上去。单位要是把「个人成长反思」收上来打分，最省事的伪装办法人人都会：写一篇「我靠个人努力，也离不开组织和同事的帮助」，四平八稳，一个字的缝都看不见。这张表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一交上去，它就只剩下标准答案。

带 走 的 话

他看见了「少也贱」，却说「不多也」。你讲给别人的那一半之外，还有托住你的那一半，也讲出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自述、认「少也贱」「不试，故艺」「人必知之」；关了把这片地教给学生的门（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他一生靠的是张力，讲给人的是不忧；你把最难那几年讲出来，是把张力放回你传下去的那一半里。

65

第 65 章

张力剂量表：三界乘三律，家里一份，单位一份

这一章的问题

既然孔子占住的那一格是对的、空着的几格要补，那么在一个家里、一个单位里，难该放在哪一格、放多少、谁来托底？

◆ 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周日下午，你读完前面几章，心里有点着急。你拿出一张纸，想给孩子「加点难度」，或者想给团队「加点压力」。笔拿起来，你停住了：加在哪儿？加多少？加完了，要是孩子哭了、同事走了，怎么办？

你也许还想起另一件事：你小时候吃过的某一份苦，你一直觉得是它把你练出来的；可你也清楚，那份苦里有一大半，纯粹是白吃的。

这一章只做一件事：给你一张表。表不告诉你该多难，只告诉你，难可以落在九个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孔子已经替你站好了岗，不必再加；有的地方一直空着，可以放一点。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孔子是懂剂量的人，只是他的剂量，多用在杏坛上。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谁更好，他说一个过头，一个不够；子贡又问，那过头的好一些吧？他说：「过犹不及。」（《先进》11.16）过了和不够，一样。

他给子路和冉有相反的答，一个退之，一个进之（《先进》11.22），这是按人调剂量。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7.8），这是剂量的门槛：张力不到，他不开口。他对子夏说：「欲速则不达。」（《子路》13.17）

他也说过，停不停，在你自己：「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9.19）堆山只差一筐土，停下来，是我自己停的；平地上刚倒下一筐土，往前走，也是我自己走的。

他还在子路面前说过一种分寸：打虎不用兵器、过河不用船、死了也不后悔的人，他不跟；他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7.11）。

◆ 拆一拆 | 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能直接用的，是一整套剂量观：过犹不及，一次别放太多；进之退之，按人调；不愤不启，先等张力攒到能用；欲速则不达，别急着一口气补齐；为山止吾止，停不停让当事人自己拿主意；临事而惧，放进来的难，要有谋、有准备。这些，今天一个家长、一个带团队的人，照用就是。

要先松开的，是剂量调的范围。他的剂量，几乎都调在「学」这件事上，调在自我界的场里。放到三界乘三律的九个格子上看（第39章那张九格表，与SIO九宫格不同），他的读数是：自我界·幸福一格，是他占住的中心；自我界·自由一格，被礼的次序占着；现实界·自由一格，只剩顺从和适应；理念界的创造、现实界的创造、理念界的自由三格，是空的；剩下三格——理念界·幸福的「好古之乐」、现实界·幸福的「饭疏食之乐」、自我界·创造的「为己之学」——是本书初填，标「待验」。

所以这张表的用法，跟他的读数一一对着来：幸福那一列三格——他占住的中心，加上两格初填的乐——保底，不加；被次序和顺从替换的两格，还一点激发回去；空着的三格，补一点，只补一点；「为己之学」那一格他留了一点点，可以再添一点。

他的剂量为什么只调在杏坛上？第20章写过病根的第二条：他少孤、少贱，一路被拒，是最知道张力之苦的人。吃过苦的人，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是不让后来的人再吃同样的苦，于是把那份张力一刀切掉，只在课堂上留一点。可苦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消

耗，挨饿、受辱、白白地被拒，这种应当挡掉，挡得越干净越好。另一种是逼出新本事的那一份，被隐者讥笑逼出来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被不任用逼出来的「不试，故艺」。心疼的人往往把两种一起挡了。这张表要做的，就是把两种分开：消耗的，挡；逼出本事的，按剂量放。你开头想起的那份「一大半白吃」的苦，正是该挡的那一种；剩下那一小半，才是要放进表里的。

原则只有两条，是缝隙Skill第十二节之二给的：每次放进来的难，只比能扛的多一点点；身边始终有人托底。再加一条本书自己的：一次只动一格。

◆ 这张表

下面这张是本章唯一的表。左边两列是孔子的读数，右边两列是一份在家里用、一份在单位用的做法。你可以照抄，也可以只拿其中一行。

格子	他那里是什么	家里一份	单位一份
理念界 · 创造	空：「述而不作」（7.1）	读完一个故事，请孩子改一个结局，大人只听，不评好坏	方案会上留一轮「不照先例」的提案，提的人不必先找出处
理念界 · 自由	空：「虽百世，可知也」（2.23）	晚饭后问一句「十年后这件事会变成什么样」，不给标准答案	年度计划后面附一页「我们最可能看错的地方」
理念界 · 幸福	好古之乐：闻《韶》（7.14，本书初填，「待验」）	保底，不加：一起听一首老歌、读一本旧书的乐，照旧	保底，不加：读书会照开，不派任务，不设指标
现实界 · 创造	空：樊迟学稼被请出课堂（13.4）	每月修一样坏了的东西，修不好也算	让坐办公室的人去一线做一天，带回一个小改动
现实界 · 自由	顺从与适应：「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11）	被安排的事里，留一次「说不，并说出理由」的机会	派活时附一句：「你觉得这样派不对，可以提」
现实界 · 幸福	「饭疏食饮水」之乐（7.16，本书初填，「待验」）	保底，不加：粗茶淡饭里的安，照旧	保底，不加：一起吃的午饭、饭后下楼走一圈，不改

格子	他那里是什么	家里一份	单位一份
自我界·创造	「为己之学」（14.24，本书初填，「待验」）	一样只给自己做的东西，不打分，不拍照发出去	每季度给每人半天，做一件自己想做、跟考核无关的小东西
自我界·自由	礼：按次序执行选择（「克己复礼」，12.1）	请孩子排一次周末的先后，大人照他排的走一回	请新来的人定一次例会的议程顺序
自我界·幸福	他占住的中心：「仁者不忧」（9.29）	保底：这是托底的那只手，不拿来加难	保底：出了差错，先安人，再论事

家里一份和单位一份，差在托底的是谁。家里托底的是人，是一个晚上愿意坐在旁边的大人；单位里托底的，一半是人，一半是规矩：说好了试错不扣分，就真不扣。还有一件事，单位那一列比家里那一列更要当心：带人的人自己那道缝，会原样复制到整个团队（第64章）。一个自己只信「不出错」的负责人，填出来的单位一份，多半只剩保底三格。所以填单位那一列之前，先用上一章的四问读一遍自己。

表里幸福那一列的三个「保底」要多看一眼。这三格，孔子是对的；安、乐、不忧，是一个人扛得住别的难的底。一张剂量表要是连这三格也往里加难，就不是剂量，是折腾。

◆ 十个场景

下面的场景，都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是虚构的。

场景一　一家人第一次填表

周日晚上，裴家把这张表抄在一张大纸上。谭慧想每一格都填上，裴守义说先填一格试试。

他会说：「过犹不及。」（《先进》11.16）

SDE多问一句：九格一起动，张力从九个方向一起来，孩子扛的是哪一格？

明天能做的：这一周只选一格。裴芷自己挑了「理念界·创造」：把语文书里一篇课文的结局改一个。

场景二　想一口气补齐

第二周，谭慧看女儿改结局改得高兴，想把三个空格一起补上。

他会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13.17）

SDE 多问一句：空了两千多年的格，不必一个月补齐。补得太快，补上的是表，不是人。

明天能做的：一格做满一个月，再换下一格；换之前，一家人说一说上一格留下了什么。

场景三　「那你们大人也要填」

裴芷看着那张表，说：「凭什么只给我放难？你们大人也填一份。」

他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12.2）

SDE 多问一句：一张只给孩子加难的表，是一家人在调剂量，还是大人在给孩子派活？

明天能做的：大人各填一格自己的。裴守义选了「理念界·自由」，写：「铺子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去想一想。」

场景四　外公的一格

谭伯年看了半天，选了「现实界·创造」。他说，教了一辈子书，没修过一样东西。

他会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9.6）

SDE 多问一句：他小时候被逼着学会的「鄙事」，后来没教给学生。七十三岁再补这一格，补的是什么？

明天能做的：他把阳台上那把坏了的藤椅拆开，裴芷在旁边递工具。修到一半修不下去，两个人一起去问楼下的师傅。

场景五　铺子里的三级台阶

裴守义给学徒杭树生排了三级：先把自己手上的活练稳；再去接待一位出了名难说话的客人；最后，拿一件他自己打的样子，跟师傅争一回哪儿该改。

他会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子罕》9.19）

SDE 多问一句：三级台阶是自我界、现实界、理念界，一级只比上一级多一点。停在哪一级，谁说了算？

明天能做的：每上一级之前，问杭树生一句：「这一级，你觉得现在上，还是再等等？」由他说。

场景六　下夜班的那一周

谭慧连着值了五个夜班，回家倒头就睡。裴芷那一周的「一格」也做到一半。

他会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7.16）

SDE 多问一句：托底的人自己累垮的时候，表该不该照走？

明天能做的：整张表停一周。这一周只留幸福那一列的三格保底：一起吃饭，早点睡，谁也不给谁加难。

场景七　语文组的一页

左文澜所在的语文组要交年度计划。她提议，在计划后面附一页「我们最可能看错的地方」。

他会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

SDE 多问一句：一个组里的「和」，能不能容下一页「我们可能错了」？「不同」给了座位，有没有给碰撞的时间？

明天能做的：这一页由组里最年轻的老师先写第一条，别人只能往下加，不能删。期末翻出来，看哪一条应验了。

场景八　派活时的一句话

覃玉芬给几个老师派期末的活。这回她在每一项后面加了一句：「你觉得这样派不对，可以提。」有一位老师真提了，说两件活撞在同一周。

他会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7.11）

SDE 多问一句：被用就去做，不被用就收起来，是现实界里的顺从和适应。派活的人给不给被派的人一次「说不」的地方？

明天能做的：提得有理的，当场调；调不了的，说清楚为什么调不了。

场景九　会计下车间

贝立诚的印刷厂里，管账的年轻人从来没进过车间。贝立诚照着表上「现实界·创造」一格，让他在机器边上待一整天。

他会说：「君子不器。」（《为政》2.12）

SDE 多问一句：「不器」是不做只有一种用处的器具。可他的不器，是往上走，走向君子；往手上走、走进车间那一条，他没有铺。

明天能做的：一天结束，请管账的年轻人交一个小改动，哪怕只是一张单据少填一栏。交上来的改动，下个月照着试。

场景十　贴在门背后的表

一个月以后，裴家那张表贴在门背后。他们给每一格留了一行，每周写一句「这一周做了什么」。谭慧发现，裴芷那一行里有两周的话，一字不差，用的是同一支笔，是周日晚上一口气补上的。

他会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14.27）

SDE 多问一句：那一行字是表上长出来的，还是人身上长出来的？写在纸上的比做出来的多，一张表最先教会人的，是补写。

明天能做的：把那一行擦掉。以后这张表上不写字，只在月底一家人坐下来，各说一句：「这一格，我身上多了什么。」

◆ 明天能试的几件事

一件，一次只动一格。这个做法的边界：一格做满一个月再换；孩子小的时候，一格也可以拆成更小的一步。

二件，先补空格，保底的三格不加。这个做法的边界：家里、单位里正有难关的时候，整张表停下来，只留保底的三格。

三件，照三级台阶走：先自我界，再现实界，再理念界。这个做法的边界：次序不是死的，一个爱争论的孩子，理念界那一级可以早一点；但每一级都要有人在旁边。

四件，大人先填自己的一格。这个做法的边界：大人的一格是为了一起走，不是为了在孩子面前表演「我也吃苦」。

◆ 一个小练习

把上面那张表抄一份，右边两列涂掉。家里的人各填一格，单位里你只填你自己那一格。一个月以后，只看一件事：你填的那一格里，有没有长出一样开始时没有的东西？

◆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话

「这一周，只放一格的难，旁边有我。」

◆ 一个学期的试行设计

这一编六章，场景都是构想的。前面的判决和预言，都对着《论语》原文跑过读数；这一编讲的是今天的课堂，还一个真读数也没有。这一节补的不是读数，是一份设计。读数一律留空，标「待填」；下面没有一个数字是已经记下来的。

我是大学教师，这份设计打算放在我自己教的一门课上做。它是个案：一位老师、一门课、一个学期，不是长期对照，也不能拿来推到别的课堂、别的老师身上。

做法只有一条，照不愤不启来：选一门课，一个学期，每周固定一个问题，留出学生卡住的时间，不先给答案。卡到什么样子算卡住、留多长时间，开学前写定，学期中间不改。其余的课，照平常上。

记三项读数。一，学生当堂改老师判断的次数：老师说了一个判断，学生当堂提出另一个，老师认了，记一次。二，学生改同伴判断的次数：一个学生的说法，被另一个学生当堂改动，被改的人认了，记一次。三，学期末学生自己作出的新做法或新问题的数量：不是老师给的，也不是书上现成的。每一项怎样才算「一次」，也在开学前写定。

对照是同一门课的上一学期；要是有平行班，就用平行班。

读数，照三项登在这里：

学生当堂改老师判断的次数：试行学期，待填；对照，待填。

学生改同伴判断的次数：试行学期，待填；对照，待填。

学期末学生自己作出的新做法或新问题的数量：试行学期，待填；对照，待填。

结果怎样处理，也先说死：无论支持本书还是不支持，都照第 44 章立的撤名条件处理，写进再版附录，附录庚先登记这份设计。读数不支持的地方，照登，不另拟一句更窄的话去保。

还有两件事要写在前头。老师自己记，老师自己也在局里，记的人会偏向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三项的算法要在开学前写定，学期中不改。再一件：这三项读数只用来检验本书，不进学生的成绩，不进老师的考核——这一点，和下面「分寸」里最后一条是同一条。

◆ 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不该用？

有人正在难关里的时候。生病、变故、考试周、连着的夜班，整张表停下来。保底的三格，就是这时候用的。

难落在安全、健康上的时候。熬夜、饿着、冒险，都不是剂量表里的「难」。

一个孩子或一个大人，长时间情绪低落、焦虑、睡不着，或者在很多件事上长时间明显跟不上，这不是剂量的事。本书不作心理或发育诊断，请寻求专业帮助。

还有最要紧的一条。这张表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它一旦进了考核，最省事的伪装办法就是场景十那样：每一格补写一句「本周已完成理念界创造一次」；单位里则是每人交一张填得满满的表，格格都有，格格都空。任何读数一进考核，用不了两年，就只剩下填格子。所以请不要拿它去给孩子排名，不要拿它去考核下属，也不要拿它去比较谁家的孩子「张力够不够」。一张表读数难看，不等于那里的人不努力。

◆ 这一编到这里

六章写完，这一编交到你手里的，其实只有一件事的六个样子：在孔子站得最稳的那一格，接住他给的安；在他没去的那几格，按剂量放一点难，旁边有人。家长留放量，老师让学生改老师，学的人先卡一会儿，握着结构的人留一栏，读自己时把托住你

的那一半讲出来，最后是这张表。它们都不是要推翻他，是给他打补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下一页是结语，我们回到裴记裁缝铺。

带 走 的 话

他占住的那一格，是托底的手；他空着的那几格，放一点难。一次一格，旁边有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

开了过犹不及、进之退之、不愤不启、临事而惧的剂量观；关了剂量调到理念界与现实界的门，他的剂量几乎只调在杏坛上。

这一处，张力是被放进来，还是被消掉了？

按格、按剂量放进来：空格补一点，替换的两格还一点激发，保底的三格不加。

结　语

一指放量

回到裁缝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入冬以后，镇上起了第一场北风。裴记裁缝铺的门帘换成了厚的，裁案上压着几块等人来取的呢料。

墙上那把老竹尺还挂在原处。竹尺底下，那件藏青色的立领外套也还挂着。导论里它做好的那天下午，裴芷抬了一下胳膊，后背就绷住了；那天夜里，裴守义把纸样摊开，在自己划掉的那个「收」字旁边画了一个问号（第16章）。后来他给女儿做冬衣，下剪子很狠，缝份修到半指，修到一半停住，把另一边用大头针别住，关了灯（第20章）。

那件冬衣最后是一边窄、一边宽地缝起来的。宽的那一边，留着一指缝份。裴芷穿着它过了一个深秋，没抠过针眼，也没问那一边为什么不一样。

这天下午，裴守义把竹尺底下那件外套取了下来。

他没有叫人，自己把外套翻过来，里子朝外，铺在裁案上。拆后背中缝的线，一针一针挑，挑得很慢。谭伯年坐在藤椅上看着，膝盖上还是那本书脊粘了胶带的《论语》。他看了一会儿，没说话，又低头去翻书。

这本书从这间铺子开始，也在这间铺子结束。中间走了六十五章，走过陬邑、洙泗、陈蔡的路，走过杏坛、太学、科举的考场，一直走到今天一台什么都答得上的机器跟前。现在回来，把账结一结。

◆ 判词，第四次

封面上有它，前言、导读里各有一次，第47章是第三次。这里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字不改：

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
可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
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判语也照旧：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前半句是他自己的话（《子罕》9.29），后半句是石门看城门的人评他的话（《宪问》14.38），不是他的教导。

四次一字不改，不是因为它不能动。它能动：前言立了两个可错预言，后来又立了一个，导读立了四条推翻条件，各编一路收窄了几处，五条判决各画了一道改判线，其中一条已经到线改判。改的都是判决，判词没有被碰倒。下面一条一条报账，你可以自己看它是怎样没有倒的，也可以看它哪里站得不稳。

判词一字不动，可判词底下的根，要说清楚归谁。王德生口述的中心判断「无张力的幸福」，照原话引，照旧是全书的出发点。可「儒家伦理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压到最低，以适应世界代替支配世界，代价是没有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这一层，韦伯在《儒教与道教》里已经从另一条路走到过〔据二手〕；「乐为底色」这一层，李泽厚说过。这一层，本书让出，不主张是新的（第44章）。本书的根，是时态分离：同一个老师，教法和教义不在同一个时态。杏坛上的教法守着张力，等学生卡住，让学生顶嘴，被学生改了当众认；道上的教义消掉张力，仁者不忧，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他身后，

学生把可以改判的问答，述成了不许改判的经。用第65号的尺子说：问答的现场保留下来了，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后半句原作「改判资格没有传下去」，已部分判负、改写，见下文推翻条件四）。无张力的教义和有张力的教法同出一人，张力是怎样在传承里被收走的，可以一处处追出来——本书多出的，是这一步。连这一步也要说清边界：「改判资格」这对分法，近于波普尔讲的批判的传统；时态分离作为一般的样子，第42章苏格拉底那里已经见过。本书新在把它用到孔子身上，并量它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第44章第二次认账）。

◆ 五条判决，逐条结算

> **判决一，乐与忧，落在幸福上。**

证据在第17、18、21、22、25、26章。他说仁者不忧、乐以忘忧，有子说和为贵，他说君子无所争、内省不疚；忧的收尾，总是回到自我界那片和气的场里，张力归零。第25章看了只学到「不忧」的人：没事的时候过得很好，有事的时候卡住，还会好心地替别人把张力消掉。

反证在第24章。那一章逐句过了三句最可能推翻它的话：「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2.24），「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15.9），又加上他两次替管仲说话（14.16、14.17）。结果是：他确实教学生承受张力，而且教得很重；可张力的去向只有两个，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第三个去向——让张力把事情推出一个新样子——没有教过。

结算：收窄，不推翻。关门那一栏写成：幸福只剩自我界场里无张力的一种；教义许可张力，但只许担当与守成——向内化成不忧、向后守住先定的次序，不许去作新；和与守成是张力的终点。这句措辞是本书拟的；它是最后一次收窄。再往下，若在可靠层里再找到一句教学生为一个新想法去跟老师、跟世道较劲的话，判决一不再收窄，改判「部分成立」（第47章改判线）。

> **判决二，礼与顺，落在自由上。**

证据在第27、28、29、31、32章。克己复礼，非礼勿动；事父母几谏，又敬不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选择还在人手里，只是选完要照先排好的次序去执行，碰到改不动的，就顺从、适应。第39、40章把这一处摆进九格表，读成「纠缠—选择—次序」，第三步的激发被次序接走——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反证在第30章，还有第6章编末附二。麻冕改用丝，「俭，吾从众」（《子罕》9.3），众人先改，他跟了；冉有替季氏聚敛，他说可以鸣鼓而攻（11.17），晚年的他并不是什么都顺着现实。

结算：收窄，不推翻。关门那一栏写成：选择按先定的次序执行（激发被次序替代）；现实界只剩顺从与适应。收窄：礼的条目会变，众人可先改，他也肯跟，学生能改他对礼的理解；但改不改由知礼的人拿古的本（俭、戚、敬）来裁，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第30章把它压成一句：学生手里有改的力气，没有改的资格。「回到本」是他自己给的理由；第38章认了用它量他的改礼是双重标准，判决二的分量不压在这个理由上，压在闸在谁手里。

判决三，述与作，落在创造上。

证据在第33、35、36、37、38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损益可知，虽百世可知；樊迟学稼，他说吾不如老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理念界的创造交给了先王，现实界的创造请出了课堂，人的两头也钉住了。可第34章也看见了另一半：他重新作出了「仁」，办起了一所没人批准的学校。他靠作，教述。

反证在第38章。那一编逐句过了四处可能松动的地方：「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7.28）反对的是不懂装懂地作，留了一道字面上的门缝；「人能弘道」（15.29）承认人对道有力量，方向是弘，不是新作；「后生可畏」（9.23）许后人超过今人，用的还是同一把尺子；「今女画」（6.12）是他不许学生自己画线，方向正相反。三处边界，一处反方向的证据。

结算：站得住，不收窄。关门那一栏照旧：理念界述而不作、百世可知；现实界学稼被斥；人也不再被作（上知下愚不移）。有一层要让出：「述而不作的代价是新东西出不来」，墨家两千多年前当面说过（第38、44章）。本书多出的，是墨家批的器物与

理念上的「作」之外，现实界的学稼被斥（13.4），和上知与下愚不移（17.3）——人也不再被作。第38章还认了本书自己的一笔账：第三道缝不信他自称的「述」，判决一、二却按他自己的理由，把9.3的改礼算成回到本，把15.36的「仁」算成早已立好。同一把尺子量回去，这两处也是他的作。结算：第三道缝加重；判决二不动，它问的是学生改礼被不被认下；判决一收窄里凡靠他说辞的地方，已改为不靠（第24章）。

判决四，启与不复，落在教法的张力上。

证据在第二编，第7到12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六言六蔽，把好东西会怎样走坏写在前头；学生顶嘴，子夏起予，子游改他的玩笑，颜回让他改了判断，宰予让他改了看人的办法。第12章的回写五格读成「三满一半一封」：学生改自己、同伴互相改、学生改老师，满；课程只能提、只有老师定，半；「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16.2），制度一格，封。

反证：没有找到把张力写进教义、让学生去作新样子的教导。「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7.8）同章就把门关上一半。

结算：站得住。关门那一栏照旧：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张力只许在杏坛上，不许进教义。

判决五，问答与经，落在老师身后。

证据在第十一编，第53到57章。弟子编书，把一个少贱长成的老师抬到「天纵」「日月」够不着的地方；儒分为八，孟子从心、荀子从礼各掀一只盖子，各焊上「本来」与「师」；独尊与科举，把「学而时习之」变成了背诵；集注成了标准，「疏不破注」又把门关上；打倒与复兴，扔的和供的是同一部定型的经。

反证在第56章。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待核〕在纸面上写了两件事：是非拿到学校里公议；地方学官若违背公论，学生可以一起把他换掉。身后确有一家，把「学生对老师有一份权」写成了制度设计。

第一回结算：推翻条件三部分成立，判负照登，判决五收窄为「改得动老师，改不动经」。

这一句收窄，同一章里就到了线。朱熹重排《大学》章次、补写「格物致知」一段传文，这个本子随元代科举（皇庆二年诏定，延祐年间开考）成为官定读本〔据二手〕——改得动老师，改了经文本身，学统接受，三件都到了（第 56 章）。

结算：到线，改判部分成立，判负照登，不再收窄。关门那一栏写成：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经；可这部经并非改不动——朱熹改了，学统也接受了。改不动的，是「经之所以为经」那一层：改经的人要说自己是在「复」原本、「补」阙文，不能说是自己作的。这一层交回判决三。

五条合起来：两条收窄（一、二），两条站得住（三、四），一条到线改判部分成立（五）。收窄不是改判。收窄是判决还站着，站的地方小了一圈；小下去的那一圈，都是原文替他争回来的。改判是另一回事：判决五输掉的那一半，是身后的朱熹替学生争回来的。

可收窄不能没有底。一句话碰一次缩一圈，缩到最后，就什么也推不翻了。所以第 47 章给五条各画了一道改判线，附录庚同登：到了线，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本书不再拟新的、更窄的措辞去保任何一条判决。判决五已经到线，照线改判；其余四条今天都没有到线。

五条判决底下，是三道缝。第 41 章把它们并成了一张表：第一道落在幸福，他教不忧，靠的是明知不行还要去做；第二道落在自由，他教按次序选、在现实里顺从，自己却一路比、一路变，这一道照登了第 166 号的原判；第三道落在创造，他教述，靠作。三道缝收窄过以后，宽窄变了，位置没有挪。它们仍然是同一件事的三个样子：他教的都在减少张力，他靠的都在张力里。附录戊有一张速查卡，读别的书时碰到一句孔子，可以拿它对一对，看这一句落在缝的哪一边。

◆ 与前卷，再对一笔

前言说过，本书对站上前卷是接着判，不改判。走完全书，账是这样的。

第 47 号判他是「关系入方程和 D2 长期习行的发现者，而不是固定君子模板的制造者」，风险在后世的制度化。本书写成收窄：风险的一半确在后世，第十一编五章都在

写这一半；另一半的种子，在他自己的话里，「不移」「百世可知」「述而不作」，第七编写的是这一半。这一笔照实登记，不说第47号错。

第166号判他「教各安其位，靠一路比、一路变」。本书照登为第二道缝，第29章多走了一步：位是次序，比与变是张力。第166号还判蒙台梭利站在自我界；本书的孔子与她同一个中心，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第166号有一条悬着的推论：缝隙最常落在三界那一组上。第41章给这条推论的「自我界」一格加了一位，从两位变成三位，同时登了一条失效户：这不是多读了一位大师，是同一位大师多读出一道缝；也可能是口述先指到了自我界，读的人顺着它多看见了一道缝。这一条，交第166号的读数账去裁。

第162号说幸福律原本就在「学」字里，「因材施教」是后人的概括，「吾十有五」是自述不是时间表。本书三处都接着用，没有重复论证。

第65号是作者自己的书。第45章把孔子请回了那张十一人的名单，那一章也是作者对自己上一本书的一次回写：一本书写完了，后来的书还能回头改它。这件事，本书自己也要认。

◆ 预言，结算

前言写死了两个预言。原句不改，读数照登在这里；另有一个新立的预言三，本想只登记，现在就能结算。

预言一：《论语》里凡学生改老师、凡张力发生的现场，都只以对话记录出现，没有一处被写成教学生的规矩。

读数：没有被推翻，登一个部分反例、一个边界案例。部分反例是「当仁不让于师」（15.36）：它是一句写成规矩的话，许学生在一件事上不让老师；可它的对象钉在「仁」上，许的是担当的不让，不是作新的不让（第24章）。边界案例是「不愤不启」（7.8）：它也是一条规矩，但它规定的是老师何时开口，不是叫学生去制造张力、去改老师（第9章细读，第19章登记）。

结算：预言一在「改老师」这一半上成立，在「张力」这一半上被15.36碰掉一角。还要自认一句：《论语》是语录体，记事多半就是记对话，「现场只以对话出现」本来

就容易中。预言一是一个低风险的预言，它站住，给本书的支持有限。本书不替它另拟一句更窄的话，预言一照前言原句登记，读数暂记。15.36是离改判线最近的一处：它许的是在仁面前不让老师，不是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规矩，所以本书判它没有到判决四的改判线。读者要是认为它已经到线，判决四与预言一就该同时改判；这一处，交给以后的审读来碰。

预言二：身后各家撬的都是次序（礼）那一层，没有一家去撬「无张力」这个中心。

读数：荀子支持它，他撬的正是礼，把礼撬得更硬（第54章）。黄宗羲支持它，他撬的是「谁来定次序」，是次序那一层里最深的一撬，终点仍是一片和的场（第56章）。孟子是第一个部分反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孟子·告子下》），是在教义里正面说张力有用、无张力会死，撬到了中心的一角（第43、54章）。可他请回来的张力，由天降、由人忍，以大任为终点，终点仍是言必称尧舜。

结算：按原句判，部分判负，照登。原句说「没有一家」，孟子就是一家；荀子、黄宗羲的读数再多，也救不回原句。

第54章原先拟过一句收窄的话，想替原句保住。这一句不再这样用，改立为一个新的预言，另行登记：

预言三：身后各家把张力请回教义的，请回来的张力是承受的、担当的，终点仍是先定的和谐，没有一家让张力通向理念界、现实界的「作」。

读数：不必等以后。康有为以「三世」说把「往前走、未来比古代好」写进了孔子的教义〔据二手〕，求新的张力被请进了教义本身；王阳明「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把判断的终点从先定的古训挪到了人心（第54、56章）。颜元讲「习行」〔据二手〕，请回来的仍是做事的张力，只作旁证，不算反例。

结算：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不另拟一句更窄的话去保它。

预言一没有被推翻，也没有完好无损，而且是低风险的一条；预言二按原句部分判负；预言三刚立下，一跑就按原句部分判负。这正是可错预言该有的样子：写死在前面，让后面的材料来碰；碰掉的地方，不补漆。

◆ 四条推翻条件，报账

第一条，若《论语》可靠层里有孔子主张「在理念界或现实界主动制造、承受张力以求新」的教导（不是他自己的行事，是他教学生的话），判决一收窄。报账：部分成立。承受有，求新没有（第24章）。判决一已收窄。

第二条，若「礼」在孔子手里可靠地读作可以由学生改写的约定（而不只是「损益」由圣王做），判决二收窄。报账：部分成立。条目可以由众人先改，他肯跟；学生有改的力气，没有改的资格（第30章）。判决二已收窄。

第三条，若身后有一家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了制度，判决五收窄。报账：部分成立，判负照登（第56章）。要说明一件事：这一条系在《学校》一篇上，而本书手里没有它的电子本，四层大意都是转述，标〔待核〕。成书时要照原书逐句核过。判决五已因朱熹到线改判，核下来无论宽窄，都不再动判决五，只改这一条的报账。这一处，登在附录庚。

第四条，导读新立：若儒家传承里学生改老师的现场没有被保留下来（后出的本子删掉了这些对话），或者被保留而且写成了「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时态分离」一说撤名。报账分两款。第一款（现场被删）：对《论语》本书所据本跑过，改判现场保留（3.8、17.4、5.10等）——暂未触发；后出本子与各家注本没有逐一核，登「待验」。第二款（保留而且写成通则）：出了《论语》，部分触发。韩愈《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待核〕，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待核〕，把改判资格当面要了回来，写成了话。结算：时态分离前半句——同一个老师，教法守张力、教义消张力；《论语》编者留了现场、没写成规矩——站住；后半句部分判负，照登，改写为「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韩愈、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都是要回来的人；

要回来的，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末一分句是本书的读法，「待验」；若查到某一朝的学规或科举条例明文许学生驳经注，这一分句撤名（第56章，附录庚）。

◆ 十三编，开门与关门

每一章末尾，你都记过两行小账。这里把十三编的第一行合成一张表，这是结语里唯一的一张表。

编	他开的门	他关的门
一 一个人	本事有来路，人是学出来的，学不看出身	粗活里长出的本事不算君子之学；自己的犹豫与被改，交给学生去决定留不留
二 他的学校	等人卡住，按人给答，学生顶嘴、改老师	则不复也；课程只开半扇，制度那扇封着，改得动老师，改不动道
三 他接手的题	把「不安」认作真问题，学问从位子上解下来	新东西只能以述的名义进门；格子图照旧是先定的
四 一个根	杏坛上用张力；给一个不安的年代一个心里的底	道上消张力，七个封口词把正在成形封成定型
五 幸福	学里的乐，不靠外物的安，承受张力的担当	张力的终点是和与守成，不许去作新
六 自由	次序让陌生人能合作，众人可以先改礼	激发交给次序，改的资格握在知礼的人手里
七 创造	仁的重新发生，一所私学，习相远	述而不作，百世可知，学稼出门，两头不移
八 九格	自我界一行经营得极满，三块地上都能找到乐	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两格空，理念界的自由一格空（待验）
九 近邻	场、礼的魔力、乐感，前人早已打开	前人数的都是满的那一头，空的那一头没人去数
十 总解构	十二处看见今天不改一字就能用	其中几处紧跟着一个封口词，特例被读成了全部
十一 身后	顶嘴与被改的现场被学生记了下来；后人几回把改的资格要回来，朱熹连经也改了	学生把问答述成经；改经要说成复与补，要回来的资格没有写进学规（待验）
十二AI	机器把因人而答、诲人不倦做得比杏坛还大	默认不等你卡住，被改以后也不留回写

编	他开的门	他关的门
十三 用得上	他占住的那一格，是托底的手	他没去的几格，要你自己放一点难进去

竖着读左边一栏，读到的是一个比后人想的宽得多的老师。竖着读右边一栏，读到的是同一件事的十三个样子：张力到了门口，被请进来，又在某一个词上被送回一片和气里。

◆ 带走什么，留下什么

请你带走三样东西。

第一样，十二处看见（第49章）。人是习出来的，学问在卡住的地方开门，一个问题可以有几种答法，学生可以改老师，历史的增减看得见、查得到。这些话今天不改一字就能用，只是有几处要只取前半句，别连着后面那个封口词一起拿走。

第二样，他几乎全对的条件（第50章）。老师看得见你，长期同行，人不多，那片场暂时不必改——在这样的地方，他的不忧、他的和、他的一人一答，几乎全对。用他的话以前，先问一句：这里是不是那个条件。

第三样，三件替换（第48章）：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替换的材料全出自他本人。剂量出自他的杏坛，「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激发出自他的从众；接着作出自他的一生。本书没有从外面搬一根新梁进去，只是把他靠过的那一半，从人生挪进教义。

也有几样东西，本书留在这里，不带走。

留下的是本书还没有把握的地方。九格表的摆法，王德生已裁定认下；把「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再读成乘法、读出「零乘任何数得零」，是本书自己的读法，王德生没有认下，降为待验，不再承重（第39、40章）。七张接缝卡里，卡一、卡二、卡六是跨章配的对，各自写了推翻的办法（第19章）；两处收窄各有改判线，到线就改判，判决五已经到线改判；预言二、预言三已按原句部分判负，时态分离后半句部分判负、已改写，末一分句待验；第44章第二次认账里，白牧之夫妇的分层一条还待

核，若改判现场多属晚出的层，第四编「同一个老师」的说法要随之收回；第65章那一个学期的课堂试行，只有设计，读数待填；〔待核〕的史实和转述，按章登在附录庚。这本书一直在说学生可以改老师，那么它自己也该留一格，让读它的人来改。

还要留下的，是对他的那份敬重。第20章说过，他剪掉张力，是因为心疼：一个少孤少贱、一路被拒、在陈国饿过肚子的人，最知道张力的苦，最想替后来的人挡掉。这份心疼，本书一个字也不拆。拆的只是它被写成给所有人的道理以后，剪刀剪掉的那一指布。

◆ 机器来了以后

第十二编说过，今天来了一个最彻底的述而不作者。它读过的古书比任何人都多，信而好古，对谁都能因人而答，永远不累，从不争执。孔子杏坛上那一半最难做的事——一个人一个答案——被它做尽了。

它做不尽的，恰好是他杏坛上另一半：等你卡住。在不少默认的用法里，你一问，答案三秒就到；你说它错了，它常常马上认错，改完也不回头想一想自己原来那套为什么错。愤悱还没起来，门已经开了。

还有一件事要说公道话。机器本身不是罪人，它照着人给的样子学，照着人给的默认设置答。它把「述」做到了头，只是把我们两千年来最看重的那一半，原样照了出来：原来我们要的，一直是一个答得上、不争执、让人安下来的老师。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那片和气的场，不是机器。

所以机器来了以后，孔子留下的东西里，最值钱的反而是他没写进道里的那一半：卡住、等待、顶嘴、接着作。第59章借第122号的腾空律说过一句：代走腾出的那一处，与考试所测的那一段同址。这条律在第122号里还是未决的，本书不把它当定理用，只当一个提醒：答案被接走以后，那段卡住的时间要有人守，而且守它的得是人。机器可以被设成等你，决定让它等的，得是你自己，或者身边一个肯托底的人。

◆ 随身三问

合上书以前，把三句问话再交给你一次：

他说人靠什么才幸福？ 他自己真靠什么长成？ 这一处，张力被放进来了，还是被消掉了？

前两问是问孔子的。读完这本书，你大概可以自己答了：他说人靠一片和气的场、靠学里的乐、靠内省不疚才幸福；他自己，靠的是一路的被拒、被困、被讥，和明知不行还要去做的那股劲。

第三问，是问你的。问你家的饭桌，问你站的讲台，问你讲给孩子听的那套「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一问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进任何考核。它只是一把尺子，你拿它量自己的时候，比拿它量孔子的时候更要紧。

◆ 一指放量

这是我构想的，同一个下午。

裴守义把后背中缝拆开了。拆下来的缝份很窄，放不出几分。他从柜子里找出一块同色的藏青布，裁了一条窄窄的布，拼进后背正中，从领口一直拼到下摆。拼条的颜色比旧布略深一点，站着看，像一道暗线。

他又把纸样找出来，摊在旁边。那个「收」字还在，旁边那个问号也还在。他拿起铅笔，在问号底下写了一个字：放。

写完，他没有把「收」字擦掉。

裴芷放学进门，书包还没放下，就被叫到镜子前。她穿上外套，先站着看了一眼，没说话。然后她把两只胳膊一起举过头顶，去够镜子上面架子里的那卷彩线。

后背没有绷。那一道拼进去的暗线，跟着她的肩胛骨张开了一点。

她够着了线，又往门口跑了两步，胳膊甩得比上一回还大。

「这回凭什么就能动了？」

裴守义说：「放了一指。」

她低头看了看后背，看不见，又扭着身子去照镜子，看见了那道颜色深一点的拼条。她伸手摸了一下，没有抠。

谭伯年在藤椅上把书合上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把那本书脊粘了胶带的《论语》，放在了裁案上，挨着那张写着「收」和「放」的纸样。

裴守义把竹尺从墙上取下来，量了量那道拼条的宽，又挂了回去。尺子还是师父的尺子，刻度还是那些刻度。量出来的，是一指。

衣服做完了，穿衣服的人还没长完。留那一指，不是说衣服没做好。

一件衣服能给一个人最大的体面，不是让他站着好看，是让他一抬手、一迈步的时候，还有地方可去。

那一指布，先替她守着成形。

参 考 书 目

体例

这份书目分五类：原典与注疏｜传记｜研究｜教育的经典与实证｜德麦国际本系列各卷；第六节是2026-09-27两轮改稿时增补的七条，按类本该分入第一、三类，为了不打乱附录里已有的条号，单列在后。每一条写作者、书名、出版者与年份；后面一句说明本书在哪里用到它，没有直接引用、只供核对或延伸阅读的，也照实写明。

三件事先交代。第一，这里只收确实存在的书。出版者、年份、译者拿不准的，标〔待核〕，留待逐条对原书版权页；不编页码，不编书。第二，本书正文引《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只据书后所附的电子本逐字核过；其余古籍一律转述，正文已标〔待核〕，这里列出的是核对时应当去查的通行整理本。第三，外文书先列原书，有中译本、而且本书确知的，附在后面。

一　原典与注疏

1. 《论语》，本书所据电子本（二十篇512章，篇章编号与杨伯峻《论语译注》基本一致）。全书引文均据此逐字核对；电子本作「束修」，正文照通行本写「束脩」；4.18电子本作「谏志不从」，正文照通行本与杨伯峻本写「见志不从」。
2.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待核〕。古注底本，核对旧注读法用。
3. 皇侃：《论语义疏》，高尚榘校点，中华书局，2013〔待核〕。六朝旧疏，核对异读用。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2、24、29、37、46、56章转述其读法，均标〔待核〕。
5.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清人集大成之注，核对制度名物用。
6. 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1990。汇集历代异说，第9、37章「不复」「不移」两读据此类汇注转述。
7.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初版，1980年第二版。本书章号所依；第9章「则不复也」的译意据此〔待核〕。

8. 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待核：版次〕。第44章作为读字、排事的工具书提到。

9. 杨树达：《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1955〔待核〕。以经史证《论语》，供核对。

10. 黄怀信主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待核〕。供核对异文。

11. 孙钦善：《论语本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待核〕。供核对。

12. 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待核〕。以语言学方法定字义，供核对。

13.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44章提到；「丧家狗」一说的现代通俗读法。

14. 李泽厚：《论语今读》，初版年份与出版者〔待核〕。第44章近邻表所据；本书未逐页读，该章李泽厚一行撤名条件的复核待核。

15.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1861. 理雅各英译，供对照早期西方读法。

16.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George Allen & Unwin, 1938. 韦利英译，供对照。

17. D. C. Lau, Confucius: The Analects, Penguin Books, 1979. 刘殿爵英译，供对照。

18. Edward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Hackett, 2003. 森舸澜英译附旧注，供对照。

19. 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Ballantine Books, 1998. 安乐哲、罗思文英译；中译本《〈论语〉的哲学诠释：比较哲学的视域》，余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待核：年份〕。第44章近邻的延伸。

20. 《孟子》，本书所据电子本（繁体，引时转简体）。前言与第1、4、5、6、9、14、20、22—25、29、36、42、43、45、47、52—54、56、57、60章引用或转述；已核要点：易子而教、父子不责善（离娄上），委吏、乘田（万章下），弟子守丧、子贡筑室、有若似圣人（滕文公上），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

21. 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核对《孟子》旧注用。

2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核对《孟子》字义用。

23. 《中庸》《大学》，本书所据电子本（繁体）。第28章转述「无入而不自得」；附录辛核「中庸」一词。

24. 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学记》《乐记》的核对底本；第33、43章转述，均〔待核〕。

25. 高时良：《学记评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待核〕。《学记》专注，第43章与附录辛核「教学相长」出处用。

2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第2、3、4、6、15、20、22章转述孔子生平与时事（孟僖子、子产铸刑书、晏子「和如羹」等），均〔待核〕。

27.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尚书》《诗经》《周易》诸经的通行底本，正文只提书名，未引原句。

28.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为第一编生平的主要转述来源，年份除生卒外一律〔待核〕。

29.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53章转述《艺文志》论《论语》成书，第55章转述董仲舒对策，均〔待核〕。

30.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43、54、55、57章转述《劝学》《修身》《大略》，均〔待核〕。

3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54章转述《显学》「儒分为八」，〔待核〕。

32.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第7章「杏坛」出《渔父》一说所据，〔待核〕。

3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55章董仲舒一节的延伸核对。

34. 《孔子家语》，王肃注本，版本〔待核〕。第2章与导读提到；本书只当传说层材料，不承重。

35. 孙星衍辑，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齐鲁书社，1998〔待核〕。《论语》以外的孔子言论汇辑，供核对。

36. 崔述：《洙泗考信录》，收入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待核〕。清人辨孔子事迹真伪，第一编〔待核〕诸事的核对入口。

37.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前言与第8、56章转述程颐「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一类的话，〔待核〕。

3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朱熹论「因材」与读书法的延伸核对。

3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待核：版本〕。第56章推翻条件三所系，《学校》一篇四层大意均为转述；日后须以此书补入电子本逐句核对。

40.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起陆续出版〔待核〕。核对《明夷待访录》异文用。

4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前言与第17、41章提到王阳明与《训蒙大意》，〔待核〕。

42. 韩愈：《师说》，见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待核〕。第37章转述。

43.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第十一编「疏不破注」、经学演变的延伸核对。

44. 吴虞：《吴虞文录》，胡适序，亚东图书馆，1921。第57章「打倒孔家店」口号出处所据，〔待核〕。

45.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等篇，见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2003。第42章转述苏格拉底受审、自比牛虻、拒绝逃走，均〔待核〕。

46.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42章提到。

二　传记

1.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第一编生平排序的对照。

2.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待核：初版年份与版次〕。第一编生平的对照。

3.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5。孔子及弟子年岁考订的核对入口。

4. 李长之：《孔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待核〕。通俗传记，写法参照。

5.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待核〕。供对照。

6. H. G. Creel,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John Day, 1949. 顾立雅；中译本《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2000。把孔子从神话里还原成人的一路读法，第一编参照。

7. Annping Chin, The Authentic Confucius: 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Scribner, 2007. 金安平；第一编「在路上」一段的对照。

8. Michael Nylan and Thomas Wilson, Lives of Confucius: Civilization's Greatest Sage Through the Ages, Doubleday, 2010. 戴梅可、魏伟森；第十一编「被述成经」的延伸，写历代孔子形象的变迁。

9.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圣」与「人」两种孔子的对照。

10. 白川静：《孔子传》，日文原版1972年；中译本〔待核〕。从巫祝传统读孔子出身，第1章参照。

11. 井上靖：《孔子》，日文原版1989年（小说）。虚构作品，只作写法参照，不承担史料。

12. 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Piper, 1957.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把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并称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第42章的背景。

13.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德文原版1949）。「轴心时代」一说的出处，第42章背景。

14.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5。其中《孔墨的批判》，近代评孔一路的对照。

三　研究

1. 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原书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SUNY Press, 1987。第44、46章近邻，「场」与「合出来的和谐」的出处。

2. 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原书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Harper & Row, 1972。第44章近邻，「没有十字路口」的出处。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其中《孔子再评价》，第44章「乐感文化」一路的来处。
4. 李泽厚：《华夏美学》，出版者与年份〔待核〕。「乐感文化」的展开。
5. Roger T.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第44章近邻的延伸。
6.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史华慈；中译本《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三编「他接手的题」参照。
7. 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Open Court, 1989. 葛瑞汉；中译本《论道者》，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先秦诸家争论的背景。
8. David S. Nivison,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Open Court, 1996. 倪德卫；中译本《儒家之道》，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德」的悖论，供对照。
9. 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白牧之、白妙子；把《论语》各篇分层定年，第19、53章「成书较晚」一类说法的一个来源〔据二手〕。
10. John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梅约翰；注疏者如何在「述」里「作」，第33、56章的延伸。
11. Michael J. Puett,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普鸣；早期中国关于「作」的争论，第七编「述与作」的延伸。
12. Bryan W. Van Norden, ed.,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万百安编；供对照。
13. Philip J. Ivanhoe, 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 2nd ed., Hackett, 2000. 艾文贺；修身一路的对照。
14. Tu Wei-ming,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UNY Press, 1985. 杜维明；第46章新儒家辩护人「创造转化」一说的延伸。
15. Kwong-loi Shun,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信广来；第43、54章孟子一节的延伸。
16.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34章「仁」在孔子以前的用法〔据二手〕的来源之一。

17.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三编春秋时代背景。

1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4章「无位的人凭什么教」、士的兴起的背景。

1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年初版〔待核：出版者〕。第34章「仁」的发展，第46章「忧患意识」一说的来处〔据二手〕。

20.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1963年初版〔待核：出版者〕。第46章新儒家辩护人的延伸。

2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初版〔待核：出版者〕。孔子「乐」与「仁」的现代读法之一。

2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49。「伦理本位」一说的出处，第17、44章提到的旧标签。

2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近代以方法读孔子的开端，第57章背景。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神州国光社，1931；全书商务印书馆，1934。孔子章供对照。

2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初版〔待核：出版者〕。「正名」一节的对照。

26.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年份与出版者〔待核〕。孔子政治思想一章供对照。

27.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出版者与年份〔待核〕。孔子「仁、义、礼」的理论化读法，供对照。

28.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待核〕。「人」「民」分读一说，供对照。

29.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疑古一路，第一编把传说层与可靠层分开的方法来源之一。

30. 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待核〕。以「时机化」读孔子，第46章实践派辩护的延伸。

31. 伍晓明：《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待核〕。供对照。

32.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待核〕。第十一编儒家价值演变的延伸。

33. Wm. Theodore de Bary,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狄百瑞英译并研究《明夷待访录》，第56章《学校》一篇的对照。

34.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狄百瑞；中译本《中国的自由传统》〔待核：出版者〕。第56章黄宗羲一节的背景。

35.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狄百瑞《儒家的困境》；第十一编「先知与君主」一线的对照。

36.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4.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56章注疏标准化的背景。

37.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艾尔曼；第55章科举一节的背景。

38.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何炳棣；中译本《明清社会史论》〔待核：译者与出版者〕。第55章「按学取人、少贱的人有了路」的背景。

39. 宫崎市定：《科举》，日文原版1946年；中译本〔待核〕。第55章背景。

40.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允晨文化，1994。第56章孔庙、从祀一节的背景。

41.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待核〕。第十一编经学演变的背景。

42.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作，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第57章「打倒与复兴」的背景；第65号对话名单上的鲁迅，读者可由此对照。

43.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1916〔待核：卷号〕。第57章背景。

44. 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弗拉斯托斯；第42章苏格拉底一节的对照。

四　教育的经典与实证

1. 《礼记·学记》（见第24、25条）。「教学相长」「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出处，第43章转述，〔待核〕。

2.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英文原版1916年），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待核：版次〕。前言、第45章提到。

3. 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英文原版1910年）。「困惑是思维的起点」，与「不愤不启」对照。

4. 让-雅克·卢梭：《爱弥儿》（法文原版1762年），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待核〕。前言、第45章提到。

5. 玛丽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意大利文原版1936年）〔待核：中译本〕。第17、41章同中心对照。

6. 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法文原版1970年），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待核〕。第162号皮亚杰卷的底本之一。

7. L. S. Vygotsky, Mind in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与「按剂量的张力」对照。

8. 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俄文原版1934年），李维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待核〕。同上。

9.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erder and Herder, 1970. 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灌输式教育」，与第55章「背诵」对照。

10.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亚东图书馆，1928〔待核〕。第221号陶行知卷的底本之一，第43章提到。

11. David Wood, Jerome S. Bruner and Gail Ross,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7(2), 1976. 「支架」一词的出处，第61、65章「托底」的对照。

12. Mary Budd Rowe, "Wait Time: Slowing Down May Be a Way of Speeding Up!"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37(1), 1986. 课堂「等待时间」研究，第9、61章「等他卡住」的实证对照。

13. Robert A. Bjork, "Memory and Metamemory Considerations in the Training of Human Beings," in J. Metcalfe and A. P. Shimamura, eds., Metacognition: Knowing about Knowing, MIT Press, 1994. 「合意的困难」，第59、62章「先卡一会儿」的对照。

14. Manu Kapur, "Productive Failure,"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26(3), 2008. 「有益的失败」，第62章对照。

15. Henry L. Roediger III and Jeffrey D. Karpicke, "Test-Enhanced Learn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3), 2006. 提取练习研究，第55章「背诵」一节的对照：背，要背到提得出来、用得上。

16. Peter C. Brown, Henry L. Roediger III and Mark A. McDaniel, Make It Stick,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学习科学的通俗综述，第62章延伸。

17. Michelene T. H. Chi et al., "Self-Explanations," Cognitive Science, 13(2), 1989. 自我解释效应，与「举一反三」对照。

18. John Sweller,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Cognitive Science, 12(2), 1988. 认知负荷，「剂量」为什么不能一味加大的一个依据。

19. K. Anders Ericsson, Ralf Th. Krampe and Clemens Tesch-Römer,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3), 1993. 刻意练习，第65章「一次一格」的对照。

20. Benjamin S. Bloom, "The 2 Sigma Problem,"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3(6), 1984. 一对一辅导效果，第42、58章「一对一成立」的背景。

21. Kurt VanLehn,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Tutoring,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and Other Tutoring Systems,"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6(4), 2011. 人工与机器辅导的比较，第58章背景。

22. John Hattie, Visible Learning, Routledge, 2009. 教学影响因素的元分析综述，第61章背景。

23. John Hattie and Helen Timperley, "The Power of Feedback,"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7(1), 2007. 反馈研究，第61章「评语」一节对照。

24. Paul Black and Dylan Wiliam, "Inside the Black Box," Phi Delta Kappan, 80(2), 1998. 形成性评价，「读数不进考核」的对照。

25. Robert Rosenthal and Lenore Jacobson,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教师期望效应；第37、60章「朽木」「这孩子就这样了」一类判断的实证对照。

26. Carol S. Dweck, Mindset, Random House, 2006. 「固定型」与「成长型」，与「不移」「习相远」对照。

27. Edward L. Deci and Richard M. Rya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Plenum, 1985. 自我决定理论，第65号对话名单上的一位，第45章提到。

28.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Harper & Row, 1990. 心流，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对照：乐在张力与能力相当的地方。

29.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W. H. Freeman, 1997. 自我效能，第60章对照。

30. Diana Baumrind, "Effects of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37(4), 1966. 教养风格，第65号对话名单上的一位，第45章提到。

31. John Bowlby, Attachment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Hogarth Press, 1969. 依恋理论，同上；「先有安，才有冒险」的实证一面。

32. Hugh Mehan, Learning Lessons: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Classroo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提问—回答—评价」的课堂句式，第61章「一串『我同意他』」的对照。

33. Courtney B. Cazden, Classroom Discourse, Heinemann, 1988. 课堂话语研究，同上。

34. Martin Nystrand, Opening Dialogue,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7. 课堂里真对话的比例，第12章「学校比学说宽」的对照。

35. Robin Alexander, Towards Dialogic Teaching, Dialogos, 2004. 对话式教学，第61章延伸。

36. Neil Mercer, Words and Minds, Routledge, 2000. 「一起想」的课堂谈话，第11章同伴互改的对照。

37. Jean Lave and Etienne Wenger,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学徒制研究，第64、65章学徒杭树生一线的对照。

38. Richard Sennett, The Craftsm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桑内特《匠人》；手艺里的「改」与「传」，裁缝铺一线的对照。

39.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波兰尼；默会知识，第64章「讲不出来的那一半」对照。

40. Donald A. Schön,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Basic Books, 1983. 舍恩；行动中反思，第61、64章延伸。

41. Enkelejda Kasneci et al., "ChatGPT for Good?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3: 102274, 2023. 大模型进入教育的综述，第十二编背景。

42. Hamsa Bastani, Osbert Bastani, Alp Sungu, Haosen Ge, Özge Kabakcı and Rei Mariman, "Generative AI without Guardrails Can Harm Learning: Evidence from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2(26): e2422633122,

2025。近千名高中生的数学课实地实验：用普通对话界面的一组练习时成绩更好，撤掉工具后考得比从没用过的一组还差，加了护栏的一组基本没有这个损失；第58、59章「答案被接走以后」的实证对照。

43.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89〔待核〕。第3、14章私学兴起的背景。
44. 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待核〕。同上。

五　德麦国际本系列各卷

下面各卷是本书「接着判，不改判」的对象。书名据站上书目（sdeuniverses.com/books/，2026-09-27）核对补全。

1. 第45号《一的总装师》。第55章接住「董仲舒总装」一说。
2. 第47号《SDE教育发生学导论》。孔子是「关系入方程和D2长期习行的发现者」、风险在后世（五·3），本书写成收窄；学思罔殆（五·1）、科举「双面发生」（五·9）、失败三层，第四、十一编与第52章照用。
3. 第50号《师德发生学导论》。「为己之学」读作成师的自我锻造，第八、十三编照用。
4. 第57号，阳涌著《课堂的智慧——课堂内生对象、运行条件与失效动力的可证伪理论纲领》。第59章借其对教育型系统的一条要求：让学习者知道当前哪一步必须由自己先发生（「差异伙伴」）。
5. 第65号，陈晓艳著《家庭教育的智慧——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断的人推翻》。第十四章的十一位对话者与「改判资格」，是本书的起点；前言、第37、45章。
6. 第66号，陈晓艳著《突破》。作者前著。
7. 第75号，陈晓艳著《空白不是零》。作者前著。
8. 第82号，王德生、Claude编《山路会自己长回去——十件必须由本人反复做才存在的事》。第56章借用其「被激活，还是被供奉」一对词（第12章也用这一问）。
9. 第83号，陈晓艳著《子宫癌探幽》。作者前著。
10. 第94号，陈晓艳著《下一轮由谁开始——青少年空心病的九个位置》。第51章借其问法「上一次的东西，进了谁的下一版？」
11. 第101号，陈晓艳著《认领之前》。作者前著。
12. 第103号《老路已被包办——AI之后，教育还剩下哪一段》。第42章转述诘问法「前半段张开岔口，后半段仍是抵达」，〔待核：未对原书页〕。
13. 第111号，王德生著《学席和教席的诞生——AI时代的教育变革》。第55章转述其关于科举的一条读数。

14. 第117号《合拍》。该卷第34、46章读「天何言哉」、判儒家「有脸不言」，本书第35章接住一句；原话与章号〔待核〕。
15. 第122号《AI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腾出的那一处，怎样才被占住》。腾空律现行版（同址未决）、分布·场·美，第41、59章借用，不当已证定理。
16. 第135号《苏格拉底和之前的那些人——普通人都能懂的哲学开端》。第42章接住「用发生的方法，追问发现式的答案」。
17. 第155号卢梭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第17章援其「口述三维作母题」的先例。
18. 第158号《普通人都懂的逻辑学》。《中庸》管「成不成」一说，第九编近邻提到。
19. 第162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该卷第47、48章说过：幸福律在「学」字里，「因材施教」是后人概括，「吾十有五」是自述；本书接着判；「两条半律」与第40章成镜像。
20. 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成功秘籍》。孔子章原判「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照登为第二道缝（第29、41章）；蒙台梭利、王阳明两章的判语第17、41章对账。
21. 第192号，王德生著《AI时代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发生性知识、SDE本体论，以及思想生产的指挥权》。「因材施教五层」，附录辛引用时写明没有归到孔子名下。
22. 第221号，邬燕琴著《邬燕琴讲陶行知：普通人都能懂——一个人、一只放出笼的鸟，与SDE的解构》。该卷第35章已说明「教学相长」出自《学记》，本书前言与第43章照用。

另有两份方法底本，不是出版物，不计入书目：《教育哲学家解构Skill合订本v1.2》与《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Skill v1.0》。正文称「缝隙Skill」处，指后者。

六　改稿增补（2026-09-27）

下面四条是第一轮改稿为第44章「五家近邻」补入的。按类，第171条应归第一类原典与注疏，第172—174条应归第三类研究；为了不打乱附录庚里「书目第N条」的引用，单列在这里。韦伯三条，本书只据研究文献里的转述使用，正文一律标〔据二手〕；再版前要直接读中译本，核后改标。

1. 孙诒让：《墨子间诂》，点校者、出版者与年份〔待核〕。《耕柱》公孟子「君子不作，术而已」与墨子「欲善之益多也」、《非儒下》「君子循而不作」一段，第44章据通行本短引与转述，「诛」读为「述」，均〔待核〕；第38章判决三让出的一层，也以此为核对底本。
2. Max Weber,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儒教与道教》），德文1915年初刊，后收入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待核：收入的卷次与年份〕；中译本《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出版者与年份〔待核〕。第44章近

邻，「理性地适应世界」「与世界的张力压到最低」「缺少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三处要点的出处，第16章分离表的对照一方，〔据二手〕。

3. 韦伯：《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译，出版者与年份〔待核〕。同一部书的另一种中译本；供与第172条对读。
4.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经济与社会》），作者身后编成出版〔待核：初版年份〕；中译本译者、出版者与年份〔待核〕。「卡里斯玛的常规化」一说的出处，第44、53章转述，〔据二手〕。

下面三条是第二轮改稿为第44章「第二次认账」补入的，按类都应归第三类研究（第175条的原典性质近于第一类），仍单列在这里，续编号。

1. Karl R. Popper, "Back to the Presocratics"（《回到前苏格拉底》），1958年演讲〔待核：场合与初刊处〕，收入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猜想与反驳》），Routledge & Kegan Paul，1963〔待核〕；中译本译者、出版者与年份〔待核〕。第44章第二次认账：米利都学派把「学生可以批评老师」传成传统、别的学派多是原样传教义，〔据二手〕；「改判资格」这对分法让出；前言根的归属一段提到。
2.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成书与刊行年份〔待核：一般说在1898年前后〕；今整理本点校者、出版者与年份〔待核〕。第44章第二次认账：孔子托古改制、六经为孔子所作，〔据二手〕；第三道缝「教述、靠作，把作挂在古人名下」几乎整句让出。前言预言三的结算提到康有为的「三世」说，出处散见其多种著作〔待核〕。
3.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待核：篇名、初讲与初刊年份、所收文集〕。第44章第二次认账、第53章：孔子身后被抬成圣人一层的前人论述，〔据二手〕；与第三类第89条《古史辨》第一册不是一处。

第二次认账还用到书目里已有的几条，不重列：第4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其中《大学章句》重排《大学》章次、补格物致知传，第56章用，〔据二手〕）；第41条《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卷《答罗整庵少宰书》，第44、53章与前言转述并短引，〔待核〕）；第42条韩愈《师说》（第44章短引，〔待核〕）；第52条顾立雅、第55条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第13条李零《丧家狗》（第44、53章圣化一层，由「工具」改作认账对象）；第69条白牧之、白妙子《论语辨》（第44章登为时态分离的判决性反例候选，各章所属层次〔待核〕；中译本〔待核〕）。

怎样用这份书目

这份书目不是给你一本一本读完的。按你手里的问题，有三条近路。

想核对本书引的孔子原话，只用第一类：先查书后电子本，再查杨伯峻《论语译注》，拿不准的读法去翻程树德《论语集释》，那里把历代的说法都排在一处。本书凡说「有两种读法」「注家不一」的地方，大多可以在那里找到来路。

想知道本书哪里没有比前人多说，读第三类里的第61、62、63条：郝大维与安乐哲、芬格莱特、李泽厚；再读第六节的第171—174条：墨子与韦伯；第175—177条与第52、55、69条：波普尔、康有为、圣化诸家与白牧之夫妇（第二次认账）。本书第44章已经照实认账，场、礼替代掂量、乐为底色、适应世界及其代价、大师身后的常规化、述而不作的代价，六处都是他们先说的；「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创造与自由」这一步，本书已撤名照登。再读第70、71条，你会看到「述」与「作」的争论在早期中国和注疏传统里早就有人细细写过；本书在这一处只多问了一句：作的资格，在谁手里。

想把本书的判断拿到今天的教室和饭桌上去试，读第四类。那里的研究大多不是写孔子的，可它们量的正是本书反复说的几件事：等一等再开口，难要按剂量放，一个判断会不会把人钉住，答案来得太快会不会把学丢掉。要提醒一句：这些研究各有各的条件和样本，本书只拿它们作对照，不拿它们替孔子作证，也不拿它们替SDE作证。

最后，书目里标〔待核〕的条目，与附录庚里按章登记的〔待核〕是同一张清单的两面：一面是「该去哪本书里核」，一面是「正文哪一句等着核」。日后两面要一起销账。

附 录

附录九件，按甲、乙、丙……排。它们不是正文的重复，是读正文时手边要查的东西：一个年份在哪里、一句原文用在哪几章、一个判断还留着哪些余地、一处说法还没核过。

附录甲　年表与人生发生序列

一　年表

本表只收正文各章写过的事，不另编年份。孔子的生卒据通行说法；生卒以外的年份与年岁，都是《史记·孔子世家》一系的说法或后人推算，一律〔待核〕。括号里是正文所在的章。

- 公元前551年前后：生于鲁国陬邑，名丘，字仲尼（第1章）。父亲早亡，母亲带他过日子，细节有争议〔待核〕。
- 少年：母丧未除，赴季氏飨士，被阳虎挡在门外〔待核〕（第1章）。做过委吏、乘田，管仓库账目、放牛羊（《孟子·万章下》）；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第1章）。
- 十五岁：志于学（《为政》2.4，自述，不是时间表；第2章）。
- 十九岁前后：成婚；生子名鲤，传说鲁君送鲤鱼为贺〔待核〕（第1章）。
- 青年：无常师，入太庙每事问；问礼老聃、学琴师襄、问官郯子、访乐苌弘等事，均〔待核〕（第2章）。
- 三十岁前后：「三十而立」；开门收学生，束脩以上皆可入门〔待核〕（第3章）。
- 三十五岁前后：鲁昭公出奔齐，孔子适齐；在齐闻《韶》；齐景公问政，晏婴劝阻，终不用〔待核〕（第2、4章）。

- 回鲁以后：又教了十几年书；阳货把持政事，相逼出仕（17.1），公山弗扰以费召（17.5），两章的系年与真伪有争议〔据二手〕（第4章）。
- 五十岁出头：任中都宰，后为司空、大司寇〔待核〕；夹谷之会、堕三都两成一未成〔待核〕（第4章）。
- 约五十五岁：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18.4）；「迟迟吾行也」（《孟子·万章下》）；去鲁〔待核〕（第4章）。
- 约五十五岁至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常说十四年〔待核〕；在卫、陈最久；匡人误认阳虎被围、宋司马桓魋之难、在陈绝粮；郑人「丧家之狗」之讥〔待核〕；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晨门、荷蒉者、楚狂接舆（第5、23章）。
- 约六十八岁：季康子召回，返鲁，仍不被用〔待核〕（第6章）。
- 晚年：伯鱼卒〔待核〕；颜回卒，「天丧予」（11.9）；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待核〕；整理诗书礼乐的传说层〔待核〕；「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5）；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第6章）。
- 公元前479年：卒，七十三岁（第6章）。弟子守丧三年，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子夏、子张、子游欲以事孔子之礼事有若，曾子不可（《孟子·滕文公上》；第6、53章）。
- 身后：《论语》大体在他死后几十年间由弟子与再传弟子陆续编成〔据二手〕（第53章）。

二　人生发生序列

照第6章编末附一原表转录。「靠什么熬过」一栏是本书从材料里读出来的，待验。

时段	那片地	最难的	靠什么熬过	转机
少年（约前551—前537〔待核〕）	陬邑、曲阜；名位先定的世界里，一个不被家族完全承认的孩子	父早亡，母身份不被认；据说被挡在季氏宴席门外〔待核〕	多能鄙事，委吏、乘田，把小差事做到位	十五志于学

时段	那片地	最难的	靠什么熬过	转机
青年（十五岁至三十岁前后）	学在官府〔据二手〕；礼在太庙	无常师；被讥「鄹人之子」	好学，每事问，处处学	三十而立，开门授徒〔待核〕
壮年（三十至五十岁前后，含适齐）	鲁国内乱，三家专权，家臣当道	齐景公不用；阳货相逼	教书；待贾而沽；在齐闻《韶》	五十岁后出仕〔待核〕
出仕（约五十一至五十五岁〔待核〕）	三家大夫的实力	堕三都停在半路〔待核〕；女乐来，燔肉不至	以礼出门，「以微罪行」	去鲁，「迟迟吾行」
周游（约五十五至六十八岁〔待核〕）	列国之间，战乱，隐者	匡围、宋难、陈蔡绝粮；一路被讥	文与天的确信；固穷；乐以忘忧	季康子召回〔待核〕
晚年（约六十八至七十三岁）	回到鲁国，仍不被用	丧子，丧颜回，丧子路〔待核〕；「吾已矣夫」	整理文献，「各得其所」；作《春秋》；交给天	身后：弟子守丧、编书

竖读「最难的」一栏，每一格都是张力；竖读「转机」一栏，每一次转机都在张力之后。这是判词后半句的证据。横读「靠什么熬过」一栏，越往下越多落在礼、固、各得其所、天上，也就是把张力安放进一个和谐的场里。这一栏，是第四编那个根慢慢长成的过程。

附录乙　《论语》引文核验总表

体例

本表用脚本从正文（前言、导读、导论与第1—65章）抽出全部带引号的《论语》原句，按篇章号排序，同一章只列一次。格式是：章号｜原句（短，多句只取开头，后面用省略号）｜本书用在哪几章。只以章号转述、没有加引号的不收。几处同一句出现在两章里的，并在一行，注「又见」。不是孔子说的，括注说话人。

全部原句已对本书所附电子本逐字核对。两处版本字：7.7 电子本作「束修」，正文照通行本写「束脩」；4.18 电子本作「谏志不从」，正文照通行本与杨伯峻本写「见志不从」（全书统一作「见志不从」，注明电子本作「谏志不从」）。

《学而》第一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导论、17、21、26、49、53、55、58、62
1.4	吾日三省吾身（曾子语）	53
1.11	观其行	61
1.12	和为贵（有子语）	12、16、17、22、24、25、27、31、48
1.15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引《诗》语）	11、62

《为政》第二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2.3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61
2.4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前言、2、3、19、27、40、48、49、64
2.6	父母唯其疾之忧	8、57、61
2.7	是谓能养	49
2.9	回也不愚	前言、11、12、37、49、61
2.11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33、35、46、61
2.12	君子不器	36、65
2.15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9、55、59、62
2.17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58、62
2.18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62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2.23	虽百世，可知也	前言、18、19、30、32、33、35、38、39、40、48、49、63、65
2.24	见义不为，无勇也	导读、24、47

《八佾》第三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3.1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3
3.3	人而不仁，如礼何？	15、27、34
3.4	大哉问	30、31、32
3.7	君子无所争	12、16、22、25
3.8	起予者商也	前言、11、12、16、30、32、38、43、44、49、55、56、57、61
3.9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63
3.13	获罪于天	19
3.14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13、14、15、35
3.15	鄹人之子（或人语）	2、6、14、20、27、62
3.17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18、30
3.20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2
3.24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仪封人语）	5
3.25	尽美矣，又尽善也	41

《里仁》第四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4.2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21
4.6	力不足	37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4.15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语）	53
4.18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电子本作「谏志不从」）	18、28、39、45、60
4.1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8、57

《公冶长》第五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5.1	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7
5.5	不知其仁	34
5.7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23、51
5.8	不知其仁也	8、34
5.9	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10、62
5.10	于予与改是	前言、11、12、16、19、29、37、44、49、56、60、61、63
5.22	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6、16
5.26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10、17、20、52、64
5.28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2、62、64

《雍也》第六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6.3	不迁怒，不贰过	8、12、60
6.11	回也不改其乐	17、21
6.12	今女画	37、38、47、60
6.20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18、21
6.21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37、61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6.22	先难而后获	8、34、36
6.25	觚不觚，觚哉！觚哉！	29
6.28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前言、10、12
6.30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4、40

《述而》第七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7.1	述而不作	前言、导论、3、6、7、12、14、18、33、34、35、38、39、43、48、49、50、54、58、63、65
7.2	诲人不倦	3、38、58
7.3	是吾忧也	18、23、26、46
7.5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6、33
7.7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3、7、9、14、34、58、63
7.8	不愤不启	前言、7、9、12、16、19、42、43、46、47、49、50、58、59、61、62、63、65
7.11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18、20、24、28、39、42、65
7.14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2、39
7.16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17、21、39、65
7.19	乐以忘忧	导论、5、18、21、23、25、39、48、64
7.20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1、2、14、18、19、33、37、39、58、62
7.2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2、12、29、33、49、64
7.23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5、19、23、35
7.24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	7
7.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3、12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7.28	我无是也	33、38、47
7.29	洁己以进	3
7.31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11、12、64
7.34	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3、10、34、38、53、61
7.35	丘之祷久矣	10
7.37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6、22、58

《泰伯》第八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8.1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见14.26）	14、24、25、28、29、31、63
8.17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62

《子罕》第九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9.2	博学而无所成名（达巷党人语）	1
9.3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导读、30、38、40、47、48、63
9.4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35、46、64
9.5	文不在兹乎	5、6、19、34
9.6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1、14、20、36、53、60、64、65
9.7	吾不试，故艺	1、36、64、65
9.8	空空如也	9、42、58、61
9.9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6
9.11	欲罢不能（颜渊语）	9、61、62
9.13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4
9.14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23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9.15	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6
9.19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59、65
9.23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35、38、47、60、64
9.24	改之为贵	12
9.26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24
9.29	仁者不忧（又见14.28）	导论、12、16、17、18、21、23、25、26、32、39、43、46、48、50、60、64、65

《乡党》第十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0.2	侃侃如也	27
10.21	入太庙，每事问	2、62

《先进》第十一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1.1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30
11.2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5、7
11.4	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前言、11、12、16、46、59、61
11.8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6、29
11.9	天丧予！天丧予！	6、18、20
11.10	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6、23、26
11.11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30
11.12	未知生，焉知死	10、60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1.13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6、20、27
11.15	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7
11.16	过犹不及	8、65
11.17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6
11.18	柴也愚，参也鲁	7
11.19	不受命而货殖焉	7
11.22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8、48、50、51、52、60
11.23	子在，回何敢死！（颜渊语）	5
11.25	是故恶夫佞者	10
11.26	吾与点也	10、12、24、39、41、60

《颜渊》第十二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2.1	克己复礼为仁	8、12、16、17、18、19、27、34、39、40、48、49、50、61、65
12.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见15.24）	8、22、34、61、65
12.3	仁者，其言也讱	8、49、61
12.4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16、17、21、23、25、64
12.5	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司马牛语）	21、26
12.11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4、15、29
12.19	子为政，焉用杀	15、64
12.21	善哉问	36

《子路》第十三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3.2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63
13.3	子之迂也（子路语）	10、15、29、32、42、45
13.4	吾不如老农	前言、12、36、38、39、60、63
13.5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	55
13.10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4
13.17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65
13.18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45
13.21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24
13.23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2、65

《宪问》第十四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4.3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28、32
14.12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24
14.16	如其仁，如其仁	24
14.17	一匡天下	24
14.24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39、55、62
14.27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65
14.29	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10
14.35	知我者其天乎	6、19、23、26、45
14.38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晨门语）	前言、导论、5、6、23、24、26、28、32、38、45、60、64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4.42	修己以安百姓	20

《卫灵公》第十五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5.2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导读、5、20、23、26
15.3	一以贯之	53
15.7	可卷而怀之	28
15.9	有杀身以成仁	导读、24、47
15.11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30、63
15.16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59、62
15.21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63
15.26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63
15.29	人能弘道	34、38、46、47
15.30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60
15.31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	59、62
15.32	君子忧道不忧贫	18、24、36
15.36	当仁不让于师	前言、导读、11、12、24、26、38、40、46、47、49、52、61、62
15.39	有教无类	3、7、14、34、49、55、63

《季氏》第十六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6.1	不患贫而患不安	13、20、22
16.2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12、13、15、30、56、63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6.8	畏天命	19
16.9	学而知之	19、33、37、62
16.13	君子之远其子也	3、27、45、60

《阳货》第十七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7.1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阳货语）	4
17.2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19、37、49、60
17.3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前言、19、37、38、44、60
17.4	前言戏之耳（又作「偃之言是也」）	前言、11、12、16、29、32、43、44、49、58、61
17.5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4、10、29、31
17.7	吾岂匏瓜也哉	导读、5、23、26
17.8	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9、24、49
17.13	乡愿，德之贼也	22、24、25
17.19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贡语）	前言、19、35、38、49、52、53、64
17.21	女安则为之！	10、12、13、30、40、44

《微子》第十八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8.3	吾老矣，不能用也。（齐景公语）	4
18.4	孔子行（记者叙事）	4
18.6	鸟兽不可与同群	20、23、26、64、65
18.7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丈人语）	23、36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8.8	无可无不可	29、31、32、41

《子张》第十九

章号	原句	本书用在
19.3	异乎吾所闻。（子张语）	54
19.4	必有可观者焉（子夏语）	36
19.6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语）	59
19.7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语）	36
19.12	噫，言游过矣！（子夏语）	54
19.13	学而优则仕（子夏语）	导读
19.15	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游语）	54
19.16	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曾子语）	54
19.17	吾闻诸夫子（曾子语）（又见19.18）	54
19.21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子贡语）	53
19.22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语）	2
19.24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贡语）	46、53
19.25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贡语）	53

共187章。全部已对电子本逐字核对。

附录丙　口述命题登记与留给再版的问题

一　口述一

日期：2026年9月27日10:40。口述人：王德生。原话全文，一字不改：

「孔子的教导中心主义是：如何成为一个在自我世界里面的场中的和谐幸福的人，尽量没有和减少张力的人，造成的一种无张力的幸福，损害就是没有理念界和现实界的创造和自由了，自由也是一种在纠缠中学会按照次序去执行选择（即礼仪），或者在现实界中学会顺从和适应。」

落在哪里：全文照引两处，前言与第17章（第17章逐词细读）；导论转述一次，指回前言。标「王德生口述」的片段或转述（其中个别处引的是下一节的其他口述）：第一编第6章；第二编第10章；第三、四编第13、16章；第五编第21、22、24、25、26章；第六编第27、28、31、32章；第七编第33章；第八编第39、40、41章；第十一、十二编第55、58、59章；第十三编第60、62、64章。第九、十编没有直接引用，只用它拆出的判词与判决。

由它拆出的五个承重件（中心、做法、损害、自由被改写成两样、合起来）与视角中心「自我界·场·幸福」，见第17章。

二　本书引到的其他口述

- 2026年9月19日，王德生：自由律的内容是「纠缠—选择—激发」；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第27、40、48章引。第40章把「函数」读作乘法，是本书的读法；王德生2026-09-27裁定不认，降为待验，不再承重。
- 2026年9月27日，王德生（缝隙Skill第一节口述二，第166号所据）：「她的忍耐只属于自我世界，即张力不会来自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指蒙台梭利。第17、26、41章引。
- 同日，王德生（缝隙Skill口述三）：「只有一个维度的忍耐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第31章引。
- 2026年9月27日，王德生两条裁定（改稿时）：一，认下「时态分离」为本书承重命题，判词一字不动；二，九格表的摆法认下，「函数读作乘法」不认——「乘法」「零乘任何数得零」「乘法里的零」一步降为待验，不再承重。前言、第16、39、40章与结语照写。

三　书名裁定

2026年9月27日11:39，王德生定：书名《陈晓艳讲孔子的教育智慧》，副题「普通人都能读懂」。原副题「一个人、一群会顶嘴的学生，与SDE的解构」降为书前小题。

四　本书读法（待验，不是口述）

1. 孔子的自由是「纠缠—选择—次序」，激发被次序替代（第16、27、40章）。
2. 无张力使123原理第一拍被压：没有第一拍，就没有第二拍的形状改变，也没有第三拍的回写（第16、18、40、51章）。
3. 九格表：三界乘三律，中心落在自我界·幸福，场是这一格的样子；礼在自我界·自由，顺从适应在现实界·自由；理念界·幸福「好古之乐」、现实界·幸福「饭疏食之乐」、自我界·创造「为己之学」三格为本书初填（第39章）。表的摆法已经王德生裁定认下；三格初填仍待验。
4. 乘法读法：把「函数」读成乘法，创造一格为零，自由在理念界、现实界只能是顺从，在自我界靠幸福撑成礼的次序（第40章）。王德生未认下，待验，不承重。
5. 七张接缝卡的配对与接缝词（第19章，附录己）。
6. 收回动作名「归述」、方程型「向后钉型」D＝G（S古，E），作次要读法（第20、47章）。
7. 张力被许可，但被规定了去向（第24章）。
8. 「身后接缝」：接缝词「天」由学生接过去（第53章）。
9. 预言一与「述而不作」是否同根，只作问句（第12章）。
10. 时态分离改写后的后半句，末一分句「要回来的，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第56章）。若查到某一朝的学规或科举条例明文许学生驳经注，这一分句撤名。

五　留给再版的问题

以下几处，是本书自知还可以再斟酌、留待再版时回头改的地方。按轻重排出十七条，其余并为一行。

1. 判决一、二的收窄措辞（第24、30章；导读、第47章、结语已照写）。每条已画改判线（第47章，附录庚），再版时只看到没到线，不再收窄。判决五已因朱熹到线、改判部分成立（第56章），所据朱熹改《大学》与元代科举两事都是〔据二手〕，再版前照原书核。
2. 预言三（原第54章的预言二收窄句改立）已按原句部分判负（康有为三世说〔据二手〕、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待核〕）；两处核原书后再看判负的分量。
3. 时态分离后半句部分判负、已改写，末一分句待验（第56章）；白牧之、白妙子《论语辨》的分层〔待核〕：本书当承重证据的改判现场（3.8、17.4、5.10等）若多属晚出的层，时态分离的主人要从孔子换成编者，第四编「同一个老师」的说法随之收回（第44章）。
4. 判决二的措辞「方向是回到本，不是往前作」仍借他自己给的理由写成；第38章已认双重标准，判决二的分量改压在「闸在谁手里」（第30章），措辞本身要不要改写，待裁。
5. 15.36「当仁不让于师」离判决四的改判线最近，本书判它未到线（结语），这一判站不站得住。
6. 与第47号前判写成「收窄」：风险一半在后世，一半的种子在他自己的话里。
7. 第166号读数：自我界一格由两位变三位，照此入账，还是登失效户（第41章）。
8. 本书读法「纠缠—选择—次序」（激发被次序替代）与「123第一拍被压」（第16、27、40章）。
9. 九格表三格本书初填；「函数读作乘法」已裁定不认、降为待验，第39—41章的相关说法是否都已改净（第39、40、41章）。
10. 收回动作名「归述」、方程型「向后钉型」的名与地位（第20、47章）。

11. 第17章第三关：自我界、场、幸福钉成一点再用三律展开，算不算标准的视角中心；不算则改称「口述定点」。
12. 第19章三张跨章卡（卡一、二、六）留在七卡表内还是降入附录；「身后接缝」进不进接缝卡。
13. 第三道缝的编内说法「他教的是述，他靠的是作」与总判语的写法要不要统一。
14. 书前小题「一个人、一群会顶嘴的学生，与SDE的解构」。
15. 书前指导语「王德生 指导」与复合主体声明的措辞是否妥帖。
16. 前言末段把改判资格反用到作者与王德生博士之间，是否妥当。
17. 第45章作者对第65号的自我回写（孟子「回避」判不收回、改理由）是否站得住。

其他较小的几处：第一编五处承重读法；第22章两条读法；第29章「位是最硬的一条」；第32章18.4对4.18的类比；第36、64章9.6读法；第41章两处观察；第50章保底一句；第52章裴芷纸条的力度；第65章幸福一列「保底，不加」；第166号对账落第29章还是第30章；第8章章题「七种答法」与实数；第10章6.28「矢」的读法；第20章「心疼」细节；个别例子是否换用；黄宗羲《学校》补入电子本后恢复直引。

附录丁　前判对账表

本书对站上前卷的规矩是：接着判，不改判；要收窄的，写明收窄。

出处	前判	本书怎么接	落在哪里
第47号五・3	孔子是「关系入方程和D2长期习行的发现者，而不是固定君子模板的制造者」，风险在后世制度化	收窄：风险一半在后世，另一半的种子在他自己的话里（不移、百世可知、述）；不说第47号错	前言，第七、十一编，结语
第47号五・1、五・9	学思罔殆是D3诊断；科举是「双面发生」	照用	第四、十一编，第55章
第47号失败三层	SDE自己的失败方式	照用于本书自己	第52章

出处	前判	本书怎么接	落在哪里
第50号	「为己之学」是成师的自我锻造	照用；九格表自我界·创造一格据此初填	第八、十三编
第162号第47、48章	幸福律在「学」字里；「因材施教」是后人概括；「吾十有五」是自述	接着判，引一句带过	第2、8、17、21章
第162号	皮亚杰「两条半律」，缺幸福	成镜像：孔子缺创造	第40章
第166号孔子章	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	照登为第二道缝；多出一步：位是次序，比与变是张力	第29、41章
第166号蒙台梭利、王阳明章	自我界中心	孔子与蒙台梭利同中心、异人生；与王阳明同中心	第17、41章
第192、103号	因材施教五层；「因材施教是理想不是现实」	两处都没归到孔子名下，引时照此写	第8章，附录辛
第103号	诘问法前半段张开、后半段抵达，被继承的是后半段，因为成本	转述大意，〔待核〕	第42章
第135号	用发生的方法，追问发现式的答案	同一把尺量苏格拉底	第42章
第158号	《中庸》管「成不成」	近邻一句	第九编
第117号第34、46章	「天何言哉」；儒家「有脸不言」	接住一句，原话〔待核〕	第35章
第45号	董仲舒总装	接住	第55章
第65号	十一位对话者，唯独没有孔子；孩子不在名单上	把孔子请回名单，照对话四段式；作者自我回写	前言，第45章
第221号第35章	「教学相长」出自《学记》（该章兼谈「有教无类」）	「教学相长」出自《学记》，不出自孔子	前言，第43章，附录辛
第122号	腾空律现行版（同址未决）；分布·场·美	借用，不写成已证定理	第41、59章
SIO旧文sio-classics/05	把「因材施教」直接归给孔子	已知错引，不照搬	附录辛

附录戊　三道缝总表与判语速查卡

一　三道缝总表

缝	他教的	他靠的	落在哪	主场
一·幸福	仁者不忧（9.29）；乐以忘忧（7.19）	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晨门评他的话）；在陈绝粮（15.2）	理论站自我界，人生另活现实界、理念界	第五编
二·自由	克己复礼（12.1）；又敬不违（4.18）；舍之则藏（7.11）	无可无不可（18.8）；吾岂匏瓜也哉（17.7）	次序对激发（待验）；含第166号原判：教各安其位，靠一路比、一路变	第六编
三·创造	述而不作（7.1）；学稼被斥（13.4）	重新作出「仁」、办起私学	理念界、现实界的创造缺席，创造交给先王（待验）	第七编

三道缝是同一件事的三个样子：他教的都在减少张力，他靠的都在张力里（第41章）。

二　判语速查卡

- 判词：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可他自己，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 判语（金线引句）：他教的是仁者不忧，他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后半句是晨门评他的话（14.38），不是他的教导。
- 第二道缝照登第166号原判：他教的是各安其位，靠的是一路比、一路变。
- 第三道缝的编内说法：他教的是述，他靠的是作（第38章；与总判语的写法暂不强求统一）。
- 最承重的区分：杏坛上他用张力，道上他消张力（第16章）。
- 第二层悖论：学生又把老师可以改判的问答，述成了不可改判的经（第53章）。

· 三根梁与三件替换：无张力换成按剂量的张力；次序还给激发；述换成接着作（第48章）。

怎样用这张卡：读别的书碰到一句孔子，先问它在哪一栏。在「他靠的」一栏，是他的路；在「他教的」一栏，是他的道。再问：这一句前后，有没有一个封口词（附录己）。

附录己　七张接缝卡汇编

照第19章。每张卡：张力句（承认长、承认变）｜接缝词｜无张力句（封回去）。原句均核过电子本；配对与接缝词是本书的读法，整组待验。

卡	张力句	接缝词	无张力句	硬度与推翻方式
一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7.2）	不移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7.3）	跨章配对。若可靠注疏把「不移」立为「不肯移」〔据二手〕，钉子不是老师钉的，降为边界案例；若17.2、17.3本为一章，卡变硬
二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	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16.9）	跨章配对。若《季氏》晚出一说站住〔据二手〕，撤出本章，改登第十一编作「述成经」证据；若「上／次」不是排高低，接缝不成立
三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2.23）	百世可知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同章）	同章，最硬
四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	不复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章）	同章，硬；「不复」是「不再教」，不是「克己复礼」的「复」。同时登为预言一的边界案例
五	于予与改是（5.10）	朽木	朽木不可雕也（同章）	同章，硬
六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7.19）	天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跨章配对，最软。把孔子说「天」各处（3.13、9.5、14.35、16.8等）排成两列：若「让万物自己长」的天只有17.19孤例，卡撤销；两列都不止一处且前后相接，卡变硬

卡	张力句	接缝词	无张力句	硬度与推翻方式
七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2.4）	矩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同章）	同章，硬；第162号已说明这是自述，不是时间表

七个接缝词与第18章「在场的机制」同一族：礼、复、述、不移、百世可知、不逾矩、天。它们都在显露光谱上一步跨过去，从正在成形跳到定型。

候补一张（本书拟，未列入七卡）：「身后接缝」，接缝词「天」由学生接过去，老师的问答被抬进「天纵」「日月」「天不可阶」（第53章）。

附录庚　本书自认最弱处、推翻条件与失效户

一　最弱的五处

1. 九格表与乘法读法（第39、40章）。整张表是本书的摆法，口述只给了话，没给表；这一摆法，王德生2026-09-27裁定认下。「函数」读作乘法是本书的一步，王德生没有认下：「乘法」「零乘任何数得零」「乘法里的零」一律降为待验，不再承重；第40章章题改为「函数里的空格：自由为什么只剩次序」，第39、41章跟着改。
2. 三张跨章接缝卡（附录己卡一、二、六），尤其卡六的两个「天」。
3. 推翻条件三系在一篇没有电子本的《学校》上（第56章），四层大意全靠转述。
4. 预言一碰掉一角，照前言原句登记，读数暂记，而且是低风险的一条；预言二按原句部分判负，照登；原拟替预言二收窄的一句，改立为预言三，当场结算为部分判负（见下第五节）。时态分离后半句按推翻条件四第二款部分判负，已改写（见下第三节）。
5. 第45章作者对第65号所作的自我回写（孟子「回避」判不收回、改理由），站不站得住，还要再看。

二　近邻的账：韦伯、墨子与第二次认账

初稿里韦伯与墨子没有登记。现在由「未登记」改为「已让出、已划线」。

- 韦伯《儒教与道教》〔据二手〕（中译本出版信息〔待核〕）：「儒家伦理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压到最低，以适应世界代替支配世界，代价是没有改造世界的内在力量」这一层，本书让出；本书「无张力的幸福，代价是创造与自由的缺席」这一步，照撤名条件撤名，照登（第44章）。划线：韦伯看的是伦理与世界之间的张力，本书看的是同一个老师的教法与教义之间的张力——时态分离（第16章分离表）。分离表最后一行里韦伯那一栏的预测，是本书替他推的，不是他的原话。
- 韦伯「卡里斯玛的常规化」〔据二手〕：大师的感召力在门徒手里被做成传统与制度，这一层让出。划线：常规化看的是权威从哪里来，本书看的是谁还能推翻一个判断——问答的现场保留了，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第53章；后半句已部分判负，见第56章）。
- 墨子《耕柱》《非儒下》〔待核：据通行本，诛读为述；核孙诒让《墨子间诂》〕：「述而不作的代价是新东西出不来」这一层，墨家两千多年前当面说过，判决三让出（第38、44章）。划线：墨家批的是器物与理念上的「作」；本书加上现实界的学稼被斥（13.4），和上知与下愚不移（17.3）——人也不再被作。
- 李泽厚「乐为底色」一层，照第44章原登记让出；撤名条件照原文复核，本书没有逐页读《论语今读》〔待核〕。
- 韦伯分离表最后一行降级：那一行是本书替韦伯推的，韦伯本人没有作这种预测，所以它不是对韦伯的检验，只说明两个说法看的东西不一样（第16、44章）。

第二次认账（换手盲评指出五家更近的，第44章「第二次认账」一节补认；一句一家）：

- 波普尔《回到前苏格拉底》〔据二手〕（中译本〔待核〕）：「传教义」与「传批评的资格」这一对分法让出，本书的「改判资格」是它的一个说法；本书只剩同一个学派里的两个时态（第44章）。

-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据二手〕（出版信息〔待核〕）：第三道缝「他教述、靠作，把作挂在古人名下」几乎整句让出；本书只剩「他作了，却不许学生作」（第44章）。
- 圣化诸家（顾颉刚〔待核：篇名与年份〕、李零、顾立雅）：孔子身后被一步步抬成圣人一层让出；本书只剩改判资格怎样被收走，它与神化可以分开（第44、53章）。
- 白牧之、白妙子《论语辨》〔待核：中译与各章所属层次〕：不是占了本书的话，是威胁本书的证据，登为时态分离的判决性反例候选，结算「待核」；若改判现场多属晚出的层，时态的主人从孔子换成编者，第四编「同一个老师」的说法收回（第44章）。
- 第42章自己（苏格拉底）：时态分离作为一般的样子并不新；本书新在把它用到孔子身上，并用改判资格量它在传承里怎样被收走（第42、44章）。

三　推翻条件的现状

- 条件一（教义里有求新的张力）：部分成立，判决一收窄（第24章）。不再收窄；再碰到反例，照下第四节改判线改判。
- 条件二（礼可由学生改写）：部分成立，判决二收窄（第30章）。不再收窄，照改判线办。
- 条件三（身后有一家把学生改老师写成制度）：部分成立，判负照登，判决五收窄一次（第56章）。随后判决五因朱熹到线、改判部分成立；《学校》核原书后无论宽窄，都不再动判决五，只改这一条的报账。
- 条件四（导读新增）：若儒家传承里学生改老师的现场没有被保留下来（后出的本子删掉了这些对话），或者被保留而且写成了「弟子可以改师」的规矩，「时态分离」一说撤名。结算：第一款，对《论语》本书所据本跑过，改判现场保留（3.8、17.4、5.10等）——暂未触发；后出本子与各家注本没有逐一核，登「待验」；白牧之夫妇的分层〔待核〕若属实，另按第二节处理。第二款，部分触发：韩愈《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待核〕、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求之

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待核：据通行本《传习录》中卷〕，把改判资格当面要回来，写成了话。时态分离前半句站住；后半句部分判负，照登，改写为「改判资格没有随经一起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韩愈、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都是要回来的人；要回来的，没有一次写进科举与学规」。末一分句待验；撤名条件：若查到某一朝的学规或科举条例明文许学生驳经注，这一分句撤名（第56章）。

四　五条判决的改判线

到线不再收窄，直接改判，判负照登。本书不再拟新的、更窄的措辞去保判决。同表见第47章。判决五已经到线改判，新的说法：老师身后，学生把有张力的问答述成了经；可这部经并非改不动——朱熹改了，学统也接受了。改不动的，是「经之所以为经」那一层：改经的人要说自己是在「复」原本、「补」阙文，不能说是自己作的（这一层交回判决三，第38章）。

判决	已收窄几次	改判线	现状
一 乐与忧	一次（第24章）	若在可靠层（《论语》原句）里再找到一句教学生为一个新想法去跟老师、跟世道较劲的话，改判「部分成立」，前言判决一的说法相应改写	未到线
二 礼与顺	一次（第30章）	若在可靠层里找到一处学生公开改掉礼、作出新礼，并被老师认下（不算他自己改礼，如9.3麻冕），改判「部分成立」	未到线
三 述与作	未收窄	若在可靠层里找到一句他许学生去「作」——作新器物、新做法或新的道理——的话，改判「部分成立」	未到线；墨家已说的一层让出
四 启与不复	未收窄	若《论语》里有一处把「学生可以改老师」写成教学生的规矩，判决四与预言一同时改判	未到线；15.36离线最近（结语）
五 问答与经	一次（第56章，黄宗羲）	若再找到一位身后儒者，既改得动老师、又公开改动了经文本身并被学统接受，改判「部分成立」	已到线，改判部分成立（第56章，朱熹重排《大学》、补格物致知传，随元代科举成官定读本〔据二手〕）

五　可错预言的登记

- 预言一（前言原句）：没有被推翻；15.36部分反例、7.8边界案例；照原句登记，读数暂记，不另拟收窄句。自认：《论语》是语录体，「现场只以对话出现」本来就容易中，这是一个低风险的预言，它站住，给的支持有限（第47章，结语）。
- 预言二（前言原句）：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在教义里正面把张力请回来，原句按字面被部分推翻——按原句判「部分判负」，照登（第43、47、54、57章，结语）。
- 预言三（原拟出版之日起登记，现已当场结算）：身后各家把张力请回教义的，请回来的张力是承受的、担当的，终点仍是先定的和谐，没有一家让张力通向理念界、现实界的「作」。由原第54章的预言二收窄句改立，不再替预言二保住原句。读数：当场结算，部分判负，照登——康有为以「三世」说把「往前走、未来比古代好」写进孔子的教义〔据二手〕，求新的张力请进了教义本身；王阳明「求之于心」一句〔待核〕，把判断的终点从先定的古训挪到了人心。颜元「习行」〔据二手〕只作旁证，不算反例，它请回的仍是做事的张力（第54、56章）。

六　第十二编的两条撤名条件

- 第58章（因人而答被机器做尽）：若对话式AI在因人而答之外，也能在学生没有卡住之前忍住不答、等学生卡住（即做到「不愤不启」的那一半），本章「机器只做尽了因人而答」一说收回。
- 第59章（剩下的是张力）：若习惯先卡一会儿再问AI的学生，在新题上自己提出路子的次数，不多于一上来就问的学生，「剩下的是张力」一说收回。
- 两条现状：均未检验，读数待填。

七　课堂试行登记

设计见第65章「一个学期的试行设计」，第61章指向。陈晓艳本人在自己教的一门课上做，一个学期；个案，不是长期对照。每周固定一个问题，照「不愤不启」留出卡

住的时间，不先给答案；三项读数——学生当堂改老师判断的次数、学生改同伴判断的次数、学期末学生自己作出的新做法或新问题的数量；与同一门课上一学期（或平行班）对照。

- 课程与学期：待填。
- 三项读数（试行｜对照）：待填｜待填；待填｜待填；待填｜待填。
- 处理：结果无论支持与否，照第44章撤名条件处理，写进再版附录。读数不进学生成绩，不进老师考核。

八　失效户

- 第166号读数的一笔：自我界一格由两位变三位，是同一位大师多读出一道缝，且可能是口述先指到自我界造成的读法偏差（第41章）。
- 第12章「预言一与述而不作同根」只作问句；验不上就撤。
- 第10章顶嘴收场「多数」送回天、名、礼，只在6.28「矢」读「誓」时成立；读「陈」则只能说「常常」。

九　仍存〔待核〕，按章

各章仍核不动的〔待核〕，逐句清单不再一一列出，留待照原书销账。这里只按类别列章号，方便对书目去找核对的书：

- 生平年份、年岁与《史记·孔子世家》一系的事（出身、委吏以外的仕履、适齐、夹谷、堕三都、去鲁、周游路线与「十四年」、「丧家之狗」、陈蔡弦歌、季康子召回、伯鱼颜回子路之死、删述诗书、「杏坛」与「弟子三千」）：前言、导论，第1—7、10、12、14、20、23章。书目第28、36、47—49条。
- 其他古籍与宋儒语的转述（《左传》、《学记》《乐记》、《荀子》、《韩非子·显学》、《汉书·艺文志》、董仲舒对策、唐代帖经与元明清取士、程颐朱熹「各因其材」、朱熹诸读、孔庙封祀、王阳明龙场）：第3、8、13、15、17、22、24、29、30、32、33、43、46、53—57章。书目第4、24—26、29—31、37、100条。

-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四层大意：导读，第47、56章，结语。书目第39、40条。
- 判决五改判与时态分离、预言三结算所据的宋明以后材料：朱熹重排《大学》章次、补格物致知传与元代科举定本（皇庆二年、延祐开考）〔据二手〕；韩愈《师说》、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与其主张《大学》古本〔待核／据二手〕；康有为三世说、颜元习行〔据二手〕：导读，第47、54、56、57章，结语。书目编号见参考书目第六节续编。
- 韦伯《儒教与道教》两种中译本（王容芬译；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的出版社与年份，《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墨子·耕柱》《非儒下》（诛读为述，核孙诒让《墨子间诂》）：前言，第16、38、44、53章，结语。见书目第171—174条。
- 站上前卷与近邻原话未对原书页（第117号、第103号、第65号、杨伯峻「则不复也」译文、李泽厚《论语今读》初版）与苏格拉底诸事：第9、35、42、44、45章。
- 第58—65章无〔待核〕。〔据二手〕与「待验」是另外两级标注，登在各章首次出现处，不在这张销账单里。

附录辛　十大常见误读

每条写原文与出处、常见误读、本书怎么读（附用在哪几章）。第五、七两条正文没有展开，只写前两件。《论语》原文均对电子本核过；不在《论语》里的，写明出处并标〔待核〕。

一　因材施教

原文：《论语》里没有这四个字。最接近的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11.22）还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一章。四

个字是后人的概括，一般追到程颐、朱熹说孔子教人各按其材那一类的话〔待核〕；第162号已考订过。

常见误读：当成孔子的原话；或者读成按分数分班、按天赋分流。站上旧文sio-classics/05也曾把它直接归给孔子，已知错引，不照搬。第192、103号讨论「因材施教」时，也没有把它归到孔子名下。

本书怎么读：杏坛上他确实按人给答，同一个「仁」字，六个人问，八种答法（第8章）；可「材」由谁来量，只有老师一个人判，被量的人没有开口的地方。本书把它读成按剂量给张力，不读成给人分等（第8、48、61章）。

二　教学相长

原文：出自《礼记·学记》，大意是学了才知道自己不足，教了才知道自己困顿，所以说教与学互相推长〔待核〕，不出自《论语》。第221号陶行知卷已写明。

常见误读：当成孔子说的。

本书怎么读：《论语》里最接近的是现场，不是口号：「起予者商也」（《八佾》3.8），「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11.4）。老师被学生改过、还嫌最好的学生不改他。《学记》给这件事起了名字，也把朝上的那一半回写收回老师心里，落在自反、自强上（第43章，待验）。

三　学而优则仕

原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19.13）说话的是子夏，不是孔子。

常见误读：当成孔子的话；把「优」读成「成绩优秀」，整句读成「书读得好就去做官」。旧注多把「优」读作有余力〔据二手〕：做官有余力就去学，学有余力就去做官。

本书怎么读：它是学生的话，而且前后两半对着说。把后半句单独拿出来、再挂到老师名下，是第十一编「学生把问答述成经」的一个小样子（第53、55章）。

四　三人行，必有我师

原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7.22）

常见误读：省掉「焉」和后半句，只当成一句谦虚话，意思是「处处有高人」。

本书怎么读：后半句才是要紧处。善的跟着学，不善的拿来对照着改自己；老师不一定比你强，走在你身边的同伴，好的坏的都是你的老师。这是他「无常师」的一生写成的一句话（第2章），也是杏坛上同伴互改那一格满的来由（第12章）。

五　以德报怨

原文：「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14.34）

常见误读：当成孔子的主张。「以德报怨」是有人拿来问他的话，他不同意：拿德报了怨，那拿什么报德呢？

六　有教无类

原文：「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这是孔子的话。

常见误读：读成「对所有人一样地教、教一样的东西」。另有一读是「教了以后，人就没有类别之分」〔据二手〕。

本书怎么读：门开得宽，出身不论，一束干肉就能进来（第3、7章）；可进门以后，教的是一人一个答案，不是人人一样。门槛上还留着一道小小的礼：「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第58章说，今天的机器把「有教无类」做得比杏坛还大。

七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原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17.25）

常见误读：两头都有。一头把它当成孔子看低女性的铁证，拿来否定他整个人；一头替他曲为辩护，改字、改读，说「女子」另有所指〔据二手〕。旧注多把「小人」读作家中仆役〔据二手〕。

八　克己复礼

原文：「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2.1）同章还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常见误读：一头读成「压抑自我、复辟周礼」；一头读成只是修身养性的一句好话。朱熹把「克己」读作胜过私欲〔待核〕。

本书怎么读：它说的是选择。人在纠缠里要选，他给的办法是照礼的次序去选；选的人是自己（为仁由己），次序是先定的。本书把这读作自由被改写成「按次序执行选择」，是判决二的主场（第27、32章）。先说它对：次序让一群互不相识的人不用打一架就能合作。

九　中庸

原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6.29）《论语》只此一处。《中庸》一书是后学之作，里面有「君子而时中」（《中庸》，据电子本转简体）一语。

常见误读：读成折中、和稀泥、凡事不冒尖。

本书怎么读：「中」是恰当，不是一半对一半。他自己说「过犹不及」（《先进》11.16），又说遇到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9.8）。本书第65章的剂量观就从这里来：难要放，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另外，本书不用「中庸」当旧标签来概括孔子；第17、44章说过，这个标签还原不了「无张力」这把尺。

十　述而不作

原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7.1）

常见误读：一头当真，以为他真的没有创造，只是个传话人；一头当成美德，读成「不要标新立异」。

本书怎么读：这句话是谦虚，也是认真。他真心认为好的样子古人已经定下了。可他自己重新作出了「仁」，办起了一所私学（第34章）。他靠作，教述。第三道缝就在这里（第七编）；替换的办法是把述换成接着作（第48章）。

附录壬　六十五章一章一句

每章一句，取自该章「这一章的问题」或「带走的话」，压成一句。

第一编　一个人

1 少孤、少贱：他的本事是从没有位子的缝里长出来的，他却把这份本事放在了君子外面。

2 十五志于学：他在没有固定老师、被人讥笑出身的张力里学出来，一句「是礼也」又把张力收进了礼。

3 三十而立：他一生最大的一件作，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脚跟却放在先王的礼上。

4 出仕与去鲁：他真想做事，也真被现实推出了门，连出门都按着礼走。

5 十四年在路上：他在被拒、被困、被讥里长成，最难的时候教学生的是「固」。

6 晚年返鲁：他在最重的张力里还作了一回，更常做的是把一切放回各得其所。

第二编　他的学校

7 谁来上学：门开得宽，屋里才吵得起来。

8 一个问题，七种答法：答案跟着人走，是看得准；让人说出为什么不一样，他才接住了。

9 等他卡住：等人卡住是把张力还给学生，推不出三隅时老师也该回头看自己举的那个角。

10 顶嘴的学生：学生顶你一句不一定对，却常把你没说出口的理由逼出来。

11 老师被改：被学生改过来，是一个老师还在长的证据。

12 编末总账：学校比学说宽，可宽的那一半只以故事的身份留了下来。

第三编　他接手的题

13 礼坏乐崩：坏的不只是排场，是每个人心里那张「我站在哪儿」的图。

14 无位的人凭什么教：借先王，他才被听见，他作出的东西也从此只能说成本来就有。

15 两边共有的前提：吵了几百年的两边，谁也没问格子能不能由住在里面的人来画。

第四编　总纲：一个根

16 两个孔子：杏坛上的孔子让人长，道上的孔子让人安。

17 自我界·场·幸福：没有张力的日子，他教得最好，也只教了这一种。

18 同出一根：乐是不忧，礼是不争，述是不改，三个「不」出自同一个愿望。

19 七张接缝卡：前半句看见人会长、世会变，后半句一个词把它封住。

20 病根与死法：最知道张力之苦的人，最想替别人挡掉它，挡掉的恰是推他长成的那股力。

第五编　幸福

21 仁者不忧：他把乐放在学里，这份安是真的，只是收尾总是张力归零。

22 和为贵：他的和给不同留了座位，碰一碰、改一改场的时间要我们自己留。

23 长沮桀溺与荷蓧丈人：他的不忧，是在张力里修出来的收成。

24 推翻条件一逐句过：他许你为仁不让老师，没教你为一个新想法跟老师较一次劲。

25 只会不忧的人：他们有事时卡住，还会好心地替别人把张力消掉。

26 编末总账：不忧留作底座，张力按剂量放进来。

第六编　自由

27 克己复礼：次序让一群人不打架，可一个想法点着的时候，常常等不到轮到它。

28 几谏与用舍行藏：会低头是本事，只剩低头，那片地就永远是原来那片地。

29 正名与各安其位：位让人知道手脚往哪里放，比与变让人长出新的手脚。

30 麻冕从众，拜下违众：他改礼有章法，末可以从众，本不能丢，量本的尺子握在知礼的人手里。

31 只守次序的人：把自己那一次出格藏起来，下一代就只学得会守。

32 编末总账：次序不必拆，留一个问「为了什么」的口子，给被排的人一次改它的机会。

第七编　创造

33 述而不作：「择其善者」本身就是一次判断，传得好的人手上早已在作。

34 他作了什么：他用一个老字作出一副新心肠，又办了一所没人批准的学校。

35 虽百世可知：能看见变，还要给变留一行「还不知道」。

36 樊迟学稼：在田里、灶边改出一个新样子，也是作，也配写进书里。

37 人也不再被作：判断可以下，但要给被判的人留一个说「我不是这样」的地方。

38 编末总账：先会述，再敢作，作了就认，最后把作的资格交给下一个人。

第八编　九格

39 九格表：照本书的摆法，幸福满，自由变了形，创造几乎空（待验）。

40 函数里的空格：创造两块地空着，他的自由没有塌，被幸福撑成了次序与顺从；读成乘法是本书的一步，待验。

41 三道缝总表：他的理论站在自我界，他的人生活在另外两块地上。

第九编　相遇与近邻

42 苏格拉底：两个不写书的老师，教法都在张力里，教义都停在一个不动的终点。

43 《学记》与孟荀：身后的人给杏坛起了名字，也把张力挪到了更安全的地方。

44 五家近邻：场、礼、乐、适应世界、述而不作的代价都让出，第二次认账又让出批判的传统、托古改制与圣化，本书多出的，只是用改判资格去量同一个老师的两个时态怎样在传承里被收走。

45 对话四段式：把孩子请到名单上，是让他来记，把老师停下来的地方也记着。

第十编　总解构

46 五位辩护人：辩护人越把路上的张力说足，「终点在和」就越清楚。

47 判词三句法：看见的，收回的，底下那台机器，再照一照后来读他的人。

48 三根梁与三件替换：梁不能抽，只能托住了换。

49 十二处看见：长、变、卡、改，几乎全在他的课堂上和路上。

50 保底合表：在老师看得见你、那片场还不必改的地方，他几乎全对。

51 死法：死的不是他，是被当成终点的那片场。

52 给SDE写死法：拆他的刀也会被述成经，要留一格让被读的人来改。

第十一编　身后

53 弟子编书：老师不在了，别让问答的一半冒充全部。

54 儒分为八：每一家都拿自己听到的那一半当整个。

55 独尊与科举：背得飞快却不停一下，就把「学而时习之」背丢了一半。

56 集注与孔庙：朱熹改了经，判决五到线改判；改判的资格没有随经传下去，要靠后人一次次自己要回来。

57 打倒与复兴：扔掉一部经和供起一部经，是同一个动作的两头。

第十二编　AI

58 因人而答被机器做尽：答案合身不难，难的是留一段你自己被顶住的时间。

59 剩下的是张力：卡住、等待、接着作的那段时间，只能是你自己的。

第十三编　用得上

60 家长：孩子是一件还在长的衣服，给他留一次推翻「就这样了」的机会。

61 教师：把课上的张力留一点，让学生在你的结论上也写一笔。

62 学生与自学者：问机器之前先卡一会儿，按剂量，把那一份张力留给自己。

63 能改结构的人：你手里有一张表，请在上面留一栏，给不在其位的人。

64 读你自己：你讲给别人的那一半之外，托住你的那一半也讲出来。

65 张力剂量表：他占住的那一格是托底的手，他空着的几格放一点难，一次一格，旁边有人。

他教人在自我世界的场里，
做一个没有张力的和谐幸福的人；
可他自己，
是在理念界与现实界的张力里
一次次被推着长出来的。

两千五百年前，一群学生当面顶撞过他、改过他，
后来又把他的话编成了一部不许改的书。
这本书用 SDE 把孔子拆开，再装一遍：
他的教法守着张力，他的教义消掉张力；
本书把杏坛上的张力，
还给今天的饭桌和课堂。

衣服要留放量，孩子才长得进去。　　——本书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233 号
定价：US$20.00

ISBN 979-8-90690-253-5
9798906902535